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墨子全译

周才珠 齐瑞端 译注



贵州人民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编　委　会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运熙　余冠英　张　克（常务）
罗尔纲　程千帆　缪　钺

出版说明

中华民族有数千年的文明历史，产生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它不仅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而且对今天在全民族弘扬爱国主义思想，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已成为世界文化宝藏的重要部分。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全人类的骄傲。

然而，我国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化典籍，由于时代的变异，语言的古奥，现代社会的多数人已难识其庐山真面目。为了继承我国优秀文化遗产，我们在全国学术界著名专家的支持下，出版了这套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这套丛书本着推陈出新、汇聚英华、弘扬传统、振兴华夏之宗旨，化艰深为浅显，熔译注于一炉，既能使广大读者了解我国古代各名著的全豹，又有利于中外文化之交流。丛书精选我国历代经史子集四部名著50种（有个别数种合为一书），以全注全译形式整理出版。在书目的取舍上，我们首先重点选取我国古代哲学、历史、地理、文学、科技各领域具有典型意义的不朽巨著，又兼及历史上脍炙人口深入人心的著名选本；既考虑到所选书目为广大读者应该了解并使之世代流传下去，又顾及各书是否能全部译成现代汉语的实际情况。根据上述原则，我们对经部、子部之书选取较多；史部则重点选取具有权威性的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而对二十四史暂付阙如；在集部着眼于一些有代表性的总集或选集，对历代文人的众多别集暂只译一种作为尝试。

这套丛书以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广大读者为对象，不仅从前言到注释及译文均吸收了历代学者呕心沥血的研究成果，而

且均附有业已精校的原文，在强调通俗性的同时，也重视学术性与资料性，可以说是我国古籍整理事业的一种新尝试。

我们相信，这套丛书的问世，对传播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提高全国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从而振奋精神去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将起到应有的作用。

贵州人民出版社文史编辑室

1990年9月

目　录

绪言

卷一

亲士第一……(2)
修身第二……(10)
所染第三……(15)
法仪第四……(21)
七患第五……(27)
辞过第六……(35)
三辩第七……(45)

卷二

尚贤上第八……(50)
尚贤中第九……(58)
尚贤下第十……(75)

卷三

尚同上第十一……(86)
尚同中第十二……(92)
尚同下第十三……(107)

卷四

兼爱上第十四……(121)
兼爱中第十五……(126)
兼爱下第十六……(138)

卷五

非攻上第十七…………………………………………………… (158)
非攻中第十八…………………………………………………… (162)
非攻下第十九…………………………………………………… (173)

卷六

节用上第二十…………………………………………………… (190)
节用中第二十一………………………………………………… (196)
节用下第二十二(阙)…………………………………………… (202)
节葬上第二十三(阙)…………………………………………… (202)
节葬中第二十四(阙)…………………………………………… (202)
节葬下第二十五………………………………………………… (202)

卷七

天志上第二十六………………………………………………… (224)
天志中第二十七………………………………………………… (234)
天志下第二十八………………………………………………… (249)

卷八

明鬼上第二十九(阙)…………………………………………… (266)
明鬼中第三十(阙)……………………………………………… (266)
明鬼下第三十一………………………………………………… (266)
非乐上第三十二………………………………………………… (291)

卷九

非乐中第三十三(阙)…………………………………………… (304)
非乐下第三十四(阙)…………………………………………… (304)
非命上第三十五………………………………………………… (304)
非命中第三十六………………………………………………… (315)

非命下第三十七……………………………………………（322）
非儒上第三十八（阙）……………………………………（331）
非儒下第三十九……………………………………………（331）

卷十

经上第四十…………………………………………………（351）
经下第四十一………………………………………………（379）
经说上第四十二……………………………………………（409）
经说下第四十三……………………………………………（453）

卷十一

大取第四十四………………………………………………（507）
小取第四十五………………………………………………（526）
耕柱第四十六………………………………………………（535）

卷十二

贵义第四十七………………………………………………（553）
公孟第四十八………………………………………………（565）

卷十三

鲁问第四十九………………………………………………（585）
公输第五十…………………………………………………（606）

卷十四

备城门第五十二……………………………………………（612）
备高临第五十三……………………………………………（650）
备梯第五十六………………………………………………（655）
备水第五十八………………………………………………（661）
备突第六十一………………………………………………（664）
备穴第六十二………………………………………………（666）

备蛾傅第六十三…………………………………………（682）

卷十五

迎敌祠第六十八…………………………………………（693）
旗帜第六十九……………………………………………（701）
号令第七十………………………………………………（708）
杂守第七十一……………………………………………（748）

附录

墨子佚文…………………………………………………（766）

参考书目

绪　言

《墨子》是墨子及其弟子与后学的著述总汇，本书所译注的今存的五十三篇是墨学的本体与精髓。

墨学和与其对立的儒学，在春秋与战国嬗递之际并称超越诸子百家的“显学”。墨学理论的进步性、彻底性及影响力，远在道、法诸家之上，某些方面甚至超过儒学。其学说的力量在于：墨学是批判的武器，“非攻”、“非儒”、“非乐”、“非命”等等对历史与现实的不合理进行尖锐的批判；同时“尚同”、“尚贤”、“兼爱”、“节用”等等提出了建设合理社会的理想，破中有立，除旧布新，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利益，因而得到下层人民较为广泛的支持；墨学主张并实践武器的批判，墨学弟子是一个很有纪律的武装集团，擅长军事防御，甘愿赴汤蹈火，援救被侵略的弱国；在自然科学（光学、力学、化学）和社会科学（论理学、逻辑学等等）的理论与实践上更是独树一帜，为各家所不及，充分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智慧，其学说在某些领域是走在当时世界前列的。总之，墨学中的合理内核，已被公认为中华民族甚至世界思想文化史上的骄傲，是一份亟待开发的丰富而宝贵的文化遗产。墨子作为出身劳动者阶级，“摩顶放踵利天下”的伟大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科学家及社会活动家，是值得深入研究和学习的。

一

墨学的创始人和《墨子》的主要作者墨翟（mò dí），被尊称为墨子。关于墨子的里籍、出身、生卒年代等问题，今存史料甚少，可据

者仅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孟荀列传》之末的寥寥二十四字："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此外，并无文字可考。后学者只能从《墨子》所记述的片言短语中去判断、推论，因而众说纷纭。1991年6月4～8日，首届墨子学术讨论会及墨子学会成立大会在山东滕州市召开，百余名学者、专家就上述问题进行了探讨，其中言之有理，持之有据的见解，堪称最新成果。

墨子的里籍，从《墨子》一书所反映的墨子的行踪来看，他为反对战争而周游列国总是从鲁出发："自鲁趋而往"、"自鲁往见荆王"、"自鲁即齐"、"越王……迎子墨子于鲁"，此外，墨子平日所交接者也以"鲁君"、"鲁人"居多。据此，墨子里籍当为鲁国，其故里在今山东省滕州市目夷镇。

墨子家世，旧史不详，其父、祖辈更无可考，然据《墨子》所述，参考有关典籍，可以推定墨子本人是一位脑体相结合的下层劳动者。

《贵义》篇中有一则记载：

> 子墨子南游于楚，见楚惠王。献书，惠王受而读之，曰："良书也！"不用，使穆贺以老辞。穆贺见子墨子，子墨子说穆贺，穆贺大说（悦），谓子墨子曰："子之言则成善矣！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贱人之所为'而不用乎？"

此时已年逾五十的墨子向楚惠王推荐自己的学说，希望得到理解与重用，以实施自己的政治主张，楚惠王虽然赞赏他的理论，却嫌他出身低微而不用，穆贺为之鸣不平，墨子更是愤愤地说：

> "今农夫入其税于大人，大人为酒醴粢盛，以祭上帝鬼神，岂曰'贱人之所为'而不享哉？故虽贱人也，上比之农，下比之药，曾不若一草之本乎？"

楚惠王内心是否真正赞赏墨子的理论，还是确因墨子出身微贱而因人废言，姑且不论，但从这则记述中可以看出，楚惠王及穆贺同认为墨子为贱人，墨子自己也承认自己是贱人。五十余岁尚未得一官半职，甚至还未上升到士大夫阶层，由此可以断定，墨子出身于贱人。

当然，当时所说的贱人，并非卑贱，所以出身破落贵族的孔子也自称为贱人："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可见当时所说的贱人乃是下层劳动大众的通称。

墨子是哪一类劳动者？《鲁问》篇有下述记载：

> 公输盘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公输盘自以为至巧。子墨子谓公输盘曰："子之为鹊也，不如翟之为车辖。须臾刘（同斫）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为巧，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

在《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还有一则记载：

> 墨子为木鸢三年而成，蜚一日而败。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鸢飞！"墨子曰："不如为车輗之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费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远力多，久于岁数。今我为鸢三年成，蜚一日而败。"
>
> 惠子闻之曰："墨子大巧，巧为輗，拙为鸢！"

上录二则文字，生动形象地说明墨翟擅长于制造木车，其技艺超过了专业木匠公输般。与以上二则文字相印证的还有《墨子》中《备城门》以下诸篇及《墨经》上下所记述的兵器制造的尺寸，防御工事的构筑要求、动力、光学知识的总结与运用等等。从这些方面来判断，墨翟不仅是一个技艺高超的匠人，而且是一个具有丰富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的科学家、军事家和战略防御专家。总之，现存史料足以说明：墨子的出身及本人均属脑体结合的下层劳动者，了

解这一点，有助于加深对墨子学说的理解。

关于墨子的生卒年代有四种不同的说法，各有差异。墨子的生卒年代大致在我国春秋与战国交替之际。据方授楚先生考证，墨子生年当为公元前 490 年(即孔子卒前 10 年)，卒年当在公元前 403 年，即生卒于孔孟之间，大约活了八十余岁。

墨翟所处的春秋战国之交，是我国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急遽转变的时期。以铁器的普及为标志的生产力的发展，促使生产关系发生进步性变动，新兴的地主阶级和农民、手工业者的独立与发展及其政治、经济利益的膨胀，促成我国奴隶制的解体与封建制的发端。形势逼迫不同的阶级、阶层和政治集团面对这场变革表明自己的看法与态度，其代表人物包括著名的学者和思想家，为争取各自的利益、宣扬各自的主张而纷纷著书立说或聚徒讲学，从而形成不同的学派，展开了激烈而自由的争论，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百家争鸣”的局面。

墨家学派是各派中“显学”之一，它代表劳动者的利益，反对贵族的世袭特权，主张平等、兼爱、尚贤，要求做到“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力倡“节用”、“非乐”以发展社会生产等等，在各派中独树一帜，成为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史上的一大源流，影响极其深远。

二

墨子的出身及其所处的时代，决定了墨学的主要内容：在不平等的社会中求平等，在不合理的社会中求合理，在战争环境中求和平。这些要旨体现在《墨子》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及宗教等方面的论述中，尤其体现在《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等篇中。

墨学质朴而浩瀚，其内容既包括社会科学，也包括自然科学技术。《天志》、《尚同》、《尚贤》、《非攻》、《非儒》、《非乐》、《非命》、《兼爱》、《节用》等篇，展现了墨家理想社会的蓝图；在自然科学方面，

《墨经》及《备城门》以下诸篇在光学、力学、数学、逻辑学等理论与实践上开人类智慧的先河，是中外科学技术的先驱。尤其可贵的是，墨学不是书斋之学，而是在百家争鸣中，在自己的艰苦实践中所形成和发展的，因此，墨学的显著特点是寓破立于一体。

墨学社会理论的要旨是否定不合理的贵族奴隶制社会及构建中的封建理论的不合理成分，提出以天志为标准，以君王为代表，建立统一的封建集权制社会的理论，用“贵义”、“兼相爱、交相利”的原则来规范人们的为人准则，以调和阶级矛盾；用发展生产、限制消费（“节用”、“非乐”、“节葬”）等办法来达到兴三务（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除三患（寒者不得衣、饥者不得食、劳者不得息）的目的。具体地说，墨学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破立如下：

在政治方面，墨学既反对贵族专政，也反对封建割据，以尚同理论，力倡统一的中央集权。要达到此目的，墨子和一切政治家一样，首先重视思想统一，他用“一同天下之义”以统一思想。墨子提出“选择天下贤圣和辩慧之人，立为天子，使从事一同天下之义”（尚同中）。如何从事一同天下之义？墨子进一步设计：“凡国之万民皆上同乎天子……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以法天子，夫天下何说而不治哉？”一句话，墨子企望用天子的言行统一天下的言行。言行是思想的外在表现，要统一天下言行，必须统一思想，而要统一思想，必须有统一的理论。其“尚同”理论就是用来统一天下思想的。由分裂走向统一是时代的呼唤，墨子要求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是顺应历史发展的进步观念。墨子强调思想的一统，为中国历代的统治者所重视。

其次力主选贤任能。墨子针对当时贵族世袭制和儒家“亲亲”的用人弊端，提出“尚贤”的主张，公开提出向平民开放政权。他说：“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通俗地说就是官位不能成为统治阶级（贵族及血缘相近者）的世袭专利，而应当唯能是用，而且能上能下。两千多年前能有如此精辟的见解，确实难能可贵。能干的官员，甚至天子如何产生？墨子主张通过民众选举产生，故《尚贤下》说：“是故选择贤者立为天子。”天子尚且选举产

生，其它官员更应通过民众选举。这样墨子认为可以达到和谐美满的境界。这种设计能否实现，姑作别论，但墨子反对现实中的世袭制，主张选贤任能的思想是应当肯定的，也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再次，力倡“兼相爱，交相利”，以调和阶级矛盾和人伦关系，达到天下之治。墨子针对当时“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富之侮贫”(《兼爱下》)的社会现实，提出“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认为只有“兼相爱”，才能“交相利”，反对“兼相恶，交相贼”。墨子认为“亏人自利”，行“别道”，是产生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主张“禁恶而劝爱”。凡符合这一宗旨的就是“义”，义是天下的“大器”、“良宝”，因此要“鼓而进于义”，为此，他不辞辛劳，“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孟子·告子下》)，并对当时统治者损人利己的行为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谴责。墨子的“兼爱”说是提倡一种平等的爱，它是对儒家“爱有等差”狭隘观念的突破，无疑是一种进步的倾向，反映了广大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愿望，当然，这种愿望在阶级社会中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军事方面，墨学极力反对侵略战争或兼并战争，力主并实践防御，即用防御战争反对侵略战争，实现“武装和平”。这些思想，集中在《非攻》三篇及《耕柱》、《鲁问》、《天志》等篇中。春秋时期，战争频繁，墨子认为，无论何种战争对于平民百姓终归是一大祸害。他在《天志》篇中作了如下揭露：

> 今夫大国之君宽然曰：“吾处大国而不攻小国，吾何以为大哉？”是以差论爪牙之士，比列其舟车之卒伍，以攻伐无罪之国。入其沟境，刈其禾稼，斩其树木，残其城郭，以抑其沟池，焚烧其祖庙，攘杀其牺牲。民之格者则劲拔之，不格则系操而归，丈夫以为仆圉、胥靡，妇人以为舂酋。

诸如此类对战争祸害的揭露，在《非攻》中下篇尤为详尽。墨子是站在平民百姓立场上揭露战争的祸害与罪恶，从而一般地主张非攻，他指责“天下之君子”，“今小为非则知而非之，大为非攻国则

不知非"，这是"辨义与不义之乱也"。墨子在《非攻》篇中反复阐述"非攻"之大义，他不仅四处游说，宣传这种理论，而且以其实际行动反对侵略战争。他率领弟子为制止楚国攻打宋国、鲁阳文君攻打郑国等，甘愿"赴汤蹈火，死不旋踵"，其献身防御的精神都源于"非攻"的理论。反对侵略，同时要准备对付任何敌人的入侵，墨子及其弟子反复研究防御战略战术及防御工事的设计，《备城门》以下诸篇，可称为古代防御专著，基本上总结了先秦时期防御战的经验。文中介绍的许多守城方法，确已应用着现代物理、数学、几何、化学等学科原理。墨子注重军事技术的研究，特别强调因地制宜，灵活作战；严明军纪、上下协力才可以抵抗侵略、立于不败之地。"墨子惟兼爱，是以尚同，惟尚同，是以非攻，惟非攻，是以讲求备御之法"（俞樾《墨子间诂序》），体现了反战御敌、巩固国防的光辉军事思想。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军事工程防御专家。

在经济方面，墨学理论涉及生产、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并且较之儒学有许多精辟而进步的见解，这些见解集中于《节用》、《非儒》、《非乐》、《节葬》、《七患》等篇中。概言之，其要旨是发展生产，厉行节约，目的在"利民"。

在生产工具落后、地广人稀的当时，墨学发展生产的核心在于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首先倡导劳动，特别是体力劳动。儒学之士往往"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论语·子路从而后》），樊迟学稼学圃，儒家则斥之曰："小人哉！樊须也。"（《论语·子路》）墨学不然，《非乐上》篇中墨子公然提出"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在《天志下》篇中进一步反对"不与其劳获其实，非其所有而取之。"这些观点与"不劳动者不得食"近似。而且墨子及其弟子都身体力行参加体力劳动。其次，主张繁殖人口和增加劳动者数量，对一切有碍人口繁衍生息的战争和厚葬久丧的民俗进行有力的批判。《节用上》篇云："兴师以攻伐邻国，久者终年，速者数月，男女久不见，此所谓寡人之道也。"在《节葬下》篇中指出："今唯以厚葬久丧者为政，……此其为败男女之交多矣。"为了增加人口，墨子主张一夫一妻制，反对蓄妾，要求做到"内无拘女，外无寡夫，故天下之民众。当

今之君，其蓄私也，大国拘女累千，小国累百，是以天下男多寡无妻，女多拘无夫，男女失时故民少”（《辞过》）。他告诫君王：“君实欲民之众而恶其寡，当蓄私不可不节”（《辞过》）。再次是注重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观点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七患》篇中提出了“以时生财”的理论，实际上就是今天所说的“时间即财富”的观点。“为者疾，食者寡，则岁无凶；为者缓，食者众，则岁无丰，故曰：财不足则反之时，食不足则反之用。故先民以时生财。”

发展生产是增加物质财富的主渠道，但是如果不同时厉行节约，那么再多的物质财富也将化为乌有，因此墨子十分注重节用，对统治阶级的奢侈浪费深恶痛绝，《辞过》篇对统治者衣食住行的奢侈浪费作了无情的揭露：“当今之主，其为宫室，则……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当今之主，其为衣服，则……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锦锈文采靡曼之衣，……非为身体，皆为观好”；“厚作敛于百姓，以为美食刍豢，蒸炙鱼鳖”，“厚作敛于百姓以饰舟车，饰车以文采，饰舟以刻镂”。人君如此“富贵奢侈”，左右加以效法，“是以其民饥寒并至，故为奸邪。奸邪多则刑罚深，刑罚深则国乱。”

统治阶级不仅衣食住行如此浪费民脂民膏，而且婚丧礼乐也是穷奢极欲，他们提倡“厚葬久丧”。王公大人、诸侯有丧，必定“虚府库，送葬如迁徙”，“棺椁必重，衣衾必多，文绣必繁，丘垅必巨……，金玉珠玑比乎身，纶组节约、车马藏于圹。”特别残酷的是杀人殉葬，“天子诸侯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以上见《节葬》篇）。在墨子看来，厚金杀人以殉葬实属极大罪恶。至于统治阶级“亏夺民衣食之财以拊乐”，也在墨子批判之列。

墨子是站在平民的立场，用平民的生活标准批判统治阶级的奢侈浪费，同时又在同一立场用同一标准提出抑制的办法：节用、节葬、非乐。他提出了衣食住行、丧葬、礼乐的总原则及具体标准，其节用的总原则是：“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勿为。”对于丧葬，墨子主张简单从葬，“死者既葬，生者毋久丧

⑮昭昭：明亮貌。
⑯潦潦：水势大貌。
⑰燎燎：火旺貌。
⑱尧尧：高耸貌。这里指道德高尚的样子。 者：疑为"也"。
⑲千人之长也："也"，疑为"者"，管理千人的长官。
⑳矢：箭。
㉑砥（dǐ 底）：磨刀石。
㉒陕：同"狭"。指狭小的溪流。
㉓逝浅者：王引之云："'逝'当为'游'，'游'即'流'字也。"
㉔墝埆（qiāo què 敲确）：土地坚硬而贫瘠。
㉕淳泽：淳厚的恩泽。

【译文】

即使有贤君，也不爱无功的下臣；即使慈父，也不爱无出息的儿子。因此，不胜任这事而占据这位置，不是应该占据此位的人；不胜任这个爵位而享有这个俸禄的，他就不是应该享有这种俸禄的人。良弓难以拉开，但它可以射到高深处；良马难以驾驭，但它可以负重行远；良才难以指挥，但他们可以辅佐君王，使之处于至尊的地位。所以，江河从来不厌恶小川充溢自己，故能成为大河。真正的贤圣，勇于承担责任，又不违背客观事物的规律，故能成为治理天下的英才。因此，江河的水并不只有一个源头；名贵的狐裘，并不是只取于一狐的腋下皮毛。哪有同道的人不取而只取与己意相同的人的道理呢？这就不是兼爱天下的君主的原则了。所以，天地并不是永恒光明，水势也不全是浩大，大火也不总是旺盛，王德也不全是高尚。管理千人的长官，如果像箭和磨刀石一样平板呆滞，那就不能包容万物了。因此狭小的溪流很快就干涸，很浅的小川很容易枯竭，坚硬贫瘠的土地不能生长五谷。君王淳厚的恩泽，如果只限于宫中，就不能流布到全国去了。

墨子想借鬼治人，其目的是扬善抑恶，让人有所戒备，从而改邪归正。《明鬼》篇明确指出，鬼神能明察秋毫，不管你隐蔽得多深多远，不管你多么富有、显赫、强横，只要你残害无辜，就必定逃不脱鬼神的惩罚！这是被压迫人民的正义要求！表现墨子疾恶如仇的严正立场。墨子力证"天鬼"的存在，固然带有迷信的色彩，但其实质是"民志"的曲折表现，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力量。

在科学技术方面，墨学在诸家中可谓奇葩一枝，内容涉及天文、几何(形学)、物理(包括力学、光学等)、化学、数学等基础学科及制造工艺、土木建筑、测量等等各个技术领域。在几何学中，初步提出了点、线、面的定义及概念，力学中的"力者刑(同"形")之所动也"的原理，即是牛顿定律之一，但比牛顿早二千年！在逻辑学中提出了认识论上的"本、原、用"三表法，主张立论要据理和查实(实践)；提出思维的理由及同异两大原则等，奠定了辩学的基础。这些宝贵的财富荟萃于《经》上下、《经说》上下及《大取》、《小取》篇中，总称为《墨经》，是墨家的经典著作。一部墨经，较之整个古希腊的科学技术内容还丰富，时间更早。

总之，墨学内容浩瀚而精辟，墨子作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充分体现了劳动人民的伟大智慧，特别是墨家追求平等、兼爱的政治理想，务实求利的经济理论、防御战争的思想以及重视科学技术的求实精神，代表了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其哲学上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逻辑理论等，在先秦文化思想史上成为一面无与伦比的旗帜，是我国甚至人类思想文化宝库中的瑰宝。有人认为，墨子为中华民族树起了三面光辉旗帜：

一是中国人民、也是世界人民酷爱和平的旗帜。他提出"非战""非攻"，反对互相侵伐，主张"兼爱"、防御，伸张"强不执弱，富不侮贫"的正义，并为之赴汤蹈火、舍身取义。这种精神与当代和平发展的主题是吻合的，我们研究墨学的现实意义正在于高扬和平、发展的旗帜，争取全世界有一个较长的和平发展时期，以便集中精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二是中国和人类古典人道主义旗帜。墨学中“兼相爱，交相利”的广泛利人主义哲学，以及墨家为之而献身的精神，对阶级社会中甚至现实生活中的利己主义价值观，无疑是强有力的挑战与抨击。

三是古代劳动者智慧的一面旗帜。在我国古代，像墨子那样出身于劳动者，毕生不丢掉劳动者本色，并为劳动者利益不辞辛劳、“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的伟大学者与实践家是不多见的，他在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广泛地总结了劳动者的智慧并代表劳动者的利益，因而墨子是一面名副其实的劳动者智慧的旗帜。

纵观历史，墨学中兼爱非攻、重科学、非天命、重功利、尚贤才、反对亲亲疏疏等等光辉思想，与历代统治者重人文、轻科学、轻功利、重人伦、用人唯亲等等恶习，构成明显的反差。今天研究墨学，就是要批判继承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弘扬墨学中的优秀传统，为建设新时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增添力量。

三

墨学为诸子百家中的显学，其声威之大，在战国时期甚至超过儒学，有“天下非杨(朱)即墨”的说法(孟子语)，但好景不长，墨学显赫仅二百年左右，到了秦汉之际，特别是西汉的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墨学便一蹶不振，逐渐衰微以至湮没。直至清代中叶，在近代思潮的启迪下，一批学者从被遗忘的角落搜寻、发掘出墨学的残迹，加以整理与研究，使墨学始得复苏。从秦汉之际到清中叶，墨学竟中绝二千余年！其原因不能不令人深究。

作为一种学说，其产生、发展、兴衰，都有其主客观因素。考察墨学的中绝大致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墨家思想体系与统治阶级思想不合拍，因而遭到统治阶级的厌弃与反对。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统治思想，墨学是“役夫之道”(《荀子·王霸》)；代表了劳动者的利益与意志，

与统治阶级的思想宛如冰炭不可同器。

其次是其学说本身不能适应阶级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与当时的经济基础不协调。墨学作为一种思想学说是上层建筑，一种意识形态，而任何意识形态都毫不例外地受经济基础的约束。墨学的勃兴，是在奴隶制所有制行将瓦解，地主所有制正在兴起的战国中晚期，各派学说代表不同的阶级、阶层应运而生。墨学代表劳动者利益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与治国方略，是与当时正在更替中的经济基础所相容的。而到秦始皇要统一天下，特别是西汉以后，地主阶级所有制定型，封建政权稳固之后，墨学的“平等”、“兼爱”锋芒又对准了封建特权，触及地主所有制的利益，必然不适应这种私有制为经济基础的社会，必然遭到统治阶级的排斥。在私有制为经济基础的社会提倡公正主义，当然是一种没有经济基础作为根基的乌托邦式的空想了。

第三，是遭到在思想上占统治地位的儒家的非难与排斥。汉武帝以后，儒家独尊，儒家成为正宗，统治中国思想文化 2000 余年。中国古代是宗法社会，家、国不分，儒家重血缘宗法关系，讲“亲亲有术”，“爱有等差”，“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墨家讲没有等差的“兼爱”，主张爱人如己，爱人国如爱己国，爱人父母如爱自己父母，完全冲破血缘和宗法关系网，被孟子攻击为“无父无君”、“是禽兽”。儒家宠荣之后，儒家弟子纷纷进入统治集团，他们以正统的身份，充分运用手中的权力，无情打击排斥墨家，墨家无力抗争，即使是统治阶级认可的墨学中的合理内核也被阉割，墨经中的自然科学知识也随之湮没。

第四，墨家“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庄子语)的精神及过于严格的组织形式，为一般人难于接受与坚持。特别是墨家没有出现像孟子这样的儒家巨子来承前启后，致使自身分裂，后继无人。

第五，墨学质朴少文。墨家错误地认为文章辞藻太美，会导致“爱其文而忘其用”(《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墨家重质轻文，《墨子》内容质朴，逻辑缜密，但相对缺乏文彩，在艺术感染力方面较之诸子均显逊色。“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加之由于长期被冷落、涂改、

搁置，阙文错简，无可校正，古文古字，更不可晓，故后世传墨学墨者甚少。

墨学中绝原因复杂，教训很多，目前学术界正在讨论之中，限于篇幅，笔者在此不作赘述，将另文深研。

《墨子》一书，出于墨翟及其弟子、后学的著述，可视为墨学丛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原有71篇，历2000余年之后，至清代人整理发掘之时，已亡佚18篇，仅存53篇，且错乱脱衍之处极多。部分文章是墨子弟子分别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对墨子言行的记录、回忆，再加上个人的理解与传授，故有上、中、下之分，内容多有重复。

我们的译注，采取如下作法：

一、正文以中华书局出版的“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孙诒让《墨子间诂》为底本，逐篇逐段进行译注，每篇分题解、原文、注释、译文四大部分，对原文的脱、衍、错简之处，一般不予改动，在注释中加以说明，如必须改动者，则用注引出依据。

二、注释博采众长，以墨学泰斗孙诒让的注释为基础，同时吸收清代学者王念孙父子、俞樾、毕沅、苏时学等人的注解，参考了近代学者谭戒甫的《墨辩发微》、岑仲勉的《墨子城守各篇简注》、张纯一的《墨子集解》、王焕镳的《墨子校释》、台湾学者李渔叔的《墨子今注今译》及伍非百的《中国古名家言》等的研究成果，力求全面准确再见墨文精神风貌，凡取某说时一应注明姓名和引出原注。

三、对难字、多音字，采用拼音字母加同音字的方法注音。

四、一律使用规范的简化字，特殊地方用繁体或异体的，在注释中均有说明。

由于墨文古奥，窜倒衍脱讹误较多，尽管我们作了努力，但限于学识及时间，其中仍会有辞不达意之处，恭请海内外同仁教正。

周才珠
1994年10月

卷一

亲 士[1]第 一

【题解】

亲士篇着重说明君主亲近贤士、使用贤才的重要性。文章以齐桓公、晋文公、越王勾践等善于听取臣子们的意见，忍辱负重，发愤图强，终于反败为胜、称霸于诸侯为正面例子；以夏桀、商纣不任用贤才，无天下贤士辅佐，因而惨遭杀身之祸、导致国家灭亡为反面例子，说明能否亲近爱惜贤士、使用贤才，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了如何亲士和用士的问题。首先要有“自难而易彼”的亲士诚意；然后要具备宽容、体谅的态度；最后指出，只有广泛地任用各类人才，特别是珍惜贤才，善于倾听他们的意见，这样才能称雄天下，长生保国。这就是墨子的“兼王之道”。

【原文】

入国而不存其士[2]，则亡国矣。见贤而不急[3]，则缓其君矣[4]。非贤无急，非士无与虑国[5]。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

【注释】

①亲：亲近、爱护。　士：指有贤德的人才。

②入国：入朝作官，从政。这里指执掌国政。　存：《说文》：“存，恤问也。”即体恤、爱怃。

③急：迫切。

④缓：怠慢、冷淡。

⑤虑：谋划、商议。

【译文】

君主执掌国政，如果不亲近、爱惜他的贤士，那就会导致国家灭亡。见到贤才而不立即起用，那他们就会对君主怠慢。没有贤才，就没有人与君主共急难；没有贤士，就没有人与君主共商国事。怠慢贤才、忘记贤士，而能治理好国家的君主是不曾有过的。

【原文】

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①，桓公去国而霸诸侯②，越王勾践遇吴王之丑，而尚摄中国之贤君③，三子之能达名成功于天下也④，皆于其国抑而大丑也⑤。太上无败⑥，其次败而有以成，此之谓用民⑦。

【注释】

①文公：即晋文公。姬姓，名重耳。春秋时晋国君。公元前636年——前628年在位。他父亲晋献公宠骊姬，欲立幼子奚齐为太子，杀原太子申生，并谋害其他公子。重耳被迫外出避难达19年。后借秦穆公之力归晋。由于他善于使用贤才，如狐偃、赵衰、贾佗、先轸等，因此能返回晋国，夺取政权。不久，又在城濮之战中，大破楚军，并在践土大会诸侯，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正：《尔雅》："正，长也。"长(zhǎng 掌)，"为……之长"，指晋文公成为诸侯盟主。

②桓公：即齐桓公。姜姓，名小白，齐襄公之弟。春秋时齐国国君。公元前685年——前643年在位。因襄公无道出奔莒(jǔ 举)。襄公被杀后，他归国夺取政权。由于他任用贤相管仲，改革内政，国力富强；对外多次大会诸侯，订立盟约，成为春秋时第一个霸主。 去：离开。

③勾践：春秋末越国国君，又称菼(tǎn 坦)执。公元前497年——前465年在位。其父曾为吴王阖(hé 河)闾所败，他为父王雪耻打败了阖闾。后，阖闾之子夫差又为父报仇，大败勾践。勾践被逼屈膝求和。后任用贤士范蠡、文种，"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终于反败为胜，攻灭吴国，成为霸主。 丑：苏时学注："丑，犹耻也。" 摄：通"慑"，畏服。 中国：指中原地区

的诸侯国。

④达：传扬。

⑤抑：屈抑、忍耐。

⑥太上：最上一等，与下文“其次”相对。

⑦用民：任用贤才。

【译文】

过去晋文公遭难出走而后来又能成为天下的盟主，齐桓公被迫离国而终于称霸诸侯，越王勾践遭受吴王夫差的奇耻大辱而最终成为威慑中原诸国的贤君。这三位君主之所以能称霸诸侯，扬名天下，是因为他们都能在本国忍辱负重。最好的当然是不失败，其次是如果失败了，而有办法反败为胜，这就叫善于用人。

【原文】

吾闻之曰：“非无安居也，我无安心也；非无足财也，我无足心也。”[①]是故君子自难而易彼[②]，众人自易而难彼。君子进不败其志，内究其情[③]，虽杂庸民，终无怨心，彼有自信者也。是故为其所难者，必得其所欲焉，未闻为其所欲，而免其所恶者也[④]。是故逼臣伤君[⑤]，谄下伤上[⑥]。君必有弗弗之臣[⑦]，上必有詻詻之下[⑧]。分议者延延[⑨]，而支苟者詻詻[⑩]，焉可以长生保国[⑪]。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则喑[⑫]，远臣则唫[⑬]，怨结于民心[⑭]，谄谀在侧[⑮]，善议障塞[⑯]，则国危矣。桀纣不以其无天下之士邪[⑰]？杀其身而丧天下。故曰：归国宝不若献贤而进士[⑱]。

【注释】

①“非无”四句：毕沅云：“言不肯苟安，如好利之不知足。”这是就君子亲

士心切而言的。

②自难而易彼：难，指难事。指对自己严，对别人宽。

③进：得志。 内：俞樾云："内当作衲，即退字也。"退，指不得志。

④免：避免。 恶（wù 务）：不喜欢。

⑤逼臣：李渔叔云："逼臣，指权臣。"

⑥谄下：谄媚的臣子。 上：君王。

⑦弗：孙诒让云："弗，读为咈，《说文》口部云：'咈，违也。'" 弗弗之臣：敢于犯颜直谏的臣子。

⑧�童谘（è 鄂）：直言争辩不绝的样子。

⑨分议：马宗霍云："分可通作公，分议犹公议也。"

⑩支苟：马宗霍云："'支苟'之'苟'当作'茍'，'支茍'犹言支敕。'支'与'枝'通，《说文·木部》云：'枝，木别生条也。'引申之，旁出谓之枝。敕者，诫也。然则'支 茍'者，旁相诫敕之意。"又按下文云：'谄谀在侧，善议障塞。'与本文意相反而可互照。公议延延，则善议不障塞矣。旁有诫敕，则侧无谄谀矣。由此益足证'支 茍'之非误字。"

⑪焉：乃、才。 长生：长存。

⑫喑（yīn 音）：同"瘖 "，不能言。

⑬唫：古"吟"字，此为叹息之意。

⑭怨：怨恨。

⑮谄谀：吹牛拍马的人。

⑯善议：正确的议论。 障塞：不畅通。

⑰桀纣：夏桀、商纣，两人都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桀：名履癸，夏代最后一个国君，残酷荒淫，后为商汤所败，出奔南方而死。纣：一作受，又称帝辛，商代最后一个暴君，杀贤臣比干、梅伯，后在牧野被周武王打败，自焚身亡。 以：因。

⑱归：通"馈"，赠送。

【译文】

我曾听说过这样的话："并不是没有安适的居所，而是自己没有安定的心；并不是没有足够的钱财，而是自己没有满足的心。"因此，君子往往严于律己，宽于待人；而一般人则往往宽于待己，严于律人。君子在得意的时候不会改变自己的志向，在不得意的时候能

探究其情由。虽然夹杂在平庸的百姓中间，也终无怨悔之心，因为他有自信的力量。因此，凡事能从难的做起，就一定能得到自己所欲望的东西。没有听说过只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却能避免自己不喜欢的结果。所以，权臣欺君，佞臣害主。君王一定要有敢于讲真话、纠正自己错误的贤臣，主上必须有敢于直言争辩的贤士。秉持公议的人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旁相诫敕的人勇于直言进谏，这样才能长生保国。反之，臣子们如果看重自己的爵位而不敢提出自己的意见，近臣缄默不言，远臣仅知嗟叹，长此以往，怨恨必然郁结在老百姓心中。吹牛拍马的佞臣围在君王左右，使正确的意见不能传到君王耳中，这样，国家就危险了。夏桀、商纣之所以身遭杀戮，国家灭亡，并不是因为天下没有贤士辅佐的缘故呵！所以说：馈赠国宝还不如举荐贤士、引进人才好呵！

【原文】

今有五锥①，此其铦②，铦者必先挫③；有五刀，此其错④，错者必先靡⑤。是以甘井近竭⑥，招木近伐⑦，灵龟近灼⑧，神蛇近暴⑨。是故比干之殪⑩，其抗也⑪；孟贲之杀⑫，其勇也；西施之沈⑬，其美也；吴起之裂，其事也⑭。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长⑮，故曰：太盛难守也。

【注释】

①锥：锥子。

② 铦(xiān 先)：锋利。

③挫：折断。

④错：《广雅释诂》云：“错，磨也。”毕沅云：“言磨错之利。”

⑤靡(mó 磨)：孙诒让云：“礳之假字，今省作磨，谓销磨也。”

⑥近：下文中三“近”字同。俞樾云：“四‘近’字皆‘先’字之误。”

⑦招：毕沅云：“招与乔音相近。”孙诒让案：“毕说是也。经说下篇，桥衡之桥亦作招，可证。”乔木，指高的树木。

⑧灼：烧。古人用火烧龟甲，观其裂纹以测吉凶。

⑨神蛇：王焕镳云："一种传说会兴风作雨的蛇。" 暴(pù 曝)：晒。古人曝晒神蛇以求雨。

⑩比干：商纣王的叔父，因多次直言进谏而被商纣王挖心致死。 殪(yì 义)：死。

⑪抗：刚直。

⑫孟贲(bēn 奔)：战国时卫国勇士，力能拔牛角。曾投奔秦武王，后为武王所杀。

⑬西施：春秋时越国美女。由越王勾践献给吴王夫差，成为夫差最宠爱的妃子。传说吴亡后，与范蠡偕入五湖。 沈(沉)：西施之死传说不一，有言在吴亡后被沉没江中而死，有言随范蠡泛隐五湖。

⑭吴起：战国初军事家，卫国人。善用兵，初任鲁将，继任魏将，屡建战功。后奔楚，辅佐楚悼王实行变法，促进了楚国的富强。楚悼王死后，他被旧贵族杀害。 事：事业。

⑮彼人：上述诸人。 寡：少。

【译文】

现在有五个锥子，这是最锋利的一个，它必定最先被折断；这里有五把刀子，这是一把磨锋利的，它必定最早被磨损殆尽。所以甘甜的水井往往先枯竭，高的树木常常先被砍伐，灵龟总是先被烧灼，神蛇常是先被曝晒。所以，比干的死，是因为他刚正不阿的缘故；孟贲的被杀，是因为他勇武过人；西施被沉没江中，是因为她太漂亮了；吴起身遭车裂，是因为他干变革的事业。从以上的人来看，很少有不死在自己的长处上的，所以说：太突出了就很难保全自己。

【原文】

故虽有贤君，不爱无功之臣；虽有慈父，不爱无益之子。是故不胜其任而处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胜其爵而处其禄①，非此禄之主也②。良弓难张，然可以及高入深③；

良马难乘，然可以任重致远[④]；良才难令[⑤]，然可以致君见尊[⑥]。是故江河不恶小谷之满己也，故能大。圣人者，事无辞也[⑦]，物无违也[⑧]，故能为天下器[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⑩]；千镒之裘[⑪]，非一狐之白也[⑫]。夫恶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己者乎[⑬]？盖非兼王之道也[⑭]。是故天地不昭昭[⑮]，大水不潦潦[⑯]，大火不燎燎[⑰]，王德不尧尧者[⑱]，乃千人之长也[⑲]。其直如矢[⑳]，其平如砥[㉑]，不足以覆万物。是故溪陕者速涸[㉒]，逝浅者速竭[㉓]，垸埆者其地不育[㉔]，王者淳泽[㉕]，不出宫中，则不能流国矣。

【注释】

①处其禄：享有那样的俸禄。

②主：占有者，主人。

③及高入深：指箭射到高处和射进深处。

④任重致远：能负重担又能到达很远的地方。

⑤良才难令：才能杰出的人难以指挥。

⑥见尊：被尊重。

⑦辞：推辞。

⑧物无违：不违背客观事物的规律。

⑨器：指人才。

⑩此句旧本多作“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也”。

⑪镒（yì 义）：古代重量单位，二十两或二十四两黄金为一镒。　裘：皮衣。千镒之裘，指贵重的裘衣。

⑫一狐之白：狐腋下有一撮纯白色皮毛，轻而暖。以很多狐的这块皮拼作的皮衣，十分名贵。

⑬此句疑传抄误倒，俞樾说此文本云：“夫恶有同方不取，而取同己者乎？”同方：谓同道。　同己：谓与己意同。此句意为：圣人但取其与道同，而不必其与己意同。

⑭兼王之道：统一天下的办法。

⑮昭昭：明亮貌。
⑯潦潦：水势大貌。
⑰燎燎：火旺貌。
⑱尧尧：高耸貌。这里指道德高尚的样子。 者：疑为“也”。
⑲千人之长也：“也”，疑为“者”，管理千人的长官。
⑳矢：箭。
㉑砥（dǐ 底）：磨刀石。
㉒陕：同“狭”。指狭小的溪流。
㉓逝浅者：王引之云：“‘逝’当为‘游’，‘游’即‘流’字也。”
㉔垸埆（qiāo què 敲确）：土地坚硬而贫瘠。
㉕淳泽：淳厚的恩泽。

【译文】

即使有贤君，也不爱无功的下臣；即使慈父，也不爱无出息的儿子。因此，不胜任这事而占据这位置，不是应该占据此位的人；不胜任这个爵位而享有这个俸禄的，他就不是应该享有这种俸禄的人。良弓难以拉开，但它可以射到高深处；良马难以驾驭，但它可以负重行远；良才难以指挥，但他们可以辅佐君王，使之处于至尊的地位。所以，江河从来不厌恶小川充溢自己，故能成为大河。真正的贤圣，勇于承担责任，又不违背客观事物的规律，故能成为治理天下的英才。因此，江河的水并不只有一个源头；名贵的狐裘，并不是只取于一狐的腋下皮毛。哪有同道的人不取而只取与己意相同的人的道理呢？这就不是兼爱天下的君主的原则了。所以，天地并不是永恒光明，水势也不全是浩大，大火也不总是旺盛，王德也不全是高尚。管理千人的长官，如果像箭和磨刀石一样平板呆滞，那就不能包容万物了。因此狭小的溪流很快就干涸，很浅的小川很容易枯竭，坚硬贫瘠的土地不能生长五谷。君王淳厚的恩泽，如果只限于宫中，就不能流布到全国去了。

修身第二

【题解】

修身篇着重说明君子从事自身修养的必要性和修身的准则，同时指出不努力从事品德修养的危害。

道德修养是一个人为人治国的根本。因此，君子必须努力从事自身的品德修养。墨子提出的修身准则是："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最后进一步强调，君子必须明辨是非，言而有信，多力而不伐功，才能功成名遂。反之，"思利寻焉，忘名忽焉"，一定会导致身败名裂的恶果。

【原文】

君子战虽有陈[①]，而勇为本焉[②]；丧虽有礼[③]，而哀为本焉；士虽有学[④]，而行为本焉[⑤]。是故置本不安者[⑥]，无务丰末[⑦]；近者不亲，无务来远[⑧]；亲戚不附，无务外交[⑨]；事无终始，无务多业[⑩]；举物而闇[⑪]，无务博闻[⑫]。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察迩来远[⑬]。君子察迩而迩修者也。见不修行，见毁[⑭]，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修矣[⑮]。谮慝之言，无入之耳[⑯]；批扞之声，无出之口[⑰]；杀伤人之孩，无存之心[⑱]，虽有诋讦之民，无所依矣[⑲]。故君子力事日强[⑳]，愿欲日逾[㉑]，设壮日盛[㉒]。君子之道也，贫则见廉[㉓]，富则见义[㉔]，生则见爱，死则见哀，四行者不可虚假[㉕]，反之身者也。藏于心者

无从以竭爱，动于身者无以竭恭，出于口者无以竭驯。畅之四支，接之肌肤，华发隳颠[26]，而犹弗舍者，其唯圣人乎[27]！

【注释】

①陈“同“阵”，作战时的阵法。

②本：根本。

③礼：礼仪。

④士：王焕镳云：“假借作‘仕’，指作官。” 学：才学。

⑤行：道德品行。

⑥置本：孙诒让云：“置与植通”，“立”的意思。 本：指根。 不安：不牢固。 者：俞樾云：“‘者’，衍字也。”

⑦无务：谈不上。 末：树梢。下同。

⑧来远：招徕远处的人。

⑨外交：与外人交往。

⑩事无终始：做事无恒心，有始无终。 多业：多种事业。

⑪举：拿起。 物：事物。 闇：与“暗”同，不明白。

⑫博：广博。

⑬察迩：明察自己身边的一切。迩：近。

⑭见毁：被毁谤。

⑮此以：因此。 怨省：怨毁减少。

⑯谮慝(zèn tè 特)：恶意诬陷、诽谤。

⑰批扞(hàn 汗)：诋毁、谩骂。

⑱杀伤人之孩：王闿运云：“孩同核，意也。”张纯一案：“核犹言种子，喻一念之初起，极细微之生相也。”即念头。

⑲诋讦(jié 洁)：攻击，诋毁别人。 依：仿效。

⑳力事日强：努力从事工作，日夜不息。

㉑愿欲：志向。 逾：远大。

㉒设壮：毕沅云：“疑作‘饰庄’。”修养之意。

㉓见(xiàn 现)廉：表现出廉洁。

㉔义：疏财仗义。

㉕四行者：指以上“廉、义、爱、哀”四种品行。

㉖华发隳(huī 灰)颠：白发秃顶。

㉗舍：放弃、舍弃。 唯：只有。

【译文】

君子指挥作战虽然要注意阵法，但勇气是最根本的；办理丧事虽要讲究礼仪，但发自内心的悲痛是最主要的；作官的人虽要具备才学，但德行是最重要的。因此，根基不牢固，就谈不上枝叶茂盛；近处的朋友都不亲近，就谈不上招徕远方的人；连自己的亲戚都不归附，就谈不上去结交家族外的人；作一件事情都有始无终，就谈不上什么追求多种事业；拿起手中的物品尚且弄不明白它是什么，就谈不什么广见博闻了。因此，先王治理天下，一定要明察左右并招徕远方的人。君子能明察左右，因而他们也就能修养自己的品行了。君子在明察左右时，发现他人不修养自己的德行而被别人毁谤，就能反躬自省。这样，人们的怨毁就会减少了，自己的品德修养也提高了。不随意听取恶意诽谤的言论；不乱说攻击、诋毁别人的话；不藏伤害人的念头；那么，即使有想诋毁、攻击别人的人，也就没有依托了。所以君子自强不息，他的志向日益远大，他的修养日益提高。君子之道应该是：贫困之时表现出廉洁，富贵之时表现出疏财仗义，对于生者表现出慈爱，对于死者表现出哀痛。以上四种德行不能有半点虚假，要时常反躬自问。藏于内心的兼爱天下之心永远没有止息，自身的举止行动没有不符合礼仪的，口中的言谈没有不符合先王雅训的。发自内心的爱人之心，通达于四肢、肌肤，一直到白发秃顶都不舍弃，这大概只有圣人能做到吧！

【原文】

志不强者智不达①，言不信者行不果②。据财不能以分人者③，不足与友；守道不笃④、遍物不博⑤、辩是非不察者⑥，不足与游⑦。本不固者末必几⑧，雄而不修者其后必

惰[9]，原浊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秏[10]。名不徒生，而誉不自长，功成名遂，名誉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务言而缓行，虽辩必不听[11]；多力而伐功，虽劳必不图[12]。慧者心辩而不繁说，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誉扬天下。言无务为多而务为智，无务为文而务为察[13]。故彼智无察[14]，在身而情[15]，反其路者也[16]。善无主于心者不留[17]，行莫辩于身者不立[18]。名不可简而成也[19]，誉不可巧而立也[20]，君子以身戴行者也[21]。思利寻焉[22]，忘名忽焉，可以为士于天下者，未尝有也[23]。

【注释】

①智不达：不会变得聪智。

②果：果敢。

③据财：拥有财富。

④守道不笃：守道不专一。

⑤遍物不博：指阅历不广博。

⑥辩是非不察者：辩，同“辨”。察：明察。

⑦与游：同他一道学习。　游：指相互切磋交流。

⑧末：枝叶。　几：危也。

⑨雄：毕沅云：“雄犹勇。”　修：长久。　惰：懒惰。

⑩原：源。　秏(hào 浩)：败。

⑪务言：只会说、说得多。　缓行：行动缓慢，做得少。　辩：话说得好听。

⑫多力：多出力。　伐功：夸耀自己的功劳。　图：取。

⑬文：文采。

⑭彼智无察：毕沅云：“彼，当为‘非’。“非智不察”，即不聪明又不能明察。

⑮在身而情：孙诒让云：“情，当为‘惰’，形近而误。”

⑯反其路：指背道而驰。

⑰善：好的品德。　无主于心：不能出自于内心。　不留：不能保留。

⑱莫辩于身：自身不能明察辨别。　立：树立。

⑲简:简便、轻易。

⑳巧:投机取巧。

㉑戴:孙诒让云:“戴载古通。”

㉒寻:孙诒让云:“《仪礼·有司彻》贾公彦疏引服虔《左传》注云:“寻之言重也,温也。”

㉓忽:忽视。忘名忽焉:忽视立名。

【译文】

意志不坚强的人是不会变得聪明的,说话不讲信用的人行动是不会果敢的,拥有财产不能分给他人的人是不能和他交朋友的;守道不专一,阅历不广博、是非不能明察的,不能与他一道切磋交流。树木的根基不牢必然会危及它的枝叶;一个人只有勇气而不注重品德的修养,日后必定会怠惰;水源污浊的河其水流必不清澈;言行不讲信用的人,他的名声必然败坏。名声不会无故产生,声誉也不会凭空而长,功成自然名就,名誉不能有半点虚假,这是时常要反躬自省才能取得的。话说得多而行动缓慢,虽然言辞漂亮但别人是不愿听的;努力做事而又不断夸耀自己,虽然劳苦但不一定可取。聪明人心中有数而不夸夸其谈,努力做事而很少夸耀自己,这样就能名扬天下。话用不着多而求睿智,不一定讲究文采而要讲求明察。因此,一个人如果没有智慧又不能明察,加上自身懒惰,那就会背道而驰了。善行不出自于内心就不能长久地保持,好的品行自身不能明辨就不能树立。名声不会轻易获得,声誉更不能用投机取巧的方式求得,君子一定要言行一致。一个重在谋取个人私利、忽视立名的人,要想成为天下的贤士,是未曾有过的。

所染第三

【题解】

所染篇以染丝为喻，着重说明君王和诸侯选用人才的重要性。同时，也论及了一般士人选择好朋友也是十分重要的。墨子认为："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不但染丝如此，"国亦有染"。他先以舜、禹、汤、武王等四王之"染当者"和桀、纣、厉王、幽王等四王之"染不当者"对比，再以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等五君之"染当者"与范吉射、中行寅、吴夫差、知伯摇、中山尚、宋康等六君之"染不当者"对照分析，反复阐明君王选用近臣的重要意义。在墨子看来，感染、熏陶的力量是十分巨大的，"所染"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事业的成败、国家的生死存亡；对个人来说，"所染"不当，可能会导致名损、家败、身亡等不良后果。因此，最后得出"必择所堪，必谨所堪"的结论。

【原文】

子墨子言见染丝者而叹①，曰："染于苍则苍②，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③，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④！故染不可不慎也！"

【注释】

①子墨子：墨子的弟子、门生对他的尊称。本书在译文中都译为"墨子"。言：疑衍。

②苍：青色。

③所入者：指染料。

④五入必：毕沅云："一本无'必'字。"

【译文】

墨子见到染丝的就感叹道："洁白的丝放入青色染水中则成青色，放入黄色染水中则成黄色，染料变了，丝的颜色也跟着变。将丝五次放入不同的染水中，就会染出五种不同的颜色，所以染丝不可不慎重呵！"

【原文】

非独染丝然也，国亦有染①。舜染于许由、伯阳②，禹染于皋陶、伯益③，汤染于伊尹、仲虺④，武王染于太公、周公⑤。此四王者所染当⑥，故王天下⑦，立为天子，功名蔽天地。举天下之仁义显人，必称此四王者。夏桀染于干辛、推哆⑧，殷纣染于崇侯、恶来⑨，厉王染于厉公长父、荣夷终⑩，幽王染于傅公夷、蔡公穀⑪。此四王者，所染不当，故国残身死，为天下僇⑫。举天下不义辱人，必称此四王者。齐桓染于管仲、鲍叔⑬，晋文染于舅犯、高偃⑭，楚庄染于孙叔、沈尹⑮，吴阖闾染于伍员、文义⑯，越勾践染于范蠡、大夫种⑰。此五君者所染当，故霸诸侯⑱，功名传于后世。范吉射染于长柳朔、王胜⑲，中行寅染于籍秦、高强⑳，吴夫差染于王孙雒、太宰嚭㉑，知伯摇染于智国、张武㉒，中山尚染于魏义、偃长㉓，宋康染于唐鞅、佃不礼㉔。此六君者所染不当，故国家残亡，身为刑戮，宗庙破灭，绝无后类，君臣离散，民人流亡，举天下之贪暴苛扰者㉕，必称此六君也。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以其行理也㉖，行理性于染当㉗。故善为君

者，劳于论人[28]，而佚于治官。不能为君者，伤形费神，愁心劳意，然国逾危，身逾辱[29]。此六君者，非不重其国爱其身也，以不知要故也。不知要者，所染不当也。

【注释】

①国：指诸侯国的君主。

②舜：传说中我国中上古部落联盟领袖。 许由：高诱云："许由，阳城人，尧聘之不至。"《史记·伯夷列传》载：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逃隐躬耕。 伯阳：舜时贤人，传说为舜七友之一。

③禹：传说为夏朝第一个君主。他曾奉舜之命治洪水有功，被舜选为继承人。 皋陶(yáo 摇)：相传舜时为掌管刑法的官，后被禹选为继承人，因早死，未即位。 伯益：相传善于牧猎，被舜任为山泽牧猎之官，后又助禹治水有功，曾被禹选为继承人。

④汤：商代第一个君主。 伊尹：传说为厨师出身，是汤妻陪嫁的奴隶。后为汤大官，助汤灭夏。 仲虺(huǐ 悔)：汤时贤臣。

⑤武王：周文王之子，继承父志灭商建立西周王朝。 太公：姓姜，吕氏，名尚。年老遇周文王，后辅助武王伐纣有功，封于齐。 周公：名旦，武王之弟，助武王灭商。武王死，成王尚幼，由他摄政，巩固了周王朝的统治。

⑥当(dàng 荡)：得当。

⑦王(wàng 望)天下：称王于天下。

⑧干辛：夏桀时谀臣。 推哆(chǐ 齿)：桀臣，传说"生列兕虎，指画杀人。"

⑨崇侯、恶来：商纣的谀臣。

⑩厉王：周厉王，西周国君。他对国人实行残暴统治，国人发难，他逃奔于彘(zhì 智)而亡。厉公长父：未详。 荣夷终：周厉王权臣，帮助厉王实行专制统治，引起国人反抗。

⑪幽王：西周最后一个君主，名宫湦(shēng 生)。他实行暴政，使人民颠沛流离。又因宠褒姒，废申后和太子宜臼，后申侯讨灭西周，杀幽王于骊山下。 傅公仪、蔡公穀：未详。

⑫僇(lù 路)：高诱云："僇，辱也。"

⑬管仲：管敬仲，名夷吾。齐桓公贤相。 鲍叔：鲍叔牙，齐国贤大夫，荐举管仲为相。

⑭舅犯：狐偃，字子犯，晋文公舅父，曾随文公出亡十九年，辅佐他回国夺取政权。　高偃：即郭偃、卜偃，晋大夫。

⑮楚庄：楚庄王，芈（mǐ 米）姓，名旅。春秋时楚国国君，春秋五霸之一。　孙叔：孙叔敖，楚国令尹。　沈尹：楚国沈县大夫，名茎，或谓曾为令尹。

⑯伍员：字子胥，春秋时吴国大夫。　文义：《吕氏春秋》作"文之仪"，春秋时吴国大夫。

⑰范蠡（lǐ 里）：字少伯，越国大夫，助越王勾践灭吴。　大夫种：姓文，字子禽，越国大夫，为越王勾践谋划灭吴。

⑱霸：称霸。

⑲范吉射（yì 义）：春秋末晋卿范献子士鞅之子，为赵简子所败。　长柳朔、王胜（xīng 星）：均为吉射家臣。

⑳中行寅：春秋末年晋卿中行穆子之子。在卿内讧中为赵简子所败。　籍秦、高强：均为中行寅家臣。

㉑王孙雒（luò 洛）：吴王夫差之臣。　太宰嚭（pǐ 痞）：即伯嚭，夫差大臣，贪财好谗。吴亡后，降越为臣；一说被勾践杀。

㉒知伯摇：即智襄子。春秋末年，晋六卿中势力最大的，后为韩、赵、魏三家所灭。　智国、张武：均为知伯摇家臣。

㉓中山尚：即中山桓公，中山国君。中山初亡于魏，后复国，又亡于赵。

㉔宋康：即宋王偃，谥康，战国时宋国国君。孙诒让案："宋王偃为齐湣（mǐn 敏）王所灭。"　唐鞅：宋康之相。　佃不礼：宋臣。

㉕苛扰：苛刻、烦扰百姓。

㉖行理：《广雅·释诂》云："理，道也。"行事合乎情理。

㉗性：毕沅云："性当为'生'。"

㉘论：高诱云："论犹'择'也。"

㉙逾：孙诒让云："《治要》并作愈。"高诱云："愈，益也。"

【译文】

不单染丝如此，国君同样也会受近臣的熏染影响。虞舜受许由、伯阳的熏染，夏禹受皋陶、伯益的熏染，商汤受伊尹、仲虺的熏染，周武王受姜太公、周公旦的熏染。以上四个君王受熏染影响得当，所以称王于天下，立为天子，功盖四野，扬名天下。要称举天下仁义、名声昭著的人，一定要提到这四位君王了。夏桀受干辛、推哆

的影响，殷纣受崇侯、恶来的影响，周厉王受厉公长父、荣夷终的影响，周幽王受傅公夷、蔡公彀的影响。这四个君王受影响不当，所以国亡身死，被天下人羞辱。要列举天下不义的蒙耻的人，一定要说到这四个君王。齐桓公受管仲、鲍叔牙的熏染，晋文公受舅犯、郭偃的熏染，楚庄王受孙叔敖、沈令尹的熏染，吴王阖闾受伍员、文义的熏染，越王勾践受范蠡、大夫种的熏染。这五个君主受熏染得当，所以霸于诸侯，功名垂于后世。范吉射受长柳朔、王胜的影响，中行寅受籍秦、高强的影响，吴王夫差受王孙雒、太宰嚭的影响，知伯摇受智国、张武的影响，中山尚受魏义、偃长的影响，宋康受唐鞅、佃不礼的影响。这六个君主受影响不当，所以国家灭亡，身遭刑戮，宗庙毁灭，断子绝孙，君臣离散，百姓流亡。要列举天下残暴苛扰的人，一定要提到这六个君主。大凡国君能安稳治国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们行正道。行正道产生于受熏染得当。所以，善于作君主的人，在选择人才方面尽心竭力，而在管理官吏方面则省心节力。不会作君主的人，尽管伤神费心，忧心劳意，但国家却更加危险，自身更受羞辱。这六个君主并不是不重视他们的国家，不爱惜他们自己，而是因为他们不懂得治国要领的缘故。他们不懂治国要领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受熏染影响不当。

【原文】

非独国有染也，士亦有染①。其友皆好仁义，淳谨畏令，则家日益、身日安、名日荣，处官得其理矣②，则段干木、禽子、傅说之徒是也③。其友皆好矜奋④，创作比周⑤，则家日损、身日危、名日辱，处官失其理矣，则子西、易牙、竖刀之徒是也⑥。诗曰⑦："必择所堪，必谨所堪"者⑧，此之谓也。

【注释】

①士：指作官的人。

②理：孙诒让云："理亦道也。"

③段干木：姓段干，名木。战国初年魏文侯之师，曾学于子夏。　禽子：禽滑(gǔ 古)厘，墨子的学生。　傅说(yuè 悦)：传说是从事版筑的奴隶，后被殷高宗武丁举为大臣。

④矜奋：骄矜炫耀，咄咄逼人。

⑤创作比周：兴风作浪，结党营私。

⑥子西：苏学时认为子西是春秋时楚大夫斗宜申，孙诒让则认为是楚公子申。　易牙、竖刀：均为齐桓公近臣。

⑦诗：今本《诗经》未见此句，可能是佚亡了的诗，也可能是墨子见到的逸诗。

⑧必择所堪：张纯一案："'湛'义同染。'堪'即'湛'之形误。"意为：染物必须认真选择染水。　必谨所堪：必须谨慎地选择染料水。

【译文】

不单是国君要受近臣们的熏染影响，一般的士人也要受朋友的影响。他的朋友如果都讲究仁义，淳朴谨慎，畏惧法令，那么他的家就会一天天富裕起来，自身也会日益安定，声誉也会与日俱增，居官从政就得其正道了。如段干木、禽滑厘、傅说这类人就是这样。反之，如果他的朋友都是骄矜自傲、咄咄逼人，兴风作浪、结党营私，那么他的家就会日益衰败，自身就会一天天陷入险境，名声就会一落千丈，居官从政就失去正道了。如子西、易牙、竖刀这类人就是这样。《诗》中所说的"必择所堪，必谨所堪"，就是这个道理。

法仪[1]第四

【题解】

法仪篇主要论述天子、诸侯治理天下和国家的准则。文章先以百工之人从事各种劳动都要依照一定的法则，来说明天子、诸侯治理天下和国家更要有准则。这准则是什么呢？墨子认为："莫若法天"、"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不欲则止"。因为天对于人是"兼而爱之、兼而利之"，而且"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最后，墨子以古代圣王禹、汤、文、武"爱人利人"而得福为例，与古代暴君桀、纣、幽、厉"恶人贼人"而得祸相对比，希望当时的统治者能"兼爱天下之百姓"。

孙诒让认为：此篇所论，盖《天志》之余义。

【原文】

子墨子曰："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2]，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虽至士之为将相者[3]，皆有法，虽至百工从事者，亦皆有法。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正以县[4]。无巧工不巧工[5]，皆以此五者为法[6]。巧者能中之[7]，不巧者虽不能中，放依以从事[8]，犹逾己[9]。故百工从事，皆有法所度[10]。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国，而无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辩也[11]。"

【注释】

①法仪：法则、准则。

②从事者：干工作的人。

③虽至：王焕镳言："至，犹'是'。"虽至，即使是。

④县(xuán 悬)："悬"本字，以绳悬挂一重物从上悬下，作测定垂直的工具。

⑤无：无论。　不：非也。

⑥五者：俞樾云："五当作四，上文'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正以县"。孙诒让案："以《考工记》校之，疑上文或当有'平以水'三字，盖本有五者，而脱其一与？"取孙说。

⑦中(zhòng 众)之：符合矩、规、绳、县、水等的标准。

⑧放(fǎng 仿)：毕沅云："《说文》云'仿，相似也。'放与仿同。"　放依：仿效、依照。

⑨犹逾己：毕沅云："犹胜于己。"即还是胜过自己本来的水平。

⑩所：张纯一云："所，犹可也。"

⑪辩：马宗霍云："辩字当以'明智'为释。"此不若百工后面不应有逗号。这句应为：此不若百工辩也。

【译文】

墨子说："天下无论从事什么工作的人，都不可以没有法度，没有法度而能把事情办成功的是没有的。即使是那些身为将相的士人，也要遵循一定的法则；即使是从事于各种职业的工匠，也要遵循一定的法则。匠人们画方形用矩，画圆形用规，画直线用绳墨，量偏正用悬锤，量水平用水准仪。无论是能工巧匠，还是没有技术的工匠，都以此五种工具为法则。能工巧匠都能切合于矩、规、绳、悬、水的标准；不巧的虽然不能完全切合标准，但只要仿照着标准去做，仍要胜过于自己凭直觉的水平。所以，从事各种职业的工匠干工作，都有法则可衡量。现在大到治天下，次者治大国，反而没有法则可依，这就反而不及工匠们明智呵！"

【原文】

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①？当皆法其父母奚若②？天下之

为父母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当皆法其学奚若[3]？天下之为学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学，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当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为君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故父母、学、君三者，莫可以为治法。

【注释】

①奚：何，什么。

②当：孙诒让曰："当与'尝'通，尝试也。" 奚若：怎么样、如何。

③学：指自己从学的师长。

【译文】

那么，应当用什么来作为治国的法则呢？试以效法自己的父母怎么样呢？天下作父母的很多，但仁爱的却很少，假若都以自己的父母为准则，此法则不仁呵。法不仁，不可以为法。试以效法自己的师长怎么样呢？天下作师长的很多，但仁爱的却很少，假若都以他们为准则，此准则不仁呵。准则不仁，不可以为准则。试以效法自己的国君又怎么样呢？天下作国君的很多，可是仁爱的却很少，假若都以他们为准则，此准则不仁呵。准则不仁，不可以为准则。所以，父母、师长、国君这三者，都不能作为治国的准则。

【原文】

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1]。天之行广而无私[2]，其施厚而不德[3]，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既以天为法，动作有为必度于天[4]，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不欲则止。然而天何欲何恶者也[5]？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

欲人之相恶相贼也[6]。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以其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7]。奚以知天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今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8]。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9]。此以莫不犓羊[10]、豢犬猪[11]，絜为酒醴粢盛[12]，以敬事天，此不为兼而有之、兼而食之邪？天苟兼而有食之[13]，夫奚说以不欲人之相爱相利也！故曰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曰杀不辜者，得不祥焉。夫奚说人为其相杀而天与祸乎？是以知天欲人相爱相利，而不欲人相恶相贼也。

【注释】

①法天：以天为道德准则。

②行：德行、道义。

③施厚：施给人们的恩泽深厚。　不德：不自以为有功德。

④有为：作为、行事。　度(duó 夺)：揣度。

⑤何欲：希望什么。　何恶：厌恶什么。

⑥相贼：互相残害。

⑦兼：全部。

⑧邑：国。

⑨臣：民。古代官和百姓都称臣。

⑩此以：因此。　犓(chú 锄)：同“刍”，用草料喂养。

⑪豢(huàn 换)：用谷物喂养牲口。

⑫絜：洁。　醴：甜酒。　粢(zī 资)：黍稷，供祭祀用的谷物。　盛：放在祭器内。

⑬兼而有食之：此句相当于“兼而有之、兼而食之”。

【译文】

那么用什么来作为治国的法则呢？所以说：不如以天为准则。天的德行广博而无私，他施给人们恩惠浓厚但从不以为自己有功德，他的光明经久而不衰，所以圣王都以他为法则。既然以天为法则，那无论什么动作行为都必须揣度天意。天所希望的就去干，天不希望的就停止不干。然而天意希望什么厌恶什么呢？天意希望人们相爱相利，而不希望人们相厌恶相残害呵。何从知道天意希望人们相爱相利，而不希望人们相厌恶相残害呢？因为天对于所有的人全都爱、全都利。何以知道天对于所有的人全都爱利呢？因为人们都为天所有，天对于所有的人都供给吃的。现在天下无论大国小国，都是天的国家。人无论长幼贵贱，都是天的臣民。因此，天下人莫不养牛马，喂狗猪，洁净地备好酒食祭品，以诚意敬祭天。这岂不是人类都为天所有而天又都喂养了所有的人吗？天既然这样，怎么能说天不要人们相爱相利呢？所以说："爱人利人的，天一定会赐福于他；厌恶人残害人的，天一定会降祸于他。"并且说："杀害无辜的人，一定会有灾祸。"何以说人们若互相残害，天就要降祸于他们呢？就凭上述这些，天是希望人们相爱相利，而不希望人们相厌恶相残害。

【原文】

昔之圣王禹汤文武，兼爱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①，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为天子，天下诸侯皆宾事之②。暴王桀纣幽厉，兼恶天下百姓，率以诟天侮鬼③，其贼人多，故天祸之，使遂失其国家④，身死为僇于天下⑤，后世子孙毁之⑥，至今不息。故为不善以得祸者，桀、纣、幽、厉是也，爱人利人以得福者，禹、汤、文、武是也。爱人利人以得福者有矣，恶人贼人以得祸者亦有矣。

【注释】

①率:率领。　事:侍奉。

②宾:《广雅·释诂》云:"宾,敬也。"

③诟:骂。

④遂:孙诒让云:"遂与队通,《易震》'遂泥'。《释文》云"'遂',《荀本》作'队',俗作'坠',义同。"

⑤为:被。

⑥毁:责骂。

【译文】

过去的圣王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他们兼爱天下的百姓,率领百姓们尊敬上天、祭祀鬼神,他们给予人们的利益多,所以上天赐福给他们,使之立为天子,天下的诸侯都敬奉他们。暴君夏桀、商纣、周幽王、周厉王,他们兼恶天下的百姓,率领百姓们咒骂上天、侮辱鬼神,他们残害的人很多,所以天降祸给他们,使他们丧失了国家,身遭杀戮,被后世子孙毁骂,直到现在不止,所以作坏事得祸的,正是桀、纣、幽、厉等,而爱人利人得福的,正是禹、汤、文、武等。所以爱人利人得福的是有的,仇视残害人而得祸的也是有的。

七患第五

【题解】

七患篇列举了造成国家危亡的七种祸患：不重城守而大修宫室，不睦友邻而敌至无援，滥用民力而国库空虚，为官保禄而不敢规谏，君王专断而不恤下情，任信不贤而疏远忠良，赏罚不明而人财匮乏。文章进而论述了国家防患的根本方法是：增加生产和节省财用。指出要在粮食、武器、城守和思想上都要作好充足的准备。尤其是粮食的储备是最根本的，它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和人民的生死存亡。最后，墨子指出：统治者荒淫无度，大量地搜刮耗费民财，过着奢糜的生活，是造成国家危亡的主要祸患。

【原文】

子墨子曰："国有七患①。七患者何？城郭沟池不可守，而治宫室，一患也；边国至境四邻莫救②，二患也；先尽民力无用之功，赏赐无能之人，民力尽于无用，财宝虚于待客，三患也；仕者持禄，游者爱佼③，君修法讨臣，臣慑而不敢拂④，四患也；君自以为圣智而不问事，自以为安强而无守备⑤，四邻谋之不知戒⑥，五患也；所信者不忠，所忠者不信，六患也；畜种菽粟不足以食之⑦，大臣不足以事之⑧，赏赐不能喜，诛罚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国⑨，必无社稷⑩；以七患守城，敌至国倾。七患之所当⑪，国必有殃。

【注释】

①患：祸患。

②边国：洪颐煊曰："边当是'适'字之讹，古'敌'字多作'适'。"边国"应是"敌国"。

③仕者持禄，游者爱佼：持：孙诒让云："旧本'持'讹'待'。《吕氏春秋·慎大篇》注：'持犹守也'。" 爱佼：孙诒让云："旧本'爱佼'讹'忧反'。"王念孙云："'忧反'当为'爱交'。" 这两句意：仕者守其禄，游者爱其交，皆为己不为国家也。

④拂：孙诒让云："'拂'，《群书治要》作'咈'。'咈'正字，'拂'假字。《说文·口部》云：'咈，违也'。"

⑤安强：安定、强大。

⑥戒：警戒。

⑦畜：同"蓄"。 菽粟：泛指粮食。

⑧事：任用、使唤。

⑨居国：吴毓江校改"居国"为"君国"。君国即治国。

⑩无：孙诒让云："'无'，疑当为'亡'。" 社稷：国家。

⑪当：在。

【译文】

墨子说："国家有七种祸患。这七种祸患是什么呢？都邑的城郭和护城河都不能守卫，却去大修宫室，这是第一种祸患；敌军压境而四周邻国却没有谁来援助，这是第二种祸患；滥用民力，赏赐无能的人，结果在无用的事情上使民力耗尽，在招待宾客上使财力空虚，这是第三种祸患；作官的只顾守禄，游说的只爱结交，君王制订法律严惩下臣，臣畏君威而不敢进谏，这是第四种祸患；君主自以为圣明而不恤下情，自以为国家安定强大而无防备，邻国已在图谋进攻而不知警戒，这是第五种祸患；君王信用的人不贤不忠，而真正忠心耿耿为国的人却得不到信用，这是第六种祸患；国家蓄积的粮食不够食用，大臣不能供君王使唤，赏赐不能使人高兴，惩罚不能使人畏惧，这是第七种祸患。治国有了这七种祸患，必然会导致亡国；用这来守城，敌军一到必定会城陷国灭。七患在哪个国家

存在，哪个国家就必定会遭受灾殃。

【原文】

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①，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②，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节也③。五谷尽收，则五味尽御于主④，不尽收则不尽御。一谷不收谓之馑⑤，二谷不收谓之旱⑥，三谷不收谓之凶，四谷不收谓之馈⑦，五谷不收谓之饥。岁馑，则仕者大夫以下皆损禄五分之一。旱，则损五分之二。凶，则损五分之三。馈，则损五分之四。饥，则尽无禄禀食而已矣⑧。故凶饥存乎国，人君彻鼎食五分之五⑨，大夫彻县⑩，士不入学⑪，君朝之衣不革制⑫，诸侯之客，四邻之使，雍食而不盛⑬，彻骖騑⑭，涂不芸⑮，马不食粟，婢妾不衣帛⑯，此告不足之至也。

【注释】

①五谷：指稻、黍、稷、麦、菽。　仰：仰仗、依赖。

②事：于省吾云："事通'使'。"即使唤。

③节：节制使用。

④御：进也。

⑤馑：歉收。

⑥旱：俞樾云："旱者不雨也，不得为二谷不收之名。疑'旱'乃'罕'字之误。"罕，稀少，也是歉收之意。

⑦馈：邵晋涵云："馈与匮通。郑注《月令》曰：'匮，乏也'。"

⑧尽无禄禀食：没有薪俸，只供饭吃。

⑨人君彻鼎食五分之五：孙诒让曰："《曲礼》郑注云：'彻，去也。'五分之五，义不通，疑当作五分之三。以《礼》经考之，盖羊一、豕二、伦肤三、鱼四、腊

五，五者各一鼎，彻其三者，去其牢肉，则唯食鱼腊，不特杀也。”

⑩彻县：“县”同“悬”。《庄子·山木篇》释文司马彪云：“八音备为悬而声高下。”县：即撤去乐器，不听音乐。

⑪学：学校。

⑫革制：革：改也。 革制，重新做。

⑬雍食：王念孙云：“‘雍食’当为‘雍’。”雍，指早餐。 飧，指晚餐。 不盛：不丰盛。

⑭骖騑（cān fēi 参非）：据曾侯乙墓出土战国简文证明，古时驾车有二马、三马、四马、六马等四种情况。最华贵的为六马驾车。中间夹辕两马（左、右）叫服马。服外两马（左、右）叫骖马，骖外两马（左、右）叫騑马。文中“彻骖騑”，意即只用两马驾车。

⑮涂不芸：涂：即途，道路。 芸：“耘”的省文，修理。

⑯衣（yì 意）：穿。

【译文】

五谷是老百姓赖以生存的东西，是君主靠之作为给养的东西。所以百姓没有五谷，君主也就没有给养；百姓没有吃的，君主也就不能使唤他们。因此粮食不可不加紧生产，田地不可不努力耕种，财用不可不节制使用。五谷丰登，君主可以吃到各种各样的美味佳肴；五谷歉收，君主就有很多东西吃不到了。一谷不收叫做馑，二谷不收叫做罕，三谷不收叫做凶，四谷不收叫做匮，五谷不收叫做饥。遇上岁馑，作官的从大夫以下都要减少俸禄五分之一。遇上岁罕，都要减少俸禄五分之二。遇上岁凶，都要减少俸禄五分之三，遇上岁匮，都要减少俸禄五分之四。遇上岁饥，那就都拿不到俸禄，只能供给饭吃了。所以国家遇到凶饥年岁，君主就要撤去五分之三的鼎食，大夫撤去悬挂的乐器，不能听音乐，读书人只有去务农，不能入学就读，君主临朝的衣服不能更换，诸侯宾客、邻国使者来访都摆不出丰盛的筵席，驾车只能用两匹马，道路不能修理，马不能喂粮食，婢妾不能穿丝绸衣服：这表明穷到极点了。

【原文】

今有负其子而汲者①，队其子于井中②，其母必从而道之③。今岁凶、民饥、道饿④，重其子此疚于队⑤，其可无察邪？故时年岁善，则民仁且良；时年岁凶，则民吝且恶。夫民何常此之有⑥？为者疾⑦，食者众，则岁无丰。故曰财不足则反之时⑧，食不足则反之用⑨。故先民以时生财。固本而用财⑪，则财足。故虽上世之圣王⑫，岂能使五谷常收，而旱水不至哉？然而无冻饿之民者何也？其力时急⑬，而自养俭也。故《夏书》曰：'禹七年水'，《殷书》曰：'汤五年旱'，此其离凶饿甚矣⑭，然而民不冻饿者何也？其生财密⑮，其用之节也。

【注释】

①负：背。　汲：从井中打水。

②队：毕沅云："此'坠'正字，"

③道：通"导"，牵引、拉。

④道饿：道旁有饿死者。

⑤重其子此疚于队：王引之云："'重其子此疚于队'，当作'此疚重于队其子'。言此病较之坠其子者为尤重也。"　此病，言"岁凶、民饥、道饿"的痛苦。

⑥民何常此之有："此"指上文讲的仁良和吝恶的品性。

⑦为者疾：俞樾云："'疾'当为'寡'。"　为者疾，指干事的人少。

⑧反之时：反省生产是否适时。

⑨反之用：反省使用是否节制。

⑩先民：古贤人。

⑪固本而用财：搞好农业基础，节俭开支。

⑫故虽：即使。

⑬力时急：力争按农时种植。

⑭离：通"罹"，遭受。

⑮密：言其多。

【译文】

现在有一个背小孩的母亲到井边去打水，把孩子掉进井里了，孩子的母亲一定会设法把孩子救出来。如今遇到岁凶，百姓饥饿，道旁有饿死的人，这种痛苦比孩子掉到井里更为严重，哪能不仔细考察呢？所以碰上时年好，百姓就仁义善良；碰上岁凶，百姓就吝啬凶恶。百姓的这些品性哪会固定不变呢？干活的人少，吃饭的人多，就没有好年岁。所以说财用不足，就要反省生产是否合农时，粮食不够，就要反省使用是否有节制。古代的贤人按农时生产财富，打牢根基而节约开支，财用就富足。即使是古代圣王，哪能使五谷年年丰收而不遇到水旱灾害呢？但他们却没有挨饿受冻的臣民，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们努力抓住农时，自己又很节俭。故《夏书》上说：'禹遇七年水灾'，《殷书》上说：'汤遇五年旱灾'，他们遭受的灾害厉害极了，但百姓没有受冻挨饿的，这是什么缘故呢？就是他们生产的财富多，而用财又十分节俭。

【原文】

故仓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①。库无备兵②，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城郭不备全，不可以自守。心无备虑③，不可以应卒④。是若庆忌无去之心⑤，不能轻出。夫桀无待汤之备⑥，故放⑦；纣无待武之备，故杀。桀、纣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皆灭亡于百里之君者何也⑧？有富贵而不为备也。故备者国之重也，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⑨，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国之具也⑩。故曰以其极赏⑪，以赐无功，虚其府库⑫，以备车马衣裘奇怪⑬，苦其役徒，以治宫室观乐⑭，死又厚为棺椁⑮，多为衣裘⑯，生时治台榭，死又修坟墓，故民苦于外，府库单于内⑰，上不厌其乐，下不堪其苦。

故国离寇敌则伤[18]，民见凶饥则亡[19]，此皆备不具之罪也。且夫食者，圣人之所宝也。故《周书》曰：'国无三年之食者，国非其国也；家无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之谓国备。"

【注释】

①待：等待、应付。

②兵：兵器。

③心无备虑：思想上没有戒备的考虑。

④卒(cù 促)：通"猝"，指突发事变。

⑤是若：这如同。 庆忌：吴王僚之子，有力捷疾。阖闾篡僚之位，庆忌奔卫。吴王阖闾欲杀庆忌，要离自请断其手、杀其妻子，投奔卫国的庆忌，骗取了庆忌的信任。要离同庆忌至吴，渡江中流，杀庆忌。 去："去"下疑有"要离"二字。

⑥待：王引之曰："御敌谓之待。"

⑦放：放逐。

⑧百里之君：指小国的诸侯。

⑨爪：爪牙。

⑩具：具备的东西。

⑪极赏：最高的奖赏。

⑫虚：掏空。

⑬奇怪：稀奇珍物。

⑭治：修造。 观乐：观赏游乐的场所。

⑮椁(guǒ 果)：外棺。

⑯裘：曹耀湘云："裘当作衾。"王焕镳言："衣衾：指死人的衣服和殓尸的包被。墨子把死人的衣服称'衣衾'，不作'衣裘'。衣裘为生人之服。"

⑰单：通"殚"，耗尽的意思。

⑱离：与"罹"同，遭受。 伤：失败。

⑲见：遭遇。

【译文】

所以仓库里没有贮备粮食，就不能抵御凶饥之灾。府库里没有贮备兵器，即使自己是正义的也不能征讨不义的。内外城修造不完备，就不能自卫。思想上没有充足的准备，就不能应付突发事变。这就像庆忌在思想上没有戒备要离之心，就不能轻出。夏桀没有防御商汤的准备，所以被放逐；殷纣没有防御周武王的准备，所以被杀戮；桀、纣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他们都被小国诸侯灭亡，这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富贵而不作任何防御的准备。所以准备工作是一个国家重要的工作。粮食是国家的宝贝，武器是国家的爪牙，城郭是用来守卫国家，这三者是国家必须具备的呵。所以说，以最高的奖赏去赏赐无功的人；掏空国库去购置车马衣裘和珍奇玩物；役使百姓劳苦不堪去修造宫室、观赏游乐的场所；死了之后，在棺木外还要做多重外棺，做很多衣衾；活着的时候，则大修亭台楼榭，死了又大建坟墓。百姓苦于常年在外服役，国库由于君王的挥霍而耗尽，君王还满足不了享乐，百姓却承受不了痛苦。所以国家遭受外敌侵扰即失败，百姓遇到凶饥则死亡，这都是该有防备而没有防备的罪过呵！并且粮食是圣人最珍爱的东西，所以《周书》上说：'国无三年的粮食，国家就不是这一国的人所有了；家无三年的粮食，儿子也就不是这个家庭所有了。'粮食的贮备是国家最根本的贮备"。

辞过[1]第六

【题解】

本篇重点论述俭节的重要意义。墨子用古今对比的方法，强调“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就必须在宫室、衣服、饮食、舟车、蓄私等五个方面注意俭节；说明“其用财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俭节则昌，淫佚则亡”的道理。墨子还鲜明地指出“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的不合理现象。他认为，正是因为当时的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骄奢淫逸的生活，“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这样才造成百姓“饥寒并至”的困境。

孙诒让云：“此篇与节用篇文意略同。《群书治要》引，并入七患篇。此疑后人妄分。非古本也。”张纯一则认为：“节用仅存上中二篇，缺下篇。此篇言宫室衣服饮食舟车蓄私与上中二篇同，疑节用下篇。”本书仍按孙诒让《墨子闲诂》排列于此。

【原文】

子墨子曰：“古之民未知为宫室时，就陵阜而居[2]，穴而处，下润湿伤民，故圣王作为宫室。为宫室之法，曰：‘室高足以辟润湿[3]，边足以圉风寒[4]，上足以待雪霜雨露[5]，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谨此则止[6]，凡费财劳力，不加利者[7]，不为也。役[8]，修其城郭，则民劳而不伤；以其常正[9]，收其租税，则民费而不病。民所苦者非此也，苦于厚作敛于百姓[10]。是故圣王作为宫室，便于生，不以为观乐

也；作为衣服带履，便于身，不以为辟怪也[11]。故节于身，诲于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财用可得而足。当今之主，其为宫室则与此异矣。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12]、青黄刻镂之饰[13]。为宫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14]。是以其财不足以待凶饥，振孤寡[15]，故国贫而民难治也。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也，当为宫室不可不节[16]。

【注释】

①辞过：毕沅云："辞受之字从受，经典假借用此。过，谓宫室衣服饮食舟车蓄私五者之过也。"

②就：靠近。　陵阜：山丘。

③室高：孙诒让曰："谓堂基之高。"　辟：通"避"。

④边：四周，此指墙壁。　圉：通"御"。

⑤上：屋顶。

⑥谨：通"仅"。

⑦不加利：不增加利益，没有大益处。

⑧役：毕沅云："当云'以其常役'，上脱三字。"

⑨正：苏时学云："正同征。"

⑩厚作敛：征收重税。

⑪辟：同"僻"。　辟怪：指奇装异服。

⑫曲直：曲折多姿。　望：指雄伟壮观的建筑物。

⑬青黄：指彩色。　刻镂：雕刻。

⑭法象：仿效、效法。

⑮振孤寡：振通"赈"，赈济孤寡。

⑯当：如。

【译文】

墨子说："上古的人不知道修造宫室的时候，靠近山丘、凭借洞

穴而居，地下潮湿，伤害人民，所以圣王开始修造宫室。修造宫室的原则是：‘地基的高度足以避潮湿，筑四壁可以防御风寒，盖屋顶足以抵御雪霜雨露，屋内的隔墙能够避男女之礼嫌。’仅此而已，凡是劳民伤财，得不到更大益处的事，是不做的。按照规定服劳役，修缮城郭，人民虽然辛劳但不受损伤；按照常例征收租税，人民虽然破费但不会困苦。人民感到困苦的并不是这些，而是苦于横征暴敛、役使不休。所以圣王修建宫室，是为了便于生活，不是用它来作为观赏享乐的；制作衣服、带子、鞋子等，是为了适合于身体，并不是要作奇装异服来显示怪异的。所以节用首先要从圣王自身做起，然后再教诲百姓，这样天下的百姓得以治理，财用也就会充足了，当今的君主，修造宫室就和这不同了。他们一定要向百姓横征暴敛，残酷地夺取百姓穿衣吃饭的钱，去修造曲折多姿、雄伟壮观的宫室台榭，以及五彩缤纷的雕刻饰物。君主修造宫室如此，所以左右臣子都效法他。这样，他们的财物就不能应付凶饥之灾，也不能赈济孤寡，所以国家贫困，百姓也难治理了。君主真的希望天下安定而憎恶天下混乱，那么修造宫室就不可不节制。

【原文】

古之民未知为衣服时，衣皮带茭[1]，冬则不轻而温，夏则不轻而清[2]。圣王以为不中人之情[3]，故作诲妇人治丝麻，梱布绢[4]，以为民衣。为衣服之法：‘冬则练帛之中[5]，足以为轻且暖[6]；夏则絺绤之中[7]，足以为轻且清。’谨此则止。故圣人之为衣服，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非荣耳目而观愚民也[8]。当是之时，坚车良马不知贵也，刻镂文采不知喜也。何则？其所道之然[9]。故民衣食之财，家足以待旱水凶饥者何也？得其所以自养之情[10]，而不感于外也。是以其民俭而易治，其君用财节而易赡也[11]。府库实满，足以待不

然[12]，兵革不顿[13]，士民不劳，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业可行于天下矣。当今之主，其为衣服，则与此异矣。冬则轻暖，夏则轻清，皆已具矣，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锦绣文采靡曼之衣[14]，铸金以为钩[15]，珠玉以为珮[16]，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镂，以为身服。此非云益暖之情也[17]，单财劳力[18]，毕归之于无用也。以此观之，其为衣服，非为身体，皆为观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难治，其君奢侈而难谏也。夫以奢侈之君御好淫僻之民，欲国无乱不可得也。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为衣服不可不节。

【注释】

①衣(yì 义)：穿。 皮：兽皮。 带：以……为带。 茭：草绳。

②凊(qìng 庆)：凉。

③不中(zhòng 众)人情：不符合人情。

④梱：孙诒让云："此'梱'或当为'捆'，亦'稛'之假字。"意为编织。

⑤中：中衣，古时内衣。

⑥暖：轻便暖和。

⑦絺(chī 痴)：细葛布。 绤(xì 隙)：粗葛布。

⑧荣：炫耀。 观愚民：让百姓观赏。

⑨道：通"导"。

⑩自养之情：自己养活自己的道理。

⑪赡(dàn 澹)：应作"詹"，足的意思。

⑫待：防备。 不然：非常事变。

⑬顿：坏。

⑭靡曼：轻丽华美。

⑮钩：衣带钩。

⑯珮：同"佩"，指佩戴的饰物。

⑰益：更加。 之情：王闿运认为："之情"二字为"凊"字之误。 句意：这

就不能说是为了更加暖和或凉爽。

⑱单：通“殚”，耗尽。

【译文】

上古的人不知道制作衣服的时候，披兽皮，以草绳为衣带。冬天穿的衣服既不轻便又不暖和，夏天穿的衣服既不轻快又不凉爽。圣王认为这不符合人情，所以开始教侮妇女们作丝麻、织布绢，用来制作百姓的衣服。制作衣服的原则是：‘冬天穿素丝的内衣，只求其轻便暖和；夏天穿葛布作的内衣，只求其轻便凉爽。’仅此而已。所以圣人做衣服，只要求适合身体，使肌肤舒适就足够了，并不是为了炫耀使人耳目感到华美并观赏的。那时候，坚车良马没有人知道贵重，雕刻锦绣没有人知道喜爱。这是什么缘故呢？由于圣人诱导百姓如此呵！所以百姓衣食的资财，家家都足以应付旱涝凶饥的灾难，这又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百姓懂得自己养活自己的道理，而又不受外界的影响。所以百姓俭朴就易治理，君王节俭用财就容易富足了。官府的仓库满满的，就足以应付非常之变；兵器甲胄不坏，百姓不劳困，就足以征讨不服的国家，因此霸王之业就可行于天下了。现在的君主，制作衣服就跟这不同了。冬天穿的轻便暖和，夏天穿的轻便凉爽，这些都已具备了，但他们一定还要向百姓加重赋税，残暴地夺取百姓穿衣吃饭的钱，用来作有锦绣文采的豪华衣服，用金铸造衣服的带钩，用珠玉作佩饰。女工刺绣，男工雕刻，用来制作身上的穿戴。这就不能说是为了更加暖和或凉爽了，耗尽财力和人力，完全归于无用。由此看来，这种制作衣服，并不是为了身体，而全是为了外表好看。所以这种国家的百姓奸巧难以治理，其君主奢侈难以规劝呵。以奢侈的君主治理奸巧的百姓，想要国家不乱那是不可能的。君主真的希望天下安定而憎恶天下动乱，那么如果制作衣服就不可不节俭了。

【原文】

古之民未知为饮食时，素食而分处[①]，故圣人作诲，男

耕稼树艺[②]，以为民食。其为食也，足以增气充虚，强体适腹而已矣。故其用财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今则不然，厚作敛于百姓，以为美食刍豢[③]，蒸炙鱼鳖，大国累百器[④]，小国累十器，前方丈[⑤]，目不能遍视，手不能遍操，口不能遍味，冬则冻冰，夏则饰饐[⑥]。人君为饮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⑦]，虽欲无乱，不可得也。君实欲天下治而恶其乱，当为食饮不可不节。

【注释】

①素食：指食草木之实。 分处：分散住在各处。

②树艺：种植。

③刍豢：《孟子·告子上》："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朱熹注："草食曰刍，牛羊是也；谷食曰豢，犬豕是也。"这里泛指家畜。

④累：摆。 器：器皿。

⑤前方丈：面前见方一丈。

⑥饰饐：洪颐煊云："'饰饐'当作'餲饐'（ài yì 爱意）。"食物腐臭变味。

⑦馁：毕沅云："当为餧"。《说文》云："餧，饥也。"

【译文】

上古的人不知道制作饮食的时候，以野果草木为食、分散居住，所以圣人开始教侮男子耕稼种植，用来作为百姓的食物。圣人们做食品，只不过能够补气益虚，强身饱肚而已。所以他用财节俭，自奉也微薄，所以百姓富足，国家安定。现在的君主就不同了，他们大量地搜刮民财，用来办置美味佳肴，蒸烤鱼鳖。大国的君主用馔摆上百样菜，小国的诸侯摆上十样菜，面前一丈见方的地方，眼睛不能全看到，伸手不能全拈取，口舌不能全品尝，冬天就冻结成冰，夏天就腐臭变味。君主做饮食如此，所以臣下都仿效他，故富人奢侈浪费，孤寡穷人挨冻受饿。这样，即使希望安定，也是不可能的。

君主真的希望天下安定而憎恶天下混乱，那么，如果制作饮食就不可不节制。

【原文】

古之民未知为舟车时，重任不移，远道不至，故圣王作为舟车，以便民之事。其为舟车也，全固轻利[①]，可以任重致远，其为用财少，而为利多，是以民乐而利之。法令不急而行，民不劳而上足用，故民归之。当今之主，其为舟车与此异矣。全固轻利皆已具，必厚作敛于百姓，以饰舟车，饰车以文采，饰舟以刻镂。女子废其纺织而修文采，故民寒，男子离其耕稼而修刻镂，故民饥。人君为舟车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饥寒并至，故为奸邪。奸邪多则刑罚深，刑罚深则国乱。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为舟车不可不节。

【注释】

①全：毕沅云："'全'，《太平御览》引作'完'。"完备。　固：牢固。　轻：轻快。　利：便利。

【译文】

上古的人不知道造车船的时候，重物不能移动，远地不能到达，所以圣王开始制造车船，以方便百姓运行。他们造的车船，完备牢固轻巧便利，可以载重物运行到远处。他们花钱少而得利多，所以百姓喜欢并利用它。法令不催促就施行了，百姓不劳累而君主的财用也充足，所以百姓归附于他。现在的君主，他们制造车船就跟这不同了。完备牢固轻巧便利都已经具备了，但他们还要向百姓征

收重税，用来装饰车船：用五彩刺绣饰车子，用花纹雕刻装饰船只。妇女只得放弃自己的纺织去从事刺绣，因而百姓受冻；男子只好放弃他们的耕种去从事雕刻，因而百姓挨饿。君主造车船如此，所以左右侍臣都效法他，故百姓饥寒交迫，只好去为非作歹。为非作歹多则刑罚重；刑罚重，国家就混乱。君主真的希望天下安定而憎恶混乱，如果制造车船就不可不节制。

【原文】

凡回于天地之间①，包于四海之内，天壤之情②，阴阳之和③，莫不有也。虽至圣不能更也，何以知其然？圣人有传④，天地也，则曰上下；四时也⑤，则曰阴阳；人情也⑥，则曰男女；禽兽也，则曰牡牝雄雌也⑦。真天壤之情⑧，虽有先王不能更也。虽上世至圣，必蓄私不以伤行⑨，故民无怨，宫无拘女⑩，故天下无寡夫。内无拘女，外无寡夫，故天下之民众。当今之君，其蓄私也，大国拘女累千，小国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无妻，女多拘无夫。男女失时⑪，故民少。君实欲民之众而恶其寡，当蓄私不可不节。

【注释】

①回：轮回运转。

②天壤之情：自然所禀赋的天性。

③阴阳之和：自然界相互对立和相互消长的事物的调和。

④圣人有传：指圣人的书传。

⑤四时：春、夏、秋、冬四季。

⑥人情：这里指人的性别。

⑦牡牝(pìn 聘)：原来兽类的阳性称“牡”，阴性称“牝’鸟类的阳性称“雄”，阴性称“雌”。后来兽类也称雄、雌。

⑧真：确实。

⑨蓄私：蓄养妻妾。　行：品行。

⑩拘女：拘禁女子。

⑪失时：错过结婚生育的年龄。

【译文】

一切轮回运转于天地之间，包容于四海之内的事物，无不包括自然所禀赋的天性，以及阴阳的对立统一。即使是最大的圣人，也不能更改这自然的客观规律。怎么知道它是这样呢？圣人的书传中有记载：谈到天地，就称上下；说到四季，就称阴阳；谈到人的性别，就称男女；说到禽兽，就称牡牝、雌雄。确实事物无不具有自然所禀赋的天性。虽有先王，也不能更改。即使是上世最伟大的圣人，也一定要蓄养妻妾，但不伤害他的品行，所以百姓无怨。宫内没有被拘禁的女子，所以天下没有寡男。宫内没有被拘禁的女子，宫外没有寡男，所以天下的民众多。现在的君主，他蓄养的妻妾，大国君主拘禁的女子有上千，小国的诸侯拘禁的女子也有上百，因此天下的男子多为单身而无妻室，女子多被拘禁而无丈夫，男女错过婚育的时机，所以天下的民众减少。君主如果真的希望民众多，那么，蓄妻养妾就不能不节制。

【原文】

凡此五者①，圣人之所俭节也，小人之所淫佚也，俭节则昌，淫佚则亡，此五者不可不节。夫妇节而天地和②，风雨节而五谷孰③，衣服节而肌肤和。”

【注释】

①凡：发语词。　五者：指上述宫室、衣服、饮食、舟车、蓄私等五件事。

②节：调节。

③孰：同“熟”。

【译文】

以上论及的五件事，是圣人节俭的事，是小人骄奢淫逸的事。节俭就昌盛，淫逸就灭亡，这五件事不可不节制。夫妇关系调节好就能使天下和悦，风调雨顺就能使五谷丰登，衣服合宜适体就能使肌肤舒适。”

三辩第七

【题解】

三辩篇通过墨子反复回答程繁提出的问题，阐明圣王治理天下一定要将声乐控制在很小的范围，指出："乐非所以治天下"，并认为："其乐逾繁者，其治逾寡。"墨子此论虽失之偏颇，但看来是针对当时统治者极尽声乐享受而发的，因此，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孙诒让认为本篇所论，"盖《非乐》之余义"。即疑为《非乐》的残文。

【原文】

程繁问于子墨子曰①："夫子曰：'圣王不为乐。'昔诸侯倦于听治②，息于钟鼓之乐③；士大夫倦于听治，息于竽瑟之乐④；农夫春耕夏耘，秋敛冬藏，息于聆缶之乐⑤。今夫子曰：'圣王不为乐'，此譬之犹马驾而不税⑥，弓张而不弛，无乃非有血气者之所不能至邪⑦？"

【注释】

①程繁：与墨子同时的一位兼治儒、墨两家学说的学者。

②倦：疲倦。　听治：听政，处理政务。

③息：休息。　钟：用青铜制的打击乐器。

④竽瑟：古代管弦乐器。

⑤聆：通"铃"。　缶：瓦制的打击乐器。

⑥税：郭璞注云："税犹脱也。"指马从车上解脱出来。

⑦无乃：只怕。 非：俞樾云："'非'字衍文。"

【译文】

程繁问墨子说："先生曾说过：'圣人不作音乐。'过去诸侯们疲于处理政务时，就借钟鼓之类的音乐来休息；士大夫工作累了，就借竽瑟之类的音乐来休息；农夫们春耕夏种、秋收冬藏忙累了，就借铃缶之类的土乐来休息。现在先生说：'圣王不作音乐'，这就譬如使马永远驾车而不解脱出来，将弓箭永远拉开而不让松弛，这恐怕是有血气的人所不能做到的吧？"

【原文】

子墨子曰："昔者尧舜有茅茨者①，且以为礼，且以为乐②；汤放桀于大水③，环天下自立以为王④，事成功立，无大后患，因先王之乐⑤，又自作乐，命曰《濩》⑥，又修《九招》⑦；武王胜殷杀纣，环天下自立以为王，事成功立，无大后患，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象》⑧；周成王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驺虞》⑨。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汤；成汤之治天下也，不若尧舜。故其乐逾繁者⑩，其治逾寡。自此观之，乐非所以治天下也。"

【注释】

①茅茨：当依旧本作"第期"。刘昶说："第期，人名，为尧舜时作乐的人。

②且以为礼，且以为乐：马宗霍云："《广韵·三十五马》云：'且，语词。'《礼记·檀弓上》郑注云：'且者，未定之辞。'……《墨子》本文两'且'字，亦未定之辞，犹聊且姑且也。"此处意为：尧舜时就有第期作其乐，但那只是聊且用来作为礼、作为乐简用，不是用来治理天下的。

③大水：池名。

④环天下：张纯一云："环天下者，周围天下据为己有也。"即统一天下。

⑤因：因承。

⑥命：名。　濩：又作《濩》。汤命伊尹作《大濩》，传说中乐章的名称。

⑦修：修饰。　九招：又作《九韶》，传说舜的乐章名。

⑧象：周武王作的乐章名。

⑨驺虞：亦作《邹吾》，周成王所作的乐章名。

⑩逾：愈。

【译文】

墨子说："过去尧帝有第期帮助作乐，但那时只是聊且用来作为礼、作为乐而已。等到商汤放遂夏桀至大水之后，统一天下，自立为王，事成功立，国家没有大的后患了，就承袭先王传下的音乐，自己又新作音乐，取名为《濩》，又重修《九招》之乐；周武王灭殷纣之后，统一天下，自立为王，事成功立，国家没有大的后患了，于是又承袭先王传下的音乐，还自制新乐，取名叫《象》；周成王因袭先王的音乐，又自制新乐，取名叫《驺虞》。可是，周成王治天下不如周武王，武王治天下不如商汤，商汤治天下又不如尧舜。所以他们的音乐愈繁杂，他们治理天下愈差。这样看来，音乐是不能用于治理天下的。"

【原文】

程繁曰："子曰[①]：'圣王无乐'，此亦乐已[②]，若之何其谓圣王无乐也？"

子墨子曰："圣王之命也[③]，多寡之[④]。食之利也，以知饥而食之者智也，因为无智矣[⑤]。今圣有乐而少，此亦无也。"

【注释】

①子曰:疑为“夫子曰”,应与前同。

②此:指上文墨子说的尧、汤、武王、文王的音乐。

③命:令。

④多寡之:王焕镳云:“疑有脱误,据文意疑其原文当为:‘多者寡之’。”意为:繁多的东西要减损它。

⑤因为无智矣:王焕镳认为此句前疑脱句。他疑原文为:“不知饥而食者,固为无智矣。”以上两句是用来作喻的。墨子认为:已吃饱的人再吃,就是无智之人;那么,现在的音乐已够繁复的了,如果再增益,那无疑也是无智之人。

【译文】

程繁说:“先生说:‘圣王没有音乐’,但如您上述的尧、汤、文、武的音乐,也是圣王之乐呀,为什么说‘圣王无乐呢’?”

墨子说:“圣王的命令是太繁多的就要减损它。饮食是对人有益处的,但如果饿了知道去吃东西,就算是聪明的,如果吃饱了还要再吃,那就是愚蠢了。现在圣王虽然有乐,但务少而用当,这就如同无乐一样了。”

卷

二

尚贤[1]上第八

【题解】

尚贤篇是墨学纲领之一。文中明确提出崇尚贤人是“政之本也”。墨子指出：只有尚贤，才能国富民多，政治清明。文章开头就以当时的王公大人为例，他们不崇尚贤才，让那些少德寡才的人充斥官场，故而“不得富而得贫，不得众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乱”。所以得出贤者是“国家之珍而社稷之佐”的结论。墨子进而主张将那些“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的贤者，不管他们与王公大人的关系如何，不管他们的出身地位高低贵贱，都应选拔上来，并委以重任，“富之、贵之、敬之、誉之”。同时，还应把那些无才无德的庸人统统赶下去。这就是墨子说的“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墨子在本文中还论述了选拔贤才的方法及标准，还以古圣人为例，说明贤者是国家之宝。

《尚贤》分上、中、下三篇，内容大体一致，但文字有繁简，很可能是墨子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所作的游说演讲，或给弟子讲学时，学生所作的不同的记录底本。

【原文】

子墨子言曰：“今者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2]，皆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3]，然而不得富而得贫，不得众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乱，则是本失其所欲[4]，得其所恶，是其故何也？”

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不能以

尚贤事能为政也[5]。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6]，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7]。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8]。”

【注释】

①尚贤：崇尚贤良，重视人才。

②王公大人：指国君及其最高级官员。

③刑政：刑事、政务。

④本：完全、根本。

⑤事能：任用能者。

⑥厚：兴盛、雄厚。

⑦薄：衰微、薄弱。

⑧将：当。 众：作动词，聚也。

【译文】

墨子说：“现在掌握国家政权的王公大人，都希望自己的国家富，人民多，刑事政务清明；但事实上他们得到的不是国富而是贫穷，不是人民多而是人民减少，不是刑政得治而是政局混乱，这是从根本上失去他们所希望的，得到了他们所憎恶的，这是什么缘故呢？”

墨子接着说：“这是由于掌握国家政权的王公大人不能崇尚贤才、任用能人来治理国家。一个国家拥有贤良的士人众多，那治理国家的力量就雄厚；贤良的士人少，那治理国家的力量就薄弱。所以王公大人的重要任务，就在于聚集贤良之士了。”

【原文】

曰：“然则众贤之术将奈何哉[1]？”

子墨子言曰：“譬若欲众其国之善射御之士者[2]，必将

富之[3]，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善射御之士，将可得而众也。况又有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4]，博乎道术者乎[5]，此固国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6]，亦必且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良士，亦将可得而众也。

【注释】

①众贤之术：使贤士众多的办法。

②射御之士：射箭驾车的人。

③富之：使他们富。

④辩乎言谈：善辞令，能说服人。

⑤博：通晓。　道术：道理。

⑥佐：辅佐。

【译文】

有人问："那么怎样才能使贤士增多呢？"

墨子说："譬如想要使国内善于射箭、驾车的人增多，就必须使这些人富裕起来，提高他们的地位，尊敬他们，表扬他们，然后国内善于射箭和驾车人才可能增多。何况是些品德高尚、能言善辩、学识广博的贤良之士呢？这些人本来就是国家的珍宝、朝廷的栋梁，也必须使他们富有、提高地位、敬重他们、赞誉他们，然后国内的贤良之士也才可能增多。

【原文】

是故古者圣王之为政也，言曰：'不义不富[1]，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是以国之富贵人闻之，皆退而谋[2]曰：'始我所恃者[3]，富贵也，今上举义不辟贫贱[4]，然则我不可不为义[5]。'亲者闻之，亦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亲

也，今上举义不辟疏，然则我不可不为义。’近者闻之，亦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举义不避远，然则我不可不为义。’远者闻之，亦退而谋曰：‘我始以远为无恃，今上举义不辟远，然则我不可不为义。’逮至远鄙郊外之臣⑥，门庭庶子⑦，国中之众⑧、四鄙之萌人闻之⑨，皆竞为义。是其故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⑩，下之所以事上者，一术也⑪。譬之富者有高墙深宫，墙立既，谨上为凿一门⑫，有盗人入，阖其自入而求之⑬，盗其无自出。是其故何也？则上得要也⑭。

【注释】

①不义：指不义的人。　不富：相当于“不富之”，即“不使之富”。下三句同。

②退：转身回来。　谋：考虑。

③恃：依赖。

④举义：选拔义士。　辟：通“避”。

⑤为义：行义。

⑥逮至：直到。

⑦门庭庶子：孙诒让云：“《说文·广部》云：‘庭，宫中也。’《周礼·宫伯》：‘掌王宫之士庶子凡在版者。’郑众注云：‘庶子，宿卫之官。’郑康成云：‘王宫之士，谓王宫中诸吏之適子也。庶子，其支庶也。’案：士庶子，即公族及卿大夫之子宿卫宫中者也。《新序·襍事》二云：‘楚庄王中庶子曰：臣尚衣冠御郎十三年矣。’盖凡宿卫住署，皆在路寝内外朝门庭之间，故此书谓之门庭庶子。”

⑧国中：此指城郭中。

⑨四鄙：四方边远之地。　萌：毕沅云：“萌，氓字之假音。”《说文·民部》云：“氓，民也，读若盲。”

⑩物：事。指“尚贤”一事。

⑪术：尹桐阳云：“术，途也。”即途径。此指“为义”这一途径。

⑫既：完。 谨：通“仅”。

⑬阖(hé 核)：关闭。

⑭要：关键、要领。

【译文】

因此古代圣王执政时，常说：‘不义的人不要给他厚禄，不义的人不要给他高官，不义的人不要跟他亲密，不义的人不要跟他接近。’所以国内富贵的人听了，都退身思量道：‘当初我依恃的是富贵，现在君王选拔人才不避贫贱，那么，我今后不可不行义了。’与君主有亲戚关系的人听了，也退身思量道：‘当初我依恃的是亲戚关系，现在君主选拔人才不避亲疏，那么，我日后就不可不行义了。’君主身边的人听了，也退身思量道：‘当初我依恃的近靠君主左右，现在君主选拔人才不避远近，那么，日后我不可不行义了。’远离君主的人听了，也私下考虑道：‘原先我以为同君主离得太远，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现在君主选拔人才不避远近，那么，我就不可不行义了。’直至遥远僻地的臣子，宫中的侍卫、城中的百姓，边远的人民听到这话，都会争着行义。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由于国君使用臣下只有一个尚贤的标准，臣下事奉君主只有为义一个途径。这就好比富贵人家有高墙深院，墙已经立好了，仅仅在墙上开一个门。倘若小偷进来，只要关上这道门来搜寻，小偷就跑不出去。这是什么缘故呢？就是由于把住了关键。

【原文】

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①，虽在农与工肆之人②，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③，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④，曰：‘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⑤，欲其事之成⑥。故当是时，以德就列⑦，以官服事⑧，以劳殿赏⑨，量

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10],辟私怨⑪,此若言之谓也⑫。故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13],授之政,天下平;禹举益于阴方之中[14],授之政,九州成[15];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16],授之政,其谋得[17];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罝罔之中[18],授之政,西土服[19]。故当是时,虽在于厚禄尊位之臣,莫不敬惧而施[20],虽在农与工肆之人,莫不竞劝而尚意[21]。故士者所以为辅相承嗣也[22]。故得士则谋不困[23],体不劳,名立而功成,美章而恶不生[24],则由得士也。"

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贤士不可不举[25],不得意贤士不可不举,尚欲祖述尧舜禹汤之道[26],将不可以不尚贤。夫尚贤者,政之本也。"

【注释】

①列德:任德,即给有德的人安排职位。

②工肆:百工之人与商人。

③予:给予。

④断:《礼记·乐记》,郑注云:"断,决也。"谓其令必行,此指给予决断的权限。

⑤非为贤赐:不是因为贤能而赏赐。

⑥事:指治国之事。

⑦就列:就位,指就任一定的职位。

⑧服事:给予任事的权限。

⑨殿:俞樾注:"殿者,定也。殿与定一声之转。"

⑩公义:大家认为有"义"的人。

⑪辟:避开、消除。

⑫此若:王念孙云:"若,亦此也。古人自有复语。"

⑬服泽：地名，未详其处。　阳：北面。

⑭益：伯益，人名。见《所染》第二段注③。　阴方：未详其处。

⑮九州成：指天下统一。

⑯伊尹：人名。见《所染》第二段注④。

⑰谋：指汤灭夏的计谋。

⑱闳夭、泰颠：周文王的两位大臣。　罝（jū 居）：王焕镳云："捕兽的网。"

⑲西土：指陕西岐山一带。　服：服从。

⑳施：行。这里指因"敬惧"而兢兢业业地工作。

㉑竞劝：争相劝勉。　尚意：崇尚道德。孙云：意，疑"德"字之误。

㉒辅相：辅佐君主的大臣。　承嗣：继承人。

㉓困：困难。

㉔美章：章，通"彰"。美好的得到表彰。

㉕得意：得志，即治理天下顺当。

㉖尚：五引之云："尚与倘同"，倘若。　祖述：继承、遵循。

【译文】

所以古代圣王执政，总是任德尚贤。即使是百工商贾之人，只要有才能的就选拔，给他很高的爵位，给他很厚的俸禄，委以重任，授予决断的实权。就是说：'爵位不高，人民就不会尊敬，俸禄不厚，人民就不会信任，政令不能决断，人民就不会畏惧。'拿这三者授予贤人，并不是为了赏赐贤人，而是想让他们把国家的事办好。所以在这个时候，要以品德安排职位，要以官职大小授予任事的权力，要按劳绩定其奖赏，要量功勋而分俸禄。所以官吏没有永远富贵的，贫民百姓也不是终身卑贱的。有才能的就选拔他，没有才能的就撤掉他。选拔大家公认有'义'的人，消除私怨成见，就是说的这个道理。所以古时唐尧在服泽之北选用了舜，把政事交给他，天下就太平了；夏禹在阴方选用了伯益，把政事交给他，九州就安定了；商汤从厨师中选拔了伊尹，把政事委托给他，汤灭夏的计划就实现了；周文王从山野的猎户渔人中选拔了闳夭、泰颠，把政事委托给他们，西边的小国就降服了。所以在这时，即使是享有高官厚禄的臣子，没有哪个不敬畏而兢兢业业工作；即使是务农或从事工商的

人，没有哪一个不争相劝勉使其志趣高尚。所以贤士是用来作辅佐君王的大臣或作继承人的。因此只要得到贤士，计谋就不会困乏，身体就不必劳苦，成名立业，美好的更加彰著，罪恶的不致产生，这就是因为得到贤士的缘故。”

所以墨子说：“君主得志的时候，不可不举用贤士；不得志时，更不可不举用贤士。倘若要遵循尧、舜、禹、汤的政道，那就不可不崇尚贤才。崇尚贤才，是治国的根本。”

尚贤中第九

【原文】

子墨子言曰："今王公大人之君人民[①]，主社稷[②]，治国家，欲修保而勿失[③]，故不察尚贤为政之本也[④]。何以知尚贤之为政本也？曰自贵且智者[⑤]，为政乎愚且贱者[⑥]，则治；自愚贱者，为政乎贵且智者，则乱。是以知尚贤之为政本也。故古者圣王甚尊尚贤而任使能[⑦]，不党父兄[⑧]，不偏贵富[⑨]，不嬖颜色[⑩]，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⑪]，是以民皆劝其赏[⑫]，畏其罚[⑬]，相率而为贤。者以贤者众[⑭]，而不肖者寡，此谓进贤[⑮]。然后圣人听其言，迹其行[⑯]，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谓事能[⑰]。故可使治国者，使治国；可使长官者[⑱]，使长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凡所使治国家，官府，邑里，此皆国之贤者也。

【注释】

①君：统治。

②主：主宰。

③修：长久。　保：保持。

④故：毕沅云："'故'，本作'胡'。"　胡：怎么。　不察：看不见。　也：王闿运云："也同耶。"

⑤自：由。

⑥乎：于。

⑦尊尚：尊重崇尚。

⑧党：尹桐阳云：“相助匿非曰党。”即包庇。

⑨偏：偏私、袒护。

⑩嬖(bì 壁)：宠爱。

⑪徒役：被人役使的下人。

⑫劝：勉励。

⑬畏其罚：害怕得到惩罚。

⑭者：俞樾曰：“‘者’字乃‘是’字之误。”此句应为：是以贤者众，而不肖者寡。

⑮进贤：孙诒让云：“‘进贤’，依上文当作‘尚贤。’”

⑯迹：张纯一云：“迹，循实而考之也。”即考察。

⑰事能：孙诒让云：“‘事’与‘使’同，详上篇，上文作‘使能’。”

⑱长(zhǎng 掌)：主持、掌管。下同。

【译文】

墨子说：“现在的王公大人统治人民，主宰朝政，治理国家，想要长久保持而不失，怎么看不到尚贤是为政的根本呢！如何知道尚贤是为政的根本呢？常言道：由高贵而聪明的人去统治愚蠢卑贱的人，则国家能治理好；如果由愚贱的人来统治高贵聪明的人，国家就要混乱。所以知道尚贤是为政的根本。因此古代圣王很尊尚贤才和使用有能力的人，不包庇父兄，不偏袒贵富，不宠爱美色。凡是贤者，就选拔提举他们，使之富贵，给他作官长；凡是没有才能的就抑制、甚至撤掉他，使之贫贱，让他们去当徒役。这样，百姓都鼓励奖赏，害怕受罚，都争着作贤人。所以贤人越来越多，而不肖的人越来越少，这就叫做尚贤。然后圣人听他的言语，考察他的行为，观察他的能力，进而慎重地安排他官职，这就叫做使能。所以，可以使他治国的，就叫他治国；可以使他主持官府的，就叫他主持官府；可以使他治理县邑的，就叫他治理县邑。凡是治理国家、主持官府、管理县邑的，这些都是国家的贤人。

【原文】

贤者之治国也，蚤朝晏退[①]，听狱治政[②]，是以国家治而刑法正。贤者之长官也，夜寝夙兴[③]，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④]，以实官府[⑤]，是以官府实而财不散。贤者之治邑也，蚤出莫入[⑥]，耕稼、树艺[⑦]、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故国家治则刑法正，官府实则万民富。上有以絜为酒醴粢盛[⑧]，以祭祀天鬼；外有以为皮币[⑨]，与四邻诸侯交接；内有以食饥息劳[⑩]，将养其万民[⑪]。外有以怀天下之贤人。是故上者天鬼富之，外者诸侯与之[⑫]，内者万民亲之，贤人归之，以此谋事则得，举事则成，入守则固，出诛则强。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⑬]。

【注释】

①蚤：通“早”。　晏：晚。
②听狱：审理、判决案件。
③夙兴：早起。
④收敛：征收。　利：财利。
⑤实：充实。
⑥莫：通“暮”。
⑦树艺：种植。
⑧絜为酒醴粢盛：见《法仪》第三段注⑫。
⑨皮币：皮毛和布帛，古时作为贵重礼品。
⑩食饥息劳：使饥者食、使疲劳者休息。
⑪将养：保养。
⑫与：亲善、友好。
⑬此：指尚贤。

【译文】

贤人治理国家，早朝晚退，审理判决案件，处理政务，所以国家治而刑法正。贤人主持官府的工作，晚睡早起，征收关市、山林、泽梁的财利，用以充实官府，所以官府充实而财物集聚。贤人治理县邑，早出晚归，耕耘种植，收聚粮食，所以粮食多而百姓丰足。所以国家治则刑法正，官府充实则万民富足。上能洁治酒食去祭祀天帝鬼神；外能制造皮毛布帛，与四邻诸侯交易；内能使饥者食、劳者息，保养万民；外可以招徕天下的贤人。所以，在上的天、鬼降福于他；在外诸侯们和他友好；在内万民亲近他，贤人归附他。因此谋事则得，举事则成，内守则固，外征则强。因此过去三代圣王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之所以能一统天下，为诸侯之长，尚贤就是他们的法则。

【原文】

既曰若法[①]，未知所以行之术[②]，则事犹若未成，是以必为置三本[③]。何谓三本？曰爵位不高则民不敬也。蓄禄不厚则民不信也，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也。故古圣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夫岂为其臣赐哉，欲其事之成也。《诗》[④]曰：‘告女忧恤，诲女予爵，孰能执热，鲜不用濯[⑤]？’则此语古者国君诸侯之不可以不执善[⑥]，承嗣辅佐也[⑦]。譬之犹执热之有濯也，将休其手焉[⑧]。古者圣王唯毋得贤人而使之[⑨]，般爵以贵之[⑩]，裂地以封之[⑪]，终身不厌[⑫]。贤人唯毋得明君而事之，竭四肢之力以任君之事，终身不倦。若有美善则归之上，是以美善在上而所怨谤在下，宁乐在君，忧戚在臣。故古者圣王之为政若此。

【注释】

①既曰若法：王念孙云："'曰'者，'有'之坏字也。若法，此法也。言既有此法，而无术以行之，则事犹未成也。"

②行之术：实行的方法。

③置：设置。　三本：三项根本的措施。

④诗：即《诗经》。

⑤"告女忧恤"四句：今《诗经·桑柔》中云："告尔忧恤，诲尔序爵，谁能执热，逝不以濯。"墨子引文与今《诗经》稍异，其意同。

⑥执善：亲善。

⑦承嗣辅佐：指王位继承人和辅佐大臣们。

⑧将：应。　休：保养。

⑨唯毋：语助词，无义。

⑩般：毕沅云："般，读如颁赐之颁。"即赏赐。

⑪裂：割。

⑫厌：丢弃。

【译文】

既有这种法则，但不知推行它的方法，那么事情还等于没有成功。所以必须为尚贤使能设置三项基本措施。什么叫做三项根本措施？答道：爵位不高人民就不尊敬他，俸禄不厚人民就不相信他，政令不决断人民就不畏惧他。所以古圣人给他们很高的爵位，很重的俸禄，委以重任，授予决断的实权。难道这是专为给他们很高的赏赐吗？而是想要事业成功呵。《诗经》曰：'告诉你如何忧恤国家，教你如何安排官位，谁能手拿烫东西，而不用水去洗濯呢？"这话是说古代的君王不可以不亲善那些继承人和辅佐大臣们，这就如同拿过烫东西之后，必须拿水洗濯一样，应该保养好手呵。古代圣王得到贤人而任使他，赐给爵位使他显贵，分割土地封赏他，终身不丢弃。贤人得到明君而事奉他，则竭尽全力为国君服务，终身不感疲倦。如果有了美好的功德，一定归功于君主。所以国君享有美好的功德，臣子们承担怨恨和诽谤，安宁和欢乐在君，而忧戚在臣，古

时圣王执政就是这样的。

【原文】

今王公大人亦欲效人以尚贤使能为政，高予之爵，而禄不从也。夫高爵而无禄，民不信也。曰：'此非中实爱我也[1]，假藉[2]而用我也。'夫假藉之民，将岂能亲其上哉！故先王言曰：'贪于政者不能分人以事[3]，厚于货者不能分人以禄[4]'。事则不与，禄则不分，请问天下之贤人将何自至乎王公大人之侧哉？若苟贤者不至乎王公大人之侧，则此不肖者在左右也。不肖者在左右，则其所誉不当贤[5]，而所罚不当暴，王公大人尊此以为政乎国家[6]，则赏亦必不当贤，而罚亦必不当暴。若苟赏不当贤而罚不当暴，则是为贤者不劝而为暴者不沮矣[7]。是以入则不慈孝父母[8]，出则不长弟乡里[9]，居处无节[10]，出入无度[11]，男女无别[12]。使治官府则盗窃[13]，守城则倍畔[14]，君有难则不死[15]，出亡则不从[16]，使断狱则不中[17]，分财则不均，与谋事不得，举事不成，入守不固，出诛不强。故虽昔者三代暴王桀纣幽厉之所以失措其国家[18]，倾覆其社稷者，已此故也[19]。何则？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也[20]。

【注释】

①中实：诚心诚意。

②藉：同"借"。

③贪于政者：权利独揽的人。

④厚于货者：看重钱财的人。

⑤当(dàng 荡)：符合。

⑥尊：通"遵"。

⑦沮(jǔ 举)：尹桐阳云："沮同阻，止也。"

⑧慈：王引之云："《贾子·道术》篇云：'亲爱利子谓之慈，子爱利亲谓之孝，孝与慈不同，而同取爱利之义，故孝于父母亦可谓之孝慈。"即爱利孝顺。

⑨长弟(zhǎng tì 涨替)：王焕镳言："即'长悌'，敬重的意思。" 乡里：同乡的父老兄弟。

⑩无节：无度。即无法度、无规矩、无节制。

⑪无度：没有法度。

⑫无别：没有界限区别。

⑬盗窃：指贪脏枉法。

⑭倍畔：通"背叛"。

⑮难(nàn)：灾难。

⑯出亡：被迫在外逃亡。

⑰中(zhòng 众)：符合。

⑱失措：丧失。

⑲已：通"以"。

⑳物：孙诒让云："《周礼·大司徒》郑注云：'物犹事也'。" 小物：小事，指下文生活琐事。大物：大事，指尚贤使能治理国家。

【译文】

现在王公大人也想效法古人崇尚贤人、任使能人为政，给予他们很高的爵位，但是俸禄却不能随之增加。光是给高官而无厚禄，百姓不相信呵。他们说：'这不是真正的爱我呀，只是借用我罢了。'借用的人，又怎么能亲近上面呢！所以先王说：'独揽权利的人不能把事务分给别人，看重钱财的人不肯把俸禄分给别人。'事务不分给别人，钱财又不肯拿出，请问天下的贤人又怎么会到王公大人的身边来呢？如果贤人不到王公大人身边，那不肖的人就在左右了，不肖的人在左右，他们所称赞的就不会是真贤、所惩罚的就不会是真暴。如果奖赏的不是真贤、惩罚的不是真暴，那么做贤人的得不

到勉励而做恶人的也得不到阻止了。所以在家不知道孝敬父母，出外不知道和睦邻里，居处没有节制，出入没有规矩，男女没有界限。让他们治理官府就会贪赃枉法，让他们守城就会背叛投敌，君主有灾难不会誓死相救，君主出亡则不紧紧相从，让他们断案则不合理，分财则不均，跟他们谋事则不得，举事则不成，守城不固，出征不强。所以过去三代暴王桀、纣、幽、厉之所以丧失国家，倾覆社稷，就是这个缘故。为什么呢？都是由于只明了小事而不明了大事。

【原文】

今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也，必藉良工[②]；有一牛羊不能杀也，必藉良宰。故当若之二物者[②]，王公大人未知以尚贤使能为政也[③]。逮至其国家之乱，社稷之危，则不知使能以治之，亲戚则使之，无故富贵、面目佼好则使之[④]。夫无故富贵、面目佼好则使之，岂必智且有慧哉！若使之治国家，则此使不智慧者治国家也，国家之乱既可得而知已。且夫王公大人有所爱其色而使[⑤]，其心不察其知而与其爱[⑥]。是故不能治百人者，使处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使处乎万人之官。此其故何也？曰处若官者爵高而禄厚，故爱其色而使之焉。夫不能治千人者，使处乎万人之官，则此官什倍也[⑦]。夫治之法将日至者也[⑧]，日以治之，日不什修[⑨]，知以治之，知不什益[⑩]，而予官什倍，则此治一而弃其九矣。虽日夜相接以治若官，官犹若不治，此其故何也？则王公大人不明乎以尚贤使能为政也。故以尚贤使能为政而治者，夫若言之谓也[⑪]，以下贤为政而乱者[⑫]，若吾言之谓也[⑬]。

【注释】

①良工:有高明技术的裁缝。

②当若之:如像这。 二物:指借助良工作衣裳和依靠屠夫宰牛羊这两件事。

③未知:王念孙云:"'未知',当作'未尝不知',义见上下文。"

④面目佼好:样子长得漂亮。

⑤且夫:递进连词。 使:孙诒让云:"'使'下当有'之'字。"

⑥心:陶鸿庆认为:"心"为"必"字之误。 知:通"智"。

⑦官什倍:官位超过他的才能十倍了。

⑧治之法:治国之法。 日至:与日俱至。

⑨日不什修:一天的时间,不能长十倍。

⑪夫若言:张纯一云:"疑当作'若夫言'。夫,指事之辞;若,如也。言如前文所言之谓也。"

⑫下贤:不崇高贤人。

⑬若吾言:指我现在所说的。

【译文】

现在王公大人有一件衣裳不能制作,一定要借助技艺高超的裁缝;有一牛羊不能宰杀,一定要依靠好的屠夫。所以遇上这两件事,王公大人也未尝不知道尚贤使能的重要。但一等到国家丧乱,社稷颠危,就不知道使用能人来治理国家了。凡是亲戚就使用他,无缘无故富贵的、面目长得漂亮的就使用他们。那些无端富贵,面貌美丽的就使用,难道他们一定聪明有智吗!如果使他们治理国家,就是使不聪明的人治理国家,国家的混乱是可想而知的了。而王公大人因为爱那个人的漂亮就使用他,不考察他的智慧就给他以爱。因此,不能治理一百人的,却叫他去做一千人的长官;不能治理一千人的,硬叫他去做一万人的长官。这是什么原因呢?答道:处于这种官位的,爵位高并且俸禄多,因为喜爱他漂亮才使用他的呀。不能治理一千人的,却叫他去做一万人的长官,那这官位就超过他的才能十倍了。虽然他的治国的措施,是每天要去实施的,但

一天的时间是不能延长十倍的，而在智能方面，也不能给他增强十倍，却给他以十倍于才能的官职。这样，他只能治理十分之一，其他十分之九就只有弃而不治了。尽管他日以继夜地工作，仍旧是无法治理得好的。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王公大人不明白尚贤使能为政的缘故啊。所以用尚贤使能为政而国家得到治理的，就是我前面所讲的；不用尚贤使能为政而国家一片混乱的，就是我上面所讲的这样。

【原文】

今王公大人中实将欲治其国家，欲修保而勿失，胡不察尚贤为政之本也？且以尚贤为政之本者，亦岂独子墨子之言哉！此圣王之道，先王之书距年之言也①。传曰②：'求圣君哲人，以裨辅而身③'。《汤誓》曰④：'聿求元圣⑤，与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则此言圣之不失以尚贤使能为政也⑥。故古者圣王唯能审以尚贤使能为政⑦，无异物杂焉⑧，天下皆得其利。古者舜耕历山，陶河濒⑨，渔雷泽⑩，尧得之服泽之阳⑪，举以为天子，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伊挚⑫，有莘氏女之私臣⑬，亲为庖人⑭，汤得之，举以为己相，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傅说被褐带索⑮，庸筑乎傅岩⑯，武丁得之，举以为三公⑰，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此何故始贱卒而贵⑱，始贫卒而富？则王公大人明乎以尚贤使能为政。是以民无饥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劳而不得息，乱而不得治者。

【注释】

①距年：李渔叔云："应作巨年，是说老年人。"

②传：指古书。

③裨辅：辅佐。 而：通"尔"。

④《汤誓》：《尚书》篇目。但这里引的句子，今《汤誓》中无。

⑤聿(yù 域)：句首语助词。 元圣：大圣人。

⑥言：说明。

⑦审：审慎。

⑧异物：别的事。 杂：参杂。

⑨陶：动词，制作陶器。 河濒：黄河之滨。

⑩渔：动词，捕鱼。 雷泽：地名。

⑪之：指代舜。

⑫伊挚：即伊尹。

⑬有莘：古国名。汤娶有莘之女为妻。 私臣：陪嫁的家奴。

⑭亲为：亲自作。

⑮被：同"披"。 褐：粗布衣。 带索：以绳为衣带。

⑯庸：通"佣"。 傅岩：地名。

⑰三公：天子之相。《春秋公羊传》："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

⑱卒：终。

【译文】

现在的王公大人真正想治理自己的国家，希望长保江山而不丧失，为什么不去体察尚贤使能为政的根本呢？而且以尚贤使能作为政之根本的，岂只墨子一家是这样说呢？这是圣王的道理，是先王的书籍写的，是老年人传下的话呀！古书上说：'求圣君和哲人来辅佐你。'《汤誓》上也说：'寻求大圣人，和他同心协力，来治理天下。'这些都可以说明圣王是不放弃尚贤使能作为政之本的。古代圣王能审慎地以尚贤使能为政，没有别的事参杂其中，因此天下人都能得到利益。古时舜帝在历山下耕种，在黄河之滨制作陶器，在雷泽捕鱼，尧帝在服泽之北得到他，推举他为天子，让他接管天下的政事，治理天下的人民。伊尹本来只是有莘氏之女陪嫁的家奴，他亲自作过厨师，商汤得到他，推举他为国相，让他接管天下政事，治理天下人民。傅说穿粗布衣服，以绳索为带，在傅岩当佣人，以筑

城为生，武丁得到了他，任他为三公，接管天下的政事，治理天下的人民。他们为什么先贱后贵，先贫后富呢？那是因为王公大人知道以尚贤使能为政，所以人民没有饥不得食、寒不得衣、劳不得息的情况。

【原文】

故古圣王以审以尚贤使能为政[①]，而取法于天。虽天亦不辩贫富[②]、贵贱、远迩、亲疏、贤者举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废之。然则富贵为贤[③]，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所以得其赏何也？曰其为政乎天下也，兼而爱之，从而利之，又率天下之万民以尚尊天[④]、事鬼、爱利万民，是故天鬼赏之，立为天子，以为民父母，万民从而誉之曰‘圣王’，至今不已。则此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也。然则富贵为暴，以得其罚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是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其为政乎天下也，兼而憎之，从而贼之[⑤]，又率天下之民以诟天侮鬼[⑥]，贼傲万民[⑦]，是故天鬼罚之，使身死而为刑戮，子孙离散，室家丧灭，绝无后嗣，万民从而非之曰‘暴王’[⑧]，至今不已。则此富贵为暴，而以得其罚者也。然则亲而不善，以得其罚者谁也？曰若昔者伯鲧[⑨]，帝之元子[⑩]，废帝之德庸[⑪]，既乃刑之于羽之郊，乃热照无有及也[⑫]，帝亦不爱[⑬]。则此亲而不善以得其罚者也。然则天之所使能者谁也？曰若昔者禹、稷[⑭]、皋陶是也。何以知其然也？先王之书《吕刑》道之[⑮]曰：‘皇帝清问下民[⑯]，有辞有苗[⑰]。曰群后

之肆在下[18]，明明不常[19]，鳏寡不盖[20]，德威维威[21]，德明维明[22]。乃名三后[23]，恤功于民[24]，伯夷降典[25]，哲民维刑[26]。禹平水土，主名山川[27]。稷隆播种[28]，农殖嘉谷[29]。三后成功，维假于民[30]。'则此言三圣人者，谨其言，慎其行，精其思虑，索天下之隐事遗利，以上事天，则天乡其德[31]，下施之万民，万民被其利[32]，终身无已。故先王之言曰：'此道也[33]，大用之天下则不窕[34]，小用之则不困，修用之则万民被其利，终身无已。'《周颂》道之曰[35]：'圣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36]，其有昭于天下也。若地之固，若山之承[37]，不坼不崩[38]。若日之光，若月之明，与天地同常[39]。'则此言圣人之德，章明博大，埴固[40]，以修久也。故圣人之德盖总乎天地者也[41]。

【注释】

①以：第一个"以"字，陶鸿庆云："当作能。"即此句为：能审以尚贤使能为政。

②虽：王闿运云："虽同唯。" 辩：通"辨"。

③富贵为贤：指居富贵而行仁政的人。

④尚：疑衍。王树相云："尚字衍。""以尊天事鬼"与下文的"以诟天侮鬼"俪文。所以，张纯一在《墨子集解》中删去了"尚"字。

⑤贼：旧本作"贱"。王念孙云："'贱'当为'贼'字之误也。" 贼，残害。

⑥诟：辱骂。

⑦贼傲：旧本作"贱傲"，王念孙云："'贱'亦当为'贼'，'傲'当为'杀'。"古文二字形似而错。"贼杀"，即残杀。

⑧非：非议，斥责。

⑨伯鲧（gǔn 滚）：传说为我国古代原始时期部落首领，夏禹的父亲，奉尧命治水，因失败而被杀。

⑩帝之元子："帝"，张纯一认为是指舜。《汉书·律历志》云："颛顼五代而生鲧，又舜为颛顼六代孙。"由此观之，鲧应比舜长一辈。此指舜帝的嫡系长辈。

⑪德庸：功德。

⑫热照无有及：孙诒让案："此似言幽囚"，日月照不到的地方。

⑬帝亦不爱：指舜帝也不爱。

⑭稷：后稷，尧时农官，善耕种。

⑮吕刑：《尚书》篇名，周穆王时有关刑法的文告。　道之：言之。

⑯皇帝：指帝尧。孙诒让注："孔疏引郑康成说，亦以此皇帝为尧。"　清问：清通"询"，询问。

⑰有辞：谴责的言辞。　有苗：古代族名。

⑱群后：诸侯。　肆：孙诒让注："此'肆'即'逮'之假字。"逮，至、及。

⑲明明：孙诒让注："明明，谓明显有明德之人。"　不常：不按常规任用。

⑳鳏寡不盖：鳏夫、寡妇有贤德的也不被掩盖。

㉑德威维威：以德为威才是真正的威严。

㉒德明维明：以德为明才是真正的明察。

㉓名：命令。　三后：指伯夷、禹、稷。

㉔恤功：恤，忧虑。功，作事。

㉕伯夷：舜的臣子。　降典：制定法典。

㉖哲民：王引之云："折之言制也，'折'正字，'哲'借字。"哲民，即制服百姓。　刑：法则。

㉗主名山川：主管定山川的名称。

㉘隆：王念孙云："古者'降'与'隆'通。"降，传授的意思。

㉙农殖：孙星衍云："农者，《广雅释诂》云'勉也'；殖者，《文选·藉田赋》注引《苍颉篇》云'种也'。"　嘉谷：好的粮食。

㉚假：孙诒让注："此作'假'，盖与'嘏'(gǔ 古)通。嘏，大远也。"

㉛乡(xiǎng 响)：通"享"。

㉜被其利：得到圣人的好处。

㉝道：指"尚贤使能"之道。

㉞窕(tiǎo 眺)：缺损。

㉟周颂：王焕镳云："此为逸诗名。"

㊱普：广大。

㊲承：承接，连绵不断。

㊳坼(chè 彻):裂。

㊴圣人之德……与天地同常:俞樾云:“此文疑有错误,当云:‘圣人之德昭于天下,若天之高,若地之普,若山之承,不坼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与天地同常。”

㊵埴(zhí 植)固:坚韧牢固。

㊶总乎天地:总合了天地的美德。

【译文】

所以古代圣王能审慎地以尚贤使能为政,而取法于天。唯天不分贫富、贵贱、远近、亲疏,对贤能的人就推举、崇尚他,对无能的人则抑制、废弃他。那么,那些富贵而行仁政的人,得到了上天的赏赐的有谁呢?答道:像过去三代圣王尧、舜、汤、文、武等都是呵。他们之所以得到奖赏是什么原因呢?答道:他们治理天下,兼爱百姓,有利百姓,又率领天下的万民崇尚‘尊天事鬼、互爱互利’的德行。所以天地鬼神都奖赏他们,立他们为天子,做人民的父母,人民从而赞美他们为‘圣王’,流芳至今。这就是富贵为贤,得到奖赏的例子。那么,那些富贵而行暴政的人,受到上天惩罚的又是谁呢?答道:像过去三代暴王桀、纣、幽、厉等都是呵。怎么知道是这样呢?答道:他们统治天下,互相仇恨,互相残害,又率领天下的百姓咒骂侮辱天地鬼神,残杀万民。所以天地鬼神惩罚他们,使之身死名裂,遭受刑戮,子孙离散,家室毁灭,没有后代。万民因此咒骂他们为‘暴王’,遗臭万年。这就是富贵为暴而得到惩罚的例子。那么,尽管是近亲,而因行为不善而得到惩罚的又有谁呢?答道:像过去的伯鲧,尽管是舜帝的长辈,但因他败坏了舜的功德,不久就被放逐到羽山,那是日月都照不到的地方,帝舜也不再爱他。这就是亲而不善而得到惩罚的例子。那么,天所使用的贤人又是谁呢?答道:像过去的禹、稷、皋陶等就是呵。怎么知道是这样呢?先王的《尚书·吕刑》篇说道:‘尧帝询问下民,人民都诉说有苗族为害。帝尧说道:各位诸侯以及士民,只要是贤明的人,就要不拘一格任用他。即使是鳏夫、寡妇有贤德也不被掩盖。以德为威才是真正的威严,以德为

明才是真正的明察。于是命令伯夷、禹、稷替人民着想，为人民作事。伯夷制定法典，用刑法来制服百姓。夏禹治水，平定水土，为山川定名。后稷传授农技，努力种植粮食。这三位的成功，对人民的益处是大而深远的。’这就是说那三位圣人，谨言慎行，精细地思虑，索求天下未被发现的事物和被人遗忘的利益，以此上奉事天，则天即享用其德；下施于万民，万民则得其好处，且终身享受不尽。故先王说：‘这种尚贤使能之道，使用于大处不感到亏缺，使用于小处也不感到困塞，长久使用它则万民得到好处，终身受之不尽。’《周颂》上说‘圣人的德行昭明于天下，像天一样高，如地一样广大，似山一样连绵不断，不裂不崩，像太阳一样光明，像月光一样明亮，与天地一样长久。’这就是说圣人的德行彰明博大、牢固长久。所以圣人的德行总合了天地的美德。

【原文】

今王公大人欲王天下，正诸侯，夫无德义将何以哉？其说将必挟震威强[①]。今王公大人将焉取挟震威强哉[②]？倾者民之死也[③]。民生为甚欲，死为甚憎，所欲不得而所憎屡至，自古及今未有尝能有以此王天下、正诸侯者也。大人欲王天下，正诸侯，将欲使意得乎天下[④]，名成乎后世，故不察尚贤为政之本也[⑤]。此圣人之厚行也[⑥]。”

【注释】

①挟震威强：挟持自己的威势和强力。

②将焉取挟震威强哉：将从“挟震威强”中得到什么呢？

③倾：倾覆。　者：孙诒让云：“‘者’当为‘诸’之省。”诸：之于。

④意：意愿。

⑤故：通“胡”，为什么。

⑥厚行：高尚的德行。

【译文】

现在王公大人想称王天下，做诸侯的盟主，没有德义，将依靠什么呢？他们说一定要挟持自己的威势和强力。现在王公大人将从‘挟震威强’中得到什么呢？只有被老百姓的拼死一决倾覆。一般的人都希望活下去，对于死都十分憎恨，但往往是人们所希望的得不到而所憎恨的却不断到来。自古至今绝对没有像这样而能称王天下、做诸侯之长的了。今王公大人想称王天下、做诸侯的盟主，并打算将自己的意愿在天下实现，名垂后世，为什么不想想尚贤为政这个根本呢？这就是圣人的高尚德行呵！”

尚贤下第十

【原文】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王公大人皆欲其国家之富也，人民之众也，刑法之治也，然而不识以尚贤为政其国家百姓[①]，王公大人本失尚贤为政之本也[②]。若苟王公大人本失尚贤为政之本也，则不能毋举物示之乎[③]？今若有一诸侯于此，为政其国家也，曰：'凡我国能射御之士，我将赏贵之[④]，不能射御之士，我将罪贱之[⑤]。'问于若国之士，孰喜孰惧？我以为必能射御之士喜，不能射御之士惧。我赏因而诱之矣[⑥]，曰：'凡我国之忠信之士，我将赏贵之，不忠信之士，我将罪贱之。'问于若国之士，孰喜孰惧？我以为必忠信之士喜，不忠不信之士惧。今惟毋以尚贤为政其国家百姓[⑦]，使国为善者劝[⑧]，为暴者沮[⑨]，大以为政于天下[⑩]，使天下之为善者劝，为暴者沮。然昔吾所以贵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者，何故以哉？以其唯毋临众发政而治民，使天下之为善者可而劝也[⑪]，为暴者可而沮也。然则此尚贤者也，与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同矣。

【注释】

①其："其"上应有"于"字。王闿运校补。

②本失：王闿运本作“未知”，应是。

③毋：语助词，无义。

④赏贵之：即“赏之贵之”，意为：使之受赏，使之尊贵。

⑤罪贱之：即“罪之贱之”，意为：使之受罪，使之贫贱。

⑥赏：孙诒让说：“‘赏’当为‘尝’，尝试也。” 诱：曹耀湘说：进也。即进一步。

⑦惟毋：语助词，无义。

⑧国：张纯一说：“‘国’下‘之’字旧脱，据下文补。”这句应为：使国之为善者劝。 劝：劝勉、勉励。

⑨沮(jǔ 举)：阻止、制止。

⑩大：王焕镳说：“‘大’下疑脱‘之’字。大之：扩大来说的意思。”

⑪可而：王念孙云：“‘可而’犹‘可以’也。”

【译文】

墨子说：“天下的王公大人，都希望他的国家富足，人口众多，刑法清明。然而不知道对本国人民以尚贤来施政。王公大人本来就失去了尚贤为政这个根本呵。如果王公大人本来就失去了尚贤为政的根本，那么，我们不能举出事例来向他说明白吗？现在假定有一位诸侯在治理一个国家，他说道：‘凡是我国能射箭和驾车的人，我将使他受赏、使他尊贵；不能射箭和驾车的人，我将使他受罪、使他贫贱。’在这种情况下，试问这个国家的人们，谁高兴谁害怕呢？我认为一定是能射御的人们高兴，不能射御的人们害怕。我曾由前一个假说而进一步推导说：‘凡是我国忠信的人士，我将使他受赏、使他尊贵；不忠信的人士，我将使他受罪、使他贫贱。’试问这个国家的人士，谁高兴谁害怕？我认为一定是忠信的人士高兴，不忠信的人士害怕。现在以尚贤为政来治理自己国家和人民，使国内行善的人们受到勉励，干坏事的人们受到制止。扩大到治理天下而言，使天下行善的人受到勉励，使天下干坏事的人受到阻遏。由此我想到过去所以看重尧、舜、禹、汤、文、武的大道，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他们治理百姓是面对群众发布政令，使天下为善的人可以得到勉励，干坏事的人可以受到阻止。这样的尚贤，就和尧、

舜、禹、汤、文、武之道是一样的了。

【原文】

而今天下之士君子[①]，居处言语皆尚贤[②]，逮至其临众发政而治民，莫知尚贤而使能，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明于小而不明于大也。何以知其然乎？今王公大人，有一牛羊之财不能杀[③]，必索良宰[④]；有一衣裳之财不能制，必索良工。当王公大人之于此也，虽有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实知其不能也，不使之也，是何故？恐其败财也。当王公大人之于此也，则不失尚贤而使能。王公大人有一罢马不能治[⑤]，必索良医；有一危弓不能张[⑥]，必索良工。当王公大人之于此也，虽有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实知其不能也，必不使。是何故？恐其败财也。当王公大人之于此也，则不失尚贤而使能。逮至其国家则不然，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则举之，则王公大人之亲其国家也，不若亲其一危弓、罢马、衣裳、牛羊之财与。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皆明于小，而不明于大也。此譬犹喑者而使为行人[⑦]，聋者而使为乐师。

【注释】

①士君子：士大夫君子。

②居处言语：平时居处言谈。

③财：毕沅云："同'材'。"

④索：求。

⑤罢(pí 皮)马："罢"同"疲"，疲弱的马。

⑥危弓：李渔叔说："一种难开的弓。"

⑦喑（yīn 音）者：哑巴。 行人：古代称派往外国的使者叫行人。

【译文】

现在天下的士大夫君子们，平时居处言谈都知道尚贤，但一到当着大众施政治民的时候，就不知道尚贤使能了，我因此看出天下的士大夫君子们，只明白小的道理而不懂得大的道理！何以知道他们是这样的呢？现在王公大人，有一只牛或羊不会宰杀，他一定会去找好的屠夫；有一件衣服不会缝制，一定会去找好的裁缝。王公大人在这种时候，虽然有骨肉之亲、或是无缘无故就得到富贵的、或是面貌长得很漂亮的那些人，他知道这些人没有这种能力，就不会叫他们去干，这是为什么呢？是恐怕损失自己的财物呀！王公大人在这种时候，尚不失为一个尚贤使能的人。王公大人有一匹疲弱的马不能治，一定会去找好的医生；有一张难拉的弓不能开，一定会去找好的工匠。王公大人在这种时候，虽然有骨肉之亲、或是无缘无故而致富贵的、或是面貌长得漂亮的那些人，他知道这些人没有这种能力，就不用他们，这是为什么呢？也是恐怕损失自己的财产呀！王公大人在这种时候，尚不失为一个尚贤使能的人。但一等到治理国家就不是这样了，王公大人对于骨肉之亲、无缘无故致富贵以及长得漂亮的，都举用他们。像这样，王公大人爱他自己的国家，还比不上一张难拉的弓、一匹疲弱的马、一件衣服、一只牛羊呵！我因此得知天下的士大夫君子们，都只懂得小道理，而不明白大道理。这正如叫一个哑巴去充当外交官员，叫一个聋子去充当乐师一样。

【原文】

是故古之圣王之治天下也，其所富，其所贵，未必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也。是故昔者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濒，渔于雷泽，灰于常阳①。尧得之服泽

之阳，立为天子，使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昔伊尹为莘氏女师仆[②]，使为庖人，汤得而举之，立为三公，使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昔者傅说居北海之洲[③]，圜土之上[④]，衣褐带索，庸筑于傅岩之城，武丁得而举之，立为三公，使之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是故昔者尧之举舜也，汤之举伊尹也，武丁之举傅说也，岂以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哉？惟法其言[⑤]，用其谋，行其道，上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是故推而上之。

【注释】

①灰：俞樾云："'灰'疑'反'字之误，'反'者'贩'之假字，贩从反声，古文以声为主，故止作'反'也。" 常阳：地名，无考。

②师仆：俞樾云："'师'当为'私'，声之误。仆犹臣也。"私臣，即陪嫁的家奴。

③北海之洲：古地名。

④圜(yuán 圆)土：牢狱。 圜土之上，即牢狱之中。

⑤惟：发语词。 法：效法。

【译文】

所以古代圣王治理天下，他们所使之富有，所使之尊贵的，未必就是王公大人的骨肉之亲和无缘无故富贵及面目漂亮的那些人。过去舜帝在历山下耕种，在黄河之濒制作陶器，在雷泽捕鱼，在常阳贩卖货物。尧帝在服泽的北边得到了他，立为天子，让他接管天下的政事，治理天下的人民。过去伊尹是有莘氏之女的陪嫁家奴，让他作厨师，后来汤得到他而推举为三公，让他接管天下的政事，治理天下的人民。过去傅说住在北海之洲，被关在牢狱之中，穿着粗布衣服，以绳索为衣带，后在傅岩当佣人以筑城为生，武丁得到了他，推举为三公，让他接管天下的政事，治理天下的人民。由此

观之，过去尧推举舜帝，汤推举伊尹，武丁推举傅说，难道是因为他们是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漂亮吗？那只是要效法他们的言行，利用他们的智谋，实行他们的主张，上可以有利于天，中可以有利于鬼，下可以有利于民，所以推举他们上去。

【原文】

古者圣王既审尚贤欲以为政[①]，故书之竹帛[②]，琢之槃盂[③]，传以遗后世子孙。于先王之书《吕刑》之书然[④]，王曰[⑤]：'於[⑥]！来！有国有士[⑦]，告女讼刑[⑧]，在今而安百姓[⑨]，女何择言人[⑩]，何敬不刑[⑪]，何度不及[⑫]。'能择人而敬为刑，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何也？则以尚贤及之，于先王之书竖年之言然[⑬]，曰：'晞夫圣[⑭]、武[⑮]、知人[⑯]，以屏辅而身[⑰]。'此言先王之治天下也，必选择贤者以为其群属辅佐[⑱]。曰今也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贵而恶贫贱。曰然[⑲]。女何为而得富贵而辟贫贱[⑳]？莫若为贤[㉑]。为贤之道将奈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若饥则得食，寒则得衣，乱则得治，此安生生[㉒]。

【注释】

①审：审慎、慎重。

②书：写。　竹帛：竹简、丝绢。

③琢：雕。　槃(pán 盘)：古代盛水的盘。　盂：古代盛食的器皿。

④此句中，前一"书"字为名词，先王之书，指《尚书》。后一"书"字为动词，书写，记载。

⑤王：指先王。

⑥於(wū 巫):叹词。

⑦有国:有国家的诸侯国君。　有士:有封地的卿士。

⑧女:汝。　讼:通“公”。公刑,即公正的刑法。

⑨而:尔。即“你”。

⑩女何择言人:言,王引之云:“‘言’当为‘否’。……‘否’与‘不’古字通。”女何择否人:意为:你不选择人才,还有什么值得选择的呢?(王焕镳说)

⑪何敬不刑:你不敬重刑罚,还有什么可以敬重的呢?

⑫何度不及:度(duó 夺),思考。　及,达到。这里指达到尚贤的要求。句意:你不思考达到尚贤的要求,还思考什么呢?

⑬竖年:老年人。

⑭:晞通“希”,希求。　圣:圣人。

⑮武:武夫。

⑯知人:智者。

⑰屏:王焕镳说:“‘屏’通‘裨’。”裨辅,辅佐。

⑱群属:指各种高级官员。

⑲曰然:陶鸿庆说:“曰”当在下句“莫若为贤”之前。因此,这句应为:然女何为而得富贵而辟贫贱?曰莫若为贤。

⑳辟:同“避”。

㉑莫若为贤:不如做贤人。

㉒此安生生:安,李渔叔说:安与乃同。　生生:生存。

【译文】

古代圣王既然慎重对待尚贤并打算以尚贤为政,所以把它书写在竹简丝帛上,雕刻在槃盂器皿上,流传给后世子孙。在先王的典籍《尚书》吕刑篇上就有所记载,先王说:‘啊!来!有国的国君和有封地的卿士们,告诉你们公正的刑法,今天你们要安定百姓,你不选择人才,还有什么值得选择的呢?你不敬重刑罚,还有什么可以敬重的呢?你不思考达到尚贤的要求,还思考什么呢?能够选择贤才,敬用刑典,那么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就可以赶上了。为什么呢?就是以尚贤赶上他们的。在先王之书上,老年人就有这样的说法:‘希求圣人、武夫、智者,来辅佐你自己。’这就是说先王治理天下,一定要选择贤能的人,来作为各种高级官员的辅佐。有人说:

现在天下士大夫君子们，都想富贵而厌恶贫贱。然而你怎样做才能得到富贵而避免贫贱呢？有人说："莫如作贤人。"那作贤人之道又是怎样的呢？有人说：有力气的人赶快用力帮助人，有财富的人努力分给别人，有高尚品道德的人则要尽力教诲别人。像这样就能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假若饥饿的能得到食物，寒冷的能得到衣服，世乱能得到治理，这样就会各安其生了。

【原文】

今王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贵，皆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也。今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焉故必知哉[1]！若不知，使治其国家，则其国家之乱可得而知也。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贵而恶贫贱。然女何为而得富贵，而辟贫贱哉？曰莫若为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美好者，此非可学能者也。使不知辩[2]，德行之厚若禹、汤、文、武不加得也[3]，王公大人骨肉之亲，躄[4]、喑、聋，暴为桀、纣，不加失也[5]。是故以赏不当贤，罚不当暴，其所赏者已无故矣，其所罚者亦无罪。是以使百姓皆攸心解体[6]，沮以为善[7]，垂其股肱之力而不相劳来也[8]；腐臭余财，而不相分资也[9]，隐慝良道，而不相教诲也。若此，则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乱者不得治。推而上之以[10]。

【注释】

①焉故：何故。　知：通智。

②使不知辩：使，假使。辩：通辨。意为：假使不会辨别。

③不加得：不会得到什么。即不会得到重任。

④躄(bì 必):跛足。

⑤不加失:不会失掉什么。即不会被抛弃。

⑥攸心解体:王焕镳说:"'攸'疑为'散'字之形误。"散心解体:人心涣散。

⑦沮:阻遏。 以:其。

⑧垂其股肱(gōng 工)之力:指不愿动手足劳动,怠惰也。 不相来(lài 赖)劳:王焕镳说:"'来',通'勑'(lài 赖)。""来劳",即"劳勑",勉励帮助。不相来劳:即不勉励帮助人。

⑨分资:分给。

⑩推而上之以:五字疑衍,应删去。张纯一云:"旧有推而上之以五字。"王云:"此五字与上下文义不相属。盖涉上文推而上之而衍。"

【译文】

现在的王公大人,他们所使之富贵者,都是王公大人的骨肉之亲,以及无故富贵、面貌漂亮的人们。这些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貌漂亮的人,怎么一定会有智慧呢?如果没有智慧,而让他们来治理国家,那么这个国家的混乱,是可想而知的了。现在天下的士大夫君子们,都希望富贵而厌恶贫贱。然而怎样才能得到富贵而避免贫贱呢?那就只有作王公大人的骨肉之亲、和无故富贵、面貌漂亮的人了。但是王公大人的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貌漂亮的,却不是可以学得到和能去做的呀!假使不会辨别,尽管德行很好,像禹、汤、文、武一样,也不会得到重任的;而王公大人的骨肉之亲,即使是跛足、哑巴、聋子,乃至暴虐到和桀、纣一样,也不会被抛弃。所以所奖赏的不是贤才,所惩罚的也不是暴戾的人,他们所赏的没有什么功劳,他们所罚的也没有什么罪过了。因此,使老百姓人心涣散,这就阻遏了他们作好事,即使有健全的体魄也懒堕怠工,更不会勉励帮助别人;即使有多余的财物腐臭变质,也不会分予资助别人;隐慝着良好的道德学问,而不相互教诲呵。像这样,饥饿的人就得不到吃的,寒冷的人就得不到穿的,混乱的社会就得不到治理。

【原文】

是故昔者尧有舜，舜有禹，禹有皋陶，汤有小臣[1]，武王有闳夭、泰颠、南宫括[2]、散宜生[3]，而天下和[4]，庶民阜[5]，是以近者安之，远者归之。日月之所照，舟车之所及，雨露之所渐[6]，粒食之所养，得此莫不劝誉。且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7]，中实将欲为仁义[8]，求为上士[9]，上欲中圣王之道，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故尚贤之为说，而不可不察此者也。尚贤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

【注释】

①小臣：指伊尹。

②南宫括：武王臣。

③散宜生：西周初文王臣，后佐武王灭纣。

④天下和：天下太平，和乐。

⑤庶民阜：老百姓富足。

⑥渐：滋润。

⑦且：假如。

⑧中实：诚心。

⑨上士：指道德高尚的贤士。

【译文】

所以从前尧有舜，舜有禹，禹有皋陶，汤有伊尹，武王有闳夭、泰颠、南宫括、散宜生，因而天下太平，老百姓富足。所以近处的人得到安定，远处的人都来归服。凡是日月所照到的地方，舟车能去的地方，雨露能滋润的地方，粮食养活人的地方，得到这些贤士，没有谁不劝勉和赞誉的。假如天下的王公大人及士大夫君子们，诚心想要实行仁义，追求贤士，上要符合圣王的大道，下要符合国家百姓的利益，那尚贤作为一种主张，是不可不审察的了。所谓尚贤，是天鬼百姓的利益，是政事的根本呵！

卷三

尚同上第十一

【题解】

尚同篇是墨子提出的避免离乱纠纷、使社会得到安定的主张。他认为：人们的是非观点，要逐级统一于上级，要统一于他们的长官，直至天子也要统一于"天"。

墨子在这里提出的统一于"上面"、统一于"长官"，决不是纯长官意志，决不是意味着"上面"、"长官"的一言堂和他们的独断专横。墨子同时提出，"上面"和"长官"必须是选拔出来的"仁人"、"贤者"。这些人必须首先听取人们对善恶是非的反映，使赏罚严明；这些人自己有了过错，一定要善于听取下面的规劝意见。同时还指出，作为上同的最高一级是"天"，因此，"天子"也必须上同于天志。这样，就使"长官"、"上面"乃至"天子"都不能随心所欲。墨子认为："唯以其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

墨子的这一主张，在安定世乱、治理国家、统一意志方面是有积极进步意义的。但在人类社会尚未进行到有一种科学理论来统一全民意志的时候，是难以实现的。

《尚同》分上、中、下三篇，中心内容一致，只是繁简不同而已，很可能是墨子在不同场合、不同对象讲话的底本，或不同学生的记录本。

【原文】

子墨子言曰："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①，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②，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

义，故交相非也。是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3]，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4]，至有余力不能以相劳，腐㱙余财不以相分[5]，隐慝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乱，若禽兽然。

【注释】

①刑政：指行政治理。

②兹众：兹，与“滋”古通用。滋众，即越多。

③内者：一家之内。　作怨恶：相互怨恨、相互厌恶。

④亏害：损害、残害。

⑤腐㱙（xiǔ 朽）：腐烂、腐臭。

【译文】

墨子说：“古时候，人民刚开始生存，还没有行政治理的时候，所说的话，各人都有一番道理。所以一个人就有一种道理，两个人就有两种道理，十个人则有十种道理。人数越多，他们所说的道理也就越多。所以人们都认为自己的意见是对的，认为别人的意见是错的，故相互非议、攻击。就是在一个家庭内部，父子、兄弟之间也是相互怨恨、厌恶，不能和睦相处。天下的百姓，都用水、火、毒药相互残害。以致有余力的人不愿帮助别人，即使家里的财物腐烂发臭也不愿分给别人，有好的道理自己隐藏起来，也不肯指教别人。天下的混乱状况，就如同禽兽那样。

【原文】

夫明虖天下之所以乱者[1]，生于无政长[2]。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3]，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

下为博大，远国异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辩[4]，不可一二而明知[5]，故画分万国[6]，立诸侯国君，诸侯国君既已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正长[7]。正长既已具，天子发政于天下之百姓[8]，言曰：'闻善而不善[9]，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过则规谏之，下有善则傍荐之[10]。上同而不下比者[11]，此上之所赏，而下之所誉也。意若闻善而不善[12]，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弗能是，上之所非，弗能非，上有过弗规谏，下有善弗傍荐，下比不能上同者，此上之所罚，而百姓所毁也[13]。'上以此为赏罚，甚明察以审信。是故里长者，里之仁人也。里长发政里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必以告其乡长。乡长之所是，必皆是之，乡长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学乡长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学乡长之善行，则乡何说以乱哉？'察乡之所治者何也？乡长唯能壹同乡之义，是以乡治也。乡长者，乡之仁人也。乡长发政乡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者，必以告国君。国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国君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学国君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学国君之善行，则国何说以乱哉。'察国之所以治者何也？国君唯能壹同国之义，是以国治也。国君者，国之仁人也。国君发政国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必以告天子。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学天子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学天子之善行，则天下何说以乱哉。'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壹同天下

之义,是以天下治也。

【注释】

①虖:借为“乎”字,于也。

②生于无政长:产生于没有行政长官。

③贤可者:贤能而可以当政的人。

④辩:通“辨”。

⑤一二而明知:“一二”应为“一一”之误。逐一明白。

⑥画:通“划”。 万国:众多的诸侯国。

⑦正长:即政长。行政长官。

⑧发政:发布政令。

⑨而:同“与”。

⑩傍:王焕镳云:“‘傍’通‘旁’。《广雅》:‘旁,广也。’”傍荐:即广泛地推荐。

⑪比:王焕镳说:与坏人勾结。

⑫意若:假若。

⑬百姓所毁:据上文意,“所毁”前应有“之”字。百姓之所毁:老百姓所诋毁的。

【译文】

懂得了天下之所以混乱,是产生于没有行政长官。所以选择天下贤良又可为政的人,立之为天子。天子既立,认为他的力量不足,又选择天下的贤良又可为政的人,立他们为辅佐天子、掌管军政大权的三 公。天子、三公已立,由于天下地域辽阔,对远方异土的人民及其对是非利害的分辨,不能逐一明白了解,所以又把天下划分成众多的诸侯国,立诸侯国的国君。诸侯国的国君已立,还是认为他们的力量不足,又选择诸侯国的贤能者,立他们为各级行政长官。行政长官既已设立了,天子向天下的百姓发布政令说:‘不管听到好的言论还是坏的言论,都要报告给自己的上司。上司所赞成的,一定都赞成它;上司所反对的,一定都反对它。上司有过错就劝谏他,百姓中有好人好事就广泛地推荐他们。对上保持一致,而对

下不勾结坏人。这是上面所赞赏的,也是百姓所称誉的。假若听到好的言论和不好的言论都不报告给自己的上司,那么,上司所赞成的不能肯定,上司所反对的不能反对;上司有过错不规劝,百姓中有好人好事无人推举;对下勾结坏人,对上不能保持一致,这就是上面所惩罚的,也是百姓们所诋毁的了。'上司按照这个政令来行使赏罚,这就十分明察、审慎而可信。因此,里长是全里的仁人。里长向全里的百姓发布政令说:'无论听到好的言论与不好的言论,都必须报告给自己的乡长。乡长所赞成的,必须都赞成它;乡长所反对的,必须都反对它。去掉你自己不好的言论,学习乡长好的言论;改掉你自己不好的行为,学习乡长好的行为。那么全乡哪里还会混乱呢?'考察一个乡之所以安定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乡长能统一全乡百姓的意见,所以这个乡才安定。故乡长一定要是全乡的仁人呵。乡长向全乡的百姓发布政令说:'无论听到好的言论或是不好的言论,都必须报告给国君,凡是国君赞成的,必须都赞成它;凡是国君反对的,必须都反对它。去掉你不好的言论,学习国君好的言论;改掉你不良的行为,学习国君好的行为。那么全国哪里还会混乱呢?'考察一个诸侯国安定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国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的意见,所以诸侯国才安定。故国君一定要是全诸侯国的仁人呵。国君向全诸侯国的百姓发布政令说:'无论听到好的言论或是坏的言论,都必须报告给天子,天子所赞成的,大家都赞成;天子所反对的,大家都反对。去掉你不好的言论,学习天子好的言论;改掉你不良的行为,学习天子好的行为。那么天下哪里还会混乱呢?'考察天下安定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由于天子能统一天下百姓的意见,所以天下才安定。

【原文】

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而不上同于天,则菑犹未去也①。今若天飘风苦雨②,溱溱而至者③,此天之所以罚百姓之不上同于天者也。"

【注释】

①菑:同“灾”。

②飘风:暴风。

③溱溱(zhēn 真):不断。

【译文】

天下的百姓都统一于天子,但不统一于天,那么灾祸也还是不可避免呵。现在天若有暴风苦雨,并接连不断,这就是天惩罚百姓不统一于天的办法呵。”

【原文】

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圣王为五刑①,请以治其民②。譬若丝缕之有纪③,罔罟之有纲④,所连收天下之百姓不尚同其上者也⑤。”

【注释】

①五刑:古代五种刑罚,即墨、劓(yì 艺)、剕(fēi 非)、宫、大辟。墨:刺刻面额并染黑。劓:割掉鼻子。 剕:断腿。 宫:残害生殖器。 大辟:杀头。

②请:孙诒让云:“‘请’与‘诚’通。”确实。

③缕:线。 纪:丝头总束。

④罟(gǔ 古):网的总称。

⑤所连收天下之百姓不尚同其上者也:俞樾云:“‘所’下脱‘以’字。”应为:所以连收天下之百姓不尚同其上者也。连收:控制。

【译文】

因此,墨子说:“古代圣王制定五种刑罚,确实是用来统治他的臣民的。好比丝线有总头,网有提拉的绳一样,是用来控制天下不愿尚同的百姓服从于上面的意志。”

尚同中第十二

【原文】

子墨子曰："方今之时，复古之民始生①，未有正长之时，盖其语曰'天下之人异义'。是以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其人数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而非人之义，故相交非也②。内之父子兄弟作怨仇，皆有离散之心，不能相和合。至乎舍余力不以相劳③，隐匿良道不以相教，腐死余财不以相分，天下之乱也，至如禽兽然，无君臣上下长幼之节④，父子兄弟之礼，是以天下乱焉。

【注释】

①"复古"句：谓回过头去考查古之民始生之时。
②相交非：应从《尚同》上篇作"交相非"。
③至乎：至于。　舍：舍弃。
④节：礼节、节操。

【译文】

墨子说："现在，回过头去考查古代初民生活，还没有行政长官的时候，他们的说法是'天下人的话都有不同的含义'。因此，一个人就有一个道理，十个人就有十个道理，一百个人就有一百个道理，他们的人数越多，所谓道理也就越多。所以每个人都以为自己

的道理对，而认为别人的不对，故相互攻击呵。一个家庭之内的父子、兄弟也因意见不同而相仇恨，都有离散之心，而不能和睦相处。以致于闲置余力而不愿帮助别人，隐藏好的道义而不愿教诲别人，即使有余财腐烂发臭也不愿分给别人。天下的混乱现象，就如禽兽一样。没有君臣上下长幼的礼节，也没有父子兄弟的情义，这是天下所以混乱的原因。”

【原文】

明乎民之无正长以一同天下之义，而天下乱也。是故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以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天子既以立矣，以为唯其耳目之请[①]，不能独一同天下之义，是故选择天下赞阅贤良圣知辩慧之人[②]，置以为三公，与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天子三公既已立矣，以为天下博大，山林远土之民，不可得而一也，是故靡分天下[③]，设以为万诸侯国君，使从事乎一同其国之义。国君既已立矣，又以为唯其耳目之请，不能一同其国之义，是故择其国之贤者，置以为左右将军大夫[④]，以远至乎乡里之长[⑤]，与从事乎一同其国之义。天子诸侯之君，民之正长，既已定矣，天子为发政施教曰：‘凡闻见善者，必以告其上，闻见不善者，亦必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已有善傍荐之，上有过规谏之。尚同义其上[⑥]，而毋有下比之心，上得则赏之，万民闻则誉之。意若闻见善，不以告其上，闻见不善，亦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不能是，上之所非不能非，己有善不能傍荐之，上有过不能规谏之，下比而非其上者，上得则诛罚之，万民闻

则非毁之’。故古者圣王之为刑政赏誉也，甚明察以审信。

【注释】

①请：通“情”，情况。

②赞阅：据上文，此二安疑为衍文，删去。（王焕镳说）

③靡分：分散。

④将军大夫：孙诒让云：“将军谓卿也。”即卿大夫。

⑤远：孙诒让云：“‘远’当为‘逮’，形近而误。” 逮，及也。

⑥义：孙诒让云：“‘义’当作‘乎’，下文云‘尚同乎乡长，尚同乎国君’，可证。”

【译文】

明白了人民因没有行政长官来统一天下的义理，天下就要大乱，所以就选择天下最贤明强干、聪颖智慧而善于雄辩的人，立他为天子，让他从事于一统天下义理的工作。天子既已立，但靠他一人的耳目了解情况，是不能独自一统天下义理的，所以又选择天下最贤明强干、聪颖智慧而善于雄辩的人，推举他们为三公，与他从事于一统天下义理的工作。天子三公既已立，又因为天下的地域太辽阔，山野远方的人民，还是不能完全一统他们的意见呵。所以又将天下分散划开，设立了很多的诸侯国君，让他们从事于一统诸侯国义理的工作。国君已经立起来了，又认为光靠他们的耳目了解情况，还是不能完全一统诸侯国的义理，因此又选择这个国家贤能的人，设置他们为左右卿大夫、以至乡里的长官，让他们从事于一统该国义理的工作。天子、诸侯国君、人民的行政长官都已确定了，天子施行政令说：‘凡是听到看到好人好事，一定要报告你的上司；听到看到不好的人与事，也必须报告你的上司。上司所赞成的，一定都赞成它；上司所反对的，一定都反对它。自己有了好的计谋要广泛地推荐给上司。上司有过错就劝谏他。对上跟上司保持一致，而对下没有勾结坏人之心，这样，上司知道了就会奖赏他，老百姓听到了就会赞美他。如果听到看到好人好事，不去报告自己的上司；

听到看到坏人坏事，也不去报告上司。上司所赞成的不能赞成，上司所反对的不能反对。自己有了好的计谋也不能广泛地推荐上去，上司有了过错也不能规谏他。对下勾结坏人、对上进行非毁的，上司知道了就诛罚他，老百姓听到了就非议诋毁他。’所以古代圣王制定刑法政策来行使赏罚，是非常明察审慎而可信的。

【原文】

是以举天下之人①，皆欲得上之赏誉，而畏上之毁罚②。是故里长顺天子政，而一同其里之义。里长既同其里之义，率其里之万民，以尚同乎乡长，曰‘凡里之万民，皆尚同乎乡长，而不敢下比。乡长之所是，必亦是之，乡长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③，学乡长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学乡长之善行。乡长固乡之贤者也，举乡人以法乡长④，夫乡何说而不治哉？’察乡长之所以治乡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乡之义，是以乡治。

【注释】

①举：全。

②毁罚：非毁、诛罚。

③而：同“尔”，你。

④法：效法。

【译文】

所以整个天下的人，都想得到上司的奖赏赞誉，而害怕上司的非毁和诛罚。因此里长顺从天子的政令，而一统全里的义理。里长已经一统了全里的义理，于是率领全里的百姓一统于乡长，说道：‘凡是里内的百姓，都应一统于乡长，而不敢向下勾结坏人。乡长所

赞成的，必须也赞成它；乡长所反对的，必须也反对它。去掉你自己不好的言论，学习乡长好的言论；改掉你自己不良的行为，学习乡长好的行为。乡长本是一乡之中最贤明的人，全乡人都效法乡长，那么全乡哪里会有治不好的呢？'考察乡长之所以能治好一个乡的原因是什么呢？回答说，就是因为乡长能够一统全乡的义理，所以这个乡得以治理。

【原文】

乡长治其乡，而乡既已治矣，有率其乡万民，以尚同乎国君，曰：'凡乡之万民，皆上同乎国君，而不敢下比。国君之所是，必亦是之，国君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学国君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学国君之善行。国君固国之贤者也，举国人以法国君，夫国何说而不治哉？'察国君之所以治国，而国治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国之义，是以国治。

【译文】

乡长治理他的乡，而其乡已经得到治理了，又率领自己乡里的百姓，统一于国君，说：'凡是我乡的百姓，都应上同于国君，而不敢向下勾结坏人。国君所赞成的，必须也赞成它；国君所反对的，必须也反对它。去掉你不好的言论，学习国君好的言论；改掉你不良的行为，学习国君好的行为。国君本是一国之中最贤明的人，全国人都效法国君，国家哪里还会得不到治理呢？'考察一个国君之所以能治理好一个国家，其原因是什么呢？回答说，就是因为他能一统全国的义理，所以国家得以治理。

【原文】

国君治其国，而国既已治矣，有率其国之万民，以尚同乎天子，曰：‘凡国之万民上同乎天子，而不敢下比。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学天子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学天子之善行。天子者，固天下之仁人也，举天下之万民以法天子，夫天下何说而不治哉？’察天子之所以治天下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

【译文】

国君治理一个国家，而国家已经得到治理了，又率领这个国家的百姓，统一于天子，说道：‘凡是我国的百姓，都上同于天子，而不敢勾结下面的坏人。天子所赞成的，必须也赞成它，天子所反对的，必须也反对它。去掉你不好的言论，学习天子好的言论；改掉你不良的行为，学习天子好的行为。天子本是天下的仁人，整个天下的人民都效法他，那么天下哪里还会得不到治理呢？’考察天子之所以能治理好天下，其原因是什么呢？回答说，就是由于他能一统整个天下的义理，所以天下得以治理。

【原文】

夫既尚同乎天子，而未上同乎天者，则天灾将犹未止也。故当若天降寒热不节①，雪霜雨露不时②，五谷不孰③，六畜不遂④，疾灾戾疫⑤，飘风苦雨，荐臻而至者⑥，此天之降罚也，将以罚下人之不尚同乎天者也。故古者圣王，明

天鬼之所欲[7]，而避天鬼之所憎，以求兴天下之害[8]。是以率天下之万民，齐戒沐浴[9]，洁为酒醴粢盛[10]，以祭祀天鬼。其事鬼神也，酒醴粢盛不敢不蠲洁[11]，牺牲不敢不腯肥[12]，珪璧币帛不敢不中度量[13]，春秋祭祀不敢失时几[14]，听狱不敢不中，分财不敢不均，居处不敢怠慢。曰其为正长若此，是故上者天鬼有厚乎其为政长也，下者万民有便利乎其为政长也。天鬼之所深厚而能强从事焉，则天鬼之福可得也。万民之所便利而能强从事焉，则万民之亲可得也。其为政若此，是以谋事得，举事成，入守固，出诛胜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尚同为政者也。故古者圣王之为政若此。”

【注释】

①节：调节。

②不时：不按时节降雪霜雨露。

③孰：同“熟”。

④遂：繁盛，兴旺。

⑤戾(lì 利)疫：“戾”通“疠”。疠疫，即瘟疫。

⑥荐臻：频繁、不断。

⑦明：明了。

⑧以求兴天下之害：李笠说：“以求兴”后脱“天下之利，除”五字。此句应为“以求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⑨齐戒沐浴：“齐”，道藏本作“斋”。 斋戒沐浴，指古人祭祀前要不饮酒不吃荤，沐浴更衣，以示敬诚。

⑩粢盛：古代盛在祭器内用以祭祀的谷物。

⑪蠲(juān 捐)洁：清洁。

⑫腯(tú 图)肥：肥壮。

⑬珪璧：古代玉器名。

⑭时几：时期。

【译文】

已经上同于天子，但未上同于天的，那天灾还是不能完全停止。比如天降寒暑不调节，雪霜雨露降得不按时令，五谷不熟，六畜不繁盛，疾灾瘟疫流行，暴风苦雨，频繁而至。这就是天降的惩罚呵，用以惩罚那些下属不肯统一于天的人。所以古代的圣王明了天帝鬼神所喜好的，而避开天帝鬼神所憎恶的，以求兴起天下的大利，除去天下的大害，所以率领天下的百姓，斋戒沐浴，洁净酒饭祭品，用以祭祀天帝鬼神。他们事奉天鬼，酒饭不敢不干净，牛羊供品不敢不肥壮，美玉币帛不敢不足值，春秋祭祀不敢错过时期，处理诉狱案件不敢不公正，分配财物不敢不均衡，平时生活不敢轻忽失礼。这就是说，那些作行政长官的像这样，那么天帝鬼神就会优厚地对待他们，下面的老百姓也会便利他们。天帝鬼神优厚地对待他们，而他们又能办事，那么天鬼所降的福就可得到了。下面的百姓便利他们，而他又能努力办事，那么万民的爱戴也可以得到了。他们为政像这样，那么思考事情就会得当，办事就会成功，防守就会坚固，进攻就会胜利，这是什么原因呢？回答说，是因为上同为政呵。所以古代圣王为政都像这样。”

【原文】

今天下之人曰："方今之时，天下之正长犹未废乎天下也，而天下之所以乱者，何故之以也？"子墨子曰："方今之时之以正长[①]，则本与古者异矣，譬之若有苗之以五刑然[②]。昔者圣王制为五刑，以治天下，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乱天下。则此岂刑不善哉？用刑则不善也。是以先王之《书·吕刑》之道曰：'苗民否用练折则刑[③]，唯作五杀之刑，曰法[④]。'则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为五

杀，则此岂刑不善哉？用刑则不善。故遂以为五杀。是以先王之《书·术令》之道[⑤]曰：'唯口出好兴戎。'则此言善用口者出好，不善用口者以为谗贼寇戎[⑥]。则此岂口不善哉？用口则不善也，故遂以为谗贼寇戎。

【注释】

①以：同"为"。

②有苗：古代族名。 五刑：即下文的"五杀之刑"。据《尚书·吕刑》："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yì 义）、刵（ěr 耳）、椓（zhuó 酌）、黥（qíng 晴）。"这是用以镇压杀戮苗民的刑法。下文"圣王制为五刑"中的五刑，是指墨、劓、剕、宫、大辟。

③否用练折则刑：毕沅云："孔书作'弗用灵制以刑'，灵练、否弗、折制音同。"钱大昕云："古书弗不同，否即不字，灵、练声相近。《缁衣》引作'匪用命'，'命'当是'令'之讹，令与灵古文多通用。"因此"否用练折则刑"即是"不用令制则刑"，意为：不听从命令就制定刑罚。

④曰法：也叫做法。

⑤《术令》：孙诒让案："《术令》，当是《说命》之假字。"《尚书》篇名。

⑥谗：说坏话。 贼：王焕镳说："残害"。

【译文】

现在天下有人说："当今天下的行政长官还没有废掉呀，而天下却乱成这样子，是什么原因呢？"墨子说："当今为行政长官的人，根本就与古代不同了，就如同有苗的用五杀之刑一样。古代圣王制定五刑，是用来治理天下的，等到有苗制定五杀之刑，却是用来扰乱天下。这难道是刑法不好吗？是应用不当呵！所以先王的《尚书·吕刑》有这样的记载说：'苗民不听从命令就制定刑罚，就作出五杀之刑，称它为法。'如此说来，善用刑罚的就能治理人民，不善用刑罚的就成为镇压人民的五杀之刑了，这难道是刑罚本身不好吗？还是用得不当呵，所以成为五杀之刑。因此先王的《尚书·说命》有

这样的记载说：‘唯口可以道出好事，也可以引出战祸。’这就是说，善于用口的，可以说出好话，而不善于用口的，则会引出谗贼寇戎来，这难道是口不好吗？而是使用口不恰当，就引出谗贼寇戎的祸事。

【原文】

故古者之置正长也，将以治民也，譬之若丝缕之有纪，而罔罟之有纲也，将以运役天下淫暴[1]，而一同其义也。是以先王之《书》，《相年》之道曰[2]：‘夫建国设都，乃作后王君公[3]，否用泰[4]也，轻大夫师长[5]，否用佚也[6]，维辩使治天均[7]。’则此语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设国都，立正长也，非高其爵，厚其禄，富贵佚而错之也[8]，将以为万民兴利除害，富贵贫寡，安危治乱也。故古者圣王之为若此。今王公大人之为刑政则反此。政以为便譬[9]，宗於父兄故旧[10]，以为左右，置以为正长。民知上置正长之非正以治民也[11]，是以皆比周隐匿[12]，而莫肯尚同其上。是故上下不同义。若苟上下不同义，赏誉不足以劝善，而刑罚不足以沮暴。何以知其然也？曰上唯毋立而为政乎国家[13]，为民正长，曰人可赏吾将赏之。若苟上下不同义，上之所赏，则众之所非，曰人众与处，于众得非[14]。则是虽使得上之赏，未足以劝乎！上唯毋立而为政乎国家，为民正长，曰人可罚吾将罚之。若苟上下不同义，上之所罚，则众之所誉，曰人众与处，于众得誉。则是虽使得上之罚，未足以沮乎！若立而为政乎国家，为民正长，赏誉不足以劝善，而刑罚不沮

暴，则是不与乡吾本言民‘始生未有正长之时’同乎[15]！若有正长与无正长之时同，则此非所以治民一众之道。故古者圣王唯而审以尚同[16]，以为正长，是故上下情请为通[17]。上有隐事遗利[18]，下得而利之[19]；下有蓄怨积害，上得而除之。是以数千万里之外，有为善者，其室人未遍知，乡里未遍闻，天子得而赏之。数千万里之外，有为不善者，其室人未遍知，乡里未遍闻，天子得而罚之。是以举天下之人皆恐惧振动惕慄，不敢为淫暴，曰天子之视听也神。先王之言曰：‘非神也，夫唯能使人之耳目助己视听，使人之吻助己言谈[20]，使人之心助己思虑，使人之股肱助己动作。’助之视听者众，则其所闻见者远矣；助之言谈者众，则其德音之所抚循者博矣[21]；助之思虑者众，则其谈谋度速得矣；助之动作者众，即其举事速成矣。

【注释】

①运役：依《尚同》上应作“连收”，控制也。

②相年：毕沅云：“‘相年’当作‘拒年’，”李渔叔云：“应作巨年，是说前辈老年人。”

③作：设立。　后王：天子。　君公：诸侯。

④否：不是。　用：因此。　泰：骄泰。即骄恣，骄纵恣肆。

⑤轻：毕沅云：“‘轻’当为‘卿’。”　师长：王焕镳说：众官之长。

⑥佚：淫佚。

⑦辩：通“辨”，分也，谓分授以职。　天均：天的公平之道。

⑧佚：王念孙说：“‘佚’上当有‘游’。”游佚，即淫佚。　错：同“措”，设置。

⑨便譬：李渔叔云：“便读骈，譬读如辟。”　便譬，就是左右得宠的小人。

⑩宗於：孙诒让云：“‘宗於’疑‘宗族’之误。”

⑪正：戴望说：“非”下“正”字衍。此应为：“民知上置正长之非以治民也。”

⑫比周隐匿：结党营私，相互隐瞒。

⑬唯毋：语助词。

⑭非：非议。

⑮乡：马宗霍云："本文句中'乡'字犹言'乡者'。即'曏'之借字。《说文日部》云：'曏，不久也。'"

⑯唯而：唯能。 审以尚同：疑尚同下脱"者"字，应为："审以尚同者，以为正长"，即审慎地使用尚同的人，作为行政长官。

⑰上下情请为通："请"，即"情"，墨子书中多以"请"为"情"。 "上下情请为通"，即上情下情互通。

⑱隐事遗利：孙诒让云："与《节葬》篇'隐谋遗利'义同。"即没有计划到的事和没有兴办的利益。

⑲下得而利之：下面知道了能及时提醒他，使之得利。

⑳吻：口。

㉑德音：善言。 抚循：抚慰。

【译文】

所以古人设置行政长官，是用来治理百姓的。就如同丝缕的总头、鱼网的纲绳一样呵，用它来控制天下的淫暴之徒，统一天下人的意志。所以先王的书中记载老年人的话说：'建国设都，于是作天子和诸侯，不是因此可以骄纵恣肆的。设置卿大夫师长，也不是因此可以放纵淫逸的。而是分授职责，让他们按天之公平之道治理国家。'这就是说古时候天帝鬼神建设国都，设置行政长官，并不是要提高他们的爵位，增加他们的俸禄，使他们过着富贵淫逸的生活而安置他们的。而是要用他们为老百姓兴利除害，使贫弱寡少的富裕起来，使危乱的局面得到治理。古时圣王的施政就是像这样。而现在的王公大人为政则与此相反。他们为政将那些宠幸小人作为辅佐大臣，用那些宗族、父兄、老友旧交作为左右，置为行政长官。老百姓知道上面设置的行政长官并不是用来治理人民的，所以都结党营私、相互隐瞒，而不肯与上面统一。所以上下的意见不统一。如果上下意见不统一，那么赞誉奖赏也就不足以勉励人们作好事，而刑罚也就不足以禁止暴虐行为。怎么知道如此呢？答道：上司在国

家设立官职施政，作百姓行政长官的说：人们可以奖赏，我将奖赏他们。如果上下的看法不一致，上面所奖赏的，恰恰是下面所非议的。说是大家天天与之相处，大家都认为他不好，那么，这就是虽然这人得到了上面的奖赏，然而并不能起到劝导作用呀！上司在国家设立官职施政，作百姓行政长官的说：人们应该惩罚的，我将要处罚他们。如果上下意见不统一，上面所要惩罚的，正是下面所赞誉的。说是大家天天与之相处，大家都认为他很好，那么，虽然这人受到了上面的惩罚，然而并不能起到阻止的作用呀！假若国家设立官职施政，作百姓的行政长官，所赞赏的不足以勉励人们作好事，所惩罚的不足以禁止暴虐行为，那不是与我前面所说的'人民过着原始生活还没有行政长官的时候'一样吗？如果有了行政长官和没有行政长官的时候一样，这就不是用来治理与统一民众的办法。所以古代圣王唯能审慎地用尚同的人们为行政长官，故上下之情畅达。上面有了没有计划到的事或没有兴办的利益，下面知道了能及时提醒他，使之得利。下面有蓄积的怨言和祸害，上面知道了就立即除掉它。所以远在数千里万里之外，有做了好事的，他的家人还未完全知道，乡里的人还未完全听到，天子就已知道并能奖赏他。数千里万里之外，有做了坏事的，他的家人还未完全知道，乡里的人还未完全听到，天子就已得悉并能惩罚他。所以整个天下的人，都恐惧震动而战慄，不敢做淫暴的事情，都说：天子的视听灵敏如神呀！先王说过这样的话：'这不是神呵。只是能够使用别人的耳目帮助自己的视听，使用别的口帮助自己说话，使用别的心灵帮助自己思考，使用别人的手足帮助自己劳作。'帮助自己视听的多了，那么他所见所闻的就远了；帮助自己说话的多了，那么他的善言所抚慰的面就大了；帮助自己思考问题的多了，那么他的谋划很快就能得以实现；帮助自己劳作的人多了，那么他所做的事情很快就可以成功了。

【原文】

故古者圣人之所以济事成功，垂名于后世者，无他故

异物焉，曰唯能以尚同为政者也。是以先王之书《周颂》之道之曰①：‘载来见彼王②，聿求厥章③’。则此语古者国君诸侯之以春秋来朝聘天子之廷④，受天子之严教，退而治国，政之所加⑤，莫敢不宾⑥。当此之时，本无有敢纷天子之教者⑦。《诗》曰：‘我马维骆⑧，六辔沃若⑨，载驰载驱⑩，周爰咨度⑪。”又曰：‘我马维骐⑫，六辔若丝⑬，载驰载驱，周爰咨谋⑭。’即此语也。古者国君诸侯之闻见善与不善也，皆驰驱以告天子，是以赏当贤，罚当暴，不杀不辜⑮，不失有罪，则此尚同之功也。”

【注释】

①周颂：《诗经》中颂诗的一种。此句中第三个“之”：衍文，当删。

②载来见彼王：此句在《诗经》中现为“载见辟王”。载：始。辟王：君王，指周成王。

③聿求厥章：此句在《诗经》中现为“曰求厥章。” 曰：语首助词。 厥：那个。 章：指车、服的典章制度。

④朝聘：古时诸侯定时朝见天子。

⑤政之所加：天子政令所到之处。

⑥不宾：不服。

⑦纷：扰乱。

⑧骆尾巴和颈毛黑色的马。

⑨辔：驾驭牲口的缰绳。 沃若：形容光泽鲜润柔美。

⑩载：语助词。

⑪周爰咨度： 周：普遍、广泛。 爰：语助词。 咨度：询问商量。以上诗句见《诗经·小雅·皇皇者华》篇。

⑫骐：青色有黑纹的马。

⑬若丝：如丝一样调和坚韧。

⑭咨谋：访问商量。

⑮不辜：无罪的人。

【译文】

所以古代圣人之所以济事成功，名留后世，没有其它原因和别的事情，就是唯能以尚同为政而已。所以先王之书《周颂》篇说：‘诸侯始来朝周王，求赐车服众典章。’这话就是说古时的诸侯国君每年春秋两季来到天子的朝廷朝拜，接受天子的严厉教令，然后回去治理国家，天子政令所到之处，没有哪个敢不服。当这个时候，根本没有敢扰乱天子的教令的人。《诗经》上说：‘雪白的马儿黑尾巴，缰绳光润手中拿。赶着马儿快快跑，到处访问细调查。’又说：‘驾青色黑纹的马，缰绳调和又坚韧。赶着马儿快快跑，到处访问老百姓。’这些话就是这个意思。古代的诸侯国君，无论听到或看见好事和坏事，都跑去报告天子。所以赏的是贤能，罚的是残暴，不杀害无辜，也不放过有罪的人，这就是尚同的功效呵！”

【原文】

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请将欲富其国家①，众其人民，治其刑政，定其社稷，当若尚同之不可不察，此之本也②。”

【注释】

①请：王念孙云：“‘请’即‘诚’字”。

②此：指“尚同”。

【译文】

所以墨子说：“现在的王公大人士君子，如果诚心想使自己的国家富足、人口众多、刑政治理、国家安定，对于‘尚同’之说是不可不察的，这就是施政的根本呵。”

尚同下第十三

【原文】

子墨子言曰:"知者之事[1],必计国家百姓所以治者而为之[2],必计国家百姓之所以乱者而辟之[3]。然计国家百姓之所以治者何也?上之为政,得下之情则治,不得下之情则乱,何以知其然也?上之为政,得下之情,则是明于民之善非也[4]。若苟明于民之善非也,则得善人而赏之,得暴人而罚之也。善人赏而暴人罚,则国必治。上之为政也,不得下之情,则是不明于民之善非也。若苟不明于民之善非,则是不得善人而赏之,不得暴人而罚之。善人不赏而暴人不罚,为政若此,国众必乱[5]。故赏不得下之情[6],而不可不察者也。"

【注释】

①知:通"智"。

②计:考虑。 "百姓"下疑有"之"字,张纯一云:"据下文增。"

③辟:通"避",避免。

④善非:好与不好。

⑤国众:国家和人民。

⑥赏:苏时学云:"'赏'下当脱'罚'字。"俞校同。

【译文】

墨子说道："智者的要务，必须考虑国家百姓之所以能治的原因并照着去做，必须考虑国家百姓之所以混乱的原因并努力去避开它。然而考虑国家百姓之所以能治的原因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这就是上面为政的人，能了解下情的就能得到治理，不能了解下情的就会混乱。怎么知道是这样呢？上面为政的人，了解下情，那么就明了百姓中的好坏对错。假若明了百姓中的好坏对错，就能做到好人给予奖赏，坏人给予惩罚。好人受奖励、坏人受惩罚，那么国家一定得治。反之，上面为政的人，不了解下情，那么就不明了百姓中的好坏善恶。假如不明了百姓中的好坏善恶，那么就无从知道谁是好人应赏，谁是恶人应罚。好人不奖励、坏人不惩罚，为政像这样，国家和人民必乱。所以赏罚不了解下情，那就不可不考察其后果了。"

【原文】

然计得下之情将奈何可？故子墨子曰："唯能以尚同一义为政，然后可矣。何以知尚同一义之可而为政于天下也？然胡不审稽古之治为政之说乎[①]。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长也，百姓为人[②]。若苟百姓为人，是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千人千义，逮至人之众不可胜计也，则其所谓义者，亦不可胜计。此皆是其义，而非人之义，是以厚者有斗[③]，而薄者有争[④]。是故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义也，是故选择贤者，立为天子。天子以其知力为未足独治天下，是以选择其次立为三公。三公又以其知力为未足独左右天子也[⑤]，是以分国建诸侯。诸侯又以其知力为未足独治其四境之内也，是以选择其次立为卿之宰[⑥]。卿之宰又以其知力为未足独左右其君也，是以选择其次立而为乡长家君[⑦]。是故古者天子之立三公、诸侯、卿之宰、乡长

家君，非特富贵游佚而择之也，将使助治乱刑政也[8]。故古者建国设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师长[9]，此非欲用说也[10]，唯辩而使助治天明也[11]。

【注释】

①胡：通“何”。 审稽：考察。 治：俞樾云：“‘治’字乃‘始’字之误。”

②百姓为人：王焕镳云：“‘人’疑当作‘主’。”“百姓为主”，即百姓人各为主。

③厚者：严重的。

④薄者：不严重的。

⑤左右：辅佐。

⑥卿之宰：孙诒让说：“‘之’犹‘与’。”卿与宰：诸侯所属的两种高级官员。

⑦家君：王焕镳言：“春秋时各国卿大夫的宗族、他的封邑及其政权组织称‘家’，其封地之总管称为‘家君’。”

⑧乱：孙诒让说：“‘治’下‘乱’字疑衍。”

⑨奉：授。

⑩说(yuè 月)：同“悦”。

⑪辩：辨也，即分。 天明：天下明治。

【译文】

然而考虑应该怎样才能得到下情呢？墨子答道：“只有用‘上同’这一个道理为政就行了。怎么知道‘上同’这一个道理就可以为政于天下呢？那么，何不考察古代开始为政时的情形呢！古代初民时期，还没有行政长官，老百姓各自为主。假若百姓各自为主，那么一个人就有一种道理，十个人就有十种道理，百个人就有一百种道理，千个人就有一千种道理，等到人数多得数不清，那他们的所谓道理，也就数不清了。这都是只认为自己的道理是对的，而认为别人的道理就是错的，所以严重的就会发生争斗，不严重的也会发生争执。所以上天想要天下人对事理的看法统一，故选择贤能的人立为天子。天子认为自己的智力不能独治天下，所以又选择次一等的

贤人给他作三公。三公又认为自己的智力不能单独辅佐天子，所以将天下划分为许多国家，设置诸侯。诸侯又认为自己的智力不能单独治其四境之内，所以又选择其次的贤人，作为卿和宰。卿和宰又认为自己智力不能单独辅佐其诸侯国君，所以又选择其次的贤人立为乡长、家君。所以古代天子立三公、诸侯、卿与宰、乡长和家君，并不是为了富贵淫佚而选择他们的，而是要使他们帮助治理国家刑政呵。故古时侯建国设都，置立国君王公，授以卿士师长，这并不是要使他们愉悦，而是要他们分担职责并使天下明治呵。

【原文】

今此何为人上而不能治其下，为人下而不能事其上，则是上下相贼也，何故以然？则义不同也。若苟义不同者有党①，上以若人为善，将赏之，若人唯使得上之赏②，而辟百姓之毁③，是以为善者，必未可使劝，见有赏也。上以若人为暴，将罚之，若人唯使得上之罚，而怀百姓之誉④，是以为暴者，必未可使沮，见有罚也。故计上之赏誉，不足以劝善，计其毁罚，不足以沮暴。此何故以然？则义不同也。”

【注释】

①党：偏私。

②唯：通“虽”。

③辟：通“避”，避免。疑“辟”上脱“不”字。（王焕镳说）

④怀：怀有、受到。

【译文】

现在为什么居于人民上面的统治者不能治理其下的人民，下面的人民也不能事奉其上司呢？这就是上下相残害了。因何故会

如此呢？就是因为意见不统一呵！假如意见不统一的人双方有偏私，上面以为这人作了好事，将要奖赏他。这人虽然得到了上面的奖赏，而不能避免百姓的诋毁，所以作好事的即使看到有赏，却未必能起到勉励作用。上面认为这人作了坏事，将要惩罚他，这人虽然受到了上面的惩罚，却还深受百姓的赞誉。所以作坏事的即使受到惩罚，也一定不能阻止他的暴行。所以上面的赞誉，不足以劝善，上面的毁罚，不足以阻止暴行。这是什么原因如此？就是因为意见不统一呵！”

【原文】

然则欲同一天下之义，将奈何可？故子墨子言曰：“然胡不赏使家君试用家君①，发宪布令其家，曰：‘若见爱利家者，必以告，若见恶贼家者②，亦必以告。若见爱利家以告，亦犹爱利家者也，上得且赏之，众闻则誉之，若见恶贼家不以告，亦犹恶贼家者也，上得且罚之，众闻则非之。’是以遍若家之人③，皆欲得其长上之赏誉④，辟其毁罚。是以善言之，不善言之⑤，家君得善人而赏之，得暴人而罚之。善人之赏，而暴人之罚，则家必治矣。然计若家之所以治者何也？唯以尚同一义为政故也。

【注释】

①赏：王念孙说：“‘赏’当为‘尝’。” 使家君：王念孙说：“‘使家君’三字，则涉下文‘使家君’而衍。”因此，这句应为：“胡不尝试用家君发宪布令其家。”即“何不尝试用家君向全家人发布命令”。

②恶贼家者：憎恨家残害家的人。

③遍若家之人：这全家的人。

④长上：家君。

⑤善言之，不善言之：好的告诉家君，不好的也告诉家君。

【译文】

那么要想使天下人统一意见，怎样才可以呢？墨子说道："何不尝试用家君向全家发布命令说：'假如看到爱家利家的，一定要报告，假如见到憎恨家残害家的，也一定要报告。假如见到爱利家的就往上报告，那就等于自己爱利家了，上面知道将要奖赏你，大家听到了也要赞扬你。假若见到憎恨家残害家的不往上报告，那就等于你恶贼家了，上面知道就要惩罚你，大家听到了也要责骂你。'所以这全家人，都想得到家君的赏誉，都想避免毁罚。所以好的有人报告家君，坏的也有人报告家君，家君得到好人就奖赏他，得到坏人就惩罚他，那么这家一定得治了。然而思考这一家之所以治理得好是什么原因呢？不过是以尚同这一道理为政治理的缘故呵！

【原文】

家既已治，国之道尽此已邪①？则未②也。国之为家数也甚多③，此皆是其家，而非人之家，是以厚者有乱，而薄者有争，故又使家君总其家之义④，以尚同于国君。国君亦为发宪布令于国之众，曰：'若见爱利国者，必以告，若见恶贼国者，亦必以告。若见爱利国以告者，亦犹爱利国者也，上得且赏之，众闻则誉之，若见恶贼国不以告者，亦犹恶贼国者也，上得且罚之，众闻则非之。'是以遍若国之人，皆欲得其长上之赏誉，避其毁罚。是以民见善者言之，见不善者言之，国君得善人而赏之，得暴人而罚之。善人赏而暴人罚，则国必治矣。然计若国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能以尚同一义为政故也。

【注释】

①国之道尽此已邪:治国的方法全都在此了吗?

②未:没有,意思是还不完备。

③国之为家数也甚多:国中之家为数很多。

④总其家之义:统一他全家的意见。

【译文】

家庭已经治理好了,难道治国的方法全都在此了吗?那还没有哩!一个国中的家是很多的,大家都认为自己家庭的道理对,别人的家庭道理都不对,所以严重的就要出乱子,轻的也有争执。所以又要让家君统一全家人的意见,以尚同于国君。国君也对全国百姓发布命令说:'假如看到爱国利国的人,一定要报告,假如看到憎恨、残害国家的人,也一定要报告。假如看见爱利国的人就报告,也就等于自己是爱利国的人了,上面知道并奖赏他,大家听说就赞扬他。假如见到憎恨、残害国家而不上报,那也就是憎恨、残害国家的人了,上面知道就惩罚他,大家听说就责骂他。'所以整个国家的人,都想得到他的国君的赞赏,都想避免国君的诋毁和处罚。所以人民看到好的报告上级,看到不好的也报告上级,国君得到好人就奖赏他,得到坏人就惩罚他。好人得赏而坏人得罚,那么国家就一定得治了。然而国之所以得治是什么原因呢?只不过是能用尚同这一道理为政而已。

【原文】

国既已治矣,天下之道尽此已邪?则未也。天下之为国数也甚多,此皆是其国,而非人之国,是以厚者有战,而薄者有争。故又使国君选其国之义①,以尚同于天子。天子亦为发宪布令于天下之众,曰'若见爱利天下者,必以告,若见恶贼天下者,亦以告。若见爱利天下以告者,亦犹爱

利天下者也，上得则赏之，众闻则誉之。若见恶贼天下不以告者，亦犹恶贼天下者也，上得且罚之，众闻则非之。’是以遍天下之人，皆欲得其长上之赏誉，避其毁罚，是以见善不善者告之。天子得善人而赏之，得暴人而罚之，善人赏而暴人罚，天下必治矣。然计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而以尚同一义为政故也②。

【注释】

①选：当为“总”字之误。

②唯而：唯能。

【译文】

国家已经治理好了，难道治理天下的方法就此已经很完备了吗？那还没有哩！天下的国家为数是很多的，大家都认为自己的国家对，别的国家不对，于是严重的就发生战争，不严重的也要发生纷争。所以又使国君统一全国人民的意见，以尚同于天子。天子也对天下的人民发布政令说：‘假若见到爱利天下的人，一定要报告。假如见到憎恨、残害天下的人，也一定要报告。假如看见爱利天下的就报告，也等于爱利天下的人了，上面知道了就赏赐他，大家听到了就赞扬他。假如见到憎恨、残害天下的而不报告，那也等于憎恨、残害天下的人了，上面知道就惩处他，大家听说就责难他。’所以遍天下的人，都想得到天子的赏誉，而避免其毁罚，所以看见好的和不好的都有人报告。天子得到好人就赏赐他，得到坏人就惩处他，好人得赏而坏人受惩，那天下一定得治了。然而仔细思考一下天下之所以得治的原因是什么呢？不过是能以尚同这一道理为政而已。

【原文】

天下既已治，天子又总天下之义，以尚同于天。故当尚同之为说[①]也，尚用之天子[②]，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诸侯，可而治其国矣；小用之家君，可而治其家矣。是故大用之，治天下不窕[③]，小用之，治一国一家而不横者[④]，若道之谓也[⑤]。”

【注释】

①当：像。　为说：作为一种主张。

②尚用之天子：上用之于天子。

③不窕(tiǎo)：窕，王念孙曰：“不满也。”　不窕，即不亏缺。

④横：王念孙云：“充塞也。”

⑤若道之谓：这正是说的尚同这一主张。

【译文】

天下已经治理好了，于是天子又统一天下人民的意见尚同于天。故尚同作为一种主张，上用于天子，可以治理天下；中用于诸侯，可以治理他们的国家；小用于家君，可以治理他们的家庭。所以大用它，治理天下不会亏缺，小用之，治理一国一家而不会充塞阻碍，这正是说的尚同这一主张。”

【原文】

故曰治天下之国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意独子墨子有此[①]，而先王无此其有邪？则亦然也。圣王皆以尚同为政，故天下治。何以知其然也？于先王之书也，《大誓》之言然[②]，曰：“小人见奸巧乃闻，不言也，发罪钧[③]。”此言见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犹淫辟者也。

【注释】

①意独：难道只有。 此：这种见解。指“尚同”的主张。

②大誓：即《泰誓》，《尚书》篇名。 言然：说的那样。

③发罪钧：今《泰誓》云：“厥罪惟钧。”钧，同也。意为：其罪与奸巧者同。

【译文】

所以说：治理天下的国家就如同治理一个家庭一样，使令天下之民就如同使令一个人一样。难道只有墨子有这种见解，而先王没有吗？先王也是有的呵！圣王都用尚同为政，所以天下得治。何以知道如此呢？在先王的书上，《大誓》就记载说：“小人见到或听到奸巧的坏事，如不报告，他们的罪应与奸巧者同。”这就是说见到奸巧淫辟的坏事不报告的，他们的罪也等于奸巧淫辟的人一样。

【原文】

故古之圣王治天下也，其所差论[①]，以自左右羽翼者皆良，外为之人[②]，助之视听者众。故与人谋事，先人得之；与人举事，先人成之；光誉令闻[③]，先人发之[④]。唯信身而从事[⑤]，故利若此。古者有语焉，曰：“一目之视也，不若二目之视也[⑥]。一耳之听也，不若二耳之听也[⑦]。一手之操也，不若二手之强也。”夫唯能信身而从事，故利若此。是故古之圣王之治天下也，千里之外有贤人焉，其乡里之人皆未之均闻见也[⑧]，圣王得而赏之。千里之内有暴人焉，其乡里未之均闻见也，圣王得而罚之。故唯毋以圣王为聪耳明目与？岂能一视而通见千里之外哉！一听而通闻千里之外哉！圣王不往而视也，不就而听也[⑨]。然而使天下之为寇乱盗贼者，周流天下无所重足者[⑩]，何也？其以尚同为政善[⑪]

也。

【注释】

①差论:王念孙说:"差论,皆择也。"选择。

②以自左右羽翼者皆良,外为之人:王焕镳言:"'外'疑为'桀'的坏字。'桀'借作'杰'。'为'疑原在上句'自'字下。两句原文应作'其所差论,以自为左右羽翼者,皆良桀之人'。"

③先誉令闻:荣誉和好名声。

④先人发之:要比别人早传出去。

⑤信身:王焕镳云:"'身'疑是'民'字,古文二字形近致误。下同。'信民',谓相信人民耳目之实,以为圣王治理之资。"

⑥二目之视:孙诒让云:"疑'二目之视','视'当作'靚'。"

⑦二耳之听:孙诒让云:"二耳之听,'听'当作'聪'。"

⑧均:遍,全。

⑨就:接近。

⑩周流:周游、流浪。 无所重足:没有立足之地。

⑪善:好处。

【译文】

所以古代圣王治理天下,他们所选择作为自己左右辅助的人都是贤良俊杰,帮助他视听的人很多。因此替人谋事,比别人先得到;给人办事,比别人先办成;荣誉与好名声,比别人早传扬出去。只有相信人民目耳而从事,所以才得到上面这么多利益。古时候有这样一句话:"一个眼睛看,不如两个眼睛明;一个耳朵听,不如两个耳朵灵;一只手干活,不如两只手强。"只有相信人民耳目而从事,才能得到这么多利益。所以古代圣王治理天下,千里之外有了贤良的人,他们乡里的人都没有全听到或看到,圣王却得到了并奖赏他。千里之内有了坏人,他们乡里的人都没有全听到或看到,圣王却得知并罚了他。因此我们能说只有这圣王的耳目聪明吗?他难道能一看就看通千里之外,一听就能闻知千里之外吗?圣王虽不能亲自去看到、不能接近而亲自听到,然而圣王能使天下那些寇乱

盗贼之徒到处流浪而无立足之地，是什么原因？这就是他以尚同为政的好处呵！

【原文】

是故子墨子曰："凡使民尚同者，爱民不疾①，民无可使，曰必疾爱而使之，致信而持之②，富贵以道其前③，明罚以率其后④。为政若此，唯欲毋与我同，将不可得也。"

【注释】

①疾：《吕氏春秋·尊师篇》，高注云："疾，力也。"
②致信：表示信任。　持之：把握或掌握他们。
③道：同"导"，引导。
④率：律、警。

【译文】

所以墨子说道："凡是让老百姓尚同的人，如果爱民不深，民是不可能供他使的。他们说：一定要深深爱民才使民，要对他们表示信任才能把握他们。用立功可富贵在前面引导，用犯罪定要受罚在后面警策。像这样执政，即使想要他们不与我同，也就不可能了。"

【原文】

是以子墨子曰："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将欲为仁义①，求为上士，上欲中圣王之道，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故当尚同之说②，而不可不察尚同为政之本，而治要也。"

【注释】

①中情:诚心。

②当:如。

【译文】

所以墨子说道:“现在天下的王公大人和一般当官的人,诚心想要实行仁义,希求成为贤良的人士,对上想要合乎圣王之道,对下想要合乎国家百姓的利益,所以如尚同这样的主张,就不可不视作为政之根本、治理之要领了。”

卷四

兼爱上第十四

【题解】

兼爱篇是墨子的重要纲领之一。墨子的所谓“兼爱”，就是要天下人爱人如爱己，彼此相亲相爱。墨子认为，天下混乱，如臣不孝君、子不爱父、弟不尊兄；反之，君不慈臣、父不喜子、兄不爱弟；以及盗贼四起、诸侯相攻等，“皆起不相爱。”因此，墨子指出：“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墨子的这一主张，在当时反对 贵族的道德观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即使是现在，我们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兼爱”的观点也不无借鉴作用。

当然，墨子由于历史的局限，不可能认识到人们所以“不相爱”，是因为政治的、阶级的利益关系所致。这种阶级的利害冲突，决非“兼相爱”能解决的。另外，墨子把父子、兄弟的关系和国君与人民的关系相提并论，并想通过同一主张来解决，这显然是不正确的，也是不可能的。

“兼爱”分上、中、下三篇。张纯一云：“凡三篇者，盖墨分为三。各尊所闻。叙述有详略耳。”

【原文】

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①]，不知乱之所自起，则不能治。譬之如医之攻人之疾者然[②]，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则弗能攻。治乱者何独不然，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

乱之所自起，则弗能治。

【注释】

①焉：乃、才。

②攻：治疗。 然：这样。

【译文】

圣人以治理天下为己任的，一定要知道乱从什么地方起，这样才能治理；不知道乱是从什么地方起的，就不能治理。这就如同医生治疗人的疾病一样，必须知道疾病的来源，才能医治；如果不知道疾病的来源，那就不能医治。治乱又何尝不是这样呢？一定要知道乱的起因，才能治理它；不知道乱的起因，就不能治理。

【原文】

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当察乱何自起[①]？起不相爱。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②]；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虽父之不慈子[③]，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父自爱也不爱子，故亏子而自利；兄自爱也不爱弟，故亏弟自利；君自爱也不爱臣，故亏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爱。虽至天下之为盗贼者亦然，盗爱其室不爱其异室[④]，故窃异室以利其室；贼爱其身不爱人，故贼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爱。虽至大夫之相乱家[⑤]，诸侯之相攻国者亦然。大夫各爱其家，不爱异家，故乱异家以利其家；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天下之乱物

具此而已矣[⑥]。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爱。

【注释】

①当：孙诒让云："当，读为尝，同声假借字。"尝，试也。

②亏：损害。

③虽：即使。

④其：第二个"其"字疑衍。王念孙云："下句不当有'其'字，盖涉上下文而衍，下文'不爱异家'、'不爱异国'，皆无'其'字，是其证。"

⑤家：王焕镳言："此事士大夫之封邑。" 相乱家：侵夺封邑。 下同。

⑥乱物：孙诒让云："物亦事也，言天下之乱事。"

【译文】

圣人以治理天下为己任的，不能不考察混乱的起因。试考察混乱的起因是什么呢？起于不相爱。臣不孝君、子不孝父，这就是乱呵！子只自爱而不爱父，所以损害父亲而自利；弟只自爱而不爱兄，所以损害兄长而自利；臣只自爱而不爱君，所以损害君王而自利，这就叫乱呵！即使是父亲不慈爱儿子，兄长不慈爱弟弟，君王不慈爱臣子，这也是天下所谓乱了！父亲只自爱不爱子，所以损害儿子而自利；兄长只自爱不爱弟，所以损害弟弟而自利；君王只自爱不爱臣，所以损害臣子而自利。这是什么原因呢？都是起于不相爱。即使是天下作盗贼的也是这样，他们只爱自己的家而不爱别人的家；所以偷窃别人的家以利自己的家；他们只爱自己的身体而不爱别人的身体，所以残害别人的身体以利自己的身体。这是什么原因？都是起于不相爱。推而至于大夫侵夺封邑、诸侯侵夺别国也是这样。大夫们各爱自己的封邑，而不爱别人的封邑，所以去抢夺别人的封邑而利自己的封邑；诸侯们各爱自己的国家，而不爱别人的国家，所以去攻打别的国家而利自己的国家，天下的乱事都尽于此罢了。考察这些起于何因？都是起于不相爱。

【原文】

若使天下兼相爱[1]，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视父兄与君若其身，恶施不孝[2]？犹有不慈者乎？视弟子与臣若其身，恶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亡有[3]，犹有盗贼乎？故视人之室若其室[4]，谁窃？视人身若其身，谁贼[5]？故盗贼亡有。犹有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乎？视人家若其家，谁乱？视人国若其国，谁攻？故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亡有。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故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恶得不禁恶而劝爱[6]？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劝爱人者，此也。"

【注释】

①兼相爱：全都相亲相爱。

②恶(wū 巫)施：怎么作。　恶：何、怎么。　施：干、作。

③亡有：没有。

④故：孙诒让云："'故'字疑衍。"

⑤谁贼：谁残害别人？

⑥恶(wū 巫)得：怎么能。　禁恶：禁止相互仇恨。

【译文】

倘若使天下的人全都相亲相爱，爱别人就像爱自己一样，还会有不孝的吗？看待父兄与君王如同自己一样，怎么会作出不孝的事呢？还会有不慈爱的吗？看待弟子与臣下如同自己一样，怎么会作出不慈爱的事呢？故不孝不慈的没有了，还会有盗贼吗？看待别人的家如同自己的家，谁偷窃人家呢？看待别人的身体如同自己的身体，谁残害别人呢？故盗贼没有了，还会有大夫侵夺别人的封邑、诸

侯攻打别的国家吗？看待别人的封邑如同自己的封邑，谁侵夺呢？看待别人的国家如同自己的国家，谁攻打呢？故大夫之间的侵夺、诸侯国之间的攻打没有了。倘若使天下的人都相亲相爱，国与国之间不相互攻打，封邑与封邑之间不相互侵夺，盗贼没有，君臣父子都能孝顺慈爱，像这样则天下治。故圣人以治天下为己任的，怎么能不禁止相互仇恨而劝勉人们相亲呢？所以天下人全都相亲相爱则治，相互仇恨则乱。因此，墨子说："不可以不劝勉爱别人，道理就在这里呵。"

兼爱中第十五

【原文】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所以为事者[①],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为事者也。"然则天下之利何也?天下之害何也?子墨子言曰:"今若国之与国之相攻,家之与家之相篡[②],人之与人之相贼 ,君臣不惠忠[③],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调[④],此则天下之害也。"

【注释】

①为事:处理政事。
②篡:篡夺、夺取。
③惠:施恩惠。 忠:忠诚。
④和调:和谐、和睦。

【译文】

墨子说:"仁人处理政事的原则,一定是兴办对天下有利的,除去对天下有害的,用这样的原则来处理政事。"那末,天下的利是什么?天下的害又是什么呢?墨子说:"现在如若国和国之间互相攻打,封邑与封邑之间互相篡夺,人与人之间相互残害,君不爱臣,臣不忠君,父不慈子,子不孝父,兄弟之间不和睦,这些就是天下的大害呵。"

【原文】

然则崇此害亦何用生哉[1]？以不相爱生邪[2]？子墨子言："以不相爱生。今诸侯独知爱其国，不爱人之国，是以不惮举其国以攻人之国[3]。今家主独知爱其家[4]，而不爱人之家，是以不惮举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独知爱其身，不爱人之身，是以不惮举其身以贼人之身。是故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君臣不相爱则不惠忠，父子不相爱则不慈孝，兄弟不相爱则不和调。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5]，富必侮贫，贵必敖贱[6]，诈必欺愚[7]。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是以仁者非之。"

【注释】

①崇：俞樾云："'崇'字无义，乃'察'字之误。"即"崇"为"察"之误。　何用生：俞樾云："何用生者，何以生也。"即"从何生"，从何产生。

②以：因。　不相爱生：俞樾云："'以不相爱生邪'，当作'以相爱生邪'，乃反言以问之，起子墨子之正对也。"

③不惮：不怕，毫无顾忌。　举：动用。

④家主：指封邑的卿大夫。

⑤执：控制。

⑥敖（ào 傲）：毕沅云："'敖'，一本作'傲'，此傲字假音。"傲，轻视别人。

⑦诈：奸诈的人。

【译文】

那末，考察一下这些大害又是从哪里产生的呢？是因为相爱而产生的吗？墨子说："是因为不相爱而产生的。现在诸侯只知道爱自己的国家，不爱别人的国家，所以毫无顾忌地动用全国的力量去攻打别的国家。现在卿大夫们只知道爱自己的封邑，而不爱人家的

封邑，所以不顾一切地动用封邑的力量去篡夺别人的封邑。现在每个人只爱各自的身体，而不爱别人的身体，所以肆无忌惮地拼出自己的身体去残害别人的身体。因此，诸侯不相爱就一定会发生战争，卿大夫们不相爱就一定会相互掠夺，人与人之间不相爱就一定会相互残害，君臣不相爱就出现君不爱臣、臣不忠君，父子不相爱就出现父不慈子、子不孝父，兄弟不相爱就不和睦团结。天下的人都不相爱，强壮的一定会控制弱小的，富有的一定会欺侮贫困的，高贵的一定会鄙视低贱的，奸诈的一定欺压愚蠢的。一切天下的祸乱、争夺、怨恨，他们产生的根源，都是由于相互之间不相爱。所以仁人要反对这种不相爱的现象。”

【原文】

既以非之[1]；何以易之[2]？子墨子言曰：“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3]。”然则兼相爱交相利之法将奈何哉？[4]子墨子言：“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5]，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6]，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7]。”

【注释】

①以：通“已”。

②何以易之：用什么改变它。

③交相利：大家互利，相互得到好处。

④将：该、当。　奈何：怎样。

⑤劫：抢夺。　寡：少。

⑥毋（wú 无）：没有。

⑦誉：赞誉、称赞。

【译文】

既已反对不相爱，那又用什么来改变它呢？墨子说："用彼此相爱、大家互利的方法来改变它。"那么，彼此相爱、大家互利的作法该是怎样的呢？墨子说："看待别人的国家如同自己的国家一样，看待别人的封邑如同自己的封邑一样，看待别人的身体如同自己的身体一样。因此诸侯相爱则不发生战争，卿大夫相爱则不相互篡夺，人与人相爱则不相互残害，君臣相爱则相互惠忠，父子相爱则相互慈孝，兄弟相爱则和睦友好。天下的人都相爱，强壮的不控制弱小的，人多的不抢夺人少的，富有的不欺侮贫穷的，富贵的不鄙视低贱的，奸诈的不欺压愚蠢的。天下一切的祸乱、争夺、怨恨都可使之不发生，就是因为相爱的关系。所以仁人要赞美相爱呵。"

【原文】

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若兼则善矣①，虽然，天下之难物于故也②。"子墨子言曰："天下之士君子，特不识其利③，辩其故④也。今若夫攻城野战，杀身为名⑤，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难也，苟君说之⑥，则士众能为之。况于兼相爱，交相利，则与此异。夫爱人者⑦，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⑧，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此何难之有！特上弗以为政⑨，士不以为行故也⑩。

【注释】

①乃若：如果。　兼：兼爱。

②难物：难事。 于故：俞樾云："'于故'二字，当为衍文。" 天下之难物也：天下难办的事。

③特：只是。 其：指兼爱。 利：好处。

④辩：同"辨"，辨别、懂得。 故：缘故、道理。

⑤杀身为名：为了成名而牺牲生命。

⑥说（yuè 悦）：通"悦"。

⑦夫：发语词。

⑧恶（wù 悟）：憎恨。

⑨上：君王。 弗：不。 政：政务。

⑩行：行为。 故：缘故。

【译文】

然而现在天下的士人君子说："话是对的，如若能兼爱那就好了，但是，这是天下难于办到的事呵。"墨子说："天下的士人君子，只是还不认识兼爱的好处，不懂得它的道理罢了。至于现在的攻城打仗，要牺牲自己生命而成名，这当然是老百姓都所难于办到的，然而只要君主喜欢这样，那臣民们也能照着办。何况彼此相爱、大家互利，跟这个就完全不同。爱别的人，别人一定会跟从他而爱他；有利于人的，别人一定会使他有利；憎恨别人的，别人也一定会憎恨他；残害别人的，别人也一定会残害他。这有什么难办的呢！只是君王不把这事当作该办的政务来推行，士人君子不把它作为应作的事情来实行罢了。

【原文】

昔者晋文公好士之恶衣①，故文公之臣皆牂羊之裘②，韦以带剑③，练帛之冠④，入以见于君⑤，出以践于朝⑥。是其故何也？君说之，故臣为之也。

【注释】

①好(hào 浩):喜好。　恶衣:粗劣的衣服。

②牂(zāng 脏)羊:母羊。　裘:皮衣。

③韦:熟牛皮。　带:佩挂。

④练帛:孙诒让云:"练帛盖即大帛。"

⑤入:进入宫廷。　见:参见。

⑥践:行走。　朝:朝廷。

【译文】

从前晋文公喜欢臣下穿粗劣的衣服,所以文公的臣子都穿着老羊皮的袍子,腰间系一根牛皮带子挂剑,戴着大帛帽子,进入宫廷可以参见君王,出来可以在朝廷上往来行走。这是什么原因呢?君王喜欢这样,所以臣子就这样做。

【原文】

昔者楚灵王好士细要①,故灵王之臣皆以一饭为节②,胁息然后带③,扶墙然后起。比期年④,朝有黧黑之色⑤,是其故何也?君说之,故臣能之也。昔越王勾践好士之勇⑥,教驯其臣⑦,和合之⑧焚舟失火⑨,试其士曰⑩:'越国之宝尽在此!'越王亲自鼓其士而进之⑪。士闻鼓音,破碎乱行⑫,蹈火而死者⑬左右百人有余。越王击金而退之。"

【注释】

①要(yāo 邀)同"腰"。

②一饭:一天一顿饭。　节:节制。

③胁息:吸气收缩。　带:紧束腰带。

④比:等到。　期(jī 基)年:一年。

⑤朝:朝廷的臣子。　黧(lí 犁):黑色,指朝廷的臣子们因清瘦而黑。

⑥勾践:即越王勾践,春秋末年越国君。

⑦驯:通"训"。

⑧和合之：孙诒让云："此三字无义，疑当作'私令人'，属下读。"此句应为"私令人焚舟失火"。

⑨焚舟失火：孙诒让云："疑'舟'当为'内'，内谓寝室。"

⑩试：试验、考验。

⑪鼓：击鼓，命令进军。

⑫破碎乱行(háng 航)：孙诒让云："'碎'疑'萃'之借字，萃亦行列之谓。穆天子传'七萃之士'，郭璞注云：'萃'，集也，聚也。'盖凡卒徒聚集部队，谓之萃。破萃乱行，皆谓凌躐其曹伍，争先赴火也。"

⑬蹈火：投身火中。

【译文】

从前楚灵王喜欢臣下的腰长得细，所以他的臣子每天只吃一顿饭来节制，先吸气收缩然后系腰带，手扶墙然后才站起来。过了一年，满朝臣子都人瘦面黑。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君王喜欢这样，所以臣子们就这样做。过去越王勾践喜欢臣下勇敢，为了教育训练他的臣子们，他私令人焚烧宫寝，用以考验他的臣下说：'越王的珍宝都在这些宫寝里面。'他亲自击鼓命令臣下们上前救火，他的臣下们听到鼓声，顾不上阵行，争先恐后，赴汤蹈火而死的，光是身边左右侍臣就有一百多人。越王这才鸣金收兵。"

【原文】

是故子墨子言曰："乃若夫少食恶衣①，杀身而为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难也，若苟君说之，则众能为之。况兼相爱，交相利，与此异矣。夫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恶人者，人亦从而恶之；害人者，人亦从而害之。此何难之有焉，特士②不以为政而士不以为行故也。"

【注释】

①乃若夫：按上文应为"今若夫"。　若夫：发语词，

②士：据上文，此"士"应为"上"。指君王。

【译文】

所以墨子说"现在至于吃得少，穿得破，为成名而牺牲生命，这是天下百姓们都认为难办的事，但如果国君喜欢这样，那大家就能这样做。然而拿兼相爱、交相利来比，就与这个不同了。爱别人的，别人也会跟从他而爱他；把利让给别人的，别人也会使他有利；憎恨别人的，别人也会憎恨他；残害别人的，别人也会残害他。这有什么困难呢？只是君主不把这事当作应办的政务，士人君子不把它作为应作的事情来实行罢了。"

【原文】

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若兼则善矣。虽然，不可行之物也，譬若挈太山越河济也①。"子墨子言："是非其譬也②。夫挈太山而越河济，可谓毕劫有力矣③，自古及今未有能行之者也。况乎兼相爱，交相利，则与此异，古者圣王行之。何以知其然？古者禹治天下，西为西河渔窦④，以泄渠孙皇之水⑤；北为防原泒⑥，注后之邸⑦，嘑池之窦⑧，洒为底柱⑨，凿为龙门，以利燕、代、胡、貉与西河之民⑩；东方漏之陆⑪防孟诸之泽⑫，洒为九浍⑬，以楗东土之水⑭，以利冀州之民⑮；南为江、汉、淮、汝⑯，东流之，注五湖之处⑰，以利荆、楚、干、越与南夷之民⑱。此言禹之事，吾今行兼矣⑲。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光于四方于西土⑳，不为大国侮小国，不为众庶侮鳏寡，不为暴势夺穑人

黍、稷、狗、彘[21]。天屑临文王慈[22]，是以老而无子者，有所得终其寿；连独无兄弟者[23]，有所杂于生人之间[24]；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长[25]。此文王之事[26]，则吾今行兼矣。昔者武王将事泰山隧，传曰：'泰山，有道曾孙周王有事[27]，大事既获[28]，仁人尚作[29]，以祇商夏[30]、蛮夷丑貉[31]。虽有周亲[32]，不若仁人，万方有罪[33]，维予一人。'此言武王之事，吾今行兼矣。"

【注释】

①挈(qiè 切)：举。 太山：泰山。 越：跨越。 河：黄河。 济：济水。

②是非其譬：这比方比得不对。

③毕劫有力：孙诒让云："'劫'疑当为'刧'之误。《广韵》十八黠云：'刧'，用力也。"毕刧：有力的样子。

④为：治理。 西河：王焕镳说："古称西部地区南北流向的黄河为西河。"渔窦：古水名，地址不详。

⑤泄：排泄。 渠孙皇：王焕镳云："渠、孙皇，古水名，都在西河黑水流域。"

⑥防原泒(gū 姑)：防、原、泒为古水名，无考。

⑦后之邸(dǐ 底)：古地名。孙诒让云："后之邸，疑即职方氏并州泽薮之昭余祁。"在今山西太原祁县东。

⑧嘑(hū 呼)池之窦：毕沅云："即虖沱河，出今山西繁畤县，古无'池'字，即沱异文，故此亦以池为沱也。"

⑨洒为底柱：洒(sǎ 撒)，分流； 底柱：即砥柱山。《括地志》云："底柱山俗名三门山，硖石县东北五十里黄河之中。" 洒为底柱，意为使黄河在底柱山分流。

⑩燕、代：古国名。王焕镳说："燕国在今河北北部和辽宁西部。代国在今河北蔚县东北。"胡、貉：古代北方的部族名称。

⑪东方漏之陆：孙诒让云："以上下文例校之，东方，'方'当作'为'，与西为、北为、南为，文正同。'漏之陆'，疑当作'漏大陆'。" 漏：疏导。 大陆：地

名，在河北巨鹿县。

⑫防：拦截。　孟诸之泽：即孟诸泽，古代河南商丘东北的湖泽名。

⑬九浍(kuài 快)：九条河水。

⑭楗(jiàn 建)：毕沅云："说文云：'楗，门 限'，则此盖言限也。"即限制。

⑮冀州：孙诒让云："古通以中土为冀州。"在今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

⑯江：长江。　汉：汉水。　淮：淮河。　汝：汝水。

⑰五湖之处：指太湖一带的湖泊。

⑱荆、楚：即楚国。　干(hán 含)越：即吴越。干，邗之借字。孙诒让云："据《管子》说，则吴干本二国，后干为吴所灭，遂通称吴为干，故此云干越矣。"

⑲吾今行兼矣：现在我们应实行这种兼爱了。

⑳乍：通"作"。　作光，即"照耀"。

㉑穑人：种田人。　黍、稷：泛指农作物。狗、彘：泛指牲口家畜。

㉒屑临：《后汉书·马廖传》，李注云："屑，顾也。"　临：察视。

㉓连：孙诒让云："连疑当读为矜，一声之转，犹《史记·龟策传》，以苓叶为莲叶。《尔雅·释诂》云：'矜，苦也。'……连独，犹言穷苦茕独耳。"

㉔杂：集聚、杂居。　生人：生活着的人们。

㉕放依：依靠。

㉖此：孙诒让云："以上下文校之，'此'字下亦当有'言'字。"此句应为：此言文王之事。

㉗昔者武王将事泰山隧：此句疑孙诒让断句有误。王焕镳断为："昔者武王将事泰山，隧传曰：'泰山有道，曾孙周王有事……'"　事：祀。　隧：王焕镳云："疑'遂'字之误。遂：于是。传：陈述。'曰'以下为祝辞。"　有道：有神灵。　曾孙：天子诸侯祭祀时用的谦称。　有事：有祀，即作此祭祀。

㉘大事：指讨伐商纣之事。　既获：已得胜利。

㉙仁人：指贤明的人。　作：《说文·人部》云："作"，起也。"

㉚祇(zhī 支)：孙诒让云："祇当读为振。"拯救的意思。　商夏：指中原。

㉛丑貉：孙诒让云："丑貉者，九貉类众多，《尔雅释诂》云'丑，众也'。"

㉜周亲：至亲本家。

㉝万方有罪：指四方百姓有罪。

【译文】

然而现在天下的士人君子说："话是对的，如若能兼爱那就好了。但是，这是行不通的事情。这就像想一手举起泰山、一脚跨越

黄河济水一样呵。"墨子说:"这个比方就比得不对了。举泰山跨越河济,可以说再是强而有力,自古至今,没有能办得到的。然而兼相爱、交相利,就与此完全不同,古代圣王就实行了。怎么知道是这样呢?过去禹治天下,在西边治理西河和渔窦,以排泄渠、孙、皇等水流;在北边治理防、原、泒等河流,使之注入昭余祁和嘑沱河,使黄河在底柱山分流,凿通龙门,以利于燕、代、北方一些部族以及西河的老百姓;在东边治理疏导大陆积聚的大水,一方面把它拦截入孟诸泽,同时用九条河来分流,用以限制东土的水北犯,以利于中原的百姓;在南边治理长江、汉水、淮河、汝水,使之东流,注入太湖一带的湖泊中,以利于楚国、吴越与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这是说的夏禹所实行的兼爱之事,我们现在也应该实行这种兼爱了。过去周文王治理西土,如同日月的光芒照耀四方和西土,不让大国欺侮小国,不让大家欺侮鳏夫寡母,不让强暴势力夺取农民的谷物和牲口。上天顾察文王的仁慈,所以老而无子的,有人供养而终其天年;孤苦无兄弟的,可以安居于人们之中;从小就失去父母的,也有所依靠而长大成人。这是讲周文王实行的兼爱之事,我们现在也应该实行这种兼爱了。过去周武王行祀泰山,于是陈说:'泰山之神有灵,我周王来此祭祀,现在伐纣的战事已获得胜利,一大批仁人智士起来辅助我,拯救中国及四裔。虽有至亲,不如仁人,如若百姓有什么过错,应该由我一人来承担。'这是说同武王实行的兼爱之事,我们现在也该实行这种兼爱了。"

【原文】

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忠实欲天下之富①,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务为也②。"

【注释】

①忠：孙诒让云："忠，中通。"

②务：努力。 为：干、做。

【译文】

因此，墨子说："现在天下的君子，内心确实想天下富起来，而厌恶贫困；想天下得治，而厌恶混乱，那就该实行兼相爱，交相利，这是圣王的法则，是天下得治的准则，不可不努力去做呵。"

兼爱下第十六

【原文】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然当今之时，天下之害孰为大①？曰："若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劫弱，众之暴寡②，诈之谋愚，贵之敖贱，此天下之害也。又与为人君者之不惠也③，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又与今人之贱人④，执其兵刃、毒药、水、火，以交相亏贼⑤，此又天下之害也。"姑尝本原若众害之所自生⑥，此胡自生⑦？此自爱人利人生与？即必曰非然也，必曰从恶人贼人生⑧。分名乎天下恶人而贼人者⑨，兼与⑩？别与⑪？即必曰别也。然即之交别者⑫，果生天下之大害者与？是故别非也。

【注释】

①孰为大：什么是大的危害。

②暴：虐待。

③又与：《广雅》"与，如也"。又与，即"又如"。　不惠：不仁慈。

④今人：王念孙云："'今'下衍'人'字。"

⑤交相亏贼：互相残害。

⑥姑：姑且。　尝：尝试。　本原：推究产生的根源。

⑦胡：何、哪里。

⑧恶人：憎恨人。　贼人：残害人。

⑨分名：分辨名目。

⑩兼：指视人如己。

⑪别：指将别人与自己区分开，分别对待。

⑫然即：那么。　之：这些。　交别：相互之间都把别人与自己分开。

【译文】

墨子说："仁人的政事，一定要努力兴天下的利，除天下的害。"然而当今之时，什么是天下最大的危害？回答道："如大国攻打小国，大封邑扰乱小封邑，强壮的劫掠弱小的，人多的虐待人少的，奸诈的欺骗愚笨的，高贵的鄙视卑贱的，这就是天下的大害呵。又如作君王的不仁慈，作臣下的不忠诚，作父亲的不慈爱，作儿子的不孝顺，这又是天下的大害呵。又如现在的贱民，拿着兵刃、毒药、水、火，相互残害，这又是天下的大害呵。"姑且试着推究这许多灾害的起源，这些灾害究竟是从哪里产生的？这是产生于爱人利人吗？那一定会说不是这样，一定会说是从憎恨人残害人而产生的。分辨一下吧，请问天下憎恨别人、残害别人的人，算是"兼"，还是"别"呢？那一定要说是"别"了。然则"交相别"果真是产生天下一切大害的原因，所以，"别"是不对的。

【原文】

子墨子曰："非人者必有以易之①，若非人而无以易之，譬之犹以水救火也②，其说将必无可焉③。"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别④。"然即兼之可以易别之故何也？曰："藉为人之国⑤，若为其国，夫谁独举其国以攻人之国者哉⑥？为彼者由为己也。为人之都，若为其都，夫谁独举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为彼犹为己也。为人之家，若为其家，夫谁独

举其家以乱人之家者哉？为彼犹为己也，然即国、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乱贼，此天下之害与？天下之利与？即必曰天下之利也。姑尝本原若众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恶人贼人生与？即必曰非然也，必曰从爱人利人生。分名乎天下爱人而利人者，别与？兼与？即必曰兼也。然即之交兼者⑦，果生天下之大利者与。”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且乡吾本言曰⑧：‘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吾本原别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是故子墨子曰：“别非而兼是者，出乎若方也⑨。”

【注释】

①非人：陶鸿庆说：“‘非人’当作‘非之’。”“非之”即否定“别”。　有以易之：有其它东西来替换它。

②以水救火：俞樾云：“疑《墨子》原文本作‘犹以水救水，以火救火也’，故曰其说将必无可。”

③将必无可：当必不可。

④兼以易别：用视人如己来改变人我有别。

⑤藉：假如。　为：对待。

⑥独：还。　举其国：动用全国的力量。

⑦交兼：人们相互间都视别人如自己。

⑧乡(xiàng 向)：毕沅云：“乡，曏字省文。说文云‘曏，不久也。’”

⑨若：此，这。　方：道理、法则。

【译文】

墨子说：“否定‘别’，一定要有其它东西来替换它，如果否定‘别’而没有替换它的东西，那就好比以水救水、以火救火，这样就不行了。”因此，墨子说：“要用‘兼’来代替‘别’。”然则“兼”可以代

替“别”的缘故是什么呢？回答说：“假如对待别人的国家，如同对待本国一样，那么谁还会动用本国的力量去进攻别人的国家呢？因为别国如同本国一样呵。又如对待别人的都城，如同对待自己的都城，那么谁还会动用自己都城的力量去讨伐别人的都城呢？因为别人的都城如同自己的都城呵。又假定对待别人的封邑，如同对待自己的封邑，那么谁还会动用自己封邑的力量去扰乱别人的封邑呢？因为别人的封邑如同自己的封邑。然则国家、都城不相攻伐，人、封邑不相扰乱和残害，这是天下的害呢，还是天下的利？一定会说是天下的利。姑且尝试着推究这些利是从哪里产生的？这是产生于憎恨人残害人吗？那一定会说不是这样，而是从爱人利人产生的。分辨一下吧，天下爱别人、利别人的，究竟是出于将别人与自己分别对待呢，还是出于视人如己？那一定会说视人如己。那么这些相互间都视人如己，果真是产生天下大利的原因吧！”因此，墨子说：“视人如己是对的。并且我在不久前说过：‘仁人的政事，一定要努力兴办对天下有利的事，除去对天下有害的事。’现在我推究其‘兼’产生的原由，它是天下的大利呵；我推究其‘别’产生的原由，则是天下的大害呵。”所以墨子说：“‘别’不对而‘兼’是对的，就是出于这个道理。”

【原文】

今吾将正求与天下之利而取之，以兼为正①，是以聪耳明目相与视听乎②，是以股肱毕强相为动宰乎③，而有道肆相教诲④。是以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今唯毋以兼为正⑤，即若其利也⑥，不识天下之士，所以皆闻兼而非者，其故何也？

【注释】

①此二句按王焕镳说："疑原文应作'今吾将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取以兼为正。" 正：通"政"。

②与：当据毕本作"为"。 相为视听：相互助人视听。

③动宰：马宗霍云："本文之'动宰'犹'动制'，'动制'犹'动作'也。"

④有道：用道义。 肆：勉力。

⑤唯毋：语词。

⑥即若其利：则其利若此。

【译文】

现在我将努力兴办对天下有利之事，除去对天下有害之事，而采用"兼"治政，因此大家都用聪耳明目相互助人视听，大家都用强而有力的手足相互帮助，进而用道义勉励相互教诲。所以年老而无妻儿子女的，有所侍养以终年寿；幼弱、无父母的孤童，也有所依靠而长大成人。现在用"兼"治政，则其利若此。然而不知道天下之士听到"兼"的说法，都加以否定，这是什么缘故呢？

【原文】

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①]，犹未止也。曰："即善矣。虽然，岂可用哉？"子墨子曰："用而不可，虽我亦将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姑尝两而进之[②]。谁以为二士[③]，使其一士者执别，使其一士者执兼。是故别士之言曰：'吾岂能为吾友之身，若为吾身，为吾友之亲，若为吾亲。'是故退睹其友[④]，饥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侍养，死丧不葬埋。别士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士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闻为高士于天下者，必为其友之身，若为其身，为其友之亲，若为其亲，然后可以为高士于天下。'是故退睹其

友，饥则食之，寒则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葬埋之。兼士之言若此，行若此。若之二士者[5]，言相非而行相反与？当使若二士者[6]，言必信，行必果[7]，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8]，无言而不行也。然即敢问[9]，今有平原广野于此，被甲婴胄将往战[10]，死生之权未可识也[11]；又有君大夫之远使于巴、越、齐、荆[12]，往来及否未可识也[13]，然即敢问，不识将恶也[14]家室[15]，奉承亲戚[16]，提挈妻子[17]，而寄托之？不识于兼之有是乎[18]？于别之有是乎？我以为当其于此也[19]，天下无愚夫愚妇，虽非兼之人，必寄托之于兼之有是也。此言而非兼，择即取兼，即此言行费也[20]。不识天下之士，所以皆闻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

【注释】

①非兼者之言：否定兼爱的言论。

②两：指执“兼”和执“别”的两种人。 进之：王焕镳云：“‘进’为‘尽’之假借字。进之：即‘尽之’。句意：且试设执‘兼’与执‘别’两种人完全按照自己的主张行事。”

③谁：王引之云：“‘谁’字义不可通，‘谁’当为‘设’，言设于二士于此，而使之各执一说也。隶书‘设’字作‘设’，‘谁’字作‘谁’，二形略相似，故‘设’误为‘谁’。”

④退：退下来、返身。 睹：对待。

⑤若之：像这。

⑥当使：孙诒让云：“‘当’，疑当为‘尝’之借字。”当使，即“试使”。 若：此。

⑦言必信，行必果：说话一定兑现，行动一定果断敢为。

⑧符节：古代朝廷用作传令、调兵遣将的凭证，双方各执一半，合之以验真假。用木、竹、金属、玉石等制成。

⑨然即敢问：那么请问。

⑩被(pī 披):披。　甲:铠甲。　婴:系。　胄(zhòu 宙):头盔。

⑪权:张纯一云:"权衡,谓生死无定。"

⑫君大夫:有封地的大夫。　巴、越、齐、荆:都为古国名。巴,在今川东鄂西一带;越,在今江浙一带;　齐,在今山东一带;　荆,即楚国,在今湖北湖南一带。

⑬往来及否:能否返回。

⑭不知将恶也:俞樾云:"'恶'下脱'从'字。'将恶从也',犹云'将何从也'。"即将如何办?

⑮家室:王焕镳先生根据旧本互有异同,合而校之,疑"家室"前有"将固庇"三字,即"将固庇家室"。固庇:保护。

⑯奉承:奉养。　亲戚:钱大昕云:"古人称父母为亲戚。"此"亲戚"指父母亲。

⑰提挈:带领。　妻子:妻儿子女。

⑱有:同"友"。杨倞注:"友有同义。"　是:对。

⑲当其如此:当他处在这个时候。

⑳费:通"拂"。王念孙云:"古者拂与费通。"即违背。

【译文】

然而天下的士君子,否定兼爱的言论,还没有停止呵。他们说:"即使'兼'好,但怎么可以用呢?"墨子说:"如果真不能用,即使是我也将否定它,怎么会是好的而不可以用呢?姑且试设执'兼'与执'别'的两种人完全按自己的主张行事。设二士于此,使其中一士执'别',使其中另一士执'兼'。执'别'的人说:'我怎么能拿我朋友的身体,看作是自己的身体,拿我朋友的亲人,当作自己的亲人。'因此他退下来看见自己的朋友,饥饿了不给吃,寒冷了不给穿,生病了不去侍养,死亡了不去埋葬。执'别'的人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而执'兼'的人不是这样说的,也不是这样做的。他说'我听说在天下要做品德高尚的人,一定要把朋友的身体,看作是自己的身体,把朋友的亲人,看作是自己的亲人,然后才可以在天下做品德高尚的人。'因此他退下来看见自己的朋友,饥饿了给吃的,寒冷了给衣穿,生病了去侍养,死亡了去埋葬。执'兼'的人是这样说的,

也是这样做的。像这两位士人，言语不相同，行为又相反吧！试使这两人，说话兑现，行为果断敢为，他们的言行统一，如同符合符节一样，没有说就不做。那么请问：现在有平原广野作战场，有人披甲系盔将要去参加战斗，生死还不知道；又有君大夫将远使巴、越、齐、荆等地，能否返回还不知道。那么请问，如果要保护家室、奉养父母、带领妻子去寄托给别人，不知道是寄托于执‘兼’的朋友是对的，还是寄托于执‘别’的朋友是对的？我以为在这个时候，世上无论怎么愚蠢的男女，即使不主张兼爱的人，他们一定会把自己的亲人托付给执‘兼’的朋友，认为这样才是对的。这就是说话要否定执‘兼’的人，而择友却要选择执‘兼’的人，这就是言行不一致呵。然而不知天下之士君子听到‘兼’的说法，都加以否定，这是什么缘故呵？”

【原文】

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犹未止也。曰：“意可以择士[①]，而不可以择君乎？”“姑尝两而进之。谁以为二君[②]，使其一君者执兼，使其一君者执别，是故别君之言曰：‘吾恶能为吾万民之身[③]，若为吾身，此泰非天下之情也[④]。人之生乎地上之无几何也，譬之犹驷驰而过隙也[⑤]。’是故退睹其万民，饥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侍养，死丧不葬埋。别君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君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闻为明君于天下者，必先万民之身，后为其身，然后可以为明君于天下。’是故退睹其万民，饥即食之，寒 即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葬埋之。兼君之言若此，行若此。然即交若之二君者[⑥]，言相非而行相反与？常使若二君者[⑦]，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无言而不行也。然即

敢问，今岁有疠疫[8]；万民多有勤苦冻馁[9]，转死沟壑中者[10]，既已众矣[11]。不识将择之二君者，将何从也？我以为当其于此也，天下无愚夫愚妇，虽非兼者，必从兼君是也。言而非兼，择即取兼，此言行拂也。不识天下所以皆闻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

【注释】

①意：王焕镳言：“抑，或许。下同。”

②谁：为“设”之误。

③恶（wū 乌）：何、怎么。

④泰：通“太”。

⑤犹驷驰而过隙：好比马车奔驰过隙那样短暂。喻时间过得快。

⑥然即交：戴望云：“‘然即交’三字无义，当是衍文。”张纯一也认为戴望的看法是对的，故采此说。

⑦常：据上文，应为“当”。孙诒让云：“‘当’，疑当为‘尝’之借字。”

⑧疠疫：瘟疫。

⑨馁：饥饿。

⑩转：孙诒让云：“《淮南子·主术训》作‘转尸’，高注云‘转，弃也。’案：高说为允。”

⑪既已众：已经为数很多。

【译文】

然而天下之士否定“兼爱”的言论，还没有停止呵。他们说：“兼爱之说抑或可以选择士人君子，然而不可以选择君王吧？”“姑且试设执‘兼’与执‘别’的两种人完全按自己的主张行事。设二君王于此，使其中一君王执‘兼’，使其中另一君王执‘别’。执‘别’的君王说：‘我怎么能拿我万民的身体，当作我自己的身体，这太不合天下人的情理了。一个人生活在世上时间非常短暂，就如同马车奔驰过隙那么快呵。’因此他退下来对待自己的万民，饥饿了不给饭

吃，寒冷了不给衣穿，生病了不去侍养，死亡了不去埋葬。执‘别’的君王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执‘兼’的君王所说的则不同，做的也不一样。他说：‘我听说在天下做明君的，一定要先考虑万民的身体，然后才考虑自己的身体，这样才可以在天下做明君。’所以他退下来对待万民，饥饿了就给吃的，寒冷了就给衣服穿，生病了就去服侍，死亡了就去安葬。执‘兼’的君王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像这二位君王，言语不相同行动也相反吧！试使二位君王，言语兑现，行为果断敢为，言行统一如同符合符节一样，不说就不做。那么请问，今岁流行瘟疫，万民勤苦而受冻挨饿，死后被抛弃于沟壑中的，已经为数很多了。如果从这二君中选一位，该跟从谁呢？我以为在这种时候，天下无论怎么愚蠢的男女，即使否定执‘兼’的人，也一定会认为跟从执‘兼’的君王是对的。这就是说话要否定执‘兼’的，而择君却要选择执‘兼’的君王，这就是言行不一致呵。然而不知天下的人听到‘兼’的说法，都加以否定，这是什么缘故呵？”

【原文】

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也，犹未止也。曰：“兼即仁矣，义矣。虽然，岂可为哉？吾譬兼之不可为也，犹挈泰山以超江河也①。故兼者直愿之也②，夫岂可为之物哉？”子墨子曰：“夫挈泰山以超江河，自古之及今③，生民而来未尝有也。今若夫兼相爱，交相利，此自先圣六王者亲行之④。”何知先圣六王之亲行之也？子墨子曰：“吾非与之并世同时⑤，亲闻其声，见其色也。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槃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泰誓》⑥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即此言文王之兼爱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无有私也。”即此文王兼也，虽

子墨子之所谓兼者⑦,于文王取法焉。

【注释】

①江河:指长江、黄河。

②直:只。　愿:愿望。

③之:到、至。

④六王:孙诒让云:“下文只有四王,此‘六’疑‘四’篆文之误,下同。’”四王,即禹、汤、文、武。者:尹桐阳云:“‘者’同‘诸’,皆也。”　行:实行。

⑤并世同时:同一时代。

⑥《泰誓》:《尚书》篇名,为周武王会合诸侯伐商纣的誓言,原文已佚。

⑦虽:孙诒让云:“‘虽’与‘唯’通,下并同。”

【译文】

然而天下之士否定“兼爱”的言论,还没有停止呵。他们说:“兼即使是仁是义,但难道是可行的吗?‘兼’是不可行的,就好比一手举起泰山一脚跨过长江黄河一样呵。所以兼爱只不过是一种愿望而已,哪里是可行之事?”墨子说:“一手举起泰山一脚跨过长江黄河,自古至今,有生民以来从未有过。至于‘兼相爱’、‘交相利’,这是先圣禹汤文武都亲自实行过的。”怎么知道先圣四王亲自实行过呢?墨子说:“我没有与他们同一时代生活过,没有亲自听过他们的声音,看过他们的容貌,是通过他们所写在竹帛上,镂刻在钟鼎石碑上,琢雕在玉石的槃盂上,相传遗留给后世子孙而知道的。《泰誓》上说:‘文王如同日月的光芒普照四方和西土。’这就说明文王兼爱天下的广大,就如同日月无私地普照天下呵。”这就是文王的“兼”了,墨子的所谓“兼”,就是取法于文王呵。

【原文】

“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众①,咸听朕言②,非惟小子,敢行称乱③,蠢兹有

苗[4]，用天之罚[5]，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6]，以征有苗。’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以重富贵[7]、干福禄[8]、乐耳目也，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即此禹兼也。虽子墨子之所谓兼者，于禹求焉[9]。

【注释】

①济济：众多貌。　有：语助词。

②咸：都。　朕：我。

③称乱：孔安国云：“称，举也。”举乱，即发动战争。

④蠢：《尔雅·释训》云：“蠢，不逊也。”孔安国云：“蠢，动也。”此指不服从而蠢动。

⑤用：行。

⑥若：王焕镳云：“‘若’疑‘兹’字之形讹。兹，今。‘既’为‘即’之假借字。”群对诸群：孙诒让云：“此群对诸群，当读为‘群封诸君’，‘封’与‘邦’古音近，通用。‘封’、‘对’形近而误。‘群封诸君’，言众邦国诸君也。”

⑦非以求以重富贵：戴望云：“下‘以’字衍。”　本句为：非以求重富贵。

⑧干：求。

⑨求：孙诒让云：“‘求’以上下文校之，当作‘取法’。”

【译文】

“不光是《泰誓》是这样，而且《禹誓》也是这样呵。禹说：‘众多的人们，请都听我说，不是我胆敢发动战争，而是有苗族不服从我们而蠢动，我是行天之罚，今天即率领你们众邦国的诸君，去征讨有苗族。’禹征讨有苗族，并不是追求富贵，也不是追求福禄，更不是为了使耳目享受声色之乐呵，而是要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这就是禹的“兼”呵。墨子的所谓“兼”，就是取法于禹呵。

【原文】

“且不唯《禹誓》为然，虽《汤说》即亦犹是也[1]。汤曰：

‘惟予小子履[②]，敢用玄牡[③]，告于上天后[④]曰：今天大旱，即当朕身履[⑤]，未知得罪于上下[⑥]，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简在帝心[⑦]。万方有罪，即当朕身，朕身有罪，无及万方’。即此言汤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惮以身为牺牲[⑧]，以祠说于上帝鬼神[⑨]。”即此汤兼也。虽子墨子之所谓兼者，于汤取法焉。

【注释】

①《汤说》：即《汤誓》。孙诒让云：“据此后文，则是汤祷旱之辞。”

②履：殷汤本名履。

③黑牡：黑色的公牛。

④上天后：孙诒让云：“《御览》八十三，引《帝王纪载》此文作‘告于上天后土’，疑此‘后’下亦脱‘土’字。”上天，指上帝。　后土，指土地神。

⑤当：担当，承担。

⑥上下：指天和地。

⑦简：高亨认为“简”是“简”(jiǎn 简)的假借字，“存”的意思。

⑧不惮：不怕。　牺牲：祭品。

⑨祠：祭祀。　说：说服。

【译文】

“不光是《禹誓》是这样，而且《汤说》也是这样呵。汤说：‘我殷履，敢用黑色的小公牛作祭品，告于上帝和土地神说：现在天大旱，应由我殷履一人承担，不知道得罪于上天下地，现在，我对于有善行的人不敢隐瞒，对于有罪行的人不敢赦免，这话可铭记在天帝心中。万方有罪，由我一个人承担，我自己有罪，则不要连累到四面八方的人们。’这就是说汤贵为天子，拥有天下，然而不怕以自己为祭品，用祭祀来说服上帝鬼神。”这就是汤的“兼”呵。墨子的所谓“兼”，就是取法于汤呵。

【原文】

“且不惟《誓命》与《汤说》为然[1]，《周诗》即亦犹是也[2]。《周诗》曰：‘王道荡荡[3]，不偏不党[4]，王道平平[5]，不党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厎[6]，君子之所履[7]，小人之所视[8]’，若吾言非语道之谓也[9]，古者文武为正[10]，均分赏贤罚暴，勿有亲戚弟兄之所阿[11]。”即此文武兼也[12]。虽子墨子之所谓兼者，于文武取法焉。不识天下之人[13]，所以皆闻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

【注释】

①《誓命》：孙诒让云：“《誓命》，依上文当作《禹誓》。”

②《周诗》：王焕镳言：“疑为佚诗篇名。”下《周诗》曰四句，见今《尚书·洪范》，其文作：“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

③王道：指周王治国之道。　荡荡：广阔。

④不党：不偏私。

⑤平平：公允、公平。

⑥其直若矢，其易若厎：孙诒让云：“《亲士》篇云‘其直如矢，其平如砥’，‘厎’仍作‘砥’，与《毛诗》同。《小雅·大东》，毛传云：‘如砥，贡赋平均也。如矢，赏罚不偏也’。”

⑦履：履行：实行。

⑧视：仰望。

⑨若吾言非语道之谓也：王焕镳言：“此句不可解，疑本作：‘故若言，语兼道之谓也。’‘吾’为‘故’之音讹；‘非’为‘兼’之形讹，文字又错乱致误。”

⑩正：孙诒让云：“‘正’与‘政’同。”

⑪阿(ē)：孙诒让云：“《吕氏春秋·高义篇》，高注云：‘阿，私也。’”即偏私、偏袒。

⑫文武：周文王、周武王。

⑬人：张纯一云：“旧作人，据上下文改士。”

【译文】

“不光是《禹誓》和《汤说》是这样，《周诗》也是这样呵。《周诗》说：‘周王治国之道广阔，没有偏私，周王治国之道公平，没有偏私。它的赏罚分明不偏，平直得像一支箭，它的贡赋平均不偏，平直得像一块磨刀石。这种治国之道，君子们在实行，百姓们在仰望。’因此这《周诗》所说的，正是讲的‘兼’的道理呵。古时候，周文王、周武王为政，赏贤罚暴分配公平，没有偏袒父母弟兄的事。”这就是周文王、周武王的“兼”呵。墨子的所谓“兼”，就是取法于周文王和周武王。然而不知天下之士听到“兼”的说法，都加以否定，这是什么缘故呵？

【原文】

然而天下之非兼者之言，犹未止，曰：“意不忠亲之利[①]，而害为孝乎？”子墨子曰：“姑尝本原之孝子之为亲度者[②]。吾不识孝子之为亲度者，亦欲人爱利其亲与？意欲人之恶贼其亲与？以说观之[③]，即欲人之爱利其亲也。然即吾恶先从事即得此[④]？若我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爱利吾亲乎[⑤]？意我先从事乎恶人之亲[⑥]，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乎？即必吾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也。然即之交孝子者，果不得已乎，毋先从事爱利人之亲者与[⑧]？意以天下之孝子为遇而不足以为正乎[⑨]？姑尝本原之先王之所书[⑩]，《大雅》之所道曰：‘无言而不雠[⑪]，无德而不报，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即此言爱人者必见爱也[⑫]，而恶人者必见恶也。不识天下之士，所以皆闻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意以为难而不可为邪？尝有难此而

可为者[13]。昔荆灵王好小要，当灵王之身[14]，荆国之士饭不逾乎一[15]，固据而后兴[16]，扶垣而后行。故约食为其难为也[17]，然后为而灵王说之[18]，未逾于世而民可移也[19]，即求以乡其上也[20]。昔者越王勾践好勇，教其士臣三年，以其知为未足以知之也[21]，焚舟失火，鼓而进之，其士偃前列[22]，伏水火而死，有不可胜数也[23]。当此之时，不鼓而退也，越国之士可谓颤矣[24]。故焚身为其难为也，然后为之越王说之，未逾于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乡上也。昔者晋文公好苴服[25]，当文公之时，晋国之士，大布之衣，牂羊之裘，练帛之冠，且苴之屦，入见文公，出以践之朝。故苴服为其难为也，然后为而文公说之，未逾于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乡其上也。是故约食、焚舟、苴服，此天下之至难为也，然后为而上说之，未逾于世而民可移也。何故也？即求以乡其上也。今若夫兼相爱，交相利，此其有利且易为也，不可胜计也，我以为则无有上说之者而已矣。苟有上说之者，劝之以赏誉，威之以刑罚，我以为人之于就兼相爱交相利也，譬之犹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于天下[26]。”

【注释】

①意：抑或、或许。　忠(zhòng 众)：苏学时云：“‘忠’当作‘中’读去声。”即符合。

②度(duó 铎)：忖度，谋划。

③说：道理。

④恶(wū)先从事：何先从事。即先从事什么。此：指爱利吾亲。

⑤爱利：孙诒让云：“‘爱利’上当有‘以’字。”

⑥恶人:俞樾云:"'恶'下脱'贼'字,当据上文补。"

⑦之:这。 交孝子:相互为孝子。

⑧毋:语词,无义。

⑨遇(yú 愚):孙诒让云:"'遇'当为'愚',同声假借字。" 正:尹桐阳云:"'正','善'也。"

⑩所:孙诒让云:"'所'字疑衍。"

⑪雠(chóu 仇):答应。

⑫见:被。

⑬难此:难于此,比此还难。

⑭当灵王之身:当灵王在世时。

⑮饭不逾乎一:吃饭不超过一顿。

⑯固:通"故"。 据:指据杖。 兴:站起。

⑰约食:减少食量。 其:高亨云:"'其'为'綦'字之误。""綦",极也。

⑱后:孙诒让云:"'后'疑当作'众'。"下同。 说(yuè 悦):通"悦"。下同。

⑲未逾于世:未超过世代,即世代未变。 民可移:指民俗改变。

⑳乡(xiàng 向):孙诒让云:"'乡'与'向'字通。"向,迎合。 上:君王。

㉑以其知:即"以其智"。苏时学云:"上知字,当读如智。"

㉒偃:《仪礼乡射礼》,郑注云:"偃,犹仆也。"即仆倒在地。

㉓有:王念孙云:"'有'字文义不顺,'有'当为'者'字之误也。"应属上句,即:"伏水火而死者,不可胜数也。"

㉔颤:李渔叔云:"按上下文义,应作'殚'。此处全句为:'当此之时,不鼓而退也,越国之士,可谓殚矣。" 殚:竭和尽之意。

㉕苴服:粗服。

㉖不可防止:其势不可制止。

【译文】

然而天下之士否定'兼爱'的言论,还没有停止呵。他们说:"恐怕这个不符合父母亲的利益而有害于尽孝道吧?"墨子说:"我们姑且推究一下一个孝子为父母谋划一件事,我不知道孝子为父母谋划这件事,是想别人爱护自己的父母亲,还是想别人残害自己的父母亲? 按理说,应该是想别人爱护自己的双亲呵。然而,我先从事什么才能获得爱护父母亲的结果呢?是先从事于爱护别人的双亲,

然后别人报答我以爱护我的双亲呢；还是我先从事于残害别人的双亲，然后别人报答以爱护我的双亲呢？那一定是我先从事于爱护别人的双亲，然后别人报答以爱护我的双亲呵。那么，这种相互为孝子的情况，果真是出于不得已吗？是先从事爱护别人的双亲呢，还是认为天下的孝子是愚蠢的而不足以为善呢？姑且推究一下先王的书，《大雅》所说的：'没有什么话我不答应，没有什么恩德我不报答，别人赠给我红桃，我即报答人家以好李。'这就是说爱人的人一定被人爱，憎恶人的人一定被人憎恶呵。然而不知道天下的士人君子，说到'兼'的说法，都加以否定，是什么缘故呵？抑或以为行'兼'难而不能做到吗？曾有过比这难得多的却可以做到的事。从前荆灵王喜欢细腰，当灵王在世时，荆国的士君子每天吃饭不超过一顿，所以要据杖才能站立，扶墙才能行走。节缩饭量是一件极难作到的事，然而大家为使灵王高兴，时世未变而民俗却改变了，这就是希求以此来迎合君王的欢心呵。过去的越王勾践喜欢勇敢，教练他的士臣三年，凭他的智慧，不足以预知训练的效果，于是他故意放火焚船，击鼓命令他的士臣们前进，他的战士们前仆后继，仆倒在水火中死去的，不计其数呵。在这个时候，他如果不停止击鼓退却的话，那越国勇士们就快死尽了。牺牲自己生命是极难作到的事，然而大家为使越王高兴，时世未变而民俗却改变了，这就是希求以此来迎合君王的欢心呵。过去的晋文公喜欢穿粗布衣服，当晋文公在世时，晋国的士君子，都穿着粗布衣服，披着老羊皮袍子，戴着大帛帽子，穿着麻葛鞋子，进入宫廷可以参见文公，出来在朝廷上可以自由行走。穿粗布衣服是极难作到的事呵，然而大家为使文公高兴，时世未变而民俗却改变了，这就是希求以此来迎合君王的欢心呵。所以压缩饭量、焚舟牺牲、穿粗布衣服，这是天下极难作到的事，然而大家为使君王高兴，时世未变而民俗却改变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就是希求以此来迎合君王的欢心罢了。现在兼相爱，交相利，这种作法有利并且容易作到，但不能作到，我认为是没有君王喜欢它而已呵。如果有君王喜欢它，用赏誉来勉励，用刑罚来威胁，我以为人们趋向于兼相爱交相利之道，就如同火向上窜，水往

下流一样，在天下形成一种不可制止的势态。”

【原文】

故兼者圣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万民衣食之所以足也。故君子莫若审兼而务行之[①]，为人君必惠，为人臣必忠，为人父必慈，为人子必孝，为人兄必友[②]，为人弟必悌[③]。故君子莫若欲为惠君[④]、忠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当若兼之不可不行也，此圣王之道而万民之大利也。

【注释】

①莫若：不如。　审：明察。

②友：《尔雅·释训》：“善兄弟为友。”即友爱其弟。

③悌(tì 替)：敬顺兄长。

④莫若：“若”上“莫”字疑衍，当删。

【译文】

因此“兼”是圣王的治国之道，王公大人用它才安定，万民用它才丰衣足食呵。所以君子不如明察“兼”并努力实行它。作人君的一定要恩惠，作人臣的一定要忠诚，作人父的一定要慈爱，作人子的一定要孝顺，作人兄的一定要友善弟弟，作人弟的一定要敬顺兄长。故君子若想为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那么，“兼”是不可不执行的，这就是圣人的治国之道和万民的大利呵。

卷五

非攻上第十七

【题解】

“非攻”，是墨字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非”是非议、谴责的意思；“攻”，是指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墨子把战争分成两类：一类谓之“攻”，一类谓之“诛”。他认为，大国攻打小国，强国欺凌弱国，就是不正义的“攻”。这种战争“当若繁为攻伐，此实天下之巨害也”。造成人民死亡、田园荒废、财物耗费、天下大乱。墨子的“非攻”，就是反对、谴责这种侵略战争。但是，对于禹伐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等那样的讨伐暴虐君王的战争，他则认为是为人民兴利除害的，墨子称之为“诛”，他极力支持这种战争。

“非攻”分上、中、下三篇。上篇以其生动的比喻，层层诱入，说明为什么要“非攻”的理由，论证了进攻别国是盗窃行为、是最大的“亏人自利”。中篇进一步用攻战造成的损失论证攻战的害处，并且对为攻战者辩饰的人的理论，反复举例进行批驳，说明攻战是必须反对的。下篇先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指出攻伐别国的坏处，然后对好攻伐的国君的一些谬论进行批驳。最后指出：“当若繁为攻伐，此实天下之巨害也。”并且告诫当今的王公大人和士君子：‘今欲为仁义，求为上士，尚欲中圣王之道，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故当若非攻之为说，而将不可不察者此也。”

此三篇，很可能是墨子在不同场合下的讲话，不同的弟子记录整理出来的。所以，中心内容一致，而举例有不同和繁简之别。

【原文】

今有一人，入人园圃①，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

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鸡豚者[②]，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③]。是何故也？以亏人愈多[④]，其不仁兹甚[⑤]，罪益厚[⑥]。至入人栏厩[⑦]，取人马牛者，其不仁义又甚攘人犬豕鸡豚。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杀不辜人也，扡其衣裘[⑧]，取戈剑者，其不义又甚入人栏厩取人马牛。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矣，罪益厚。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攻国[⑨]，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

【注释】

①园圃：毕沅云："《说文》云'园所以树果'，'种菜曰圃'。"

②攘：孙诒让云："《穀梁》成五年，范宁注云'攘，盗也'。" 豚(tún 囤)：小猪。

③甚：超过。

④以：因为。 亏：损害。 愈：更。

⑤仁：墨子这里的"仁"，疑包含"义"的内容。 兹：孙诒让云："兹、滋古今字。" 滋，更。

⑥厚：重。

⑦栏厩：关牛马的圈。

⑧扡(tuō 拖)：即拖，夺也。孙诒让云："《说文·手部》云'拕，曳也。'《淮南子·人间训》云'秦牛缺径于山中而迂盗，拖其衣被'，许注云'拖，夺也'，'拖'即'拕'之俗。"

⑨大为："大为"后据下文当补"不义"。毕沅云："据后文云'大为不义攻国'。"

【译文】

现在有一人，到别人园圃里，偷摘别人的桃子、李子，大家知道了就责备他，被上面执政的人抓到就要处罚他。这是什么原因？因为他损人利己呵。至于偷盗别的狗猪鸡等家畜的，他的不义更超过入人园圃偷桃李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损人越多，他的不义不仁就更厉害，罪恶也更重。至于进入别人的牛马圈，偷别人的牛马的，他的不仁不义又更超过那些偷鸡摸狗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损人更多。如果损人更多，他的不仁义就更甚，罪恶就愈重。至于杀害无辜的人，夺取衣裘，抢劫戈剑的人，他的不义就更超过钻进别人牛马棚偷牛马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损害别的越发多了。如果损人越多，他的不仁义愈甚，罪就越重。对于这些，天下的君子都知道反对，指责其不义。可是现在最大的不义是攻打别国，却不知道反对，还进而加以赞扬，称之为“义”，这能够说是懂得“义”与“不义”的区别吗？

【原文】

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①，杀十人十重不义②，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情不知其不义也③，故书其言以遗后世。若知其不义也，夫奚说书其不义以遗后世哉？今有人于此，少见黑曰黑，多见黑曰白，则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辩矣④；少尝苦曰苦，多尝苦曰甘，则必以此人为不知甘苦之辩矣。今小为非，则知而非之。大为非攻国，则不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辩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辩义与不义之乱也。

【注释】

①说往：推度、类推。

②十重(chóng 虫)：十倍。

③情：王念孙云："情、诚通用。" 诚，确实。

④则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辩矣：依下文，此句应为："则必以此人为不知白黑之辩矣。" 辩：通"辨"。

【译文】

杀死一人，说他不义，必定有一条死罪了。如果照此类推，杀了十个人，就是十倍的不义，必定有十条死罪了；杀了一百人，就是百倍的不义，必定有一百条死罪了。对于这种行为，天下的君子都知道反对，称之为"不义"。现在最大的不义是攻打别国，却不知道反对，还进而加以赞扬，称之为"义"。那大概是真的不知道这是不义，所以把那些颂扬不义的话写在书上传于后代。如果知道这是不义，怎么解释把那些赞扬不义的话写在书上面传于后世呢？现在这里有一个人，看到少许黑的就说是黑的，看到许多黑的却说是白的，大家一定会认为这个人是不知白和黑的区别了；尝到一点苦味就说是苦的，尝到很多苦味反说是甜的，大家一定会认为这个人是不知苦和甜的区别了。现在看到别人做了很小一点坏事，就知道反对他，但做了像进攻别国那样大的坏事，却不知道反对，反而加以赞扬，称之为"义"。这能算懂得"义"和"不义"的区别吗？由此可见，天下的君子对于"义"和"不义"的分辨是何等混乱呵！

非攻中第十八

【原文】

子墨子言曰:“古者[①]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情欲誉之审[②],赏罚之当[③],刑政之不过失[④]。”

是故子墨子曰:“古者有语:‘谋而不得[⑤],则以往知来[⑥],以见知隐[⑦]。’谋若此,可得而知矣[⑧]。今师徒唯毋兴起[⑨],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为者也。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⑩]。今唯毋废一时[⑪],则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今尝计军上[⑫],竹箭羽旄幄幕[⑬],甲盾拨劫[⑭],往而靡弊腑冷不反者[⑮],不可胜数;又与矛戟戈剑乘车[⑯],其列住碎折靡弊而不反者[⑰],不可胜数;与其牛马肥而往[⑱],瘠而反[⑲],往死亡而不反者,不可胜数;与其涂道之修远,粮食辍绝而不继[⑳],百姓死者,不可胜数也;与其居处之不安,食饭之不时[㉑],饥饱之不节[㉒],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胜数;丧师多不可胜数[㉓],丧师尽不可胜计[㉔],则是鬼神之丧其主后[㉕],亦不可胜数。”

【注释】

①古者:王念孙云:“‘古者’当为‘今者’。”

②情：诚。孙诒让云："情亦与诚通，下并同。"誉：孙诒让云："'誉'上有'毁'字，而今本脱之，则文义不明。"此句应为："情欲毁誉之审。" 审：慎重。

③当：得当。

④刑政：刑事和政务。此句下疑脱文。王念孙云："'过失'下有脱文，下文曰：'今者王公大人，情欲得而恶失，欲安而恶危，故当攻战而不可不非。'"

⑤谋：谋划、思虑。

⑥以往知来：用往事推知未来。

⑦见(xiàn 现)：通"现"。指明显的事。 隐：隐匿的事。

⑧可得而知：是能够知道的。

⑨师徒：王焕镳云："师徒，军队。兴起，出征。" 唯毋：语词。

⑩获敛：收获贮藏。此句下疑脱文。孙诒让云："此下依上文，或当有'此不可以春夏为者也'句。"

⑪一时：一季。

⑫上：孙诒让云："'上'字误，疑当作'出'。"

⑬羽旄(máo 毛)：古代在旗杆头上用羽毛、牦牛尾做装饰的旗子。 幄幕：孙诒让云："'幄'，《节葬下篇》作'屋'，此俗作。《周礼·幕人》，郑注云：'在旁曰帷，在上日幕，四合象宫室曰幄'。"

⑭拨(fá 乏)：大盾牌。孙诒让云："《史记·孔子世家索引》云'拨音伐，谓大盾也'。" 劫：尹桐阳云："同鞊 jié 结)"。 鞊：《说文》云："组带铁也。"段注："'组'上疑当有'马'字。"即马组带铁。

⑮往：拿出去。 靡毙：损坏。 腑冷：毕沅云："'腑'即'腐'字异文。'冷'、'烂'音相近，当为'烂'。"即腐烂。 反：通"返"。

⑯又与：又如。 乘车：兵车。

⑰列住：疑为"列往"，言其出征时，矛、戟、戈、剑、兵车，列队而往。

⑱与其：如其。

⑲瘠：瘦。

⑳涂：同"途"。

⑳辍绝：中止、断绝。

㉑不时：不能按时。

㉒不节：没有节制。

㉓丧师：死亡的兵士。

㉔尽：殆尽，指全军覆没

㉕主后：主祭和后裔

【译文】

墨子说："现在的王公大人，为政治理国家的，确实想做到责备和称赞精审，奖赏处罚得当，刑事政务没有过失。"

所以墨子说："古时有人说：'谋划而一时得不到结果，则用过去的事推知未来，以明显的事推知隐匿的事'。像这样谋划，可以得到结果是肯定的了。现在军队出征，冬天行军恐其寒冷，夏天出征恐其酷暑，这就是不可以在冬夏出征呵。春天出征要毁坏老百姓的庄稼果木，秋天出征则要毁坏老百姓的收获贮藏，这就是不可以在春秋出征呵。现在毁掉一季，那么老百姓饥寒冻馁而死的，就不可胜数。现在试计算一下军队出征的情况吧，竹箭、羽旄、幄幕、盔甲、大小盾牌、马组带铁等，拿出去而损坏腐烂再拿不回来的，不可胜数；又如矛、戟、戈、剑、兵车，出兵时列队而往，但碎折损坏拿不回来的，不可胜数；如其去时牛马肥壮，回来时却瘦弱不堪，一去就死了而不能回来的，不可胜数；如其道路遥远，粮食断绝而接济不上的，百姓因此饿死的，不可胜数呵；如其居处不能安，吃饭不能按时，饱饿没有节制，老百姓在路途中生病而死亡的，不可胜数；阵亡的兵士多得不可胜数；全军覆没的不计其数；连鬼神都丧失其主祭和后裔的，也不可胜数。"

【原文】

国家发政[①]，夺民之用，废民之利，若此甚众，然而何为为之[②]？曰[③]："我贪伐胜之名[④]，及得之利[⑤]，故为之。"子墨子言曰："计其所自胜，无所可用也。计其所得，反不如所丧者之多。今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⑥]，攻此不用锐[⑦]，且无杀而徒得此然也。杀人多必数于万[⑧]，寡必数于千，然后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且可得也。今万乘之国[⑨]，虚数于千[⑩]，不胜而入[⑪]；广衍数于万[⑫]，不胜而辟[⑬]。然则土地者，

所有余也，王民者，所不足也。今尽王民之死，严下上之患⑮，以争虚城，则是弃所不足，而重所有余也。为政若此，非国之务者也⑯。”

【注释】

①发政：发布政令。

②何为为之：即“为何为之”，为什么干这样的事？

③曰：言征战者说。

④伐胜之名：攻伐胜利的美名。

⑤得之利：得到的利益。

⑥郭：外城。

⑦攻此不用锐：疑“攻此”下脱“非”字，此句当为：“攻此非不用锐，且无杀而徒得此然也。” 意为：攻打这样的城郭并不是不要用锐利兵器，也不用拼杀就能白白取得的。

⑧数于万：为数在万。

⑨万乘之国：乘（shèng 胜）：一车四马的战车。具备万辆战车装备的国家。即大国。

⑩虚：《说文》云：“古者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谓之虚。”虚，即小国。

⑪不胜而入：不能完全纳入自己的统治。

⑫广衍：毕沅云：“王逸注《楚辞》曰‘衍，广大也’。”此指大一点的诸侯国。

⑬不胜而辟：不能完全辟为己有。

⑭王民：王念孙云：“‘王民’二字，义不可通，当是‘士民’之误。士民与土地对文，下文‘王民’同。”士民，即兵士和老百姓。

⑮严：加剧。

⑯务：尽力、努力。

【译文】

国家发布政令，夺走老百姓财物，破坏老百姓的利益，如此众多，为什么干这样的事呢？征战者说：“我贪图攻伐胜利的美名，以及所获得的利益，所以这样干。”墨子说：“考虑一下你所获得的名

声，没有地方可用呵。计算一下你所得到的利益，反而不如失掉的多。现在攻打一个三里大小的内城、七里大小的外城，攻打这样的地方并不是不需要锐利的武器，也不是不用拼死就能白白取胜的。杀人多的一定为数在万，少的也一定为数在千，然后这三里内城、七里外城，才可以得到。现在的万乘大国，小国为数在千，不可能完全纳入自己的统治；大一点的国家为数在万，更不可能完全辟为自己的国土。然而土地是有多的，而士兵和老百姓却不足呵。现在使士民们都去战死，使上下的祸害进一步加剧，以争虚城，这就是丢掉自己的不足，而着重自己多余的东西呵。治理国家像这样，就不是国家的要务呵！”

【原文】

饰攻战者言曰[①]：“南则荆、吴之王[②]，北则齐、晋之君，始封于天下之时，其土地之方[③]，未至有数百里也；人徒之众，未至有数十万人也。以攻战之故，土地之博至有数千里也；人徒之众至有数百万人。故当攻战而不可为也[④]。”子墨子言曰：“虽四五国则得利焉，犹谓之非行道也。譬若医之药人之有病者然[⑤]。今有医于此，和合其祝药之于天下之有病者而药之[⑥]，万人食此，若医四五人得利焉，犹谓之非行药也[⑦]。故孝子不以食其亲，忠臣不以食其君。古者封国于天下，尚者以耳之所闻[⑨]，近者以目之所见，以攻战亡者，不可胜数。何以知其然也？东方自莒之国者[⑩]，其为国甚小，间[⑪]于大国之间，不敬事于大，大国亦弗之从而爱利。是以东者越人夹削其壤地，西者齐人兼而有之[⑫]。计莒之所以亡于齐越之间者，以是攻战也。虽南者陈、蔡[⑬]，其所以亡于吴越之间者，亦以攻战。虽北者且不一著何[⑬]，其

所以亡于燕、代、胡、貊之间者[14]，亦以攻战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情欲得而恶失，欲安而恶危，故当攻战而不可不非。”

【注释】

①饰攻战者：为攻战辩护的人。

②吴：孙诒让云：“吴当作越，墨子时吴已亡，故下文以夫差亡吴事为戒，不宜此复舍越而举吴也。”

③方（páng 旁）：通“旁”，广也。

④不可为也：孙诒让云：“下文云‘故当攻战而不可不非’，则此文当作‘故当攻战而不可非也’。”

⑤药：作动词，用药医病。

⑥和（huò）合其祝药：张纯一云：“古时医为巫者之事。……所谓和合说有二义。一方制药时，虔诚祝祷，如法修合。二至疗病时，祝说药物，二者并施也。释氏密宗亦有咒药之法，药之之药，疗也。家语正论解，不如吾所闻而药之注。李笠定本墨子间诂校补云，祝药者，谓经祝咒之药也。近世修合丸散，有须斋戒祝祷者，其古代祝药之遗法与。药经祝咒，而后和合施行天下之有病者，故云万人食也。”

⑦行药：通行的好药。

⑧食（sì 饲）其亲：给他父母亲吃。

⑨尚者：上者，指远的。

⑩莒（jǔ 举）：古小国，在今山东境内。

⑪间：夹。

⑫兼而有之：兼并占有它。

⑬陈、蔡：都是周分封诸侯国。陈：都宛丘，今河南淮阳。公元前 479 年为楚所灭。　蔡：都上蔡，迁新蔡，又迁州来，今安徽寿县。公元前 447 年为楚所灭。因为陈、蔡的国土与吴越接壤，所以下文说“亡于吴越之间。”

⑭且不一著何：王焕镳言：“当依旧本作‘且一不著何’。　且（jū 居）：即租（jū 居），国名，所在无考。　‘一’疑‘以’之音讹。　以：与。　不著何：国名，亦称‘不屠何’，故城在今辽宁境内。”

⑭貊（mò 陌）：古代北方民族名，貉之俗。

【译文】

为攻战辩解的人说："南边的荆、越之王，北边的齐、晋之君，开始封于天下的时候，他们的土地的广度，没有数百里，人口没有数十万。因为攻战的缘故，土地之博大达到数千里，人口达到数百万，所以攻战是不能反对的呵。"墨子说："虽有四五个国家因此得利，还是要说这不是正道。这就像医生医治病人一样，现在有一医生在此，和合、祝祷药，给天下有病的人治疗，一万个人吃了这药，假若只四五个人得利医好了，那这药就不能算是通行的好药。所以孝子不用它来给父母亲吃，忠臣不用它给自己的君王吃。古时候天下的封国，年代久远的由耳所闻，年代近的用眼睛看，因为攻战而亡国的，不可胜数。何以知道是这样呢？东方的莒国，自己的国家很小，夹在齐、越两个大国之间，莒国不敬事大国，大国也就不爱利小国。所以东边越人夹削莒国的壤地，西边齐国就兼并占有它了。思考莒国之所以亡于齐越之间的原因，就是因为攻战的缘故。虽是南边的陈国、蔡国，其所以亡于吴越之间的原因，也是因为攻战的缘故。虽是北边的相国和不屠何，其所以亡于燕、代、胡、貉之间的原因，也是因为攻战的缘故呵。"所以墨子说："现在的王公大人，诚欲获得而害怕损失，意欲安定而憎恶危难，所以对于攻战是不可不反对的。"

【原文】

饰攻战者之言曰："彼不能收用彼众[1]，是故亡。我能收用我众，以此攻战于天下，谁敢不宾服哉[2]？"子墨子言曰："子虽能收用子之众，子岂若古者吴阖闾哉？古者吴阖闾教七年，奉甲执兵[3]，奔三百里而舍焉[4]，次注林[5]，出于冥隘之径[6]，战于柏举[7]，中楚国而朝宋与及鲁[8]。至夫差之身，北而攻齐，舍于汶上[9]，战于艾陵[10]，大败齐人而葆之大山[11]；东而攻越，济三江五湖[12]，而葆之会稽。九夷之国莫不

宾服⑬。于是退不能赏孤⑭，施舍群萌⑮，自恃其力，伐其功⑯，誉其智⑰，怠于教⑱，遂筑姑苏之台⑲，七年不成。及若此，则吴有离罢之心⑳。越王勾践视吴上下不相得㉑，收其众以复其仇㉒，入北郭，徙大内㉓，围王宫，而吴国以亡。昔者晋有六将军㉔，而智伯莫为强焉。计其土地之博，人徒之众，欲以抗诸侯 ，以为英名。攻战之速㉕，故差论其爪牙之士㉖，皆列其舟车之众㉗，以攻中行氏而有之㉘。以其谋为既已足矣㉙，又攻兹范氏而大败之㉚，并三家以为一家㉛，而不止，又围赵襄子于晋阳。及若此，则韩、魏亦相从而谋曰：'古者有语，唇亡则齿寒'。赵氏朝亡，我夕从之；赵氏夕亡，我朝从之。《诗》曰'鱼水不务㉜，陆将何及乎㉝！'是以三主之君，一心戮力辟门除道，奉甲兴士，韩、魏自外，赵氏自内，击智伯大败之。"

【注释】

①收用：收买利用 。

②宾服：诸侯按时朝贡，表示诚服。

③奉甲执兵：披着甲，拿着兵器。

④舍：休息。

⑤次：驻扎。 注林：古代地名，无考。

⑥冥隘：孙诒让云："此冥隘，即《左传》之冥阨。"古汉东之隘道。

⑦柏举：古楚地名。

⑧中楚国：中：据中，指在天下称霸主。中楚国，即称霸主于楚地。 及鲁：苏时学云："'及鲁'二字误倒，'鲁'字属上句，'及'字属下句也。"因此，上下两句应为："中楚国而朝宋与鲁。及至夫差之身……" 朝宋与鲁：使鲁、宋来朝贡。

⑨汶：山东汶水。

⑩艾陵：春秋齐地名。

⑪葆：通“保”，守住。 大山：即泰山。

⑫济：渡过。

⑬九夷：“夷”是我国古代对东方少数民族的通称，据说有九种。这里泛指东方各小国。

⑭赏孤：奖赏战死者的妻儿子女。

⑮群萌：群氓，即众多的百姓。

⑯伐：夸耀。

⑰誉其智：标榜自己的才智。

⑱怠于教：懒于教练兵士。

⑲姑苏之台：姑苏台，春秋时吴国国君所建。《国语》云姑苏台为夫差所筑，《越绝》云姑苏台为阖闾所筑。未详。

⑳吴：指吴国人。 罢(pí 皮)：“披”假借字，散也。

㉑不相得：不相合。

㉒复其仇：越王勾践曾为夫差所败，勾践求和，并以美女、珠宝送给夫差。后用范蠡、文种“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之策，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终于复仇，攻灭吴国。

㉓徙：迁。 大内：王念孙云：“‘徙大内’三字，义不可通。‘大内’，当为‘大舟’，隶书‘舟’字或作‘自’，与‘内’相似而误。”

㉔六将军：指韩康子、赵襄子、魏桓子、范吉射、中行文子、智伯。

㉕以为英名，攻占之速：张纯一云：“疑当作‘以攻战之速为英名’。”

㉖差论：选择。

㉗皆列：王念孙云：“‘皆’当为‘比’。《天志篇》‘比列其舟车之卒’是其证。下篇‘皆列’同。”比列：排列。

㉘有之：占有中行氏之地。

㉙谋：谋略。 足：高超极了。

㉚兹：孙诒让云：“‘兹’字疑衍。”

㉛并三家为一家：兼并中行氏、范氏、智伯三家为智伯一家之地。

㉜务：孙诒让云：“‘务’‘鹜’字通。《淮南子·主术训》云‘鱼得水而鹜’，高注云‘鹜，疾也’。”

㉝陆将何及：一旦到了陆地，怎么还来得及呢？

【译文】

为攻战者辩饰的人说："他们不能收买利用他们的民众，所以灭亡。我能够收买利用我的民众，用他们在天下攻战，谁敢不纳贡诚服呢？"墨子说："你虽能收买利用你的民众，你难道比得上古时候的吴王阖闾吗？古时的吴王阖闾教练兵士七年，披着甲，拿着兵器，追奔三百里才停下来休息。他们驻扎在注林，从冥隘之道突出，与楚战于柏举，称霸于楚地而且使宋、鲁来朝。到了吴王夫差身为国君时，北面攻打齐国，驻兵汶水，在艾陵一战，大败齐人，使他们退守泰山；东面攻战越国，渡过三江五湖，迫使他们退守会稽山。东方的各国没有哪一个不进贡诚服。在这时，战罢四国后，不能抚恤战死者的妻儿子女，也不能把财物分给众多的人民，仗恃自己的力量，夸耀自己的功劳，标榜自己的才智，懒于训练兵士，于是花七年功夫筑姑苏台尽情享乐。到了这时候，吴民就有了离散之心。越王勾践看到吴上下离心离德，于是集合他的士众以报昔日之仇，从吴都北面攻入，迁走大船，围攻王宫，吴国就这样灭亡了。过去晋国有六将军，而其中以智伯最强大。他考虑自己的土地博大，人口众多，想以此抗击诸侯，乃以其攻战之速而得英名。所以他选择勇猛的战士，排列好兵船和兵车，用以攻打中行氏而占领了它。他以为自己的谋略已经极高了；又去攻打范氏并打败了它，并中行氏、范氏与自己的土地于一家，这还不停止，又在晋阳围攻赵襄子。等到这时，韩、魏在一起商谋说：'古人有语，'唇亡齿寒'。赵氏早上灭亡，我们晚上就会跟着灭亡；赵氏晚上灭亡，我们早上就会跟着灭亡。《诗》云'鱼在水中不赶快跑，到了陆地上，怎么来得及呢？'所以三个君主，齐心戮力开门清道，披甲令士，韩、魏从外，赵氏在内，夹击智伯，使之大败。"

【原文】

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有语曰：'君子不镜于水而镜于人①，镜于水，见面之容，镜于人，则知吉与凶。'今以攻战为利，则盖尝鉴之于智伯之事乎②？此其为不吉而凶，既

可得而知矣。”

【注释】

①镜:作动词,照也。

②盖(hé 何):何不。

【译文】

所以墨子说:“古人曾说:‘君子不用水照自己而用人照自己,用水照,只能见到自己的面貌,用人来对照自己,则可以知道吉与凶。’现在用攻战争利,那么何不试用智伯好战而亡为鉴?这样攻战是凶而不是吉,这是可得而知的呵。”

非攻下第十九

【原文】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所誉善者[1],其说将何哉[2]?为其上中天之利[3],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誉之与?意亡非为其上中天之利[4],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誉之与?虽使下愚之人[5],必曰:‘将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誉之。’今天下之所同义者[6],圣王之法也。今天下之诸侯将犹多皆免攻伐并兼[7],则是有誉义之名,而不察其实也。此譬犹盲者之与人,同命白黑之名[8],而不能分其物也,则岂谓有别哉?是故古之知者之为天下度也[9],必顺虑其义[10],而后为之行,是以动则不疑,速通成得其所欲[11],而顺天鬼百姓之利,则知者之道也。是故古之仁人有天下者,必反大国之说[12],一天下之和,总四海之内,焉率天下之百姓[13],以农臣事上帝山川鬼神[14]。利人多,功故又大,是以天赏之,鬼富之,人誉之,使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名参乎天地[15],至今不废。此则知者之道也,先王之所以有天下者也。

【注释】

①誉善：王纯一云："此文当作誉义。"

②将：应当。 其说将何哉：这种说法应当作什么解释呢？

③中(zhòng 众)：符合。

④意亡：还是。

⑤虽使：即使。 下愚之人：最愚蠢的人。

⑥天下之所同义者：天下之人共同认为符合"义"的。

⑦将犹多皆免攻伐并兼：马宗霍云："此免字当通作勉。《说文·力部》云：'勉，疆也'。言今天诸侯多皆强相攻伐并兼也。"

⑧命：呼。

⑨知：通"智"。 度(duó 夺)：谋划。

⑩王树相云："'顺'当为'慎'，古顺字作慎。形近而误。" 慎虑：慎重思考。

⑪速通成得其所欲：孙诒让云：此句"疑当作'远迩咸得其所欲'。" 意即：远近都能得到自己所希望的东西。

⑫大国之说：指大国攻战之说。

⑬焉：乃，于是。

⑭以农：以农业生产。 臣事：作为下臣侍奉。

⑮参：立。

【译文】

墨子说："现在天下人赞赏的'义'，应当怎样理解呢？是因为它所行之事，在上符合上天利益，中间符合鬼神的利益，在下符合百姓的利益，所以才赞誉它呢？还是因为它所行之事，上不符合天之利，中不符合鬼神之利，下不符合人之利，所以才赞誉它呢？即使是最愚蠢的人，一定会说：'是因为它所行之事，上符合天之利，中符合鬼神之利，下符合人之利，所以赞誉它。'现在天下人共同认为合符'义'的，就是圣王的法则。当今天下的诸侯多数都强相攻伐兼并，这就是在名义上赞美'义'，而不考察'义'的实际意义。这就好比瞎子与别人一道叫出黑白的名称，但不能分辨其物的黑白呵，这难道能说会辨别吗？所以古时的智者为天下谋划，一定慎重考虑是否合符'义'，然后才行动，因此行动就没有疑惑，远近的人都能得

到自己的欲望。而且顺应上天鬼神百姓的利益，这就是智者的方法。所以，古代占有天下的仁人，一定要反对大国攻战之说，使天下人和睦，使四海之内的百姓团结一致，于是率领天下的百姓从事农业生产作为下臣对上帝山川鬼神的侍奉。这样给别人的利益多，功劳又大，所以天赞赏它，鬼神使他富足，老百姓赞誉他，使他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名声立于天地之间，至今不朽。这就是智者的方法，先王之所以能占有天下的缘故呵。

【原文】

今王公大人、天下之诸侯则不然，将必皆差论其爪牙之士，皆列其舟车之卒伍[1]，于此为坚甲利兵[2]，以往攻伐无罪之国。入其国家边境，芟刈其禾稼[3]，斩其树木，堕其城郭，以湮其沟池，攘杀其牲牷[6]，燔溃其祖庙[7]，劲杀其万民[8]，覆其老弱[10]，迁其重器[11]，卒进而柱乎斗[12]，曰：‘死命为上[13]，多杀次之，身伤者为下，又况失列北桡乎哉[14]，罪死无赦’，以谭其众[15]。夫无兼国覆军[16]，贼虐万民，以乱圣人之绪[16]。意将以为利天乎[17]？夫取天之人[18]，以攻天之邑，此刺杀天民，剥振神之位[19]，倾覆社稷，攘杀其牺牲，则此上不中天之利矣。意将以为利鬼乎？夫杀之人[20]，灭鬼神之主[21]，废灭先王，贼虐万民，百姓离散，则此中不中鬼之利矣。意将以为利人乎？夫杀之人，为利人也博矣[22]。又计其费此[23]，为周生之本[24]，竭天下百姓之财用，不可胜数也，则此下不中人之利矣。

【注释】

①卒伍：队伍。

②于此：在本国。　为：准备。

③芟刈(shān yì 山亿)：割掉。

④堕：《左传》僖三十二年，杜注云"堕，毁也"。

⑤湮(yān 烟)：堵塞。

⑥牲牷：牲指牛、马、羊、豕、犬、鸡六畜。牷指纯色牲口。这里"牲牷"泛指牲口。

⑦燔(fán 凡)：烧。　溃：高亨云："'溃'通'隤'。"隤：毁也。

⑧劲杀：刺杀。《史记·陈涉世家》，《索引》引《三苍》郭璞注云："劲，刺也。"

⑨覆：覆灭。

⑩重器：国家的宝重物。

⑪柱乎斗：戴望云："'柱'乃'极'字误，草书'极'与'柱'相似。'乎'字衍。极，亟字之借。"　此句为：卒进而极斗。　卒：急。

⑫死命为上：从命而战死的最好。

⑬失列：失其行列，即"掉队"。　北桡：败退。王念孙云："桡，毕本作挠。云'北，谓奔北也。北之言背驰。挠之言曲行'。"

⑭以谇其众：毕沅云："《说文》《玉篇》无谇字。古字言心相近，即悴字。"悴，惧也。

⑮夫无：发语词。

⑯绪：《广雅·释诂》云："绪，业也。"

⑰意将：还是。

⑱取：用。　天之人：曹耀湘云："人者天之所生，故曰天之人。有生皆系于天，故他国亦天之邑。"

⑲剥振：王念孙云："'振'当为'挀'字之误也。"《说文》："剥，裂也。"《广雅》："挀，裂也。"剥挀：剥裂，毁坏。

⑳杀之人：戴望云："'杀'下脱'天'字。"　应为：夫杀天之人。

㉑主：指鬼神的祭主。

㉒博：俞樾云："'博'，疑当作'薄'。言杀人以利人，其利亦薄也。"

㉓此：李渔叔云："与'赀'同，费赀为行军所费的赀财。"

㉔周生之本：李渔叔云："意思就是济生之本，指衣食之赀。"

【译文】

现在的王公大人、及天下的诸侯就不是这样，他们必定要选择勇猛的战将，排列起他们的船、车队伍，准备坚固的铠甲和锐利的兵器，去攻打无罪的国家。攻入他们的边境，割除他们的庄稼，砍伐他们的树木，毁掉他们的城郭，用以填平沟池，夺杀他们的牲口，烧毁他们的祖庙，屠杀他们的人民，残害他们的老弱，夺走他们的宝物，急进而鏖战，并一面高喊：'从命而战死的最好，多杀敌人的次之，身体受伤的为下，至于掉队和败退的，格杀无赦'，用这些话来威吓士兵们。这无非是要兼并他国，歼灭军队，残害百姓，以败坏圣人创建的功业。还认为这样有利于上天吗？用上天拥有的人，去攻打上天拥有的城邑，这就是刺杀上天的人民，毁坏神的灵位，倾覆宗庙社稷，夺杀六畜牲口，这就上不符合天的利益了。还认为这样有利于鬼神吗？杀死上天拥有的人民，毁灭鬼神的祭主，废灭先王，残害万民，使百姓离散，这就是中不符合鬼神的利益了。还认为这样有利于人民吗？杀死天拥有的人民，用以来利人，这种利也就很薄了。再计算一下那些行军的费用，都是人民的衣食之赀，竭尽天下百姓的钱财，不可胜数，这就下不符合人民的利益了。

【原文】

今夫师者之相为不利者也[①]，曰：将不勇，士不分[②]，兵不利，教不习，师不众，率不利和[③]，威不圉[④]，害之不久[⑤]，争之不疾，孙之不强[⑥]。植心不坚，与国诸侯疑[⑦]。与国诸侯疑，则敌生虑[⑧]，而意羸矣[⑨]。偏具此物[⑩]，而致从事焉，则是国家失卒，而百姓易务也[⑪]。今不尝观其说好攻伐之国[⑫]？若使中兴师，君子庶人也[⑬]，必且数千，徒倍十万[⑭]，然后足以师而动矣。久者数岁，速者数月，是上不暇听治，士不暇治其官府，农夫不暇稼穑，妇人不暇纺绩织纴，则是国家失卒，而百姓易务也。然而又与其车马之罢弊也[⑮]，幔幕帷

盖，三军之用，甲兵之备，五分而得其一，则犹为序疏矣[16]。然而又与其散亡道路[17]，道路辽远，粮食不继傺[18]，食饮之时[19]，厕役以此饥寒冻馁疾病[20]，而转死沟壑中者，不可胜计也。此其为不利于人也，天下之害厚矣。而王公大人，乐而行之。则此乐贼灭天下之万民也，岂不悖哉[21]！今天下好战之国，齐、晋、楚、越，若使此四国者得意于天下，此皆十倍其国之众，而未能食其地也。是人不足而地有余也。今又以争地之故，而反相贼也，然则是亏不足，而重有余也。"

【注释】

①师者：指军队中。 相为：都认为、都当作。

②分：孙诒让云："'分'疑'奋'，声近，假借字。"

③率不利和： 率：嘉靖本"率"均作"卒"。李渔叔云："似以作'卒不和'之义为长。" 利：俞樾云："'利'即'和'字之误而衍者"。删去。

④圉：《逸周书・谥法篇》云："威德刚武曰圉"，孔注云："圉，御也。"

⑤害：孙诒让云："'害'疑当作'围'，形近而误。"

⑥孙：孙诒让云："'孙'无义，疑当作'系'。""系"与"缚"同。

⑦与国：友善的国家。

⑧敌生虑：王焕镳云："疑本作'生敌虑'。"

⑨羸(léi 雷)：弱。

⑩偏："偏"为"遍"的假借字。即普遍。 此物：指上面提出的"不利者"。

⑪易务：改变职业。

⑫按王焕镳先生的意见，此句疑为："今不尝观其好(hào 号)攻伐之说。"，下句为"若使国中兴师。"

⑬君子：即"贤良"。 孙诒让认为"君子"下有脱字，疑为"君子数百"。庶人：即"庶子"，见《尚贤》上第三段注释⑦。

⑭徒：尹桐阳云："徒，步兵。"

⑮又与：又和。 罢（pí 疲）：疲乏。 弊：损坏。

⑯序疏：孙诒让云："'序疏'二字义不可通，疑当为'厚馀'，皆形之误。厚馀，言多余也。"

⑰散亡道路：疑"道路"后面脱"者"字。指散亡在道路上的人。

⑱不继傺（chì 翅）：俞樾云："疑墨子原文本作'粮食不傺'，不傺，即不接也。"

⑲饮食之时：应为"饮食不时"。

⑳厕役：当为"斯役"。

㉑悖（bèi 背）：荒谬。

【译文】

现在军队都认为不利的是：将领不勇猛，兵士不奋激，兵器不锐利，训练不够，人数不多，兵卒不和，受威胁而不能御，围敌不久，争斗不烈，凝聚力不强，决心不坚，友善的国家诸侯猜疑。友善的国家诸侯猜疑，就会产生敌意，而共同对敌的意志就弱了。如果以上不利因素全都存在了，而要从事战争，那国家就要损兵，老百姓就会要失业了。现在且不考察那些赞美攻伐的论调。（即考察一下攻伐的事实）假如一个国家发动中等规模的战争，贤良将士必将数百人，宫室庶子必将数千人，一般士兵就将要以数十万计了，然后才能组成一个象样的队伍出动。久的要数年，快的要数月，这时上面无暇处理政务，官员们无暇治理官府，农民们无暇种田，妇女们无暇纺织，这就是国家损兵，老百姓失业了。又如他们的车马疲损，幔幕帷帐等三军的用具，铠甲兵器等设备，能够收回五分之一，那已经是很多的了。又如他们散亡在道路上的人，由于道路遥远，粮食不继，饮食不时，斯役们因此饥寒冻饿发生疾病，而辗转死于沟壑中的，不计其数。像这样不利于人，成为天下的祸害可说够大了。而那些王公大人们，都乐于干它，这就是以残害毁灭天下万民为乐，岂不是太荒谬了吗？当今天下好攻战的国家，有齐、晋、楚、越，如果让这四个国家在天下得逞，即使他们的民众十倍于现在的人数，也不能布满他们所得到的土地。这是人不足而地有余呵。现在又因

争夺土地的缘故，而相互残害，这不是亏损自己的不足，而去争夺自己的多余吗?”

【原文】

今逻夫好攻伐之君[①]，又饰其说以非子墨子曰:“以攻伐之为不义，非利物与[②]？昔者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此皆立为圣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谓攻，谓诛也。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③]，日妖宵出[④]，雨血三朝[⑤]，龙生于庙，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⑥]。高阳乃命玄宫[⑦]，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电诱祇[⑧]，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侍，搤矢有苗之祥[⑨]，苗师大乱，后乃遂几[⑩]。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为山川[⑪]，别物上下，卿制大极[⑫]，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则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逻至乎夏王桀，天有皓命[⑬]，日月不时，寒暑杂至，五谷焦死，鬼呼国[⑭]，鹤鸣十夕余。天乃命汤于镳宫[⑮]，用受夏之大命[⑯]，夏德大乱，予既卒其命于天矣，往而诛之，必使汝堪之[⑰]。汤焉敢奉率其众[⑱]，是以乡有夏之境[⑲]，帝乃使阴暴毁有夏之城[⑳]。少少有神来告曰[㉑]:‘夏德大乱，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㉒]。予既受命于天，天命融隆火[㉓]，于夏之城间西北之隅。汤奉桀众以克有[㉔]，属诸侯于薄[㉕]，荐章天命[㉖]，通于四方，而天下诸侯莫敢不宾服。则此汤之所以诛桀也。逻至乎商王纣，天不序其德[㉗]，祀用失时，兼夜中，十日雨土于薄[㉘]，九鼎迁止[㉙]，妇妖宵出，有鬼宵吟，有女为男，天雨肉，棘生乎国

道，王兄自纵也[30]。赤鸟衔珪[31]，降周之岐社[32]，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国。’泰颠来宾[33]，河出绿图[34]，地出乘黄[35]。武王践功[36]，梦见三神曰：‘予既沈渍殷纣于酒德矣[37]，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武王乃攻狂夫[38]，反商之周[39]，天赐武王黄鸟之旗[40]。王既已克殷，成帝之来[41]，分主诸神[42]，祀纣先王，通维四夷[43]，而天下莫不宾，焉袭汤之绪[44]，此即武王之所以诛纣也。若以此三圣王者观之，则非所谓攻也，所谓诛也。”

【注释】

①遝(dài 待)：洪颐煊云："遝，逮古字通用。"逮，及也。

②物：事。

③殛(jí 极)：诛杀。

④日妖宵出：太阳晚上出来，故曰"日妖"。

⑤雨(yù 玉)：下雨。

⑥振：同"震"。

⑦高阳乃命玄宫：孙诒让云："《蓺文类聚符命部》，引《随巢子》云‘天命夏禹于玄宫，有大神人面鸟身’云云，则非高阳所命也，此文疑有脱误。"此句疑为"天乃命禹于玄宫。"

⑧四电诱祇：孙诒让云："疑当为‘雷电谆振’，‘雷’坏字为‘田’，又误为‘四’。‘谆’‘诱’、‘振’‘祇’，形并相近"。‘谆’‘勃’，‘振’‘震’，字通。" 勃震：突然震动。

⑨此上二句，疑有脱误。王焕镳认为此二句原文本为："若以谨持矢，扼有苗之将。""瑾"为"谨"之形误。 "侍"为"持"之形误。 "扼矢"二字倒误，且"矢"应断为上句。 "祥"为"将"之形误。

⑩遂几：几：微，言不久即衰败。

⑪焉：于是。 磨：当为"磿"(lì 利)，与"离"同。

⑫卿制大极：孙诒让云："疑当为‘鄉制四极’。""鄉"即"飨"之省。

⑬辂命：孙诒让云："‘辂’，疑当为‘酷’。谓严命也。"

⑭鬼呼国：王念孙云：“‘呼’下当有‘于’字，方合上下句法。” 即“鬼呼于国”。

⑮镳(biāo 标)宫：古宫殿名。

⑯用：以。

⑰夏德大乱……必使汝堪之：此四句孙诒让认为：“文义与下文重复，疑校书者附记异同，遂与正文淆混。”当删去。

⑱焉：于是。 奉：承受。

⑲乡(xiàng 向)：通“向”，攻伐也。

⑳使阴：疑为“阴使”。暴：通“爆”。

㉑少少：片刻。

㉒堪：《尔雅》云：“堪，胜也。”

㉓融：即“祝融”，古神话中的火神。 隆：即“丰隆”，雷神。 火：焚烧。

㉔奉：承受、接受。 有：苏时学云：“‘有’下脱‘夏’字。”

㉕属：会合。 薄：地名，即“亳”，汤的都城。

㉖荐：进。 章：明。

㉗序：俞樾云：“‘序’乃‘享’字之误。”

㉘兼夜中，十日雨土于薄：此句应为“兼夜中十日，雨土于薄。” 中：为“出”之形误。

㉙九鼎：传说为禹所铸。 止：通“址”。

㉚兄：王念孙云：“‘兄’，与‘况’同。况，益也。”

㉛衔(xián 贤)：口含。 珪：玉器。

㉜岐社：周族设在岐山上祭祀的神社。

㉝泰颠：周文王大臣。 宾：归。

㉞河：黄河。 绿：通“箓”。箓图：符图。黄河中浮出符图，古代传说是一种应天命出天子的征兆。

㉟乘黄：神马。

㊱践功：“践”为“缵”的假借字，继也。 继功：继承事业。

㊲沈渍(zì 字)：沉溺。 德：高亨云：“‘德’疑当作‘食’。”

㊳狂夫：指殷纣王。

㊴反商之周：旧本或作“反商作周”，即推翻商建立周。

㊵黄鸟：即“皇鸟”，凤凰之类。凤飞群鸟跟从，以此为旗，喻意为聚天下之众。

㊶来：“赉(lài 赖)”之假借字，赐予。

㊷主：主祭。

㊸维：通“于”。

㊹袭：继承。　绪：功业。

【译文】

现在那些好战的国君，又夸饰他的理论而非议墨子说：“你认为攻打别国是不义的，这不是有利的事吧？从前禹征讨三苗，汤讨伐桀，武王伐纣，这几位都被称为圣王，这是什么缘故呢？”墨子回答说：“你没有分清我说的战争的类别，不明白其中的缘故。禹、汤、武王他们的讨伐不是我所说的‘攻’，而是我所说的‘诛’。过去三苗大乱，上天命令要诛杀它，当时太阳从夜里出现，一连三天下血雨，龙在祖庙出现，狗在集市上哭叫，夏天结冰，大地开裂深至泉水，五谷不按时生长成熟，人民大为震惊。天神于是在玄宫向禹授命，禹亲自拿着天神赐的玉符，前往征讨三苗。雷电突然震响，有一个人面鸟身的神，谨慎地拿着箭，掐住三苗的将领，三苗的军队大乱，不久三苗的后世就衰微了。禹既已战胜三苗，于是区划了山川，区分了事物的高下，飨制四方，人神和协，天下就安定了。这就是禹征讨三苗的原因。等到了夏桀王之时，天有严命，那时日月不按时出没，寒暑节气错乱，五谷焦死，鬼呼叫于国，鹤鸣叫十余夜不止。天神于是在镳宫授命给汤，以接替夏王桀的权力。汤于是承受天命率领他的军队，攻伐夏国国境，天神于是暗中使夏都城墙爆毁。不久有神来告诉汤说：‘夏王桀十分淫乱，你去攻打他，我一定使你大胜。我已经从天神那里得到命令，天命火神祝融、雷神丰隆焚烧了夏都城的西北角。’汤利用桀的队伍战胜了夏桀王，在亳地会合各路诸侯，声明灭夏是秉承天命，并通告四方，天下诸侯没有谁敢不服从。这就是汤讨伐夏桀的原因。等到了商纣王之时，天因纣王道德败坏而不再给其享用，纣祭祀不按时举行，连夜出现十个太阳，天在亳地下土，九鼎自动迁址，女妖晚出，鬼怪夜叹，有女的变成了男的，天还下了肉雨，荆棘生长在国道上，纣王日益放纵自己。赤鸟口含着珪玉，降落在周之岐山的神社上，珪玉上写道：‘天命周文王伐殷有

国。’接着贤臣泰颠归顺，黄河里浮出符图，地上出现了神马，武王继承了文王的事业，梦见三神说：‘我已经使殷纣王沉溺于酒食之中，你去攻打他，我一定使你大胜。’武王于是攻伐殷纣这个狂夫，推翻商朝，建立周朝，天赐给武王凤凰旗。武王既灭了殷，完成了天帝的赐命，使诸侯分别主祭诸神，还祭祀纣的先王成汤，通告于四方，天下没有谁不服从，于是继承了汤的功业。这就是武王伐纣的原因。若以上述三个圣王的事例看，就不是我所说的‘攻’，而是我所说的‘诛’了。”

【原文】

则夫好攻伐之君，又饰其说以非子墨子曰：“子以攻伐为不义，非利物与？昔者楚熊丽始讨此睢山之间[①]，越王繄亏[②]，出自有遽[③]，始邦于越[④]。唐叔与吕尚邦齐晋[⑤]。此皆地方数百里，今以并国之故，四分天下而有之。是故何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者也。古者天子之始封诸侯也，万有余，今以并国之故，万国有余皆灭，而四国独立。此譬犹医之药万有余人[⑥]，而四人愈也[⑦]，则不可谓良医矣。”

【注释】

①楚熊丽：《史记·楚世家》：“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丽。” 讨：毕沅云：“‘讨’字当为‘封’。” 睢(suī 虽)山：山名。尹桐阳云：“在今湖北保康县西南。楚初都丹阳，即今秭归。后迁枝江，仍号丹阳。此云睢山之间，则秭归也。”

②繄(yī 衣)亏：越国始封的君主，即越王无余。

③有遽：古地名，无考。

④邦：建邦、建国。

⑤唐叔：周朝晋国之祖。姬姓，名虞。周公灭唐后封于其地，其子即位后改

称晋。 吕尚:即姜太公,齐国之祖。

⑥医之药:犹言医生医治。这里是将万余国的诸侯国君比作医生医治本国人民。

⑦四人愈:言只有四个诸侯国君医治好本国。

【译文】

但是喜好攻伐的君王,又夸饰他的理论而非议墨子说:"你认为攻打别国是不义的,这不是有利的事吧?从前楚熊丽初封于秭归,越王无余出自有遽,开始在越建国。唐叔与吕尚受封于齐晋,这些地方都不过数百里。现在因兼并他国的缘故,楚、越、晋、齐将天下分成四份而霸有之,这是什么原因呢?"墨子回答说:"你没有分清我说的战争的类别,不明白其中的缘故。古时候天子初封诸侯,受封的万有余国,到如今因兼并的缘故,这上万个国家都灭亡了,惟有这四个国家独立存在。这就譬如上万个医生给上万人开药方治病一样,其中只有四个人吃了见效,这其余的就不能算是好医生了。"

【原文】

则夫好攻伐之君又饰其说曰:"我非以金玉、子女、壤地为不足也,我欲以义名立于天下,以德求诸侯也。"子墨子曰:"今若有能以义名立于天下,以德求诸侯者,天下之服可立而待也。夫天下处攻伐久矣①,譬若傅子之为马然②。今若有能信效先利天下诸侯者③,大国之不义也,则同忧之;大国之攻小国也,则同救之;小国城郭之不全也,必使修之;布粟之绝④,则委之⑤;币帛不足,则共之⑥。以此效大国,则小国之君说⑦,人劳我逸,则我甲兵强。宽以惠,缓易急,民必移⑧。易攻伐以治我国,攻必倍⑨。量我师举之

费，以争诸侯之毙[10]，则必可得而序利焉[11]。督以正[12]，义其名，必务宽吾众，信吾师，以此授诸侯之师[13]，则天下无敌矣，其为下不可胜数也[14]。此天下之利，而王公大人不知而用，则此可谓不知利天下之巨务矣[15]。”

【注释】

①处：曹耀湘云：“‘处’当作‘苦’。音讹。”

②傅子：孙诒让云：“‘傅’或当为‘孺’，‘孺’俗作‘㝏’，与‘傅’形近。” 孺子，儿童。

③效：孙诒让云：“读为‘交’，同声假借字。”信交：以信义相邦交。

④之绝：王念孙云：“当是‘乏绝’之误。”

⑤委：输，供应。

⑥共：通“供”。

⑦以此效大国，则小国之君说：张纯一云：“‘大国’下脱‘则大国之君说，以此效小国’十一字。”此句疑为：“以此效大国，则大国之君说；以此效小国，则小国之君说。” 效：交。 说（yuè 悦）：通“悦”。

⑧移：犹归。

⑨攻：为“功”之借字。

⑩“争”：旧本作“诤”。王焕镳云：“疑‘诤’为‘竫（jìng 静）’字之形讹。‘竫’与‘靖’音同义通，安扶、安定之意。毙：困乏而倒，此作危困解。”

⑪序利：王念孙云：“当为‘厚利’之误。”

⑫督：率。 正：正道。

⑬授：孙诒让云：“‘授’字无义，疑当为‘援’。”

⑭其为下不可胜数也：苏时学云：“句有脱字，当作‘其为利天下，不可胜数也’。”

⑮巨务：大事。

【译文】

但是喜好攻战的国君，又夸饰他的理论而非议墨子说：“我并不是以我的金玉、子民、土地为不足，我是想以义名立于天下，用德

来使天下诸侯归顺。”墨子说：“当今假若真有人能立义名于天下，用德来供诸侯归顺的，那么天下服从他，是可以立等的。因为天下人受攻伐之苦已很久了，就好象拿小孩当马骑一样。现在若有能先以信义相交而利天下诸侯的，凡是有大国不义，大家就商量对付他；大国攻打小国，大家就共同去援救他；小国的城郭不够完固，大家就一定使之修理好；如果衣食困乏，大家就接济他；如果钱财不足，大家就供给他。像这样去结交大国，则大国的国君高兴；像这样去结交小国，小国的国君高兴。别人劳而我逸，那么我的兵力一定强大。待臣民宽大而恩惠，以从容代替急迫，人民必定会归顺。将花费于攻伐的财力转用于治理我们的国家，其功效必定加倍。估量我花费于兴师攻伐的费用，将它用于安抚诸侯的危困，那么必定可以获得很大的好处。以正道统率人民，以义名立于世，还必须宽厚地对待民众，以诚信取信于自己的军队，用此援助诸侯小国，就可以无敌于天下了，如此为利于天下，真是数也数不尽的了。这算是天下的大利，而那些王公大人不知道去用它，真可说是不知利天下的大事呵。”

【原文】

是故子墨子曰：“今且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将欲求兴天下之利①，除天下之害，当若繁为攻伐②，此实天下之巨害也。今欲为仁义，求为上士，尚欲中圣王之道③，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故当若非攻之为说，而将不可不察者此也。”

【注释】

①中情：诚心。

②繁为攻伐：频繁地进行攻战。

③尚：通“上”。

【译文】

所以墨子说："当今天下的王公大人和士君子，诚心想要为天下图利，为天下除害，若仍然频繁地从事攻战，这实在是天下最大的祸害呵。现在若要行仁义，做上等的士人，上要符合圣王之道，下要符合国家百姓的利益，所以对于'非攻'这样的主张，就不可不细心审察了。"

卷六

节用上第二十

【题解】

“节用”分上、中、下三篇，它是墨子学说的一个重要方面。

本篇从总的方面鲜明提出“节用”的主张。墨子“节用”的标准就是要实用，有利于百姓，凡是不利于实用，不能给百姓带来益处的，就要一概取消。他认为，去掉无益的费用，实行圣王的办法，这才是天下的大利。

节用下篇缺佚。

【原文】

圣人为政一国，一国可倍也[①]；大之为政天下[②]，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③]，因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足以倍之。圣王为政，其发令兴事[④]，使民用财也，无不加用而为者[⑤]，是故用财不费，民德不劳[⑥]，其兴利多矣。

【注释】

①倍：一倍，下同。作动词，指财利增加一倍。

②大：扩大。

③倍之：使财利增加一倍。

④兴事：兴办事业。

⑤加：增益、有利。用：实用。

⑥德：通“得”，下同。

【译文】

圣人来治理一个国家，国家的财利可增加一倍。扩大开去圣人来治理天下，那么，天下的财利也可增加一倍。他能使财利倍增，并不是靠向外夺取土地，而是靠他的国家节省那些无用的开支，使得财利倍增的。圣王当政，他发布命令兴办事业，使用民力和钱财，无不考虑实用和有益才去做。因此用财不浪费，百姓不劳苦，而兴利的事办得很多。

【原文】

其为衣裘何[①]？以为冬以圉寒[②]，夏以圉暑。凡为衣裳之道，冬加温，夏加清者[③]，芊䱉不加者去之[④]。其为宫室何[⑤]？以为冬以圉风寒，夏以圉暑雨，有盗贼加固者，芊䱉不加者去之。其为甲盾五兵何[⑥]？以为以圉寇乱盗贼[⑦]，若有寇乱盗贼，有甲盾五兵者胜，无者不胜。是故圣人作为甲盾五兵[⑧]。凡为甲盾五兵加轻以利[⑨]，坚而难折者，芊䱉不加者去之。其为舟车何？以为车以行陵陆[⑩]，舟以行川谷，以通四方之利。凡为舟车之道，加轻以利者，芊䱉不加者去之。凡其为此物也，无不加用而为者，是故用财不费，民德不劳，其兴利多矣。

有去大人之好聚珠玉[⑪]、鸟兽、犬马，以益衣裳、宫室、甲盾、五兵、舟车之数[⑫]，于数倍乎[⑬]！若则不难。

【注释】

①裘：皮毛衣服。

②以为：用来。　圉：同“御”。

③清：凉。

④芊䱉（qiān qū 千趋）：俞樾注：“‘芊䱉’二字凡四见，疑当作‘鲜且’。”意

即华美楚楚之貌，是形容词。

⑤宫室：先秦泛指房屋。

⑥甲：铠甲。　五兵：指五种兵器，一般指戈、矛、弓矢、殳、戟。

⑦寇：指外来敌人的侵犯。

⑧作为：制造。

⑨轻以利：轻便锋利。　以：连词，作用同“而”。

⑩陵：山陵。　陆：平坦之地。

⑪有：通“又”。　大人：指国君及王公、卿大夫等。

⑫益：增加。

⑬于数：在数量上。

【译文】

做衣裳作什么用的？冬日用来御寒，夏日用来防暑的。凡做衣裳的原则，冬天要有益于保暖，夏天要有利于透凉，鲜艳光华而无益于保暖与透凉的要舍弃。修房子作什么用的？冬日用来御风寒，夏日用来避暑雨，有盗贼时利于固守，鲜艳华美而无益于居住的要舍弃。制铠甲盾牌及各种兵器作什么用的？用来防御外敌及盗贼的。如果出现了外敌和盗贼，有铠甲盾牌及各种兵器者能取胜，没有不能取胜，所以圣人要制造铠甲、盾牌及各种兵器。凡制造铠甲、盾牌及各种兵器，要轻便锋利，坚实而不易折断，鲜艳华美而不实用的要舍弃。制造车和船作什么用的？车用于陆上行走，船用于水上航行，为便利通达四方用的。凡造车船的原则，是要有利于轻快便利，鲜艳华美而不实用的，要舍弃。人们制作这些东西，无不考虑实用才做，所以用财不浪费，百姓不遭劳苦，而增加的财利很多。如果省掉王公大人集珠玉、玩鸟兽狗马的费用，用来增加衣裳、房屋、武器、车船的数量，那么，这些东西在数量上就会增加几倍，这事并不难做到。

【原文】

故孰为难倍①？唯人为难倍。然人有可倍也②。昔者圣

王为法曰[③]："丈夫年二十[④]，毋敢不处家[⑤]。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此圣王之法也。圣王既没[⑥]，于民次也[⑦]，其欲蚤处家者[⑧]，有所二十年处家[⑨]；其欲晚处家者，有所四十年处家。以其蚤与其晚相践[⑩]，后圣王之法十年[⑪]。若纯三年而字[⑫]，子生可以二三年矣[⑬]。此不惟使民蚤处家，而可以倍与[⑭]？且不然已[⑮]。

【注释】

①孰：什么。

②倍：增加一倍的办法。名词。

③为法：制定法律。

④丈夫：指男子。

⑤毋：通"无"，不。处家：指娶妻成家。《周礼·大司徒》郑注："有夫有妇，然后为家。"

⑥没：通"歿"，去世。

⑦于民：对百姓。　次：孙诒让注："次，读为恣，言恣民之所欲。"

⑧蚤：通"早"。

⑨有所：有时。王念孙云："所，犹时也。"

⑩相践：相减。郑众注："践，当为翦。"高诱注《吕氏春秋·制乐》："翦，除也。"减去的意思。

⑪这一句的意思是：晚婚的与圣王法定年龄或先或后都要相差十年。如能按先王规定的法定年龄结婚，那么就可使人口增加。

⑫纯：都、皆。　字：生孩子。

⑬子生：指生子。　年：戴震注："乃'人'字之误。"　子：指孩子，包括男孩与女孩。

⑭与：句末语气语，表示反问。

⑮然：代词，这样。　已：通"矣"。

【译文】

那么什么难以增加一倍呢？只有人口难以增加一倍。但人口

也有倍增的办法，从前圣王规定："男子二十不许不成家，女子十五不许不嫁人。"这是圣王的法规。圣王去世后，老百姓就恣肆其行了。那些想早成家的，有时二十岁成家，那些想晚成家的，有时四十岁才成家，拿那些早成家的与晚成家的年龄相减，与圣王规定的法定年龄或先或后相差十年。假如都是三年生一个孩子，那么十年间就可多生两三个孩子了。让老百姓早成家，不是可以使人口增加一倍吗？然而人们却不这样做。

【原文】

今天下为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①，其使民劳，其籍敛厚②，民财不足，冻饿死者不可胜数也。且大人惟毋兴师以攻伐邻国③，久者终年④，速者数月，男女久不相见，此所以寡人之道也。与居处不安⑤，饮食不时，作疾病死者⑥，有与侵就偻橐⑦，攻城野战死者，不可胜数。此不令为政者⑧，所以寡人之道数术而起与⑨？圣人为政特无此⑩，不圣人为政⑪，其所以众人之道亦数术而起与⑫！故子墨子曰："去无用之费，圣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

【注释】

①寡人：使人口减少。　寡：少，作使动词。使……少。　道：此指原因。

②籍敛：税收。《诗》"实亩实籍"，郑玄注："籍，税也。"

③惟毋：句中语气词，无实义。

④终年：整一年。

⑤居处：居家。

⑥作：发生。

⑦有与：又加上。有：通"又"。　侵就：指被侵夺。　偻：孙诒让注："疑此当为'伏'之讹。"橐(tuó 驼)：孙注："以举火攻城之具。"偻橐：指被敌人埋伏突然袭击。

⑧不:戴震注:“犹‘非’字。” 令:毕沅注“令,当为今。”

⑨数术:多种手段。

⑩特:独,只。

⑪不:李渔叔注:“‘不’字前应有‘此’字。‘不’与‘非’同。”

⑫众人之道:使人口增加的原因。众:作使动词。

【译文】

如今天下当政的人,他使人口减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他使百姓劳苦,他税收繁重,百姓财力不足,冻死饿死不计其数。况且大人们只知兴兵攻伐邻国,长则整年,短则几月,夫妻久不相见,这也是人口减少的原因。加上居家不安定,饮食不按时,发生疾病而死的,再加上被敌人侵夺伏击打死的,攻打城池野外作战死的,更不计其数,这些不都是由于今天当政者自己采取了种种手段而造成人口减少的么?圣人当政独没有这种情况。圣人当政,人口增加,是由于采取了种种措施而取得的。所以墨子说:“去掉无用的开支,这是圣王的道理,是天下的大利。”

节用中第二十一

【题解】

这篇文章论述古者明王圣人"爱民谨忠，利民谨厚"，为民制定了衣食住行所遵循的原则，凡增加的各种费用于民不利就决不增加，这是明王圣人能王天下、正诸侯的原因。

【原文】

子墨子言曰："古者明王圣人，所以王天下①，正诸侯者②，彼其爱民谨忠③，利民谨厚，忠信相连，又示之以利④，是以终身不餍⑤，殁世而不卷⑥。古者明王圣人，其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也。

【注释】

①王(wàng 旺)天下：称王天下。王，作动词用。

②正诸侯：匡正诸侯，为诸侯之长，即盟主。《尔雅》："正，长也。"

③彼其：指明王圣人。　谨：极。

④示之以利：让百姓看到利之所在。

⑤餍：满足。

⑥殁世：本指去逝。此指终身。　卷：苏时学注："当为倦"。

【译文】

墨子说："古代的明王圣人所以能称王天下，匡正诸侯，是因为他们爱民极忠，利民极厚，忠信相连，又给人们利益，为此终身不满

足，毕生不厌倦。古代的明王圣人之所以能称王天下，匡正诸侯，原因就在这里。

【原文】

是故古者圣王，制为节用之法曰[1]：‘凡天下群百工，轮车[2]、鞼匏[3]、陶、冶[4]、梓匠[5]，使各从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6]。’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7]，圣王弗为。

古者圣王制为饮食之法曰：‘足以充虚继气，强股肱[8]，耳目聪明，则止。不极五味之调[9]，芬香之和，不致远国珍怪异物[10]。’何以知其然？古者尧治天下，南抚交阯[11]，北降幽都[12]，东西至日所出入[13]，莫不宾服[14]。逮至其厚爱[15]，黍稷不二[16]，羹胾不重[17]，饭于土熘[18]，啜于土形[19]，斗以酌[20]。俛仰周旋威仪之礼[21]，圣王弗为。

【注释】

①节用：王焕镳《墨子校释》注：“‘节用’当为‘器用’之误”。器用：日常生活用的器具。

②轮车：造车造轮的工人。

③鞼(guì 贵)匏(páo 袍)：王念孙云：通“鞸(yùn 运)鲍”，制皮革的工人。

④陶冶：制陶器、冶炼金属的工人。

⑤梓匠：木工。

⑥止：指停止生产。

⑦加费：增加的费用。

⑧股：大腿。　肱(gōng 工)：胳膊。此指身体。

⑨极：极力追求。　调：调味。

⑩致：招致，求取。

⑪交阯：即交趾，古地区名，泛指五岭以南，也专指今越南。

⑫降：王念孙注："'降'字义不通，'降'当为'际'。"际：接界。 幽都：即幽州，古中国十二州之一，今河北北部。

⑬这句意思是：东至日出之处，西达日落之所，形容国土的辽阔。

⑭宾服：归服、顺从。

⑮逮至：至于。厚爱："爱"为"受"字之误（曹耀湘云）。张纯一释："厚爱，谓其身所受也。"

⑯不二：不同时吃两样。

⑰羹：带肉汁的汤。 胾（zi 字）：大块肉。

⑱土熘（liù 留去声）：粗制的饭碗。

⑲啜（chuò 绰）：喝。 土形：孙诒让注："形，铏之假字。"土铏：古代盛水的瓦器。

⑳斗：孙诒让注："枓之假借字。"《说文》："枓，勺也。"

㉑俛：同"俯"。

【译文】

因此古代圣王规定了造器物的原则，说：'凡天下各类工匠，造车子的、制皮革的，烧陶器炼五金的，做木工建房子的，让他们各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各种物品足以供给民用就行。'各种费用增加而民利不加的事，圣王不会做。

古代圣王规定了饮食的原则，说：'食品只要充饥益气，强壮身体、使耳聪目明就行。不极力去追求五味芳香的调味，不求取远方国家的珍奇异物。'根据什么知道圣王是这样作的呢？古时尧治理天下，南面安抚交趾，北面统治了幽州，东西辖境远至日出与日落之处，没有谁不顺服。至于他所享受的是什么呢？米饭只有一种，吃黍就不吃稷，吃肉羹就不吃大块肉，用瓦器盛饭，用土杯盛水，用木杓斟酒。那些俯仰周旋显示威严的礼节，圣王从来不用。

【原文】

古者圣王制为衣服之法，曰：'冬服绀緅之衣①，轻且暖，夏服絺綌之衣，轻且清②，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

者，圣王弗为。

古者圣人为猛禽狡兽，暴人害民[3]，于是教民以兵行[4]，日带剑[5]，为刺则入[6]，击则断[7]，旁击而不折[8]，此剑之利也。甲为衣则轻且利[9]，动则兵且从[10]，此甲之利也。车为服重致远[11]，乘之则安，引之则利[12]，安以不伤人，利以速至，此车之利也。古者圣王为大川广谷之不可济[13]，于是利为舟楫[14]，足以将之则止[15]。虽上者三公诸侯至[16]，舟楫不易[17]，津人不饰[18]，此舟之利也。

【注释】

①绀(gàn 干)：深青而带赤色的帛。　缬(zuō 邹)：黑中带红的帛。

②绨(chī 痴)：细葛布。　绤(xì 隙)：粗葛布。　凊(qìng 庆)：凉。

③为：因为。　暴：残。

④兵：兵器。

⑤日：孙诒让注："疑当为'曰'。"

⑥为：用。后省宾语"剑"，用剑刺。

⑦击：砍物。

⑧旁击：别的物击。

⑨甲：铠甲。利：方便。

⑩兵：孙诒让注："'兵'字无义，疑当作'弁'……弁者，变之假字。"变：通"便"。便且从：方便且顺心。

⑪服重：载重物。　致远：到达远地。

⑫引：拉。

⑬济：渡。

⑭利：王念孙云："'利'字义不可通，'利'当为'制'。"

⑮将：《广雅·释诂》云："将，行也。"

⑯上者：指在上位的人，即统治者。

⑰易：改。

⑱津人：撑渡的人。

【译文】

古代圣人规定了制衣服的原则，说：‘冬天穿玄青色的帛衣，轻柔暖和，夏天穿葛布衣，轻便凉爽，这就行了。’各种费用增加而民利不增加的事圣王不做。

古代圣王，因为猛禽狡兽常常伤害百姓，于是叫百姓带着兵器走路。用剑刺物，能把物刺穿；用剑砍物，能把物砍断。剑，受别的东西打击不会折断，这是剑的好处。甲衣穿在身上轻松便利，行动能方便自如，这是甲衣的好处。车是用来装载重物以到达远地的，坐车安稳，拉车轻便，安稳不伤人，能很快到达目的地，这是车的好处。古代圣王因为大河深谷难以跨越，于是才制造舟楫，让人可以在水上行驶到达目的地。即使地位高贵的王公诸侯来到，也不更换舟楫，撑渡的人也不用装饰打扮，这就是船的好处了。

【原文】

古者圣王制为节葬之法[①]曰：‘衣三领[②]，足以朽肉[③]，棺三寸[④]，足以朽骸[⑤]，堀穴深不通于泉[⑥]，流不发泄则止[⑦]。死者既葬，生者毋久丧用哀[⑧]。’

古者人之始生，未有宫室之时[⑨]，因陵丘堀穴而处焉[⑩]。圣人虑之，以为堀穴曰：‘冬可以辟风寒[⑪]’，逮夏，下润湿，上熏烝[⑫]，恐伤民之气，于是作为宫室而利[⑬]。”然则为宫室之法将奈何哉？子墨子言曰：“其旁可以圉风寒[⑭]，上可以圉雪霜雨露，其中蠲洁[⑮]，可以祭祀，宫墙足以为男女之别则止[⑯]。诸加费不加民利者，圣王弗为。”

【注释】

①节葬：葬礼从俭。

②领：量词，件。

③朽肉：作动词，裹尸体。

④棺三寸：指棺材板三寸厚。

⑤朽骸：作动词，殓尸骸。

⑥堀：通“窟”。堀穴：墓穴。 泉：指挖墓穴深至地下水涌出，此限制深度之义。

⑦流：毕沅注：“疑当为‘气’。”指尸体腐烂的臭气。发泄：散发。

⑧久丧用哀：长时间居丧哀悼。

⑨宫室：房屋。宫，先秦泛指房屋。

⑩因：凭。堀穴：挖洞。

⑪辟：通“避”。

⑫上熏烝：指地上热气蒸人。

⑬作为：建造。利：使民得利。

⑭旁：四周。圉：同“御”。

⑮蠲（juān 捐）：通“涓”，清洁。

⑯墙：内墙。 别：间隔。

【译文】

古代圣王规定葬埋从俭的原则说：‘衣服三件，足够裹尸体。三寸厚板的棺木，足够殓尸骨。墓穴深度以既不达地下水，臭气又不散发到地面上为止。’死者已埋葬，活着的人不用长时间居丧哀痛。

远古人类初生，没有房子，依傍山丘挖洞居住。圣人为此担心，认为挖洞居住：‘冬天可以避风寒’，但到夏天，地下潮湿，地面热气蒸人，恐损害百姓的身体，于是建造房屋使百姓得到好处。”那么圣人建房屋的原则又是什么呢？墨子说：“房的四周能防风寒，房顶能防雨雪霜露，房中清洁可以祭祀，房内墙能够把男女间隔开来，这就够了。各项费用增加而民利不增加的事，圣王不做。”

节用下第二十二（阙）

节葬上第二十三（阙）

节葬中第二十四（阙）

节葬下第二十五

【题解】

“节葬”是墨子崇尚节俭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时统治阶级生前极尽声色歌舞，死后还要繁文缛礼，倾府库家财厚葬久丧，人人仿效，形成风俗，给生者带来沉重负担。墨子从对国对民的利害关系出发，辨明“厚葬久丧”的是非得失，指出“厚葬久丧，非圣人之道”，鲜明地提出“节葬”、“节丧”的主张。

《节葬》上、中篇缺佚。

【原文】

子墨子言曰：“仁者之为天下度也[1]，辟之无以异乎孝子之为亲度也[2]。今孝子之为亲度也，将奈何哉？曰：‘亲贫则从事乎富之[3]，人民寡则从事乎众之，众乱则从事乎治之[4]。’当其于此也[5]，亦有力不足，财不赡[6]，智不智[7]，然后已矣[8]。无敢舍余力，隐谋遗利[9]，而不为亲为之者矣。若三务者[10]，孝子之为亲度也，既若此矣[11]。虽仁者之为天下

度，亦犹此也。曰：'天下贫则从事乎富之，人民寡则从事乎众之，众而乱则从事乎治之。'当其于此，亦有力不足，财不赡，智不智，然后已矣。无敢舍余力，隐谋遗利，而不为天下为之者矣。若三务者，此仁者之为天下度也，既若此矣。

【注释】

①度(duó 铎)：谋划，考虑，打算。

②辟：同"譬"，相比。　无以异：没有什么不同。　乎：同"于"，比的意思。亲：指父母。

③富之：使亲富。

④治之：使之治。

⑤当其于此：当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⑥赡：足，够。

⑦第二个"智"，通"知"，知晓。

⑧已：止。

⑨隐谋遗利：隐藏智谋，隐留资财。

⑩若：同"此"。　三务：三件事。

⑪既：尽、全。

【译文】

墨子说："仁者们为天下打算，与孝子为父母打算没有什么两样。当今孝子为父母打算是怎样的呢？那就是：'父母贫穷就要设法使他们富足，人口少就要设法使人口增多，人多而混乱，就要设法治理它。'当他做这些事的时候，也有因力不足，财不富，智力不达等而停下来的，但总不敢放弃最后的努力，隐藏自己的智谋私财，不替父母做事的。这三件事，是孝子要为父母考虑的，凡孝子全都如此。即使仁者为天下人打算，也是如此。那就是：'天下人贫穷，就要设法使其富足，人少，就要设法使人增多，人多而混乱，就要设

法治理。'当仁者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也有因力不足,财不富,智力不达等而停下来的,但总不敢放弃最后的努力,隐藏自己的智谋私财,而不替天下做事的。这三件事,是仁者为天下人打算的,凡仁者全都如此。

【原文】

今逮至昔者三代圣王既没①,天下失义,后世之君子,或以厚葬久丧以为仁也②,义也,孝子之事也;或以厚葬久丧以为非仁义,非孝子之事也。曰二子者③,言则相非④,行即相反⑤,皆曰:'吾上祖述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者也⑥。'而言即相非,行即相反,于此乎后世之君子,皆疑惑乎二子者言也。

【注释】

①逮至:及至。没:通"殁",去世。

②或:有的,有的人。 厚葬:指葬礼隆重破费。 久丧:长时间居丧。先秦贵族死后用活人殉葬,大修陵墓,并让亲人在陵旁搭棚守墓,长年累月哭拜,以示悲哀。

③曰二子者:这两种人。

④相非:指相互不同。

⑤即:通"则"。

⑥上:通"尚",崇尚。 祖述:效法,遵循。

【译文】

待到三代圣王去世后,天下便失去常理。后代的君子,有的认为厚葬久丧是合于仁义的,是孝子应做的事。有的认为厚葬久丧不合乎仁义,不是孝子应做的事。这两种人,言论不同,行事相反,都说:'我是崇尚效法尧、舜、禹、商汤、文王、武王之道啊。'他们在这

件事情上，言论不同，行事相反，后世的君子，对他们的话都要表示怀疑了。

【原文】

若苟疑惑乎之二子者言①，然则姑尝传而为政乎国家万民而观之②。计厚葬久丧，奚当此三利者③？我意若使法其言④，用其谋，厚葬久丧实可以富贫众寡⑤，定危治乱乎⑥，此仁也，义也，孝子之事也，为人谋者不可不劝也⑦。仁者将兴之天下⑧，谁贾而使民誉之⑨，终勿废也⑩。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谋，厚葬久丧实不可以富贫众寡，定危理乱乎⑪，此非仁非义，非孝子之事也，为人谋者不可不沮也⑫。仁者将求除之天下，相废而使人非之⑬，终身勿为。

【注释】

①若苟：如果。　之二子：这两种人。

②然则：如此……那么。　尝：试。　传：通“转”。

③计：衡量。　奚当：符合什么。　奚：何。　三利：指前边的：“富之”、“众之”，“治之”。

④意：通“抑”，或者。下同。法：按照，仿效。

⑤富贫众寡：使贫穷的富足，使人少的增多。

⑥定危治乱：使危转安，使乱得治。

⑦劝：勉励。

⑧兴之天下：在天下实行它。

⑨谁贾：孙诒让认为：“谁贾，义不可通，当为‘设置’之误。”　誉：称赞。

⑩终：永远。

⑪理：治。

⑫沮：通“阻”。

⑬相废：废除它。

【译文】

如果对这两种人的话产生怀疑，那么，姑且转到治理国家万民的政事上来观察一下。衡量这厚葬久丧究竟符合上述三种利益的哪一种呢？或者我如果按照他们的说法，采用他们的主张，厚葬久丧真的能够使贫变富，使少变多，使危转安，使乱得治，那么这是仁、是义、是孝子的事情，替人谋划的人不能不加以勉励，仁者将在天下实行它，设置它，并使人民称赞它，永远不要废弃它；或者，按照他们的说法，采用他们的主张，厚葬久丧却不能使贫变富，使少变多，使危转安，使乱得治，那么这就不是仁，不是义，不是孝子的事，替人谋划的人就不能不加以阻止了，仁者将要求天下人抛弃它，废除它并反对它，永远不做。

【原文】

且故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令国家百姓之不治也，自古及今，未尝之有也。何以知其然也？今天下之士君子[①]，将犹多皆疑惑厚葬久丧之为中是非利害也[②]。”故子墨子言曰：“然则姑尝稽之[③]，今虽毋法执厚葬久丧者言[④]，以为事乎国家[⑤]。此存乎王公大人有丧者[⑥]，曰棺椁必重[⑦]，葬埋必厚[⑧]，衣衾必多[⑨]，文绣必繁[⑩]，丘陇必巨[⑪]；存乎匹夫贱人死者，殆竭家室[⑫]；乎诸侯死者[⑬]，虚车府[⑭]，然后金玉珠玑比乎身[⑮]，纶组节约[⑯]，车马藏乎圹[⑰]，又必多为屋幕[⑱]，鼎鼓几梴壶滥[⑲]，戈剑羽旄齿革[⑳]，寝而埋之[㉑]，满意。若送从[㉒]，曰天子杀殉[㉓]，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

【注释】

①士君子：即君子。士：在先秦指那些以自己的特长为国君服务的人，有文士和武士，国君根据他们的贡献按等级赐给官职。

②将：大概。为中：当中。

③稽：考察。

④虽毋：语助词，无意义。

⑤乎：同"于"，在。

⑥存：义同"在"。

⑦椁(guǒ果)：棺材外再套的棺材。

⑧厚：指深。

⑨衾：被褥。此指殓尸的包被。

⑩文绣：指棺椁上的装饰。文：同"纹"。

⑪丘陇：坟墓。

⑫殆：几乎、恐怕。

⑬此句"乎"前应有"存"字。

⑭虚：空虚，此作使动词。 车："库"字之误，指粮仓。 府：藏财帛的建筑物。

⑮玑：不园的珠子。 比：周。

⑯纶：丝绵。组：丝带。 节约：指捆束。

⑰圹：指墓穴。

⑱屋幕：帐幕。

⑲几：小桌子。 梴：同"筵"，竹席。 壶滥：卢文弨云："壶滥，盖器名。"

⑳羽旄：古代以雉羽、旄牛尾装饰的军旗。齿：象牙。革：皮。此指甲盾。

㉑寝：王引之校为"挟"字之误。

㉒若送从：孙诒让云："此当从《公孟篇》作'送死若徙'。"

㉓杀殉：杀人殉葬。

【译文】

况且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还不能把国家、百姓治理好，是自古以来没有的事。凭什么知道是这样的呢？当今天下君子对于厚葬久丧的是非利害大多疑惑不定。"所以墨子说："那么我们姑且试着考察一下，那些主张厚葬久丧的人们在国内的所作所为。在王

公大人家死了人，就要棺材外面要再套棺材，葬埋必定要隆重，裹尸的衣被一定要多，棺椁上的装饰一定要漂亮，坟墓一定要建得高大，若在平民庶人家死了人，就几乎要倾家荡产。在诸侯家死了人，必定把府库用空，然后金银珠玉绕满死者全身，用丝帛锦絮捆束，车马埋到墓穴中，又制许多帷幕帐幔，钟鼎金鼓，桌席器皿，连同戈剑、旌旗、象牙、铠甲盾牌，全部埋到地下，这才满意。送死人如搬家。天子诸侯死了，要杀人殉葬，多的数百人，少的也有数十人；将军大夫死了杀人殉葬，多的数十人，少的也有好几人。

【原文】

处丧之法将奈何哉？曰哭泣不秩声翁[①]，缞绖[②]垂涕，处倚庐[③]，寝苫枕凷[④]，又相率强不食而为饥，薄衣而为寒，使面目陷陬[⑤]，颜色黧黑[⑥]，耳目不聪明[⑦]，手足不劲强，不可用也。又曰上士之操丧也[⑧]，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⑨]，行若道，使王公大人行此，则必不能蚤朝[⑩]，五官六府[⑪]，辟草木[⑫]，实仓廪[⑬]。使农夫行此，则必不能蚤出夜入，耕稼树艺。使百工行此，则必不能修舟车为器皿矣。使妇人行此，则必不能夙兴夜寐[⑭]，纺绩织纴[⑮]。细计厚葬[⑯]，为多埋赋之财者也[⑰]。计久丧，为久禁从事者也。财以成者，扶而埋之[⑱]；后得生者[⑲]，而久禁之，以此求富，此譬犹禁耕而求获也，富之说无可得焉[⑳]。是故求以富家，而既已不可矣。

【注释】

①秩：通“迭”。翁：“嗌”的误字。《说文》：“嗌，咽也。”

②缞(cuī 催)：白麻布丧服。绖(die 迭)：系于头上和腰上的麻带。

③处：居。　倚庐：靠树而搭的守丧的草屋。

④苫(shān 山)：草垫。　甴：古“块”字，土块。

⑤隔(gě 隔)：瘦骨棱棱貌。

⑥黧(lí 梨)：黑色。

⑦聪：指耳灵。　明：指眼明。

⑧上士：上等人士。

⑨第一个“若”是假如的意思。第二个“若”是代词“其”。

⑩蚤：通“早”。

⑪五官六府：孙诒让认为，此句前应脱“使士大夫行此，则必不能治”十一字。《礼记·曲礼》：“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水、司木、司草、司器、司货”。

⑫辟：开辟。辟草木：指开辟山林关市税收等财源。

⑬实：充实。　仓廪：贮藏谷米的仓库。

⑭夙兴：早起。

⑮纴(rèn 任)：同“纴”，纺织。

⑯细：俞樾云：“细字无义，盖即上句‘纴’字之误而衍者。”

⑰赋之财：征来的资财。

⑱扶：通“复”。

⑲后得生者：指后生之财。

⑳富之说：要想富的说法。

【译文】

居丧的方法又将怎样呢？说要哭声不迭，咽不成声，披麻戴孝，流着眼泪，住在墓旁的草屋之中，睡草垫，枕土块，强忍不吃东西忍受着饥饿，穿薄衣忍受着寒冷，使人面目瘦削，颜色黝黑，耳聋目瞶，手脚无力，不能做事。又说上等人居丧，须到搀扶才能起床，拄着手杖才能行走的地步，要这样守孝三年。假如按其说法，行其道，让王公大人去实行，那必定不能早朝晏退，让卿大夫去实行，必定不能治理官府，开辟财源，充实国库；叫农夫去实行，必定不能早出晚归，耕田种地；叫工人去实行，必定不能修理车船，制造器具；叫妇女去实行，必定不能早起晚睡，纺纱织布。计算一下这厚葬真是埋葬了大量的钱财呀；想一想，这久丧是长期禁止人们做事呀。已

成的财物，复又把它埋掉；能生产财物的人，又被长期禁锢，以此去求得富裕，好比禁止耕田而要求有所收获一样，富足的说法是不可能的。因此，以此求国家的富足，更不可能了。

【原文】

欲以众人民，意者可邪[①]？其说又不可矣。今唯无以厚葬久丧者为政[②]，君死，丧之三年；父母死，丧之三年；妻与后子死者[③]，五皆丧之三年[④]；然后伯父、叔父、兄弟、孽子其[⑤]；族人五月[⑥]；姑姊甥舅皆有月数[⑦]。则毁瘠必有制矣[⑧]，使面目陷陬，颜色黧黑，耳目不聪明，手足不劲强，不可用也。又曰上士操丧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⑨]，行若道，苟其饥约[⑩]，又若此矣，是故百姓冬不仞寒[⑪]，夏不仞暑，作疾病死者，不可胜计也。此其为败男女之交多矣[⑫]。以此求众，譬犹使人负剑而求其寿也[⑬]。众之说无可得焉。是故求以众人民，而既以不可矣。

【注释】

①意者：即“抑或”，或者的意思，下同。

②为政：管理政事。

③后子：即嫡长子。毕沅注：“嗣子嫡也。”

④五：“又”字之误。

⑤孽子：次子。　其：同“期(jī 基)”，期年。此指服丧一年。

⑥五月：指服丧五个月。

⑦月数：即数月。

⑧毁瘠：指损害身体。制：制度规定。

⑨见前段注⑨。

⑩饥约：忍饥缩食。

⑪仞:通"忍"。

⑫败男女之交:妨害男婚女嫁,相互结合。

⑬负:通"伏"。 寿:长寿。

【译文】

想以厚葬久丧来增加人民,或许可以吧?这种说法又是不对的。现在假定主张厚葬久丧的人当政,国君死,服丧三年;父母死,服丧三年;妻和嫡子死,又得服丧三年;然后伯父、叔父、兄弟、庶子死,又得服丧一年;亲族死,服丧五个月;姑母、姊妹、舅父、外甥死,都得服丧几个月。那丧期中的毁坏身体还有一定的规定,要使面目消瘦,眼睛深陷,颜面黝黑,耳不聪目不明,手足无力,什么事也不能做。他们又说,上等人士居丧,一定要到搀扶才能站起,柱杖才能行走的地步。这样守孝又要三年。如果依照其说法,实行其主张,让人们忍饥缩食,照上边损害健康的办法去做,那么百姓就会冬天经不住寒冷,夏天受不了酷热,生疾病而死的,将不可胜数。哪谈得上男婚女嫁,相互交会呢?以此求人口增多,就好比让人伏在剑刃上去求长寿一样,人多的说法不能实现。因而,想求得人民增多也是不可能的。

【原文】

欲以治刑政①,意者可乎?其说又不可矣。今唯无以厚葬久丧者为政,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若法若言,行若道,使为上者行此②,则不能听治③;使为下者行此,则不能从事。上不听治,刑政必乱;下不从事,衣食之财必不足。若苟不足,为人弟者,求其兄而不得,不弟弟必将怨其兄矣④;为人子者,求其亲而不得,不孝子必是怨其亲矣;为人臣者,求之君而不得,不忠臣必且乱其上矣。是以僻淫邪行之民,出则无衣也,入则无食也,内续奚吾⑤,

并为淫暴⑥，而不可胜禁也。是故盗贼众而治者寡。夫众盗贼而寡治者⑦，以此求治，譬犹使人三睘而毋负己也⑧，治之说无可得焉。是故求以治刑政，而既已不可矣。

【注释】

①刑政：刑事政务。

②为上者：指管理国家的官员。

③听治：听政。

④不弟弟：前一个“弟”通“悌”。悌：指对兄长尊重。

⑤内续奚吾：俞樾云：“疑当为‘内积奚后’，皆字之误也。‘奚后’即‘谿诟’之假音。”谿诟，即耻辱，羞耻。

⑥并为淫暴：并，一起。淫暴，指胡作非为。

⑦众盗贼而寡治者：“众”和“寡”是形容词作使动。

⑧三睘：王引之注曰：“睘与‘还’同……谓转折也。使人三转其身于己前，则或转而向己，或转而背己……如此而欲使其毋背己，不可得也。”

【译文】

用它来处理政务，或许可以吧？这种说法也行不通。假定用主张厚葬久丧的人主持政务，那么国家必贫，人民必少，刑政必乱。如果依照他们的说法，采用他们的主张，使在上位的各级官员去实行，那就不能听政了；使在下的百姓去实行，那就不能干事了。在上的不听政，政务必定混乱，在下的不干事，提供衣食的资财就必定不足，如果资财不足，弟向兄索求而不得时，弟必定对兄不尊而怨恨兄；儿子向父亲索求而不得，儿子就不会孝敬父母而会怨恨父母；作人臣的向君王索求而不得，就必定不会忠于君王反而要使国家遭到祸乱。那些胡作非为的百姓，因为出外没有衣，在家没有吃，心怀耻辱，就会一起从事淫暴行为而难以禁止。因此盗贼多社会不安定。盗贼多社会不安定，还追求什么‘治’？就好比叫一个人在面前旋转三次，却还希望他不要用背对着自己一样。那所谓‘治’的说法，也是不能实现的。因此，用厚葬久丧的理论来处理政务，是行不

通的。

【原文】

欲以禁止大国之攻小国也[①],意者可邪?其说又不可矣。是故昔者圣王既没,天下失义,诸侯力征。南有楚、越之王,而北有齐、晋之君,此皆砥砺其卒伍[②],以攻伐并兼为政于天下。是故凡大国之所以不攻小国者,积委多[③],城郭修,上下调和[④],是故大国不耆攻之[⑤];无积委,城郭不修,上下不调和,是故大国耆攻之。今唯无以厚葬久丧者为政,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若苟贫,是无以为积委也;若苟寡,是城郭沟渠者寡也;若苟乱,是出战不克,入守不固。此求禁止大国之攻小国也,而既已不可矣。

【注释】

①春秋时有不攻居丧之国的说法。

②砥砺:本指磨刀石,这里作动词引申为训练、锻炼。

③积委:堆积的资财。

④调和:和谐。

⑤耆:通“嗜”,想,喜爱。

【译文】

用这个办法阻止大国攻打小国,或许可以吧?这种说法也行不通。当初圣王去世,天下失去道义,诸侯以武力征伐。南方有楚王、越王争霸,北方有齐国、晋国称雄。他们训练军队,以攻伐兼并统治天下。凡大国不去攻打的小国,是因为这小国积蓄多,城郭修得坚固,上下和谐,因此大国不敢攻它。小国没有积蓄,不修城郭,上下不和谐,大国就会去攻它。如果用主张厚葬久丧的人主政,国家必

贫，人民必少，政务必乱。如果国家贫，就没有积蓄；如果人民少，城郭沟渠修的就少；如果国家乱，就会出战不胜，入守不坚。用厚葬久丧来禁止大国攻打小国，也是完全不可能的。

【原文】

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①，意者可邪？其说又不可矣。今唯无以厚葬久丧者为政，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若苟贫，是粢盛酒醴不净洁也②；若苟寡，是事上帝鬼神者寡也；若苟乱，是祭祀不时度也③。今又禁止事上帝鬼神，为政若此，上帝鬼神，始得从上抚之曰④：'我有是人也，与无是人也⑤，孰愈⑥？'曰：'我有是人也，与无是人也，无择也⑦。'则惟上帝鬼神⑧降之罪厉之祸罚而弃之⑨，则岂不亦乃其所哉！

【注释】

①干：求。

②粢(zi)盛：古代盛在祭器内用来祭祀的谷物。醴：甜酒。

③不时度：不按时节。

④始得从上抚之：上天将要憎恶他们。《方言》："抚、疾"，即厌恶的意思。

⑤是人：这些臣民。

⑥孰愈：哪种情况好。

⑦无择：无区别。

⑧惟：通"虽"。

⑨厉：灾难。

【译文】

用它来求上帝鬼神赐福，或许可以吧？这种说法也行不通。假

使用主张厚葬久丧的人主政，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如果贫穷，这盛在祭器内的谷物和酒就不洁净；如果人民少，那敬奉上帝鬼神的人就少；如果刑政混乱，祭祀就不能按时。今又禁止供奉上帝鬼神，如此当政，上帝鬼神恐怕要从上天憎恶他们，问：'我有这些臣民与无这些臣民，哪种情况更好呢？'回答是：'我有这些臣民与无这些臣民没有什么区别。'那么，上帝鬼神降灾难惩罚他们，难道不是他们所应得的下场吗！

【原文】

故古圣王制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体①，衣衾三领②，足以覆恶③。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④，上毋通臭，垄若参耕之亩⑤，则止矣。死则既已葬矣，生者必无久哭，而疾而从事⑥，人为其所能，以交相利也。'此圣王之法也。"

【注释】

①朽体：安放朽烂的尸体。

②衣衾：衣服被褥。领：件。

③覆恶：盖尸体。

④及泉：到地下泉水的地方。《左传·隐公元年》："不及黄泉，无相见"。

⑤垄若参耕之亩：垄：指坟墓。参：即三。叁耕，即三尺。此句是说墓地的宽大约三尺。

⑥疾：很快。

【译文】

所以古代圣王制定埋葬法，说：'棺材厚三寸，能藏尸体就够了。衣被三件，能掩盖尸体就够了。下葬的时候，往下不及泉水，往

上不透出臭气，墓宽约三尺就可以了。死者已经下葬了，活着的人不要久哭，而要赶快做事，各人尽自己的能力，相交互利。’这就是圣王的法则。”

【原文】

今执厚葬久丧者之言曰：“厚葬久丧，虽使不可以富贫众寡①，定危治乱，然此圣王之道也。”子墨子曰：“不然。昔者尧北教乎八狄②，道死③，葬蛩山之阴④，衣衾三领，榖木之棺⑤，葛以缄之⑥，既氾而后哭⑦，满埳无封⑧。已葬，而牛马乘之⑨。舜西教乎七戎⑩，道死，葬南己之市⑪，衣衾三领，榖木之棺，葛以缄之，已葬，而市人乘之。禹东教乎九夷⑫，道死，葬会稽之山⑬，衣衾三领，桐棺三寸，葛以缄之，绞之不合⑭，通之不埳⑮，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毋通臭。既葬，收余壤其上⑯，垄若参耕之亩，则止矣。若以此若三圣王者观之，则厚葬久丧果非圣王之道。故三王者，皆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岂忧财用之不足哉？以为如此葬埋之法。

【注释】

①富贫众寡：使贫富，使人少变人多。

②北教乎八狄：到北方教育感化狄民族。　八狄：泛指北方各部族。

③道死：死在路上。

④蛩(qióng 穷)山：又称邛山，在今山东濮县。阴：古人把山之北，水之南称为阴。

⑤榖木：木质差的木材。按礼，天子棺用梓木，此用榖木，是尚俭。

⑥葛:葛藤。 缄:捆束。按礼,天子棺用皮束。

⑦泚:毕沅云:"当为'犯','窆'字之假音也。" 窆(biǎn 扁):落葬。

⑧埳:毕沅云:"古无'埳',当为'坎'。" 封:堆土为坟。

⑨乘:登踏。

⑩七戎:泛指我国西部居住的少数民族。

⑪南己:地名,无可考。传说舜葬于湖南宁远的九嶷山。

⑫九夷:对东方各民族的通称。

⑬会稽:今浙江绍兴。传说禹东巡死于此。

⑭绞:同"交",指棺木的交合。

⑮通之不埳:通之,按孙诒让注,应为"道之"。道,同导。道之,就是把棺木导入墓穴。 不埳:不成坎,指棺导入之处不修墓道。

⑯余壤:掘穴的余土。 其上:堆在墓穴上。

【译文】

现在持厚葬久丧的人说:"厚葬久丧虽然不能使贫穷变富,使人少变多,使危转安,使混乱得治,然而这是圣王之道呀。"墨子说:"不是这样的。从前尧往北方去教化北狄,死在半路上,就葬在蛩山之北,衣被三件,榖木做棺,葛藤束棺,下葬后才哭,填平墓穴不堆土造坟,葬后牛马可以在上边登踏。舜往西方去教化西戎,死在半路上,就葬在南己的集市上,衣被三件,榖木为棺,葛藤束棺,下葬后集上的人可在上面走。禹到东方去教化九夷,死在半路上,就葬在会稽山上,衣被三件,三寸厚板为棺,用葛藤束棺,棺板交合不严密,棺导入地下不需修墓道,埋葬的深度,往下不及泉水处,往上不透臭气。葬毕,收集余土堆在上边,坟宽三尺就行了。若以这三位圣王的情况来看,那厚葬久丧的确不是先王之道。这三位圣王,都贵为天子,据有整个天下,难道还怕财用不足吗?而他们就是如此埋葬的。

【原文】

今王公大人之为葬埋,则异于此。必大棺中棺①,革阓

三操[②]，璧玉即具，戈剑鼎鼓壶滥[③]，文绣素练，大鞅万领[④]，舆马女乐皆具，曰必捶垛差通[⑤]，垄虽凡山陵[⑥]。此为辍民之事[⑦]，靡民之财，不可胜计也，其为毋用若此矣[⑧]。”是故子墨子曰：“乡者，吾本言曰[⑨]，意亦使法其言[⑩]，用其谋，计厚葬久丧[⑪]，请可以富贫众寡[⑫]，定危治乱乎，则仁也，义也，孝子之事也，为人谋者，不可不劝也[⑬]；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谋，若人厚葬久丧，实不可以富贫众寡，定危治乱乎，则非仁也，非义也，非孝子之事也，为人谋者，不可不沮也[⑭]。

是故求以富国家，甚得贫焉；欲以众人民，甚得寡焉；欲以治刑政，甚得乱焉；求以禁止大国之攻小国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又得祸焉。上稽之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而政逆之[⑮]，下稽之桀纣幽厉之事，犹合节也[⑯]。若以此观，则厚葬久丧，其非圣王之道也。”

【注释】

①大棺中棺：大棺，指外棺。　中棺：指内棺。

②革阓(huì惠)：皮革。阓，通“鞼(guī归)”，饰文彩的皮带。操：捆束缠绕。

③壶滥：食器，用器。

④大鞅万领：王焕镳疑是：“衣衾万领”之误。

⑤捶：捶土使之坚。垛：毕沅云：“当为涂。”涂饰。差通：孙诒让疑是“羡道”之误。《索引》云：“羡，墓道也。”

⑥垄虽凡山陵：“虽凡”二字在文中不可通，疑误写。据上下文意，此句指坟的高大如山陵。

⑦辍民之事：荒废百姓的工作。辍：停止。

⑧其为：指王公大人的做法。　毋：通“无用”。

⑨乡者：同“向者”，从前，过去。

⑩意亦：抑或，假使。　法：仿效。按照。

⑪计：考虑。

⑫请：通“诚”，诚然，真的

⑬劝：劝勉，鼓励。

⑭沮：同“阻”。

⑮政：同“正”。

⑯合节：符合，相符。节：指符节，古代朝廷用来传布命令，调兵遣将，或记功赐爵的凭证，一分为二，合之以验真假。

【译文】

现在王公大人进行葬埋，与圣人不同了。一定要棺材外面套棺材，用有文彩的皮革把棺材缠绕几圈。准备了璧玉，还有戈剑鼎鼓壶滥、彩缎白绢、衣衾万领，车马女乐齐全，还要把墓道的土捶坚，涂上彩饰，坟垒得高如山陵。荒废百姓的农作，浪费人民的资财，不可胜计。王公大人的作法是如此的浪费啊。”因此墨子说：“我以前曾经说过：假使按照他们的主张，采用他们的谋略，考虑这厚葬久丧，它真的能够使贫变富，使少变多，使危转安，使乱得治，那么就称得上是仁，是义，是孝子份内的事，为人谋划的人不能不加以鼓励。假使按照他们的主张，采用了他们的谋略，这厚葬久丧，确不能使贫变富，使少增多，使危转安，使乱得治，那就不是仁，不是义，不是孝子份内的事了。为人谋划的人就不能不加以阻止。

因此想以厚葬久丧求国家富有，却使得国家更穷；想以此使人民增加，却使人民更少；想以此来治理政务，却使得政务更乱；想以此求上帝赐福，却只能得到灾祸。上察尧舜禹、商汤、文王、武王的做法，与他们的做法正好相反，下察夏桀、商纣王、周幽王、厉王这些暴君的事，他们的做法，与暴君的做法正好相符。由此看来，厚葬久丧，不是圣王之道。”

【原文】

今执厚葬久丧者言曰:“厚葬久丧果非圣王之道,夫胡说中国之君子①,为而不已,操而不择哉②?”子墨子曰:“此所谓便其习而义其俗者也③。昔者越之东有輆沭之国者④,其长子生,则解而食之⑤。谓之‘宜弟’⑥;其大父死⑦,负其大母而弃之,曰鬼妻不可与居处。此上以为政,下以为俗,为而不已,操而不择,则此岂实仁义之道哉?此所谓便其习而义其俗者也。楚之南有炎人国者⑧,其亲戚死⑨,朽其肉而弃之⑩,然后埋其骨,乃成为孝子。秦之西有仪渠之国者⑪,其亲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燻上,谓之登遐⑫,然后成为孝子。此上以为政,下以为俗,为而不已,操而不择,则此岂实仁义之道哉?此所谓便其习而义其俗者也。若以此若三国者观之,则亦犹薄矣⑬。若以中国之君子观之,则亦犹厚矣。如彼则大厚,如此则大薄,然则葬埋之有节矣⑭。”

【注释】

①夫:句首发语词。 胡说:为什么说。 中国:指中原地区各诸侯国。

②不已:不停止。 择:通“释”,放弃。

③便其习而义其俗:认为他们的习惯方便,认为他们的风俗好。“便”和“义”作意动词。 义:善,适宜。

④輆沭(gài shù 该术):古国名。

⑤解:剖开,肢解。

⑥宜弟:保护弟弟。

⑦大父:祖父。

⑧炎人国:古国名。

⑨亲戚:先秦"亲戚"一词的含义也可指父母兄弟妻子。此指父母。

⑩朽:此指剔肉。

⑪仪渠:古西戎国名。

⑫熏上:火烟上升。 遐:通"霞",云天。

⑬薄:微薄、简单。

⑭节:节度,节制。

【译文】

现在主张厚葬久丧的人说:"厚葬久丧,果然不是圣王之道,那么为何中国的君子仍旧要这样做而不肯放弃呢?"墨子说:"这叫认为其习方便,以为其俗适宜罢了。从前,越国的东边有一个輆沐国,他们的第一个男孩生下来,就把孩子肢解吃掉,称这叫'保护弟弟'。他们的祖父死了,就背起祖母把她扔掉,说不与鬼的妻子住在一起。这种情况,上边把它当作法规,下边把它当作风俗,不停地实行,坚持而不放弃,这难道真是仁义之道吗?不过是认为其习方便,其俗适宜而已。楚国的南面有个炎人国,父母死了,把他们的肉剔下来丢掉,然后把骨埋起来,才算是孝子。秦国的西面有仪渠国,父母死了,聚柴焚烧,烟火上升,称为'登仙',才算是孝子。这种情况,上边把它当作法规,下边把它当作风俗,不停地实行,坚持而不放弃,这难道真是仁义之道吗?不过是认为其习方便,其俗适宜而已。如果从这三个国家的葬埋来看,对亲人未免太薄了。如果从中国的君子们的做法来看,对亲人未免又太厚了。像这样又太厚,像那样又太薄,那么,葬埋就应该有一个节制。"

【原文】

故衣食者,人之生利也①,然且犹尚有节;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独无节于此乎?子墨子制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领,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无菹

漏[②]，气无发泄于上，垄足以期其所，则止矣。哭往哭来，反从事乎衣食之财[④]，佴乎祭祀[⑤]，以致孝于亲。”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失死生之利者，此也。”

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请将欲为仁义[⑥]，求为上士，上欲中圣王之道[⑦]，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故当若节丧之为政，而不可不察此者也。”

【注释】

①生利：生者的利益。

②菹漏：湿漏。菹，同“沮”，湿。

③期：认识、识别。

④反：同“返”。

⑤佴(èr)：紧接着，连续的意思。

⑥中：内心。

⑦中：符合。下句同。

【译文】

所以，衣食是活着的人的利益，然而尚需有节制；葬埋，是死者的利益，为什么对此偏偏没有节制呢？墨子制定埋葬的方法是：“棺木厚三寸，足以收敛朽骨；衣被三件，足以包裹尸体；掘地的深浅，往下不潮湿浸水，往上臭气不散发到地面，能使人认识坟地的所在就行了。哭着送去，哭着回来，回来以后就去谋衣食之财，接着按时祭祀，以此对双亲尽孝道。”因此，墨子的办法，不失去生者和死者的利益。

所以墨子说：“当今天下君子，心中果真想行仁义，求做上士，对上要符合圣王之道，对下要符合国家人民的利益，因而就应当把节丧之类的事当作政事，而不能不加以仔细考察。”

卷七

天志上第二十六

【题解】

天志，即天意，分上、中、下三篇，它是墨子“兼爱”、“非攻”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墨子借用天意，反复宣传“兼相爱、交相利”的观点，强调只有实行“义政”，才能得天之助，使国富民和，社会安宁，如以武力相侵凌（力政），以强欺弱，必将受天的惩罚而无可逃免。

墨子面对当时列强纷争、战祸迭起、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提出“天志”说，其目的是想在当时的统治者之上确定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威，使人们按天意行事，约束自己的行为，并希望统治者“爱民”、“利民”，以“义”服人，希望建立一个“刑政治，万民和，国家富，财用足，百姓皆得暖衣饱食，便宁无忧”的社会。虽然这只能是一种空想，但客观上却表达了当时人民的要求和愿望。

当然，文中把暴君的灭亡说成是天“毁之”，把圣王的业绩说成是天“赏之”，宣扬了上天主宰一切、“君权神授”的唯心观，这反映出墨子思想的时代局限性。

《天志》分上、中、下三篇，系墨子弟子及其后学者对墨子言行的记录，三篇内容大致一致，文字有繁简的差异，例子也有所不同，或许由于各人所记，本子不同；或许墨子说话的时间、地点、对象各有不同，故有上、中、下之分。

【原文】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何以知之？以其处家者知之。若处家得罪于家长，犹有邻家所避逃之[①]。然且亲戚兄弟所知识[②]，共相儆戒[③]，皆曰：‘不可

不戒矣！不可不慎矣！恶有处家而得罪于家长，而可为也[④]！’非独处家者为然，虽处国亦然。处国得罪于国君，犹有邻国所避逃之，然且亲戚兄弟所知识，共相儆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谁亦有处国得罪于国君，而可为也！’此有所避逃之者也，相儆戒犹若此其厚[⑤]，况无所避逃之者，相儆戒岂不愈厚，然后可哉？且语言有之曰[⑥]：‘焉而晏日焉而得罪[⑦]，将恶避逃之？’曰无所避逃之。夫天不可为林谷幽门无人[⑧]，明必见之[⑨]。然而天下之士君子之于天也，忽然不知以相儆戒[⑩]，此我所以知天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也。

【注释】

①所：犹“可”(王念孙注)。

②亲戚：指父母。　所知识：认识的人。

③儆(jǐng 景)：通“警”。

④恶(wū 乌)：何。

⑤厚：重、郑重。

⑥语言有之：俗话说。

⑦晏日：光天化日。晏：清明。　焉而：孙诒让注：“上焉与于同义，焉而，犹言于而。”后一个“焉而”为句中语气词。

⑧门：孙诒让注：“当作‘间’。”　幽间：僻静幽深之处。

⑨明：指目光。

⑩忽然：疏忽的样子。

【译文】

墨子说：“如今天下的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何以见得呢？凭他处家中的情况知道的。如处家中得罪了家长，还有邻居家可以逃避，然而父母兄弟及认识的人，都要相互告诫说：‘不能不警戒呀！

不能不谨慎呀！哪有处身家中而可得罪家长呢？这还行吗？’非但处家中的人是这样，就是居住在一个国家也是这样。居住在一个国家而得罪了国君，还可以逃避到邻国。然而父母兄弟及认识的人，都相互告诫说：‘不能不警戒呀！不能不谨慎呀！哪有居住在一个国家而得罪国君的，这还行吗？’这是有地方可以逃避的，相互告诫还如此郑重，何况没有地方可逃避的，那相互告诫岂不是更要郑重吗？俗话说：‘在青天白日里获罪，往何处逃避？’回答是，无处可以逃避。无论高林深谷幽僻无人之处，上天明晰的目光必能见到一切。然而天下士君子对于上天，反而疏忽不知道相互警诫。这是我知道天下君子知小而不知大的原因。

【原文】

然则天亦何欲何恶[①]？天欲义而恶不义。然则率天下之百姓以从事于义，则我乃为天之所欲也。我为天之所欲，天亦为我所欲。然则我何欲何恶？我欲福禄而恶祸祟[②]。若我不为天之所欲，而为天之所不欲，然则我率天下之百姓，以从事于祸祟中也[③]。然则何以知天之欲义而恶不义？曰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有义则治，无义则乱。然则天欲其生而恶其死，欲其富而恶其贫，欲其治而恶其乱，此我所以知天欲义而恶不义也。

【注释】

①欲：要求什么。　恶(wǔ)：厌恶什么。

②祟(suì 岁)：鬼神降祸于人叫作祟。

③从事于祸祟中：指从事陷身灾祸的事情。

【译文】

那么天要求什么又厌恶什么呢？天要求义而厌恶不义。带领天下的百姓，去从事合乎义的事，那我就做了天所希望的事。我做了天所希望的事，天也会赐给我所要求的东西。我要求什么又厌恶什么呢？我要求福禄而厌恶灾祸。如果我不去做天所希望的事，而做天所不希望的事，那么我就是带领天下的百姓，去干陷身灾祸的事了。然而何以知道天要求义而厌恶不义呢？答：天下的事，合乎义才能生存，不合乎义就会灭亡；合乎义才能富足，不合乎义就会贫穷；合乎义才能太平，不合乎义就会动乱。天希望人类生存而不希望他们死亡，希望他们富足而不希望他们贫穷，希望他们太平而不希望他们动乱。这是我知道天要求义而厌恶不义的根据。

【原文】

曰且夫义者政也①，无从下之政上，必从上之政下。是故庶人竭力从事，未得次己而为政②，有士政之③；士竭力从事，未得次己而为政，有将军大夫政之；将军大夫竭力从事，未得次己而为政，有三公诸侯政之；三公诸侯竭力听治④，未得次己而为政，有天子政之；天子未得次己而为政，有天政之。天子为政于三公、诸侯、士、庶人⑤，天下之士君子固明知，天之为政于天子，天下百姓未得之明知也。故昔三代圣王禹汤文武，欲以天之为政于天子，明说天下之百姓，故莫不犓牛羊⑥，豢犬彘⑦，洁为粢盛酒醴⑧，以祭祀上帝鬼神，而求祈福于天。我未尝闻天下之所求祈福于天子者也⑨，我所以知天之为政于天子者也。

【注释】

①且夫：句首语气词，表示进一步发议论。 政：王念孙注："政与'正'同。"正：使合乎规范，作动词，下同。

②次：毕沅注："次，'恣'字省文。"恣：随心所欲。次己：就是任意、擅自。为政：指做事，下同。

③政之：匡正他。

④听治：听政，处理政务。

⑤此句"三公诸侯"后脱落"将军大夫"四字。

⑥莫：没有谁。犓(chū 除)：同"刍"，用草料喂养牲畜。

⑦豢(huàn 患)：用谷米喂养牲畜。 彘：猪。

⑧粢盛酒醴：祭神的谷物美酒。

⑨天下：顾千里注："据中下二篇，'下'字衍。"

【译文】

义是匡正人的。不能从下边来匡正上边，必定从上边去匡正下边。所以百姓竭力做事，但不能任意去做，有士来匡正他；士竭力做事，也不能任意去做，有将军大夫匡正他；将军大夫竭力做事，也不能任意去做，有三公诸侯匡正他；三公诸侯竭力处理政务，也不能任意去做，有天子来匡正他；天子也不能任意做事，还有上天来匡正他。天子管理三公、诸侯、士、庶人，这是天下士君子固然明白的，至于上天管天子，天下的百姓恐未必明白哩。所以从前三代的圣王，如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等，把上天管天子的事，明白地告诉天下的百姓，百姓都饲养牛羊猪犬，准备那洁净的美酒饭食，来祭祀上帝鬼神，向上天求福。我从未听说过上天向天子求福的，所以我知道天是管天子的。

【原文】

故天子者，天下之穷贵也[①]，天下之穷富也，故于富且贵者[②]，当天意而不可不顺，顺天意者，兼相爱[③]，交相利[④]，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⑤]，交相贼[⑥]，必得罚。然则是谁

顺天意而得赏者？谁反天意而得罚者？”子墨子言曰：“昔三代圣王禹汤文武，此顺天意而得赏也。昔三代之暴王桀纣幽厉，此反天意而得罚者也。”然则禹汤文武其得赏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尊天⑦，中事鬼神⑧，下爱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爱，兼而爱之；我所利，兼而利之。爱人者此为博焉，利人者此为厚焉。’故使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业万世子孙⑨，传称其善⑩，方施天下⑪，至今称之，谓之圣王。”然则桀纣幽厉得其罚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诟天⑫，中诟鬼，下贼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爱，别而恶之，我所利，交而贼之。恶人者此为之博也⑬，贱人者此为之厚也⑭。’故使不得终其寿，不殁其世⑮，至今毁之，谓之暴王。

【注释】

①穷：极，最。

②于富且贵：于，为“欲”字之误。明吴宽抄本作“欲”。

③兼相爱：既爱自己也爱别人。

④交相利：交往要相互有利。

⑤别相恶：别：区别，此指把人家与自己区别开。相恶：厌恶别人。

⑥贼：伤害，危害。

⑦上：对上。

⑧事：祭祀。

⑨业万世子孙：创下基业给万代子孙。

⑩传：传颂。又一解为“经传”，指历史记载。

⑪方：毕沅注：“方犹旁”，旁，古“旁”字。方施：即旁施，孙诒让注：“言施溥遍于天下也。”施：传播。

⑫诟：辱骂。

⑬恶人者：厌恶人。

⑭贱：孙诒让云："贱，亦'贼'之误。"

⑮不殁其世：指不能终身。

【译文】

天子是天下最显贵的人，天下最富有的人，所以对于极富极贵的天子，对天意不能不顺从。顺从天意的人，既爱自己也兼爱别人，与人交往彼此都要有利，定能受上天的赏识。违反天意的人，把人家与自己区别开，厌恶别人，与人交往伤害别人，定要受上天的惩罚。"那么，谁顺从天意而得赏，谁违反了天意而受罚呢？墨子说："从前三代圣王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这些人顺天意而得赏，从前三代暴王夏桀、商纣、周幽王和厉王，这些人违反天意而受罚。"那么，禹汤文武因何得赏呢？墨子说："他们做事对上尊天，中祭鬼神，下爱人民，所以天意说：'这是我爱的东西，他们同样爱它；我要使人得利的事，他们也同样使人得利。从爱人的角度看，这算是最广泛的了，从利人上看这算是最深厚的了。'所以天使他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传万世子孙不绝，史称其美德，天下到处传扬，至今还称他们是圣王。"那么桀纣幽厉因何受到惩罚呢？墨子说："他们做事对上辱天，中辱鬼神，下害人民。所以天意说：'我所爱的，他们区分开厌恶它，我要利于人，他们与人交往却伤害人。厌恶人这算是很广泛的了，伤害人这算是很深重的了。'所以上天使他们不得善终，至今被人唾骂，称为暴君。

【原文】

然则何以知天之爱天下之百姓？以其兼而明之[①]。何以知其兼而明之？以其兼而有之[②]。何以知其兼而有之？以其兼而食焉[③]。何以知其兼而食焉？四海之内，粒食之民[④]，莫不犓牛羊，豢犬彘，洁为粢盛酒醴，以祭祀于上帝鬼神，天有邑人[⑤]，何用弗爱也[⑥]？且吾言杀一不辜者必有一不

祥⑦。杀不辜者谁也？则人也。予之不祥者谁也？则天也。若以天为不爱天下之百姓，则何故以人与人相杀，而天予之不祥？此我所以知天之爱天下之百姓也。”

【注释】

①兼而明之：对人全部了解。
②兼而有之：全都为天所有。
③兼而食焉：供给人类食物。焉：于之。之，指人类。
④粒食之民：吃谷物的百姓。
⑤邑人：犹言下民、百姓。
⑥何用：即“为何”。
⑦不辜：无罪。

【译文】

那么怎么知道上天爱天下的百姓呢？因为它对世人全都了解。怎么知道上天对世人全都了解呢？因为人类都为天所有。怎么知道人类都为天所有呢？因为上天供给人们一切食物。怎么知道天供给人们一切食物呢？因为四海之内，凡吃五谷的百姓，没有谁不喂牛羊，养猪犬，准备了洁净的酒饭，来祭祀上帝鬼神。上天拥有下民，为何不爱护他们呢？况且我曾说过，杀一个无辜的人，必定要有一桩灾祸。杀无辜的是谁呢？是人。给人降灾祸的又是谁呢？是天。如果认为上天不爱天下的百姓，那为什么人与人相残杀上天要降灾祸呢？由此我知道上天爱天下的百姓。”

【原文】

顺天意者，义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①。然义政将奈何哉？子墨子言曰：“处大国不攻小国②，处大家不篡小家③，强者不劫弱，贵者不傲贱，多诈者不欺愚④。此必上利于天，中利于鬼，下利于人，三利无所不利，故举天下美名

加之，谓之圣王。力政者则与此异，言非此，行反此，犹倖驰也[5]。处大国攻小国，处大家篡小家，强者劫弱，贵者傲贱，多诈欺愚。此上不利于天，中不利于鬼，下不利于人。三不利无所利，故举天下恶名加之，谓之暴王。”

子墨子言曰：“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6]，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圜[7]，曰：‘中者是也[8]，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言语不可尽计，上说诸侯[9]，下说列士，其于仁义，则大相远也。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10]。”

【注释】

①力政：暴力统治。

②处：居于……地位。

③家：古代诸侯的封地叫国，大夫的封地叫家，以后国家合称。

④多诈：指善机巧。

⑤倖驰：毕沅注：“倖，一本作偝。偝与背同。”背驰：背道而驰。

⑥轮人：制车轮的工人。

⑦度：量。圜(yuān 元)：同“圆”。

⑧中者是也：符合的就是对的。是：对，正确。

⑨说(shuì 税)：游说。用话劝说别人听从自己的意见。

⑩天下之明法：指天志。　度之：衡量士君子的言论。

【译文】

顺天意的，是义政。违反天意的，是暴政。那么义政是怎样呢？墨子说：“处大国的地位不去攻打小国，处大家的地位不去侵夺小家，强大的不劫持弱小的，显贵的不傲视低贱的，巧诈的不欺骗愚笨的，这样必定上对天有利，中对鬼神有利，下对百姓有利，三者没有什么不利，所以把天下的美名全加给他，称为圣王。用暴力统治的则与此不同，他们言语不是这样，行为与此相反，如同背道而驰。处大国的地位，则要攻打小国；处大家的地位，则要侵夺小家，强的

劫持弱的，尊贵的傲视低贱的，巧诈的欺骗愚笨的。这样上不利于天，中不利于鬼神，下不利于百姓。三者都不利，所以把天下的恶名全加给他，称他为暴君。”

墨子说：“我有上天的旨意，好比制车轮的工人有画圆的规，木匠有画方的矩尺，轮人和木匠拿着他们的规矩，用来度量天下的方和圆。说：‘符合的就是对的，不符合的就是错的。’如今天下士君子的书多得用车载不完，言论多得难以计算，他们对上游说诸侯，对下游说列士，而他们距离仁义，则差得很远。从何知道的？答：我懂得天意，用它来衡量士君子的言论而知道的。”

天志中第二十七

【题解】

本文以历史上的圣王、暴王的情况作对比，反复申述天意不可违背，以宣传其“义政”的主张。

墨子认为，“义者，善政也。”，“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而义，“不从愚贱者出，必自贵且知(智)者出”，他认为天最为高贵，义出自于天。天意是“不欲大国攻小国，大家乱小家，强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欲人之有力相营，有道相教，有财相分”，“又欲上之强听治，下之强从事。”上天希望统治阶级实行义政，并以明晰的目光观察着人类的一切，做到赏贤罚暴，黑白分明。墨子的“天意”说，反映了广大人民要求和平、平等及反对残暴统治的愿望，实则是墨子之志。

【原文】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之欲为仁义者，则不可不察义之所从出。”既曰不可以不察义之所欲出，然则义何从出？子墨子曰：“义不从愚且贱者出，必自贵且知者出[①]。何以知义之不从愚且贱者出，而必自贵且知者出也？曰：义者，善政也。何以知义之为善政也？曰：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是以知义之为善政也。夫愚且贱者，不得为政乎贵且知者[②]，然后得为政乎愚且贱者。此吾所以知义之不从愚且贱者出，而必自贵且知者出也。然则孰为贵？

孰为知？曰：天为贵，天为知而已矣。然则义果自天出矣。”

今天下之人曰：“当若天子之贵诸侯[3]，诸侯之贵大夫，傐明知之[4]。然吾未知天之贵且知于天子也。”子墨子曰：“吾所以知天之贵且知于天子者有矣[5]。曰：天子为善，天能赏之；天子为暴，天能罚之；天子有疾病祸祟，必斋戒沐浴，洁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则天能除去之，然吾未知天之祈福于天子也。此吾所以知天之贵且知于天子者。不止此而已矣，又以先王之书《驯天明不解》之道也知之[6]。曰：‘明哲维天，临君下土[7]。’则此语天之贵且知于天子。不知亦有贵知夫天者乎？曰：天为贵，天为知而已矣。然则义果自天出矣。”

【注释】

①知：通“智”，下同。

②为政：治政。

③当若：当即。

④傐：毕沅注：“当为碻，言确然可知。”碻，“确”的古写。

⑤有矣：有道理的。

⑥驯：同“训”。训天明不解之道：是说训释天的高明而难穷的道理。

⑦曰：指先王之书中说。 明哲维天，临君下土：明哲的是天，将它的光明照临天下。

【译文】

墨子说：“当今天下的君子如想实行仁义，就不能不考察义的由来。既然不能不考察义的由来，那么义从何而来呢？墨子说：义不是从愚笨者和低贱者那里来的，而必定是从高贵者和智慧者那里来的。何以知道义不从愚笨者和低贱者那里来，而必定从高贵者

和智慧者那里来呢？回答是：因为义就是善政。何以知道义就是善政？回答是：天下有义就安定，无义就混乱，所以知道义就是善政。那愚笨的和低贱的，不能统治高贵的和智慧的，高贵的和智慧的才能统治愚笨的和低贱的。这是我知道义不从愚笨者和低贱者那里来，而必定从高贵者和智慧者那里来的原因。那么谁是高贵者，谁是智慧者呢？答：只有天是高贵者，天是智慧者。那义的确是出自于天。”

当今天下的人说：“天子的确比诸侯高贵，诸侯的确比大夫高贵，这是大家公认的。然而，我不知道上天比天子高贵智慧哩。”墨子说：“我所以知道上天比天子高贵智慧，是有道理的。就是说，天子如果行善，上天会赏赐他；天子如果行恶，上天会惩罚他；天子如果有疾病灾祸，只要洗澡斋戒，准备好洁食美酒，祭祀上天鬼神，那么上天就替他除害消灾。而我从未听说上天曾向天子祈福，所以我知道上天比天子高贵和智慧。不仅如此，从先王的《训天明不解》一书中也可懂得这个道理。书中说：‘只有上天是明哲的，将它的光明照临大地。’这就是说上天比天子高贵和智慧。不知还有比上天高贵智慧的吗？回答是：只有上天高贵智慧，所以义的确是出自于天。”

【原文】

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实将欲遵道利民①，本察仁义之本②，天之意不可不慎也。”既以天之意以为不可不慎已③，然则天之将何欲何憎？子墨子曰：“天之意不欲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暴寡④，诈之谋愚，贵之傲贱，此天之所不欲也。不止此而已，欲人之有力相营⑤，有道相教⑥，有财相分也。又欲上之强听治也⑦，下之强从事也。上强听治，则国家治矣；下强从事，则

财用足矣。若国家治财用足，则内有以洁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为环璧珠玉，以聘挠四邻[8]。诸侯之冤不兴矣[9]，边境兵甲不作矣[10]。内有以食饥息劳[11]，持养其万民[12]，则君臣上下惠忠[13]，父子弟兄慈孝。故唯毋明乎顺天之意[14]，奉而光施之天下[15]，则刑政治[16]，万民和，国家富，财用足，百姓皆得暖衣饱食，便宁无忧[16]。”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实将欲遵道利民，本察仁义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

【注释】

①中：内心。遵道：指遵循圣王的仁道。

②本察：从根本上考察。

③既以：既然。　慎：通“顺”。

④强之暴寡：强者对弱者使用暴力。

⑤有力相营：有力量的相互帮助。　营：助。

⑥有道相教：持理者教导别人。

⑦强：努力、勤奋。

⑧聘挠：结交。“挠”疑为“接”字之误（刘师培说），又毕沅云：“挠与交同音”。

⑨冤：通“怨”。

⑩兵甲：指战争。　作：发生。

⑪食饥息劳：使饥者得食，使劳者得休，食和息为使动词。

⑫持养：保养。

⑬惠忠：惠，指国君对下施恩。忠：指臣子对上忠诚。

⑭唯毋：语助词。

⑮奉：遵照。　光：通“广”。　施：实行。

⑯便宁：安宁。

【译文】

所以墨子说:“如今天下君子,内心真的想遵先王之道而使民得利,从根本上去推求仁义之本,那么对天意就不能不顺从。”既然以为对天意不能不顺从,那么天意希望什么,憎恶什么呢?墨子说:“天的意思不希望大国攻打小国,大家扰乱小家,强者暴虐弱者,诡诈的谋算愚笨的,显贵的傲视低贱的,这些是天不希望的。不仅如此,天还希望人们有力相助,有道相教,有财相分;还希望在上的努力听政,在下的努力做事。在上的努力听政,国家就治理得好;在下的努力做事,国家财用就充足。如果国家治理好了,财用充足了,那么对内就有洁净的酒饭去祭祀上天鬼神,对外就有珠玉环璧去结交四方的邻国,诸侯之间就不会产生仇怨,边境上就不会发生战争。国内能使饥者得食,劳者得休,保养万民。国君施恩于臣,臣对君就忠顺,父对子、兄对弟慈爱,子对父,弟对兄就会孝顺。所以只要明白了要顺从天意、遵照天意并广泛地推行于天下,那么刑政得治,万民和谐,国家富强,财用充足,百姓都能吃饱穿暖,安宁没有忧愁。”所以墨子说:“当今天下的君子,内心真的想遵循先王之道而使民得利,从根本上去推求仁义之本,对天意就不能不顺从。

【原文】

且夫天子之有天下也,辟之无以异乎国君诸侯之有四境之内也[①]。今国君诸侯之有四境之内也,夫岂欲其臣国万民之相为不利哉[②]?今若处大国则攻小国,处大家则乱小家,欲以此求赏誉,终不可得,诛罚必至矣[③]。夫天之有天下也,将无已异此[④]。今若处大国则攻小国,处大都则伐小都[⑤],欲以此求福禄于天,福禄终不得,而祸祟必至矣。然有所不为天之所欲,而为天之所不欲,则夫天亦且不为人之所欲,而为人之所不欲矣。人之所不欲者何也?曰病疾祸祟也。若已不为天之所欲,而为天之所不欲,是

率天下之万民以从事乎祸祟之中也。故古者圣王明知天鬼之所福[⑥]，而辟天鬼之所憎[⑦]，以求兴天下之利，而除天下之害。是以天之为寒热也节[⑧]，四时调，阴阳雨露也时[⑨]，五谷孰[⑩]，六畜遂[⑪]，疾菑戾疫凶饥则不至[⑫]。”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实将欲遵道利民，本察仁义之本，天意不可不慎也。

【注释】

①辟：同“譬”。辟之：譬如。无以异：没有区别。
②臣国万民：指臣民。　为：做。
③诛罚：惩罚。
④无已异：即“无以异”。已：通“以”。
⑤都：城邑，此指卿大夫之封邑。
⑥所福：所要赐福的。
⑦辟：通“避”。
⑧节：有节度。
⑨时：适时。
⑩孰：同“熟”。
⑪遂：顺利生长。
⑫菑：即“灾”字。　戾疫：瘟疫。　凶饥：饥荒。

【译文】

天子据有天下，譬如国君诸侯拥有国家，没有什么不同的。如今国君诸侯拥有国家，岂能让他的臣民相互做对人不利的事呢？现今如果处大国之位却去攻打小国，处大家之位却去扰乱小家，想以此求得天的赏识和赞誉，不仅最终得不到，而诛戮惩罚必然要降临。上天有天下，与此没有分别。现在若处大国的去攻打小国，处大都的去讨伐小都，还想以此向上天求福禄，不仅最终得不到，而灾祸必定要降临。人们不去做天想做的事，反而做天不想要的事，

那么天也将不做人想做的事，而去做人不想要的事了。人不想要的事是什么呢？是疾病灾祸。如果自己不去做天喜欢的事，而去做天不喜欢的事，这是带领天下万民陷身灾祸之中啊。所以古代的圣王明确知道怎样获得上天鬼神对自己的保护，而避免做上天鬼神所憎恶的事，以此求得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因此上天使寒热有节度，四季调和，阴阳变化，雨露适时，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疾病、灾难、瘟疫、饥荒都不会发生。”所以墨子说：“现在天下的君子，内心真的想遵循先王之道而使民得利，从根本上去推求仁义之本，对天意就不能不顺从啊！

【原文】

且夫天下盖有不仁不祥者[①]，曰当若子之不事父[②]，弟之不事兄，臣之不事君也。故天下之君子，与谓之不祥者[③]。今夫天兼天下而爱之，撽遂万物以利之[④]，若豪之末[⑤]，非天之所为也[⑥]，而民得而利之，则可谓否矣[⑦]。然独无报夫天，而不知其为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谓君子明细而不明大也。

且吾所以知天之爱民之厚者有矣，曰[⑧]：以磨为日月星辰[⑨]，以昭道之[⑩]；制为四时春秋冬夏，以纪纲之[⑪]；雷降雪霜雨露[⑫]，以长遂五谷麻丝[⑬]，使民得而财利之；列为山川溪谷[⑭]，播赋百事[⑮]，以临司民之善否[⑯]；为王公侯伯，使之赏贤而罚暴；贼金木鸟兽[⑰]，从事乎五谷麻丝，以为民衣食之财。自古及今，未尝不有此也。今有人于此，讙若爱其子[⑱]，竭力单务以利之[⑲]，其子长，而无报子求父[⑳]，故天下之君子与谓之不仁不祥。今夫天兼天下而爱之，撽遂万物

以利之，若豪之末，非天之所为，而民得而利之，则可谓否矣，然独无报夫天，而不知其为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谓君子明细而不明大也。

【注释】

①盖：大概。　祥：善。

②曰：表示下边举出理由。

③与：同“举”(毕沅注)，都。

④撽(qiào 窍)：持(据《集韵》)。　遂：成。撽遂万物：育成万物。

⑤豪之末：秋天鸟身上长的绒毛的末端，称毫毛。豪：通“毫”。

⑥此句苏时学注云：“‘非’上当有‘莫’字，下同。”

⑦否：俞樾注：“‘否’字义不可通，乃‘后’字误。‘后’读为厚。‘后’、‘厚’古通用。”

⑧曰：就是说。

⑨磨：王念孙注：“‘磨’字义不可通。‘磨’当为‘磿’。磿与‘歴’通。……歴，之言离也。”歴，为今“历”字的繁写体，此通“离”。

⑩昭：明。　道：引导、指示。

⑪纪纲：常规、法度。

⑫雷：王念孙说，这是古“陨”字的误写。

⑬长遂：长成。

⑭列：分。

⑮播：布。　赋：同“敷”。　百事：百官。

⑯临：察视。　司：通“治”。　否：不好。

⑰贼：孙诒让注：“当为赋，形近而误。”赋：赋敛。

⑱若：形容词词尾，“……的样子”。

⑲单：通“殚”，尽。　务：努力从事。

⑳此句苏时学注当云：“其子长而无报乎父。”

【译文】

天下大概有一种不仁不善的人，那就是做人子的不事奉父亲，做弟的不事奉兄长，做臣的不事奉国君。所以天下的君子称他为不

善的人。今上天兼爱天下的人，育成万物使民得利。即使细如毫毛的东西，也无不是上天造就的，人民得到的好处可说是很多的了，然而竟不知报答那上天，也不知这是不仁不善。这就是我所说的君子只知小而不知大。

我之所以知道天爱百姓是如此深厚，是有理由的：上天分开日月星辰，让它给人民光明和指示；制定春夏秋冬四时，以为纲纪常度；降下雪霜雨露，让五谷丝麻长成，使人民得到财利；分列出山川溪谷，广设百官，以便察视治民的好与不好，然后封王公侯伯，叫他们赏贤罚暴；征收金木鸟兽，从事五谷丝麻，以此作为百姓的衣食之财。从古到今，未尝不都是这样。现在假使此地有一个人，喜爱他的儿子，竭尽全力做事使儿子得利，而儿子长大后却不报答他的父亲，于是天下君子都说他不仁不义。而上天兼爱天下的人民，育成万物使人民得好处，即使是细如毫毛的东西，也无不是上天所造就，人们得到的好处可说是很多的了，然而竟不知报答那上天，也不知道这是不仁不义。这就是我所说的君子只知小而不知大的缘故。

【原文】

且吾所以知天爱民之厚者，不止此而足矣[1]。曰杀不辜者，天予不祥，不辜者谁也？曰[2]人也。予之不祥者谁也？曰天也。若天不爱民之厚，夫胡说人杀不辜，而天予之不祥哉[3]？此吾之所以知天之爱民之厚也。且吾所以知天之爱民之厚者，不止此而已矣。曰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有之；憎人贼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罚者亦有矣。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尧舜禹汤文武焉所从事[4]？曰从事兼，不从事别。兼者，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乱小家，

强不劫弱，众不暴寡，诈不谋愚，贵不傲贱。观其事，上利乎天，中利乎鬼，下利乎人。三利无所不利，是谓天德⑤。聚敛天下之美名而加之焉，曰：此仁也，义也，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也。不止此而已，书于竹帛，镂之金石，琢之槃盂⑥，传遗后世子孙。曰将何以为⑦？将以识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也。《皇矣》道之曰⑧：‘帝谓文王，予怀明德⑨，不大声以色⑩，不长夏以革⑪，不识不知，顺帝之则⑫。’帝善其顺法则也，故举殷以赏之⑬，使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名誉至今不息。故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既可得留而已⑭。

【注释】

①止：只。足："已"字之误。

②曰：答。表示自问自答。

③胡说：为什么说。胡：何。

④焉：何。焉所从事：做什么事。

⑤天德：得天之德。

⑥槃：通"盘"。

⑦何以为：有什么用。

⑧《皇矣》：《诗经·大雅》篇名。

⑨怀：思念。　明德：指明德之人。此指文王。

⑩不大声以色：说话不虚张声色。

⑪不长夏以革：郑玄注："夏，诸夏也。……不长诸夏以变更王法者，其为人不识古，不知今，顺天之法而行之者，此言天之道尚诚实，贵性自然。"诸夏指华夏民族，与夷狄对称。

⑫帝：天帝。　则：法则。

⑬殷：商王朝。

⑭既可得留而已：根据下段同一句型，此处应作"既可得而知也。"意思

是：得到的结果可想而知了。

【译文】

我所以知道天爱民深厚，不止这些理由而已。比如说杀无辜的，天就给他惩罚。无辜者是谁呢？是人。给人惩罚的是谁呢？是天。如果天爱民不深厚，那为什么有人杀无辜，天就要给他惩罚呢？这是我知道天爱民深厚的缘故。我所以知道天爱民深厚，不只这些理由而已。比如说，爱人利人，顺从天意，得天赏赐的人有之；憎人害人，违反天意，受天惩罚的人也有之。那爱人利人，顺从天意得天赏赐的人是谁呢？是从前的三代圣王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等。尧、舜、禹、汤、文、武实行什么呢？实行兼爱别人，不实行别。所谓兼，就是居于大国的地位不去进攻小国，居于大家的地位不去扰乱小家；强大的不侵夺弱小的，人多的不伤害人少的，巧诈的不算计愚笨的，高贵的不傲视低贱的。观察他们的行事，上有利于天，中有利于鬼神，下有利于人民。有这三利，无所不利，这就叫得天之德。收集天下的美名加在他们头上，指明这就是仁，这就是义，是爱人利人，顺从天意，得到上天赏赐的人。不仅如此，还要写到竹帛史书上，镂刻在金石上，雕琢在盘盂中，留传给后代子孙。也许有人会问：这有什么用呀？这将使子孙知道，爱人利人，顺从天意，就会得到天的赏赐。《诗经·皇矣》曾说过：'天帝告诉文王，我只怀念明德之君。你不大声说话虚张声色，不只尊诸夏而轻意更改法度，好象不识古，不知今，只顺着天帝的法则而行。'天帝因为喜欢文王顺着法则行事，所以把商王朝赏给他，使他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名声荣誉至今不衰。由此看来那爱人利人，顺从天意，得天赞赏的人，其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原文】

夫憎人贼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罚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是也。桀纣幽厉焉所从事？曰从事

别，不从事兼。别者，处大国则攻小国，处大家则乱小家，强劫弱，众暴寡，诈谋愚，贵傲贱。观其事，上不利乎天，中不利乎鬼，下不利乎人，三不利无所利，是谓天贼①。聚敛天下之丑名而加之焉，曰此非仁也，非义也。憎人贼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罚者也。不止此而已，又书其事于竹帛，镂之金石，琢之槃盂，传遗后世子孙。曰将何以为？将以识夫憎人贼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罚者也。《大誓》之道之曰②：'纣越厥夷居③，不肎事上帝④，弃厥先神祇不祀⑤，乃曰吾有命⑥，无廖僔务⑦，天下⑧，天亦纵弃纣而不葆⑨。'察天以纵弃纣而不葆者，反天之意也。故夫憎人贼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罚者，既可得而知也。"

【注释】

①天贼：天之祸害。贼：作动词，指危害，作名词，指祸害。

②《大誓》：大：即"太"。太誓，指《尚书》中的篇名。

③越厥：发语词，无实义。 夷居：意即纣实行夷虐暴政。夷：消灭。居：疑为"虐"之误。

④肎：古"肯"字。

⑤厥：其。 先：祖先。 祇(qí 其)：地神。

⑥吾有命：吾有天命。

⑦无廖僔务：此句在墨子《非命》上篇引为"无僇排漏"，《非命》中篇引为"毋僇其务"。在伪孔书中则引为"罔惩其侮"。毕沅认为"廖僇"二字是惩字之误，"僔"字是其字之讹。江声云："僇，读为戮力'戮'。"句意为纣不努力事神，也不警戒自己的过失，即不悔改。

⑧天下：毕沅疑此二字为衍文。

⑨纵弃：放弃，遗弃。 葆：保。

【译文】

那憎恨人危害人，违反天意，而受到上天惩罚的又是谁呢？是从前三代的暴王，夏桀、商纣、周幽王、厉王。桀纣幽厉实行什么呢？答：他们从事别，不从事兼。别，就是处大国还去攻打小国，处大家还去扰乱小家，强大的侵夺弱小的，人多的伤害人少的，巧诈的谋算愚笨的，显贵的傲视低贱的。观察他们做的事，上不利于天，中不利于鬼神，下不利于人民，三不利，就什么利也没有，这就叫天之祸害。收集天下的丑名加到他们头上，指出这就是不仁不义，憎恨人危害人，违反天意，受到上天惩罚的人。不仅如此，又把他写在竹帛史书上，镂刻在金石上，雕琢在盘盂中，留传给后代子孙，也许有人会问：将有什么用呀？将使子孙知道，憎恨人危害人，违反天意，就会受到上天惩罚。《尚书·太誓》说：'商纣王实行灭绝人性的暴政，不肯事奉上帝，弃其祖先与天地神灵不祭祀，竟然说："我有天命"。不警戒自己的过失，于是上天也遗弃他，不保佑他。'天之所以遗弃纣王不保佑他，是因为他违反天意。所以憎恨人危害人，违反了天意，受到天的惩罚，其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原文】

是故子墨子之有天之①，辟人无以异乎轮人之有规②，匠人之有矩也。今夫轮人操其规，将以量度天下之圜与不圜也③。曰："中吾规者谓之圜④，不中吾规者谓之不圜。"是以圜与不圜，皆可得而知也。此其故何？则圜法明也⑤。匠人亦操其矩，将以量度天下之方与不方也。曰："中吾矩者谓之方，不中吾矩者谓之不方。"是以方与不方，皆可得而知之。此其故何？则方法明也⑤。故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上将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为刑政也，下将以量天下之万民为文学⑥，出言谈也⑦。观其行，顺天之意，谓之善意行；

反天之意，谓之不善意行。观其言谈，顺天之意，谓之善言谈；反天之意，谓之不善言谈。观其刑政，顺天之意，谓之善刑政；反天之意，谓之不善刑政。故置此以为法，立此以为仪[8]，将以量度天下之王公大人卿大夫之仁与不仁，譬之犹分黑白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实将欲遵道利民，本察仁义之本，天之意不可不顺也。顺天之意者，义之法也[9]。"

【注释】

①有：认为。天之：即天志。
②辟：同"譬"。规：圆规。
③圜：同"圆"，下同。
④中：符合。
⑤圜法明：圆的标准明确。法：法则，标准。
⑥为文学：作文。
⑦出言谈：发表言论。
⑧仪：准则。
⑨法：法则。

【译文】

因此墨子认为天有意志，好比做车轮的工人有圆规，木匠有曲尺，没有什么不同。今轮人拿着他的圆规，将用来度量天下圆与不圆，说："符合我圆规的就是圆的，不符合我圆规的就是不圆的。"因此圆与不圆，都能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是圆的标准明确啊。匠人也拿着他的曲尺，将用来量度天下方与不方，说："符合我的矩的就是方的，不符合我的矩的就是不方的。"因此方与不方，都能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是方的标准明确啊。所以墨子认为天的意志，对上将用来衡量天下王公大人治理刑事政治的情况，对下将用来衡量万民写作文章，发表言论的情况。观察他们的行为，顺从天意的，称

为好的德行;违反天意的,称为不好的德行。观察他们的言论,顺从天意的,称为好的言论;违反天意的,称为不好的言论。观察他们的政治,顺从天意的,称为好的政治;违反天意的,称为不好的政治。所以设此作为法则,立此作为标准,将用来衡量天下的王公大人卿大夫仁还是不仁,就好比区分黑与白一样。因此墨子说:“现在天下的王公大人士君子,内心真的想遵循圣王之道以利于民,从根本上考察仁义之本,那么天意不能不顺从。顺从天意,就是义的标准。”

天志下第二十八

【题解】

本文与上中两篇内容基本相同。墨子认为，天意就是兼爱非攻，“顺天意者，兼也；反天意者，别也”，实行兼爱的主张，就是“义正”，不实行兼爱的主张就是“力正”。所以墨子“置立天之（志）以为仪法”，说明天的意志，就是义的准则。由此看出，墨子宣扬天意的目的，并不是从有神论、天命观出发的，而是从他的政治理想出发，借天志以迫使统治阶级从“义”，以减少战乱和人民的负担，达到“刑政治、万民和、国家富、财用足”的目的，使“百姓皆得暖衣饱食，便宁无忧”。

【原文】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所以乱者，其说将何哉[①]？则是天下士君子，皆明于小而不明于大。何以知其明于小不明于大也？以其不明于天之意也。何以知其不明于天之意也？以处人之家者知之[②]。今人处若家得罪[③]，将犹有异家所以避逃之者[④]，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戒之慎之！处人之家，不戒不慎之，而有处人之国者乎[⑤]？’今人处若国得罪，将犹有异国所以避逃之者矣，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戒之慎之！处人之国者，不可不戒慎也！’今人皆处天下而事天[⑥]，得罪于天，将无所以避逃之者矣。

然而莫知以相极戒也[7]，吾以此知大物则不知者也[8]。”

是故子墨子言曰：“戒之慎之，必为天之所欲，而去天之所恶。曰天之所欲者何也？所恶者何也？天欲义而恶其不义者也。何以知其然也？曰义者正也[9]。何以知义之为正也？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我以此知义之为正也。

【注释】

①此句应为“以人之处家者知之”。

②处若家得罪：据《天志》上篇，此句应为“若处家得罪”。

③异家：别家。

④有：可。

⑤处若国得罪：应为“若处国得罪”。

⑥事：侍奉。

⑦极戒：俞樾注：“极戒即儆戒也，‘极’通作‘亟’……《广雅·释诂》：‘亟，敬也。’亟为敬，故亦为儆矣。”儆：通“警”。

⑧大物：大事。此指对于大事。

⑨正：正道。

【译文】

墨子说：“天下所以混乱，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天下士君子都只明白小而不明白大。何以知道他们只明白小而不明白大呢？因为他们不明白天意。何以知道他们不明白天意呢？从人们居家情况知道的。现在假若人们居家而得罪家人，还有其它住所可以躲避，然而作父亲的还警戒儿子，作兄长的警戒弟弟，说：‘要警戒呀！要谨慎呀！住在家里，不警戒不谨慎，还能生活在别人的国里吗？’假若人们生活在本国犯了罪，还有别的国家可以躲避，然而作父亲的还警戒儿子，作兄长的警戒弟弟，说：‘要警戒呀！要谨慎呀！住在国内不能不警慎呀。’现在人们都处在上天之下，同时事奉天，如果得罪了天，就将无处可以逃避了。然而却没有谁知道以此相互警

戒，我因此知道人们对于大事是无知的。”

因此墨子说：“要警戒呀！要谨慎呀！一定要做天要求的事，而去掉天所厌恶的事。有人问，天要求什么，厌恶什么呢？天要求义而厌恶不义。凭什么知道是这样？答：义，就是正道。凭什么知道义就是正道呢？天下有义就安定，无义就祸乱。我因此知道义就是正道。

【原文】

然而正者，无自下正上者①，必自上正下。是故庶人不得次已而为正②，有士正之；士不得次已而为正，有大夫正之；大夫不得次已而为正，有诸侯正之；诸侯不得次已而为正，有三公正之③；三公不得次已而为正，有天子正之；天子不得次已而为政，有天正之。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明于天子之正天下也，而不明于天之正天子也。是故古者圣人，明以此说人曰④：‘天子有善，天能赏之；天子有过，天能罚之。’天子赏罚不当，听狱不中⑤，天下疾病祸福⑥，霜露不时⑦，天子必且犓豢其牛羊犬彘，絜为粢盛酒醴⑧，以祷祠祈福于天⑨。我未尝闻天之祷祈福于天子也。吾以此知天之重且贵于天子也⑩。是故义者不自愚且贱者出，必自贵且知者出⑪。曰谁为知？天为知。然则义果自天出也。今天下之士君子欲为义者，则不可不顺天之意矣。

【注释】

①正：匡王，使合于正道。

②次：同“恣”，随便。　恣己：擅自，放纵自己。

③三公：从西周开始，担任中央政府最高行政职务的太师、太傅、太保合

称三公。

④明：明白地。　此：这个道理。

⑤听狱：断狱，审理和判决罪案。狱：案件。不中：不合理。

⑥下：降。祸福：王念孙注："'福'字义不可通，'祸福'当为'祸祟'。"

⑦不时：不适时，反常。

⑧絜：同"洁"。

⑨祷：祈祷。祠：祠庙。

⑩重且贵：孙诒让注："'重且贵'当作'贵且知'。"

⑪知：通"智"。

【译文】

然而讲到正，不是由下边来匡正上边，必定从上边去匡正下边。所以庶民不能为所欲为，有士来匡正他；士不能为所欲为，有大夫匡正他；大夫不能为所欲为，有诸侯匡正他；诸侯不能为所欲为，有三公匡正他，三公不得为所欲为，有天子匡正他；天子不得为所欲为，有上天匡正他。如今天下的君子，都知道天子是匡正天下的，而不知道天是匡正天子的。因此古时圣人明白地把这个道理告诉人们：'天子有德，天能赏他，天子有过，天能罚他。'天子赏罚不恰当，审判案件不合理，天就降疾病灾祸，霜露反常失时。天子必定要喂养牛羊犬猪，准备洁净的酒饭，在祠庙中祷告，向上天求福。我不曾听说过上天向天子来祷告求福的。我由此知道天比天子高贵而聪明。所以义不从愚笨而低贱者中来，必定由高贵而智慧者中来。问：谁是智慧者？答道：天是智慧者，如此说来，义果然是从天那里来的。现在天下的士君子要想行义，就不能不顺从天意了。

【原文】

曰顺天之意何若①？曰兼爱天下之人。何以知兼爱天下之人也？以兼而食之也②。何以知其兼而食之也？自古及今，无有远灵孤夷之国③，皆犓豢其牛羊犬彘，絜为粢盛

酒醴，以敬祭祀上帝山川鬼神，以此知兼而食之也。苟兼而食焉，必兼而爱之。譬之若楚、越之君，今是楚王食于楚之四境之内④，故爱楚之人；越王食于越，故爱越之人。今天兼天下而食焉⑤，我以此知其兼爱天下之人也。

且天之爱百姓也，不尽物而止矣⑥。今天下之国，粒食之民，杀一不辜者，必有一不祥。曰谁杀不辜？曰人也。孰予之不辜⑦？曰天也。若天之中实不爱此民也⑧，何故而人有杀不辜，而天予之不祥哉？且天之爱百姓厚矣，天之爱百姓别矣⑨，既可得而知也。

【注释】

①何若：如何，怎么样。

②兼：同样。　食之：吃他们的东西，受他们供养。

③无有：所有。　远灵孤夷：指遥远偏僻的国家、人民。

④今是：王引之注："今是，与'今夫'义同。"夫：发语词。四境之内：指国内。

⑤兼天下：包容天下之人。

⑥物：王念孙云："'物'字义不可通，'物'当为'此'。"　尽：通"仅"。

⑦不辜：孙诒让注："依上文，当作'不祥'。"

⑧中：内心。

⑨别：王引之云："'别'，读为'偏'。"　偏：同"遍"，遍爱。

【译文】

有人问，怎样顺从天意呢？答：兼爱天下的人。何以知道天兼爱天下的人呢？因为天接受天下人的供奉。何以知道天接受天下人的供奉呢？自古到今，不论怎样荒远而偏僻的国家、民族，都要饲养牛羊猪犬，准备洁净的酒饭，来敬祭上帝山川鬼神，由此知道天接受天下人的供奉。上天接受天下人的供奉，必定同样地爱天下的

人。拿楚国与越国的国君为例，楚王受楚人供养，所以爱楚国人。越王受越人供养，所以爱越国人。上天包容天下百姓，受普天下的人民供养，我由此知道上天兼爱天下的人民。

上天爱百姓，不仅此而已。当今天下各国，凡吃谷米的人，如果有谁杀了一个无辜的人，必定要受到惩罚。是谁杀无辜？是人。是谁给人惩罚？是天。如果上天的心中真的不爱这些人民，那为什么又对杀害无辜的人给予惩罚呢？上天十分爱护百姓，并且爱得普遍，就可想而知了。

【原文】

何以知天之爱百姓也？吾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之天下也，从而利之[①]，移其百姓之意焉[②]，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以为从其所爱而爱之[③]，从其所利而利之，于是加其赏焉，使之处上位，立为天子以法也[④]，名之曰'圣人'，以此知其赏善之证。是故昔也三代之暴王桀纣幽厉之兼恶天下也[⑤]，从而贼之[⑥]，移其百姓之意焉[⑦]，率以诟侮上帝山川鬼神。天以为不从其所爱而恶之，不从其所利而贼之，于是加其罚焉，使之父子离散，国家灭亡，抎失社稷[⑧]，忧以及其身[⑨]。是以天下之庶民属而毁之[⑩]，业万世子孙继嗣，毁之贲不之废也[⑪]，名之曰'失王'[⑫]。以此知其罚暴之证。今天下之士君子，欲为义者，则不可不顺天之意矣。

【注释】

①利之：使民得利。

②移：改变，教化，引导。 意：心意，思想。此句是引导百姓相爱相利。

③从其：跟着天。从其所爱而爱之：跟着天，爱天所爱的人。

④以法：戴望注："疑当作'以为仪法'，脱二字耳，'以为仪法'见下文。"

⑤兼恶天下：对天下全都厌恶、憎恨。

⑥从而贼之：接着又危害人民。

⑦移其百姓之意：此指引导百姓相恶相贼。

⑧抎(yǔn 允)：坠落，失掉。 社稷：国家。

⑨忧：忧患。

⑩属：连缀、一起。

⑪业万世子孙继嗣，毁之赍不之废：此句意思是：到了万世子孙以后，抵毁他们都不能停止。赍：王念孙认为是"者"字之误。

⑫失王：苏时学注："'失'字误。上篇皆'暴王'。"

【译文】

根据什么知道天爱百姓呢？我从贤人必定赏善罚暴这一点上看出来的。根据什么知道贤人必定赏善罚暴呢？我根据从前圣王的作法知道的。从前三代的圣王，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他们兼爱天下百姓，使其得利，引导百姓的心相爱相利，带领百姓敬奉上帝山川鬼神。上天喜爱的东西他们喜爱，上天要使得利的人他们使他得利，于是天奖赏他们，使他们居上位，立为天子，以他们作表率，称他们叫'圣王'。这就是赏善的证明。从前三代的暴君夏桀、商纣、周幽王、周厉王，厌恶天下百姓，残害天下百姓，将百姓的心引导到相互厌恶、相互残杀上，率领百姓诟骂侮辱上帝山川鬼神。上天认为他们不爱天喜欢的东西，不跟随天的作法使人得利，反而去危害人民。于是上天惩罚他们，使他们父子离散，国家灭亡，丧失社稷。祸患在他们在世的时候就发生了，天下的百姓都诟毁他们，直到子孙万代之后，还要遭受人们的唾骂，称他们为'暴君'。这就是惩恶的证明。当今天下的士君子要想实行仁义，就不能不顺从天的意志。

【原文】

曰顺天之意者①，兼也；反天之意者，别也。兼之为道也，义正②；别之为道也，力正③。曰义正者何若？曰大不攻小也，强不侮弱也，众不贼寡也，诈不欺愚也，贵不傲贱也，富不骄贫也，壮不夺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国④，莫以水火毒药兵刃以相害也。若事⑤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三利而无所不利，是谓天德。故凡从事此者，圣知也⑥，仁义也，忠惠也，慈孝也，是故聚敛天下之善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⑦？则顺天之意也。曰力正者何若？曰大则攻小也，强则侮弱也，众则贼寡也，诈则欺愚也，贵则傲贱也，富则骄贫也，壮则夺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国，方以水火毒药兵刃以相贼害也。若事上不利天，中不利鬼，下不利人，三不利而无所利，是谓之贼⑧。故凡从事此者，寇乱也⑨，盗贼也，不仁不义，不忠不惠，不慈不孝，是故聚敛天下之恶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则反天之意也。"

【注释】

①曰：句首发语，无实义。

②义正：以义为政，即以义 服人的政治。正：同"政"。

③力正：以力为政，即以暴力制人的政治。

④庶国：众国，各国。

⑤若：犹"其"。　事：作动词，做事。

⑥圣知：知，同"智"，圣智：道德智能极高。

⑦故何：何故。

⑧之贼：俞樾注："'之'当作'天'。'是谓天贼'与'是谓天德'对文，中篇正作'天贼'。"

⑨寇乱：指造反，作乱。

【译文】

顺天意就叫兼，反天意就叫别。实行兼这种主张，就叫义政；实行别这种主张，就叫力政。问：义政是怎样？答：是大国不攻小国，强者不辱弱者，人多的不伤害人少的，巧诈的不欺侮愚笨的，高贵的不傲视低贱的，富贵的不歧视贫穷的，年青的不侵犯年老的。因此天下诸国，没有谁以水火毒药兵器相危害。其做事上利于天，中利于鬼神，下利于人民，三方面都有所利，这就叫天德。所以凡实行义政的，就是圣智，是仁义，是忠惠，是慈孝。因此聚集天下的美名加给他，这是什么原因呢？是顺从天意。问：力政又是怎样？答：是大攻小，强侮弱，众害寡，诈欺愚，贵傲贱，富骄贫，壮夺老。因此天下各国，才以水火毒药兵器相危害。其做事上不利于天，中不利于鬼神，下不利于人民，三方面都无所利，这就叫天贼。所以凡实行力政的，就是作乱，是盗贼，是不仁不义，不忠不惠，不慈不孝。因此聚集天下的恶名加给他。这是什么原因呢？是违反天意。”

【原文】

故子墨子置立天之①，以为仪法，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也。今轮人以规，匠人以矩，以此知方圜之别矣。是故子墨子置立天之，以为仪法。吾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之去义远也②。何以知天下之士君子之去义远也？今知氏大国之君宽者然曰③：“吾处大国而不攻小国，吾何以为大哉？”是以差论蚤牙之士④，比列其舟车之卒⑤，以攻罚无罪之国⑥，入其沟境⑦，刈其禾稼⑧，斩其树木，残其城郭⑨，以御其沟池⑩，焚烧其祖庙，攘杀其牺牲⑪。民之格者⑫，则劲拔之⑬，不格者，则系操而归⑭，丈夫以为仆圉胥靡⑮，妇人

以为春酋[16]。则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为不仁义，以告四邻诸侯曰："吾攻国覆军，杀将若干人矣。"其邻国之君亦不知此为不仁义也，有具其皮币[17]，发其缌处[18]，使人飨贺焉[19]。则夫好攻伐之君，有重不知此为不仁不义也[20]，有书之竹帛[21]，藏之府库。为人后子者[22]，必且欲顺其先君之行[23]，曰："何不当发吾府库[24]，视吾先君之法美[25]？"必不曰文、武之为正者若此矣，曰吾攻国覆军杀将若干人矣。[26]则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为不仁不义也，其邻国之君，不知此为不仁不义也。是以攻伐世世而不已者，此吾所谓大物则不知也。

【注释】

①置立：设置建立。　天之：即天志。

②去：距离。

③今知氏：俞樾注："'知'字衍文。……氏，当读为是。……今是，即今夫也。"　宽者然：志满意得的样子。者：孙诒让注："乃衍文。"

④差论：两字皆"择"之意（王焕镳《墨子校释》引王念孙注）。句中为派遣之意。　蚤牙：即爪牙，指得力助手。蚤：通"爪"。

⑤比列：并列、摆列。　卒：指军队。

⑥罚：孙诒让云："当从《非攻》下篇作'伐'。"

⑦沟境：指国境。

⑧刈（yì 义）：割。

⑨残：毁坏。

⑩御：王引之注："'御'字义不可通，'御'当为'抑'，抑之言堙也。"堙：塞。

⑪攘杀：屠杀。　牷：吴钞本为"牲"。

⑫格：斗。此指反抗。

⑬刭拔：孙诒让注："'刭拔'疑'刭杀'之误。《非攻》下篇云：'劲杀其万民'。"刭：杀头。

⑭系操:王引之注:"'操'当为'累',即孟子所谓'系累其子弟也'。"系累:绳索捆绑。

⑮丈夫:男子。 圉(yǔ 雨):养马的奴仆。 胥靡:服劳役的刑徒。

⑯舂酋:毕沅注:"'酋'与'舀',声形相近。"孙诒让案:"《周官·舂人》有'女舂抌(yǒu 由)二人。'郑云注:'女舂抌,女奴能舂与抌者。抌,抒臼也。'《说文》'舀'或作'抌'。以此舂酋连文,则'酋'即'抌'之假字可知。"抌:舀也,从石臼中取出舂好的谷物。

⑰有:通"又",下同。皮币,指礼物。古代以皮革、丝帛、珪玉等物为货币或礼品。

⑱发:打开。 纋:孙诒让注:"疑当'緫'的形误。"即今'总'字。 总:聚。总处:聚藏财物之处。

⑲飨(xiǎng 享):用酒肉给人享用。

⑳重(chóng 虫):更。

㉑书:写。 竹:竹简。 帛:丝帛。

㉒后子:继承君位的后代子孙。

㉓行:行为、做法。

㉔当:同"尝",试着。

㉕法美:法仪。美:孙诒让注:"为'仪'字之误写。"

㉖必不曰:必定不会记载。

【译文】

所以墨子设立"天志"作为法则,好比做车轮的工人有圆规,木匠有曲尺。现在轮人拿规,匠人拿矩,凭借这个知道方的和圆的区别。所以墨子设立"天志",把它作法则,我因此知道天下的士君子距离义有多远。怎么知道天下的士君子距离义远呢?现今大国的国君志满意得地说:"我居于大国的地位而不攻打小国,我凭什么是大国呢?"因此派遣他的得力干将,摆出他的战车船只和军队,去攻伐无罪的国家,进入别国的边境,抢割别国的庄稼,砍倒别国的树木,毁坏别国的城墙,填塞别国的沟池,焚烧别国的祖庙,夺杀别国的牲口。凡是反抗他的,就加以砍杀,不反抗的,就捆绑回国,男的拿来养马服役,女的拿来舂米为奴。那好攻伐的大国国君,不知这是不仁不义,还把这种行为告诉四邻的诸侯,夸耀说:"我攻打别

的国家，消灭他的军队，杀了他的将士若干人。”他的邻国的国君，也不知这是不仁不义，还准备了礼物，拿出积蓄，派人送酒送肉去祝贺。那好攻伐的大国国君，又更加不知这是不仁不义了，还把他的行为写到竹帛史书上，收藏在府库里。他的后代子孙必将顺其先君的做法，说道：“何不试试打开我家的府库，看看我先君的法则？”那上边必定不会写道：周文王、武王是怎样实行统治的，而只会写道：我攻打了他国，消灭他的军队，杀了将士若干人。那好攻伐的大国国君，不知这是不仁不义，而他的邻国，也不知道这是不仁不义。因此攻战也就世世代代无休止，这就是我所说的人们对大事不明白的缘故。

【原文】

所谓小物则知之者何若①？今有人于此，入人之场园，取人之桃李瓜姜者，上得且罚之②，众闻则非之，是何也？曰不与其劳③，获其实，已非其有所取之故④。而况有踰于人之墙垣⑤，抯格人之子女者乎⑥？与角人之府库⑦，窃人之金玉蚤絫者乎⑧？与踰人之栏牢⑨，窃人之牛马者乎？而况有杀一不辜人乎⑩？今王公大人之为政也，自杀一不辜人者；踰人之墙垣，抯格人之子女者；与角人之府库，窃人之金玉蚤絫者；与踰人之栏牢，窃人之牛马者；与入人之场园，窃人之桃李瓜姜者，今王公大人之加罚此也，虽古之尧舜禹汤文武之为政，亦无以异此矣。

【注释】

①小物：小事。

②上：指在上位的。

③与：参加。

④已：同“以”，把。

⑤踰：越过。踰，同“逾”。

⑥抯（zā 匝）格：抓住。抯：《广雅·释名》：“抯，叉也，五指俱往叉取。”格：拘执。

⑦与：连接前后句，相当于“又”，下同。角：俞樾注：“乃‘穴’字之误。”穴：作动词，打洞。

⑧蚤絫（sāo 缫）：王引之注：“‘蚤絫’当为布喿，……喿，盖缲之借字，布缲，即布帛。”缲，同“缫’。

⑨栏牢：关养牲畜的圈。

⑩有：通“又”。

【译文】

所谓对小事明白又怎么说呢？假使在此有一个人，擅自进入别人的园中，摘取别人的桃李瓜姜，在上位的就要处罚他，大家听到后都认为他不对，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不参加别人劳动而获取成果，把不是自己的东西拿来的缘故，（窃取瓜果尚且不可）何况是翻墙进入，抓打别人的子女，或凿通他人的府库，偷窃金玉布帛呢？或跳进他人的牛栏马圈，窃取人家的牛马呢？更何况又杀了一个无辜的人呢？当今的王公大人主政的时候，若有人杀害一个无辜的人；或者翻人家的墙，去抓打人家的子女；或者凿开他人府库，窃取别人的金玉布帛；或者翻入牛栏马圈，偷人家牛马；或者进入他人的园子，偷了人家的桃李瓜姜等，都要加以惩罚，当今的王公大人惩罚这类事，即使古时的尧舜禹汤文武主政，处理这样的事也没什么不同。

【原文】

今天下之诸侯，将犹皆侵凌攻伐兼并[①]，此为杀一不辜人者，数千万矣[②]；此为逾人之墙垣，格人之子女者，与角人府库，窃人金玉蚤絫者，数千万矣；逾人之栏牢，窃人

之牛马者，与入人之场园，窃人之桃李瓜姜者，数千万矣，而自曰义也。故子墨子言曰：“是蕡我者[3]，则岂有以异是蕡黑白甘苦之辩者哉[4]！今有人于此，少而示之黑[5]，谓之黑，多示之黑谓白[6]，必曰吾目乱，不知黑白之别。今有人于此，能少尝之甘谓甘[7]，多尝谓苦，必曰吾口乱[8]，不知其甘苦之味。今王公大人之政也[9]，或杀人[10]，其国家禁之，此蚤越有能多杀其邻国之人[11]，因以为文义[12]，此岂有异蕡白黑、甘苦之别者哉？”

故子墨子置天之以为仪法。非独子墨子以天之志为法也，于先王之书《大夏》之道之然[13]：“帝谓文王，予怀明德，毋大声以色[14]，毋长夏以革[15]，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此诰文王之以天志为法也[16]，而顺帝之则也。且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实将欲为仁义，求为上士，上欲中圣王之道，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者，当天之志，而不可不察也[17]。天之志者，义之经也[18]。

【注释】

①将犹皆：都将在。

②此为：此于。下句同。于：比。　数千万：指数千万倍。

③蕡(fén 坟)：顾千里注：“蕡，读若治丝而棼之棼，‘我’，当为‘义’。”孙诒让案：“棼亦与纷同。”纷：乱的意思。下同。

④岂有以异：难道有什么差别。　辩：通“辨”。

⑤示之黑：把黑给他看。示：给……看。

⑥谓白：说成白。

⑦尝之甘：给他尝甘的。甘：味美。

⑧口乱：口味不好。

⑨政：治理国家。

⑩或：有人。

⑪此蚤越：王焕镳《墨子校释》注为："疑本作'以斧钺'。"斧钺：古代的武器。

⑫文：王引之注："当为'大'字之误。"

⑬大夏：俞樾注："大夏，即大雅也，雅夏古字通。"下边所引诗出自《诗经·大雅·皇矣》。 道之然：说的也是这样。

⑭色：脸色。

⑮毋长夏以革：见《天志中》第五段注释⑪。意即不只尊重诸夏而变更法度。

⑯诰：毕沅注："'诰'字，据上下文当为'语'。"

⑰当：对。

⑱经：法则。义之经：义以天志为准则。

【译文】

当今天下诸侯，都将在侵凌攻伐兼并，这比杀一个无辜者要严重几千万倍，比那翻进别人的墙垣，抓扭别人的子女，比那凿通人家府库，窃取别人金玉布帛要严重数千万倍；比那进入人家栏圈，偷取别人牛马，比那跳进人家园子，偷窃别人桃李瓜姜要严重数千万倍，可自己还说这是义。所以墨子指出："这是搞乱义的说法！难道这与混淆黑与白、甜与苦的区别有什么不同！假使在此有一个人，拿少许黑给他看，他就说是黑的，多拿点黑的给他看，就说是白的，结果他必定会说：'我目光错乱了，不知道黑与白的分别。'假使在此有一个人，拿少许甜的给他尝，他就说是甜的，多拿甜的给他尝，就说是苦的。结果，他必定会说：'我口味错乱，不知道甜与苦的味。'现在王公大人主政，有人在国内杀人，就用斧钺砍头来加以禁绝，但若有人多多地杀害邻国的人，倒说这是大义，这与混淆黑与白、甘与苦的分别有什么不同呢？"

所以墨子设立"天志"作为准则。不只墨子以天志为准则，在歌颂先王的书《诗经·大雅》中也这样说的："上帝对文王说，我怀念明德的人，他从不大声说话虚张声色，不只尊诸夏而轻易更改法

度，好象不识古不知今，而顺从天帝的法则。”这是说文王能以天志为法则而按天帝的法则行事。所以当今天下的士君子，内心真的要想实行仁义，求做一个上士，那么对上要符合圣王之道，对下要符合国家人民的利益，对天意不能不明察。天的意志，就是义的准则。

卷八

明鬼上第二十九(阙)

明鬼中第三十(阙)

明鬼下第三十一

【题解】

“明鬼”就是阐述鬼神之实有。

墨子提出明鬼说的背景,是“天下失义,诸侯力正(征)”、“吏治官府不洁廉”、“淫暴寇乱盗贼”以“兵刃毒药水火”残害“无罪人于道路”,面对这种社会现实,墨子想借鬼以治人,目的要使人们敬畏神明,改邪归正。他认为用“鬼神”之理“施之国家,施之万民”,实是“治国家利万民之道”。

文中引证古代帝王的传闻及古籍上的述说,来证明鬼神的存在和灵验,以及“赏贤罚暴”的强大威力。

墨子指出,鬼神能明察秋毫,不管你隐藏得多深多远,不管你多么富有、尊显、强横,只要你伤害无辜,残害忠良,就必将逃不脱鬼神的诛伐,落得夏桀殷纣的可悲下场。这反映了被压迫人民的愿望和正义要求,表现墨子疾恶如仇的严正立场。

当然,墨子对战国末期“礼崩乐坏”的局面,不可能从历史发展和阶级关系上去进行解释,他宣扬有神论,批驳无神论,表现了主观唯心主义的偏见,我们在阅读时应予以正确的分析。

《明鬼》上、中两篇缺佚。

【原文】

子墨子言曰:"逮至昔三代圣王既没[①],天下失义,诸侯力正[②],是以存夫为人君臣上下者之不惠忠也[③],父子弟兄之不慈孝弟长贞良也[④],正长之不强于听治[⑤],贱人之不强于从事也,民之为淫暴寇乱盗贼,以兵刃毒药水火,退无罪人乎道路率径[⑥],夺人车马衣裘以自利者并作[⑦],由此始,是以天下乱。此其故何以然也?则皆以疑惑鬼神之有与无之别,不明乎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今若使天下之人,偕若信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⑧],则夫天下岂乱哉!"

今执无鬼者曰:"鬼神者,固无有。"旦暮以为教诲乎天下,疑天下之众,使天下之众皆疑惑乎鬼神有无之别,是以天下乱。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实将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故当鬼神之有与无之别,以为将不可以不明察此者也。"

【注释】

①逮至:自从。　没:死亡。

②力正:力征。正:同"征"。

③存:存在。　不惠忠:指君不施恩,臣不忠。

④慈孝弟长贞良:慈:指慈爱,父对子而言。孝:指孝顺,子对父而言。弟:同"悌",指弟对兄长要敬爱。贞良:忠贞善良。

⑤正长:官长。　强:努力。　听治:治政。

⑥退:孙诒让云:"退,当为'迓'(yà 亚)字之误,迓与御通。"御:止,拦劫之意。率径:依孙诒让注,当读为"术径"。术:车道。径:步道。

⑦作:发生、产生、兴起。

⑧偕:同"皆"。

【译文】

墨子说："自昔日三代圣王死后，天下失去道义，诸侯之间以武力征伐，所以存在君不施恩臣不忠的情况。父子兄弟之间父不慈、子不孝、弟不敬、不忠贞不善良；官长不努力治政，平民不努力工作，百姓干淫暴、抢劫、偷盗之事，用兵器、毒药、水火在路上拦劫无辜的人，强夺人家车马衣裘以利自己。凡此种种，一齐从此开始，因此天下动乱。是什么缘故造成这样呢？这都是因为怀疑鬼神的有无，不明白鬼神能赏贤罚暴。现在如果使天下的人，都能相信鬼神能赏贤罚暴，那么天下怎么会混乱呢！"

现在主张无鬼的人说："鬼神本来就没有的。"早晚以此教诲天下人，迷惑天下人，使天下人都怀疑鬼神的有无，所以天下混乱。因此墨子说："当今天下的王公大人士君子们，如果真正想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那么对于鬼神的有和无的分别，我认为是不能不考察清楚的。"

【原文】

既以鬼神有无之别，以为不可不察已①，然则吾为明察此，其说将奈何而可？子墨子曰："是与天下之所以察知有与无之道者②，必以众之耳目之实知有与亡为仪者也③，请惑闻之见之④，则必以为有，莫闻莫见，则必以为无。若是，何不尝入一乡一里而问之⑤，自古以及今，生民以来者，亦有尝见鬼神之物，闻鬼神之声，则鬼神何谓无乎？若莫闻莫见，则鬼神可谓有乎？"

【注释】

①已：通"矣"。

②是：张纯一注："'是'字疑衍，上'与'字同'举'。" 道：办法。

③亡：通“无”。 仪：准绳、标准。

④请：孙诒让云：“当读为‘诚’。” 惑：通“或”。

⑤尝：试着。

【译文】

既然鬼神有有和无的分别，认为不能不考察清楚，那么我们为了明察它，将怎么说才行呢？墨子说：“举天下的人用来考察有与无的办法，必定以众人耳目所闻所见的事实为准绳，有人真的听到见到了，就必定以为有，没有听到见到，就必定以为无。如果是这样，又何不试着到一个乡一个里去问问，自古到今，有生民以来，有人曾经看到鬼神的形状，听到鬼神的声音，那怎么能说鬼神没有呢？如果没有听到没有看到，又怎么能说鬼神是有的呢？”

【原文】

今执无鬼者言曰：“夫天下之为闻见鬼神之物者，不可胜计也，亦孰为闻见鬼神有无之物哉？”子墨子言曰：“若以众之所同见，与众之所同闻，则若昔者杜伯是也①。周宣王杀其臣杜伯而不辜②，杜伯曰：‘吾君杀我而不辜，若以死者为无知则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三年③，周宣王合诸侯而田于圃④，田车数百乘，从数千，人满野。日中，杜伯乘白马素车，朱衣冠⑤，执朱弓，挟朱矢，追周宣王，射之车上，中心折脊⑥，殪车中⑦，伏弢而死⑧。当是之时，周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著在周之《春秋》⑨。为君者以教其臣，为父者以警其子⑩，曰：‘戒之慎之！凡杀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诛，若此之憯遫也⑪！’以若书之说观之，则鬼神之有，岂可疑哉？非惟若

书之说为然也[12]，昔者郑穆公[13]，当昼日中处乎庙，有神入门而左[14]，鸟身，素服三绝[15]，面状正方。郑穆公见之，乃恐惧犇[16]，神曰：'无惧！帝享女明德[17]，使予锡女寿十年有九[18]，使若国家蕃昌[19]，子孙茂，毋失。'郑穆公再拜稽首曰：'敢问神名？'曰：'予为句芒[20]。'若以郑穆公之所身见为仪，则鬼神之有，岂可疑哉？

【注释】

①杜伯：杜国伯爵。其封地在今西安市东南。

②周宣王：西周国王姬靖。据《涉冢琐语》记载："宣王之妾女鸠欲通杜伯，杜伯不可，女鸠反诉之王，王囚杜伯于焦。杜伯之友儒丸谏而不听，并杀之。"不辜：无辜。

③其三年：孙诒让云："《史记·周本纪》正义引《周春秋》，亦作后三年。"

④田：打猎。　圃：猎苑。

⑤朱衣冠：穿红色的衣戴红色的帽。朱：红色，作动词。

⑥中：射中。

⑦殪（yì 益）：死。此为仆倒的意思。

⑧弢（tāo 滔）：装弓的袋子。

⑨周之春秋：周朝的史书。春秋：古代史书的通称。

⑩谶："警"的异体字。

⑪憯（cǎn 惨）：《玉篇·手部》："憯，侧林切，急疾也。"　遬：速的异体字。下同。

⑫若书：此书，指周之《春秋》。　然：这样、如此。

⑬郑穆公：孙诒让注："当为秦穆公之误。"秦穆公：春秋时秦国国君。

⑭左：向左走。作动词。

⑮三绝：孙诒让注："三绝无义，疑当作玄纯。……素衣玄纯，盖即深衣采纯，明与凶服异也。"

⑯犇（bēn）：奔的异体字。急跑的意思。

⑰帝享女明德：天帝因你的明德而使你得以享受荫护。女：通"汝"。下同。

⑱使予：派我。　锡：古"赐"字。　寿：添寿。

⑲若：你的。　蕃昌：繁荣昌盛。

⑳句芒：春神名，相传为鸟身人面。

【译文】

现在主张无鬼的人说："天下听说过鬼神这种东西的人，不可胜计，又有谁真的见过鬼神这种东西呢？"墨子说："如果要讲众人都见过和听过的事，那么从前杜伯的事就是。周宣王无辜杀他的大臣杜伯，杜伯说：'我君杀无辜，如果死者无知就算了，如果死者有知，不出三年，必使我君知道厉害。'三年后，周宣王会合诸侯在猎圃打猎，车子几百辆，随从数千人，来的人满山遍野。到了中午，杜伯乘坐着白马素车，身着红色的衣帽，手握红色的弓，搭上红色的箭，追赶周宣王，一箭射到车上，射中周宣王前心，折断了脊骨，倒在车上，宣王伏在弓袋上死去。当时跟随来打猎的周人没有谁不看见，远方的人没有谁不听说，还记载在周朝的史书上。为人君的以此事来教育他的臣属，为父亲的以此来警诫他的儿子，说：'要警诫啊！要谨慎啊！凡是滥杀无辜的，他得到的不祥，他遭受鬼神的诛杀，就会像宣王这样惨，这样快啊！'我们拿周朝的《春秋》记载的事实来看，鬼神的存在，还有什么怀疑呢？不但这本书上是这样说的。从前秦穆公，一天中午在庙堂里，看见有神进门往左走，鸟身素服，以玄纯作衣带，脸为方型。穆公恐惧而逃，那神说道：'不要怕！天帝因你的明德而使你享受帝的荫护，派我赐你添寿十九年，使你的国家繁荣昌盛，子孙繁茂，不失秦国。'秦穆公再拜稽首，问道：'请问尊神名姓。'神说：'我是春神句芒。'如果以秦穆公所亲见为准，那鬼神的存在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原文】

非惟若书之说为然也，昔者，燕简公①杀其臣庄子仪而不辜，庄子仪曰：'吾君王杀我而不辜，死人毋知亦已，死人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期年②，燕将驰祖③，

燕之有祖，当齐之社稷[4]，宋之有桑林[5]，楚之有云梦也[6]，此男女之所属而观也[7]。日中，燕简公方将驰于祖涂，庄子仪荷朱杖而击之，殪之车上。当是时，燕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著在燕之《春秋》。诸侯传而语之曰：'凡杀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诛，若此其憯遬也！'以若书之说观之，则鬼神之有，岂可疑哉？非惟若书之说为然也，昔者，宋文君鲍之时[8]，有臣曰祐观辜[9]，固尝从事于厉[10]，袾子杖揖出与言曰[11]：'观辜！是何珪璧之不满度量[12]？酒醴粢盛之不净洁也？牺牲之不全肥[13]？春秋冬夏(选)失时[14]？岂女为之与？意鲍为之与[15]？'观辜曰：'鲍幼弱在荷繦之中[16]，鲍何与识焉。官臣观辜特为之[17]。'袾子举揖而槀之[18]，殪之坛上[19]。当是时，宋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著在宋之《春秋》。诸侯传而语之曰：'诸不敬慎祭祀者，鬼神之诛，至若此其憯遬也！'以若书之说观之，鬼神之有，岂可疑哉？

【注释】

①燕简公：春秋时燕国国君。

②期年：一周年。

③祖：祖泽，又名沮泽，这是燕人游观与祀神之地。

④当：相当。 社稷：祭祀土神与谷神之所。

⑤桑林：宋国祭祀之地。

⑥云梦：楚国的湖泽。

⑦属：聚合。 观：游观。

⑧宋文君鲍：春秋时宋国国君，名鲍。

⑨祐观辜：孙诒让认为，字书无"祐"字，应"祝"字之伪。祝，是负责祭祀的官，周礼有大小祝，称为祝史。

⑩固：通"故"。 厉：诸侯所立的神祠，后世称为庙。《礼记·祭法》："诸侯

为国立五祀，……曰公厉。”从事于厉：在祠庙进行祭祀。

⑪祩子：孙诒让云：“窃疑当是‘巫’，巫能接神。”以下的话是巫史代神言语。俞樾注：“疑此文本作‘祩子揖杖出’，下文本作‘祩子举杖而槀之。”揖：挟持。

⑫珪璧：古代的玉名，珪上园下方，璧外园内方，作祭祀用。　度量：按礼制所确定的规格。

⑬牺牲：指祭祀用的牛羊猪。　全：纯。

⑭选：王焕镳注为“献”，指祭祀。

⑮意：通“抑”，表选择的副词。

⑯荷繈：疑为“葆繈”，犹“繈褓”。繈：背婴儿用的布兜。褓：包婴儿的被。

⑰特：独自。

⑱槀：同“敲”（毕沅说），下同。

⑲坛：土筑的高台，用于祭祀、盟誓等用。

【译文】

不但这本书上是这么说的。从前燕简公，无辜杀了他的大臣庄子仪，庄子仪临死时说：‘君王无辜杀我，死人如果无知也就算了，死人如果有知，不出三年，必使我君知道厉害。’一年后，燕人将往祖泽地方去进行祭祀。燕国有祭祀的祖泽，就如齐国有社稷，宋国有桑林，楚国有云梦一样，这些又是男女聚会和观游的地方。到中午的时候，燕简公正驰往祖泽的途中，庄子仪举起一支红色的杖击打简公，简公当即死于车上。当时跟着来的燕人没有谁不看见，远方的人没有谁不听说，还记载在燕国的史书上，诸侯相互传闻而告诫说：‘凡滥杀无辜的人，他得到的不祥，他遭受鬼神的诛杀，就会像燕简公这样惨、这样快啊！’我们拿燕国的史书《春秋》所记载的事实来看，鬼神的存在，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不但这书上是这样说的，从前宋文君鲍的时候，有一个负责祭祀的祝史叫观辜，曾在祠庙进行祭祀时，神附在巫史的身上，巫史拿着木杖走出来代神质问道：‘观辜！为何祭祀的珪璧不按规格？酒醴食品为何不洁净？牛羊为何色不纯体不肥？春夏秋冬所献的祭品为何失时？这是你做的事呢？还是鲍做的事？’观辜说：‘鲍年幼，还在繈褓之中，鲍怎么

会知道呢？这都是臣观辜独自一人做的事。’巫史举起木杖，把观辜打死在坛上。当时，宋人跟随来的没有谁不看见，远方的人没有谁不听说，还记载在宋的史书上。诸侯相互传闻并告诫说：‘对祭祀不敬不慎的人，他遭到鬼神的诛伐，就会像观辜这样惨、这样快啊！’拿宋国史书记载的事实来看，鬼神的存在，还有什么怀疑的呢？

【原文】

非惟若书之说为然也。昔者，齐庄君之臣[①]，有所谓王里国、中里徼者，此二子者，讼三年而狱不断[②]。齐君由谦杀之恐不辜[③]，犹谦释之[④]。恐失有罪，乃使之人共一羊[⑤]，盟齐之神社[⑥]，二子许诺。于是泏洫[⑦]摆羊而漉其血[⑧]，读王里国之辞既已终矣，读中里徼之辞未半也，羊起而触之，折其脚，祧神之而槀之[⑨]，殪之盟所。当是时，齐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著在齐之《春秋》。诸侯传而语之曰：‘请品先不以其请者[⑩]，鬼神之诛，至若此其憯遬也。’以若书之说观之，鬼神之有，岂可疑哉？”是故子墨子言曰：“虽有深溪博林[⑪]，幽涧毋人之所[⑫]，施行不可以不董[⑬]，见有鬼神视之。”

【注释】

①齐庄君：即齐庄公，春秋时齐国国君。

②讼：打官司。　狱：案子。

③由：通“欲”。　谦：通“兼”。

④犹：通“欲”。

⑤之人：“二人”之误。

⑥盟：在神前立誓。

⑦泏：同“掘”。　洫（xū 恤）：通“穴”（尹桐阳说）。泏洫：挖洞于地，以便杀

羊。

⑧摽：字书无此字。王引之疑是“到”字之误。漉：毕沅云：“当为‘洒’字之误。”

⑨祧（tiāo 挑）神：即前文的祩子（巫史）。之：走出。

⑩请品先：依王引之说，应为“诸共盟”三字之误。其请者：请，毕沅云：“当为‘情’。”情：实情。

⑪博林：密林。

⑫毋：通“无”。

⑬董：苏时学云：“疑谨字之误。”

【译文】

不但这本书上是这么说的。从前齐庄王的大臣中，有叫做王里国、中里徼的人，这两人打了三年官司，案子还没能判决。齐君想把二人一起杀掉，又恐乱杀无辜；想将他二人一起放了，又恐放掉有罪之人。于是叫二人共牵一只羊到神社去立誓，二人同意。在神坛前挖一个坑，杀了羊，把血洒到坑中，王里国先读完誓词，中里徼的誓词还没读到一半，那只死羊跳起来顶他，把他的脚折断了，巫史走上来敲他，把他敲死在那盟誓的神坛下。当时，齐人跟随来的没有谁不看见，远方的人没有谁不听说，还记载在齐国的史书上。诸侯相互传闻并告诫说：‘凡一起盟誓时不讲实话的人，鬼神对他的诛杀，就会像中里徼这样惨，这样快啊！’拿这齐国史书记载的事实来看，鬼神的存在，还有什么怀疑的呢？”所以墨子说：“即使是深溪密林，幽僻无人之处，行动也不能不谨慎，因为有鬼神在旁边看着。”

【原文】

今执无鬼者曰：“夫众人耳目之请[1]，岂足以断疑哉？奈何其欲为高君子于天下[2]，而有复信众之耳目之请哉[3]？”子墨子曰：“若以众之耳目之请，以为不足信也，不

以断疑。不识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足以为法乎[4]？故于此乎，自中人以上皆曰[5]：若昔者三代圣王，足以为法矣。若苟昔者三代圣王足以为法，然则姑尝上观圣王之事[6]。昔者，武王之攻殷诛纣也，使诸侯分其祭曰[7]：'使亲者受内祀[8]，疏者受外祀[9]。'故武王必以鬼神为有，是故攻殷伐纣，使诸侯分其祭。若鬼神无有，则武王何祭分哉？

非惟武王之事为然也，故圣王其赏也必于祖[10]，其僇也必于社[11]。赏于祖者何也？告分之均也；僇于社者何也？告听之中也[12]。非惟若书之说为然也，且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本之修茂者[13]，立以为菆位[14]；必择国之父兄慈孝贞良者，以为祝宗[15]；必择六畜之胜腯肥倅[16]，毛以为牺牲[17]，珪璧琮璜[18]，称财为度[19]；必择五谷之芳黄[20]，以为酒醴粢盛，故酒醴粢盛，与岁上下也[21]。故古圣王治天下也，故必先鬼神而后人者此也[22]。故曰官府选效[23]，必先祭器祭服，毕藏于府，祝宗有司[24]，毕立于朝，牺牲不与昔聚群[25]。故古者圣王之为政若此。

【注释】

①请：通"情"。下同。

②高君子：即高尚人士。

③有：通"又"。

④法：准则。

⑤中人：中等水平的人、一般人。

⑥姑尝上观：姑且试着看看古代（圣王的事）。上：指古代。

⑦分其祭：分掌祭祀众神。

⑧亲者：指同姓诸侯。　受：承受。　内祀：祖庙以祭祖。

⑨疏者：异姓诸侯。外祀：祭本国的山川等。

⑩祖：祖庙。

⑪僇(lù 陆)：通“戮”，惩罚、刑戮。

⑫听：听狱，断案。　中(zhòng 众)：合理正确。

⑬修茂：高大茂密。

⑭菆(zōu 邹)：与“丛”字同。丛位：即丛社，神社。古代的神社必须选择森林茂密的地方，也称丛祠。

⑮祝宗：太祝(或称祝史)和宗伯，这都是古代负责祭祀的官。宗伯是同族中负责祭祖的人。

⑯胜腯肥倅：胜，通“盛”。腯(tú 突)：肥壮。《说文》：“牛羊日肥，豕曰腯。”倅：同“粹”，纯粹，指毛色纯。

⑰毛：《山海经·南山经》郭璞注：“毛，言择牲取其毛色也。”按毕沅注，“毛”字应接前句“倅”字之后，今按毕沅注译。

⑱琮璜：古代的玉名。琮是八角形，璜是半璧。

⑲称财为度：与财力相称的原则。度：原则。

⑳芳：香。　黄：金黄。

㉑与岁上下：与年成好坏相增减。

㉓选效：置备的意思。孙诒让云：“选”读为“僎”(zhuàn 赚)。《说文》：“僎，具也。”《广雅释古》：“效，具也。”具：备置。

㉔有司：负责的官吏。

㉕牺牲不与昔聚群：指选来作为祭祀用的牛羊要离群另系，不像往常那样和其它牛羊群聚而养。

【译文】

现在主张无鬼的人说：“凭普通人耳目所得的情况，怎么可以断决疑难呢？哪有想在天下做高尚君子的人，反而去相信普通人耳目所得的情况呢？”墨子说：“如果认为普通人耳目所得的情况，不足为信，不可以断决疑难。不知像从前三代的圣王尧、舜、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等人，是否可以作为标准呢？在这个问题上，一般人都会说，从前三代的圣王，是能够作为标准的。如果三代的圣王可

以作为标准，那么姑且看看古代圣王的事吧。从前，周武王灭商诛纣以后，使各诸侯分掌祭祀，说‘与天子同姓的诸侯，可立祖庙以祭祖，异姓诸侯可祭本国山川众神。’可见武王一定认为鬼神是有的，因此灭商诛纣，使诸侯分掌祭祀众神，如果没有鬼神，武王为何要分祭呢？

不只武王的事是这样，古代圣王他行赏必定在祖庙，他行罚必定在神社。为什么行赏要在祖庙呢？是为了告诉神他分配得平均；为什么行罚要在神社？是告诉神他判决得合理。不只是书上是这样说的，并且从前夏商周三代的圣王，开始立国建都的时候，必定选取国内居中处为祭坛之地，用来建立宗庙；必定选择树林茂密的地方，用来建立神祠；必定选择国内慈孝善良的父兄，来当太祝和宗伯；必定选择六畜中体肥毛纯的牛羊猪来作祭品；珪璧琮璜这些祭祀用的玉的多少，以与自己财力相称为原则；必定选择五谷中芳香色美的来作祭祀的酒醴食品，酒醴食品的多少，根据年成的好坏而相增减。古代圣王治理天下，就是这样先鬼神而后人的。所以，官府的置备，必定先备祭神的祭器祭服，全都藏于府中，太祝宗伯等负责祭祀的官员，全都列为朝廷之臣，选作祭祀用的牛羊要与其它牲畜分开。古代圣王就是这样治理政事的。

【原文】

古者圣王必以鬼神为①，其务鬼神厚矣②，又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咸恐其腐蠹绝灭，后世子孙不得而记，故琢之盘盂，镂之金石，以重之③；有恐后世子孙不能敬萡以取羊④，故先王之书，圣人一尺之帛⑤，一篇之书，语数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⑥。此其故何？则圣王务之⑦。今执无鬼者曰：‘鬼神者，固无有。’则此反圣王之务。反圣王之务，则非所以为君子之道也！”

今执无鬼者之言曰："先王之书，慎无一尺之帛[⑧]，一篇之书，语数鬼神之有，重有重之，亦何书之有哉？"子墨子曰："《周书·大雅》有之[⑨]，《大雅》曰：'文王在上，于昭于天[⑩]，周虽旧邦[⑪]，其命维新[⑫]。有周不显[⑬]，帝命不时。文王陟降[⑭]，在帝左右。穆穆文王[⑮]，令问不已[⑯]。'若鬼神无有，则文王既死，彼岂能在帝之左右哉？此吾所以知周书之鬼也。

【注释】

①为：王念孙云："'为'下当有'有'字而今本脱之。"

②务：侍奉。

③以重之：以示重视、慎重。

④敬莙(jūn 君)：敬畏。莙：毕沅云："言敬威以取祥也"。威：与"畏"通。取羊：取得吉祥。羊：通"祥"。

⑤一尺之帛：指写在帛上的话。

⑥重(chóng 音虫)：重申。

⑦务之：重视它。

⑧慎无：王念孙曰："二字，义不通，'慎无'当为'圣人'。"

⑨《周书》：指《诗经》，古人往往《诗》《书》互称。下面所引诗见《诗经·大雅》(文王篇)。

⑩于昭于天：功德昭于天下。前"于"为语气助词。

⑪旧邦：原是商的诸侯国、旧国。

⑫其命维新：他受命于天治理天下却刚开始。维：语气助词。

⑬有周不显：《诗经》毛亨注："有周，周也。不显，显也。显：光也。不时，时也。"有：词头。不：同"丕"，大的意思。

⑭陟降：指逝世。

⑮穆穆：伟严貌。

⑯令问：即令闻，人人知道其美名。问：《毛诗》作"闻"。已：止。

【译文】

古代圣王一定以为鬼神是有的，他们侍奉神明非常尽力，又恐后代子孙不知道，所以写在竹帛史书上，留传给后代子孙，又恐竹帛腐蚀灭绝，后代子孙不能记住，所以又雕琢在盘盂上，刻在金石上，以示重视；又恐后代子孙不能敬畏神明以得吉祥，因此，先王之书，圣人之言，一尺帛书，一篇文章，多次提到有鬼神，重申了又重申，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圣王重视此事。现在主张无鬼的人说：'鬼神本来是没有的。'这与圣王的做法相反，违反圣王所重视的事，就不是君子之道了！"

现在主张无鬼的人问："先王之书，圣人之言，一尺帛书，一篇文章，多次提到鬼神，重申了又重申，什么书上提到有鬼神呢？"墨子说："《诗经·大雅》上就有，《大雅》上说：'文王在上，功德显于天下，周虽然原是诸侯，新近受命治理天下，周的德业光显，天命常在，文王仙逝，神灵在天帝之侧。伟大的文王啊，你的美名永垂不朽。'如果没有鬼神，那么文王死后，又岂能在上帝的身旁呢？这是我知道周书上主张有鬼的原因。

【原文】

且周书独鬼，而商书不鬼，则未足以为法也。然则姑尝上观乎商书[①]，曰：'呜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祸之时，百兽贞虫[②]，允及飞鸟[③]，莫不比方[④]。矧隹人面[⑤]，胡敢异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宁。若能共允[⑥]，隹天下之合[⑦]，下土之葆[⑧]'。察山川鬼神之所以莫敢不宁者，以佐谋禹也。此吾所以知商书之鬼也。

且商书独鬼，而夏书不鬼，则未足以为法也。然则姑尝上观乎夏书《禹誓》曰[⑨]：'大战于甘[⑩]，王乃命左右六人[⑪]，下听誓于中军[⑫]，曰："有扈氏威侮五行[⑬]，怠弃三

正[14]，天用剿绝其命[15]。"有曰："日中[16]，今予与有扈氏争一日之命[17]。且尔卿大夫庶人，予非尔田野葆士之欲也[18]，予共行天之罚也[19]。左不共于左[20]，右不共于右，若不共命[21]，御非尔马之政[22]，若不共命。"'是以赏于祖而僇于社。赏于祖者何也？言分命之均也。僇于社者何也？言听狱之事也[23]。故古圣王必以鬼神为赏贤而罚暴，是故赏必于祖而僇必于社。此吾所以知夏书之鬼也。故尚者夏书[24]，其次商周之书，语数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此其故何也？则圣王务之。以若书之说观之，则鬼神之有，岂可疑哉？于古曰[25]：'吉日丁卯[26]，周代祝社方[27]，岁于社者考[28]，以延年寿。'若无鬼神，彼岂有所延年寿哉！"

【注释】

①商书：无考。

②贞虫：孙诒让注："贞，当为'征'之假字，乃动物之通称。"

③允：王引之注："允，犹'以'也。"

④比方：孙诒让注："犹言顺道也。"

⑤矧(shěn 审)隹：毕沅注："'隹'，古'惟'字。"孙诒让注："矧惟者，语词。《康诰》曰'矧惟不孝不友'，又曰'矧惟外庶子训子'。"

⑥共允：共，读为"恭"，允：诚(汇声注)。

⑦隹：古"惟"字。合：统一。

⑧下土：指国土。葆：通"保"。

⑨夏书：《尚书》的组成部分之一，记载夏代史事。禹誓：《尚书》中并无此篇名，文中所引，见于《尚书·甘誓》，文字略有不同。《甘誓》是夏启伐有扈氏的誓言，此作《禹誓》，或大禹亦有伐有扈一事。

⑩甘：地名，在今陕西户县西。

⑪左右六人：指六卿，六军的将领。

⑫下：自坛而下。因六卿原随王站在坛上，现在王要发布命令，故使他们

下坛听令。

⑬威：当为“灭”，蔑字的假借字。五行：原指金木水火土。《史记·夏本纪》集解引郑康成语：“五行，四时盛德所行之政也。”古人根据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相互之间的关系，来比附与解释社会与自然的各种现象和变化。此“五行”谓“五常”，即仁义礼智信。

⑭怠弃：废弃。　三正：天道、地道、人道。

⑮用：因。

⑯日中：指中午的太阳为誓。

⑰争一日之命：今日拼生死。

⑱葆土：俞樾注：“‘葆土’无义，‘土’疑为‘玉’之误，‘葆土’即‘宝玉’也。”

⑲共行：即恭行。共：通“恭”。

⑳前“左”为车左、后“左”为左方。古代的战车，左方主射，右方勇力之士持矛，居中者驾车。　共：通“攻”，下同。

㉑若：你们。下句同。

㉒御：驾车的人。　尔：当为“其”字。　政：通“正”。

㉓事：王念孙云：“‘事’者，‘中’之坏字也，中者，平也。”

㉔尚：通“上”，上古，远古。

㉕于古曰：此句孙诒让曰：“疑有脱字”，不可解。

㉖吉日丁卯：古人以天干地支相配记日，大概以丁卯日为吉日。

㉗周代祝社方：孙诒让注：“疑当为‘用代祀社方’，代祀：谓群臣百官代王祝祷。社：土地神。方：四方之神。”

㉘岁于社者考：孙诒让云：当为“岁于祖若考”即岁终祀祖之意。

【译文】

如果只有周书上说有鬼，而商书上说没有鬼，那还是不足以作为准则，那么姑且试看商书上说的：‘唉！当古代夏朝还没有发生祸乱的时候，百兽贞虫，以及飞鸟，莫不顺行，何况有面之人，谁敢有二心？山川鬼神，也莫不安宁，如果能恭谨诚恳，就能天下统一，永保国土。’考察山川鬼神不敢不宁的原因，是因为要辅佐禹，为禹谋画。这是我所以知道商书上也说有鬼的根据。

如果只有商书上说有鬼，而夏书上说没有鬼，那还是不足以作为准则。那么姑且试看夏书《禹誓》上说的：‘一场大战将在甘地发

生。王命左右六卿走下祭坛到中军听誓，王说："有扈氏蔑视与嘲弄五常伦理，废弃天道、地道、人道，上天要灭绝他的命运。"又说："对着中天的太阳起誓，今天我将与有扈氏拼个生死。各位卿大夫百姓，我并不是贪欲他的土地、宝玉，我是要恭行上天对他的惩罚。战车左边的战士如果不努力向左方进攻，右边的战士如果不尽力向右方进攻，那就是你们不恭听天命，驾车的如果不驾好你们的马，那就是你们不恭听天命。"'所以在祖庙行赏，在神祠前行罚。在祖庙行赏是为了什么？是告先祖，分受天命平均合理。在神祠前行罚又为了什么？是告社神，处断刑事公正无私。古代圣王一定认为鬼神能赏贤惩暴，所以他们赏必在祖庙，罚必在神祠，这就是我知道夏书上也主张有鬼的原因。所以上古有夏书，其次有商周的书，多次说到鬼神的存在，重申了又重申，这是什么原故呢？是因为圣王重视此事。照这些书上看来，鬼神的存在，还有什么怀疑呢？古时候，丁卯吉日，由群臣百官代王向土地神及四方之神祝祷，岁终要在神社祭祖先，以此祈求延年益寿。如果没有鬼神，那还有什么延年益寿呢！"

【原文】

是故子墨子曰："尝若鬼神之能赏贤如罚暴也①。盖本施之国家②，施之万民，实所以治国家利万民之道也。若以为不然③，是以吏治官府之不絜廉④，男女之为无别者，鬼神见之；民之为淫暴寇乱盗贼，以兵刃毒药水火，退无罪人乎道路⑤，夺人车马衣裘以自利者，有鬼神见之。是以吏治官府，不敢不絜廉，见善不敢不赏，见暴不敢不罪。民之为淫暴寇乱盗贼，以兵刃毒药水火，退无罪人乎道路，夺车马衣裘以自利者，由此止。是以莫放幽间，拟乎鬼神之明显，明有一人畏上诛罚⑥，是以天下治。

故鬼神之明，不可为幽间广泽，山林深谷，鬼神之明必知之。鬼神之罚，不可为富贵众强，勇力强武，坚甲利兵[7]，鬼神之罚必胜之。若以为不然，昔者夏王桀，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上诟天侮鬼，下殃傲天下之万民[8]，祥上帝伐元山帝行[9]，故于此乎，天乃使汤至明罚焉[10]。汤以车九两[11]，鸟陈雁行[12]，汤乘大赞[13]，犯遂下众，人之蝺遂[14]，王乎禽推哆大戏[15]。故昔夏王桀，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有勇力之人推哆大戏，生列兕虎[16]，指画杀人[17]，人民之众兆亿[18]，侯盈厥泽陵[19]，然不能以此圉鬼神之诛[20]。此吾所谓鬼神之罚，不可为富贵众强、勇力强武、坚甲利兵者，此也。

【注释】

①尝若：孙诒让云："尝若，当作'当若'。"即应当之意。　如：同"而"。

②盖：句首语气词，无实义。

③若以为不然：王念孙云："此五字隔断上下文义"，为衍文。

④絜：同"洁"。

⑤退：孙诒让注："退，亦当为'迓'，下同。"迓：拦劫之意。

⑥从"是以莫放幽间"到"明有一人畏上罚暴"，这二十一个字，疑上下文之误而衍，应删去（戴震、孙诒让云）。

⑦甲：铠甲。　兵：兵器。

⑧殃傲：王念孙云："殃傲二字，义不相属，是'殃杀'之误，下文'殷王纣殃傲天下之万民'同。"殃杀：残杀。

⑨详上帝伐元山帝行：毕沅注："此句未详。"故不能强解。

⑩明罚：公开惩罚。至：通"致"。

⑪九两：即九辆。古代兵车一辆，配卒二十五人。孙诒让云："此九两，疑当作九十两。"

⑫鸟陈雁行：布阵时的阵名。陈：同"阵"。

⑬大赞：高地名（俞樾说）。

⑭犯遂下众、人之螭遂：此文义不通。孙诒让校为“犯逐夏桀，入之郊遂。‘遂’‘逐’形误，‘夏’‘下’，‘郊’‘塙’声误。”犯逐：追逐。郊遂：郊外。

⑮乎禽：毕沅云：“当为手禽”。禽：通“擒”。 推哆（chǐ 齿）大戏：人名，传说是夏桀的勇力之士。

⑯列：同“裂”。兕（sì 寺）：独角犀牛。

⑰指画：手指比画。

⑱兆亿：数量词。

⑲侯盈厥泽陵：侯：《诗·周颂·下武》毛亨注：“侯，维也。”语气词。厥：其，下同。

⑳圉（yǔ 雨）：通“御”，抵挡。

【译文】

因此墨子说：“应当相信鬼神能赏贤罚暴啊。本来应该施之国家，施之万民，实在是治理国家有利万民的好办法。如果官府吏治不廉洁，男女之间无界线，鬼神都看得见；如果百姓作了淫暴、抢劫、偷盗之事，或拿兵器刀剑毒药水火，去路上拦劫无辜的人，抢夺人家的车马、衣服以利自己，鬼神也看得见。因此官府吏治，不敢不廉洁，见善不敢不赏，见暴不敢不罚。老百姓做淫暴、抢劫、偷盗之事，或拿兵器刀剑毒药水火，去路上拦劫无辜的人，抢夺人家的车马衣服以利自己等等坏事也会从此停止，因此天下安定。

鬼神是明察的，不能倚恃幽暗偏僻或宽阔的湖泽、山林深谷去做见不得人的事，以鬼神的英明，必定能够知晓。鬼神的惩罚，不因为你富贵人众、勇力强武，有坚甲利兵就能躲开，鬼神必定能战胜并施以惩罚。如果认为不对，那就请看从前夏桀的下场。夏桀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他对上诟侮天帝鬼神，对下残害天下万民，因此，天帝就派商汤给予公开惩罚。汤以九十辆战车，布下鸟阵雁行的阵势，登上大赞高地自高而下，追逐夏桀，攻入近郊，汤王亲手擒拿夏的力士推哆大戏。所以那夏桀，虽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有勇力过人的力士推哆大戏，此人能把犀牛和老虎活生生地撕裂，手指一比画就要杀人。夏的百姓众多，以兆亿来计算，布满湖泽山陵，然而却不能抵挡鬼神的诛伐。这就是我说的，鬼神的惩罚，任何人不能倚仗

富贵众强、勇力强武、坚甲利兵，道理就在这里。

【原文】

且不惟此为然。昔者殷王纣，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上诟天侮鬼，下殃傲天下之万民，播弃黎老①，贼诛孩子，楚毒无罪②，刳剔孕妇③，庶旧鳏寡④，号咷无告也。故于此乎，天乃使武王至明罚焉。武王以择车百两⑤，虎贲之卒四百人⑥，先庶国节窥戎⑦，与殷人战乎牧之野，王乎禽费中、恶来⑧，众畔百走⑨。武王逐奔入宫⑩，万年梓株⑪，折纣而系之赤环⑫，载之白旗⑬，以为天下诸侯僇⑭。故昔者殷王纣，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有勇力之人费中、恶来、崇侯虎⑮指寡杀人⑯，人民之众兆亿，侯盈厥泽陵，然不能以此圉鬼神之诛。此吾所谓鬼神之罚，不可为富贵众强、勇力强武、坚甲利兵者，此也。且《禽艾》之道之曰⑰：‘得玑无小，灭宗无大⑱。’则此言鬼神之所赏，无小必赏之；鬼神之所罚，无大必罚之。”

【注释】

①播弃黎老：播：通“佈”，遍的意思。

②楚毒：王念孙云：“本作焚炙。”此指商纣王残无人道的“炮烙之刑”，用烧红的铁棒往人身上烫，或者叫人在烧红的铁柱上走，以此烧焦皮肉。

③刳剔（kū tī 枯梯）：剖挖。传说商纣见到一位孕妇，忽然想起要看看肚里的孩子是什么样子，立即叫人把孕妇抓来，野蛮地剖挖孕妇的肚子，挖出婴孩供其欣赏。

④庶旧：指黎民百姓。

⑤择车：经选择的战车。

⑥虎贲(bēn 奔):如猛虎之奔。为勇士之称。

⑦先庶国节窥戎:先:在……之先。 庶:诸。 庶国节:指各国受符节而领兵的诸侯。

⑧费中、恶来:助纣为虐的两位大臣。中:同"仲"。

⑨畔:通"叛"。 百:为"背"字之误(王引之说)。 走:逃跑。

⑩逐:追逐。

⑪万年梓株:此句不可考。

⑫折纣:指武王砍下商纣的头。 环:《太平御览》"环"作"镮",轮子。孙诒让云:"此无考。"

⑬载:挂在。

⑭以为:以此替。

⑮崇侯虎:商王朝西部的一个诸侯,纣王的忠实走卒。

⑯寡:通"画"。指画:同上段注⑰。

⑰禽艾:古代一本佚书,无考。之道之曰:说过这样的话。

⑱得玑:指得福。 无:无论。 小:指地位微贱。这两句的意思是:无论地位怎样低贱,为善就能得到上天赐福;无论地位如何高贵,为恶必将导致灭宗之祸。

【译文】

况且不只夏桀如此。从前商纣王也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对上诟侮天帝鬼神,对下残害天下万民,遍弃老人,诛杀儿童,炮烙无辜,剖割孕妇。黎民百姓,鳏寡孤独,号啕大哭无处诉说。因此,天帝命周武王给纣以公开惩罚。武王精选兵车百辆,虎贲勇士四百人,在率领各诸侯同盟军作战之前,先去观察了敌情,接着与商军战于牧野,武王亲手生擒费仲、恶来,商军叛的叛,逃的逃。武王追到纣的宫中,砍下商纣的头,把他系在赤色的环上,挂到大白旗旗杆上,以此表明为天下诸侯诛戮了暴君。那商纣王,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还有勇士如费仲、恶来、崇侯虎之流,手指一比画就要杀人,百姓众多以兆亿来计算,布满湖泽山陵,然而却不能抵挡鬼神的诛伐。这就是我所说的,鬼神的惩罚,任何人不能倚仗富贵众强、勇力强武、坚甲利兵,道理就在这里。《禽艾》这本古代的书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微贱的做善事会得天的赐福,高贵的为恶多端必灭宗

族。'这就是说，鬼神的赏赐，只要行善，无论地位怎样低贱的也要赏；只要行恶，无论地位多高必定要惩罚。"

【原文】

今执无鬼者曰："意不忠亲之利[①]，而害为孝子乎？"子墨子曰："古之今之为鬼[②]，非他也，有天鬼，亦有山水鬼神者，亦有人死而为鬼者。今有子先其父死，弟先其兄死者矣，意虽使然，然而天下之陈物曰[③]：'先生者先死。'若是，则先死者非父则母，非兄而姒也[④]。今絜为酒醴粢盛，以敬慎祭祀，若使鬼神请有[⑤]，是得其父母姒兄而饮食之也，岂非厚利哉？若使鬼神请亡，是乃费其所为酒醴粢盛之财耳。自夫费之[⑥]，非特注之汙壑而弃之也[⑦]，内者宗族，外者乡里，皆得如具饮食之[⑧]。虽使鬼神请亡，此犹可以合欢聚众，取亲于乡里。"今执无鬼者言曰："鬼神者固请无有，是以不共其酒醴粢盛牺牲之财[⑨]。吾非乃今爱其酒醴粢盛牺牲之财乎[⑩]？其所得者臣将何哉[⑪]？"此上逆圣王之书，内逆民人孝子之行，而为上士于天下，此非所以为上士之道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吾为祭祀也，非直注之汙壑而弃之也，上以交鬼之福[⑫]，下以合欢聚众，取亲乎乡里。若神有，则是得吾父母弟兄而食之也。则此岂非天下利事也哉！"

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实将欲求兴天下之利[⑬]，除天下之害，当若鬼神之有也，将不可不尊明也，圣王之道也。"

【注释】

①意：通“抑”，抑或、或者。下同。 忠(zhòng 众)：通“中”，符合。

②古之：之为衍文。

③陈物：常说、常理。

④姒(sì 四)：《尔雅·释亲》云：“女子同出，为先生为姒，后生为娣，长妇谓稚妇为娣妇，娣妇谓长妇为姒妇。”姒，即姊。

⑤请：通“诚”，下同。

⑥自夫：当为“且夫”，转折连词。

⑦非特：俞樾云：“一本作‘非直’注之”。非特：副词，不只是。 汙：污水。

⑧如：而。 具：衍文。

⑨共：通“供”。

⑩乃今：即“今”之意。 爱：吝啬。

⑪臣将：当为“且将”。孙诒让云：“臣字误”。

⑫交：通“邀”，求取。

⑬中：心中。

【译文】

现在主张无鬼的人说：“这也许不符合父母的利益，而有损于做孝子吧？”墨子说：“古今的鬼神，不是别的，有天鬼，也有山水的鬼神，还有人死后变成鬼。现在有儿子比父亲先死，弟弟比兄长先死的，虽有这种情况，但以天下的常理，总是‘先出生的先死’。如果是这样，那先死的不是父就是母，不是兄就是姊，现在拿洁净的酒醴食品，敬慎地祭祀，如果真有鬼神，这就等于把死去的父母兄姊请来进食，不是很有利吗？如果真的没有鬼神，这不过费一点酒醴粢盛的钱财罢了。况且这所费的东西，不是倒丢到污水沟里去，而是请内部的宗族、外边的乡亲，都来饮宴进食，即使鬼神真的没有，这样也可以联欢聚会，联络乡亲的感情。”现在主张无鬼的人说：“鬼神本来就没有，所以不必花费供奉酒醴粢盛及牺牲的钱财。我今天不是吝啬那酒醴粢盛及牺牲的钱财，而是这样做将会得到些什么？”这话对上违背圣王之书，对内违背做孝子的品行，而要在天下做上等士人，这却不是做上士之道。因此墨子说：“现在我们祭祀，不是把东西丢弃到污水沟里去，而是上求鬼神赐福，下用来联

欢聚会联络乡亲感情。如果真有鬼神，就等于把死去的父母兄姊请来进食，这不是天下有利的事吗！”

因此墨子说：“现在天下的王公大人士君子，心中真想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应该对鬼神的存在，不能不加以尊重和阐述明白，这是圣王之道啊。”

非乐上第三十二

【题解】

“非乐”就是对沉于声乐提出异议与谴责。

儒家以“诗、书、礼、乐”作为教化百姓、实行仁政的手段之一，加以大力提倡，而墨家却针锋相对地提出“非乐”的主张，这是有其根据的。

一是现实的情况。当时，统治阶级为了满足自身的声色享乐，不仅加重赋税，“亏夺民衣食之财”，而且还驱使大批青壮年为其击鼓鸣钟，大搞繁乐，因而“废君子听治，废贱人从事”，“废丈夫耕稼树艺，废妇人纺绩织纴”，使得国家“财用不足”，“仓廪府库不实”。人民“饥不得食，寒不得衣，劳不得息”，社会 政治极为黑暗。追求繁乐，只能给国家、人民带来灾难。二是历史的教训。墨子以古代圣王商汤禁止乐舞的刑条，及夏王朝夏启之子荒唐淫乐导致失国的事实，说明从事音乐上不符圣王之事，下不中万民之利。

墨子“非乐”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人民对统治阶级腐化生活的谴责。

当然，墨子把一切音乐都视为消极的东西，要完全加以禁止，这也是偏激和片面的。

《非乐》中、下篇缺佚。

【原文】

子墨子言曰：“仁之事者[1]，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2]。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

止。且夫仁者之为天下度也[3]，非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以此亏夺民衣食之财，仁者弗为也。”

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4]、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5]；非以刻镂华文章之色[6]，以为不美也；非以犓豢煎炙之味[7]，以为不甘也；非以高台厚榭邃野之居[8]，以为不安也。虽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今王公大人，虽无造为乐器[9]，以为事乎国家，非直掊潦水折壤坦而为之也[10]，将必厚措敛乎万民[11]，以为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古者圣王亦尝厚措敛乎万民，以为舟车，既以成矣，曰：‘吾将恶许用之[12]？曰：舟用之水，车用之陆，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故万民出财赍而予之[13]，不敢以为慼恨者[14]，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然则乐器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即我弗敢非也。然则当用乐器譬之若圣王之为舟车也，即我弗敢非也。

【注释】

①仁之事者：孙诒让注：“疑当为‘仁者之事’，下文云：‘仁者之为天下度也’可证。”

②法：法则、榜样、表率。

③度：设想、着想。

④钟：古代的一种乐器。

⑤不乐：不是音乐。

⑥华：毕沅注："一本无'华'字。"衍文。

⑦犓(chú 锄)：同"刍"，用草料喂养牲口。犓豢：指牛羊等牲畜。

⑧邃(suì 遂)：深远。 野：王引之注："即宇字也。古读野如宇，故与宇通。"《楚辞·招魂》："高堂邃宇"，王逸注："邃，深也；宇，屋也。"

⑨虽无：王念孙注："虽与唯同，无，语词也。"虽无，即唯毋，语助词，无义。下文同此。

⑩直：副词，只，仅。 掊(pǒu)：以手扒土。 潦(lǎo 老)水：雨后地面的积水。 折：孙诒让注："此'折'当读为'擿(zhì 掷)'……。壤，谓土壤。'坦'读为'坛'，声近假借字……。壤坦，犹言坛土也。"擿：扔掉。

⑪措敛：王念孙注："措敛与籍敛同。"籍敛：指税收。

⑫恶(wū 乌)：何。恶许：毕沅注："犹言何许。"何许：即何所。

⑬赍(jī 基)：送物。

⑭慼：忧伤。

【译文】

墨子说："仁者做事，务必一定要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做天下人的表率。有利于人的事就去做，不利于人的事就不做。何况仁者要为天下人着想，不能只为了使自己眼睛看了漂亮，耳朵听了快乐，口中感到味美，身体觉得舒适，如果因为这些而夺取百姓的衣食之财，那仁者是不会做的。"

墨子反对音乐，并不是认为大钟、响鼓、琴瑟、竽笙的声音不好听，并不是认为刻镂文采的颜色不漂亮，并不是认为烤牛羊肉的味道不鲜美，并不是认为高屋楼台、深宅大院的居所不舒适。纵然身体感到安适，口舌觉得味美，眼睛看了漂亮，耳朵听了快乐，但往上考察不符合古代圣王的行事，往下度量不符合万民的利益，因此墨子说："从事音乐是不对的。当今的王公大人制造乐器，把它当作国事，然而并非像扒开积水，扔掉地上的泥土那样简单，他们必定要向百姓征收重税，以此来造大钟、响鼓、琴瑟、竽笙等乐器。古代圣王也曾向百姓征收钱财，来制造车船。车船造好了，圣王就要问：'我将怎样使用它们呢？回答是：船用到水上，车用到陆上，君子可以坐在上边休息他的两条腿，小人可以不用肩挑背扛。'所以百姓

虽然交纳钱财给圣王，却并不怨恨忧伤。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它符合百姓的利益。如果制造乐器符合人民的利益，我是不敢反对的。如果人们用乐器也能像圣王造车船那样利于人民，我是不敢反对的。

【原文】

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即当为之撞巨钟[1]，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而扬干戚[2]，民衣食之财将安可得乎？即我以为未必然也。

意舍此[3]。今有大国即攻小国，有大家即伐小家[4]，强劫弱，众暴寡，诈欺愚，贵傲贱，寇乱盗贼并兴，不可禁止也。然即当为之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而扬干戚，天下之乱也，将安可得而治与？即我未必然也”。是故子墨子曰：“姑尝厚措敛乎万民，以为大钟、鸣鼓、竽笙之声，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无补也”。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

【注释】

①即当：王引之注：“即与则同，当与倘同。”然即：然则。

②干戚：干，盾。戚，一种形似斧头的兵器。

③意：俞樾注：“‘意’通作‘抑’……抑舍此者，言姑舍此弗论，而更论它事也。”

④家：指大夫的封地。

【译文】

人民有三种忧患：饥饿不得吃，寒冷不得穿，劳累不得休息，这是人民最大的忧患。在这种情况下倘若叫他们去撞大钟、击响鼓、弹琴瑟、吹竽笙、舞盾斧，那人民的衣食之财从哪里来呢？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姑且舍此不论。现在大国攻打小国，大家攻打小家，强的劫持弱的，人多的伤害人少的，巧诈的欺侮愚笨的，显贵的傲视低贱的，外侵内乱，盗贼并起，不能禁止。在这种情况下，倘若叫人民去撞大钟、击响鼓、弹琴瑟、吹竽笙、舞盾斧，那天下的动乱将怎样得治呢？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墨子说："加重人民的赋税，用来造大钟、响鼓、琴瑟、竽笙等乐器，对于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毫无益处的。"所以墨子说："从事音乐是不对的。"

【原文】

"今王公大人，唯毋处高台厚榭之上而视之[①]，钟犹是延鼎也[②]，弗撞击将何乐得焉哉？其说将必撞击之，惟勿撞击[③]，将必不使老与迟者[④]，老与迟者耳目不聪明，股肱不毕强[⑤]，声不和调，明不转朴[⑥]。将必使当年[⑦]，因其耳目之聪明，股肱之毕强，声之和调，眉之转朴[⑧]。使丈夫为之，废丈夫耕稼树艺之时[⑨]，使妇人为之，废妇人纺绩织纴之事。今王公大人唯毋为乐，亏夺民衣食之财，以拊乐如此多也[⑩]。"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

【注释】

①唯毋：发语助词。

②延鼎：孙诒让注："盖谓偃覆之鼎。"即像倒放的鼎，形容钟空悬的样子。

③惟勿：同"惟毋"。

④迟：王念孙云："读为稚，……迟、稚又同训为晚。"此指小孩。

⑤毕：孙诒让注："毕，疾也。"毕强：动作快。

⑥明不转朴：俞樾注："明，下文作'眉'，疑'音'字之误。……朴，当作'抃(biàn 变)'，亦以形似故误。抃者，变之假字。"

⑦当年：王念孙注："当年，壮年也，'当'有盛壮之义。"

⑧眉：见注释⑥。

⑨树艺：种植。

⑩拊(fǔ 府)：《广雅·释诂》："拊，击也。"

【译文】

"现在的王公大人，站在高屋楼台之上往下看，大钟好象一个倒放的鼎那样悬挂在那儿，如果不去撞击它，将有甚么乐趣呢？他们必定要撞击它。撞击时当然不会用老人和小孩，因为老人和小孩耳目不聪明，手脚不灵活，声音不协调，音节不会转换，他们必定要叫精壮的人，因为精壮的人耳目聪明，手脚灵活，声音协调，会转变音节。这样，如果叫男子去撞钟，就会荒废他耕稼种植的时节，如果叫女子去撞钟，就会荒废她纺纱织布的事务。当今王公大人为了快乐，夺人民衣食之财来奏乐，是这样的繁多啊。"所以墨子说："从事音乐是不对的。"

【原文】

"今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既已具矣，大人镛然奏而独听之[1]，将何乐得焉哉？其说将必与贱人不与君子[2]。与君子听之，废君子听治；与贱人听之，废贱人之从事。今王公大人惟毋为乐，亏夺民之衣食之财，以拊乐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

"昔者齐康公兴乐万[3]，万人不可衣短褐，不可食糠糟[4]，曰食饮不美，面目颜色不足视也；衣服不美，身体从容丑羸[5]，不足观也。是以食必粱肉[6]，衣必文绣，此掌不从

事乎衣食之财⑦，而掌食乎人者也⑧。”是故子墨子曰：“今王公大人惟毋为乐，亏夺民衣食之财，以拊乐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

【注释】

①镛：字书无此字，可能是“肃”字的误写。

②必与贱人不与君子：此句孙诒让校注云：“此疑当作‘不与贱人必与君子’，谓所与共听者，非贱人则君子也。”

③齐康公：战国时齐国国君。 兴乐万：俞樾注：“兴，犹喜也。”苏时学注：“盖万不可以数言，当为万舞之万，万人犹舞人也，兴乐万，犹兴乐舞也。”

④穅：“糠”的异体字。

⑤从容：指人的举止。羸(léi 雷)：瘦弱。

⑥粱肉：精美的饭菜。

⑦掌：通“常”。

⑧食乎人：吃别人生产的东西。

【译文】

“现在大钟、响鼓、琴瑟、竽笙等各种乐器均已齐备，大人们如果独自肃然坐着听音乐，有什么乐趣呢?他必定要平民或者君子陪他一起听。如果君子陪他们听音乐，就会荒废君子的政事；如果平民陪他们听音乐，就会荒废平民的工作。当今王公大人为了快乐，夺取百姓衣食之财来奏乐，是如此的多啊。”所以墨子说：“从事音乐是不对的。”

“从前齐康公喜爱“万”这种乐舞，从事乐舞之人不能穿粗布衣，不能吃糟糠，因为吃得不好，脸上的颜色就不好看了；衣服若不漂亮，身体举止就显得瘦弱丑陋不好看。所以吃的必定是精美的饭菜，穿的必定是美丽的锦绣。这些人经常不从事生产，而常要别人供养他们。”所以墨子说：“现在的王公大人为了快乐，夺取百姓衣食之财来奏乐，是如此的多啊。”所以墨子说：“从事音乐是不对的。”

【原文】

“今人固与禽兽麋鹿、蜚鸟、贞虫异者也[①]，今之禽兽麋鹿、蜚鸟、贞虫，因其羽毛以为衣裘[②]，因其蹄蚤以为绔屦[③]，因其水草以为饮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树艺[④]，雌亦不纺绩织纴，衣食之财固已具矣。今人与此异者也，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君子不强听治，即刑政乱[⑤]；贱人不强从事，即财用不足。今天下之士君子，以吾言不然[⑥]，然即姑尝数天下分事[⑦]，而观乐之害。王公大人蚤朝晏退[⑧]，听狱治政，此其分事也；士君子竭股肱之力，亶其思虑之智[⑨]，内治官府，外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⑩]，以实仓廪府库，此其分事也；农夫蚤出暮入，耕稼树艺，多聚叔粟[⑪]，此其分事也；妇人夙兴夜寐，纺绩织纴，多治麻丝葛绪綑布縿[⑫]，此其分事也。今惟毋在乎王公大人说乐而听之[⑬]，即必不能蚤朝晏退，听狱治政，是故国家乱而社稷危矣。今惟毋在乎士君子说乐而听之，即必不能竭股肱之力，亶其思虑之智，内治官府，外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仓廪府库，是故仓廪府库不实。今惟毋在乎农夫说乐而听之，即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树艺，多聚叔粟，是故叔粟不足。今惟毋在乎妇人说乐而听之，即必不能夙兴夜寐[⑭]，纺绩织纴，多治麻丝葛绪綑布縿，是故布縿不兴。曰：孰为大人之听治而废国家之从事[⑮]？曰乐也。”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

【注释】

①蜚：通“飞”。 贞虫：孙诒让云：“‘贞’当为‘征’之假字，乃动物之通称。”

②因：凭借。下同。

③蚤：通“爪”。 绔：《说文》：“绔，胫衣也。”胫衣，即绑腿。 屦（jù 俱）：古时用麻、葛等制成的鞋。

④唯：孙诒让注：“唯，虽字通。”

⑤即：通“则”，下同。

⑥以吾言不然：认为我的话不对。

⑦然即：就是“然则”。即：通“则”。 分事：份内的事。

⑧蚤：通“早”。 晏：晚。

⑨亶：苏时学云：“《非命篇》‘亶’作‘殚’。”孙诒让注：“亶、殚声近字通。”殚：尽。

⑩收敛：征收。泽梁：川泽。

⑪叔：通“菽”。菽，指豆类作物。菽粟：泛指粮食。

⑫绪：丝。细：《集韵》：“细，织也。”縿：王念孙注：“‘縿’，当为‘缲’……细布缲，犹言细布帛。……《檀弓》‘布幕卫也，缲幕鲁也。’郑注曰：‘缲，缣也’，缲读如绡。”

⑬说：同“悦”，下同。

⑭此句孙诒让注：“依上文，当作‘必不能’。”

⑮此句俞樾注：“‘而废’二字，当在‘大人’之上，‘国家’二字当作‘贱人’，后人不达文义而误改也。此本云：‘孰为而废大人之听治，贱人之从事？曰乐也’。”

【译文】

“现在的人类，当然与禽兽麋鹿、飞鸟虫类不同，禽兽麋鹿、飞鸟虫类，以它自己的羽毛做衣服，以它自己的蹄爪做绑腿和鞋子，以周围的水草作饮食，所以虽然雄的不耕稼种植，雌的不纺纱织布，衣食之财自然已具备。可人类与它们不同，人类必须要依赖自己的努力才能生存，不努力就难以生存。君子如果不努力治政，那么刑政就会混乱，平民如不努力生产，那么财用就会不足。如果当今的士君子认为我说的不对，那么姑且试举天下人份内应做的事，

来看音乐的害处。王公大人早上上朝，晚上退朝，决断刑狱，处理政事，这是他们份内的事；士君子竭尽他们的体力和脑力，对内治理官府，对外收取关市、山林、川泽的利益来充实国库，这是他们份内的事；农夫早出晚归，耕稼种植，争取多打粮食，这是他们份内的事；妇女早起晚睡，纺纱织布，多生产丝葛布帛，这是她们份内的事。假使王公大人喜欢听音乐去了，那他一定不能早晚上朝去断狱治政，于是国家就会混乱，社稷将有危险。假使士君子都听音乐去了，那他一定不能竭尽他们的体力和脑力，对内去治理官府，对外去收取关市、山林、川泽的利益来充实国库，因此国库就会空虚。假使农夫都听音乐去了，那就一定不能早出晚归，耕稼种植多收粮食，因此粮食就会不足。假使妇女都听音乐去了，那就一定不能早起晚睡，纺纱织布，多产丝葛布帛，因此布帛的生产就会下降。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使王公大人荒废了国家的政事，平民荒废了所从事的工作呢？回答是音乐。”所以墨子说：“从事音乐是不对的。”

【原文】

何以知其然也？曰先王之书，汤之官刑有之曰①：“其恒舞于宫②，是谓巫风③。其刑君子出丝二卫④，小人否⑤，似二伯黄径⑥。”乃言曰：“呜乎！舞佯佯⑧，黄言孔章⑨，上帝弗常⑩，九有以亡⑪，上帝不顺，降之百殃⑫，其家必坏丧。”察九有之所以亡者，徒从饰乐也。于武观曰⑬：“启乃淫溢康乐⑭，野于饮食⑮，将将铭苋磬以力⑯，湛浊于酒⑰，渝食于野⑱，万舞翼翼⑲，章闻于大⑳，天用弗式㉑。”故上者天鬼弗戒㉒，下者万民弗利。

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士君子，请将欲求兴天下之利㉓，除天下之害，当在乐之为物，将不可不禁而止也。”

【注释】

①汤之官刑：商汤制定的刑法。《左传·昭公六年》："叔向曰：'商有乱政，而作汤刑。'"

②恒舞：时常乐舞。　宫：指家中。

③巫风：事鬼神之风。

④卫：毕沅注："此纬字假音"。《说文》："纬，织横丝也。"二卫，即二纬，指两捆丝。

⑤否：孙诒让注："疑'否'当为'咅'，即'倍'之省……，言小人之罚倍于君子也。"

⑥似二伯黄径：此句孙诒让校："此文有脱误……，因有脱误，遂淆混莫辨也。"

⑦乃曰：孙诒让注："疑当作大誓曰。"大誓，即泰誓，《尚书》的篇名之一，为周武王会合诸侯，讨伐商纣的誓言，今古文尚书无此内容。

⑧舞佯佯：孙诒让注："此犹《诗·鲁颂·闷宫》云：'万舞洋洋'，毛传云：'洋洋，众多也。'"

⑨黄言孔章：孙诒让注："'黄'疑当作'其'。"孔：甚、很。章：显明。

⑩常：通"尚"。王引之曰："谓天弗右也。"右，通"佑"。

⑪九有：《诗·商颂·玄鸟》："奄有九有。"毛传云："九有，九州也。"

⑫百殚(xiáng 祥)：《玉篇》："殚，徐羊切，女鬼也。"殚：同"殃"。

⑬武观：夏代的逸书，叙夏启之子五观的事。《水经·巨洋水》郦道元注："《国语》曰：'启有五观'，谓之奸子五观，盖其名也。所处之邑，其名为观。"

⑭启乃：惠栋注："当作启子。"

⑮野于饮食：即于野饮食，在野外饮食，言启的儿子五观性好游乐。

⑯将将铭苋磬以力：孙诒让注："窃疑此当作'将将锽锽，筦磬以方。"筦：同"管"，竽笙一类的乐器。磬：古代一种打击乐器。《诗·周颂》："钟鼓喤喤，磬筦将将。"《说文·金部》引《诗》，"喤喤"作"锽锽"。毛传云："喤喤，和也；将将，集也。"孙诒让曰："管磬以方，谓管磬併作，犹《诗》言笙磬同音矣。"

⑰湛浊：沉湎，言饮酒无度。

⑱渝：孙诒让说："当读为'偷'，同声假借字……，谓苟且饮食于野外燕游之所。"

⑲翼翼：《诗》毛传云："翼翼闭也。"

⑳章闻：显闻。　大：惠栋注："当作'天'。"

㉑用：因此。　弗式：不以为法式。式：法式，常规。

㉒戒：孙诒让注："当为'式'。"

㉓请：通"诚"。

【译文】

何以知道从事音乐是不对的呢？请试看先王的书吧，商汤王制定的官刑规定说："常在家中从事舞乐的，这叫作巫风。是君子的，将罚二捆丝，是小人的，加倍。"《太誓》上说："啊！万舞洋洋，其声多么响亮，可上帝不喜欢这样，九州将要灭亡。上帝心中不畅，将降下灾殃，其家必定衰败沦丧。"考察商纣九州之地沦亡的原因，就是专饰音乐罢了。《武观》这本书上曾记载说："夏王启的儿子五观荒唐淫逸，常在野外饮酒作乐，将将锽锽，筦磬交响，沉湎酒色，整日苟且燕饮郊游。万舞翼翼，声达于天，天帝认为反常。"因此上天鬼神不保佑，下对天下万民无利。

所以墨子说："当今天下的士君子，如果真想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那么，对于音乐这种东西，就不能不加以禁止了。"

卷九

非乐中第三十三(阙)

非乐下第三十四(阙)

非命上第三十五

【题解】

“非命”即认为国家的兴亡强弱,个人的荣辱冷暖并非“命运”的安排,而是由自身的力量决定的。

有人认为,国家的兴亡治乱,百姓的贫富冷暖,以及统治者的穷奢极欲、声色狗马都是“命该如此”,说什么“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墨子在本文中对此观点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认为这种观点是为统治者推卸罪责的谬论,是一切凶恶祸害产生的根源,是“暴人之道”。

墨子提出“凡出言谈,由文学(写文章)”,“言有三表(本、原、用三条原则)”,他以这三条原则来明辩和力辟“有命”说的错误,以历史和现实的大量事例驳斥有命论者的谎言,认为只有依靠自己的努力,才能获得温饱荣贵,国家才能安宁富强。这些见解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显示了墨学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光辉。

“非命”分上、中、下三篇,系墨子弟子及后学者对墨子言行的记录或回忆,因各人凭其所见所闻而记,故三篇内容大致相同。

【原文】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为政国家者,皆欲国家

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贫，不得众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乱，则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恶，是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执有命者以杂于民间者众[①]。执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则富，命贫则贫，命众则众，命寡则寡，命治则治，命乱则乱，命寿则寿，命夭则夭，命[②]，虽强劲何益哉？’以上说王公大人[③]，下以驵百姓之从事[④]，故执有命者不仁。故当执有命者之言，不可不明辨。”

然则明辨此之说将奈何哉？子墨子言曰：“必立仪[⑤]，言而毋仪[⑥]，譬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者也[⑦]，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⑧]。”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⑨]，有原之者[⑩]，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⑪]，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

【注释】

①执有命：主张有命运。

②命：王引之注：“此下有脱文，不可考。”

③说(shuì 税)：游说，劝说。

④驵(zǔ 组)：毕沅注：“驵，阻字假音。”

⑤仪：标准、准则。

⑥毋：通“无”。

⑦运：转动。 钧：制作陶器所用的转轮。立：定。 朝夕：代指东西方向。

⑧表：与“仪”同义，谓准则、原则。

⑨本：追根溯源。

⑩原：原由。

⑪废：王引之注：“废读为发……，发、废古字通。”

【译文】

墨子说："古代王公大人治理国家，都希望国家富足，人民众多，政治清明。然而国家不得富反得贫，人民不增多反减少，政治不清明反混乱，这正好失去自己所希望的，而得到了自己所厌恶的，这是什么原故呢？"墨子说："主张有命论者夹杂在民间的太多了。主张有命论者说：。'命富就富，命贫就贫，命多就多，命少就少，命治就治，命乱就乱，命寿就寿，命夭就夭，即使你有强劲的力量，又有什么用呢？'拿这些话对上游说王公大人，对下阻碍百姓做事，所以主张有命论是不仁的，对有命论者的理论，不能不加以明辨。"

那么怎样来明辨这些说法呢？墨子说："必须有一个标准，言论没有标准，就好比要在转动着的钧轮上来确定早晚的时间，这是不可能的。对是非利害的分辨，是不会知道的。所以言论必须有三个原则。"三个原则是什么呢？墨子说："第一对事要追根溯源；第二要推究它的原由；第三要用之于实践。向何处去溯源呢？就是向上去探求古代圣王的事情。向何处去推究它的原由呢？就是向下考察百姓耳目的实情。实践中怎样用呢？就是把它应用到刑事与政务方面，看它符不符合国家百姓人民的利益。这就是所说的言论必须遵循的三个原则。

【原文】

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为有。盖尝尚观于圣王之事[①]。古者桀之所乱，汤受而治之；纣之所乱，武王受而治之。此世未易民未渝[②]，在于桀纣，则天下乱；在于汤武，则天下治，岂可谓有命哉！

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为有。盖尝尚观于先王之书，先王之书，所以出国家[③]，布施百姓者，宪也[④]。先王

之宪，亦尝有曰：‘福不可请，而祸不可讳[5]，敬无益[6]，暴无伤’者乎[7]？所以听狱制罪者，刑也。先王之刑亦尝有曰‘福不可请，祸不可讳，敬无益，暴无伤’者乎？所以整设师旅[8]，进退师徒者[9]，誓也。先王之誓亦尝有曰：‘福不可请，祸不可讳，敬无益，暴无伤’者乎？”是故子墨子言曰：“吾当未盐数[10]，天下之良书不可尽计数，大方论数[11]，而五者是也[12]。今虽毋求执有命者之言[13]，不必得，不亦可错乎[14]？今用执有命者之言，是覆天下之义[15]，覆天下之义者，是立命者也，百姓之谇也[16]。说百姓之谇者，是灭天下之人也。”然则所为欲义在上者[17]，何也？曰：“义人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干主[18]，万民被其大利。”何以知之？子墨子曰：“古者汤封于亳[19]，绝长继短[20]，方地百里，与其百姓兼相爱，交相利，移则分[21]。率其百姓，以上尊天事鬼，是以天鬼富之[22]，诸侯与之[23]，百姓亲之，贤士归之，未殁其世[24]，而王天下[25]，政诸侯[26]。昔者文王封于岐周，绝长继短，方地百里，与共百姓兼相爱、交相利，则[27]，是以近者安其政，远者归其德。闻文王者，皆起而趋之[28]。罢不肖股肱不利者[29]，处而愿之曰：‘奈何乎使文王之地及我[30]，吾则吾利[31]，岂不亦犹文王之民也哉。’是以天鬼富之，诸侯与之，百姓亲之，贤士归之，未殁其世，而王天下，政诸侯。乡言曰[32]：义人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干主，万民被其大利。吾用此知之。

【注释】

①盖:句首发语词。　尚:通“上”。

②此世未易民未渝:这社会没有变更百姓也没有改换。渝:变更。

③出国家:用于国家。

④宪:《尔雅·释古》:“宪,法也。”

⑤讳:孙诒让注:“当读为违,同声假借字。”

⑥敬无益:恭敬也无益。

⑦暴无伤:残暴也无害。

⑧整设:整顿配置。　师旅:指军队。

⑨师徒:指士卒。

⑩当:孙诒让注:“疑‘尚’之讹。”　盐:毕沅注:“盐,‘尽’字之讹。”

⑪大方:大略。

⑫五者:毕沅注:“当为‘三’,即上先王之宪、之刑、之誓是。”

⑬虽毋:即“惟(唯)毋”,语助词。

⑭错:通“措”,措置、放弃。

⑮覆:败坏。

⑯谇(suì 岁):俞樾云:“谇读为悴。《说文》心部:‘悴,忧也’。”

⑰为:通“谓”,义在上:孙诒让云:“文未备,据下文当作‘义人在上’,今本脱‘人’字。”

⑱干主:孙诒让注:“犹言宗主。”古代承祖先祭祀的宗族之长曰宗主。

⑲亳(bó 博):古地名,在今河南商丘附近。是商汤的封地,灭夏以后在此建都。

⑳绝长继短:即取长补短。

㉑移:毕沅注:“言财多则分也。移,或多字。”

㉒富之:使之富足。

㉓与之:亲附他。

㉔未殁其世:未终其身。指在生之时。

㉕王天下:做天下的王。

㉖正诸侯:为诸侯之长。政:通‘正’。正:长。

㉗则:王引之注:“‘是以’上不当有‘则’字。”

㉘趋:趋附。

㉙罢:通“疲”。《荀子》杨倞注:“罢,弱不任事者。”　不肖:不善,无才。股肱不利:手脚不便。

㉚及:达到。及我:达到我们所处之地。指希望文王的势力范围包括自己所在的地方。

㉛吾则吾利:俞樾说,上一“吾”字与“利”字为衍文。“则吾”二字应与下句相接。

㉜乡者:从前。乡:同“向”。

【译文】

然而现在天下的士君子,有人以为有命。那么,让我们试着往上观察一下圣王的事。古时夏桀搞乱了国家,商汤接过来把国家治理好;商纣王搞乱了国家,周武王接过来把国家治理好。这社会没有变,百姓也没有换,在夏桀、商纣手里,天下就大乱;在商汤、武王手里,天下就太平,怎能说有命呢!

然而现在天下的士君子,有人以为有命。那么,让我们试看一下先王的书。先王的书,用来治理国家和布告百姓的,就是宪法了。先王的宪法,可曾说过:‘福不可求,祸不可违,恭敬没有益,残暴没有害’这样的话吗?用来断案判罪的,就是刑法了。先王的刑法可曾说过‘福不可求,祸不可违,恭敬没有益,残暴没有害’这样的话吗?用来整饬军队,指挥士卒的,就是誓言了,先王的誓言中可曾说过:‘福不可求,祸不可违,恭敬没有益,残暴没有害’这样的话吗?”所以墨子说:“我尚未数完呢,天下的好书实在太多了,不能尽举,但大体说来是这三种。现在主张有命的人的理论,找不到证据,不是可以放弃它吗?如果现在采用有命者的说法,就是破坏天下的义,破坏天下的义,这提倡有命的人,就是喜欢百姓的忧伤。以百姓的忧伤为乐的人,也就是毁灭天下的人。”那么人们要求有义之人居于上位,是为了什么呢?回答是,有义之人在上位,天下一定大治,上帝、山川和鬼神,必定有宗主祭祀,万民将得到大利。凭什么知道是这样呢?墨子说:“古时商汤受封在亳地,取长补短,方圆百里之地,百姓兼相爱,交相利,财多互相分享。他率领百姓,对上尊敬上天侍奉鬼神,所以天帝鬼神使他富足,诸侯归顺他,百姓亲近他,贤士投奔他,他在世的时候,称王天下,成为诸侯之长。从前周

文王封在岐山的周原，取长补短，方圆百里之内，百姓兼相爱，交相利，所以近的安于他的统治，远的因他的德政而前来归顺，凡是听到周文王的仁德，都纷纷前来投靠他。疲弱无才及手脚不灵便的人，都在那里盼望着说：‘如何才能使文王的领土扩展到我们这里呢？如果那样，我们不就是文王的人民了吗？’因此天地鬼神使他富足，诸侯归顺他，百姓亲近他，贤士来投奔他，他在世的时候，称王天下，成为一方诸侯之长。我先前说，仁义之人在上位，天下一定大治，上帝、山川、鬼神必定有宗主祭祀，万民将得到大利，就是这个道理。

【原文】

是故古之圣王发宪出令，设以为赏罚以劝贤，是以入则孝慈于亲戚，出则弟长于乡里[①]，坐处有度[②]，出入有节，男女有辨。是故使治官府，则不盗窃，守城则不崩叛，君有难则死[③]，出亡则送。此上之所赏，而百姓之所誉也。执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赏，命固且赏，非贤故赏也。上之所罚，命固且罚，不暴故罚也[④]。’是故入则不慈孝于亲戚，出则不弟长于乡里，坐处不度，出入无节，男女无辨。是故治官府则盗窃，守城则崩叛，君有难则不死，出亡则不送。此上之所罚，百姓之所非毁也[⑤]。执有命者言曰：‘上之所罚，命固且罚，不暴故罚也。上之所赏，命固且赏，非贤故赏也。’以此为君则不义，为臣则不忠，为父则不慈，为子则不孝，为兄则不良[⑥]，为弟则不弟，而强执此者，此特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

【注释】

①弟(tì 涕):通“悌”。悌:敬爱兄长。

②从处有度:指举止有规矩。

③君有难则死:指国君有难时能为国君尽忠效死力。

④不:王引之注:“不与非同义,故互用。”

⑤非毁:诽议诋毁。非,同“诽”。

⑥良:孙诒让注:“良为兄义不甚切,疑‘良’当为‘长’。”

【译文】

因此古代圣王颁发宪令,制定赏罚的措施,用以鼓励贤明阻止暴行,所以人们在家能孝顺父母,出外能敬爱乡邻,举止有规矩,进出有礼节,男女有分别。派他们去管理官府,就不会贪污盗窃;派他们去守城则不会背叛,国君有难能尽忠效死,国君出奔能跟随护送。这些就是上边要奖赏,百姓要称赞的人。主张有命的人说:‘上面赏他,是他命中注定该得赏,不是因为贤的原故而得赏的,上面罚他,是命中注定该受罚,不是因为暴虐的原故才罚他。’所以人们在家中不孝顺父母,出外不能敬爱乡邻,举止无规矩,进出无礼节,男女无分别。派他们去管理官府,就会贪污盗窃,派他们去守城则会背叛,国君有难不能尽忠效死,国君出奔不能跟随护送。这些就是上边要加以惩罚,百姓要加以诋毁的人。主张有命的人说:‘上面罚他,是命中注定该罚,不是因为暴虐的原故才罚他。上面赏他,是他命中注定该赏,不是因为贤明的原故才得赏。’按照此观点去实行,为君就会不义,为臣就会不忠,为父就会不慈,为子就会不孝,为兄的不像兄,为弟的不像弟,强持有命之说,只不过成为恶言的根源,暴人的道理罢了。

【原文】

然则何以知命之为暴人之道?昔上世之穷民[①],贪于饮食,惰于从事,是以衣食之财不足,而饥寒冻馁之忧至,

不知曰‘我罢不肖[2]，从事不疾[3]’，必曰‘我命固且贫。’昔上世暴王，不忍其耳目之淫[4]，心涂之辟[5]，不顺其亲戚，遂以亡失国家，倾覆社稷，不知曰‘我罢不肖，为政不善’，必曰‘吾命固失之’。于《仲虺之告》曰[6]：‘我闻于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7]，帝伐之恶[8]，袭丧厥师[9]。’此言汤之所以非桀之执有命也。于《太誓》曰[10]：‘纣夷处[11]，不肎事上帝鬼神[12]，祸厥先神禔不祀[13]，乃曰吾民有命[14]，无廖排漏[15]，天亦纵弃之而弗葆[16]。’此言武王所以非纣执有命也。今用执有命者之言，则上不听治，下不从事。上不听治，则刑政乱；下不从事，则财用不足，上无以供粢盛酒醴，祭祀上帝鬼神，下无以降绥天下贤可之士[17]，外无以应待诸侯之宾客，内无以食饥衣寒[18]，将养老弱[19]。故命上不利于天，中不利于鬼，下不利于人，而强执此者，此特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

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20]，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执有命者之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

【注释】

①上：通“尚”，尚世：指古代。

②罢（pī 疲）：通“疲”。

③疾：快。

④淫：奢欲。

⑤心涂：王引之注：“心涂，本作‘心志’，‘耳目之淫，心志之辟’，并见中篇。下篇作‘心意’，亦‘心志’之伪。”辟：通‘僻’，僻好，邪僻。

⑥仲虺之告：《尚书》篇名，已亡佚。仲虺：商汤王时的贤相。告：即"诰"，古代帝王给臣子的命令。此为仲虺宣读汤的命令。

⑦矫：假借、伪造。

⑧伐：毕沅注："《非命》(中)作'式是恶'。'式''伐'形相近，'之''是'音相近也。"按此，伐之，即式是、于是的意思。恶(wù 物)：厌恶，憎恨。

⑨袭：为"用"的假借字(孙星衍说)。 厥：其。

⑩太誓：即泰誓，《尚书》篇名，为周武王会合诸侯讨伐商纣的誓言，原文已佚。今本《泰誓》为伪《古文尚书》的一篇。

⑪夷处：王焕镳注："'处'疑当作'虐'，纣夷处：纣实行夷灭酷虐之法。"

⑫肎："肯"的古字。

⑬祸厥先神禔(tī 题)不祀：孙诒让注："《天志·中篇》'祸'作'弃'，'禔'作'祇'……，祇、禔声近，古通用。"神禔：神灵。先：祖先。

⑭民：孙诒让注："《天志》中篇无'民'字。"

⑮无廖排漏：见《天志》中篇第六段注释⑦。

⑯纵弃：放弃。 葆：通"保"。

⑰降绥：安定。 贤可之士：指贤良而可当政的人。

⑱食饥衣寒：使饥者有吃，使寒者有衣。

⑲将养：持养、抚养。

⑳忠：通"中"。

【译文】

那么凭什么知道有命论是暴人的道理呢？从前古代的穷民，贪于饮食，懒于工作，因此衣食之财不足，饥寒冻馁的忧患跟着到来。他们不会说：'我疲弱无能，做事不勤快。'而一定会说：'我命中注定要穷。'从前古代的暴王，不能克制自己的奢欲及心术的邪僻，不顺其父母，终于国破家亡，社稷倾覆。他们不会说：'我疲弱无能，不善于治政。'而一定会说：'我命中注定该失天下。'仲虺宣读商汤王的诰命中曾说道：'我听说夏桀假传天命，布达天下，天帝于是憎恨他，因而要覆灭他的军队。'这就是说商汤认为夏桀相信天命是不对的。武王的《泰誓》上说：'商纣灭绝人性，残酷暴虐，不肯侍奉上帝鬼神，对其祖先及天地神灵弃而不祭，还居然说我有天命，他不努力侍奉神明，不警戒自己的过失，因而上天遗弃他，不保佑他。'

这就是说武王认为商纣相信天命是不对的。现在如果相信有命论者的话，那么在上位的不去听政，在下位的不去工作。在上位的如不听政，政事就会混乱；在下位的不工作，财用就会不足，这样，对上没法供献洁食美酒祭祀天帝鬼神，对下无法安定贤良之士，对外无法款待诸侯宾客，对内无法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扶养老弱病残。所以主张有命的说法，上不利于天，中不利于鬼，下不利于人。如果强持有命的说法，这只不过成为恶言的根源，暴人的道理罢了。”

所以墨子说：“当今天下的士君子，心中真想求得天下富足而厌恶天下贫穷，想求得天下太平而厌恶天下动乱，那么对于主张有命的人所说的话，就不能不加以反对，因为这些言论是天下的大祸害。”

非命中第三十六

【题解】

本篇内容与上相同,继续以大量历史事实批判有命说,指出国家的“安危治乱”及个人的“饥寒冻馁之忧”不是“命中注定”,而是“在上之发政”及个人“从事不疾(努力)。”

【原文】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谈,由文学之为道也[①],则不可而不先立义法[②]。若言而无义,譬犹立朝夕于员钧之上也[③],则虽有巧工[④],必不能得正焉[⑤]。然今天下之情伪[⑥],未可得而识也,故使言有三法[⑦]。三法者何也?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其本之也,考之天鬼之志,圣王之事;于其原之也,征以先王之书;用之奈何,发而为刑。此言之三法也。

今天下之士君子[⑧]或以命为亡,我所以知命之有与亡者,以众人耳目之情,知有与亡。有闻之,有见之,谓之有;莫之闻,莫之见,谓之亡。然胡不尝考之百姓之情?自古以及今,生民以来者,亦尝见命之物[⑨],闻命之声者乎?则未尝有也。若以百姓为愚不肖,耳目之情不足因而为法,然则胡不尝考之诸侯之传言流语乎?自古以及今,生民以来

者，亦尝有闻命之声，见命之体者乎？则未尝有也。然胡不尝考之圣王之事？古之圣王，举孝子而劝之事亲，尊贤良而劝之为善，发宪布令以教诲，明赏罚以劝沮[10]。若此，则乱者可使治，而危者可使安矣。若以为不然，昔者，桀之所乱，汤治之；纣之所乱，武王治之。此世不渝而民不改[11]，上变政而民易教，其在汤、武则治，其在桀、纣则乱，安危治乱，在上之发政也，则岂可谓有命哉！夫曰有命云者亦不然矣。

【注释】

①由：孙诒让注："由、为义相近，下篇云：'今天下之君子之为文学出言谈也'。"由，通"为"。为文学：指写文章。

②义：同"仪"，下同。仪法：标准、准则。

③此句见《非命》(上)第一段注释⑦。　员：通"运"。

④巧工：善机巧的工人。

⑤正：正确的方向。

⑥情：通"诚"。情伪：真假。

⑦三法：三个原则。指后面的"本、原、用"，见上篇第一段注释⑨⑩。

⑧根据上下文意，此句下当有"或以命为有"五字。

⑨亦尝见命之物：孙诒让校："以下文校之，'亦尝'下当有'有'字。"

⑩沮(jǔ 举)：止。劝沮：劝善止恶。

⑪渝：改变。

【译文】

墨子说："凡发表言论，写作文章，不能不先有个准则。如果言论没有一个准则，就好比要在转动着的钧轮上来确定早晚的时间，即使有很巧的工人，也必定得不到正确的答案。而今天下事情的真假，更难以了解清楚，所以言论要有三个原则。是哪三个原则？是对事要追根溯源、要推究事情的原由，要应用于实践。在追根溯源

方面，要考察天意及圣王的事例；在推究事情的原由方面，要用先王的书来加以验证；实践中怎样用？要应用于刑事与政务。这就是言论的三个原则。

当今天下的士君子，有的认为有命运，有的认为没有命运，我所以知道命运的有无，是根据众人耳目的实情。有人说过、见过就说有；没有听过、见过的就说无。既然如此，何不试着考察一下百姓的情况呢？从古到今，自有人民以来，曾有人看见过命的形体，听到过命的声音吗？不曾有过啊。如果认为百姓愚昧无知，耳目所闻所见的情况不足以为据，那么何不试着考察圣王的事呢？古代的圣王，推举孝子以勉励人民事奉父母，尊重贤良以劝人为善，颁布宪令以教诲人民，明确赏罚以扬善止恶。这样，乱的可使得治，危的可使得安。如果认为这话不对，那么请看从前，夏桀把国家搞乱，商汤把国家治理好，商纣把国家搞乱，武王把国家治好。这个社会没有改百姓没有换，而上面的政策变了老百姓就容易教导，国家在商汤、武王的手中就大治，在夏桀、商纣的手中就大乱，可见安危治乱，在于上面如何施政，怎能说是有命呢！说有命是不对的。

【原文】

今夫有命者言曰：‘我非作之后世也①，自昔三代有若言以传流矣②。今故先生对之③？’曰：夫有命者，不志昔也三代之圣善人与④？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也⑤？何以知之？初之列士桀大夫⑥，慎言知行，此上有以规谏其君长，下有以教顺其百姓，故上得其君长之赏，下得其百姓之誉。列士桀大夫声闻不废，流传至今，而天下皆曰其力也，必不能曰我见命焉⑦。

【注释】

①作之后世：后人发明、编造。

②若言：此言。

③此句孙诒让校："疑当作'今胡先生非之'。"

④志：毕沅注："志即识字"，识：同"知"。

⑤意亡：或许没有。

⑥列士：名士。《说苑·臣术篇》："列士者，所以参大夫也。" 桀：通"杰"。

⑦此句依吴毓江注：当作"不曰：其命焉。"

【译文】

当今主张有命的人说：'这不是我们后人编造出来的，自从前三代以来这有命说就流传了。先生为什么反对它呢？'回答是：有命说，不知是出自从前三代圣人善人之口呢，还是出自从前三代暴君与不肖人之口？怎么知道的呢？从前的名士和杰大夫，他们言语谨慎，行事聪明，对上有办法规谏他们的国君，对下有能力教顺他们的百姓，所以上得国君赏识，下得百姓赞誉。这些名士和杰大夫能声名久传，流传至今，天下人都说这是由于他们自身的努力，一定不会说：这是他们有命。

【原文】

是故昔者三代之暴王，不缪其耳目之淫[①]，不慎其心志之辟[②]，外之敺骋田猎毕弋[③]，内沈于酒乐，而不顾其国家百姓之政。繁为无用[④]，暴逆百姓，使下不亲其上，是故国为虚厉[⑤]，身在刑僇之中[⑥]，不肯曰[⑦]：'我罢不肖，我为刑政不善'，必曰：'我命故且亡[⑧]'。虽昔也三代之穷民，亦由此也[⑨]。内之不能善事其亲戚，外不能善事其君长，恶恭俭而好简易[⑩]，贪饮食而惰从事，衣食之财不足，使身至有饥寒冻馁之忧，必不能曰：'我罢不肖，我从事不疾'，必曰：

‘我命固且穷。’虽昔也三代之伪民[11]，亦犹此也。繁饰有命[12]，以教众愚朴人久矣[13]。圣王之患此也，故书之竹帛，琢之金石，于先王之书《仲虺之告》曰[14]：‘我闻有夏[15]，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恶[16]，用阙师[17]。’此语夏王桀之执有命也，汤与仲虺共非之。先王之书《太誓》之言然曰[18]：‘纣夷之居[19]，而不肎事上帝，弃阙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20]，毋僇其务[21]”，天不亦弃纵而不葆[22]。’此言纣之执有命也，武王以《太誓》非之。有于《三代不国》有之曰[23]：‘女毋崇天之有命也[24]。’命三不国亦言命之无也[25]。于召公之执令于然[26]，且[27]：‘敬哉！无天命，惟予二人[28]，而无造言[29]，不自降天之哉得之[30]。’在于商、夏之诗书曰：‘命者暴王作之。’且今天下之士君子，将欲辨是非利害之故，当天有命者[31]，不可不疾非也[32]。”执有命者，此天下之厚害也，是故子墨子非也。

【注释】

①缪(miù 谬)：孙诒让注：“缪，即‘纠’之假字。淫：奢欲。

②辟：通“僻”，邪僻。

③敺：驱的异体字。驱骋：驰骋。 毕：韦昭注《国语·齐语》云：“毕，掩雉兔之网也。”弋(yì 亦)：带有绳子的箭，用来射鸟。

④繁为：大量的做。

⑤虚厉：陆德明《庄子音义》云：“居宅无人曰虚，死而无后曰厉。”

⑥僇(lù 陆)：通“戮”，杀。

⑦肎：肯的古字。

⑧故：通“固”。

⑨由：通“犹”。

⑩简易：简慢轻浮。

⑪伪民:弄虚作假之民。

⑫繁饰有命:造许多谎言来粉饰有命之说。

⑬朴:朴实。

⑭仲虺之告:见《非命》(上)第四段注释⑥。

⑮有夏:夏人。有,词头,无义。

⑯帝式是恶:见《非命》(上)第四段注释⑧。

⑰用阙师:毕沅注:"阙,当是'丧厥'二字。"见《非命》(上)第四段注释⑨。

⑱太誓:见《非命》(上)第四段注释⑩。

⑲纣夷之居:即"纣夷处",见上篇第四段注释⑪。

⑳我民有命:孙诒让注:"《天志》中篇,无'民'字。"

㉑无僇其务:见《天志》(中)第六段注释⑦。

㉒葆:通"保",保佑。

㉓三代不国:古逸书。孙诒让注:"'不'疑当作'百',三代百国,或皆古史记之名。《隋书·李德林传》引墨子云:'吾见百国春秋'。"

㉔女:通"汝"。

㉕命三不国:应为"今三代百国",孙诒让校注:"'命三',疑当为'今三',下当脱'代'字。"

㉖于召公之执令于然:孙诒让注:"此有脱误,疑当作'于召公之非执命亦然。"召公:周武王之弟,名奭(shì 士),曾佐武王灭商,被封为燕,武王死后,他与周公旦一起辅佐年幼的成王,任太保。

㉗且:曰字之误。

㉘予二人:指召公与周公。

㉙造言:《周礼·大司徒》有造言之刑,郑众注云:"造言,讹言惑众。"

㉚不自降天之哉得之:孙诒让校为:"疑当作'不自天降,自我得之。"

㉛天:毕沅注:"'天'当为'夫'。"

㉜疾:力。

【译文】

从前三代暴王,不能纠正他们耳目的奢欲,不能控制他们内心的邪僻,外则驱马田猎捕射飞禽,内则沉于饮酒作乐,不顾国家百姓之政,尽干无用之事,暴虐百姓,人民怨恨,因此国家灭亡,社稷倾覆,自己也在刑戮之中,然而他不肯说:'我疲弱无能,我治政不

善'，却一定要说：'我命中注定要亡。'即便从前三代的穷民，也是如此。在家不能好好事奉父母，在外不能好好事奉国君，厌恶恭敬节俭，喜好简慢轻浮，好吃懒做，因此衣食之财不足，自身常有饥寒冻馁之忧。然而他一定不肯说：'我疲弱无能，我做事不勤快'，却一定会说：'我命中注定要穷'。从前三代那些弄虚作假的人，也是如此。编造谎言粉饰有命之说，长时间用来教化愚昧老实的人。圣王为此而忧虑，所以写在竹帛史书上，铭刻金石之上。先王的书《仲虺之告》中商汤王曾说：'我听说夏桀假传天命，布达天下，天帝于是憎恶他，因而要使他的军队覆灭'。这就是说夏桀主张有命，商汤与仲虺都反对有命。先王的书《太誓》上周武王也是这样说的：'商纣灭绝人性，残酷暴虐，不肯侍奉上帝，遗弃其祖先神明不予祭祀，还说："我有天命"。他不努力侍奉神明，不警戒自己的过失，因此上天遗弃他，不保佑他。'这就是说商纣主张有命，周武王以《太誓》来反对他。还有，《三代百国》史书上也曾说：'你们不要崇信有天命。'这证明三代百国史书上也说天命是没有的。周成王时代的召公也不主张有命，他说：'敬奉神明，但没有天命，只有我和周公不说假话，天命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由我们自己得到的。'在商、夏时的诗书中也说：'命是暴王捏造的。'当今天下的士君子，如果要辨明是非利害的原故，那么对于有命这种说法，不能不极力加以反对了。"主张有命，这是天下的大害，所以墨子要加以反对。

非命下第三十七

【题解】

见《非命》上 中篇。

【原文】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谈，则必可而不先立仪而言[①]。若不先立仪而言，譬之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焉也[②]。我以为虽有朝夕之辩，必将终未可得而从定也。是故言有三法[③]。何谓三法？曰：有考之者[④]，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恶乎考之[⑤]？考先圣大王之事。恶乎原之？察众之耳目之请[⑥]。恶乎用之？发而为政乎国，察万民而观之。此谓三法也。

【注释】

①则必可：当作"则不可"。中篇曰"则不可而不先立义法"，是其证。

②见《非命》上篇第一段注释⑦。

③法：准则、标准。

④考：上篇与中篇曰"本"，"考"义同"本"见《非命》上篇第一段注释⑨。以下内容的注释参见上篇第一段注释。

⑤恶：何。

⑥请：通"情"，实情。

【译文】

墨子说："凡发表言论，不可不先有一个标准。如果不先有标

准，就好比要在转动着的钧轮上确定早晚的时间，我认为即使分辨出早晚，但最终是不准的。所以言论须有三原则。是哪三原则？答：对事要追根溯源，要推究事情的原由，要用之于实践。怎样追根溯源？就是要考察古代圣王的行事。怎样推究事情的原由？就是要审察众人耳目的实情。怎样应用呢？要用之于国家的刑政，看它对人民的效果如何。这就叫做言论的三原则。

【原文】

故昔者三代圣王禹汤文武方为政乎天下之时，曰：必务举孝子而劝之事亲，尊贤良之人而教之为善。是故出政施教，赏善罚暴。且以为若此，则天下之乱也，将属可得而治也[①]，社稷之危也，将属可得而定也。若以为不然，昔桀之所乱，汤治之；纣之所乱，武王治之。当此之时，世不渝而民不易，上变政而民改俗。存乎桀纣而天下乱，存乎汤武而天下治。天下之治也，汤武之力也；天下之乱也，桀纣之罪也。若以此观之，夫安危治乱存乎上之为政也，则夫岂可谓有命哉！故昔者禹汤文武方为政乎天下之时，曰：'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遂得光誉令问于天下[②]。夫岂可以为命哉？故以为其力也[③]！今贤良之人，尊贤而好功道术[④]，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赏，下得其万民之誉，遂得光誉令问于天下。亦岂以为其命哉？又以为力也[⑤]！然今夫有命者，不识昔也三代之圣善人与，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与[⑥]？若以说观之[⑦]，则必非昔三代圣善人也，必暴不肖人也。然今以命为有者，昔三代暴王桀

纣幽厉，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于此乎，不而矫其耳目之欲[8]，而从其心意之辟[9]，外之敺骋、田猎、毕弋，内湛于酒乐[10]，而不顾其国家百姓之政，繁为无用，暴逆百姓，遂失其宗庙[11]。其言不曰：'吾罢不肖，吾听治不强'，必曰：'吾命固将失之。'虽昔也三代罢不肖之民，亦犹此也。不能善事亲戚君长，甚恶恭俭而好简易[12]，贪饮食而惰从事，衣食之财不足，是以身有陷乎饥寒冻馁之忧。其言不曰'吾罢不肖，吾从事不强'，又曰'吾命固将穷'。昔三代伪民亦犹此也。

【注释】

①属：《国语·鲁语》韦注云："属，适也"。

②光誉令问：荣誉和美好的名声。问：通"闻"，名声。

③故：通"固"。

④功：孙诒让注："《群书治要》'功'作'蓄'。"毕云："一本无功字。"

⑤又以为力也：孙诒让云："'力'上，亦当有'其'字。"

⑥意亡：或无。

⑦若以说观之：孙诒让注："'若以说'，疑当作'以若说'。"

⑧而：通"能"。

⑨心意：即心志。　从：同"纵"。

⑩湛：沉。

⑪遂：通"坠"。

⑫此句见《非命》中篇第三段注释⑩。

【译文】

从前三代圣王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治理天下的时候，说：务要推选孝子以鼓励人们侍奉父母；尊重贤良，以教导人们为善。因此发出政令，施行教化，奖赏善行惩治残暴。如能按圣王说的去

做，那天下的动乱，就能治理，社稷的危险，就会消除。如果认为这话不对，那么请看从前夏桀把国家搞乱，商汤把国家治好；商纣把国家搞乱，武王把国家治好。这个社会没有改百姓没有换，而上面的政策一变，人民也就改变了习俗。在桀纣手里天下动乱，在汤武手里天下得治。天下的得治，是汤武的努力；天下的动乱，是桀纣的罪过。照此看来，安危治乱全于统治者的施政，怎么能说是有命呢！从前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治理天下的时候曾说过：'一定要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他们因此扬名天下，怎么可以认为是有命呢？实在是由于他们自身的努力啊！当今贤明的人，尊贤而好道，所以上得王公大人奖赏，下得万民赞誉，于是扬名天下，这难道也是有命吗？不过是靠他们自己的努力罢了！当今主张有命的人，不知他们的观点是来自从前三代的圣人和善人呢，还是来自从前三代的暴君和不肖的人呢？照以上情况看来，他们的观点不是来自从前三代的圣人和善人，而是来自暴君和不肖的人了。那些认为有命的，如从前的暴王夏桀、商纣、周幽王、周厉王，他们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于是乎，不能矫正他们耳目的奢欲，而放纵他们心中的邪念，外则驱马打猎射鸟，内则沉于饮酒作乐，不顾国家百姓之政，尽干无用的事，暴虐百姓，终于使国家倾覆。但他们不肯说：'我疲弱无能，我治政不强'，必定说：'我命中注定要失国。'即便从前三代疲弱无能的人，也是如此。他们不能好好侍奉父母君长，厌恶恭敬节俭而喜好简慢轻浮，好吃懒做，衣食之财不足，自身常有饥寒冻馁之忧。然而他一定不说：'我疲弱无能，我做事不努力'，必定说：'我命中注定受穷。'从前三代那些弄虚作假的人，也是如此。

【原文】

昔者暴王作之，穷人术之[①]，此皆疑众迟朴[②]，先圣王之患之也，固在前矣。是以书之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传遗后世子孙。曰何书焉存[③]？禹之《总德》有之曰[④]：

‘允不著[5]，惟天民不而葆[6]，既防凶心[7]，天加之咎，不慎厥德[8]，天命焉葆？’《仲虺之告》曰[9]：‘我闻有夏，人矫天命，于下[10]，帝式是增[11]，用爽厥师。’彼用无为有[12]，故谓矫，若有而谓有，夫岂为矫哉！昔者，桀执有命而行，汤为《仲虺之告》以非之。《太誓》之言也，于《去发》曰[13]：‘恶乎君子[14]！天有显德，其行甚章，为鉴不远，在彼殷王。谓人有命，谓敬不可行，谓祭无益，谓暴无伤，上帝不常[15]，九有以亡[16]，上帝不顺，祝降其丧[17]，惟我有周[18]，受之大帝[19]。’昔纣执有命而行，武王为《太誓》、《去发》以非之。曰：子胡不尚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记，从十简之篇以尚[20]，皆无之[21]，将何若者也[22]？”

【注释】

①术：通“述”。

②疑：迷惑、蛊惑。迟：王引之云：“‘迟’字义不可通，‘迟’当为‘遇’字之误。遇与愚同。”

③何书焉存：存于何书。

④《总德》：古逸书，不可考。

⑤允不著：允，诚信。著：孙诒让注：“疑当为若，允不若，信不顺也。”

⑥惟天民不而葆：而，通“能”。葆：同“保”。

⑦防：读为“放”（吴毓江说），放纵。

⑧厥：其。

⑨仲虺之告：见《非命》上篇第四段注释⑥。

⑩于下：当依上中篇，“于”前补“布命”二字。

⑪帝式是增：见《非命》上篇第四段注释⑧。 增：通“憎”。

⑫用爽厥师：见上篇第四段注释⑨。爽：“丧”字之误。

⑬去发：为“太子发”之误（俞樾云）。周武王名姬发，《太誓》是武王伐纣前观兵于孟津时的誓词，武王受文王之事，故自称太子。

⑭恶乎：呜乎，发语词。

⑮上帝不常：见《非乐》上篇第六段注释⑩。

⑯九有以亡：见《非乐》上篇第六段注释⑪。

⑰祝降其丧：孙诒让注："《太誓》伪孔传云'祝，断也。天恶纣逆道，断绝其命，故下是丧亡之诛。"

⑱有周：周朝。有，词头。

⑲大帝：帝，应为"商"字之误。武王的誓词，为有韵之文，"商"字才协韵。

⑳十简之篇：不祥。疑"简"通"卷"。 尚：同"上"。

㉑之：指有命之说。

㉒何若：怎么办。

【译文】

从前的暴王制造有命说，穷民把它传开来，用以迷惑群众愚弄老实人。圣王早就想到了，所以写在竹帛史书上，铭刻在金石上，雕琢在盘盂上，传给后代子孙。有人会问：'留存在哪些书呢？'夏禹的《总德》说：'若不诚信，上天百姓都不会保你，既然放纵凶心，天要降下灾祸，不谨慎自己的德行，天命怎能保佑？'《仲虺之告》中说：'我听说夏桀，假传天命，布达天下，天帝于是憎恶他，要覆灭他的军队。'夏桀以无为有，所以说他假传天命，如果本来有而说有，怎么说是假传天命呢？从前夏桀持有命说而随意妄行，商汤作《仲虺之告》来反对他。《太誓》上的《太子发》篇也说：'呜乎君子，天有显得，行事昭彰。作为借鉴，就在殷王，说人有命，说敬不行，说祭无益，说暴无伤，上帝不喜，天下沦丧，上帝不畅，降下灾殃。给我周朝，接管大商。'从前商纣持有命说随意妄行，武王作《太誓》来反对他。所以，你们为什么不上考夏商周的记载，从十卷以上篇目来看，都说没有命，那还有什么说的呢？"

【原文】

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之为文学出言谈也，非将勤劳其惟舌①，而利其唇呡也②，中实将欲其国家邑里

万民刑政者也[3]。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蚤朝晏退[4],听狱治政,终朝均分[5],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故不敢怠倦。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殚其思虑之知[6],内治官府,外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官府,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贵,不强必贱;强必荣,不强必辱,故不敢怠倦。今也农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多聚叔粟[7],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故不敢怠倦。今也妇人之所以夙兴夜寐,强乎纺绩织纴,多治麻统葛绪[8],捆布缕[9],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煖[10],不强必寒,故不敢怠倦。今虽毋在乎王公大人,蕢若信有命而致行之[11],则必怠乎听狱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农夫必怠乎耕稼树艺矣,妇人必怠乎纺绩织纴矣。王公大人怠乎听狱治政,卿大夫怠乎治官府,则我以为天下必乱矣。农夫怠乎耕稼树艺,妇人怠乎纺绩织纴,则我以为天下衣食之财将必不足矣。若以为政乎天下,上以事天鬼,天鬼不使;下以持养百姓,百姓不利,必离散不可得用也。是以入守则不固,出诛则不胜[12]。故虽昔者三代暴王桀纣幽厉之所以共抎其国家[13],倾覆其社稷者,此也。"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实将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若有命者之言,不可不强非也。曰:命者,暴王所作,穷人所术,非仁者之言也。今之为仁义者,将不可不察而强非

者，此也。”

【注释】

①勤：劳。　惟舌：王念孙云：“惟舌，当为喉舌，‘喉’误为‘唯’，因误为‘惟’耳。”

②哏：即“吻”字，口边。

③孙诒让注：“此句有脱字，吴钞本‘欲’下有‘为’字。”中：内心。

④蚤：通“早”。　晏：晚。

⑤终朝(zhāo 招)：整天。　均分(fèn 份)：指均衡恰当地分授职事。

⑥殚(dan 丹)：尽。知：通“智”。

⑦叔：通“菽”，豆类作物。

⑧绕：(liú 刘)：王念孙注：“‘绕’当为‘丝’。”

⑨捆布縿：织布帛。捆：通“绸”。《集韵》：“绸，织也。”縿：王念孙注：“当为‘缲’。绸布縿，犹言绸布帛。”缲：同“缫”。

⑩煖：同“暖”。

⑪蒉若：俞樾注：“‘蒉’字乃‘藉’字之误。藉若，犹言假如也。”

⑫诛：诛伐，此为“征”的意思。

⑬抎(yǔn 允)：坠落，失掉。

【译文】

所以墨子说：“当今天下的君子写作文章，发表言论，并不是要劳驾他们的喉舌，磨利他们的嘴唇，实在是内心想为国家、地方、万民治理政务罢了。今王公大人之所以早上上朝，晚上退朝，整天尽职授事，不敢懈怠，这是为什么呢？他们认为勤必治，不勤必乱，勤必宁，不勤必危，所以不敢懈怠。今卿大夫之所以竭尽全身力量，用尽心思智慧，内治官府，外征关市、山林、川泽出产的利益以充实官府，不敢懈怠，这是为什么呢？他们认为勤必贵，不勤必贱，勤必荣，不勤必辱，所以不敢懈怠。今农夫之所以早出晚归，努力耕稼种植，多收粮食，不敢懈怠，这是为了什么？他们认为勤必富，不勤必贫，勤必饱，不勤必饥，所以不敢懈怠。今妇人之所以早起晚睡，努力纺纱织布，多生产麻丝葛布，不敢懈怠，这是为了什么？他们认为勤必

富，不勤必贫，勤必暖，不勤必寒，所以不敢懈怠。现在王公大人假如相信有命而去奉行它，就必定懒于断狱听政，卿大夫也懒于治理官府，农夫也懒于耕稼种植，妇人也懒于纺纱织布。王公大人懒于断狱治政，卿大夫懒于治官府，我认为天下就将大乱。农夫懒于耕稼种植，妇人懒于纺纱织布，我认为天下衣食之财则将不足。照此治理天下，对上事奉鬼神，天帝鬼神就会不依；对下持养百姓，百姓无利，势必离散，不能为其所用，其结果入守不固，出征不胜。从前三代暴王夏桀、商纣、周幽王、周厉王所以丧失国家，倾覆社稷，就是这个原故。”因此墨子说：“当今天下的士君子，心中真想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对主张有命的说法，不能不极力加以反对。因为有命之说，是暴王制造出来的，是穷民传出来的，不是仁者的话。如今要行仁义，不能不明察而力加反对，就是这个道理。”

非儒上第三十八(阙)

非儒下第三十九

【题解】

“非儒”是墨家对儒家的批评和指责。反映了儒墨两大学派在思想领域的分歧与交锋。文中从以下几个方面批评了俗儒们的言行：

儒者说：“君子循而不作”，“君子必服古言然后仁”，这是只循前人之道，缺乏创新精神，是厚古薄今。

儒家持有命之说，认为“寿夭贫富，安危治乱，固有天命”，对残暴之人，对失败者要施以仁义，“君子胜不逐奔”。墨家认为这是“贼天下人”的理论，是最大的不义。

儒家繁饰礼乐以淫人，婚丧礼俗自相矛盾，俗儒们虚伪作态，欺哄世人。

以上这些批评，是切中儒家要害的，有其积极作用。但文中某些看法也有片面性，特别是对孔子及其弟子的某些传闻，有与史实不符之处，我们在阅读时要加以具体分析。

毕沅认为，这篇文章是“墨氏之学者设师言以折儒也”，非墨子亲著。

《非儒》上篇缺，仅存下篇。

【原文】

儒者曰：“亲亲有术①，尊贤有等。”言亲疏尊卑之异

也。其《礼》曰[②]："丧父母三年，妻、后子三年[③]，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其[④]，戚族人五月[⑤]。"若以亲疏为岁月之数，则亲者多而疏者少矣，是妻后子与父同也。若以尊卑为岁月数，则是尊其妻子与父母同，而亲伯父宗兄而卑子也[⑥]，逆孰大焉。其亲死，列尸弗敛[⑦]，登屋窥井[⑧]，挑鼠穴，探滌器，而求其人矣。以为实在则赣愚甚矣[⑨]。如其亡也必求焉[⑩]，伪亦大矣！取妻[⑪]，身迎[⑫]，祗褍为仆[⑬]，秉辔授绥[⑭]。如仰严亲[⑮]，昏礼威仪[⑯]，如承祭祀。颠覆上下，悖逆父母，下则妻子[⑰]，妻子上侵事亲[⑱]，若此可谓孝乎？儒者[⑲]："迎妻，妻之奉祭祀[⑳]，子将守宗庙，故重之[㉑]。"应之曰："此诬言也，其宗兄守其先宗庙数十年，死丧之其[㉒]，兄弟之妻奉其先之祭祀弗散[㉓]，则丧妻子三年，必非以守奉祭祀也。夫忧妻子以大负絫[㉔]，有曰[㉕]'所以重亲也'，为欲厚所至私[㉖]，轻所至重[㉗]，岂非大奸也哉！"

【注释】

①亲亲：后一个"亲"作名词，指亲近的人。　术：王引之云："杀（shài 晒）字，声近而字通。"杀，有递灭、等差之意。《中庸》："亲亲之杀，尊贤之等。""杀"与"等"同义。

②《礼》：指儒家经典《仪礼・丧服经》（孙诒让说）。

③后子：嫡长子。

④庶子：宗法制度下家庭的旁支所生的儿子。　其：通"期"，期年，一整年。

⑤戚族：指外姓姻亲及同姓族人。

⑥亲：王念孙注："'亲'当为'视'……'视'与'亲'（注：该字繁写体为'親'）字相似，又涉上下文'亲'字而误。"　宗兄：庶子称嫡子年长于己者为宗兄。　卑子：即庶子，乃取卑小之意。而：通"如"。

⑦亲：父母。

⑧登屋窥井：此句至“探滌器”三句，孙诒让注：“丧礼所无，盖谩语也。”古丧礼有升屋持衣招魂之礼。

⑨赣(gàng 杠)：今写作“戆”，愣、愚。

⑩如其亡：王引之注：“‘如’当为‘知’。”

⑪取：通“娶”。

⑫身迎：亲自迎取。

⑬袛褍(zhī duān 支端)：袛，恭敬。褍，《说文》：“褍，衣正幅。”此为端正衣裳。

⑭辔(pèi 沛)：驾牲口的绳子。 绥：车上作拉手用的绳子。秉辔授绥：是说新郎亲自驾车，并把登车用的引绳递给新妇。《仪礼·士昏礼》：“婿御车授绥。”

⑮仰：敬畏、侍奉。 严亲：父亲，此指父母。

⑯昏：通“婚”。

⑰下：降。孙诒让注：“此疑当重“父母”二字，‘父母下则妻子’，言丧父母下同妻子也。今本涉上文脱‘父母’二字。”

⑱侵：影响。

⑲儒者：当为“儒者曰”，下脱“曰”字。

⑳迎妻，妻之奉祭祀：孙诒让注：“吴钞本‘妻’不重，疑当作‘迎妻与奉祭祀’。”

㉑重之：看重他们。

㉒死丧之其：死了只服丧一周年。其：同“期”。

㉓散：卢文弨云：“当为‘服’。”弗服：不服丧。

㉔忧妻子：孙诒让注：“谓优厚于妻子，……古无‘优’字，优厚字只作‘忧’，今别作‘优’。” 大负絫：谓给妻、子增服丧之期至三年(曹耀湘说)。负：通“服”。絫(lěi 累)：重叠。

㉕有：通“又”。

㉖私：偏爱的人。

㉗至重：最重要的人。

【译文】

儒者说：“爱亲人当因亲人有等差而有区别，尊重贤者当因贤者有差异而有不同。”说的是亲疏尊卑各有不同。他们的丧礼规定：

"父母死服丧三年,妻和嫡长子死服丧三年,伯父、叔父、弟兄和庶子死服丧一年,亲戚族人死服丧五个月。"如果以亲疏来定服丧的时间,那么越亲近的应该越多,越疏远的应该越少。但他们把妻子和嫡长子与父母的丧期定成一样。如果以尊卑来定服丧的时间,那他们尊奉妻子、儿子与尊奉父母是一样的了,而视伯父宗兄如庶子了,这是何等的悖理啊!他们的父母死后,陈尸不入棺,搞什么登屋窥井、拨鼠穴、探洗具、招魂魄,从中寻找那死去的人。以为死者真在里面,这实在是太愚蠢了。已知人死了还一定要去寻找,这不是太虚伪了吗?他们娶妻的时候,要亲自迎亲,端正衣裳恭敬如仆人,拉着马龙头,亲手将车上的拉手绳递给新妇,如同侍奉父母。婚礼仪节隆重,宛如承受祭祀的使命。颠倒了上下关系,不孝顺父母,将父母降到和妻儿同等的地位,影响到侍奉双亲,这样做,称得上是孝吗?儒者说:"迎妻,是为了要和她一道承奉祭祀,生儿子守宗庙,所以看重妻儿。"回答是:"这种说法是胡说八道。其宗兄祭守祖先的宗庙几十年,死了只给服丧一年,兄弟的妻子也承奉先人的祭祀,死了却不给服丧,而自己的妻子死却要服丧三年,这必定不是要承奉祭祀的原故,而是过分优厚妻子,还说'这是尊重父母'。他们为着优厚自己偏爱的人,因而轻忽了那些最重要的人,这不是大的欺诈行为吗!"

【原文】

有强执有命以说议曰[①]:"寿夭贫富,安危治乱,固有天命,不可损益。穷达赏罚[②],幸否有极[③],人之知力[④],不能为焉。"群吏信之,则怠于分职[⑤];庶人信之,则怠于从事。吏不治则乱,农事缓则贫,贫且乱政之本[⑥],而儒者以为道教[⑦],是贼天下之人者也[⑧]。

且夫繁饰礼乐以淫人[⑨],久丧伪哀以谩亲[⑩],立命缓贫

而高浩居⑪，倍本弃事而安怠傲⑫，贪于饮食，惰于作务，陷于饥寒，危于冻馁，无以违之⑬。是若人气⑭，鼸鼠藏⑮，而羝羊视⑯，贲彘起⑰。君子笑之。怒曰："散人⑱！焉知良儒。"夫夏乞麦禾⑲，五谷既收，大丧是随⑳，子姓皆从，得厌饮食㉑，毕治数丧㉒，足以至矣㉓。因人之家翠，以为㉔，恃人之野以为尊㉕，富人有丧，乃大说，喜曰："此衣食之端也。"

【注释】

①有强：有，通"又"。　说议：辩解。

②穷：困窘。　达：显达。

③否：不幸。　有极：有定数。

④知：通"智"。

⑤分职：份内的职事。

⑥贫且乱政之本：此句有脱文。孙诒让注："疑当作'倍政之本'，下文云'倍本弃事而安怠傲'。"

⑦道教：教导。道，同"导"。

⑧贼：危害。

⑨淫：惑。

⑩谩：欺。

⑪缓贫：安贫。《广韵》："缓，舒也。"　浩居：毕沅云："同'傲倨'。"傲慢之意。

⑫倍：通"背"。　本：根本、本业。

⑬无以违之：无法避免。

⑭人气：孙诒让注："'人气'疑当作'乞人'。"

⑮鼸（jiān 尖）鼠：田鼠。鼸鼠藏：谓儒者得食则藏之，如鼸鼠裹藏食物。

⑯羝（dī 低）羊：公羊。

⑰贲（fén 坟）：即"豮（fén 坟）"的省文。阉割过的猪。彘（zhì 至）：猪。

⑱散人：平庸无才之人。

⑲夫夏乞麦禾：孙诒让校："疑脱'春乞'云云，'夫'似即'春'字上半缺剥仅存者。"依此，本句疑作："春乞麦，夏乞禾。"禾：稻谷。

⑳大丧是随：即“随之大丧”。

㉑厌：通“餍”，饱足。

㉒毕治数丧：几次丧事办完。

㉓足以至矣：生计足够了。

㉔因人之家翠：孙诒让注：“以文例校之，‘因人之家’与下‘恃人之野’文正相对，疑当作‘因人之家以为翠’。”翠：王引之云：“‘翠’当读为‘𫎇’……《广韵》云：‘货也’。谓因人之家财也。古无‘𫎇’字，故借‘翠’为之。”

㉕野：指田野的收入。尊：通“樽”，指酒。言田中收获的禾麦可以酿酒。

【译文】

他们又坚持有命的主张，还辩解说：“长寿与短寿，贫穷与富贵，安危与治乱，自有天命，不能增减。困顿与显达，受赏与遭罚，幸与不幸都有定数，不是人的智慧和力量所能改变的。”百官相信了这些话，就会懈怠自己的本职工作；庶民相信了这些话，就会懒于做事。百官不修政事，国家会混乱；庶民懒于做事，国家会贫穷，贫穷与混乱就违背了政治的根本。儒者却认为这是教化之道，这是在残害天下的人呢。

儒家用纷繁的礼乐迷惑人，以长时间的服丧，虚假的悲哀欺骗死去的亲人，自以为立命安贫，倨傲自大，背弃根本安于懈怠，贪于饮食而懒于做事，经常陷入饥寒冻馁的困境而无法摆脱。他们像乞丐、田鼠一样，靠乞讨与偷藏食物为生，他们贪馋的目光如同公羊和猪，见食而跃起。君子讥笑他们，他们会发怒，还说：“平庸无才的人！怎么知道贤儒。”他们春天向人乞讨麦子，夏天向人乞讨稻谷，五谷收完以后，接着就有富贵人家大办丧事，于是，他一家子跟着前往，饱吃一顿，几家丧事办完，他的生计也就够了。依靠别人的家财而得财用，倚仗别人田里的禾麦酿酒而得酒喝，富贵人家有丧事，他们分外高兴，欣喜地说：“找衣食的机会又来了。”

【原文】

儒者曰：“君子必服古言然后仁[①]。”应之曰：“所谓古

之言服者，皆尝新矣，而古人言之，服之，则非君子也？然则必服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后仁乎？”又曰：“君子循而不作②。”应之曰：“古者羿作弓③，伃作甲④，奚仲作车⑤，巧垂作舟⑥，然则今之鲍函车匠⑦，皆君子也，而羿、伃、奚仲、巧垂皆小人邪？且其所循人必或作之⑧，然则其所循皆小人道也？”

又曰：“君子胜不逐奔⑨，揜函弗射⑩，施则助之胥车⑪。”应之曰：“若皆仁人也，则无说而相与⑫。仁人以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无故从有故也⑬，弗知从有知也，无辞必服，见善必迁，何故相⑭？若两暴交争，其胜者欲不逐奔，揜函弗射，施则助之胥车，虽尽能犹且不得为君子也。意暴残之国也，圣将为世除害⑮，兴师诛罚，胜将因用儒术令士卒曰：‘毋逐奔，揜函勿射，施则助之胥车。’暴乱之人也得活，天下害不除，是为群残父母，而深贱世也⑯，不义莫大焉！”

【注释】

①服古言：王念孙注：“三字文义不顺，当依《公孟篇》作‘必古言服然后仁’。”

②君子循而不作：君子只遵循前人做的而不创新。孔子曾说：君子“述而不作”。

③羿（yì 艺）：远古传说中善射的英雄，传说创制弓箭。

④伃（zhù 注）：夏王少康之子，亦称夏杼、季杼，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夏代君王，传说他发明了铠甲。

⑤奚仲：传说夏时人，黄帝之后，为夏的车正，善造车。

⑥巧垂：传说为尧时的巧匠。

⑦鲍：通“鞄（bào 鲍）”，古代制皮革的工匠。　函：制造铠甲的工匠。车：造车的工人。　匠：木匠。

⑧人必或作之：必然有人创作它。

⑨逐奔：追逐败逃的人。

⑩揜（yǎn 掩）：遮盖。　函：孙诒让云：“疑‘函’当为‘臽’之误，《说文》臼部云：‘臽，小阱也’。今经典通作‘陷’。”

⑪施则助之胥车：孙诒让注：“似言军败而走，则助之挽重车。而文有脱误。”

⑫无说而相与：没有相互敌对的理由可说。

⑬故：理由、原故。

⑭何故相：王念孙注：“‘何故相’下当有‘与’字，而今本脱之，则义不可通。相与，谓相敌也。”

⑮圣：圣字后边脱“人”字。

⑯贱：戴震云：“‘贱’乃‘贼’字之误。”

【译文】

儒者说：“君子的言语、服饰一定要依照古人，然后才称得上仁。”回答是：“所谓古代的言语、服饰，在初说初服之时，都曾经是新的，而古人用这言语，穿这服饰，难道就不是君子么？而一定穿不是君子的服饰，说不是君子要说的话，才算合乎仁义吗？”他们又说：“君子只遵循古人而不创新。”回答是：“古时后羿制作弓箭，夏杼制作铠甲，奚仲制造车子，巧垂制造舟船，那么现在制皮革与造车的工匠都是君子，而后羿、夏杼、奚仲、巧垂倒成了小人了？并且凡是所遵循的最初必定有人创始，那么他们所遵循的也都是小人之道了？”

儒者又说：“君子打了胜仗无须追逐败逃的敌人，要掩好陷阱不再射击，敌人溃逃时，还要帮他推重车。”回答是：“如果双方都是仁人，就没有相互对抗的理由，仁人们可以把是非曲直的理由彼此相告，没有道理的听从有道理的，不了解情况的跟着了解情况的走，说不出道理的必定折服，见到善的必定依从，还有什么相争的呢？如果双方都是残暴的人，相互争斗，战胜的一方不追败逃的一

方，掩好陷阱不再射击，敌方溃逃时还去帮他推车，那么，即使尽了力，那残暴的人也不能成为君子呀。对残暴的人，圣人为了替世人除害，才兴兵讨伐他们，如果在打了胜仗后，用儒者的方法命令士卒说：'不要去追逐那败逃的敌人，掩盖好陷阱不要射击，敌人败逃了还要帮他推车。'这样做，暴虐的人就不会死了，天下的祸害就不能除了，这乃是最大的残害父母，最深的危害世人的行为，没有比这更不义的了。"

【原文】

又曰："君子若钟，击之则鸣，弗击不鸣。"应之曰："夫仁人事上竭忠，事亲得孝，务善则美①，有过则谏，此为人臣之道也。今击之则鸣，弗击不鸣，隐知豫力②，恬漠待问而后对③，虽有君亲之大利，弗问不言，若将有大寇乱，盗贼将作，若机辟将发也④，他人不知，己独知之，虽其君亲皆在，不问不言。是夫大乱之贼也！以是为人臣不忠，为子不孝，事兄不弟⑤，交遇人不贞良⑥。夫执后不言之朝物⑦，见利使己虽恐后言⑧，君若言而未有利焉⑨，则高拱下视⑩，会噎为深⑪，曰：'唯其未之学也。'用谁急⑫，遗行远矣⑬。夫一道术学业仁义者⑭，皆大以治人，小以任官，远施周偏⑮，近以修身⑯，不义不处，非理不行，务兴天下之利，曲直周旋⑰，利则止⑱，此君子之道也。以所闻孔某之行⑲，则本与此相反谬也。"

【注释】

①事亲得孝，务善则美：俞樾注："'得'字'务'字，传写互易。事亲务孝，言

事亲者务为孝也，与事上竭忠相对。”

②隐知豫力：孙诒让注：“‘豫’当为‘舍’之假字，古音与‘舍’同部。”　知：通：“智”。

③恬漠：恬静淡漠。

④机辟：机关。辟：同“阙”。此为古代机械发射装置，是猎获禽兽的器具。

⑤弟：通“悌”，恭敬。

⑥交遇人：交友待人。　贞：正直。

⑦执后不言之：指遇事持后退不言的态度。朝物：孙诒让云：“疑有脱误。”不详。

⑧见利使己虽恐后言：苏时学注：“‘使’，当作‘便’，‘虽’当作‘唯’。”

⑨君：衍文。

⑩拱：两手合抱，表示恭敬。

⑪会噎为深：闭口不能言，如同噎食一样。会：同“哙”，咽。深：闭口不言。

⑫谁：通“虽”。

⑬遗行远：避而远行。

⑭一：统一。

⑮远施周偏：从远的方面看，可遍施万物。偏：通“遍”。

⑯修：修养。

⑰曲直周施：指采取各种措施以达目的。

⑱利则止：当为“不利则止”，脱“不”字。

⑲孔某：此直指孔子的名孔丘。后人整理注释时改“丘’为“某”，为避孔子讳。下同。

【译文】

儒者又说：“君子像钟，敲则响，不敲则不响。”回答是：“仁人事奉君主要竭尽忠心，侍奉父母务求孝顺，有善就赞誉，有过就谏阻，这才是人臣之道。如今敲则响，不敲则不响，隐藏自己的智慧，装成恬静淡漠的样子，以等待别人来请教，纵然事关君主与亲人的大利，也装成不问不说的样子。假如将有外侵内乱，盗贼即将出现，好比捕获猎物的机关一触即发，此事别人尚未知晓，唯有他一个人明白，此时如果君主、亲人都在，他也不说，这不成了乱臣贼子吗？为人臣不尽忠，为人子不尽孝，对待兄长不恭敬，交友待人不正直。他

们遇事持后退不言的态度，看到有利于己的时候，又唯恐说得比别人迟；说出来没有利，他们就合抱两手高高抬起，眼睛往下，闭口不言正事，像口中噎食一样，还说：'这个我没有学过呢。'虽有急事需要他，他也远远回避。仁义是统一道术学业的，大可以治人，小可以任官，远可以普施万物，近可以修身养性，不义不做，非理不行，务求兴天下之利，尽一切努力以达目的，对天下无利的事不做，这才是君子之道。而我们所听到的有关孔某的行为，却根本与此相背离。"

【原文】

齐景公问晏子曰①："孔子为人何如？"晏子不对②，公又复问，不对。景公曰："以孔某语寡人者众矣，俱以贤人也。今寡人问之，而子不对，何也？"晏子对曰："婴不肖，不足以知贤人。虽然，婴闻所谓贤人者，入人之国必务合其君臣之亲，而弭其上下之怨③。孔某之荆④，知白公之谋⑤，而奉之以石乞⑥，君身几灭，而白公僇⑦。婴闻贤人得上不虚⑧，得下不危⑨，言听于君必利人，教行下必于上⑩，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明而易从也，行义可明乎民⑪，谋虑可通乎君臣⑫。今孔某深虑同谋以奉贼⑬，劳思尽知以行邪，劝下乱上，教臣杀君，非贤人之行也；入人之国而与人之贼⑭，非义之类也；知人不忠，趣之为乱⑮，非仁义之也。逃人而后谋⑯，避人而后言，行义不可明于民，谋虑不可通于君臣，婴不知孔某之有异于白公也，是以不对。"景公曰："呜乎！贶寡人者众矣⑰，非夫子，则吾终身不知孔某之与白公同也。"

【注释】

①齐景公：春秋时齐国国君，名杵臼。 晏子：即晏婴，字平仲，春秋时齐国著名大夫，相景公。

②不对：不回答。

③弭：消除。

④之荆：到楚国。

⑤白公：楚平王之孙，名胜。

⑥奉之以石乞：把石乞献给白公（助白公作乱）。据《左传·哀公十六年》记，公元前479年白公在楚作乱，杀死令尹子西（公子申），劫持楚惠王，后事败自杀。毕沅注："《孔丛·诘墨》云：'白公乱在哀公十六年秋也，孔子已卒十旬'。"晏子死于公元前500年，齐景公死于公元前490年。不及见"白公之乱"，故苏时学云："此诬罔之辞，殊不足辩。"

⑦僇（lù 陆）：通"戮"。

⑧得上不虚：上得君王信任、不虚有其名位。

⑨危：危及于上。

⑩教行下必于上：俞樾云："此本作'教行于下必利上'，与上句'言听于君必利人'相对为文。"

⑪明：知晓。

⑫通：通报、报告。

⑬深虑同谋：俞樾注："'同'乃'周'字之误，深虑周谋，相对为文，言其虑深沉，其谋周密也。"

⑭与：助。

⑮趣（cù 促）：促使。

⑯逃：避。

⑰贶（kuàng 况）：赐。《仪礼·士昏礼记》云："吾子有贶命"，郑众注："贶，赐也。"

【译文】

齐景公问晏子："孔子的为人怎样？"晏子不回答，景公又问，晏子还是不回答。景公说："把孔子的事讲给我听的人很多，都认为孔子是贤人，现在我问起他，你不回答，这是为什么？"晏子答道："我

晏婴无才，不能够了解贤人。虽然如此，我听说所谓贤人，若是到了别人的国家，一定要努力使他们君臣关系密切，消除上下仇怨。孔某到楚国，明知白公的阴谋，却把石乞送给白公，助其作乱，楚君差点丧命，而白公终于也被诛戮。我听说贤人上得君主信用应不虚有其名，下得民心应不危及君主地位。让君王听自己的话必然要有利于民，教导百姓，必然要有利于君。因此言语明白让人易于了解，行为光明让人易于跟随，实行仁义的主张可公之于百姓，计谋应该让君臣通晓。可孔某以其深虑周谋侍奉乱臣贼子，劳心尽智去施行邪计，鼓励下面犯上作乱，教唆臣子去杀君，这就不是贤人的品行了；到别人的国家去支持叛贼，这就不是义一类的行为了；知道其人不忠而促使其人作乱，这就不是仁义之人了。避开别人在暗中言谈、计谋，实行仁义的主张不能公之于众，计谋不让君臣知晓，我不知道孔某与白公有何区别，所以不能回答。”景公说：“唉！赐教于我的人很多，但如果不是您的这一番话，我一辈子不会知道孔某与白公是一样的人。”

【原文】

孔某之齐见景公，景公说[①]，欲封之以尼溪[②]，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顺者也[③]，不可以教下；好乐而淫人，不可使亲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职；宗丧循哀[④]，不可使慈民[⑤]；机服勉容[⑥]，不可使导众。孔某盛容修饰以蛊世[⑦]，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⑧]，务趋翔之节以观众[⑨]，博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絫寿不能尽其学[⑩]，当年不能行其礼[⑪]，积财不能赡其乐，繁饰邪术以营世君[⑫]，盛为声乐以淫遇民[⑬]，其道不可以期世[⑭]，其学不可以导众。今君封之，以利齐俗[⑮]，非所以导国

先众[16]。"公曰："善！"于是厚其礼，留其封[17]，敬见而不问其道。孔某乃恚[18]，怒于景公与晏子，乃树鸱夷子皮于田常之门[19]，告南郭惠子以所欲为[20]，归于鲁。有顷[21]，间齐将伐鲁[22]，告子贡曰[23]："赐乎！举大事于今之时矣！"乃遣子贡之齐，因南郭惠子以见田常，劝之伐吴，以教高、国、鲍、晏[24]，使毋得害田常之乱，劝越伐吴。三年之内，齐、吴破国之难，伏尸以言术数[25]。孔某之诛也[26]。

【注释】

①说(yuè 悦)：悦。

②尼溪：地名，无考。

③浩居：毕沅云："同'傲倨'。"傲慢。　自顺：按自己的意见办事。

④宗：孙诒让注："宗、崇字通。"　循：王念孙注："'循''遂'一声之转，遂哀，谓哀而不止也。"

⑤慈：孙诒让注："《晏子》作'子民'，慈、子字通。"

⑥机服勉容：机服：危服，盖犹言危冠，高帽子。勉容：强作恭谨之容。

⑦盛容修饰：盛装打扮。蛊：欺。

⑧繁登降之礼：把上下的礼节搞得很繁复。

⑨趋翔：行礼时的步伐，趋：快步走。翔：盘旋。　观众：使众人观看。

⑩絫：同"累"。累寿：指几辈子。　尽：学完。

⑪当年：壮年。

⑫营：迷惑。

⑬淫：浸染。　遇：通"愚"。

⑭期：俞樾注："此文'期'字亦'亓'字之误，古文'其'字作'亓'……，'示'误为'亓'，因误为'期'矣。"

⑮以利齐俗：毕沅注："《史记》云'君欲用之，以移齐俗'，作'移'是。"

⑯导国先众：引导国家和民众。"导"与"先"同义。

⑰留：停止。

⑱恚(huì 会)：怨恨。

⑲树：培植、安排。鸱夷子皮：即范蠡(lǐ 里)，越国大夫，帮助越王勾践灭

吴后到了齐国，变姓名为鸱夷子皮。田常：即陈恒，春秋时齐国大臣，公元前481年杀齐简公，拥立齐平公，从此专权齐国。据历史记载，范蠡助勾践灭吴时孔子已死去六年，晏婴与齐景公更已早死，墨子此书与史实不符。

⑳南郭惠子：人名，不祥。

㉑有顷：不久。

㉒间：苏时学云："'间'当作'闻'。"

㉓子贡：即端木赐，孔子弟子。

㉔高、国、鲍、晏：四氏皆齐世卿。

㉕伏尸以言术数：苏时学注："当云'不可以言计数'也。'尸'下脱'不可'二字。"

㉖孔某之诛：毕沅云："言孔子之责也。"苏时学云："诛，当读为谋。"《史记·孔子弟子列传》载，田常想在齐国作乱，害怕高、国、鲍、晏四氏，于是移兵欲伐鲁。孔子闻之，派子贡到齐国游说田常，叫他伐吴，又游说吴救鲁伐齐，吴与齐战于艾陵，吴大败齐师。越王勾践乘机袭吴，灭亡吴国。

【译文】

孔某到齐国来见齐景公，景公高兴，想把尼溪之地封孔子，将此事告诉晏子。晏子说："不可。儒生倨傲自大，只按自己的想法行事，不能教化百姓；好声乐而蛊惑人，不能管理政事；主张有命而懒于做事，不能担负职守；厚丧久哀，不能慈爱百姓；戴着高帽强作庄容，不能引导大众。孔某盛装打扮修饰外表迷惑世人，以琴瑟配乐歌唱、击鼓跳舞聚集徒众。繁饰上下礼节以示仪规，注重趋走盘旋的动作好让人观瞻。渊博的学识无济于世，劳其心志于民无补，其学问几辈子让人难以穷究，即使年壮的人也难以奉行他们的礼仪。钱财不够他们从事声乐的开销，却用漂亮的邪说迷惑当代的君主，盛设声乐以愚弄百姓。其道术不能公之于世，其学问不足以教导众人。现在你把土地封给孔某，将会改变齐国的风尚，这不是统治齐国和民众的办法。"景公听后说道："你说的对。"于是以厚礼接待孔某却不给他封地，恭敬地接见孔某而不询问他的道术。孔某因此怀恨，恼怒景公和晏子，把鸱夷子皮安排到齐国大夫田常的门下，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南郭惠子然后回国去了。不久，听说齐国将要攻打

鲁国，孔某对子贡说："端木赐啊，举大事的时候到了！"于是派子贡到齐国，通过南郭惠子的引荐来见田常，劝田常伐吴国，并叫高氏、国氏、鲍氏、晏氏四家大夫不要妨碍田常作乱；又劝越国乘机进攻吴国。孔某一手策划的三年动乱，齐国、吴国都遭到国破家残的灾难，死亡人数难以计算。这都是孔某人的功劳。

【原文】

孔某为鲁司寇①，舍公家而奉季孙②。季孙相鲁君而走③，季孙与邑人争门关④，决植⑤。

孔某穷于陈蔡之间⑥，藜羹不糂⑦，十日，子路为享豚⑧，孔某不问肉之所由来而食；号人衣以酤酒⑨，孔某不问酒之所由来而饮。哀公迎孔子⑩，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⑪，子路进，请曰："何其与陈、蔡反也？"孔某曰："来！吾语女⑫，曩与女为苟生⑬，今与女为苟义。"夫饥约则不辞妄取⑭，以活身，羸饱则伪行以自饰⑮，污邪诈伪，孰大于此！

【注释】

①司寇：掌管刑狱的官。

②公家：公室，指国君。　季孙：季孙氏，又称季氏。鲁国当时的权臣。

③相鲁君：为鲁君之相。　走：逃。

④关：门闩。

⑤决植：決：孙诒让云："疑'抉'之借字。"抉：撬开。植：作门闩的直木。决植：毕沅注："似言季氏争关而出，孔子抉门植以纵之。"

⑥穷：困厄。

⑦藜：野生植物，叶可食。　羹：此指野菜汤：　糂（sǎn 伞）：野菜汤掺米煮。

⑧子路：也称季路，姓仲，名由，孔子弟子。享：毕沅云："'享'即'烹'字。"豚（tún 屯）：小猪。

⑨号：毕沅云："'号''褫'(chǐ 侈)字之误。"《说文·衣部》："褫，夺衣也。"酤(gū 姑)：买酒。

⑩哀公：鲁哀公，春秋末鲁国国君。

⑪割：肉切得不方正。

⑫女：通"汝"。下同。

⑬曩(nǎng)：从前，过去。 苟生：王念孙注："苟读为'亟其乘屋'之'亟'，亟，急也。……苟，急也，言曩时则以生为急，今时则以义为急也。"

⑭饥约：饥困。

⑮羸饱：饱食有余。

【译文】

孔某做鲁国司寇时，不顾国君而去侍奉季孙氏，季孙氏为鲁国的相而出逃，到城门被守门人挡关，孔某撬开门闩，放季孙逃走。

孔某被困在陈、蔡之间，用野菜汤充饥，汤中不见米粒。十天后，子路为他烹了一只小猪，孔某不问小猪怎么来的就吃；子路剥夺别人的衣服为孔某换酒，孔某不问酒是怎么来的就喝。后来鲁哀公迎见孔某，坐席放得不正他不坐，肉割得不方正他不吃。子路进来问道："怎么和陈蔡时相反呢？"孔某说："你过来，我告诉你，先前我和你急于求生，现在我和你要急于求义。"在饥饿困逼的时候不惜妄取以求生存，饱食有余之时则用虚伪的行为来自我粉饰，卑鄙欺诈，还有比这更甚的吗？

【原文】

孔某与其门弟子闲坐，曰："夫舜见瞽叟孰然[①]，此时天下圾乎[②]！周公旦非其人也邪[③]？何为舍亓家室而托寓也[④]？"孔某所行，心术所至也。其徒属弟子皆效孔某。子贡、季路辅孔悝乱乎卫[⑤]，阳货乱乎齐[⑥]，佛肸以中牟叛[⑦]，桼雕刑残[⑧]，莫大焉[⑨]。夫为弟子后生，其师[⑩]，必修其言[⑪]，

法其行[12]，力不足，知弗及而后已[13]。今孔某之行如此，儒士则可以疑矣。

【注释】

①瞽叟：舜的父亲。 孰然：即蹴(cù 促)然。"孰"为"就"字之误，"就"通"蹴"。《经典释文》："蹙，本又作蹴。"蹴然：不安。

②圾同"岌"，危险。孔子认为瞽叟是舜的父亲而为舜的臣民，在伦理上有矛盾，将危及天下。墨家此言之意，讽刺儒家对其所尊奉的圣王仁人也有贬词。

③非其人：孙诒让注："疑当作'其非人'，人与'仁'字通。言周公不足为仁，即指下舍其家室而言。"墨家认为，儒家口口声声称颂周公之礼，此却指责周公，故讥之。

④托寓：寄居于外。指周公姬旦让周成王亲政，自己东处于奄地。墨子《耕柱》篇有"周公旦辞三公，东处于商奄。"周公归政，正符合儒家所称道的"礼"，可是孔子对此却不解，故墨者讽之。

⑤孔悝(kuī 亏)：卫国的正卿。据《左传·哀公十五年》记载：孔悝在卫国专政，废卫出公，立出公之父蒯聩为卫庄公。当时子路仕卫，不能救君出亡，因反抗政变被杀死。孔子弟子子皋逃走。 "子贡"，当为"子皋"之误。

⑥阳货：或作"阳虎"，为鲁国大贵族季孙氏的家臣，非孔子弟子。《左传·定公九年》载，阳货奔齐又奔晋，无乱齐之事。

⑦佛肸(xī 西)：晋国中牟地方的长官。《史记·孔子世家》：载："佛肸为中牟宰，赵简子(晋六卿之一)攻范中行(晋六卿之一)，伐中牟，佛肸畔(叛)，使人召孔子。"佛肸非孔子徒属。

⑧桼：同"漆"。漆雕：人名。孔子弟子有叫漆雕开的，也有叫漆雕哆、漆雕徒父的，此为何人不祥。 刑残：犹言刑杀残暴(吴毓江说)。

⑨莫大焉：按吴毓江对"刑残"的解释，那么"莫"字前当补"暴"字。

⑩师：学习。

⑪修：美好。修其言：使语言完美。

⑫法其行：使其行为合乎法规。

⑬知：通"智"。

【译文】

孔某与他的门生弟子闲坐，说道："舜看见父亲瞽叟，就蹙然不安，这个时候天下就危险了！周公旦大概不算仁人吧？为什么舍弃王室而寄居在外呢？"孔某的所作所为，都出于他的心计。徒属弟子都效法他。子贡、季路帮助孔悝在卫国作乱；阳货搞乱齐国；佛肸在晋国的中牟叛变；漆雕刑杀残暴，暴行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弟子后生所要学习效法的，必定是言语完美，行为合乎法规的，直到自己的力量不足，智力不及时方才罢休。现在孔某的行事尚且如此，其它的儒士就值得怀疑了。

卷十

经上第四十

【题解】

“墨经”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墨经”是指《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六篇的合称。晋朝鲁胜作《墨辩注》，把前四篇称为“辩经”，后世学者则称为“墨经”。这就是狭义的“墨经”。本书采用鲁胜说，只称前四篇为“墨经”。

“墨经”是《墨子》一书中，结构排列独特、内容宏富精深、文辞简奥晦涩、讹错难辨，诸家意见纷呈，最难研究的一部分。孙诒让云：“凡《经》与《说》，旧并旁行，两截分读，今本误合并写之，遂混淆讹脱，盖不可通。今别考定，附著於后，而篇中仍其旧。”本书《经》文按孙诒让考定次序排列，句读、条目区分等原则都按孙校本。有少数实难曲通之处，则采用其它诸家校本，一律加“校”予以说明。至于经义则博采众家，我们认为合情理者取之，一般在“注释”中都标明出处。

今本《经上》最后一句为：“读此书旁行。”很明显这是书写《经》文的人恐其阅读者有误而作的“附注”，或者是后世阅读者吃了苦头加的“附注”，以告后人。在先秦留下的典籍中，像“墨经”这样上下两排“旁行”的排列体例（即分上下两排，先写上排，从右至左；再写下排，亦从右至左）是绝无仅有的。至于是“墨经”作者本来就是这样书写的，还是后世抄者改成如此？这是目前还未有资料确考的问题。但前辈学者仍不失有许多精辟的分析。其中伍非百先生的《辩证原本章句非旁行考》，栾调甫先生的《旁行释惑》中所书意见，我们认为言之成理，可信可服。他们认为“墨经”原本是书写在竹简上，应是连文直写，因为竹简上写的字大，不可能分上下排旁行。至汉魏或隋唐间，当时学者将难读之《经》文分成章，将分章的《经》条

写在卷子本上。先是从右至左一条条写下去，因为每条《经》文的字数都不多(少者三字，多者二十字左右)，当时的帛卷约二尺宽，写完上排，自然帛卷余者过半，书写者甚觉余帛可惜，故又复从第一行下复写一排，故而形成上下两排旁行。至宋始有木刊本，木刊本每行不过二、三十字，不可能再按两排旁行，故又改为连文直写。很可能改写者就按照一般书的通例顺行直写下去，因此造成《经上》、《经下》"上下行文交错相次"的现象(现仍保持上下两排，只是直排变横排而已)。正因为"墨经"的书写体例有这样一番周折，因此错落讹夺的情况严重，更增加了后世研究者的难度。

《经上》一百条文，《经下》八十二条文。每有一条《经》，即有一条相应的《经说》(只有十多条有《经》无《说》)。"墨经"文辞简约，但内容宏深，包罗很广。不仅包括认识论、逻辑学、政治、伦理、教育等方面的知识，而且还包括我国最早的关于数学、力学、光学以及工艺应用等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不愧为我国古代一部科学、思想、文化宝典。《经上》各条大都是比较简单的原理、论题、定义之类，先后次序较严密，自成体系。《经下》则包含一些较复杂的论题，每条都有"说在……"，这是用少数几个字概括地标出事理或例证。《经说上》是注释说明《经上》的；《经说下》则较详细地引申说明、或举例证明《经下》中"说在……"的含义。因为《经》和《经说》分别为篇，作者恐后学不易识别相应的《经》与《经说》，因此，《经说上、下》一般每条开首的第一字，都是所解释的《经》文首一字或二字(只少数阙)，牒举经题，以标明此《经说》是阐释、例证哪一条《经》文，以免错乱。此《经说》首一字，只起标目作用。本书采用空一格与正文隔开。

【原文】

故[1]，所得而后成也[2]。

止，以久也[3]。

【注释】

①故：原故，即事物之所以然。此“故”，是后面《经说》中的“大故”。

②所得：指所得的种种原因。

③以久：谭戒甫云：“‘以’与‘用’同。此谓用力。‘久’，一作‘灸’，有‘挡住’的意思。”又云：“据今动力学，凡物体运动时忽然停止，必定有外力久柱。”

【译文】

现象所依赖的原故都具备了，这一现象就要形成。

运动的物体静止，是因为有外力阻挡。

【原文】

体①，分于兼也②。

必，不已也③。

【注释】

①体：部分。

②兼：全部、整体。

③不已：言不是一己的主观，而是客观的、必然的。

【译文】

部分，是从整体中分出来的。

必然，是指事物具有客观的性质，必定这样。不是一己的主观，也不由一己的主观来决定。

【原文】

知①，材也。

平②，同高也。

【注释】

①知(zhì 智):孙诒让云:"此言智之体也。"

②平:《诗经·小雅·伐木》郑笺云:"平,齐等也。"

【译文】

知,就是人们感知的官能,用以认识外物的工具。

水平,是同一高度。

【原文】

虑,求也[①]。

同,长以缶相尽也[②]。

【注释】

①求:思求。

②以:"与"也。 缶:即"正",意"直"。 相尽:见《经》"尽,莫不然也。"相尽,即相一致。

【译文】

虑,是一种思求。

同,指长与直相一致。(这是墨家对正方形的界说。)

【原文】

知[①],接也[②]。

中[③],同长也[④]。

【注释】

①知:知觉。

②接:接触。

③中：中点，指一线段之中点。

④同长：由线段中点到线段两端是同长的。

【译文】

知觉，是人的官能与外物的一种接触。

中点，是线段上距离两端相等的地方。

【原文】

恕①，明也。

厚②，有所大也。

【注释】

①恕：顾广圻云："恕，即智字。"

②厚：《说文》："厚，山陵之厚也。垕：古文厚，从后土。"谭戒甫云："山陵是有长、广、高的立体，故'厚'即是长广高之积的立体形。"又说："平面只有长广而无高，立体却有长广而又有高，高是二者间唯一区别。所以此'厚'和'高'的意义相同，才知'厚'确是有所大之积的立体形。"本条论几何学中立体形成的原理。

【译文】

聪智，就是明白。

厚，能使'有所大'之积的立体形成。

【原文】

仁，体爱也①。

日中②，缶南也③。

【注释】

①体爱：见《经》“体，分于兼也。”体爱，是指“兼”中的任何一个“体”都爱之。

②日中：指太阳居于天之中央。

③缶：即正。缶南：言太阳在地球的正南方。杨向奎云：“《墨经》此条系针对惠施的另一理论：‘我知天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庄子·天下》)……《墨经》之‘日中正南’是针对‘天之中央’立说。墨家不同意‘天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的说法，而认为‘天之中央’是太阳，也就是以太阳为宇(地球)的坐标点，太阳居于天之中央。……太阳居中而在宇(地球)的正南方，这为宇徙建立了参照系(坐标点)，宇自南向北移，背太阳而进(循环周)，所以越往北越近日暮，越近黄昏，所以古代称北方曰‘玄冥’。”

【译文】

仁慈，就是对任何一个部分都亲近爱护。

太阳居于天之中央，而在宇(地球)的正南方。

【原文】

义，利也①。

直，参也②。

【注释】

①利：有利于人。

②此《经》极简，过去注释多歧义。今按杨向奎先生说，此是墨家关于“圆三径一”的界说。直：圆的直径。 参：杨云：“过去之所以未作出这种解释，是忽略了‘参’字的古代用法，中国古代‘参’字用法不同于‘三’，而是‘三分之一’。此处‘参’言圆周的三分之一。这是我国古代数学上圆周率的粗率。”

【译文】

义气，就是有利于人。

圆的直径，是圆周的三分之一。

【原文】

礼[①],敬也。

圜[②],一中同长也[③]。

【注释】

①礼:原意是事神致礼,后引申为人们交际的礼仪。合符礼仪的为尊敬有礼,不合符的为傲慢无礼。这里的"礼",是尊敬的意思。

②圜:同"圆"。下同。

③中:指圆的中心。 同长:由圆心至圆周的半径相等。

【译文】

礼,就是尊敬。

圜,是从圆心至圆周的半径都相等之形。

【原文】

行[①],为也[②]。

方[③],柱隅四讙也[④]。

【注释】

①行:品行。

②为:作为、能力。

③方:本《经》为几何学中正方形界说。

④柱:正方形的四边。 隅:正方形的四角。 讙:栾调甫云:"讙,读为权,权言等也。"

【译文】

品行,就是人的作为、能力。

正方形,是四边和四角相等之形。

【原文】

实[①]，荣也[②]。

倍，为二也[③]。

【注释】

①实：指人内在的美。

②荣：指人内在的美，在外在的表现，即荣名。

③为二：以二乘之。

【译文】

内在美，表现于外在的荣名。

倍数，就是将原数乘以二。

【原文】

忠，以为利而强低也[①]。

端[②]，体之无序而最前者也[③]。

【注释】

①低：孙诒让云："'低'疑当为'君'，'君'与'氐'篆书相似，因而致误'氐'，复误为'低'耳。"故此句当为：以为利而强君也。

②端：端点。

③体：部分。此处作动词，分割。"体之"，即不断地分割线段。 无序：分割到最小，再无次序可言，也就是最前面的一"点"。

【译文】

忠心，就是为利于国，并使君王强大。

端点，是不断地分割线段到最前面的那一点。

【原文】

孝，利亲也[①]。

有间[②]，中也。

【注释】

①亲：指父母双亲。

②间：空间。

【译文】

孝敬，就是爱利双亲。

有间，指两者之中有空隙。

【原文】

信，言合于意也[①]。

间，不及旁也[②]。

【注释】

①意：预料。

②及：相接、涉及。

【译文】

信，是言语符合预料的事实。

空间，是不涉及旁边的中间空隙。

【原文】

佴[①]，自作也[②]。

㣝[③]，间虚也[④]。

【注释】

①佴:辅助。

②自作:张纯一云:"自作者,即身先天下勤劳以尽本分,是辅助群众之正义也。"

③纑:张纯一云:"此章冢上有间与间而次之,盖由渐入微。谓间有目不及见而中虚者。"

④间虚:言中间空隙很小,虚而难目见部分。

【译文】

辅助,即身先天下勤劳以尽本分。

纑,是指两物中间的空隙微小得虚而难见。

【原文】

诮[①],作嗛也[②]。

盈[③],莫不有也。

【注释】

①诮(juàn 倦):狷之借字,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

②嗛:《国策·魏策》高注云:"嗛,快也。"言狷者洁己心自快足。

③盈:包涵。如几何上的体涵面、涵线、涵点。一几何体固必涵面、线、点,任何几何体也莫不包涵面、线、点。所以"盈,莫不有也。"

【译文】

洁身自好,所作所为心自快足。

包涵,就是没有什么不具有的了。

【原文】

廉[①],作非也[②]。

坚白③，不相外也④。

【注释】

①廉：廉耻。

②作非：张纯一云："言廉者常自省察其身口意之非礼而修治之。"

③坚白：坚白之辩，是战国时各学派都参加的辩论。他们开始辩论的是物质的属性，如：坚白等性质是否为物质本身所固有，后来所辩的是在事物的共相，如坚白等概念是否存在于事物自身之内。当时有"离坚白"论的形名家，后期辩者著作《公孙龙子》中的《坚白论》是"离坚白"诡辩之集大成者。他们的学说属唯心论的范畴。前期《坚白论》主要是说"坚白相离"，后期主要是说"坚白离石"。《坚白论》中有这样的话："知与不知相与离。"这话的意思是：通常人们认为的一块坚硬白色的石头，实际不是一块坚白石。因为眼见石时所见的只是白石，手摸石时所触的只是坚石。就眼见白时说，白是所知，坚是所不知，所知的并不是所不知的，可见客观方面的白和坚本来就是相离的。就手摸坚时说，也亦然。结果只有一块坚石和一块白石，并没有一块坚白石。这是典型的主观唯心论。

另一派以墨子为代表的名家则反对"离坚白"论。他们坚持唯物论的立场，主张"坚白相盈"。本经是墨子驳"坚白相外"之说。　坚：指石质坚。　白：指石色白。

【译文】

廉耻，就是知道自己所作所为有过错。

质坚色白的石头，坚白是不能相互排外而分离的。

【原文】

令①，不为所作也②。

攖③，相得也④。

【注释】

①令：张纯一云："此章上冡狷廉，下断任勇，不应间以非德操之令。今疑

本作卪。传写者不解其义，因而致误。卪，《说文》部首，瑞信也。象半分之形，即符节之本字。节为符卪之叚字。《说文·竹部》云：'节，竹约也。'人之操行，常有约束。修短合度，如竹有节。所谓绳墨自矫也。引申为节制节义字。此言卪之为名，以限度严密为义。设有行事稍逾分量者，虽欲有所作，终不敢为也。"

②所作：所欲为。

③撄：相交、相遇。

④相得：张纯一云："相得，犹言合一。"

【译文】

节，就是限度严密，不为所欲为。

撄，就是相交合一。

【原文】

任①，士损己而益所为也②。

似③，有以相撄，有不相撄也。

【注释】

①任：毕沅云："谓任侠。"任侠，即见义勇为。

②士：春秋战国时的"士君子"，这种人文武双全，好见义勇为。

③似：孙诒让云："'似'当依说作'仳'，形近而误。仳与比通，言相合比者，有相撄。相次比者，不相撄。"比，即比较。此条是分析说明几何学中两形相比的意义、方法。这里的形体相比必须是同类形体，因为《经下》有一条："异类不仳，说在量。"下面举同类相比的例子以说明"经"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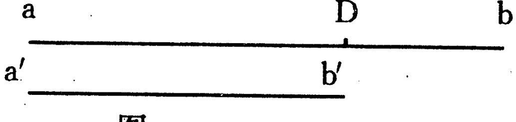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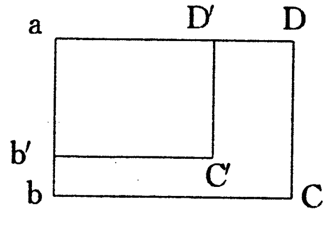


图　一

如图一，比较两直线 ab 和 a′b′的长短。将 a 点和 a′点相撄，再将 a′b′重叠在 ab 线上。然后观察判断两线的长短之差。



图二

如图二，比较两个矩形的大小。把矩形 ab′C′D′叠置在矩形 abCD 之上，令他们的一个∠a 和夹这个角的两邻边相重合。然后观察判断两矩形面积的大小。

从以上两例图可看出，在同类两形的比较中，必有一部分形体相撄重合，而另一部分则不相撄重合。

【译文】

任侠，是“士君子”牺牲自己，而使自己的作为有益于他人。

同类形体相比，有一部分相撄重合，有一部分不相撄重合。

【原文】

勇①，志之所以敢也②。

次③，无间而不撄撄也④。

【注释】

①勇：《说文》云：“勇者，气也。气之所至，力亦至焉。心之所至，气乃至焉。故古文勇从心。”勇，即力胜、气胜，不惧怕。

②志：意志。　敢：决，敢作敢为。

③次：谭戒甫云：“次是序次、排列。”

④无间：层叠而无间隙。　不撄撄：孙诒让云：“‘撄撄’，当作‘相撄’，非衍文。言两物相次，则中无间隙，然不相连合。”例如一本书，页与页相次，页与页之间“无间”，但又不相连合。

【译文】

勇气，是意志之所以敢于作为的体现。

顺次排列，是层叠无间隙而又不相连合。

【原文】

力，刑之所以奋也①。

法，所若而然也[②]。

【注释】

①刑：毕沅云："刑同形。"此言物形，即物体。 奋：《尔雅·释诂》云："奋，动也。"

②若：毕沅云："若，顺。"

【译文】

力，是用来改变物体动止状态的。（即现代物理学说的：力作用在物体上，使物体由静止变为运动或者得到加速度）

法则，是所要依顺而又必须这样做的。

【原文】

生[①]，刑与知处也[②]。

佴[③]，所然也。

【注释】

①生：生命。

②刑：同"形"，形体。 处：同时存在于一处。

③佴：《尔雅·释言》云："佴，贰也。"郭璞注："佴，次，为副贰。"孙诒让云："次贰与顺义近。"

【译文】

生命，是形体与知觉的结合体。

顺循，就是所要这样就这样的。

【原文】

卧，知无知也[①]。

说②，所以明也。

【注释】

①前一“知”(zhì 智)：知材，指人的感知官能。后一“知”：知觉。此《经》言人睡觉时不同醒时有知觉，但睡觉是生非死。

②说：张之锐云：“说，解说也。说明事理之所以然，而解释之也。”“说”，是墨辩论式组织中，立“辞”后，说明所持意见的依据部分。《经下》各条均有“说在……”一句，便是“说”。

【译文】

睡觉，是感知官能处在无知觉的状态。

说，就是用依据来说明立论。

【原文】

梦，卧而以为然也。

攸①不可，两不可也②。

【注释】

①攸：从胡适校为“佊”。 佊，通“詖”。《说文》：“詖，辩论也。” 《经说》标“彼”字，也当为“佊”。“佊”是墨辩中的术语，是“辩”的对象，指“辩”的双方所争论的是非。“佊”后应有逗号，与“不可”隔开。

②不可，两不可：从沈有鼎校为：“不两可，两不可也。”疑脱“两”字，补上意义完备。

【译文】

梦，是睡卧中以为如此如此的。

“辩”的双方所争论的对论，是非不可能“两可”，也不可能“两不可”。

【原文】

平[①]，知无欲恶也。

辩，争彼也[②]。辩胜，当也[③]。

【注释】

①平：《说文》云："平，正也。"无欲望邪恶之念。

②争彼：争"佊"，争是非。

③当（dàng 荡）：合理、正确。

【译文】

平正，是没有欲望与邪恶的念头。

辩论，就是争是非。辩论胜利，是因为说得合理、正确。

【原文】

利，所得而喜也。

为[①]，穷知而倛于欲也[②]。

【注释】

①为：行为。此指错误的行为。

②倛（xuán 悬）：悬挂、牵制、支配。

【译文】

利益，是得到它后而高兴的。

错误的行为，是知识短缺、被欲望所支配而造成的。

【原文】

害，所得而恶也。

已①,成、亡②。

【注释】

①已:过去。

②成:成功。 亡:消失。

【译文】

祸害,是得到它后而憎恶的。

已成过去,一是成功了,一是消失了。

【原文】

治,求得也①。

使②,谓、故③。

【注释】

①求得:张纯一云:“求所得者,有利无害,斯可谓治矣。‘治’有‘平’义。欲恶不得其平,天下终不治。故欲平天下,先平自心,惟其欲恶得其平而已。”

②使:假使。此《经》是墨子论述假言判断的规则。

③谓、故:假言判断是假定某一事物情况为另一事物情况的条件的判断。它是一种复合判断,由两个支判断构成。其中前一判断是假设的条件,叫做“前件”,后一判断是随假设条件而出现的事件,叫做“后件”。这里的“故”是指假言判断的“前件”,“谓”是指假言判断的“后件”。

【译文】

治理,是求平欲恶。

假使(假言判断),是由“故”(前件)和“谓”(后件)两个支判断构成。

【原文】

誉[①],明美也[②]。

名[③],达、类、私[④]。

【注释】

①誉:表扬、誉扬。

②明:彰明。

③名:名词、名称。

④达、类、私:墨家把名词分作达、类、私三类。

【译文】

誉扬,是彰明美德。

名称,分达名、类名、私名三类。

【原文】

诽[①],明恶也。

谓[②],移、举、加。

【注释】

①诽:批评、谴责。

②谓:谓词,用来表述主词是什么或干什么的。

【译文】

批评,是指明错误。

谓词,包括移谓、举谓、加谓三种。

【原文】

举[①],拟实也[②]。

知[3]，闻、说、亲[4]。名、实、合、为[5]。

【注释】

①举：拟实。

②拟：《说文》云："拟，度也。"拟实：孙诒让云："度量其实而言之。"

③知：知识。此指获取知识的途径和方法。

④闻、说、亲：此指获知的途径有：闻知、说知、亲知。

⑤名、实、合、为：指获知的四种方法。

【译文】

拟举，是拟度客观事物的实状。

知识，获知的途径有三：闻知、说知、亲知。获知的方法有四：名知、实知、合知、为知。

【原文】

言，出举也[1]。

闻，传、亲[2]。

【注释】

①出举：提出拟举的事物。

②传、亲：传闻、亲闻。

【译文】

言，提出拟举的实物。

闻知，分传闻、亲闻两种。

【原文】

且[1]，言然也[2]。

见[3]，体[4]、尽[5]。

【注释】

①且：张纯一云："且为更端之语助。具前后方然三义。如《说》。依前后《经》义言之，或属未来之期望，或属已往之事实，或属方然之讨论。故立且名以寄意。"

②然：指代以上讲的前、后、方然三义。

③见：目睹。

④体：部分。

⑤尽：全部。

【译文】

且，包含前、后、方然三义。

见，分"体见"和"尽见"两种。

【原文】

君，臣、萌[1]，通约也[2]。

合，乇[3]、宜、必。

【注释】

①萌：氓。古代称百姓。

②通约：共同约定。

③乇：即"正"字。

【译文】

君主，是臣、民所共同约定的。

合，分为乇合、宜合、必合三种。

【原文】

功[1]，利民也。

欲缶权利[2]，且恶缶权害。

【注释】

①功：《说文》："功，以劳定国也。"段注："《周礼·司勳》曰：'国功曰功'。"

②权：权衡。

【译文】

功绩，是有利于人民的。

希望端正就可权衡利，厌恶端正就应权衡害。

【原文】

赏，上报下之功也[1]。

为[2]，存、亡、易、荡、治、化。

【注释】

①报：酬报。

②为：作为，此指事物运动变化。此《经》分释事物运动变化有六种。后面的《经说》分别举例说明了六种变化的情况。

【译文】

奖赏，是上司酬报下级的功劳。

事物的运动变化有：存在、消亡、交易、荡散、治化、变易六种。

【原文】

罪[1]，犯禁也。

同[2]，重、体、合、类。

【注释】

①罪:本字作“辠”,秦以“辠”字似“皇”字,改为“罪”。《说文》:“辠,犯法也。”

②同:相同。

【译文】

犯罪,是违犯禁令。

相同,分重同、体同、合同、类同四种。

【原文】

罚,上报下之罪也①。

异②,二、不体、不合、不类。

【注释】

①报:《说文》:“报,当辠人也。”谭戒甫云:“《史记·路温舒传》:‘奏当之成。’崔浩注:‘当,谓处其罪也。’据此,报为处分罪人。”

②异:不同。

【译文】

处罚,是上司处罚下级的罪过。

不同,分二异、不体异、不合异、不类异四种。

【原文】

同,异而俱于之一也①。

同异交得放有无②。

【注释】

①异而俱于之一:孙诒让云:“之一,犹言是一。谓合众异为一。”

②同异交得：指“同”、“异”交互相依相得，有则俱有，无则俱无。　放：《玉篇》：“放，比也。”“放有无”，言同异是在比较中知道有无的。

【译文】

同一，就是合众异为一。

同和异交互相依相得，是在比较中知道有无的。

【原文】

久[①]，弥异时也[②]。宇，弥异所也。

闻，耳之聪也[③]。

【注释】

①久：义与“宙”同。《淮南子·齐俗训》云：“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今谓“宙”为时间，“宇”为空间。

②弥：王引之云：“弥，遍也。”

③聪：察也，即“明”。

【译文】

宙，是周遍地包括各种不同的时间。宇，是周遍地包括各种不同的处所。

听闻，是耳朵的明敏。

【原文】

穷，或有前不容尺也[①]。

循所闻而得其意，心之察也[②]。

【注释】

①或：“域”的本字，指空间。　前不容尺：前面不能容纳一线。

②察：敏察。

【译文】

穷极，是在一个区域再向前便不能容下一根线了。

顺循所听到的声音而得知别人所表达的意思，这是心灵敏察的缘故。

【原文】

尽，莫不然也[①]。

言，口之利也[②]。

【注释】

①然：这样。

②利：指口齿快利。

【译文】

穷尽，事物无不是这样的。

言谈，是口齿的快利。

【原文】

始，当时也。

执所言而意得见[①]，心之辩也[②]。

【注释】

①见(xiàn 现)：同“现”，表现。

②辩：明辩。

【译文】

开始，就是正碰上的最初时刻。

掌握所说的话，而自己的意思得以表现于人，这是心灵善于明辨的缘故。

【原文】

化，征易也①。

诺②，不一利用③。

【注释】

①征易：杨葆彝云："验其变易也。"

②诺：应诺。

③不一利用：孙诒让云："谓辞气不同，于用各有所宜。"

【译文】

物化，是验其变易。

应诺，辞气不同，于用各有所宜。

【原文】

损，偏去也①。

服②，执说③。

巧④，转则求其故⑤。

【注释】

①偏去：去掉一部分。

②服：说服人使其心服。

③执说：旧本"执说"下旁注"音利"二字。孙诒让云："利，与说音绝远，疑为'言利'二字之正文，误作小注也。"伍非百云："《墨经》无注音之例，孙校疑作正文者是也。音，疑作'者'。'服执说者利'与'诺不一利用'相对，皆五字为

句，执说者利，谓能执持己说而诡伺他人之说者，胜也。"伍说是，从之。

④巧：《说文·工部》云："巧，技也。"此条接"服"条言辩术的技巧。

⑤则：同"侧"。　故：所以然。

【译文】

损失，就是偏去整体中的一部分。

信服，能执持己见并能诡伺他人之瑕点，批却导窍，就一定能使人信服。

巧妙的辩术，必须辗转反侧求其所以然。

【原文】

大益①。

【注释】

①大益：孙诒让云："此与前云'损，偏去也'，损益义似正相对。疑凡体损之则小，益之则大也。以旁行句读次第校之，疑当在'巧转则求其故'句上，错箸于此，而又佚其说耳。"伍百非云："孙校是。但当增一'也'字。"据上二人校，此《经》应为："益，大也。"

【译文】

增加，就是扩大。

【原文】

儇稘秪①。

法同②，则观其同。

【注释】

①儇稘秪：孙诒让云："当为'环俱柢'，皆声之误。……《尔雅·释言》云：

'柢，本也。'……凡物有耑则有本，环之为物，旋转无耑，若互相为本，故曰俱柢。" 环：循环往复。

②法：法则。

【译文】

循环，是指宇宙万物都是互相为本，旋转无端的。

法则相同，就要观察其相同点。

【原文】

库，易也[①]。

法异，则观其宜[②]。

【注释】

①库句：张之锐云："库，藏也。易，变易也。言库虽不变，而其所藏之物则常变易。举库者，明天地为万物之大库藏也。"

②宜：此指唯一不同之处。

【译文】

藏物之库，所藏之物常变易。

法则不同，就观察唯一不同之处。

【原文】

动，或从也[①]。

止[②]，因以别道[③]。

（读此书旁行）舌[④]，无非。

【注释】

①或：孙诒让云："'或'，当为'域'之正字。 从：孙云："当作'徙'。"

②止：张纯一云："安居于此，而不迁于彼，笃行也。"此言真实地行墨道。

③因以别道：张纯一云："墨者总异同于一兼，止于爱人，因与不墨者别道也。"

④舌：正。《说文·正部》云："正，是也。"

⑤无非：《说文·非部》云："非，韦也。"韦者，相背也。 无非，即不背于正道。

【译文】

运动，就是迁徙一个地域。

墨者忠实地行墨道，因此与不墨者别道。

正，就是与正道不相违背。

经下第四十一

【原文】

止，类以行人[①]，说在同[②]。

所存与者[③]，于存与孰存[④]。

【注释】

①止，类以行人：孙诒让云："疑'人'当作'之'。"句读从伍百非校："止类以行之。" 止类：同类。

行：推也。 此条言演绎推理的原理，凡同法者必定同类，故可以类为推。

②说在同：《经下》中的"说在……"，这是用一两个字概括地标出例证和理由。《经说下》则是较详细地解释"说在……"的含义。

③所存与者：张惠言云："'与'下脱'存'字。"原文应为"所存与存者。" 所存：指人所存在居住之地。 存者：指存在居住的人。

④于存：存居于何，即存居于何地。 孰存：与谁存居。

【译文】

同一类可以相推，因为基于同一原理。

人所居住存在之地与存居的人存居在何处？与谁存居？

【原文】

驷异说[①]，推类之难[②]，说在之大小[③]。

五行毋常胜[④]，说在宜。

【注释】

①驷异说：孙诒让云："'驷'疑当为'四足牛马'四字讹脱合并为一字。""四足牛马异说"，即言"四足"与"牛马"这两个概念是有不同的。

②推类之难：言不能按上条那样推类。上条演绎推理的原则是：

A 为 C

C 为 B

那么，A 为 B 或 B 为 A 是必然了。我们现在推"四足"与"牛马"的关系就要注意了：

牛马为四足兽

四足兽为四足

那么，"牛、马为四足"是可以的，但是，"四足为牛马"就不行，因为，猪、狗、羊等都是四足，但不是牛马。所以说"推类之难"。

③说在之大小：孙诒让云："'之'上疑脱'名'字。凡总名为大，散名为小。"此言要认真区别名的大小分类。

④五行毋常胜：此《经》讨论构成物质的基本元素——"五行"，即金、木、水、火、土。春秋战国之际，阴阳家倡导"五行相生相克"的学说。他们认为"五行常胜"，即火胜于金，所以火克金；金胜于木，所以金克木；水胜于火，故水克火等。墨子则坚决反对这种"常胜"的说法。在本条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五行毋常胜。"胜与否，要看环境、条件是否适宜，故云"说在宜"。

【译文】

"四足"与"牛马"这两个概念是不相同的，推论物类是困难的，因为物名(概念)有大小之分。

五行是不能常胜的。胜与否，要看环境、条件是否适宜。

【原文】

物尽同名①，二与斗②，爱③，食与招，白与视，丽与④，夫与履。

【注释】

①物尽同名：孙诒让云："物犹事也。谓意异而辞同。"曹耀湘说："实异而名偶同。"此《经》是墨子的"同名"之论，即逻辑上所谈的"名词歧义"。

②二与斗：张纯一云："'二与斗'上疑脱'说在'二字。"

③爱：据谭戒甫校为："子与爱"。

④丽与：顾广圻云："据《说》，似当有'暴'字。"故此句应为："丽与暴"。

【译文】

万物中尽有实异而名称偶同的。如二与斗，子与爱，食与招，白与视，丽与暴，夫与履等就是这样。

【原文】

一，偏弃之①。

【注释】

①孙诒让云："《经说下》作'偏去'，与此下文及《经上》合。去、弃义同。谓凡物或分析一体为二，或累比两一为二，皆可去其一偏。"此《经》义与《经上》"损，偏去"章大旨均同。此言有些物体虽"一"而可"偏去"。

【译文】

分一体为二偏，可去其一偏。

【原文】

谓而固是也①，说在因。

【注释】

①詹剑峰云："'谓'即因其固是而是之。换一句话说，'谓'即因对象的固有属性是什么，而肯定它是什么。"谓：所以谓，名也。

【译文】

"谓",就是因对象的固有属性是什么,而肯定它是什么。

【原文】

不可偏去而二[①],说在见与俱[②]、一与二[③]、广与修[④]。

无"欲恶之为益损"也[⑤],说在宜[⑥]。

【注释】

①不可偏去而二:此墨子言物之属性为物质所固有,不可偏去而二。孙诒让云:"凡物有二斯有偏,有偏必可去其一;而体性相合者,则虽二而不可偏去。"

②见与俱:依高亨校为:"见与不见。"此即指《经上》"坚白"见不见之义。"坚白"于一石,"白"可见而"坚"不可见,"坚"可抚而"白"不可抚;但不能因见"白"而否定"坚",也不能因抚"坚"而否定"白"。"坚白"是石的属性,二者相盈,不可偏去。这是举一例说明"不可偏去而二"。

③一与二:再举一例说明之。"二"这个数,必涵一与一。一一相盈而为"二",不可偏去。

④广与修:还举一例说明之。一平面,必涵广与长,不可偏去。以上三例均说明物之属性为物质所固有,不可偏去,如果偏去其一,那就"石"不成其"石"、"二"不成其"二"、"面"不成其"面"了。

⑤欲:欲望、爱好。 恶(wù 务):厌恶。

⑥宜:指欲、恶应适宜。

【译文】

物质的固有属性不可偏去。比如:"石"必涵坚与白,"二"必涵一与一,"面"必涵广与长,这些都不能偏去。

没有"欲之为益、恶之为损"的,欲、恶应适宜。

【原文】

不能而不害[①],说在害[②]。

损而不害[3]，说在余。

【注释】

①害：妨害。

②害：从谭戒甫校为“容”。谭云：“疑因二字形似及涉上句‘害’字而误。”容：兼容、相互调剂。

③损：减损。

【译文】

人有不能作的事，这并不妨害其为能。以其互相兼容、调剂的缘故。

减损而没有害处，因为减损的是多余的。

【原文】

异类不吡[1]，说在量。

知而不以五路[2]，说在久[3]。

【注释】

①吡：比较。

②知：认识事物。 以：凭借、用。 五路：梁启超云：“五路者，五官也。”即目、耳、口、鼻、心五种感觉器官。

③久：时间。此指人的“时间感”。

【译文】

不同类的事物不能相比，因为其衡量标准不同。

认识事物也有不凭借五官的，比如：时间久远的事物。

【原文】

偏去莫加少，说在故①。

必热②，说在顿③。

【注释】

①偏去句：梁启超云："加少，增减也。莫，犹无也。偏去者，二去一，然所去者一，所存者一，两俱为兼体中之一体，所函之属性无变，故无增减也。两皆如其旧，故曰：'说在故'。几何公理所谓'各分量之和等于其全量'也。" 此《经》已有现代物理学中守恒定律的含义了。一个物体损去一部分，对剩余的那部分说，是"损"了，但就整个物体说，并没什么减少，物质总量依然如故。

②必热：谭戒甫校为：火热。此《经》是墨子驳辩者"火不热"之说。《庄子·天下篇》载公孙龙等言"火不热"，即火能使我热，但火本身不是热的。墨子在此强调：火是热的，火本身具有热的性质。

③顿：屯的繁文，屯集。

【译文】

偏去是没有增减的，因为物质总量依然如故。

火本身是热的，因为火体屯集着热。

【原文】

假必诪①，说在不然②。

知其所以不知③，说在以名取④。

【注释】

①假：虚假。　诪：《说文·言部》云："诪，乱也。或作悖。"

②不然：不是本来面目。

③知其所以不知：依章炳麟校为："知其所不知"，即能知道那些不知的事物。

④名：名称、概念。　取：取舍、选择。

【译文】

虚假必致悖乱，因为不是本来面目。

能知道那些不知的事物，因为可按事物的名称来取舍。

【原文】

物之所以然①，与所以知之②，与所以使人知之③，不必同④，说在病⑤。

无不必待有⑥，说在所谓⑦。

【注释】

①所以然：所以如此的原因。

②知之：知道它的原因。

③使人知之：使人知道它的原因。

④不必同：指以上三者不必定相同。下面从三方面来看：其一，同一事物，其所以然不必同。例如：人们得的病同是肺病，但每个得病的人为什么得病的原因，就不尽相同了。其二，同一事物的原因，不同的人探求它的方法是不必同的。如医生诊断肺病，中医就用诊脉的方式，西医则用 X 光一照便一目了然。其三，同一事物的原因，要使人知之的方法也不必同。有的用口传授讲解，有的用检查实物以示之等。同时，所以知之与使人知之也不必同，如不少医生自己探求病因是很有经验的，但要使人知之就很困难了。通过以上分析，可见三者不必同。

⑤病：与《说》中的“伤”同义。

⑥无不必待有：老子、庄子都有“有生于无”、“有无相生”之说。谭戒甫云：“名家谓‘无不必待有’，似即驳其说。” 待：相待相生。

⑦说在所谓：谭校为：“说在有‘无’。”即因为原本就有一个“无”。

【译文】

事物所以如此的原因，与所以知道是如此的原因，以及所以使人知道是如此的原因，不必定相同。比如伤病就是这样。

“无”不必与“有”相待相生，因为本来就有一个“无”。

【原文】

疑，说在逢、循、遇、过[①]。

擢虑不疑[②]，说在有无[③]。

【注释】

①逢、循、遇、过：孙诒让云："言疑含此四义。"

②擢(zhuó 浊)：《说文》："擢，引也。" 虑：詹剑峰云："虑，大率也。'擢虑不疑'者，谓援引彼事以推此事，大率可定。"

③说在有无：谭戒甫校为："说在所谓"。"有无"与上条"所谓"错简。《经上》"知"条云："所谓，实也。"又《经下》"一偏弃之"条《说》云："有之实也而后谓之，而之实也则无谓也，无谓则疑也。"此处"说在所谓"，即指有事实是这样。

【译文】

怀疑，有逢疑、循疑、遇疑、过疑四种。

援引彼事以推此事大率可定，不致疑惑，是因为事实如此。

【原文】

合与一[①]，或复否[②]，说在拒[③]。

且然，不可正，而不害用工[④]，说在宜[⑤]。

【注释】

①合：合数力。 一：一力。

②复：重复。 否：不重复。

③拒：抗拒力。

④且然句：孙诒让云："'工'与'功'古字通用，工犹言从事也。质定，故不可正，而因时乘势，正可从事，故不害功。"

⑤说在宜：指因时乘势，适于时宜。

【译文】

或者可以合数力而重复为一力，或者不可合数力为一力。因为力与力之间有抵抗力。

将要这样的，不能质定，但不妨害努力从事之，因为适于时宜。

【原文】

欧物一体也①，说在俱一惟是②。

均之绝不③，说在所均④。

【注释】

①欧：王闿运云："欧即区。"即区分。 物：指万物。 体：部分物类。

②俱一：属性相同的一类。 惟是：单独的实体。

③均之绝不：方孝博云："所谓'均'，代表物质的一种极为均匀的状态，也就是物体全部都在同一聚集状态，不发生变化。'绝'是这个均匀状态的破坏，也就是物体的聚集状态在某一点发生了突变。" 不：孙诒让云："吴抄本作'否'，古通用。"

④所均：指均衡的物体。

【译文】

区分万物为部分，有类别和单个实体之分。

物体的均衡状态被打破和不被打破，在于均衡物体是否均衡。

【原文】

宇或徙①，说在长宇久②。

尧之义也③，生于今而处于古④，而异时⑤，说在所义。

狗，犬也，而杀狗非杀犬也，可⑥，说在重⑦。

使，殷、美⑧，说在使。

【注释】

①宇或徙：孙诒让云："《说文·戈部》云：'或，邦也。'或从土作域，此即邦域正字。《庄子·庚桑楚》云：'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有长而无乎本剽者，宙也。'宇者，弥亘诸方，其位不定，各视身所处而为名，若处中者，本以南为南，假令徙而处北，则复以中为南，更益向北，则向所为北者，亦转而成南矣。四方随所徙而易并仿此。然方位虽屡徙不同，而必实有其处，故云：'徙而有处'；《庄子》云：'无乎处'者，则据其转徙无常者言之，与此文义不相碍也。"

② 长宇久：范耕研云："此条以'域徙'释'宇'，与《经上》'动，或徙也'相同，则知宇之意与动相关，盖不动则不能知空间也，然动者必赖时间之绵延而后显，故曰'长宇久'，言宇之长因乎久也。此明宇久两者之关系。"此言空间的变迁和时间的流动是紧密联系的。

③尧之义：指尧的事功。在"尧之义"、"狗，犬也"、"使、殷、美"三条之后，分别有"二，临鉴而立"、"鉴位"、"鉴团景一"等三条，孙诒让云："以下三《经》皆说鉴，当与说景诸条类列，疑皆传写乱之。"据孙说，将以上三条移至"景之小大，说在地缶远近"之后。

④生于今而处于古：王树枏云："《经说下》云'尧之义也，是声也于今，所义之实处于古。'据此则'生于今'，当为'声于今'。言有义之声于今，而义之实则处于古也。" 声：声名。

⑤异时：指古今异时。

⑥可：据伍百非校为："不可"。

⑦重：重同。即指狗、犬二名一实。

⑧使、殷、美：此《经》错字太多，依谭戒甫校为："使、役、义"。 使：令使，指上级号召征用。令使，分役使和义使两种。谭戒甫云："禹治洪水，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史记·夏本纪》)义之使役也。秦皇三十五年，营作朝宫于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秦始皇本纪》)不义之使役也。"由是观之，"义使"指正当的使役。

【译文】

宇，就是区域的迁移流动，因为空间的迁徙和时间的流动是紧密联系的。

唐尧的事功，声名在今天而事实出现在古代，古今异时，所指的“尧义”是有不同时代特征的。

狗，就是犬。说杀狗不是杀犬，是不可以的。因为狗、犬二名一实。

令使，分为“役使”和“义使”两种，都是使役。

【原文】

不坚白，说在[①]。

荆之大[②]，其沈浅也[③]，说在具[④]。

【注释】

①此处《经》文错简缺脱甚多。其一，此条错简至“鉴团景一”之后，依说移至此。下面几条依《说》同移。即“二临鉴而立”、“鉴位”、“鉴团景一”三条移至“景之小大”条后。其三，“说在”下面有脱文，故造成本条无法译。

②荆：楚地。

③沈：孙诒让云：“‘沈’当为‘沆’。”即大泽。

④具：孙云：“‘具’，《说》作‘贝’，并当为‘有’，皆形之误。”“有”，指沆泽为荆楚拥有。

【译文】

（缺）

楚地广大，它的沆泽浅狭，因为沆泽为楚地拥有。

【原文】

无久与宇，坚白[①]。说在因[②]。

以槛为抟[③]，于“以为”无知也，说在意[④]。

【注释】

①无久与宇，坚白：此句言一块“坚白石”在时间上和空间上不断地分割，分到“无久”、“无厚”之时，坚白仍相盈。

②因：因循连合。

③楹：孙诒让云：“‘楹’当为‘楹’。”曹耀湘云：“楹，柱也。抟，圆也。”

④意：臆断。

【译文】

“坚白石”不断地分割，分到“无久”、“无厚”时，坚白仍相盈。这是因为它们相因连合的缘故。

以为柱子是圆的，对于这个“以为”来说，是事先并不知道，因为这是臆断。

【原文】

在诸其所然未者然①，说在于是推之②。

意未可知③，说在可用过仵④。

【注释】

①在：谭戒甫云：“在，假为察。” 所然：所以是这样的事物。 未者然：孙诒让云：“‘未者然’疑当作‘诸未然’。” 诸未然：指那些其所以不是这样的事物。

②推之：推断出它们的结论。

③意：臆断。

④可用：指有的臆断是正确的可用。 过仵：毕沅云：“仵，即午字异文。”孙诒让云：“此仵当即啎之异文。”《说文》云：“午，啎也。啎，逆也。”因此，过仵，即指有的臆断错误不可用。

【译文】

观察那种种事物其所以是这样或其所以不是这样，由此可以推知这些事物的结论。

臆断正确与否，是不可预知的。因为有的臆断正确可用，有的

臆断则错误不可用。

【原文】

景不徙，说在改为①。

一少于二，而多于五②，说在建住③。

【注释】

①景：孙诒让云："此景谓日光所照光蔽成阴。"即"影"。此《经》说明阴影移动的物理实质。即说明光与影的关系，实质是物体运动而影不动。墨者指出阴影是不移徙的。但是，我们有时见到影子在移动，那是因为"改为"，即物体移动，新影不断生成，旧影不断消失，这个变化过程迅速，人们就产生了影子移动的错觉。

②一少于二，而多于五：俞樾云："数至于十，则复为一，故多于五。"

③说在建住：据曹耀湘校为："说在建位。"孙诒让谓"住"当作"位"，但将"建"、"位"分开，将"位"字作下一条《经》文的首字，误。曹云："建，立也。位，上下左右之位也。"故谭戒甫云："本条是说明算术的建位法。"即同一个数字，处在个位、十位、百位等，它的数值就不同。比如"一"，处在个位，它就比"二"小；当它处在十位时，它就大于"五"了。所以"一小于二，而大于五"是因为建位不同的缘故。

【译文】

阴影是不移动的，我们见到的影动，是因为物体移动或光源改换的缘故。

一比二少，而比五多，是因为建位不同的缘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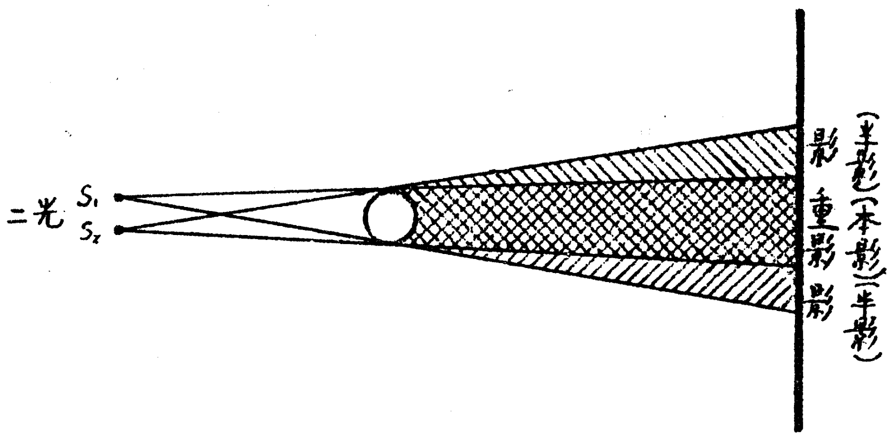
【原文】

景二①，说在重。

非半勿斫②，则不动，说在端。

【注释】

①景二：此处“景二”前，原有“住”字，据曹耀湘说，已移至前文“说在建”后面。影子有本影和半影两种。方孝博释此条云：“这一条说明重影的现象及其原理，也就是区别了本影和半影。本条中‘景’仍指阴影。两个阴影相互重叠的区域，叫做重影。重影的产生，必因有两个光源的存在，从两个光源发出的光使一个物体在壁上形成两个阴影。在适当的条件下，这两个阴影可以有一部分相互重叠，形成更为深暗的重影。在光学上这个重叠部分叫做物体的本影，而本影的周围仅由某一光源所构成的阴影，其暗度较浅者，叫做半影。如图所示（S_1 与 S_2 就是两个点光源）。这就是《经》言‘景二，说在重’的含义。如图：



② 斫：用刀斧砍，此处有剖析义。“非半勿斫，则不动，说在端。”方孝博云：“‘端’相当于几何学的‘点’。……本条的意义则在说明‘端’的本质……‘端’是‘体之无序而最前者’，没有广狭厚薄大小，不可能有什么‘半’，也就不可能斫取其半而去之。因为‘非半勿斫’、‘斫必半’，《经》和《经说》都特别强调这一点。既然‘非半勿斫’，而‘端’不可能有半，无从取其半而斫之，因而‘端’是永远不会被斫去的，所以《经》言‘非半勿斫，则不动’。‘不动’，犹言‘不消灭’、‘不竭’。”

【译文】

影子有重影、半影两种，是因为影子有重叠的缘故。

不可能分成两半，也就不可能斫取其半而去之的，则不动。因为已是端点了。

【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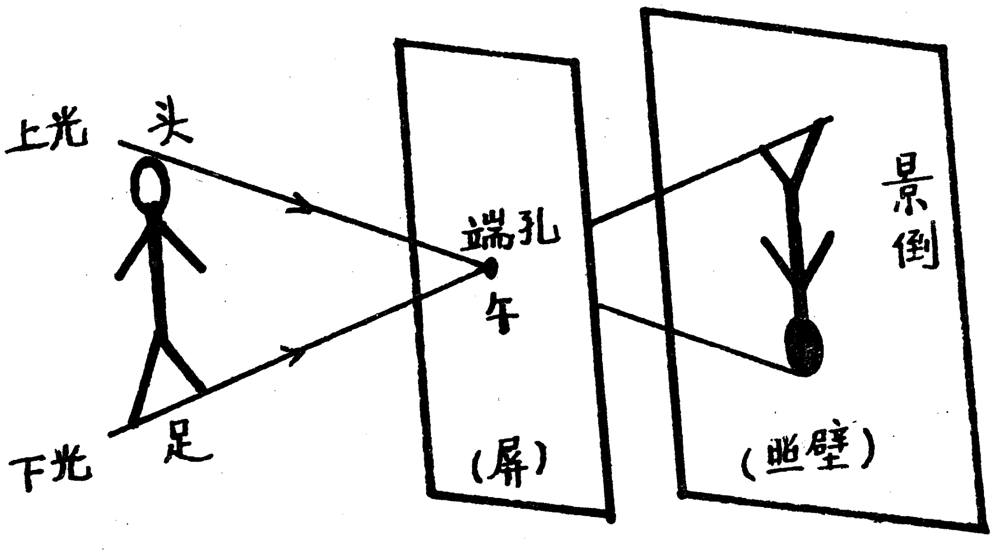
景到①，在午有端与景长②，说在端③。

可无也④，有之而不可去，说在尝然⑤。

【注释】

①到：同"倒"。此条说明针孔成倒像的现象，说明光是直线进行的性质。

②午：刘岳云曰："古者横直交互谓之午。《仪礼》'度而午'，注云'一纵一横曰午。'是也，其形为X，X者光线之交点。" 端：即"点"，此处指小孔。 景长：指物体与影像间要有一定长度(距离)。此句说明形成倒像的原因是：光线交点处有一小孔，同时物体与影像间有一定距离。(见下图)



③说在端：在形成倒像的两个原因中，最主要的条件是屏上的小孔，因为孔愈小影像愈清晰，故言“说在端”。

④可无：本来可以没有的事物。

⑤尝然：曾经是这样。

【译文】

倒影的形成，在于光线交叉处有一小孔，同时物体与影像之间有一定的距离。最重要的还是点状小孔。

本来可以没有的事物，一旦有了就不可否认，因为事实曾经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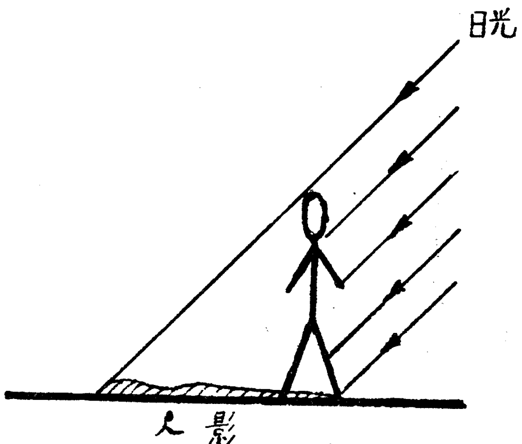
【原文】

景迎日①，说在抟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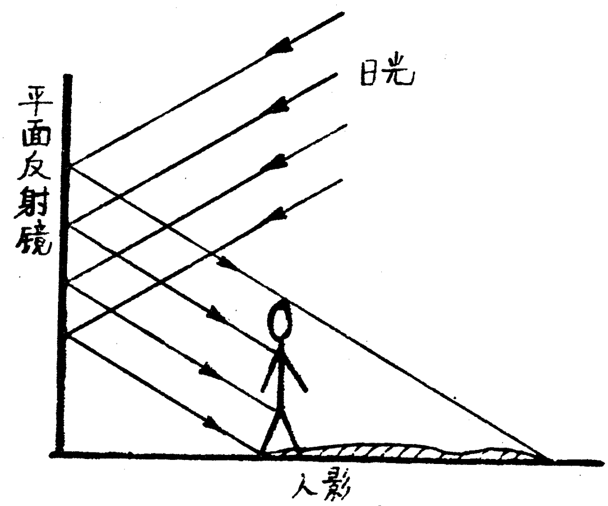
舌 而不可担③，说在搏④。

【注释】

①景迎日：人站在日光中，人影一般是背着太阳的。“景迎日”，指影子迎着太阳，即影子在人与太阳之间。（见下图）



（一般情况，人影背日）



（影迎日）

②说在抟：孙诒让云："'抟'，道藏本作'博'，吴抄本作'博'，亦并难通。以形声校之，疑当作'转'，谓鉴受日之光，转以射人成景，亦即反烛之义也。"此条是说明"景迎日"的现象产生，是由于日光被某一平面反射镜所反射，光线则向反转，因而影的位置改变而迎日。见图。

③缶而不可担：方孝博云："'担'和'擔'通，是'定'的意思。"邓高镜解释此句说："圆形的物体，随所置而正，然常圆转不定，故曰'正而不可定'。无论所处位置如何，其重心之垂直线恒中县也。"

④搏：《说文·手部》云："搏，圜也。"

【译文】

影子迎着日光，这是由于日光被反射的现象。

物体虽圆转不定，然随所置而端端正正，因为它是圆形物体故。

【原文】

景之小大，说在地缶远近①。

宇进无近②，说在敷③。

【注释】

①地：孙诒让云："'地'当为'杝'，杝即迤之叚字。杝、正文正相对。言景随地而易也。《说》亦云'远近杝正'，是其证。"

②宇进无近：宇徙，不能在宇内树立坐标，所以在空间位移无远近可言。

③敷：谭戒甫云："敷，尃的繁文。尃，训为'布'，此谓分布步履，即举步行走之义。"

【译文】

物体影子有时大有时小，其原因是由于物体有时斜有时正，光源有时远有时近。

在空间位移是没有远近的。它不像人们举步行走。

【原文】

二①，临鉴而立，景到②，多而若少③。说在寡区④。

【注释】

①二：此“二”字，多数学者将其属上“说在所义”为句，孙诒让将“二”移入此《经》，并云：“谓二人”。综合参考各家之说，我们认为方孝博先生解释以下三条《经》甚是。此条是总论两种球面反射镜的特点。下一条是分述凹面反射镜成像的实验记录。再下一条是分述凸面反射镜成像的实验记录。因此，此“二”的含义，应是孙说的二人。即二人，一人站在凹面镜前，一人站在凸面镜前。

②景：影。此“景”和下两条中的“景”，都是指照在镜中的“像”。

③多而若少：即言大而若小。物体大而在镜中所成的像缩小，这是凸面反射镜成像的特点。

④说在寡区：方孝博说：“由于光的反射定律没有发现，所以形成这些现象的原因在当时是不能彻底了解的。墨经作者试图说明其原因，认为是由于镜面和躯体都收到镜里面去，所以发生这些奇异的现象，这就是‘说在寡区’的意思。‘寡’就是少，‘区’是区域的意思。”

【译文】

二人正面对着一个凹面镜和一个凸面镜站立。对着凹面镜站的，在镜中的影像是倒立的；对着凸面镜站着的，镜中的影像则比原人缩小了。这是因为镜面区域小的缘故。

【原文】

鉴位①，景一小而易②，一大而击③。说在中之外内④。

【注释】

①鉴位：毕沅云：“当云鉴立，古位立字通。”此“鉴”应指凹面镜。

②景一小而易：指镜中的物像一是缩小而变易成倒像。

③一大而缶：指镜中的物像一是变大而正立。

④中之内外："中"，指球面镜中心和焦点的混合物。钱临照云："当烛炬在凹面镜前自无穷远处向凹镜面移到凹球面中心之前，镜中所成的烛像小而倒，'易'就是倒的意思，这似乎可通的。但当烛炬过球面中心更向镜面前移，在达焦点之前，烛像是比物大而倒；烛炬自焦点更向镜面前移动，于是方见一个物大而正立的像成于镜后。照此说来，在'一小而易'之后和'一大而正'之间，应当有一句'一大而易'的文字，方与实验相符；而'中之内外'四字更难于理解了。其实不然。墨经这条实验记载是丝毫没有错误的，只是当时作实验的人没有用烛炬作为发光体而把他自已的脸作发光体，把自己的眼睛做观察的仪器罢了。现在我们试立在凹面镜前的远处行向镜面，就看见自己的小而倒的人像自焦点迎面而来，等人走近球面中心时，人像仍小、仍倒，但逐渐模糊，以至不辨。这时因为像成在离人目不及 25 厘米地方，这样已小于人的视距，所以看不清楚了。待人到达球面中心时，此时像也成在此处，好比把东西放在我们眼球上面，当然是看不到了。人要是更向前进，大而倒的像就成在人的后面，更无从得见。但人走过焦点再向镜面而去，则大而正立的像又可见到在镜后面了。所以当人从远处走向凹面镜时，初见是小而倒的像，当人行进球面中心和达焦点之前，像由模糊至毫无所见；过焦点，大而正的像又可见了。这样说来，《经》文的'一小而易，一大而正'是一个真实的实验记录，并没有遗失记载什么呵。因此，下面的'说在中之外内'的'中'字应是指球面中心和焦点的混合物了。凹面镜的焦点和球面中心是两个很重要的因素，可惜当时观察的人没有能用一根烛炬和一张纸屏来做实验，因此，球面中心和焦点没有能分别出来，他只能用一个'中'字来概括这两个不同性质的点了。"(图见《说》)

【译文】

立在一凹面镜前，影像一是缩小而变易成倒像，一是变大而正立。这是因为人或物体一个在球面中心之外，一个在球面中心(焦点)之内。

【原文】

鉴团[①]，景一[②]。

行循以久③，说在先后④。

【注释】

①鉴团：《说文》："团，圆也。"圆，即球形，此处"鉴团"，即凸面反射镜。

②景一：此言人体立在凸面反射镜前，只出现在镜后成正立的缩小的影像一种情况。

③行循：张惠言云："'循'当为'脩'。"孙诒让云："'脩'，吴抄本并作'修'，'脩'叚字。"修，长也。行修，指人们行走很长的路。　以：用。

④先后：指时间的先后。

【译文】

站立在凸面反射镜前，只有一种影像出现。

人们行走很远，需要很长的时间，因为时间有先后之分。

【原文】

贞而不挠①，说在胜②。

一法者之相与也尽③，若方之相合也，说在方。

【注释】

①贞：孙诒让云："当为'负'。"即负重。　挠：偏翘。此条论述利用杠杆造桔槔（jié gāo 洁高）的原理和功用。（图见《说》）

②胜：胜任。

③一法：同一法则。与：《广雅》："与，如也。"相与，即相类似。　尽：孙诒让云："'尽'下当脱'类'字。"尽类，即皆同类。

【译文】

负重而不偏翘，因为能够胜任。

同一法则的模型相似，是因为都同类。如像方形物体彼此互相符合，因为都是方类。

【原文】

天而必壬[①]，说在得[②]。

【注释】

①此《经》依孙诒让校在"贞而不挠"之前，与《经说》对照，依谭戒甫释，移至此。天：谭戒甫云："《经》文'奧，原烂脱上半误作'天'，兹改正。奧，《说文》谓为'衡'的古文，与标题正合。"此条言称衡的原理和作用。方孝博云："称衡的构造和桔槔有一个基本共同之点，就是'本短标长'；不同之点是：(1)桔槔要保证标端永远下垂，称衡则要求其衡木水平，标端不得下垂；(2)桔槔上不使用'权'(称锤)，称衡上则使用了一个可以沿横木任意滑动放置的'权'，以达到支点左方和右方重力矩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目的。所以桔槔的妙处在'极胜重'，称衡的妙处则在'标得权'。使用称衡测定物重的方法，是借'权'在横木上位置的调准，使横木水平，也就是系统达到水平状态，这就叫做'正'。此时'权'在横木上的位置就指示出所称物体的重量。"

②得：指"权"的位置得宜。

【译文】

称衡必须使其称杆处于水平状态，关键在于"权"的位置得宜。

【原文】

契与枝板[①]，说在薄[②]。

狂举不可以知异[③]，说在有不可[④]。

【注释】

①契与枝板：张惠言云："'契'当为'挈'，'枝'当为'收'，'板'字亦误。"孙诒让云："'板'疑当作'仮'，仮，反同。谓挈与收二力相反也。"《说文》："提，挈也。"提挈，指用力把重物向上提升。《广雅·释诂》："收，取也。"收取，即自下拽之。故"挈"与"收"这两种动作恰相反。

②薄：孙诒让云："疑当为'权'之误。"此《经》说明应用滑轮装置以升降重物的原理。故此"权"应指滑轮一端捆绑的石头之类的重物。滑轮升降重物的关键在绳的一端挂了一个"权"。"权"比物重，则物即被"挈"而上升；"权"比物轻，则物被收而下降；"权"与物相等，则物不上不下而停止。所以言"说在权"。

③狂举：妄说。

④有不可：指事物有可、又有不可。

【译文】

滑轮的提挈与收取相反，关键在绳的一端挂了一个"权"。

妄说是不能辨清事物的差别的，因为事物有可、又有不可。

【原文】

牛马之非牛，与可之同①，说在兼②。

【注释】

①可：前句言"牛马之非牛"，此"可"即言"牛马是牛"。 同：相同。

②兼：兼名，即指牛马这个整体概念。

【译文】

说牛马不是牛，与说牛马是牛相同。因为牛马是一个整体概念。

【原文】

倚者不可正①，说在剃②。

循此循此与彼此同③，说在异④。

【注释】

①倚：偏倚、倾斜。

②剃:孙诒让云:"《说》云'车梯'。则'剃'当作'梯'。"

③循此循此:据曹耀湘、梁启超校为:"彼彼此此"。即彼是彼、此是此。

④异:言彼此有别,不可又是"此",又是"彼"。

【译文】

倾斜的面和力量不能端正,例如车梯。

彼是彼、此是此与彼此相同,因为彼、此有别。

【原文】

推之必往①,说在废材②。

唱和同患③,说在功④。

【注释】

①推之必往:孙诒让云:"'推'依《说》当作'柱'。'往',疑当作'住'。盖谓凡物榰(zhī 支)柱之,则住而不动。……住即不下之义。"

②废:放置。 材:材料。

③唱和:《说文》:"唱,导也。和,相应也。"即倡导与和应。 患:谭戒甫云:"患,串的繁文。"即贯穿。

④功:功绩。本条以"唱和"比拟"教学"。

【译文】

凡建筑物一定有支撑物就不会下落,因为上面要置放材料。

倡导与应和同条共贯,二者相互为功。

【原文】

买无贵①,说在仮其贾②。

闻所不知,若所知,则两知之③,说在告。

【注释】

①买无贵：谭戒甫云："此买兼卖说，贵兼贱说。"

②仮：反的繁文。 贾：價的省文。此句言货币的价值与物价之间有反复。

③两知之：言"所不知"的和"所知"的，两者都知。

【译文】

买卖是没有贵贱的，因为货币的价值与物价之间有反复。

听得所不知的如同所知的，那么，不知和已知两者皆知了。因为有人相告。

【原文】

贾宜则雠[①]，说在尽[②]。

以言为尽诗[③]，诗，说在其言[④]。

【注释】

①贾：同"价"。 宜：适宜。 雠：毕沅云："'售'字古只作'雠'，后省。"

②尽：见后《经说下》。义为：种种不能售出的原因尽数去掉。

③诗：错误、荒谬。

④其言：指"言为尽诗。"意思是：错就错在这句话本身。

【译文】

价格适宜就出售，因为"尽"。

认为所有的言论都是错误的，这种观点是荒谬的，它错就错在这句话本身。

【原文】

无说而惧[①]，说在弗心[②]。

唯吾谓非名也则不可[③]，说在仮[④]。

【注释】

①说:解说、解释。

②弗心:心里不明白。

③唯:答应、应诺。 非名:假名,即不正确的概念。

④仮:同反。

【译文】

没有人解说而感到恐惧,是因为心里弄不明白。

应诺我所说的假名,那是不可以的。因为彼此相反的缘故。

【原文】

或①,过名也②,说在实③。

无穷不害兼④,说在盈否⑤。

【注释】

①或:域。

②过名:过误的名称。

③实:事实。

④兼:兼爱。

⑤盈:充满。

【译文】

方域是过误的名称,因为事实是这样。

地域无穷并不妨害人的兼爱,因为天下人有充满与否的问题。

【原文】

"知知之,否之,足用也。"谆②。说在无以也③。

不知其数而知其尽也④，说在明者⑤。

【注释】

①知：詹剑峰云："《经》第一个'知'字是名词，指吾人的知能。"第二个"知"字为动词，知道。

②谆：张惠言云："'谆'宜为'誖'。" 誖，谬误也。

③以：詹剑峰云："'以'，因也，由也，犹言理由也。"

④不知其数："不知道天下的人数。

⑤明：孙诒让云："此'明'当作'问'。"

【译文】

有人说："人的智能知道客观事物，同时又不知道客观事物"，并以为是可行的，这是荒谬的。因为自语相违、没有理由。

不知道天下的人数而知其尽爱，是因为有询问了解的缘故。

【原文】

谓辩无胜①，必不当，说在辩。

不知其所处，不害爱之，说在丧子者②。

【注释】

①辩：辨论。

②丧子者：丧失子女的父母。

【译文】

说辩论不会胜的，一定是不恰当的，因为在于辩论本身是否辩。

不知道人们所居住的地方，但不妨害去兼爱他们。如同失去子女的父母，虽不知其子女之所处，但不妨害其爱子女之心。

【原文】

无不让也[①]，不可，说在始[②]。

仁义之为内外也[③]，内[④]，说在仵颜[⑤]。

【注释】

①让：礼让。礼让是我国古时伦理中的一种美德。但墨子不主张凡事都礼让。

②始：孙诒让云："'始'疑当作'殆'。" 殆：《荀子·荣辱篇》："巨涂则让，小涂则殆。"杨倞注："殆，近也。"谭戒甫云："盖谓大路广阔，人行可让；小路狭仄，只能单行，后者当尾追赶及前者，不暇相让了。"

③仁义之为内外：本条是批驳"仁内义外"之说的错误。

④内：曹耀湘校为"冈"，古"罔"字，诬罔、歪曲。

⑤仵颜：谭戒甫云："谓认识乖忤。"

【译文】

什么都要礼让，是不可以的。例如小路狭仄就不能相让了。

说仁是内、义是外，这是歪曲。因为认识乖忤模糊的缘故。

【原文】

于一有知焉[①]，有不知焉，说在存[②]。

学之益也，说在诽者[③]。

【注释】

①一：指一块石头的坚、白两种属性。

②存：客观存在。

③诽者：诽谤学习的人。

【译文】

对于一块石头的坚、白两种属性，有的被理解，有的不被理解。

但它却是客观存在的。

学习是有益的，诽谤者的言行证明了这一点。

【原文】

有指于二①，而不可逃②。说在以二絫③。

诽之可否④，不以众寡，说在可非。

【注释】

①二：指石头坚、白两种属性。

②逃：脱离。

③絫：张惠言云："'絫'当为'参'，或兼指，或参指。"参：三。

④诽：批评。

【译文】

有指示出坚、白两种属性，但不能脱离石头这一整体。因为坚、白兼指为二，合石而为三之故。

批评的对与不对，不能以批评的多少来衡量，关键在应不应该批评。

【原文】

所知而弗能指①，说在春也、逃臣、狗犬、贵者②。

非诽者谆③，说在弗非。

【注释】

①弗能指：不能确指其实。此条与上条都是申说"于一有知焉，有不知焉"之义。张纯一云："上章言指其名，而不能尽知其实。此章言知其名，而不能确指其实。"

②说在句：贵：遗的省文。此句言所知的事物不能确切指示出来的有下列

四种：春、逃臣、狗犬、遗者。四者含义见《说》。

③谆：张惠言云："'谆'当为'诗'。"

【译文】

所知的事物而又不能确指出来的，比如：春、逃臣、狗犬、遗者四种。

非议批评的人是错误的，因为不能非议。

【原文】

知狗而自谓不知犬，过也，说在重[①]。

物甚不甚[②]，说在若是[③]。

【注释】

①重：《经上》"同"条云："二名一实，重同也。"

②甚："很"，言程度。

③是：谭戒甫云："是，义为标准。"

【译文】

知道狗，而又自己说"不知道犬"，这是错误的，因为违反重同的规律。

事物有"很"和"不很"的程度区别，因为事物比较是按一定标准的。

【原文】

通意后对[①]，说在不知其谁谓也[②]。

取下以求上也[③]，说在泽[④]。

【注释】

①通意后对：张惠言云："先通彼意，后乃对之。"

②谁谓：即谓谁或谓何。

③取下：取得下面的信任。　求上：求得上位。

④泽：此以"泽"善处下为例。谭戒甫云："泽是处下的，当时'惠施之学去尊'，故说'山与泽平'，即儒家《孟子》也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议论，这些都是主张取下的号角。"

【译文】

先通晓他人的意思然后才答对。否则不知道对方说的是谁或是什么。

取得下面的信任才能求得上位，如同水泽善处下位。

【原文】

是是与是同①，说在不州②。

【注释】

①是是：据《说》的牒经标题应为"不是"。

②州：《广雅》："州，殊也。"

【译文】

"不是"与"是"的判断相同，因为没有殊异。

经说上第四十二

【原文】

故，小故①，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体也，若有端②。大故③，有之必无然④，若见之成见也⑤。

【注释】

①小故：指成一现象的必要条件，所以下文说“无之必不然”。但“小故”又只是成一现象所依赖的条件的一部分，所以说“体也”。体，就是部分的意思。因此，“有之不必然”。

②若有端：这是举例来说明“无之必不然”的，就如“尺”（尺长的直线，即线段），一定要有两端，无端就不成其尺。

③大故：成一现象所依赖条件的总和。

④有之必无然：孙诒让云：“此疑当作‘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与上‘小故’文正相对。”

⑤若见之成见：如像“见之成见”需要很多条件一样，如人的视力、光线、所见之物与人目的距离等。这些条件（大故）全部具备了，人目就一定能见到物了。反之，若这些条件不全具备，如人的视力是好的，假若无光线，在一个黑暗的屋子里，是必然见不到物的；又如人的视力是好的，光线也具备，假若所要见之物与人目的距离超越了人的视力范围，那也就见不到所要见之物了。

【译文】

故，一现象的“小故”，有了它，不一定能成此现象；没有它，一定不能成此现象。因为它只是一现象产生所依赖的条件的一部分。但“无之必不然”，例如，尺必有两端，无端就不能成其尺。“大故”，

有了它，这一现象就必然要产生了；没有它，这一现象就一定不会产生。这就如同要看见一物体，必定要具备视力、光线、人目与物体间的距离恰当等条件一样。

【原文】

体，若二之一，尺之端也①。

【注释】

①端：线段的两端，应理解为几何学中的“点”。

【译文】

体，如同二中的一，线段中的点。

【原文】

知材①，知也者，所以知也②，而必知，若明③。

【注释】

①知材：《经说》中的牒举经题都是用对应的《经》文中的第一字。此处用“知材”二字是特例。

②知：认识事物。

③明：目精，即瞳孔。

【译文】

知材，是人们恃以认识外物的。有了它，必定能认识事物，就如同人的目精，张目就能见物。

【原文】

虑，虑也者以其知有求也，而不必得之，若睨①。

【注释】

①睨：斜视。

【译文】

虑，思虑是人们用知材感知事物，自然而心生虑而思求之，但未必能得到它。这就如同张眼斜视外物，未必能得到事物的真实情况。

【原文】

知，知也者以其知过物而能貌之[1]，若见[2]。

【注释】

①过物：接触、感知事物。　貌：肖也，即描画。

②见：指亲见一物。

【译文】

知，知觉是人们用知材接触事物并能把它的形象描画出来。如亲眼见一物，就能把它描画出来。

【原文】

恕，恕也者以其知论物[1]，而其知之也著[2]，若明。

【注释】

①论物：比度推论事物。

②著：显著。

【译文】

恕，聪智是人们用亲自接触的事物加以比度推论，因而得到的知识就显著。如同眼睛看得雪亮。

【原文】

仁，爱己者非为用己也①，不若爱马，著若明②。

【注释】

①用：役使、役用。

②不若爱马，著若明：孙诒让校订为："不若爱马者"。

【译文】

仁，爱己的人不是为了要役用自己，（而是由此推出爱人的人并不是为了役用人，才是真正的体爱）不像爱马的人是为了役用马。

【原文】

义，志以天下为芬①，而能能利之②，不必用。

【注释】

①芬：谭戒甫云："芬，分的繁文，即本分之义。"

②能能：第一个"能"字，能够。第二个"能"字，善、好。

【译文】

义，立志以天下事作为自己分内的事，而又能很好地有利于天下，但不必为自己谋求地位。

【原文】

礼，贵者公①，贱者名②，而俱有敬僈焉③。等异论也④。

【注释】

①公：此指被人呼为“公”，或自称为“公”。

②名：此指自称其“名”，或人呼其“名”。

③敬僈：尊敬、轻慢。

④等异论：等：齐一。论：读为“伦”，伦类，即阶层。异伦，即贵贱等级的差异。张纯一云：“墨子一往平等。以礼无不敬。无敢慢。深以世俗之礼、有贵贱等差之异为非。谓既分贵贱尊卑，则其为礼不过徒严外饰。”因此，这里的“等异论”，是一齐贵贱等差之异。

【译文】

礼，高贵的人被称之为“公”，低贱的人被直呼其“名”，都有尊敬与轻慢的分别。礼就是要齐一贵贱等差之异。

【原文】

行，所为不善名①，行也。所为善名，巧也②，若为盗。

【注释】

①善名：“善”，通“缮”，矫饰。善名，即沽名钓誉。

②巧：巧诈。

【译文】

行，所干的事不是为了沽名钓誉，这就是品行。干点事是为了买名，那就是巧诈，如同作强盗一样。

【原文】

实，其志气之见也①，使人如己②，不若金声玉服③。

【注释】

①志气之见：张纯一云："志，诚于中者也。气，形于外者也。"见(xiàn 现)：表现。

②使人如己：孙诒让云："言待人以实，与己身无异。"

③金身玉服：比喻徒有外表光华。

【译文】

实，实荣是人的志气的表现，以实待人，如同待己，不像金声玉服一样徒有外表光华。

【原文】

忠，不利弱子亥①，足将入止容②。

【注释】

①弱子亥：孙诒让云："'亥'疑当为'孩'。《说文·口部》云'咳，小儿笑也。古文作孩'。《明鬼下》篇云'贼诛孩子'。子亥犹云孩子。弱子孩，谓小主也。言忠臣之强君，其迹若不利于小主，即《书·金縢》管叔流言，谓周公将不利于孺子之意。"

②止：孙诒让云："'止'疑当为'正'。此言虽强君，而事君必以敬，此其以为忠也。"

【译文】

忠，不利于小主为不忠。举足将见君王，必正容恭敬。

【原文】

孝，以亲为芬①，而能能利亲，不必得。

【注释】

①亲：指父母亲。

【译文】

孝，把赡养父母作为自己分内的事，而又能很好地爱护父母，但不必得到孝顺的名声。

【原文】

信，不以其言之当也①，使人视城得金②。

【注释】

①当(dàng 荡)：得当，合理。

②使人视城得金：孙诒让云："言告人以城上有金，视而果得之，明言必信也。"

【译文】

信，不仅是因为他的话说得恰当，而是他如果说"城上有金"，叫人去看，果然得到了金子。

【原文】

佴，与人遇人①，众循②。

【注释】

①与人遇人：言人们相与相遇都相辅助。

②循：张纯一云："循当为循之讹。"

【译文】

佴，人们相与相遇都相辅助，众人都跟循这样作。

【原文】

诮，为是为是之台彼也①，弗为也。

【注释】

①为是：为正，指作人正直，不同流合污。孙诒让云："下'为是'二字，盖误衍。" 台：顾千里云："'台'读当为'诒'。"《说文·言部》云："诒，相欺诒也。"

【译文】

诮，作人正直，欺诒他人之言不为。

【原文】

廉，己惟为之①，知其䁥也②。

【注释】

①惟：孙诒让云："'惟'当作'雖'，同声假借字。"

②䁥：孙云："以文义校之，当为'諰'之讹。"諰：惧怕。

【译文】

廉，自己虽或作了错事，但心常自省，知道惧怕。

【原文】

所令①，非身弗行②。

【注释】

①所令：毕沅云："此释《经上》令，不为所作也。"故"令"上的"所"字，疑衍。令，从张纯一校为"节"。（见《经》上"令"条）

②身：身体力行。非身弗行：不身体力行就不行。即要身体力行、自己带头才好。

【译文】

节，凡事要身体力行，亲自带头。

【原文】

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

【译文】

任，干自己所疾恶的事，成就别人所急需的愿望。

【原文】

勇，以其敢于是也①，命之②；不以其不敢于彼也，害之③。

【注释】

①以：因。 是：此。

②命之：以勇名之。

③害之：伤害勇名。以上两句是：因为他敢干此事，就说他勇敢；也不因为他不敢干那事，就说他伤害了勇名。因为“志”是“心之所向”，《经》文说“志之所以敢也”，是说志在于此则敢于此，志不在于彼，则不于彼，非不敢也。如：战国时，赵蔺相如志在抗秦，因此敢叱辱秦王；回来后，一再礼让廉颇将军，并不是他不敢与廉颇斗，而是考虑赵国的利益，这也应是一种勇的表现。

【译文】

勇，因为他敢干此事就说他勇敢，也不因为他不干那事，就说他伤害了勇名。

【原文】

力，重之谓下，与重，奋也[①]。

【注释】

①此句依詹剑峰校为：力，重之谓，下、举，重奋也。

【译文】

力，物体的重量是力的一种表现，其所以能下落和被上举，都是重力的奋动。

【原文】

生，楹之生[①]，商不可必也[②]。

【注释】

①楹：吴抄本作“盈”。盈，满也。

②商：张纯一云：“寿夭无定，有如商家求利，盈亏无常，不可必也。《贵义》篇云：‘士之用身，不若商人用一布之慎也。’可为此譬为商之证。”

【译文】

生，生命是形体与知觉盈满相含。但人的寿夭是无定的，如同商家求利一样，盈亏无常，不能一定呵！

【原文】

卧。（缺）

【原文】

梦。（缺）

【原文】

平，惔然①。

【注释】

①惔：张惠言云："'惔'疑当为'憺'。"《说文·心部》云："憺，安也。"即《经》所谓"无欲恶"，心安且正。

【译文】

平，没有欲恶，心安且正。

【原文】

利，得是而喜①，则是利也。其害也，非是也。

【注释】

①是：指代利益、好事。

【译文】

利，得到它而高兴的，就是利益了。对于那些害处，就不会这样高兴了。

【原文】

害，得是而恶，则是害也。其利也，非是也。

【译文】

害，得到它而憎恶的，就是祸害，对于那些利益，就不会这样憎恶了。

【原文】

治，吾事治矣，人有治南北[①]。

【注释】

①有：孙诒让云："'有'当读为'又'。"此二句，张纯一解："欲恶平，处官得其理，吾身无不治，吾事无不治矣。然天下未治，害未尽除，利未尽兴，未为得也。又必兼四方之人相与共治之，使无得其所，即使天下之事无不得其理。"

【译文】

治，自己的事得以治了，又必须兼四方之人一道共治东西南北各方。

【原文】

誉之[①]，必其行也[②]，其言之忻[③]。使人督之[④]。

【注释】

①誉之："誉"为牒举经题，"之"应为衍字。

②必：坚定。

③忻(xīn 欣)：通"欣"，心喜。

④督：孙诒让云："'督'，'笃'之借字。《尔雅·释诂》云：'笃，厚也。'言使人厚于为善行。"

【译文】

誉，誉扬可以坚定人的善行。誉扬的话使人心喜，使人笃厚于善行。

【原文】

诽，必其行也，其言之忻[①]。

【注释】

①必其行也，其言之忻：孙诒让云："诽誉义相反，说不宜同，疑皆涉上而误，下亦有脱文。"据谭戒甫先生校，应为："止其行也，其言之作。"（"怍"，据梁启超改） 怍（zuò 坐）：惭愧。

【译文】

诽，批评能阻止人的丑行。批评的话使人惭愧。

【原文】

举，告以文名[1]，举彼实也[2]。

【注释】

①告：使人知。 文名：借文为名。

②举彼实也：旧本"也"下"故"字，毕、孙本均断属下章，作"故言也者"，似误。今按曹本移"故"于"也"前，即："举彼实故也。"

【译文】

举，用此文名相告，用以拟举那个事物的实状及其所以然。

【原文】

言也者，诸口能之，出民者也[1]。民若画俿也[2]。言也，谓言犹石致也[3]。

【注释】

①民：孙诒让云："'民'当为'名'之误。" 出名：言出而有名。

②民："民"当为"名"。 俿：毕沅云："'俿'，'虎'字之异文。"

③致：坚实密致。

【译文】

言语，诸口都能说出，言出而有名。名出，事物的实状就如同画虎一样，一目了然。言语，就如同石头一样坚实密致。

【原文】

且，自前曰且①，自后曰已②，方然亦且③。若石者也④。

【注释】

①自前曰且：由前说后叫“且”。如《史记·晋世家》：“且待其乱”。此“且”，“未来”义。

②自后曰已：由后说前叫“已”。张纯一云：“已本作且，后人不识其义，而必作已，或因形近而讹。”故此句应为：“自后曰且”。如《国策·秦策》：“疾且不起”。此“且”，“已往”义。

③方然曰且：方今或将要也叫“且”。如：《诗经·齐风鸡鸣》：“会且归矣”。此“且”为“将”义。

④若石者也：俞樾云：“‘若石者也’，涉下句‘君以若名者也’而衍，又误‘名’为‘石’耳。”据删。

【译文】

且，由前说后叫做“且然”(即未来)，由后说前也可叫“且然”(即过去)，方今或将要还可称“且然”(即现在)。

【原文】

君，以若名者也①。

【注释】

①以若名：孙诒让云：“此言君之名，对臣民而立，故云以若名。若，即指臣民也。”

【译文】

君，君主是相对臣民而立的。

【原文】

功，不待时[①]，若衣裘。

【注释】

①不待时：张纯一云："功不在时，与罪不在禁，文义相对。《国语·越语》上，大夫种曰：'贾人夏则资皮，冬则资絺。'是不待时之证。言能预为未来谋者利大也。"

【译文】

功，立功要不待时，如同贾人夏则资皮，冬则资絺。

【原文】

赏[①]，上报下之功也[②]。

【注释】

①赏：此字原误着于"罪不在禁"句之上，孙诒让认为是此句的牒举标题。

②此句原在"罪"句下，依《经》调上。

【译文】

赏，奖赏是上司酬报臣下的功劳。

【原文】

罪，不在禁[①]，惟害无罪[②]，殆姑[③]。

【注释】

①禁：禁令。

②惟：借为"虽"。

③殆姑：据梁启超校为：若殆。 若殆：谭戒甫云："《荀子·荣辱篇》：'巨涂则让，小涂则殆。'杨倞注：'殆，近也。'按'殆'和'隸'、'逮'二字声义都近，本训为'及'。盖谓大路广阔，人行可让；小路狭仄，只能单行，后者当尾追赶及前者，不暇相让了。行路礼让是我国一种传统习惯，然不让也不能说是犯禁，故不为罪。"

【译文】

罪，不在禁令内的，虽妨害人但不算是犯罪。如人行小路追赶上前面的人，无暇让路，虽不礼貌，但不能说有罪。

【原文】

罚，上报下之罪也①。

【注释】

①报：处罚。

【译文】

罚，是上司处罚下级的罪过。

【原文】

侗①，二人而俱见是楹也②，若事君。

【注释】

①侗：通"同"。

②二人而俱见是楹：张惠言云："一楹也，二人俱见，俱谓之楹，是同也。"

【译文】

同，两人同见一楹，都说是楹。好比臣子们共事一君。

【原文】

久，古今旦莫[①]。宇，东西家南北[②]。

【注释】

①莫：通暮。

②家：孙诒让云："家犹中也，四方无定名，必以家处所为中，故著家于方名之间。"

【译文】

久，宙包含古今旦暮等一切不同的时间。宇包含东西中南北等一切不同的空间。

【原文】

穷，或不容尺有穷，莫不容尺无穷也。

【译文】

穷，在一区域前，不能容纳下一界线的，叫做有穷。若是量下去，前面没有不能容下一根界线的，那就是无穷了。

【原文】

尽，但止动[①]。

【注释】

①但：孙诒让云："'但'疑当作'俱'。" 俱止动：言都停止运动，一切皆尽。这是墨子宇宙观的卓识，他联系时空于物质运动，没有物质运动一切皆尽；而运动不止，于是时间无尽，空间无穷。

【译文】

尽，全部停止运动，则一切皆穷尽。

【原文】

始，时或有久[1]，或无久[2]，始当无久[3]。

【注释】

①时或有久：此指具体某段时间是有穷尽，有先后的。

②或无久：时间本来是一个没有穷尽、没有先后的一个整体，谁也说不清整个宇宙的时间是从何时开始的。

③当无久："当"的含义是指正碰着某个时候，这里引申为"抓住"。当无久，即抓住整个时间中的某一时刻。

【译文】

始，时间具体到某一段是有穷尽、有先后的；就整个时间而言是没有穷尽、没有先后的。始，就是抓住整个时间中的某一刻。

【原文】

化，若蛙为鹑[1]。

【注释】

①蛙为鹑：《淮南子·齐俗篇》云："夫蝦蟆为鹑，生非其类，唯圣人知其化。"蛙为鹑当是古代的传说，是一种主观幻想的变易。古代科学水平有限，故误举此例。

【译文】

化，如蝦蟆变成鹑鸟。

【原文】

损，偏去也者，兼之体也①。其体或去或存②，谓其存者损③。

【注释】

①兼之体：全部中的一部分。

②或去或存：有去掉的部分，有保存的部分。

③谓其存者损：损是对存的那部分而言的。曹耀湘云："不曰去者损，而曰存者损，何也。去者已去，不可曰损也。存者失其偶，故曰损也。"

【译文】

损，所谓"偏"，就是整体中的一部分。那个"体"有去掉的一部分、有保存的一部分。"损"，是说保存的那部分有损失。

【原文】

益（缺）

【原文】

儇，昫民也①。

【注释】

①昫：孙诒让云："'俱'，《说》作'昫'，音亦相近。'秖'，《说》作'民'，当作'氐'，即'秖'之省。"此《说》与《经》义同。

【译文】

儇，循环是指宇宙万物都是相互为本，旋转无端的。

【原文】

库，区穴若[①]，斯貌常[②]。

【注释】

①区穴若：孙诒让云："《管子·宙合篇》云：'区者，虚也。'区穴犹云空穴，区穴若，犹言若区穴。"

②斯貌常：其貌固常不变。张之锐云："此以库之不变，反证其所变者，为所藏之物也。言库之区穴，其貌固常如是。而其内则无时不有变化。以明物之变化，不在外具之形式也。"

【译文】

库，库如同空穴，其貌固常不变。

【原文】

动，偏祭从者[①]，户枢免瑟[②]。

【注释】

①祭："际"的省文。 偏际：偏斜一边。

②瑟：谭戒甫云："瑟，假为闷，同从'必声'通用。《说文》：'闷，闭门也。'"

【译文】

动，向偏斜的一边转动，如门轴拉开了闩子（免去关闭状态）。

【原文】

止，无久之不止，当牛非马[①]，若矢过楹[②]。有久之不

止[3]，当马非马，若人过梁[4]。

【注释】

①无久之不止，当牛非马：运动的物体无外力阻挡必不自止。这就如同说“牛”是“非马”一样，大家都能理解。

②若矢过楹：《礼记·乡射礼篇）云：“射自楹间。”这里用飞矢过楹，疾速不止为例说明“无久之不止”。

③有久之不止，当马非马：前面言“无久之不止”是常理，这里云“有久之不止”则是变态，故用“马”是“非马”，以喻其理难明。

④若人过梁：如行人前进时，忽为河水所阻，但人行过桥不止。用此例来说明运动的人虽受阻而不止。这个例子当然是不科学的。

【译文】

止，物动无外力阻挡必不自止，相当于说“牛”是“非马”一样好理解，如飞矢过楹一样不止。物动有外力阻挡也不停止，这就相当于说“马”是“非马”一样不好理解，如人受河水阻而过桥不止。

【原文】

必，谓台执者也[1]。若弟兄一然者一不然者[2]，必不必也，是非必也。

【注释】

①此《说》第一句疑为：“谓台执者也，若弟兄。”台，通“抬”。 抬执者，指共抬执一物的两人。

②然：这样。

【译文】

必，如说“共抬执一物的两人是弟兄”。一种可能是这样，一种可能不是这样，即“必然”和不“必然”，无论“是”还是“非”都是客观

必然，绝不是一己主观来决定的。

【原文】

平（缺）

【原文】

同，捷与狂之同长也[①]。

【注释】

①捷：毕沅云："一本作'楗'。" 楗与狂：谭戒甫云："楗，是闩门的木棒。狂，假为框，如门框。木棒嵌在门框的上下或左右两端，是同长的，故用为譬辞。"

【译文】

同，比如闩门的木棒与门框同一长度。

【原文】

心中[①]，自是往相若也[②]。

【注释】

①心中：据谭戒甫、高亨等校为："中心"。此牒举标题为二字，也是特例。

②是：指代"中心"。 相若：相等。

【译文】

中心，自线段中点往线段两端是相等的。

【原文】

厚，惟无所大[①]。

【注释】

①惟无所大：此句按伍非百校为："厚，唯无，无所大。"《庄子·天下篇》载惠施说："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意思是：没有厚不可积，就不能成为立体，哪怕是能大到千里，也只能是平面。墨子的"厚，惟无，无所大"，也是说：没有厚，就没有高之积，就不能成为立体。

【译文】

厚，没有厚，就不能形成立体。

【原文】

日中(缺)

【原文】

直(缺)

【原文】

圜，规写支也[①]。

【注释】

①规：圆规。 支：孙诒让云："疑当为'交'之误。" 规写交：即用圆规画圆，曲线相交合则成圆。

【译文】

圆，用圆规画曲线相交合则成圆。

【原文】

方，矩见支也[1]。

【注释】

①矩：高亨云："矩者为方之器也。以矩画方，其线相交，则成方形。" 见支：孙诒让云："疑亦当为'写交'。"

【译文】

方，用矩画直线相交则成方形。

【原文】

倍，二尺与尺但去一[1]。

【注释】

①尺：长度单位。 去：相差。

【译文】

倍，如二尺与一尺，就相差一倍。

【原文】

端，是无同也[1]。

【注释】

①是：指代端点。 无同：其前再没有与它相同的点了。

【译文】

端，端点就是前面再没有与它相同的点了。

【原文】

有间，谓夹之者也。

【译文】

有间，是针对夹住中间空隙的两旁而言的。

【原文】

间，谓夹者也①。尺前于区穴而后于端，不夹于端与区内②。及，及非齐之及也③。

【注释】

①夹者：被夹的中间空隙。

②“尺前”句：尺：线。 区穴：面。 端：点。方孝博云：“线是点的集合，面又是线的集合。有点而后有线，有线而后有面。没有点就不可能构成线，没有线也不可能构成面。点、线、面三者是不可能各自独立、不发生相互联系的。就形体的结构次序说，线在面之前（“尺”前于“区穴”），在点之后（“后于端”），但不能说线夹在点和面之间（“不夹于端与区内”）。（“区内”：毕沅云：“‘内’疑‘穴’字。”）因为线和点必须相及，线和面也必须相及，因而不能说线是‘间’，而点和面是‘有间’。墨子举点、线、面这三个概念的关系是从反面论证“间，不及旁也”的意义。

③及，及非齐之及也：梁启超云：“疑为后学案识之语，羼入本文。”据删。

【译文】

间，是说夹在中间的空隙。线，在面之前，在点之后，但不能说线夹在点和面之间。

【原文】

纑，间虚也者。两木之间，谓其无木者也①。

【注释】

①两木句：此句是以两木相并，之间的间隙很小为例，说明“间虚”的含义。

【译文】

纑，间虚，就好比两木相并，之间的缝隙很小。

【原文】

盈，无盈无厚[1]。于尺无所往而不得[2]。

【注释】

①无盈无厚：孙诒让云：“言物必有盈其中者，乃成厚之体，无所盈则不成厚也。”

②于尺：孙诒让云：“此上下文虽多云尺，然此‘尺’字实当作‘石’，形近而误。”据改。 无所往而不得：孙云：“此与下文，并以坚白石为释。言坚白在石，同体相盈，则弥满全体，随在皆有坚，亦随在皆有白，故云‘无所往而不得’，亦即谓相盈也。”

【译文】

盈，没有包涵就不能成厚之体，如坚白在石，同体相盈，弥满全体。

【原文】

得二[1]，坚异处不相盈[2]，相非[3]，是相外也。

【注释】，

①得二：孙诒让云：“二，即谓坚白也。公孙龙子《坚白论篇》云‘无坚得白，其举也二；无白得坚，其举也二’，此云得二，亦谓得白得坚分为二也。”

②坚异处不相盈：孙诒让云："'坚'下当有'白'字。"坚白异处不相盈：指坚白可以异处。例如，坚可处在铁中，白又可处在石灰中。即坚成为铁的属性，白成为石灰的属性。坚与白异处于铁与石灰之中，那坚白就不相盈了。

③相非：互相排斥。

【译文】

得二，坚和白可以异处不相盈，互相排斥，这就是相外分离了。

【原文】

撄，尺与尺俱不尽[①]。端与端俱尽[②]。尺与或尽或不尽[③]。坚白之撄相尽[④]。体撄不相尽[⑤]。

【注释】

①尺：线。

②端：点。

③尺与或尽或不尽："尺与"下，孙诒让云："此疑当有'端'字，误错箸于后。言尺与端相撄，则端尽尺不尽。"

④坚白之撄相尽：孙诒让云："此言坚白虽殊，而同托于石，性色相含，弥满无间，故其撄为相尽。"

⑤体撄不相尽：两物体相交，虽交而各自为体，不能相涵，因为两物不能占同一空间，势必不相尽。

【译文】

撄，线与线相交都不会穷尽。点与点相交则结合如一。线与点相交，点尽而线不尽，坚白相结合在一体内就互相穷尽。而不同物体连合在一起则不相互穷尽。

【原文】

端[①]。仳[②]，两有端而后可[③]。

【注释】

①端：与上下文不相属，疑前句之脱字，误错箸于此。

②仳：通比。

③两有端而后可：此言同类形体相比，必须是有一定限度的形体才能相比。如果两形体中有一个是广大无边的，那就是无端的。无端就不可能做到两端相撄或两边重叠，自然就无法进行比较了。因此言“两有端而后可”。

【译文】

仳，两条线都有终点和起点，然后才能进行比较。

【原文】

次，无厚而后可①。

【注释】

①无厚而后可：谭戒甫云：“像一本书，页数是层叠的，但若渍水粘合，必成厚的立体，将失去‘次’的意义，故说无厚而后可。”

【译文】

次，不能粘合成厚之体，才能有顺次排列。

【原文】

法，意规员三也俱①，可以为法。

【注释】

①意：意念。 规：圆规。 员：同圆。 梁启超云：“意规员三也俱者，谓心识中所意度之圆的观念，与画圆之规，与所画出之圆形，三者和合，如此则可制成一圆模矣。故曰可以为法。”

【译文】

法，如意念、圆规与所画出之圆形三者俱合，则可制成一圆模。

【原文】

佴，然也者民若法也①。

【注释】

①然也者：指万物都依照其所以然之“法”而生。 民若法：就像民顺法而行事。

【译文】

佴，万物都依其所以然之“法”而生，如同民顺法行事一样。

【原文】

说（缺）

【原文】

彼，凡牛枢非牛①。两也②，无以非也③。

【注释】

①凡：概举之词。 枢：区的繁文，区别。

②两：指牛和非牛，两者实不同。

③无以非：孙诒让云：“两者实不同，则不足辩也。”

【译文】

彼，比如牛区别于非牛，两者实不同，不足以辩呵。

【原文】

辩，或谓之牛，谓之非牛，是争彼也①。是不俱当②。不俱当，必或不当，不若当犬③。

【注释】

①彼：从胡适校为“佊”，指辩的双方所争论的是非。

②是：指代一对矛盾命题，即所争论的是非。

③不若当犬：从胡适校为：“不当若犬。”张纯一云：“例如遥见一物，其形若犬。或谓之牛，或谓之非牛。是所谓彼（佊）了。乃互争不已。是不俱当。然不俱当之中，必或有一当，有一不当。逼近验之，果牛也，特遥见其形小若犬，以为非牛，故不当。”

【译文】

辩，例如两人遥见一动物，其形像犬。一个说：“那是牛”，一个说：“那不是牛”。这就是争“佊”，这一对矛盾命题，不能都是正确的。必有一方不正确。遥见其形小若犬，就以为不是牛，所以不正确。

【原文】

为，欲养其指①，智不知其害，是智之罪也。若智之慎文也②，无遗于其害也③。而犹欲养之，则离之④。是犹食脯也⑤。骚之利害⑥，未可知也，欲而骚，是不以所疑止所欲也。廧外之利害⑦，未可知也，趋之而得力⑧，则弗趋也，是以所疑止所欲也。观为穷知而俱于欲之理。雜脯而非恕也⑨，养指而非愚也，所为与不，所与为相疑也⑩，非谋也⑪。

【注释】

①养其指：谭戒甫云："《孟子·告子上篇》：'养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则为狼疾也（狼因多疑善顾而丧其身，故以为喻）。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为其养小以失大也。'战国时本有'养指'遗俗，故相传有此语。养小失大，即是害处。"

②慎文：孙诒让云："'文'当为'之'之误。"

③遗：遗留。

④离：通"罹"，遭受。

⑤脯：干肉、腊肉。

⑥骚之利害：毕沅云："骚，臊字假音，读如《山海经》云'食之已骚'。"《说文》："臊，豕膏臭也。"《周易·噬嗑爻辞》："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言吃腊肉中毒，即食之有害。

⑦廧：同"墙"。

⑧力：孙诒让云："'力'疑当为'刀'。《经说下》亦云'王刀'，皆谓泉刀也。"

⑨雜：据王闓运校为："惟食"，原涉下句误拼合为一雜字。此句应为：惟食脯而非恕。 恕，谭戒甫云："即痴字的异文，《说文》作癡，训为'不慧'。"

⑩"所为"句：张惠言校为："所为与所不为相疑也。"

⑪非谋：孙诒让云："谓不暇审计而为之，所谓悬于欲也。"

【译文】

为，比如有人欲养一指而忘记了全身，他的智识不知道"养小失大"的害处，这是智力不足的过错。若他的智识能审慎对待这个问题，就不会给他留下"养小失大"的害处。但他还是想养下去，那就要遭受害了。这好像吃腊肉，臊的利害是不可知的，但因想吃竟遭害，这是没有把所疑来制止所欲了。又如墙外的利害是不可知的，跑去会拾得"泉刀"这种货币，这是人所欲的。但不相信的人就不会跑去拾，这就是把所疑来制止所欲了。现在观察"为，穷知而悬于欲"的道理，虽食脯不见得是痴，养指也不见得是愚。这是"所为"和"所不为"。二者利害未可知，只是被欲所支配呵。

【原文】

已，为衣①，成也。治病②，亡也。

【注释】

①为衣：作成了衣服。

②治病：病治疗好了。

【译文】

已，衣服做成了称为“已”，又如治病，病消失了，也称为“已”。

【原文】

使，令谓，谓也。不必成湿。故也，必待所为之成也①。

【注释】

①此《说》，依其《经》义，标点断句应为：“令谓，谓也，不必成；湿，故也，必待所为之成也。”

《说》的前半部，言令“后件”肯定，但不能因之而肯定前件，所以说：“令谓，谓也，不必成。”依《说》后半部所举的“湿”为例，作一推理论式：

假使小王被雨淋了，衣服湿了；

现在小王的衣服湿了；（肯定“后件”）

所以他被雨淋了。（不能因之肯定“前件”。因为小王的衣服湿了，不一定是雨淋湿的，可能是其它原因，如水倒湿、洗湿等。）

《说》的后半部，以“湿”为例，说明“故”和“谓”的关系以及根据这个关系推出的结论。“故”，指假使衣湿的原因；“必待所为之成”，使“湿”之原因成立了，就能据之推断肯定后件。依《说》作一假言推理：

假使小王被雨淋了，衣服湿了；

今天小王被雨淋了；

所以他的衣服湿了。

现在我们知道了充分假言推理的规则有两条：一是肯定“前件”就要肯定“后件”，否定“后件”就要否定“前件”；二是否定“前件”不能否定“后件”，肯定“后件”不能肯定“前件”。墨子所言之假言判断、推理，和现在的假言推理规则是一致的。

【译文】

使，在假言推理时，令“谓”（后件）肯定，但不能因之肯定“故”（前件）；以衣服湿润为例，假使湿之原因成立，那就能推断肯定后件。

【原文】

名，物，达也①，有实必待文多也②。命之马③，类也④，若实也者必以是名也⑤。命之臧⑥，私也，是名也止于是实也。声出口，俱有名，若姓宇⑦。

【注释】

①达：梁启超云：“达，通也。达名，物之通名也。”

②有实必待文多：孙诒让云：“窃疑‘多’当作‘名’，言名为实之文也。”故此句应为：“有实必待文名也。”墨子认为“名”是反映“实”的，所以，“有实”必待“名”来表达。

③命：令，称。

④类：类名，即同类事物的名称。

⑤若实：与“此实”相若的。“此实”，指某一些属性，如马有鬃、修蹄、善走等。

⑥臧：孙诒让云：“言于人之贱者而命为臧，则臧非人之通名，故曰私。”私名为一人一物独有的专名，不得移称别人别物。例如鲁迅，就不得移称别人。

⑦若姓宇：谭戒甫校为“若姓字俪”。言“名”与“实”相随。俪，相配。

【译文】

名，“物”是事物的通名，“有实”一定有“名”来表达。称之为“马”的是类名，与此类“实”相似的必用这类名。称之为“臧”的是贱奴的私名，这个私名只能用于这个“实”上。凡口之出声，必有名与俱出，这就如同人的姓名一样相配依附。

【原文】

灑谓狗犬①，命也，狗犬②，举也。叱狗③，加也。

【注释】

①灑谓狗犬：谭戒甫校：灑为儷，属上句。此句为："谓，狗犬，命也。"狗犬，即狗是犬，也就是命狗为犬，故称命谓。犬本是名词，此处移作谓词用，故《经》中称"移"谓。如现代汉语中的："今天星期三。"星期三，本是名词，在此句中移作谓词。

②狗犬：谭戒甫校为："狗犬和上例重复，疑是'吠'字脱掉口旁。"即："狗吠"。举谓，即自动词，此处"吠"是自动词。

③叱狗：对狗呵叱，是人们偶然加在狗身上的，狗是被叱之物，是及物动词的动作直接承受的对象。因此，可见这里讲的"加"谓，相当于现在讲的他动词。

【译文】

谓，"狗犬"是命谓，即移谓；"狗吠"是举谓；"叱狗"是加谓。

【原文】

知，传受之①，闻也。方不庫②，说也。身观焉③，亲也。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名实耦，合也④。志行，为也⑤。

【注释】

①受：同授。

②方：方域。庫：同障。

③身观：亲自观察、实践。

④合："名"和"实"相结合就构成判断，墨子把这种主词和宾词协调一致的结合称为"耦"。如：手脚分工、能制造工具并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高等动物是人。

⑤为：物的志行。伍非百云："谓其蕴诸内者曰志，谓其著于外者曰行。"仍以上面注释④为例，通过判断，知其"人"的志行。

【译文】

知，由传闻和传授得来的知识，叫闻知；不受方域的障碍，据已知推未知，叫说知；由亲身实践、观察得来的知识，叫亲知。揭示“所以谓”的是名知，揭示“所谓”的是实知，名、实协调一致是合知。通过判断，知其志行是为知。

【原文】

闻，或告之，传也①。身观焉，亲也②。

【注释】

①传：传闻。

②亲：亲闻。

【译文】

闻，有人告知的，叫传闻。亲身观察听到的，叫亲闻。

【原文】

见，时者体也①。二者尽也。

【注释】

①时：孙诒让云：“‘时’，疑当为‘特’。特者奇也。二者耦也。特者止见其一体，二者尽见其众体。特、二文正相对。”

【译文】

见，只见到事物的一面叫“体见”，见到了事物的两面叫“尽见”。

【原文】

古[1]，兵立反中，志工，正也[2]。臧之为[3]，宜也。非彼必不有[4]，必也。圣者用而勿必，必也者可勿疑。

【注释】

①古：据杨保彝依《经》校云："古，疑'合'之讹。"

②兵立句：依詹剑峰点校为："平立反，中志功，正也。"这句是解释"正合"的含义。平：即"评"。立反：即"是非"。中(zhòng 众)：符合。志功：指思想和效果。正合，就是评断是非，志功相合，则得其正的一种判断。

③臧之为：孙诒让云："'臧'疑当为'义'。""义之为"是用来解释"宜合"的。詹剑峰云："宜合是应然判断，亦即规范的判断。"例如，"每个人都必须学习。""人应当忠诚老实。"以上判断所表达的都是"义之为"，所以说"义之为，宜也。"

④非彼必不有：詹云："必合是必然判断。这类判断，实与名的联系是必然的。"我们对于客观事物，不但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故能必其如此。"例如，"一切物质皆由原子所构成"这一判断，所表达的就是"非彼必不有"，这就是"必合"。

【译文】

合，评断是非、志功相合，是正合；义之为是宜合；实与名的联系是必然的，非彼必不有，是必合；圣人之义可用而不一定必用，但对于必合，就不要怀疑了。

【原文】

仗者[1]，两而勿偏[2]。

【注释】

①仗：孙诒让云："以《经》文推之，疑'仗'当作'权'，草书形近而讹。"

②两：指利与害。偏：偏废。

【译文】

权者，权衡利和害两方面而不可偏废。

【原文】

为，早台，存也①。病，亡也②。买鬻③，易也。霄尽④，荡也。顺长⑤，治也。蛙买⑥，化也。

【注释】

①早台：谭戒甫云："早，假为造，声韵都切近通用。'早'属幽部，精纽；'造'从告声属觉部，为'幽'的入声，在清纽。故早造二字可通用。"造台，言从无到存在的变化。

②病：此言"治病"，言使病由有而亡的变化。

③买鬻(yù 玉)：鬻，卖。此句言买卖交易有出入的变化。

④霄尽：毕沅云："'霄'与'消'同。"此句言消尽有荡散的变化。

⑤顺长：顺从长养，此句言顺从长养是治理的变化。

⑥蛙买：孙诒让云："'买'疑当为'鼠'。《列子·天瑞篇》云：'田鼠之为鹑'，盖古说蛙、鼠二者，皆能化为鹑。"此句言蛙鼠变为鹑有变易的变化。

【译文】

为，造台是由无到存在的变化。治病是使病由有而亡的变化。买卖有交易出入的变化。消尽有荡散的变化。顺从长养是治理的变化。蛙鼠为鹑是变易的变化。

【原文】

同，二名一实①，重同也。不外于兼②，体同也。俱处于室③，合同也。有以同④，类同也。

【注释】

①二名一实：此是重同的例子，如狗又名犬，其实为一物，这就叫重同。

②不外于兼：某部分不脱离在整体的外面，只有部分相同，这叫体同。

③俱：都。

④有以同：有因素相同的一类，这叫类同。

【译文】

同，一物有二名，叫重同。部分包容在全体之中，叫体同。多人都住在一室，叫合同。有因素相同的一类，叫类同。

【原文】

异，二必异[①]，二也。不连属[②]，不体也。不同所[③]，不合也。不有同[④]，不类也。

【注释】

①二必异：指两种事物，名实俱异。

②连属：相牵连附属。

③所：处所。

④不有同：没有任何相同点。

【译文】

异，两种事物，名实俱异，称为二异。整体与部分不相连属，称为不体异。彼此不住在同一处所，称为不合异。没有任何相同因素的一类，称为不类异。

【原文】

同异交得[①]，于福家良，恕有无也[②]。比度[③]，多少也。免蚓还圆[④]，去就也。鸟折用桐[⑤]，坚柔也。剑尤早[⑥]，死生也。处室子，子母长少也[⑦]。两绝胜[⑧]，白黑也。中央，旁也。论

行行行学实⑨，是非也。难宿，成未也⑩。兄弟，俱适也⑪。身处志往⑫，存亡也。霍为姓⑬，故也。贾宜⑭，贵贱也。诺⑮，超城员止也⑯。相从，相去，先知，是，可，五色。长短、前后、轻重援⑰。

【注释】

①同异交得：牒举《经》题用四字，是变例。

②于福家良：于(於)：谭戒甫校为“旅”，因形似而误。福：谭云：“福，此假为偪或逼，谓逼迫、不宽裕。家良：家境优良。恕：推论。

③比度：比较、度量。

④免：孙诒让云：“‘免’当作‘它’，即‘蛇’之正字。”：孙云：“蚓似当为蛇蚕同类之虫。窃疑‘蚓’字为‘螾’之别体。”螾，即蚯蚓。还：疑转。圆：孙云：“‘圆’疑当作‘圜’，亦形之误。”环绕也。

⑤鸟折用桐：谭戒甫云：“折，逝的省文，飞往之义。”用桐：谭校为“甲桐”，云：“甲，龟鳖之属。桐，与动同。此谓鸟飞逝由于羽毛轻柔，甲虫爬行由于壳子坚重。”

⑥剑尤早：谭较为：“剑尤甲”。尤：异。

⑦处室子，子母长少也：此句疑衍一“子”字，应为“处室子母，长少也。”

⑧两绝胜：孙诒让云：“言二色相胜。”

⑨论行行行学实：孙云：“衍两‘行’字。”此言人之论说、行为、学问、名实，四者各有是非之异。

⑩难宿成未：谭戒甫云：“即傩蹜盛昧之省文。《诗·卫风·竹竿篇》注：‘傩，行有节变。’蹜，犹云缩手缩脚。”此句言君子行有节变而日以盛，小人举足蹜蹜而日以暗。两相比较就知明暗。

⑪俱适(dí 敌)：俱，相合。适，假为敌，相离。

⑫身处志往：身处于此，心到于彼。

⑬霍为姓：谭戒甫云：“霍，鹤的省文，亦作鹤。《说文》：‘为，母猴也。’……《庄子·达生篇》：‘吾长于陵而利于陵，故也；生于水而安于水，性也。’此谓‘性’是自然生成的，‘故’是习惯养成的。”姓，当为“性”。

⑭贾宜：贾，与价同。此指货币的实际价值。宜，指市场价格，以市面需要而变化。

⑮诺：谭戒甫云："'超城员止也'句上，原有'诺'字，下复有'相从相去先知是可五色'十一字，都是下面'诺'条的错简，兹并移正。"

⑯超城员止：谭校为："超城，员止也。"谭云："员，假为运。此谓'超'是运动，'城'是静止的。"

⑰援：伍非百云："援，推类之意，言长短，前后、轻重以此类推也。"

【译文】

同异交得，如生活的好坏，可从"旅居困迫"和"家境优良"比较中得知。物体经比较，变量就知多少。蛇、蚓旋转环绕，就知去还。鸟飞逝，甲虫爬行，就知坚柔。剑刺杀、铠甲护身，就知死生。子母同居一室，就知长幼。二色相胜，就知黑白。有了中央，就知四旁。人的言论、行为、学问、名实的比较，就知是非。行有节度和举足犹豫相比，就知明暗。兄友、弟敌，就知离合。身在此而心却在彼，就知存亡。鹤、猴各有所安，就知性故。有实际价值和市场价格的比较，就知贵贱。超越的运动和静止的城墙相比，就知动止。还有长短、前后、轻重等都可以用这个方法类推其有无。

【原文】

闻(缺)。

【原文】

循(缺)。

【原文】

言(缺)。

【原文】

执……(缺)。

【原文】

诺①,相从,相去,先知,是,可,五色②。正五诺,皆人於知有说③。过五诺,若负,无直无说。④用五诺,若自然矣。

【注释】

①此条错简甚多,据谭戒甫云(见上条注释⑮)、孙诒让云:"下文'正五诺'云云,似当箸此下",将此条合并为上文。

②五色:孙诒让云:"疑当作'五也'。'也'、'色'形近而误,即所谓五诺也。"

③正五诺句:谭戒甫校为:"正五诺,若'人於知',有说。"正五诺:纠正错误的五诺。於:同"乌",和"无"通用。有说:须说明道理。

④过五诺句:谭戒甫校为:"过五诺,若'员无直',无说。"过五诺:对正确的五诺故意说错。无说:人所公认,无须说明道理。

【译文】

诺,应诺有五种:相从、相去、先知、是、可等。纠正错误的应诺,如有人说:"人是无知的",那就需要说明"人是有知"的道理了。对正确的应诺,如"圆是不直的",假如有人故意要说"圆是直的",那就不需要说明什么道理了,因为这是人们所共识的。所以回答、应诺问题,必须顺其自然才对。

【原文】

执服难成①,言务成之。

【注释】

①执服难成:句中"服"字,当为牒举《经》题,误倒。

②言务成之：句中“言”字，伍非百校为“说”字，意即：说伺敌之瑕点，批却窍导。

【译文】

服，只是偏执一说，其说难成。如果能窥伺别人的不当者而攻之，那就能成立其说了。

【原文】

巧，转九则求执之①。

【注释】

①此《说》中“巧转”（原作传）二字旧倒置在下文的“法法取同观”下，今据张纯一移正。九：究也。

【译文】

巧，巧辩，必须辗转穷究其持论的一切原因结果，这样才能执持己论。

【原文】

法，法取同观①。

【注释】

①此《说》中第二个“法”字，疑为“同”。“法同”为牒举经题。“取同观”下据伍非百校，脱“同”字，今据补。即为：“法同，取同观同。”

【译文】

法同，取同还要观其为何种之同，才能下判断。

【原文】

取此择彼,问故观宜①。

【注释】

①问故观宜:此《经》言如何“观宜”。不同的场合里,不同的情况往往不只一个,那么,如何找到在进行比较的甲乙两场的唯一不同情况呢?这就需要对其异点所在,取此舍彼,一一举而问之,了解其所以异之故,然后观其孰宜孰不宜。这样才能找到真正唯一的不同情况。

【译文】

取此择彼,一一举而问之,了解其所以异之故,然后观其唯一的异点。

【原文】

以人之有黑者有不黑者也①,止黑人;与以有爱于人有不爱于人,心爱人,是孰宜心②。彼举然者,以为此其然也,则举不然者而问之。

【注释】

①黑者:张纯一云:“黑者,喻墨者。不黑者,喻非墨者。”

②此句中两个“心”字,依张纯一校为“止”。“止”义,见《经上》“止”条。

【译文】

止,人有墨者有非墨者,笃行墨者;人有爱于人有不爱于人,笃行爱人,这就是成熟地忠实地行墨道。他举出这样的,以为此是这样,墨者即举出不是这样的来质问他。

【原文】

若圣人有非而不非。

【译文】

如同独具正见的圣人，对世俗道理时或相背，对真实道理从不相背。

经说下第四十三

【原文】

止，彼以此其然也，说是其然也；我以此其不然也，疑是其然也。此然是必然，则俱①。

【注释】

①此《说》是举例说明演绎推理的两条原则：其一，“彼以此其然也，说是其然也……则此然是必然，则俱。”（后七字，旧倒著次章‘大小也’下，依梁启超校移此。）这是说，

你以“此”(A)为“其”(C)，

说“其”(C)为“是”(B)，

那么，“此”(A)为“是”(B)就必然了。

因为，二者相一致。

这就是演绎推理的第一条原则：如果A、B都等于C，那么，A、B也相等。

其二，“我以此其不然也，疑是其然也，(则此非是亦必然)。(后句依詹剑峰校补)这是说：

我疑“是”(B)为“其”(C)，

“此”(A)非“其”(C)，

那么，“此”(A)非“是”(B)亦必然了。

这就是演绎推理的第二条原则：如果A、B中只有一个等于C，另一个不等于C，那么，A、B亦即不相等。

【译文】

止，你以“此”为“其”，说“其”为“是”，那么，“此”为“是”就必然

了，因为二者相一致。我以“此”非“其”，疑“是”为“其”，那么，“此”非“是”也就必然了。

【原文】

谓四足兽，与生鸟与，物尽与，大小也①。

【注释】

①本《说》依孙诒让校为：“谓四足兽，与牛马异，物尽异，大小也。”孙云：“此谓牛马为四足兽之种别……此云物尽异，即谓万物毕异也。盖物为总名，大也；兽为四足动物之专名，小也。犹《荀子·正名篇》以万物为大共名，鸟兽为大别名是也。然牛马复为兽类之种别，是又兽为四足之大名，牛马为四足之小名。明大小无定，随所言物尽异也。”

【译文】

说四足兽的概念与牛马不同，与整个物体也不同，因为四足兽的概念比牛马大，比整个物体小。万物都有这种名之大小的区别。

【原文】

为麋同名①，俱斗，不俱二，二与斗也②。包、肝、肺、子、爱也③。桔茅，食与招也④。白马多白，视马不多视，白与视也⑤。为丽不必丽，不必丽与暴也⑥。为非以人，是不为非⑦，若为夫勇不为夫，为屦以买衣为屦⑧，夫与屦也。

【注释】

①为麋同名：张纯一校为：“物尽同名。”张云：“物尽二字，旧错置于前，今移此。”作牒经标题。

②“二与斗”句：此句言词义有广狭之分。二与贰通。贰，《尔雅·释诂》：“贰，疑也。”即有敌对的意思。斗，斗必二人，但二人为之不必都是斗。《说》表

明有二人然后斗，然只可说“俱斗”，不可说“俱二”。这说明“斗殴”和“疑贰”都有敌对的含义，但两者仍不可混淆，因为“二”的含义比“斗”要广。

③“爱也”句：此句言“异名同实”。据谭戒甫校为：“包、肝、肺，子与爱也。”《战国策・秦策》：“子元元。”高诱注：“子，爱也。”可见这里的“子与爱”两名不同，而“爱”实同。包、肝、肺，都是人们用来表达心爱的意思，也是用异名来表达同实。

④“食与招”句：此句言“同音异实”。孙诒让云：“窃疑此‘橘’当为‘楙’，《尔雅・释木》云：‘楙，木瓜’。《毛诗・卫风・木瓜》，传云：‘木瓜，楙木也，可食之木。’《说文》‘楙’从林矛声，与‘橘’上半形相近，声类与‘茅’同。此谓二字同音，而一以食，一以招，同音异实也。”招：招神。

⑤“白与视”句：此句言“构词形式同而语意异。”孙诒让云：“视马，盖言马之善视者。此谓白马、视马，语意异而辞例同。”

⑥“丽与暴”句：此句据张其锽校为：“为丽不必丽，为暴不必暴，丽与暴也。”此句言“词同而用在不同场合，意异。”如：“为丽不必丽”，第一个“丽”，相偶也；第二个“丽”，美丽也。又如：“为暴不必暴”，第一个“暴”，恶也；第二个“暴”，暴露也。

⑦“为非”句：据谭戒甫校为：“为非以是不为非”。语意是：“是非”的“非”，不是“非议”的“非”。此句与下两句均言“同一字组合不同，则意义不同。”

⑧为屦以买衣为屦：孙诒让校为：“为屦以买不为屦。”

【译文】

物尽同名，例如：“二与斗”，即“疑贰”与“斗殴”，都有敌对的含义，但词义的广狭不同。“子与爱”，以及包、肝、肺，人们都用来表达“爱”意，但用的“名”不同。人吃的“楙”和祭祀用的“矛”音同，但有人食用和神享用的不同。“白马”和“视马”构词方式相同，但词意不同。“白马”可以说白色毛多，但“视马”不能说视力多。“为丽不必丽，为暴不必暴”中的“丽”和“暴”，同一词用在不同场合，有不同的含义。“是非”的“非”，与“非议”的“非”含义不同，“勇夫”的“夫”，与“丈夫”的“夫”含义也不同。“买屦”于人，不等于自己“做屦”，这三例告诉我们：同一字组合不同，其义也不同。

【原文】

二与一亡，不与一在①，偏去②，未③。

【注释】

①二与一亡，不与一在：孙诒让云："此言分一体为二，一既化二，即为无一。"即言一物体已损去为二，原来的一体就不存在了。如：一方桌为四足，今损去一足，使此方桌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三足，一部分一足。那么，原来的四足方桌就不存在了。

②偏去：孙云："下疑脱'之'字。"

③未：孙云："此字疑衍，似即上句'之'字讹。"

【译文】

一物体已偏去为二，原来的一体就不存在了，因为损去了一部分。

【原文】

有文实也①，而后谓之；无文实也，则无谓也。不若敷与美②，谓是③，则是固美也，谓也，则是非美，无谓则报也。

【注释】

①文：孙诒让云："谓'文'并当为'之'，之，犹此也。"

②不：衍字。敷：谭戒甫云："蘛的省文。蘛即华的后起字，到北朝才作花。"

③谓是：谓此，与下文"谓他"相对。即谓此实为花。

④谓也：孙云："疑当读为'他'。"谓他，即谓此实为花以外的东西。

⑤报：谭戒甫校为"疑"，此句为："无谓则疑也"。

【译文】

有此实体，而后才能肯定它有某一属性，如果没有此实体，就无由肯定它有某一属性。如花与美，谓此实为花，则可肯定它有

“美”的属性；如果谓此实为它物，则不可肯定它有“美”的属性。如有实体而无谓，那万物就疑而不定了。

【原文】

见不见离，一二不相盈，广修坚白①。

【注释】

①此《说》依高亨校为：“见不见不离，一二相盈，广修，坚白。”

【译文】

石头中见到的“白”与不见的“坚”，不能相离，一二、广修都如此。

【原文】

举不重，不与箴①，非力之任也。为握者之觭倍②，非智之任也。若耳目异③。

【注释】

①举不重，不与箴：梁启超校为：“不，举重不与箴。”不：牒经标题。箴：鍼叚字，即针。

②为握者：谭戒甫云：“握是古时算法一种筹码。《汉书·律历志》说：‘算法：用竹径一分、长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为一握。’‘为’，使用，此引申释作‘认’。” 觭：孙诒让云：“‘觭’当为‘觭’，形近而误，其读当为奇。《周礼·大卜》杜子春注云：‘觭，读为奇偶之奇。’《说文·角部》云：‘觭，角一俛一仰也。’《庄子·天下篇》云：‘觭偶不仵。’《经上》云：‘倍为二也，’觭倍者，觭为一，倍为二，与觭偶义同。”

③若耳目异：孙云：“谓视听殊用，各有所不能。”即耳不能见，目不能听，但仍不妨害他们各自是耳朵和眼睛。

【译文】

能举重的不能拈针缝纫，拈针不是有力人的职责，能认筹码的单双，但不是聪智人的职责。比如耳不能见，目不能听，但并不妨害它们是耳、是眼一样。

【原文】

木与夜孰长①，智与粟孰多，爵、亲、行、贾②，四者孰贵？麋与霍孰高③？麋与霍孰霍④？蚵与瑟孰瑟⑤？

【注释】

①木与夜："木"的长短是空间距离的"量"，"夜"是时间长短久暂的"量"，两者"量"不同，故不能相比。下面所举的例子都是"异类不吡"的。

②爵：官爵。亲：父母亲。行：德行。贾（jià 价）：商品价值。

③霍：即鹤。

④麋与霍孰霍：孙诒让云："此句疑涉上句衍。"

⑤蚵与瑟孰瑟：高亨云："'蚵'与瑟孰瑟'疑当作'蚵与瑟孰悲'，蚵蚵、悲瑟并形近而误。蚵疑与蜩一字，音义俱同。"

【译文】

木和夜谁长谁短？智和粟谁多谁少？爵位、父母、德行、价值等四者谁贵谁贱？麋与鹤谁高谁矮？蝉声与瑟声谁悲谁乐？（言物类不同不能比较）

【原文】

偏，俱一无变①。

【注释】

①俱一无变：方孝博云："《经上》：'同，异而俱之于一也。'可见本条《经

说》所谓‘俱一’就是许多不同事物的一个集合体。就是‘总和’,也就是一个系统。物理学中常有‘封闭系统’的概念;系统内包含许许多多不同的物体,和系统外部环境不发生任何相互的作用,这个系统就是封闭的,孤立的,也就是墨经中‘俱一’的含义。对于一个封闭系统,物质只能在系统内部迁移变化,但整个系统的物质总量则守恒,也就是没有变更,所以说:‘俱一无变’。”

【译文】

偏,不同事物的一个集合体其总和不变。

【原文】

假①,假必非也而后假②。狗假霍③也,犹氏霍也④。

【注释】

①假:吴钞本无此字。

②后假:此“假”为假借,前一“假”,为虚假。

③霍:鹤的省文。

④犹氏霍:谭戒甫云:“‘犹’是玃父一类动物,形颇像狗。氏,与字同,俗言别号。”

【译文】

虚假的必定不是真的,然后才能假借。狗假鹤名,犹别号为鹤,但它们毕竟不是鹤。

【原文】

物,或伤之①,然也②。见之,智也。告之,使智也③。

【注释】

①或:指代有人。伤:伤病。

②然:所以然。

③使智：使之智。

【译文】

物，有人伤病，这是“所以然”，看见别人伤病，这是“所以知”，告诉别人伤病的原因，就是“使人知”。

【原文】

疑，逢为务则士[①]，为牛庐者夏寒[②]，逢也。举之则轻，废之则重，非有力也。沛从削[③]，非巧也。若石羽[④]，循也[⑤]。斗者之敝也以饮酒[⑥]，若以日中[⑦]，是不可智也[⑧]。愚也。智与？以已为然也与？愚也[⑨]。

【注释】

①逢：亲眼目见。为务：忙于事务。

②牛庐：《说文·广部》云：“庐，寄也。秋冬去，春夏居。”即牛棚。

③沛：张惠言云：“‘沛’当作‘柿’（fèi 费），木之见削而下者。”即今刨木而下的刨花。

④若石羽：此三字依谭戒甫校，应移至“废之则重”后。

⑤循：因循事理。

⑥斗者：斗殴之人。敝：指斗殴后的狼狈样子。

⑦日中：孙诒让云：“日中谓市也。《易·系辞》云‘日中为市’，市以日中时为最盛。即《周礼·司市》所谓‘大市日昃而市’，故因谓日中。”此处指市场交易。

⑧智：通“知”。下同。

⑨愚：孙云：“依《经》当作‘过’也……谓已过之事。”

【译文】

疑，看见忙于作事的，就以为是士君子；看到盖牛棚的，就以为取其夏凉，这就是由于逢见产生的怀疑。举起羽毛则很轻，放下石

头则很重，不必怀疑力的大小；刨木花从刨削得来，不必怀疑技艺的巧妙，这是因循事理的怀疑。斗殴的人那种狼狈样子，是因为酗酒发生的呢，还是因为在集市买卖中发生的呢？这是不可知道的，这就是由于偶遇而产生的怀疑。对过去的事，是本来就知道，还是认为自己所作的事都是正确的？这是对已往的事产生的怀疑。

【原文】

合：（缺）

【原文】

俱，俱一，若牛马四足①。惟是，当牛马。数牛，数马，则牛马二；数牛马，则牛马一。若数指②，指五而五一。

【注释】

①若：比如。四足：指四只脚的兽。

②指：手指。

【译文】

俱，具有共同属性的一个类别，如牛和马都属于四足兽类；单独的实体，如牛和马本身就是。分开来数牛、数马，牛、马就是两个单独的实体。合起来数牛马，那就是属四足兽一类。如同数指头，分开数有五个单独的指头，合起来看就只有手指的一个整体概念。

【原文】

长宇，徙而有处①，宇②。宇③，南北在旦有在莫④，宇徙久。

【注释】

①徙：指物质运动。处：空间某一地点。

②宇：空间。

③宇：指地球的范围而言。

④南北在旦有在莫：刘昶云："南北二极，递见日光者各有六月，除暮光七十余日外，北旦三月半，即南暮三月半；南旦三月半，即北暮三月半，更相徙易，亘古如斯，故云'宇，南北在旦有在莫，宇徙久。'"墨子用此来说明空间和时间相互密切的关系。"有"：与"又"古通。"莫"：古"暮"字。

【译文】

长宇，物质运动过程中的每一瞬间必然是处在空间某一地点。如地球的南北二极，在同一时间，此为旦则彼为暮。所以，空间的变迁和时间的流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原文】

不坚白：（缺）

【原文】

无坚得白[①]，必相盈也。

【注释】

①无：谭戒甫云："'无'，'抚'的省文，亦与拊同。"

【译文】

抚坚得白，二者必相含容。

【原文】

在，尧善治，自今在诸古也[①]。自古在之今，则尧不能

治也。

【注释】

①在：察。 诸：之。 古：指古代的事物。

【译文】

在，说尧善于治理，是从今天的角度去考察古时的事物；如果从古时的角度来观察今天的事物，那连尧也不善于治理了。

【原文】

景，光至景亡，若在，尽古息①。

【注释】

①此《说》进一步说明《经》文中“改为”的含义。栾调甫云：“徙指物体自空间之此所徙至彼所，而影不动者，因影本由光线遇阻，改变光度而起差别所致。盖光自光源直射而来，一遇物体阻光前进，物所蔽处即无光，便与四周有光之处，明暗差别而成影。借令物徙，则前见影处，光无阻而至，影遂灭亡。若物不徙，则影永在，终古止息而不徙也。是故物体运动而人见其影，--若随之而动，其实皆光线改为也。”

【译文】

景，光线射到之处，影子就会消亡；若光源在，物不徙，则影永在，终古止息而不移。

【原文】

景，二光夹一光①，一光者景也②。

【注释】

①二光夹一光：后一“光”字疑由前一“光”字影响而误，当为“物”字。“二光夹一物”，此《说》是进一步说明《经》所说重影产生的原因，是由于二光源夹一物产生的影子才有重叠。

②一光者景也：一光源只能产生一个影子。

【译文】

景，两个光源夹着一物才能产生重影，一个光源只能产生一个影子。

【原文】

景，光之人煦若射[①]。下者之人也高[②]，高者之人也下。足敝下光，故成景于上；首敝上光，故成景于下。在远近有端与于光[③]，故景库内也[④]。

【注释】

①人：当为“入”之误，下文两“人”字，都当为“入”之误，形近而误。煦：当为“照”之误。

②下者之入也高：指物体的下面射入小孔的光线达到照壁的高处。

③于光：指物体被光线直线所射。

④库：《经上》：“库，易也。”此处是指物体的正像变易为倒像。

【译文】

景，光线照入小孔，如同箭一样直线射入。从物体的下面射入小孔的光线达到照壁的高处，而从物体的上面射入小孔的光线达到照壁的下面。如人足在下，遮蔽了下光，所以足影映在照壁的上方；人头在上，遮蔽了下光所以头影映在照壁的下方。总之，由于在物体的远处或近处有一小孔，同时物体被光线直线穿过小孔，所以影像就变易倒立在里面的照壁上。

【原文】

景，日之光反烛人①，则景在日与人之间。

【注释】

①反烛：反照。孙诒让云："日照于东则人景在西，今以西镜之光反烛人成景，则景又在东矣，故云'在日与人之间'。"

【译文】

景，太阳的光被某一平面镜所反射，光线的方向反转照在人身上，那么，人影就在太阳和人的中间了。

【原文】

景，木柂①，景短大。木正，景长小。大小于木②，则景大于木，非独小也，远近。

【注释】

①木：谓木立柱。

②大小于木：孙诒让云："疑当作'光小于木'。"

【译文】

景，以木立柱为例，立柱歪斜，影子短而大。立柱端正，影子长而小。光源比立柱小，则影子比立柱大。不独是光源的大小如此，光源的远近对影子大小也有影响。

【原文】

临，正鉴①，景寡②，貌能③、白黑、远近、柂正，异于光④。鉴景当俱⑤，就去尒当俱⑥，俱用北⑦。鉴者之臭⑧，于

鉴无所不鉴。景之臭无数，而必过正[⑨]。故同处，其体俱，然鉴分。

【注释】

①正鉴：正面对着镜子而立。

②景寡：孙诒让云："疑当作'景多寡'。"即言影像的大小。

③貌能：能即態(态)，指容貌仪态。

④异于光：都因被照的光体不同而不同。

⑤俱：都存在。

⑥就：靠近鉴面。去：离开鉴面。尒：毕沅云："'尒'疑'亦'字。"

⑦北：背道而驰。

⑧臭：《礼记·内则》："缨衿佩容臭。"方孝博云："容与臭连言，臭本是一种香物，因为可以用它来修饰仪容，就叫容臭；进一步就把'臭'代表容貌，是很可能的。"

⑨过正：指鉴中之影像与真实的容貌有差别。

【译文】

临，正面对着球面镜，镜内影像的大小、外貌形态、黑白明暗、距离远近、斜倒正立，都因所照的物体不同而不同。镜子和影像总是同时存在的，物体靠近或离开镜面，影像也同时靠近或离开，并且物体和影像是背道而驰的。凡照镜子物体的容貌都会在镜子中反映出来。各种物体在镜中的影象无数，但与真实的样子总有一定差别。若是凹凸不平的镜面，同一形体站在同一处，在镜中会形成几个不同的影像。

【原文】

鉴，中之内[①]，鉴者近中，则所鉴大，景亦大[②]。远中，则所鉴小，景亦小，而必正[③]。起于中缘正而长其直也[④]。中之外[⑤]，鉴者近中，则所鉴大，景亦大[⑥]。远中，则所鉴小，景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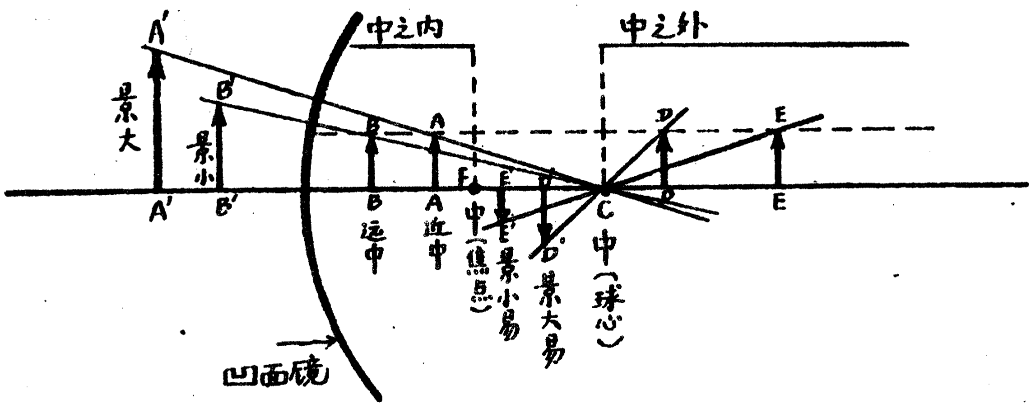
小，而必易⑦。合于中而长其直也。⑧

【注释】

①中之内："中"，指焦点。中之内，即焦点与镜面之间。

②鉴者：照镜的人。近中：靠近焦点。所鉴：即"所照"，也是指照镜的人。此句讲：当人立在焦点与镜面之间，如他靠近焦点，从"中"这个角度看，他则大，所以镜内的影像也大(如图一中的人 AA 和像 A′A′)

(图一)



③必正：影像总是正立的。此句讲：如此人远离焦点，从"中"这个角度看，他则小，所以镜内的影像也小。(如图一中的人 BB 和像 B′B′)但只要人立在焦点之内，影像总是正立的。

④"起于中"句：方孝博云："'起于中'意谓从焦点 F 和球面中心 C 开始(如图二所示)，光线射向镜面；'缘正'意谓这两条光线进行方向约略与镜面正交；'长'意谓向镜后延长之；'直'就是'值'字，是相交的意思，意谓这两条光线向镜后延长相交，就在镜后面构成了与物点相当的像点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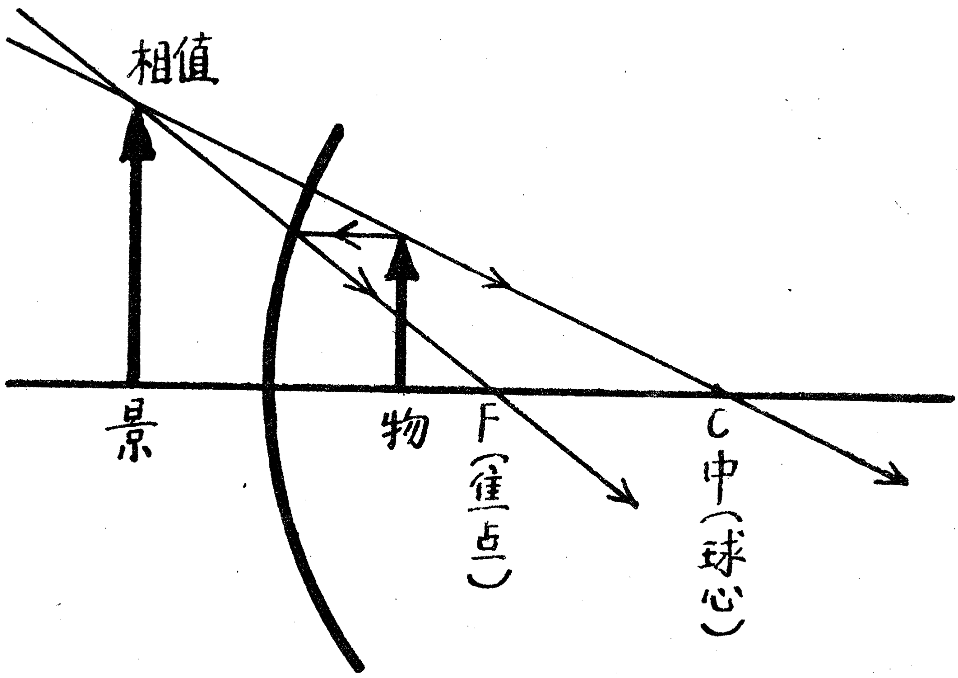
⑤中之外：此"中"为球面中心。(见图一)

⑥此句讲：当人立在球面中心以外，人体靠近球心，则所照见的人体大，

影像也大。(如图一中人 DD 和像 D′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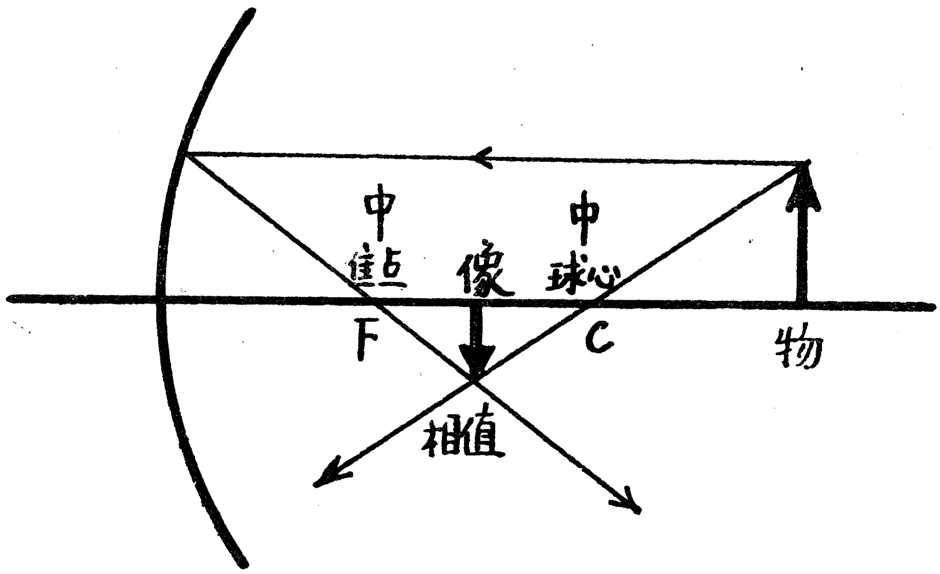
⑦必易:其人像必变易倒立。(如图一中人 EE 和像 E′E′)。

(图二)



⑧"合于中"句:方孝博云:"意谓从物体发出的光线通过焦点和球面中心的都向着中(焦点和球面中心)之间汇合,延长之后相交,即得和物点相当的像点了。"(如图三所示)

(图三)



【译文】

鉴，当人立在焦点与镜面之间时，如果他靠近焦点，从“中”这个角度看，他体大，所以镜中的影像也大；如果他远离焦点，从“中”的角度看，他体小，所以镜中的影像也小，但影像必定都是正立的。这是因为人体发出的光线从焦点和球面中心开始，射向镜面，这两条光线的进行方向约略与镜面正交，向镜后延长相交的缘故。当人立在球面中心之外，人体靠近球心，从“中”的角度来看，他体大，所以影像也大；如果他远离球心，从“中”的角度来看，他体小，所以影像也小。但影像必定都是变易倒立的。这是因为人体发出的光线通过球心与反射到镜面的光线通过焦点向中间（焦点和球面中心之间）汇合，引长相交的缘故。

【原文】

鉴，鉴者近，则所鉴大，景亦大；亣远①，所鉴小，景亦小，而必正。景过正故招②。

【注释】

①亣：王引之云：“‘亣’，古‘其’字。”

②景过正，故招：孙诒让将“故招”二字，校入下句，不可通。此句是墨者推测物体距镜过近或过远，可能会出现过正的状态（倒像），因而摇晃不定（看不清了）。

【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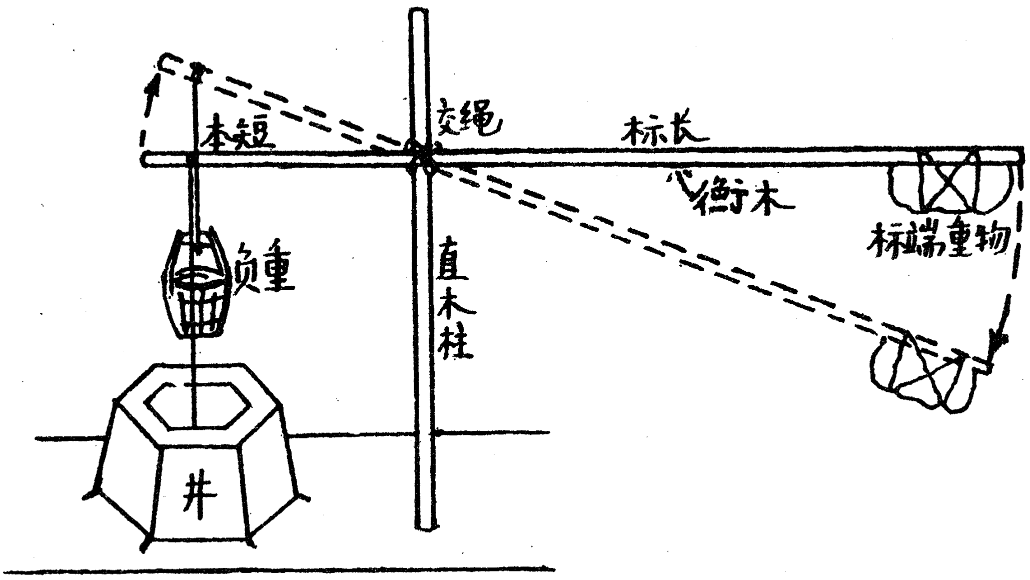
鉴，人体靠近凸面镜镜面，那么所照见的人体大，影像也大；距离凸面镜远，所照见的人体小，影像也小。但必定都是正立的影像。（人体距镜面过近或过远），影像则超过正常状态就摇晃不定（而看不清了）。

【原文】

负，衡木①，加重焉②，而不挠，极胜重也③。右校交绳④，无加焉而挠，极不胜重也。

【注释】

①衡木：桔槔的横木杆。"桔槔"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种井上汲水的工具，在井旁树上或架子上用绳子挂一杠杆（衡木），一端系水桶，一端坠重物，一起一落，汲水可省力。（如图所示）



②加重：指水桶汲井水加重。

③极：指固定在标端的重物。

④右校交绳：将横木与树或架子的交绳向右移。

【译文】

负，桔槔的横木杆，一端的水桶汲水加重而不偏翘的，是因为标尾捆绑的重物能胜任重量。如果把桔槔的立柱与横木的绞绳往右移，不汲水加重量而会偏翘的，是因为标尾捆绑的重物不能胜任

本端的重量。

【原文】

衡,加重于其一旁,必捶[①]。权重相若也相衡[②],则本短标长[③]。两加焉,重相若,则标必下[④],标得权也。

【注释】

①捶:梁启超校为“垂”,即下垂。

②权:称锤。

③本:支点到重点(称的重物)的距离。标:支点到称锤这个力点间的距离。

④下:向标尾一方下垂。

【译文】

衡,称处于平衡状态时,无论在本端,还是在标端略加一重量,立即会向加重的一方下垂。标端的权和本端的重物处于相应的位置时,可获得平衡,那一定是本短标长。两边同时加一重量相等之物,则标端必下垂,这就是所谓的“标得权”。

【原文】

挈,有力也;引,无力也[①]。不正[②],所挈之止于施也[③]。绳制挈之也[④],若以锥刺之。挈,长重者下[⑤],短轻者上[⑥],上者愈得[⑦],下下者愈亡[⑧]。绳直,权重相若,则正矣[⑨]。收,上者愈丧,下者愈得,上者权重尽[⑩],则遂挈[⑪]。

【注释】

①引:重物被绳索垂直地悬系着,不用人用力往下拽,也会往下落。看来

墨者当时似乎已感到有某一种力在往下拽，但还未发现地心的引力。故云："引，无力也。"意谓：引，是不要人去用力拽的。

②正：毕沅云："旧作心，以意改。"此处从谭戒甫校为"必"。

③施：即"拖"字，斜也。此处代表斜面。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两种向上提物的方法。一是利用斜面往上提，一是利用滑轮往上升。

④制：製的省文，牵曳也。

⑤下：向下运动。

⑥上：向上运动。

⑦得：接近高处，得以提升。

⑧下下：衍一"下"字。亡：丧失，指下降的一边愈来愈丧失其高度。

⑨正：当为"止"字误，静止。

⑩尽：指一端的"权"上升到顶点，一端的重物下降到地面。

⑪挈：提挈下来。

【译文】

挈，提物上升，是要用力拉动滑轮绳；重物被滑轮绳索垂直地悬系着，是无须人去用力的。要提升重物不一定仅只将重物放在斜面上来运输，也可以用绳索穿过滑轮牵曳来提升，这就像锥子刺穿物一样省力。提物上升，滑轮绳子长挂着石头之类重物的这头向下运动，绳子短挂轻物的那头向上运动，向上的那头愈来愈提到最高点获得成功，向下的这头则愈来愈丧失原来的高度而落地。如果滑轮的绳索垂直，一头所捆绑的石头之类与另一头所挂的物体重量相等，那就静止不动了。取物下落，向上那头的"权"愈来愈丧失原来的低点，向下的重物这头就愈来愈接近地面而获得成功，向上的那头"权"上升到顶点，重物落到地面，滑轮的作用到此而完成。如果要再使用它，就得用人力把重物挈下。（那端的"权"就会自动地

坠落下来)

【原文】

两轮高,两轮为𨏻[1],车梯也。重其前[2],弦其前[3]。载弦其前[4],载弦其轱[5],而县重于其前[6]。是梯,挈且挈则行[7]。凡重[8],上弗挈,下弗收,旁弗劫[9],则下直[10]。㧐,或害之也[11]。沶梯者不得沶[12],直也。今也废尺于平地[13],重不下,无踦也[14]。若夫绳之引轱也,是犹自舟中引横也。倚,倍、拒、坚、[15]䠞,倚焉则不正[16]。

【注释】

①𨏻(chuán 船):古代载棺柩的车子叫做"𨏻车"。《礼记·杂记上》:"载以𨏻车。"郑玄注:"𨏻,读为辁……许氏《说文解字》曰:'有辐曰轮,无辐曰辁'。"此处言"两轮为𨏻",是指车梯的前面两轮为"𨏻",即小而无辐的车轮。

②重:重心。

③弦:绳。此处作动词用,言系一根绳在车梯前面。

④载弦其前:孙诒让云:"涉上下文而衍。"当删。

⑤载:语助词。轱:孙诒让云:"轱,疑为'前胡'之叚字。《周礼·大行人》侯伯'立当前侯',注:'郑司农云:前侯,驷马车辕前胡,下垂拄地者',是也。胡在车前,与此上文正合。"方孝博言:"兽颔下垂者为胡,车前绳索下垂则为轱。"

⑥重:重物。

⑦挈且挈:方孝博云:"此处连续用两个'挈'字,前一个'挈'字指提挈绳端重物而去之,后一'挈'字指挈车的前端离地而起,文字异常简妙周密。"

⑧凡:大凡。重:重物。

⑨劫:强推用力。

⑩下直:垂直自由下落。

⑪害:限制、阻碍。

⑫沶梯者不得沶直也:此句中第一个"沶"字,据毕沅云:"《公羊传》桓十年有云'沶血',陆德明《音义》云:'古流字'。"此处引申为滑动。第二"沶"字,

毕沅云："旧作'汴'，据上改。"汴，即"下"的繁文。

⑬废：放置。尺：孙诒让云："疑当为石。"

⑭跨：即旁。此指从旁作用的力。

⑮倚：偏倚。倍：即背，此指背负重物。拒：撑拒。坚：孙诒让云："坚当作掔，……与'牵'通。"

⑯䠶：谭戒甫云："毕谓唐宋字书无'䠶'字，按'射'篆作疑右偏''以形似误为'出'耳。射者张弓射物，身心偏倚。"

【译文】

后面的两轮高而有辐条，前面的两轮小而无辐条，这就是车梯。它的重心在车身前面，车前又装有绳索，绳索下垂，并悬挂一重物。这种车梯，提起悬挂的重物甩掉，同时提起车前的辎，这样车梯就能行走了。大凡重物，不往上提举，不往下拽取，也不从旁强推使力，那么就会垂直下落；若有偏斜，就要受到限制阻碍了。沿着车梯斜面滑动就不能垂直落下。现在放置一块石头于平面上，虽有重量，但不垂直下落，是因为没有从旁作用的力。人背负绳索牵引车梯的车轱，这就犹如用绳索牵引着水面上船只前面的横木一样。偏倚有以下一些情况：如背负，撑拒、牵引、射箭等，偏倚就不端正了。

【原文】

谁①，䢭石絫石耳②。夹寝者法也③。方石去地尺④，关石于其下⑤，县丝于其上⑥，使适至方石，不下，柱也。胶丝去石⑦，挈也。丝绝⑧，引也⑨。未变而名易⑩，收也。

【注释】

①谁：据《经》文，此应为"柱"，牒经标题。《经》误作"推"，《说》又误作"谁"。

②䢭："并"的繁文。　絫：同"垒"。

③夹寝者：《尔雅·释宫》："室有东西厢曰庙。"郭注："夹室，前堂。"又云：

"无东西厢，有室曰寝。"《集韵》："寝，古作寑。"此处言修筑前堂和寝室。法：法则、道理。

④去：离开。

⑤关：谭戒甫云："关，同贯。"即"塞进"。

⑥丝：绳。

⑦胶丝：用绳胶捆住方石。

⑧绝：断。

⑨引：引力。

⑩名：谭戒甫校为"石"。

【译文】

柱，将石头并排堆垒，垒砌成夹室寝室而不坍倒，都是根据这个道理。将一块方石离地一尺，塞进一石于方石之下，再悬挂一根绳子在方石的上面，它的下端刚至方石，此方石虽未受绳索的挈力仍不下落，这是因为下面塞进的石头支撑的缘故。如果用绳子将方石胶捆，再去掉下面塞进的石头，此时方石仍不下落，是因为绳索上面提挈的缘故。如果绳子断绝，方石下落，这是引力的缘故。如果绳子未断而方石的位置变易，那就一定是有收拽的拉力的缘故。

【原文】

买，刀籴相为贾①。刀轻则籴不贵，刀重则籴不易②。王刀无变③，籴有变，岁变籴则岁变刀。若鬻子④。

【注释】

①刀：毕沅云："刀谓泉刀。"战国时多铸泉刀，当时货币。籴：指谷物。

②易：谭戒甫云："易，傷的省文。《说文》训'傷'为'轻'，义与'贱'同。因为战国所铸的刀钱，有轻有重。轻刀易于携带，人民乐用；反之，重刀为人所厌苦。《汉书·食货志》云：'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意谓轻钱贵，每百加钆子(俗称谓'补水')若干；重钱贱，不肯平价兑换。"

③王刀：王者铸造的钱币。

④鬻(yù 玉):卖。

【译文】

买,钱币和谷物相互为价。钱币的价值高谷物就不贵,钱币价值低谷物就不贱。王者所制的法钱不变化,而谷物的价格有变化。年岁因丰、欠的变化而改变谷物的价格,那么年岁因丰、欠的变化也会改变钱币的价值,所以荒欠年会出现卖儿女的现象。

【原文】

贾,尽也者,尽去其以不雠也[①]。其所以不雠去,则雠。舌贾也宜不宜[②],舌欲不欲。若败邦鬻室嫁子[③]。

【注释】

①其:孙诒让云:"'其'下,据下文亦当有'所'字。"

②舌贾:即正价。谭戒甫云:"货物有价格,价值之分。价格即正价,价值即时价。正价是一种固定之价,不随时涨跌的。"

③败邦:战败的国家。子:同"女"。

【译文】

贾,所谓"尽",就是指那种种不能售出的原因尽数去掉了。种种不能出售的原因去掉了,那就可以出售。正价合宜不合宜,取决于买的人想要不想要,好比战败国出卖房屋、出嫁女儿一样(要贬值)。

【原文】

无,子在军不必其死生[①],闻战亦不必其生[②]。前也不惧,今也惧。

【注释】

①不必：不能断定。

②闻战：听说战争爆发。

【译文】

无，儿子在军中，不能断定他的生死，听说战争爆发了也不能断定他是否活着。先前不惧怕，现今却害怕了。

【原文】

或，知是之非此也①，有知是之不在此也②，然而谓此南北，过而以已为然。始也谓此南方，故今也谓此南方。

【注释】

①知是之非此：知道这里（是南方）不是这个（北方）。墨家当时以为“宇”自南向北移徙，所以用南北作喻。地理上的南、北区域并不是固定的，因“宇”不停地“徙”，自然南、北在不停地变化。我们早上所指的南方已经不是晚上指的南方了。

②有：又。

【译文】

或，知道这里（是南方）不是这个（北方），又知道这个（北方）不在这个（南方），然而却说这里是南方或是北方，以过去的已然为现在的当然。开头说这里是南方，所以现在仍然称这里为南方。

【原文】

智论之①，非智无以也。

【注释】

①智论之：以“智”辩论。

【译文】

有人既以其“智”与人辩论，而又无智，这显然自相矛盾，没有理由。

【原文】

谓，所谓非同也，则异也。同则或谓之狗，其或谓之犬也。异则或谓之牛，牛或谓之马也①。俱无胜，是不辩也②。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非，当者胜也。

【注释】

①牛：孙诒让云：“‘牛’字疑当为‘其’，与上句文例同。”

②不辩：不构成“辩”。

【译文】

谓，所谓不是同，那就是异。例如见到一只狗，有人说“这是狗”，有人说“这是犬”，这两人说的全同，是“两可”而“无胜”的。有人说“这是牛”，有人说“这是马”，两人所说异，两句话也都不正确，这是“两不可”而“无胜”的。上面所举虽都是“无胜”的例子，但它们本来就不成为“辩”呵！所谓“辩”，或是说它是什么，或是说它不是什么，恰当的一边胜利。

【原文】

无，让者酒，未让，始也①，不可让也。若殆于城门与于臧也②。

【注释】

①始：据《经》文，当作“殆”。

②臧：谭戒甫云：“臧作葬解。”此句原错简在“尧之义”条最后，孙诒让校移至此。

【译文】

无，礼让的是敬酒饮酒，不礼让的是“殆”，路途狭仄是不可以礼让的。例如城门狭仄和丧葬拥挤，都是不可礼让的。

【原文】

于，石一也①，坚白二也，而在石②。故有智焉③，有不智焉，可。

【注释】

①石一：指石头是一个整体。

②在：存在。

③智：同“知”。

【译文】

于，石头是一个整体，坚硬和白色是它的两种属性，统一存在于一块石头之中。所以有被知晓的，有不被知晓的，这是可以理解的。

【原文】

有指，子智是①，有智是吾所先举②，重③。则子智是，而不智吾所先举也。是一④。谓“有智焉，有不智焉”，可。若智之⑤，则当指之智告我，则我智之。兼指之⑥，以二也。衡

指之[7]，参直之也。若曰“必独指吾所举，毋举吾所不举”，则者固不能独指。所欲相不传[8]，意若未校[9]。且其所智是也，所不智是也。则是智是之不智也[10]，恶得为一[11]，谓而有智焉，有不智焉。

【注释】

①智：同“知”。是：这个，指代“白”或“坚”。

②举：提出。

③重：二。指二者都知。

④一：知其一。

⑤若：第二人称代词，你。

⑥之：指代“坚”与“白”。

⑦衡：同“横”，与下文“直”相对。

⑧所欲相不传：孙诒让云：“‘相’疑亦‘指’之误。”“所欲指不传”，此句接上句“则者固不能独指”，即这本来就不能单独指示，如独指“坚”，所欲指的“白”不传；如独指“白”，所欲指的“坚”不达。

⑨校：谭戒甫云：“校，犹言彰明较著。”

⑩是之：谭校为“之是”，“之”同“与”。

⑪恶（wū 乌）：何。

【译文】

有指，你知道这个白（或坚），又知道这是我先提出来的，这是二者都知。若你知道这个白（或坚），而不知道这是我先提出来的，这是知其一。说“有的被知晓，有的不被知晓”，是可以理解的。你所知道的，就应当把它指示出来告知我，那么我也就知道它了。兼指坚和白，那只是二；若横指坚白二属性，直指石头这一整体，那就是三了。如果说“必须单独指示出我所举的，不要举出我所不举的”，那么，这本来就不能单独指示，如独指“坚”，所欲指的“白”则不传；如独指“白”，所欲指的“坚”则不达。坚、白、石三者的意义如此不能明确。况且你所知道的是这个“白”（或“坚”），所不知道的是

这个"坚"(或"白"),那么,"此知"与"此不知"是二,怎么是一呢?所以说有的被知晓,有的不被知晓呵。

【原文】

所,春也,其執固不可指也①。逃臣不智其处②,狗犬不智其名也③。遗者,巧弗能两也④。

【注释】

①"春也"句:张惠言云:"'執'疑当为'埶',与'势'同。"张又云:"言春之在时不可指。"张纯一案:"张说是也。《礼乡·饮酒》云'春之为言蠢也。'郑注云'蠢,动生之貌也'。"故此句意:如春之蠢动,人知之而莫能指之。

②"逃臣"句:张之锐云:"逃亡臣仆,虽知其人,而不能指其逃亡之处。"

③"狗犬"句:谭戒甫云:"因为犬类极繁而形多同,有名号的极少,故难于明晓。"

④"遗者"句:孙诒让云:"'两'疑当为'网',或作'罔'。《孟子·公孙丑》篇:'以罔市利',赵注云:'罔罗而取之'。'网'与'两'形近而误。言人偶有遗物,虽使至巧罔罗索取之,不能必得也。"

【译文】

所,如春之蠢动,人能知之而不能指示出来;逃亡臣仆,虽知其人,而不能指其逃亡之处;狗犬类繁,不可能尽知其名;人们偶有遗失之物,虽使至巧罔罗索取之,也不能必得。

【原文】

智,智狗,重,智犬,则过。不重则不过①。

【注释】

①此《说》依谭戒甫校为:"智狗不重智犬,则过;重则不过。"

【译文】

智，知道狗不能重复知道犬，这是过错了；知道狗又重复知道犬，那就没有过错了。

【原文】

通，问者曰："子知䫲乎[1]？"应之曰："䫲何谓也？"彼曰："䫲施。"则智之。若不问䫲何谓，径应以"弗智"，则过。且应必应，问之时若应，长应有深浅。大常中在，兵人，长所[2]。

【注释】

①䫲：谭戒甫云："䫲，即 的讹体，这是把网变作西、把绊马足的 变作凡而又从下移到右边的缘故。因为绊马足用革，故其字改作䩭。后又写作羈，变为形声字，马的原形不见了。䫲施，此当写作羈施，假借为旖施。"

②"且应必应……长所"：这段话据谭戒甫校："且'应'必应'问'之时。若应'长'，应有'深浅'、'大小'，不中；在'兵'人'长'。"谭云："'大小'不中，原误作'大常中'，此因篆文 二字误合写作一个㡩字。兵（长），原误作'兵'，兹并据曹耀湘改。"谭又云："'长'，音掌。不中，不得。兵，本是'长'的古文。长人，犹云长者。此'长人长'，和《孟子·告子》篇的'长人之长'相同。"

【译文】

通，有人问："你知道'羈'吗？"答道："'羈'是什么？"他说："就是'羈施'。"那就知道了。如果不问"羈"是什么，就径直回答"不知道"，这就是过错了。并且回答问题一定要在提问的时候。比如回答一个"长"（zhǎng 掌）字，却回答有多深多浅、多大多小，这就不中肯了，因为问的是"长者"的"长"。

【原文】

室堂，所存也。其子，存者也。据在者而问室堂[①]，恶可存也？主室堂而问存者[②]，孰存也？是一主存者以问所存，一主所存以问存者。

【注释】

①在：与“存”义同。

②主：根据。

【译文】

居室厅堂，是人们所存在居住的地方。他的儿子，是存居的人。根据存居的人来问居室厅堂，应该问“何处可存居”呢？根据居室厅堂来问存居的人，则应问“谁在居住”呢？这个一是根据存居的人来询问存居的地方，一是根据所存居的地方来询问存居的人。

【原文】

五合，水土火，火离然[①]。火铄金，火多也。金靡炭，金多也[②]。合之府水，木离木[③]。若识麋与鱼之数，惟所利[④]。

【注释】

①此句依范耕研校：“五，金水土火木离。”“然”字为下句首字。此句言构成物质的五种元素金、水、土、火、木是相互分离、独立的。但是常常发生关系，下即举例说明相互之间的关系及环境、条件。

②铄：销，即熔化。靡：灭，即耗尽。“火铄金，火多也”，言火多金少时，火可以熔化金。反过来，“金靡炭，金多也”，金多炭少时，大量的金就可以耗尽炭火。这个例子有力地驳斥了“火常胜金”的说法。火能否胜金，要看条件，故云“五行不常胜”。

③合：当为“金”。府：毕沅云：“府疑同腐”，引申为“刻”。水：道藏本、吴抄本作“木”，当为“木”。“木离木”，依范校为：“木离火”。“离”，同“罹”，遭遇。此句言：金能刻木，但火亦能烧毁木。此例说明“五行”中，决不是固定“某行”常

胜"某行"。

④识:认识、知道。麇:鹿类动物,居住于山。数:道理。所利:所宜。

【译文】

五,金、水、土、火、木五行相互分离独立。然而,火能熔金,是由于火多;金能耗尽炭火,是因为金子太多。金能刻木,火也能烧毁木。如同我们知道麇鹿长居于山,鱼长潜于水的道理,只因为环境、条件适宜罢了。

【原文】

无,欲恶伤生损寿,说以少连①,是谁爱也②?尝多粟,或者欲,不有能伤也。若酒之于人也,且恕人利人,爱也③,则唯恕,弗治也④。

【注释】

①少连:《礼记·杂记》篇:"少连,大连善居丧。"少连,古贤人,与柳下惠齐名。

②谁爱:即爱谁。

③且恕人利人,爱也:伍非百校为:且恕不利,不爱也。

④弗治:伍非百云:"弗治,犹言弗求。《经上》曰:'治,求得也'。"

【译文】

无,欲望、厌恶不适宜就可能伤害身体减损寿命。就拿善于居丧的少连来说,他究竟能爱谁呢?比如吃粟或是人的欲求,吃多了,不又伤胃吗?又如酒对于人来说是不利的,但人们却爱它,然则知道不利,就不求了。

【原文】

损，饱者去余，适足，不害。能害，饱，若伤麋之无脾也①。且有损而后益智者②，若疟病之之于疟也③。

【注释】

①麋：谭戒甫云："麋，字同糜。按《说文》有'鬻'，即糜的本字，俗省作粥，亦呼稀糜粥。《释名释饮食》：'糜，煮米使糜烂也'即是。"伤麋：言多吃糜粥而受伤害。

②益智：谭校为"智益"，即"知益"。

③之之：曹耀湘校为"之止"。

【译文】

损，过饱的人去掉多余的食物，恰好足够，就不为害。能害人的，是过饱，比如多吃糜粥而伤害了脾胃，就和没有脾胃一样了。且有先是减损，而后才知道是有益处的，如人患疟疾而去掉了疟疾一样。

【原文】

智，以目见，而目以火见，而火不见。惟以五路智久不当。以目见，若以火见。

【译文】

智，人们用眼睛见事物，而眼睛凭借火光看事物，但火光本身是看不见事物的。只凭借五官去认识长久时间内的事物是不恰当的。凭借眼睛认识长久时间内的事物，就如同用火光去看事物一样。

【原文】

火，谓火热也，非以火之热，我有若视曰智[①]。

【注释】

① 此《经》后两句，依曹耀湘校为："非以火之热我有，若视日。""曰"为"日"之误，"智"为下面《经说》的牒经标题。

【译文】

火，说火本身是热的，不是因为火气使我感到热才具有热性，比如看到太阳就感到热一样。

【原文】

杂所智与所不智而问之[①]，则必曰："是所智也，是所不智也。"取去俱能之[②]，是两智之也。

【注释】

①杂：夹杂在一起。

②取去：取舍。

【译文】

夹杂所知的和所不知的一起去问人，别人则一定会说："这是我所知道的，这是我所不知道的。"取什么舍什么都知道，这就是"两知"了。

【原文】

无，若无焉[①]，则有之而后无。无天陷，则无之而无。

【注释】

①焉：谭戒甫云："'焉'是黄色鸟，亦名黄凤，字又作鶠、鷃、鹖等。《论语·

子罕》篇：‘凤鸟不至。’《墨子·备城门》篇也说：‘由圣人之言，凤鸟之不出。’那都是慨叹古有凤而今已无，故说‘有之而后无’。”

【译文】

无，比如现在说没有黄凤鸟，那是古时有而现在没有的。又如现在说没有天陷，那是古时本来就没有而现在也没有的。

【原文】

擢，疑无谓也。臧也今死，而春也得文文死也可①，且犹是也②。

【注释】

①臧、春：都是仆役的名字。文文：孙诒让校为“之又”，此句为“而春也得之又死也可。”

②且：将来。

【译文】

擢，疑惑就是没有事实的必然。奴仆臧现在得这种病死了，而奴仆春又得这种病，也会死的，这样推断是可以的。将来还是这样。

【原文】

且然，必然。且已，必已①。且用工而后已者②，必用工而后已。

【注释】

①已：完成、结束。

②工：同“功”。

【译文】

且然，将要这样，一定这样。将要结束，一定成功。将要用功而后结束的，一定努力干而后完成。

【原文】

均，发均县[①]，轻重而发绝[②]，不均也。均，其绝也莫绝。

【注释】

①县：古“悬”字。

②轻重：指悬挂的物体时轻时重。

【译文】

均，一丝头发均衡地悬挂物体不会断绝，如时轻时重头发就会断绝，因为破坏了头发的均衡状态。状态均衡，其断绝的地方也不会断绝了。

【原文】

尧霍[①]，或以名视人[②]，或以实视人。举友富商也，是以名视人也。指是臛也，是以实视人也。尧之义也，是声也于今，所义之实处于古。[③]

【注释】

①霍：据谭戒甫移至“指是臛也”句中“指”字下。即“指霍是臛也”。谭云：“霍，鹤之省文。臛，霍之繁文，亦即鹤字，或此特加偏旁以别之耳。”

②视：与“示”同。

③之后有“若殆于城门与于臧也”句。据孙诒让校云：“审校文义，疑当在上文‘无让者酒，未让，始也，不可让也’之下”。已移至“无让者酒”条。

【译文】

尧，有时用名声示人，有时用事实示人。比如提出“友是富商”，这是用名声来示人；指出“鹤是此鹤”，就是用事实来示人。唐尧的义利，其声名流芳至今，而他所行义利的事实却出现在古代。

【原文】

狗，狗犬也[1]，谓之杀犬[2]，可，若两腗[3]。

【注释】

①狗犬也：此处应为：“狗，犬也。”

②之：指代杀狗。

③腗：杨葆彝云：“‘腗’疑‘脾’字之误。”孙诒让案：“依杨说，则当亦‘髀’之叚字。此言同一体而有左右之异，以喻狗犬同物而异名也。”髀，即“股”，大腿。

【译文】

狗，狗是犬，说杀狗为杀犬，是可以的，如同人身的两髀一样。

【原文】

使，令使也。我使我，我不使亦使我。殿戈亦使，殿不美亦使，殿[1]。

【注释】

①此《说》错字太多，义不可通，依谭戒甫校为：“使，令使也。义使，义；义不使，亦义。使役，义亦使役，不义亦使役。”令使：上级号召征用。

【译文】

使，就是上级号召征用。正当的使役，是正当的；正当的不使

役，也是正当的。而役使呢，正当的使役，不正当的也使役。

【原文】

荆沈[1]，荆之贝也[2]。则沈浅非荆浅也。若易五之一[3]。

【注释】

①荆：应为牒经标题，所以应和"沈"分开。 沈：当为"沆"，大泽。下同。
②贝：当为"有"之误。拥有。
③若易五之一：张纯一云："言荆与沆，若五与一之比。"

【译文】

荆，沆泽为楚地拥有，然则沆泽浅而不是楚地浅，楚地与坑泽就像五与一之比。

【原文】

以楹之抟也[1]，见之，其于意也不易[2]，先智意相也[3]。若楹轻于秋[4]，其于意也洋然[5]。

【注释】

①抟：圆。
②意：臆断。易：改变、更易。
③"先智"句：此句标点有误。应为："先智。意，相也。"相：想象。
④秋：孙诒让云："秋当读为萩。"萩，古书上说的一种蒿类植物。
⑤洋然：茫然，无知的样子。

【译文】

以为柱子是圆的，亲自去看，这个臆断不可改变的话，这是先知。所谓臆断，就是想象。假若说柱子比蒿草还轻，这种臆断就茫

然无知了。

【原文】

段、椎、锥俱事于履①,可用也。成绘屦过椎②,与成椎过绘屦同,过件也③。

【注释】

①段:《说文·殳部》云:"段,椎物也。" 椎:《说文·木部》云:"椎,击也,齐谓之终葵。" 锥:《说文·金部》云:"锥,锐也。"以上三者,是古代制鞋必用的工具,所以说"俱事于履。"

②绘屦:彩绣的鞋子。

③件:依《经》当作"仵"。

【译文】

段、椎、锥都是制造鞋子的工具,这个臆断是正确可用的。但如果说作成彩绣的鞋子要经过椎子击打,和制成椎子也要经过彩绣鞋子绘画是相同的,那这个臆断就是错误不可用的。

【原文】

一,五有一焉①,一有五焉②,十,二焉③。

【注释】

①五:指个位上的"五"。

②一:指十位数上的"一"。

③十,二焉:指"十"中有两个"五"。

【译文】

一,个位上的"五"之中含"一",十位上的"一"中含有"五"。比

如“十”，就含有两个“五”。

【原文】

非，斫半，进前取也[①]。前，则中无为半，犹端也。前后取则端中也[②]。斫必半，毋与非半[③]，不可斫也。

【注释】

①进前取：此言“斫半”的第一种方法：“前，则中无为半，犹端也。”方孝博云：“设有一直线段 ab，从它的 a 端开始向 b 端前进，进到全长的一半 c 处就斫而去之，剩余的 cb 是全长的一半；再如前法取 cb 的一半 cd 斫而去之，剩余 db 是全长的 1/4；再如前取法……照这个方法继续前进斫取至无穷多次，最后必将达到线的最前端 b 点，这一点是最前的端点。‘无序而最前’，不可能从其中再取半，也就是无从斫了。所以说‘前，则中无为半，犹端也’。”

②前后取：此言“斫半”的另一种方法。方孝博云：“线上任何地方都有‘端’点存在，不仅仅两端才是‘端’。因之斫取的方法除上面叙述的‘进前取’而外，还可以‘前后取’。……‘前后取’则是从线的两端 a 和 b 同时向线的中央斫取。……不断地向中央斫取至无穷多次，最后必将达到线段的正中央一点，没有广狭厚薄长短，不可能再取其半而斫去之，这就是位于线的中央的‘端’了。所以《经说》言‘前后取，则端中也’。”

③毋：同“无”。

【译文】

非，将线段折取一半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进前取”法，不断地向前折取线段的中点至无穷多次，最后必将不能再折半，这就是端点了。另一种是“前后取”法，这种方法剖取的端点就在线段的正中央。剖取必定是取其半而去之，“无半”和“非半”，都是不能剖取的。

【原文】

可，无也，已给[1]，则当给不可无也。[2]。

【注释】

①给：具备。

②之后有"久有穷无穷"句：孙诒让云："此五字与上下文皆不属，……疑当在后'民行修必以久也'之下，而误错在此。"已移。

【译文】

可，没有的，已经具备，就应当说具备了，不能再说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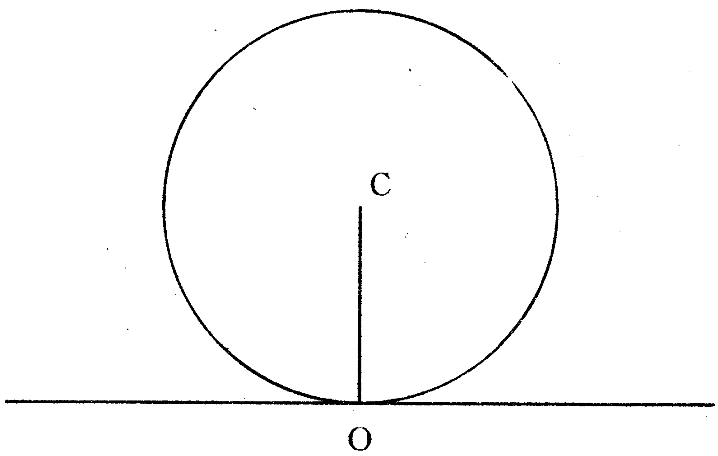
【原文】

正，九[1]，无所处而不中县[2]，抟也。

【注释】

① 九：孙诒让云："今以文义校之，当是'丸'之形误，谓正圜之丸。"《说文》："丸，圜也，倾侧而转者。"

②县：即悬。方孝博云："指悬点，而在此处指支点，就是圆球和平面的接触点。由图可见：无论球体回转到什么位置，通过球中心 c 的铅垂线恒能过球与平面的接触点 o，所以说'无所处而不中县'。"(如图)



【译文】

正，球丸，无论它回转到什么位置，通过球中心的铅垂线恒能过球与平面的接触点，因为它是圜形体。

【原文】

宇[①]，伛不可偏举[②]，字也[③]。进行者先敷近[④]，后敷远。

【注释】

①宇：牒经标题，原倒误在“伛”字下，据梁启超校正。

②伛：区的繁文，指某一区域。

③字：孙诒让云：“‘字’当作‘宇’。”

④进行者：指在宇内进行的人。这是以某一起点为坐标的，所以先举步处为近，后举步处为远。所以说“先敷近，后敷远。”

【译文】

宇，在无穷的宇中不能偏举某一区域来代表空间全量。在宇内某一区域行进的人，则以先举步为近，后举步为远。

【原文】

行者[①]，行者必先近而后远。远近修也，先后久也。民行修必以久也。久有穷无穷[②]。

【注释】

①行者：按《经说》惯例，此处牒经标题应为“行”，多“者”字，疑因下文而衍。

②久有穷无穷：此五字原误错在《经说》“可无也”条后，据孙诒让说移至此。

【译文】

行，行走的人必然是先到近处而后才能到达远处。远近，是指路程的长短；先后，是指时间的久暂。人们走远路必定要花费很久的时间。时间是有穷然又无穷的。

【原文】

一[1]，方尽类，俱有法而异[2]，或木或石，不害其方之相合也。尽类犹方也，物俱然。

【注释】

①一：应为牒经标题，故与“方尽类”分开。

②异：指不同的实质。

【译文】

一，方形物体都是方类，都遵守同一法则而实质有不同。或是木头，或是石头，但不妨害其方形物体外貌相符合。全皆同类倒是由于同方。事物都如此。

【原文】

牛狂与马惟异[1]，以牛有齿，马有尾，说牛之非马也，不可。是俱有[2]，不偏有偏无有[3]。曰之与马不类[4]，用牛有角，马无角，是类不同也。若举牛有角马无角以是为类之不同也[5]，是狂举也。犹牛有齿，马有尾。

【注释】

①“牛狂”句：此句依曹耀湘校为：“狂，牛与马惟异。”

②是俱有：指这牛马都有牙齿和尾巴。

③不偏有偏无有：不是牛偏有齿偏没有尾巴、马偏有尾巴偏没有齿。

④之：谭戒甫校为“牛”，“之”与“牛”篆文形似致误。

⑤若举：依伍非百校为“若不举”。

【译文】

狂，牛与马虽有区别，但用牛有齿、马有尾，而说牛不是马，这是不可以的。因为牙齿、尾巴是牛马都有的，不偏是一个有一个没有、或偏是一个没有一个有。又说牛和马不同类，用牛有角、马无角为据，说明它们不同类。若是不举牛有角、马无角来说明类别的不同，这也是妄举，和说牛有齿、马有尾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原文】

或不非牛而非牛也①，则或非牛或牛而牛也②，可。故曰：“牛马非牛也”，未可；“牛马牛也”，未可。则或可或不可，而曰：“牛马牛也未可”亦不可。且牛不二，马不二，而牛马二。则牛不非牛，马不非马，而牛马非牛非马，无难③。

【注释】

①不非牛：即是牛。

②或牛：此二字据孙诒让校，疑衍。此句应为：则或非牛而牛也。

③无难：不难明白。

【译文】

或者说牛马这个整体概念是牛和不是牛可以，或者说不是牛和是牛也可以。所以说“牛马不是牛”不可以，说“牛马是牛”也不可以。那么，或可或不可，若说“牛马是牛不可以”也是不可以的。牛不是两个个体，马也不是两个个体，但牛马这个整体是两个个体组成。因此，牛就是牛，马就是马，牛马这个概念不是牛，也不是马，就

不难明白了。

【原文】

彼，正名者彼此[①]。彼此可[②]：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彼此不可[③]：彼且此也。彼此亦可[④]：彼此止于彼此。若是而彼此也，则彼亦且此此也[⑤]。

【注释】

①正名者彼此：指正名的人对“彼此”的理解有下列几种意义。

②“彼此可”句：詹剑峰云：“义主相同，‘彼此可’，肯定彼是彼限于彼，肯定此是此限于此。例如说，指山为山就限定于山，指水为水就限定于水。这就是说，山是山，水是水，必认定始终是同一的。”

③“彼此不可”句：詹云：“义主相违，‘彼此不可’，肯定彼是彼又是此，肯定此是此又是彼。例如，说山是山又是非山，说水是水又是非水。自语相违，那是万万不可以的。”

④“彼此亦可”句：詹云：“义主相拒，‘彼此止于彼此’，这就是说，或彼或此止于或彼或此，不得有第三者。例如，雪是白或是非白，两者必居其一。”

⑤彼亦且此此：疑为“彼彼此此”之误。

【译文】

彼，正名者对“彼此”的理解有三义。一是这样理解“彼此”可以：即肯定彼是彼限于彼，肯定此是此限于此。二是这样理解“彼此”不可以：即肯定彼是彼又是此。三是这样理解“彼此”也可以：即或彼或此止于或彼或此，不得有第三者。若这样理解“彼此”，那“彼此”就与“彼彼此此”相同了。

【原文】

唱无过[①]，无所周[②]，若粺[③]。和无过[④]，使也[⑤]，不得

已[⑥]。唱而不和，是不学也。智少而不学，必寡[⑦]。和而不唱，是不教也。智而不教，功适息[⑧]。使人夺人衣[⑨]，罪或轻或重；使人予人酒[⑩]，义或厚或薄。

【注释】

①过：孙诒让云："'过'疑当作'遇'，遇与偶通。""唱无遇"，即有倡导的而没有和应的。

②周：孙云："疑当为'用'之误。"

③粺：孙云："当为'稗'，《说文·禾部》云：'稗，禾别也。'比喻无所用，若荑稗。"

④过：同注①。

⑤使：使之如此。

⑥不得已：指应和者不得已。

⑦寡：小。

⑧功适息：张惠言云："我有知而不以告人，则功息绝矣。"

⑨"使人夺人衣"句：此从反面举例说明"唱"与"和"贯穿的功用：唆使别人去抢夺人衣，如没有人应和，未形成事实则罪轻；如有人应和，形成事实则罪重。故云"罪或轻或重"。

⑩"使人予人酒"句：谭戒甫云："末句，原缺义字，兹据《大取篇》'义可厚，义可薄'句补。"此从正面举例说明"唱"、"和"贯穿的功用：教导人敬酒给别人，如有人应和形成事实则义厚，反之，如无人应和未形成事实则义薄。

【译文】

有倡导而没有应和的，就没有用处，好象荑稗一样无用。有和应的而没有人倡导，使之如此，是不得已的。唱而不和，这是不学；知识少而不学，功绩一定很小。和而不唱，这是不教。虽有知识而不教人，功绩也只会灭绝了。唆使人抢夺别人衣物，没有和者罪轻，有和者罪重。教人给别人敬酒，有和者义重，无和者义薄。

【原文】

闻，在外者，所不知也。或曰："在室者之色若是其色。"是所不智若所智也[1]。犹白若黑也[2]，谁胜[3]？是若其色也，若白者必白。今也智其色之若白也，故智其白也。夫名以所明正所不智[4]，不以所不智疑所明[5]。若以尺度所不智长。外，亲智也；室中，说智也。

【注释】

①智：同"知"。下同。

②若：谭戒甫云："同'或'。"

③谁胜：指白或黑，谁充任这个色？

④名：名称、概念。所明：所明白的。正：同"证"，即验证。

⑤疑：谭戒甫云："疑，擬的省文。"即"拟"。

【译文】

闻，在屋外对屋内的情况是不知的。有人说："屋内的颜色，像外面这个颜色。"这就是所不知的如同所知的了。比如白色或黑色，谁是这个色呢？内中若有这个颜色，像白的东西必定是白色。现在知道那个颜色像白的东西，所以知道那是白色了。名称是用所明白的去确定所不明白的，而不用所不明白的去拟议所明白的。就如同用尺子去度量未知的长度一样。外面的，是亲知的；屋内的，是说知的。

【原文】

以，诗，不可也。出入之言可[1]，是不诗，则是有可也。之人之言不可，以当[2]，必不审[3]。

【注释】

①出入：孙诒让云："以下文校之，'出入'当作'之人'，形近而误。

②当：得当。

③审：审慎。

【译文】

以，谬误，就是“不可”的意思。这个人说话可以，就是不谬误，那么这是有可信的了。这个人说话不可以，若以为得当，这一定是不审慎的说法了。

【原文】

惟①，谓是霍可②，而犹之非夫霍也③。谓彼是是也④，不可。谓者毋惟乎其谓。彼犹惟乎其谓，则吾谓不行。彼若不惟其谓，则不行也。

【注释】

①惟：牒经标题，同“唯”，下同。

②霍：同“鹤”。下同。

③非：否定。夫：助词。

④是是：是此。

【译文】

惟，说这只是鹤，可以，而犹同否定那只也是鹤。说彼就是此，不可。说话的人自己说的东西不必要他人应诺。对于我所说的不正确的概念他若应诺，那么我所说的不行；对于我所说的正确的概念他若不应诺，那么他也不行。

【原文】

无，南者有穷则可尽①，无穷则不可尽。有穷无穷未可智，则可尽不可尽不可尽未可智②。人之盈之否未可智，而

必人之可尽不可尽亦未可智[3]，而必人之可尽爱也，谆。人若不盈先穷[4]，则人有穷也。尽有穷无难[5]。盈无穷，则无穷尽也，尽有穷无难[6]。

【注释】

①南者：南方。

②不可尽：应删去一个“不可尽”。

③必：衍字，删去。

④先穷：孙诒让校为“无穷”。

⑤尽有穷：尽爱有穷的人。

⑥有穷：孙诒让校为“无穷”。

【译文】

无，南方有穷，人就可尽；南方无穷则人就不可尽。天下有穷无穷不可知，那么人的可尽与不可尽也不可知。人们能不能充满天下不可知，人的可尽和不可尽也不能知晓，但一定要说人都可尽爱，这是谬误的。人们若不能充满无穷的天下，那么人是有穷的，尽爱有穷的人没有难处。人们若能充满无穷的天下，那么无穷的天下可尽，尽爱无穷的人也没有难处。

【原文】

不，二智其数[1]，恶智爱民之尽文也[2]？或者遗乎其问也[3]？尽问人则尽爱其所问。若不智其数而智爱之尽文也，无难。

【注释】

①二：“不”之误。

②文：孙诒让云：“‘文’当作‘之’，下同。”

③遗：遗漏。

【译文】

不，不知道天下的人数，何以知道爱民是尽爱了呢？或者对于人口的询问调查有遗漏吧！全部去询查人口，则就会去爱那些所询查的人。这样，虽不知道天下的人的数量，但知晓对天下全部尽爱之，是没有难处的。

【原文】

仁，仁爱也。义，利也。爱利，此也[①]。所爱所利，彼也[②]。爱利不相为内外，所爱利亦不相为外内。其为仁内也，义外也，举爱与所利也，是狂举也[③]。若左目出右目入。

【注释】

①"爱利"句：孙诒让云："言爱利之心在于己，明其同在内。"

②"所爱所利"句：孙云："言所爱所利惠加于人，明其同在外。"

③狂举：妄乱的举法。

【译文】

仁，仁是爱，义是利。爱利之心在于己，同在内。所爱所利惠加于人，同在外。爱和利不能交互相为内外，所爱所利的人、事、物也不能交互相为内外。那些说仁为内，义为外，举出内心的爱和外在的所利交错在一起，这是妄乱的举法。如同说成看东西是从左眼出、右眼入一样。

【原文】

学也[①]，以为不知"学之无益"也[②]，故告之也，是使智"学之无益"也，是教也，以学为无益也教，谆。

【注释】

①也:疑衍,牒经标题不应有"也"。

②以为不知:指谤学者以为别人不知。

【译文】

学,谤学者以为别人不知道"学习是无益的",所以才告诉别人。如此使别人知道"学习是无益的",这就是教呵,既认为"学习是无益的",又去教人家,这是荒谬的。

【原文】

论诽,诽之可不可,以理之可诽[①],虽多诽,其诽是也;其理不可非,虽少诽,非也。今也谓多诽者不可,是犹以长论短。

【注释】

①诽:张惠言云:"当为非。"

【译文】

批评,讨论批评的应该与不应该:根据道理是应该批评的,即使批评得多,这种批评也是对的;如果根据道理是不该非议的,即使是非议得很少,也是不对的。现在说批评得多的是不对的,这好似以长论短了。

【原文】

不诽[①],非己之诽也[②]。不非诽,非可非也[③]。不可非也,是不非诽也。

【注释】

①不诽：孙诒让云："依《经》当作'非诽'。"即非议批评。

②非己之诽：把自己的"非议批评"这一批评也给否定了。

③非可非：人有错误是可以非议的。

【译文】

你若非议批评，就把你自己的"非议批评"这一批评也给否定了。你若不非议批评，即人有错误是可以非议的了。如果人有错误是不可非议的，你也不该非议批评。

【原文】

物，甚长甚短，莫长于是①，莫短于是，是之是也，非是也者，莫甚于是。

【注释】

①莫：与"无"同，即"没有"。是：标准。

【译文】

物，说物体很长或者很短，即没有长于标准的，没有短于标准的，这就是肯定了一个标准。如果没有一个标准，就没有一个比较于标准的"很"了。

【原文】

取，高下以善不善为度①，不若山泽②。处下善于处上，下所请上也③。

【注释】

①高下：指地位的高下。 度：衡量。

②不若山泽：不像山和泽，即不能说山高就善，泽下就不善。

③下所请上：下层所要请求的是上面。

【译文】

取，地位高下要用善和不善来衡量，不像山和泽。处于下位的往往要比处于上位的善，而下层所要请求的则是上面。

【原文】

不是[①]，是则是且是焉。今是文于是，而不于是，故是不文。是不文则是而不文焉。今是不文于是，而文与是，故文与是不文同说也[②]。

【注释】

①不是：牒经标题，即否定——肯定。

②此《说》，孙诒让云："此节文讹脱难通，参互推校，大意以是与不对举，是之与不之对举，凡'不'字并当读为'否'，'文'字疑并'之'字误。"综合各家校为：

不是，是则是，且是焉。今是之于是，而不之于是，故是否之是不之，则是而不之焉。今否之于是，而是之于是，故是与不是之同说也。

【译文】

不是，"是"就是肯定，并且肯定这个。现在对于这个"是"肯定，而对于那个"是"就否定了，所以是与否之中的"是"就否定了，那整个"是"也否定了。现在对于这个"是"否定，对于那个"是"就肯定了，所以说"是"与"不是"判断相同。

卷十一

大取第四十四

【题解】

《大取》篇，是墨家后学著作之一，属墨经之余论，以阐扬墨家兼爱学说为主旨，为墨家指归所在。

墨家提倡人们彼此相爱，人人都有利于别人，“兼相爱，交相利”，是墨学的核心。

本篇取名《大取》，即利之中取大利之义，表明墨家所取兼爱主义的最大原因是要利爱天下人。

“夫辞（命题）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三句是本文的纲，阐述墨家提出“兼爱”这一命题的缘由、道理及类比推理的方法，从而证明了其学说的正确性及可行性。

兼爱以人为本位，以大量事例反复分析利爱的关系，强调利人者各以自己所能谋利人之方。利人之道，因人而异。利有厚薄大小，爱无差别亲疏。利由爱而生，去利则非爱，去其爱而想使天下利，天下就失去利。文中从大人与小人、亲与子、臧（男仆）与获（女婢）、名与实、同与异等诸方面说明爱人利人，利之中取大利，害之中取小害的道理，表现了墨家坚持兼爱主义的立场。

墨子《兼爱》篇是就兼爱的效果立论。《大取》篇则是就兼爱的原理立论。篇中引名学论理规律，是借用来为兼爱学说辩护，目的不在探讨理学。

《大取》论辩十分精微，但因文义简古，在长期传抄中且有许多脱衍之处，给阅读和理解带来困难，故墨家精深的学说不易为后人所知。

【原文】

天之爱人也，薄于圣人之爱人也①；其利人也，厚于圣人之利人也。大人之爱小人也②，薄于小人之爱大人也；其利小人也，厚于小人之利大人也。以臧为其亲也而爱之③，非爱其亲也④；以臧为其亲也而利之，非利其亲也。以乐为利其子⑤，而为其子欲之，爱其子也；以乐为利其子，而为其子求之，非利其子也⑥。

【注释】

①薄于圣人之爱人：毕沅注："言天地之大，人犹有憾。"张纯一注："天之爱人无迹，不若圣人爱人之易知。然天之利人，无方量、无时量。"

②大人：指统治者、君子。　小人：指被统治者、下民。

③臧：古代对奴婢的贱称。扬雄《方言》卷三："荆淮海岱杂齐之间，骂奴曰臧，骂婢曰获。齐之北鄙，燕之北郊，凡民男而婿婢谓之臧，女而妇奴谓之获。亡奴谓之臧，亡婢谓之获。皆异方骂奴婢之丑称也。"

④非：孙诒让注："'非'字疑衍，此篇多以一是一非相对言之。"

⑤乐：指音乐，此指教儿子学习音乐。

⑥孙云："疑当作'非求其子也'。"

【译文】

上天爱人（使人不易觉察，好像）比圣人爱人薄，上天施利给人，比圣人施利给人厚。君子爱小人，比小人爱君子簿，君子施利给小人，比小人施利给君子厚。因奴仆善事父母而爱奴仆，这是爱父母的原故；因奴仆善事父母而资助奴仆，这并不是资助自己的父母。认为教儿子学习音乐对儿子有利，而为儿子去爱好音乐，这是对儿子的爱；认为学习音乐对儿子有利，而为儿子到处去求取音乐，这不是去找儿子。

【原文】

于所体之中[①]，而权轻重之谓权[②]。权非为是也，非非为非也[③]。权，正也。断指以存挐[④]，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也，非取害也，取利也，其所取者，人之所执也。遇盗人，而断指以免身，利也；其遇盗人，害也。断指与断腕，利于天下相若[⑤]，无择也。死生利若，一无择也[⑥]。杀一人以存天下，非杀一人以利天下也。杀己以存天下，是杀己以利天下。于事为之中，而权轻重之谓求。求为之，非也[⑦]。害之中取小，求为义，非为义也。为暴人语天之为是也[⑧]，而性[⑨]为暴人歌天之为非也。诸陈执既有所为[⑩]，而我为之陈执，执之所为，因吾所为也；若陈执未有所为，而我为之陈执，陈执因吾所为也。暴人为[⑪]："我为天之。"以人非为是也，而性不可正而正之[⑫]。利之中取大，非不得已也；害之中取小，不得已也。所未有而取焉[⑬]，是利之中取大也，于所既有而弃焉，是害之中取小也。

【注释】

①于所体之中：孙诒让注："吴钞本作'于所体轻重之中，而权其轻重之谓权'。"

②前一个"权"：动词，衡量。后一个"权"：名词，称东西的秤锤。

③非非为非也：孙诒让注："当作'亦非为非也'。上'非'乃'亦'之误。"

④挐："腕"的本字，指手腕。《说文》："挐，手挐也。"

⑤相若：相同。

⑥一无择也：孙诒让注："当作'非无择也'，谓必舍死取生。"

⑦求为之，非也：谭戒甫校为："'求，为之非也。'之，当读'是'，古本通用。"

⑧天之：即天志。墨书中言“天志”多写作“天之”，古字通用。

⑨性：孙诒让注：“前后两见，疑‘性’当作‘惟’，惟与唯通。”

⑩诸陈执：指人们所持的主张、学说。所为：有成效、有结果。

⑪为：通“谓”，说。

⑫性：义同注释⑨。

⑬所未有：指未出现的情况。

【译文】

人们在体察事物的时候，用来衡量轻重的东西称之为权。权并非为是而设，也并非为非而设。权，是讲公正准确。砍断指头保存手腕，这是利之中取大利，害之中取小害。害之中取小害，并不是为了取害，而是为了取利。他想取的利，是被别人拿着的。碰上强盗，砍断指头而使自身幸免，这是利。从他遇上强盗来看，这就是害。砍断指头与砍断手腕，对天下的利相似，那是没有区别的。死与生利虽差不多，却并非无区别。杀死一个人来保存天下，并不是以杀人来使天下得利。杀了自己来保全天下，这是杀死自己以利天下。在处理事情的时候，权衡轻重称为求。求，是辨明是非的。害之中取小的，求的是辨义，并不是真的行了义。对暴戾之人论述天意是对的，而只替暴戾之人去歌颂天意就不对了。人们所持意见不一，各有其结果，我持我的主张而且坚持要有成效，是因为我已经有了成效。如果所持的主张还没有成效，我也要坚持它，坚持它是因为我要取得成效。暴戾之人说：“我就是天意。”把人们认为非的当作是，因其所为不正所以要使之正。利之中取大利，并非不得已；害之中取小害，的确是不得已。还没有出现危险情况时去取利，这当然要取大利，已出现了不利的情况而放弃利，这当然要在害之中去取小害。

【原文】

义可厚，厚之；义可薄，薄之，谓伦列[①]。德行、君上、老

长、亲戚②，此皆所厚也。为长厚，不为幼薄。亲厚，厚③；亲薄，薄④。亲至⑤，薄不至。义，厚亲不称行而顾行⑥。为天下厚禹，为禹也⑦；为天下厚爱禹，乃为禹之人爱也⑧。厚禹之加于天下，而厚禹不加于天下⑨；若恶盗之为加于天下，而恶盗不加于天下⑩。爱人不外己，己在所爱之中。己在所爱，爱加于己。伦列之爱己，爱人也。圣人恶疾病，不恶危难。正体不动⑪，欲人之利也，非恶人之害也。圣人不为其室，臧之故⑫，在于臧⑬。圣人不得为子之事。圣人之法，死亡亲⑭，为天下也。厚亲，分也，以死亡之，体渴兴利⑮。有厚薄而毋伦列⑯，之兴利为己。

【注释】

①伦列：《战国策·宋策》高诱注："伦，等也。"《礼记·服问》郑玄注："列，等比也。"伦列，平等之意。

②亲戚：指父母及近亲。

③"亲厚，厚"句：指亲戚中关系密切的，要厚爱。

④"亲薄，薄"句：指亲戚中关系疏远的当然薄爱。

⑤亲至：指亲至亲，至亲：指父母。

⑥不称行：不计较行为。曹耀湘云："称，审量也，"引申为计较。《说文》："顾，还视也。"顾行，即以目视之冀其善。

⑦谭戒甫认为，此句"禹"后有厚字，"厚"错在下句的"爱"字前。

⑧孙诒让云："'人爱'二字疑倒。"

⑨此句的"厚禹"，指只厚禹一人，不遍及天下。这是针对儒家只称颂古代贤王，墨家认为于今人无利。

⑩此句的"恶盗"，指只恶盗一人。

⑪正体不动：指不避危难的样子。

⑫臧：通"藏"。室臧：指存藏财货。

⑬在于臧：指心中只想着存藏着的财货。

⑭亡:通“忘”。孙诒让注:“谓亲死而忘之,即薄丧之义。”墨家是主张“节葬”的。

⑮体渴兴利:指人尽其所能去从事兴利。渴:竭力。

⑯有厚薄:指为人子者只在事亲上较量厚薄。毋:通“无”。

【译文】

根据道义当厚者厚,当薄者薄,这叫平等。贤人、君主、长老、父母亲戚,这些都是要厚爱的人。因为是君主、长老,应当厚爱,却不能因为是幼者就薄爱;亲戚关系密切的自然要厚爱些,亲戚关系疏远的自然就薄爱些。亲近至亲,对不是至亲的自然就有所薄。按照义理,厚爱父母,要不计较他们行为的得失,而只希望看到他们有善行。天下人厚爱夏禹,是因为他的德行利于天下人,而厚爱夏禹并不加利于天下。厌恶强盗的行为害及天下,但厌恶强盗并不加利于天下。爱别人并不是不爱自己,自己也在所爱之中;自己既在所爱之中,爱也就加于自身。无等差的爱己,也就是爱人。圣人厌恶生病,却不怕艰危困难,碰上危险正体不动,这是想着如何利人,不害怕有人危害自己。圣人不因为自己的居室能贮藏财货,就只想着如何贮藏财货。圣人不能只尽人子的义务而不想到如何对天下有利。圣人主张父母死后要节葬薄丧,这是为了兴天下之利。厚爱父母,是人子的本份,父母死后要节葬薄丧,是要竭尽力量去兴天下的利,如果作人子的只在事奉父母上较量厚薄,而不同样地考虑天下人,这兴利不过只为自己罢了。

【原文】

语经:语经也[①],非白马焉[②],执驹焉说求之,舞[③]说非也。渔大之舞大[④],非也。三物必具,然后足以生[⑤]。臧之爱己,非为爱己之人也。厚不外己,爱无厚薄,举己[⑥],非贤也。义,利,不义,害。志功为辩[⑦]。有有于秦马[⑧],有有于马,

也智来者之马也[9]。

【注释】

①语经:孙诒让注:“语经者,言语之常经也。此总冒下文。”也,当为“者”。语经:言语之经。即今论理学,又称辩学。

②非白马:此指名家学派公孙龙子《白马篇》中提的“白马非马”之说。

③驹:小马。舞:孙诒让云:“当从毕(毕沅)校,为‘无’之误。”下句“舞”同此。

④渔大之舞大:孙诒让云:“疑当作‘杀犬之无犬’《经下》云:‘狗,犬也,而杀狗是杀犬也,可’即此义。”

⑤三物必具,然后足以生:孙诒让认为此句窜误,当接最后一段的“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也者”之后。据此译于后。

⑥举:当为“誉”。

⑦志功:想法与功效。下同。

⑧有有:后一个“有”当为“友”,下同。孙诒让注:“疑当作有友于秦焉。”

⑨智:通“知”。下同。

【译文】

言语的常经说,白马不是马,守着小马说求之无马,这就不对了。说杀狗不是杀犬,等于没说。男奴只爱他自己,并非能同样爱人,所以不能称为是爱己之人。以厚而言,对人厚爱并不是不爱自己,以爱而言,对别人和对自己应无厚薄之分。赞誉自己,并非贤能。讲义,就能有利于人,不讲义,就有害于人。人们的想法与其实际的结果应当明辩。朋友中有人有秦马,有人有马,无论是秦马或是马,我只知来此者都是马。

【原文】

爱众众世,与爱寡世相若[1]。兼爱之有相若[2]。爱尚世与爱后世[3],一若今之世人也。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

天下之利驩[4]。圣人有爱而无利，伣日之言也[5]，乃客之言也[6]。天下无人[7]，子墨子之言也，犹在。

【注释】

①爱众众世：孙诒让云："此当作爱众世与爱寡世相若。"王引之云："下'众'字衍"。众世，指整个人类；寡世，指某一朝代；世：指世人。

②有：通"又"。

③尚世：指过去时代的人。后世：指未来的人。尚：同"上"。

④驩(huān 欢)：同"欢"。

⑤伣日之言：《说文》："伣，譬谕。"曹耀湘："伣曰，犹借曰也。"即借用某来譬喻某。

⑥客之言：《说文》："客，寄也。"客之言，指托辞，借口。

⑦无人：指无人讲"兼爱"。

【译文】

爱所有的时代与爱一个时代一样。兼爱古今世人也一样。爱前代人与爱后代人，要像爱今人一样。鬼，不是人，兄变成了鬼，仍然是兄。因天下人喜欢逐利，故圣人提倡爱而不提倡利，那些借爱来反利的言辞，不过是托辞罢了。天下无兼爱之义，故墨子的学说将永远存在。

【原文】

不得已而欲之，非欲之也。非杀臧也[1]。专杀盗，非杀盗也。凡学爱人[2]。

小圜之圜[3]，与大圜之圜同。方至尺之不至也[4]，与不至钟之至不异[5]，其不至同者，远近之谓也。是璜也[6]，是玉也。

【注释】

①王引之注云:此句"上有脱文,以下二句例之,当云'专杀臧,非杀臧也'。"

②凡学爱人:孙诒让认为"此句或当接下一段'利人也,为其人也'句。"故此不译。

③圜(yuán 圆):同"圆"。

④方:孙诒让云:"当为'不'。" 至尺:走到尺寸之地。

⑤与不至钟之至:孙诒让云:"钟,当为'千里'二字,'之至'当作'之不至',谓尺与千里,远近异,而其为不至则同。"

⑥璜:《说文》:"璜,半璧也。"这一句与下一句意思是:璜与璧同是玉,但一为不圆玉,一为圆玉,这是它们的区别。

【译文】

不得已而这样做,并非想这样做,为了利天下人而杀奴,不是为杀奴而杀奴;为了利天下人才杀盗,不是为杀盗而杀盗。

小圆的圆与大圆的圆,虽然大小不同,但圆是相同的。一尺之地都走不到,与千里之地走不到,没有什么两样,因为同样都是走不到,只是远近不同罢了。璜与璧同样是玉,区别在于璜是半圆形的玉,璧是全圆形的玉。

【原文】

意楹①,非意木也,意是楹之木也。意指之人也②,非意人也。意获也,乃意禽也③。志功,不可以相从也。利人也④,为其人也。富人⑤,非为其人也。有为也以富人⑥。富人也⑦,治人有为鬼焉⑧。为赏誉利一人,非为赏誉利人也。亦不至无贵于人⑨。智亲之一利,未为孝也,亦不至于智不为己之利于亲也。

【注释】

①意:意念、揣度、想。楹:堂屋前的柱子。

②意指之人:王引之注:“当作‘意人之指,非意人也’。”

③获:《说文》:“获,猎所获也。”

④孙诒让认为此句前应有“凡学爱人”句。孙云:“学,当为誉”字。谭戒甫云:誉“应双领下文①爱人利人,②富人,故首字用‘凡’。”

⑤富人:誉人之富。

⑥有为也以富人:有所作为而使人富。

⑦富人:使人富。

⑧有:通“又”。为鬼:祭鬼。墨子《明鬼》篇中曾说:“古圣王治天下也,故必先鬼神而后人。”意即求鬼神致福于人。

⑨无贵:孙诒让认为“疑当作无赏誉”。

【译文】

揣度堂前的柱子,并不是揣度树木,而是揣度做成这柱子的那棵树。揣度人的手指,并不是揣度整个人。揣量打猎的收获,就是想如何猎获禽兽。想法与结果有时并不等同。凡赞誉人能爱人利人,这是为了天下人;赞誉人的富有,并不是为了那个人,而是要求自己有所作为使天下人富有。能使人富有的人,他在治理人事的同时,也能祭祀鬼神,而求神致福于人。借用赞誉使一人得利,这赞誉不算是利天下人,但也不至于因此就不赞誉人。事奉父母只知对父母有利这一利,不算是孝道,但也不至于明知道对父母有利而不去做。

【原文】

智是之世之有盗也[①],尽爱是世。智是室之有盗也,不尽是室也[②]。智其一人之盗也,不尽是二人。虽其一人之盗,苟不智其所在,尽恶其弱也[③]。

诸圣人所先为[④],人欲名实[⑤]。名实不必名[⑥]。苟是石也

白⑦，败是石也⑧，尽与白同。是石也唯大⑨，不与大同，是有便谓焉也⑩。以形貌命者⑪，必智是之某也，焉智某也⑫。不可以形貌命者，唯不智是之某也，智某可也。诸以居运命者⑬，苟人于其中者⑭，皆是也，去之，因非也⑮。诸以居运命者，若乡里、齐荆者⑯，皆是。诸以形貌命者，若山丘室庙者，皆是也。

【注释】

①智：同"知"，下同。是：此。下同。

②不尽是室：孙诒让注："'不尽'下，以下文推之，当有'恶'字。"

③弱：孙诒让云："疑当为'朋'，形近而误。言盗虽止一人，然不能审知其谁某，则尽恶其朋党也。"

④先为：先务，最先要做的。

⑤名实：朱熹曰："名，声誉也。实，事功也。"此指声名、称谓与实际的情形、成果。

⑥名实不必名：孙诒让云："疑当作'实不必名'，上'名'字误衍。"

⑦苟：如果。　也：句中语气词。

⑧败：毁坏。

⑨唯：通"虽"。

⑩便谓焉：孙诒让注："便，疑当为'使'。"焉：然。句意是：使人称之方便才这样叫的。

⑪形貌：形状、外貌。　命：命名、称谓。《公孙龙子·白马论》言："马者所以命形"，意思是马之所以叫马，是根据它的形貌来叫的，与其实体无关，这是形名家的观点。

⑫焉：孙诒让注："焉，犹乃也。"

⑬诸以居运命者：那些根据居住地与迁徙地来命名的。居运：居住或迁徙。

⑭人：孙诒让注："人，当作'入'。"入于其中，皆是也：进入某地某国，他就成了某地某国的人了。

⑮去之，因非也：离开它，因而就不是了。

⑯乡里：古代县以下的行政区划。　荆：楚国。

【译文】

知道这世上有强盗，仍然尽爱这世上的人。知道这个房子里有强盗，却不能厌恶这房子里所有的人。两人中知道其中一人是强盗，不能对两人都厌恶。如果不知强盗藏在何处，那么对隐藏强盗的朋党可能都厌恶。

圣人们首先要做的是考核声名与实际，人要名实相符。然而有名不一定有实，有实不一定有名。如果这块石头是白的，将它毁坏后它的各个部分仍然是白的。这块石头大，但毁坏后的各个部分就不能与大石相等同了。我们称它白，称它大，只是为了方便才这样称的。用形貌来命名的，一定要知道这件东西的名称叫什么，才知道它指的是什么。不用形貌来命名的，虽然不知道这件东西叫做什么，只要知道它是什么就可以了。那些以居住地或迁徙地来命名的，如果进入其中一地去居住，就称为此地方的人，离开此地，就不属于此地方的人了。根据居住或迁徙地来命名的，譬如乡里、齐楚等，根据形貌来命名的，譬如山丘、室庙等。

【原文】

智与意异。重同①，具同②，连同③，同类之同，同名之同，丘同④，鲋同⑤，是之同⑥，然之同⑦，同根之同⑧。有非之异，有不然之异。有其异也，为其同也，为其同也异。一曰乃是而然⑨，二曰乃是而不然⑩，三曰迁⑪，四曰强⑫。子深其深⑬，浅其浅，益其益，尊其尊⑭。察次山比因至⑮，优指复⑯。次察声端名⑰，因请复⑱。正夫辞恶者⑲，人右以其请得焉⑳，诸所遭执㉑，而欲恶生者㉒，人不必以其请得焉。

【注释】

①重同:《墨子·经说上》云:“二名一实,重同也。”即一个实体两个名称。

②具同:《经说上》云:“俱处于室,合同也。”具:通“俱”。

③连同:同体相连。

④丘同:孙云:“丘与区通,谓同区域而处。”

⑤鲋:孙云:“附通”。《周礼·大司徒》郑玄注:“附,丽也。”

⑥是:实际。

⑦然之同:指实体本不相同而主观认为其同。然:是、如此,为意动用法,“认为……如此”。

⑧同根之同:孙诒让注:“此四字疑当在前‘同名之同’下。”

⑨乃是而然:实际如此,就是如此。此讲逻辑思维中的同一律。

⑩乃是而不然:实际是这样而认为不是这样。此讲逻辑思维中的矛盾律。

⑪迁:变迁。孙诒让注:“昔是而今不然。”

⑫强:勉强。孙诒让注:“貌是而情不然。”

⑬子:指墨子。

⑭尊:俞樾云:“尊,当读为削(zǔn尊上声)。《说文》:‘削,减也。’削有减损之义,故与‘益其益’对文成义。”

⑮察次山比因至:据曹耀湘、王闿运等校注应为“察次由比因至”。察次:按次观察。由:指产生的原因。比:比类。

⑯优指复:孙诒让注:“二‘复’字(包括下句的‘因请复’的‘复’)皆‘得’之误。”指:归指,即正确的结论。

⑰端名:名的发端。

⑱请:孙诒让注:“读为‘情’。”情,指实情。

⑲正:孙诒让:“当为‘匹’。”正夫,即匹夫。　辞恶:孙诒让注:“此以讼狱为喻也。辞恶,谓不受恶。……言匹夫虽贱,而不肯受屈,必欲自明其志,则可以得其情实。”

⑳右:孙云:“疑‘有’之误。有与‘或’义同。”

㉑遭执:指被囚系。

㉒恶生:不求生。

【译文】

感知与意会是不同的。同一实体有两个名称叫重同;形貌不同而同处一体叫具同;同体相连叫连同;有同属一类的同;有同名的

同；有同区域的同；有所附丽相同的同；有实际本同的同；有实际未必同而认为它相同的同；有同根的同；有实际不同的异；有是非各有所见的异。事物之所以有异，是因为有同存在，正因为有同，才显出异。第一种情况：客观实际是什么，就是什么；第二种情况：客观实际是，而结果不是；第三种情况：从前是，而现在不是；第四种情况：形貌是，而本情不是，这叫勉强。墨子的理论主张，该深的深，该浅的浅，该增的增，该减的减，考察物的顺序，从它的产生而比类推理，从而得出最正确的结论，进而观察其声名的发端，名产生的缘由，从而得知物的本情。匹夫打官司诉讼言辞虽烦，但从中可了解到实情。那些遭囚系而不想活的人，虽有委屈也不愿申诉，人们就必定不了解他的实情。

【原文】

圣人之附澝也[①]，仁而无利爱[②]，利爱生于虑[③]。昔者之虑也，非今日之虑也；昔者之爱人也，非今之爱人也，爱获之爱人也，生于虑获之利，虑获之利，非虑臧之利也，而爱臧之爱人也，乃爱获之爱人也。去其爱而天下利，弗能去也。昔之知墙[④]，非今日之知墙也。贵为天子，其利人不厚于正夫。二子事亲，或遇孰[⑤]，或遇凶，其亲也相若。非彼其行益也[⑥]，非加也。外执无能厚吾利者[⑦]。藉臧也死而天下害[⑧]，吾持养臧也万倍，吾爱臧也不加厚。

【注释】

①附澝（dú 毒）：附，孙诒让注："道藏本、吴抄本并作'拊'。"曹耀湘注："拊，与'抚'同。"澝：谭戒甫注："余疑为'渎'字之形误"、"'拊渎'……亦即'抚育'。"

②仁而无利爱：指圣人抚育众生，本于仁心，没有利人爱人的私心。

③虑:求。指私心有所求。

④墙:俞樾注:"乃'啬'字之误。"啬:指节俭。

⑤孰:通"熟"。年成好曰熟,所成不好曰凶。

⑥彼:指那遇上年成好的儿子。

⑦执:通"势"。外势:指外物的力量。

⑧藉:假使。

【译文】

圣人抚育天下万民,本于仁心,没有爱人利人的分别。一般人的利人爱人是产生于私心有所求,从前所求的,不同于今日所求的,从前的爱人之心,也不等于今日爱人之心。爱婢这种爱人之心,是产生于求婢之利,不是求奴之利。爱奴的这种爱人之心,正如爱婢一样。有爱才能有利,离开爱而想使天下利,天下就失去利,因此爱是不能去掉的。从前知道节俭,并非今日也知道节俭。显贵的天子,他为人谋利不一定比一般的人多。两个儿子侍奉父母,一个遇到丰年,一个遇到荒年,但他们侍奉父母这一点是相同的,并不是那遇丰年的儿子侍奉父母就特别好。外物的力量不能证明利亲之心的厚薄。假使奴死对天下有害,我一定万倍持养好奴,但我爱奴之心也不会加厚,我为的是利天下。

【原文】

长人之异,短人之同①,其貌同者也,故同。指之人也与首之人也异②。人之体、非一貌者也,故异。将剑与挺剑异③,剑以形貌命者也,其形不一,故异。杨木之木与桃木之木也,同。诸非以举量数命者④,败之尽是也⑤。故一人指,非一人也,是一人之指,乃是一人也⑥。方之一面,非方也⑦,方木之面,方木也⑧。

【注释】

①俞樾云:“长人之异,短人之同,”当作“长人之与短人也同。”

②指之人:即人的指。首之人:人的首(头)。

③将:通“牂(qiáng 墙)。”《说文》:“牂,扶也。挺:拔也。”

④诸非以举量数命者:指凡不用举量和数来分析命名的事物。

⑤败:孙诒让云:“疑当为取。”取之尽是,即比比皆是。

⑥这几句王引之云:当作“故一指,非一人也,一人之指,乃是一人也”。据此意译。

⑦方之一面,非方也:一个方面,不是一个方体。

⑧方木之面,方木也:从方木的一面,可知一个方体。

【译文】

高人与矮人也有相同之处,是因为他们具有人的外貌,所以就相同。人的手指与人的头是不一样的,因为人的身子各部,不是同一形貌,所以不同。手扶剑和手拔剑的动作是不同的。剑是凭形貌来命名的,它的外形不同,所以名称也就不同。杨树的木与桃树的木,从同是木材这点,它们是相同的。那些不以量和数来命名的事物,比比皆是。所以一个手指头,不能确定是哪一个人的,一个人的手指头,就能确定是指的某个人。说一个方面,并不是指一个方体,一块方木的面,就能看出这块方木是一个方体。

【原文】

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也者[①]。立辞而不明于其所生[②],忘也[③]。今人非道无所行[④],唯有强股肱[⑤],而不明于道,其困也,可立而待也。夫辞以类行者也,立辞而不明于其类,则必困矣。故浸淫之辞[⑥],其类在鼓栗[⑦]。圣人也,为天下也,其类在于追迷[⑧]。或寿或卒,其利天下也指若[⑨],其类在誉石[⑩]。一日而百万生,爱不加厚,其类在恶害[⑪]。爱二

世有厚薄[12]，而爱二世相若，其类在蛇文[13]。爱之相若，择而杀其一人，其类在阬下之鼠[14]。小仁与大仁，行厚相若，其类在申[15]。凡兴利除害也，其类在漏雍[16]。厚亲不称行而类行，其类在江上井[17]。不为己之可学也，其类在猎走[18]。爱人非为誉也，其类在逆旅[19]。爱人之亲若爱其亲，其类在官苟[20]。兼爱相若，一爱相若[21]，其类在死也[22]。

【注释】

①在故生，以理长、以类行也者：此句孙诒让校注："以上当有'夫辞'二字。"辞：命题、命辞。故：事由。理：道理。类：类比、类推。

②孙诒让认为此句前应有"三物必具，然后足以生"。

③忘：通"妄"。

④今：假使。　非道：不循道。道与理同义。

⑤唯：通"虽"。

⑥浸淫之辞：以淫乱之辞感染人。

⑦鼓栗：鼓动人，使人畏惧。栗：通"慄"。

⑧追迷：解人之惑。

⑨指：苏时学注："当作相"。

⑩誉石：王闿运注："誉石或当作礜石，谓涅也。"涅：黑泥，此指黑色染料。礜：矾的古字。张纯一《墨子集解》云："《淮南・俶真训》'以涅染缁，则黑于涅。'高注：'谓矾石，义似之'。此言圣人之利在天下，无论或寿或卒，皆能化人为善，如矾石之染缁也。"

⑪恶害：厌恶天下之害。

⑫二世：孙云："二当为上字之误。"上：通"尚"，下句"二"同此。爱尚世一句同时也包括爱后世。

⑬蛇文：洪颐煊云："'文'当作'玄'，玄即蚿字之省。《庄子・秋水》：'夔怜蚿，蚿怜蛇'。亦取相爱为义。"

⑭阬：旧本原作院，孙诒让据道藏本改为阬，不妥。院在古文中，其本义为垣墙。院下之鼠，即墙下之鼠。鼠在墙下打洞而害墙故要除之。

⑮申：即引伸。伸展仁，发扬仁之意。孙诒让云：此句"有讹脱"。

⑯其类在漏雍:王引之云:“雍与甕同”,甕,汲水的瓦罐。孙诒让注:“此言甕之害在于漏,去其漏,则得汲水之利。”此以漏甕比喻兴利除害。

⑰厚亲不称行而行:此句与上文“厚亲不称行而顾行”同义,即厚爱父母不计较其行为,而望其善。 其类在江上井:此句的喻义是接前句“其类在漏雍”而转生的。意思是对亲的恶行,就好比去漏甕之漏而得汲水之利那样化人为善。

⑱猎走:张纯一注:“田猎竞走也。言田猎之逐禽兽,系为公众除禾稼之害,非为个人。而猎者皆争得兽,竞走不怠,故知不为己之可学而能也。”

⑲逆旅:客舍。傅山注:“爱人非要誉取名也,如逆旅之待过客,令客安耳。”

⑳官苟:刘再赓云:“官,犹公也。苟,言亟,敬也。”公敬:即同等敬爱。张纯一注此句云:“此言爱人之亲,若爱其亲,公同敬爱人之亲,吾之亲自在人敬爱之中。”孙诒让认为此句“有讹”。

㉑一爱相若:孙注:“言爱一人与兼爱众人同。”

㉒其类在死也:毕沅注:“一本作虵”,虵,即蛇。死蛇句:张之锐认为是指《贾子新书·春秋篇》中记载的楚国著名令尹孙叔敖杀双头蛇事。孙叔敖小时出外游玩,见双头蛇,恐蛇复祸他人,将其杀埋,这是爱众人与爱已同。

【译文】

论辩的命辞因事由而产生,用道理来阐发,以类比推理加以证明。事由、道理、类推三者全部具备,然后才能产生命辞。提出命题而不了解其论产生的原因,就成了虚妄之说。假使人不循道理,虽然有强壮身体却不明道,其行动必然困惑,只能停步不前。命题要用类推的方法来加以证明,立论而不了解类推的方法,就容易被攻坚者所困。所以说拿淫乱之辞来浸染人,就好比鼓动人去干使人畏惧之事。圣人为了天下人,极力解人之惑,使人返正。无论长寿的还是短寿的,圣人一样施之以利,目的在化人为善,好比矾石染丝,越染就会越黑。一日之中,天下百万生灵降生,无不都在我的爱中,但爱不因此而加厚,因为爱是为了厌恶天下之害。爱前代与爱现代有厚有薄,但从爱这点上看,爱前代、现代、后代,爱是相同的。择一人而杀之,就好比墙下的老鼠打洞危及墙,故要除之一样。小仁与大仁,仁爱这一点是相同的,关键是引而伸之,仁及一切,达到兴利

除害。汲水的瓦罐漏了影响汲水，这是害，去其漏，才得汲水之利。厚爱父母，不计较其行为而希望他们向善。对父母的恶行，要像去掉瓦罐的漏水那样，化恶为善。不为自己，这种品德是可以学到的，如同田猎逐兽，是为公众除禾稼之害，猎人们为争先得兽而能竞走不怠，所以不为己的品德是可以学到的。爱人不是为个人沽名钓誉，就好比客舍接待过客，目的是要使人心安。爱别人的父母如同爱自己的父母，同等地敬爱别人的父母，那么，自己的父母自然也在别人的敬爱之中。兼爱相同，爱一人与爱众人相同。孙叔敖小时候出门玩耍见双头蛇，因害怕蛇祸及他人而将蛇杀埋，这就是说，爱众人与爱自己应当是同等的。

小取第四十五

【题解】

本篇与《大取》篇一样，同为墨经之余论，是墨家中后期的著作之一。

墨家重视生产技术和科学知识的运用，他们研究了认识论和逻辑学的问题，在论理学方面有杰出的贡献。

墨家提倡“兼爱”，这是利爱天下人中的利之中取大利，“大取”就是取兼爱之“大道”。小取，是为推行这个“大道”而专讲辩术的，即所谓的“持小辩大，见小曰明”，故取篇名为《小取》。

本文专门讨论论辩的目的与方法。墨家通过实践，总结出一套论证问题的方法与规律。文章开宗明义，总结论辩的目的是：“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并指出辩学的用处是：“处利害，决嫌疑。”接着列举了几种推理、判断的方法：假（假设）、效（用榜样）、辟（比喻）、侔（等同）、援（引用）、推（类推）。论辩中重要的是要探求万物的本相，“以类取、以类予”，即从事物的同一类型中选取已知的部分，再从事物的同一类型中推断出未知的部分。要把事物的“类”看作推理的基础，分清前提与结论的关系。在论证事物的过程中，有的前提肯定，结论也是肯定的；有的前提肯定了而结论却是否定的；有的在某一方面带有普遍性；而在另一方面却没有普遍性；有的在某一方面正确，而在另一方面却是错误的。

文章指出了推理中的一些错误问题，并用大量的例证来加以说明，说理十分深透。

文章专明辩术，条理明晰，文义显豁，对此后的论证方法有很大启示，在中国逻辑史上有创导地位。

【原文】

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①]，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②]，处利害[③]，决嫌疑。焉摹略万物之然[④]，论求群言之比[⑤]，以名举实，以辞抒意[⑥]，以说出故[⑦]，以类取，以类予[⑧]。有诸己不非诸人[⑨]，无诸己不求诸人。或也者[⑩]，不尽也。假者[⑪]，今不然也。效者，为之法也[⑫]；所效者[⑬]，所以为之法也。故中效[⑭]，则是也，不中效，则非也，此效也。辟也者[⑮]，举也物而以明之也[⑯]。侔也者[⑰]，比辞而俱行也。援也者[⑱]，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⑲]，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⑳]。是犹谓也者同也[㉑]，吾岂谓也者异也[㉒]。夫物有以同而不[㉓]，率遂同[㉔]。辞之侔也，有所至而正[㉕]。其然也，有所以然也[㉖]。其然也同，其所以然不必同。其取之也，有所以取之。其取之也同，其所以取之不必同。是故辟、侔、援、推之辞，行而异[㉗]，转而危[㉘]，远而失，流而离本，则不可不审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㉙]，殊类异故，则不可偏观也[㉚]。

【注释】

①纪：规律。

②名实：名，事物之名。实，即名所指的个体。

③处：处理。

④焉：乃。 摹略：摸拟、探讨。《广雅释诂》："略，求也。" 然：样子，现象。

⑤求：《淮南·本经篇》高诱注："推，求也。"论求：即推论。 群言：指各种说法。比：类别。

⑥辞：文辞。 抒：表述、表达。 意：谭戒甫注："意即今人所谓概念。"

⑦说：理论。

⑧以类取，以类予：从事物的同一类型中选取，再从事物的同一类型中推断。予：推断。

⑨诸："之于"的合音词。之，指以上论辩的方法。

⑩或：通"惑"。

⑪假：假设。

⑫效：榜样。法：法则、标准。

⑬所效者：树立榜样的原因。

⑭中(zhòng 音众)：符合。

⑮辟：同"譬"，比喻。

⑯也：王引之注："'也'与'他'同。"

⑰侔(móu 谋)：相等、齐等。

⑱援：引用。

⑲取：孙诒让："此云取，与求义同。"

⑳予之：判断它。

㉑是犹谓：这好比说。此句与下句是用人说话的口气为例来辨别命题的类推。

㉒吾岂谓：我岂是(那么)说。

㉓此句"不"应为下句首字。

㉔率：皆、全。

㉕正：孙云："疑当作'止'。"

㉖所以然：有成为这样的原因。

㉗行：实行。

㉘危：俞樾注："危，读为诡。……诡亦异也。"

㉙多方：指从不同方面立言。

㉚偏：通"徧"。徧，同"遍"。下同。

【译文】

论辩的目的是要区别是非，审查治乱的规律，分清同与不同之所在，考察名称和实际的原理，处理利害，决断嫌疑。因此必须探讨事物的本相，推求各种说法的类别，用名称说明实际，用文辞来表达概念，用道理说明缘由。从事物的同一类型中选取已知的部分，

再从事物的同一类型中推断出未知部分。自己有这种主张，也不反对别人有这种主张，自己没有这种主张，就不要要求别人有这种主张。有疑惑，说明没有全懂。假设，就是现在还不是这样。榜样，是作为标准的。树立这个榜样的原因，是要用它来做标准的。所以符合这个标准，就是正确的，不符合这个标准，就是错误的，这就叫做榜样。比喻，是举彼物来说明此物。相等，是指相同的命题可以一起实行。引用，是说：你可以这样说，我为什么就不可以这样说呢。类推，是拿还没有推求出的部分，等同于已经推求出的部分，把它判断出来。这好比说，表示相同意义的命题可以类推。"我岂是那么说的"，表示不同意义的命题不可以类推。各种事物有相同之处，但不是完全相同。辞义的相等，到一定的限度就会停止，某种事物成为这样，有它成为这样的原因，事物的样子相同，但是它们之所以成为这个样子的原因不一定相同。选取这个事物作论据，有选取的理由，选取论据相同，选取它们的原因不一定相同。所以比喻、相等、引用、类推这些方法，实行时有差异，辗转引证会导致诡辩，离题远了会失去原意，流失原意就离谱，故不能不审慎，是不能经常使用的。所以人们说话有各方面意义，不同的类别有不同的依据，不能等同视之。

【原文】

夫物或乃是而然①，或是而不然。或一周而一不周②，或一是而一不是也③，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类异故，则不可偏观也。非也④。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骊马⑤，马也，乘骊马，乘马也。获，人也，爱获，爱人也。臧，人也，爱臧，爱人也。此乃是而然者也。获之亲，人也，获事其亲，非事人也。其弟美人也，爱弟，非爱美人也。车，木也，乘车，非乘木也。船，木也，人船⑥，非人木也。盗人，人也，

多盗，非多人也；无盗，非无人也。奚以明之？恶多盗，非恶多人也；欲无盗，非欲无人也。世相与共是之[7]。若若是[8]，则虽盗人人也[9]，爱盗非爱人也，不爱盗非不爱人也，杀盗人非杀人也[10]，无难盗无难矣[11]。此与彼同类，世有彼而不自非也[12]，墨者有此而非之，无也故焉[13]，所谓内胶外闭[14]，与心毋空乎[15]，内胶而不解也。此乃是而不然者也。

【注释】

①是、然：都是肯定的意思。是，指前提肯定。然，指结论肯定。

②周：周遍、普遍。

③或一是而一不是也：王引之注，下边"'非也'二字，接'或一是而一'下……'不是也'三字后人所增……下文之'此乃一是而一非者也'，与此相应，当据以删正。"

④非也：见注释③。

⑤骊马：《说文》："骊，马深黑色。"

⑥人船：苏时学云："'人'当为'入'之误。"人船，即入船。下句"非人木"即"非入木"。

⑦世相与共是之：一般人都承认这是正确的。是之：认为它正确。

⑧若若是：前一"若"：如果。后一"若"：代词，这个。

⑨孙诒让注：此句"衍一'人'字。"

⑩孙注："盗下'人'字衍。"

⑪孙注："据下文，疑衍'盗无难'三字。"

⑫世有彼而不自非：一般人承认那种说法没有错误。不自非：自己的看法没有错误。

⑬也故：王引之注："即他故。"墨子文中多以"也"代"他"。

⑭胶：固执。 闭：闭塞。

⑮毋空：即不通。毋：通"无"。空：同"孔"，通。

【译文】

对于事物，有的前提肯定，结论也肯定，有的前提肯定，而结论

却是否定。有的在某一方面有普遍性，而在另一方面却没有普遍性。有的在一方面正确，而在另一方面却错误。这是不能经常使用的。所以人的言语有多方面的意义，不同的类别有不同的依据，不能混同看待。白马是马，骑白马就是骑马。黑马是马，骑黑马也是骑马。女婢是人，爱女婢就是爱人。男仆是人，爱男仆也是爱人。这些就是前提是肯定的，结论也是肯定的例子。女婢的父母是人，女婢孝顺她的父母，不能说是孝顺人。女婢的弟弟是美貌的人，女婢爱她的弟弟，不能说是爱美貌的人。车是木头做的，乘车不能说是乘木头。船是木头做的，坐进船里，不能说是坐进木头里。强盗是人，强盗多不能说是人多；没有强盗，不能说是没有人。怎么说明这一点呢？恨强盗多，并不是恨人多；希望没有强盗，不是希望没有人。（这些推断），世人一般都承认是正确的。如果这样说是对的，那么，虽然强盗是人，爱强盗不能说是爱人，不爱强盗不能说是不爱人，杀死强盗也不能说是杀人。这段话就不难成立了。这和前面说的是同一类型的命题，一般人都承认前者没有错误，但对于墨家的这种主张却认为是错误，这没有别的原因，是所谓的“对内固执，对外闭塞，心中不开窍，内心顽固不化”。这些就是前提肯定而结论却是否定的例子。

【原文】

且夫读书，非好书也[①]。且斗鸡，非鸡也[②]，好斗鸡，好鸡也。且入井，非入井也，止且入井，止入井也。且出门，非出门也，止且出门，止出门也。若若是，且夭[③]，非夭也，寿夭也[④]。有命[⑤]，非命也。非执有命[⑥]，非命也。无难矣。此与彼同类，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罪非之[⑦]，无也故焉，所谓内胶外闭，与心毋空乎，内胶而不解也。此乃是而不然者也。爱人，待周爱人[⑧]，而后为爱人。不爱人，不待

周不爱人，不周爱，因为不爱人矣[⑨]。乘马，不待周乘马，然后为乘马也。有乘于马，因为乘马矣。逮至不乘马[⑩]，待周不乘马，而后为不乘马。此一周而一不周者也。

【注释】

①孙云：疑当作“夫且读书，非读书也，好读书，好书也。”且：将要。

②非鸡也：根据上下文意，“非”后应脱“斗”字。

③夭：指短寿而死，夭折。

④寿夭也：孙云：“疑当重‘夭’字。”

⑤命：命运。

⑥非：此为反对、非难的意思。

⑦毕沅注：此句“据上无‘罪’字”，苏时学云：“罪字衍。”

⑧待：要。 周：周遍、普遍。

⑨因：因而。 为：是。

⑩逮至：等到、至于。

【译文】

将要读书，不能说是读书，(爱好读书，就是爱好书。)将要斗鸡，不能说是斗鸡，爱好斗鸡，就是爱好鸡。将要跳井，不能说是跳井，阻止别人将要跳井，就是阻止跳井。将要出门，不能说是出门，阻止别人将要出门，就是阻止出门。如果这样说是对的，那么，将要夭折，不能说是夭折，反而可说是长寿。有命运，不能说是命运。反对有命运，就是没有命运。这段话就不难成立了。这和前者是同一类型的命题，一般人都承认前者没有错误，但对于墨家的这种主张却认为是错误，这没有别的原因，是所谓的“对内固执，对外闭塞，心中不开窍、内心顽固不化”。这些就是前提肯定而结论却是否定的例子。说到爱人，必须要普遍地爱所有的人，才算是爱人。说不爱人，却不一定要所有的人都不爱，才算是不爱人。不普遍地爱所有的人，因而就是不爱人了。骑马，不一定要普遍地骑所有的马，然后才算是骑马。骑上了一匹马，因而算是骑了马。至于说不骑马，

必须要普遍地不骑所有的马，而后才叫做不骑马。这些，是一方面具有普遍性而另一方面不具有普遍性的例子。

【原文】

居于国[①]，则为居国，有一宅于国，而不为有国。桃之实，桃也。棘之实[②]，非棘也。问人之病，问人也；恶人之病，非恶人也。人之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祭人之鬼，非祭人也；祭兄之鬼，乃祭兄也。之马之目盼[③]，则为之马盼[④]；之马之目大[⑤]，而不谓之马大。之牛之毛黄，则谓之牛黄；之牛之毛众，而不谓之牛众。一马，马也；二马，马也。马四足者，一马而四足也，非两马而四足也。一马马也[⑥]。马或白者[⑦]，二马而或白也，非一马而或白。此乃一是而一非者也。

【注释】

①居于国：居住在某一国。
②棘：酸枣树。孙云："棘之实，枣也，故云非棘。"
③之马：此马。　盼："眇"字之误。眇：一只眼。下同。
④为之：毕沅云："'为'，当作'谓'字。"
⑤之马：那一匹马。之：那个。
⑥一马马也：王引之云："此句已见上文，此'一马马也'四字盖衍。"
⑦或：有的。

【译文】

住在某一国，就叫住在某一国，有一所住宅在某一国，却不能说有了某一国。桃树的果子叫桃。棘树的果子，却不叫棘。问候人家的病，叫做问候人；讨厌人家的病，却不叫讨厌人。别人变成了

鬼，不是人；哥哥变成了鬼，却仍然是哥哥。祭别人的鬼，不是祭人；祭哥哥的鬼，就是祭哥哥。这匹马眼睛瞎，叫做这匹马瞎；那匹马眼睛大，却不能说马大。这头牛的毛黄，就叫做牛黄；那头牛毛多，却不能说牛多。一匹马，是马；两匹马，也是马。马有四条腿，是说一匹马有四条腿，并不是说两匹马有四条腿。说马中有白马，是说两匹马中有一匹是白的，并不是说一匹马有的白。这些就是在一方面对，在另一方面错的例子。

耕柱第四十六

【题解】

本篇以语录体形式，记录墨子与弟子及他人的对话，取第一段对话的首句为篇名，各段思想多互不相关，可见是墨家后学弟子对墨子言行点滴的记录。

文中论述的问题较杂，表述了墨家的一些基本观点，如讽刺孔子所答非所问；指责儒家崇尚商汤、文武却言猪狗之辞等等。但文中涉及较多的是关于“义”的问题，墨子认为只有实行义才能“安社稷、治国家、众人民”，义是“天下之良马”，墨家要坚决行义。为了义，即使被人误解得了“狂疾”也不在乎。墨子反对“背义而向禄”，赞扬高石子能“背禄而向义”，主张“天下无道，仁士不处厚焉”（即不居厚禄之位），只要大家各尽所能，努力行义，义的目标就能达到。

【原文】

子墨子怒耕柱子①，耕柱子曰：“我毋俞于人乎②？”子墨子曰：“我将上大行③，驾骥与羊④，子将谁敺⑤？”耕柱子曰：“将敺骥也。”子墨子曰：“何故敺骥也？”耕柱子曰：“骥足以责⑥。”子墨子曰：“我亦以子为足以责。”

巫马子谓子墨子曰⑦：“鬼神孰与圣人明智⑧？”子墨子曰：“鬼神之明智于圣人，犹聪耳明目之与聋瞽也⑨。昔者夏后开⑩使蜚廉折金于山川⑪，而陶铸之于昆吾⑫，是使翁

难雉乙卜于白若之龟[13]，曰：‘鼎成，三足而方[14]，不炊而自烹，不举而自臧[15]，不迁而自行，以祭于昆吾之虚[16]，上乡[17]’！乙又言兆之由[18]，曰：‘飨矣！逢逢白云[19]，一南一北，一西一东，九鼎既成，迁于三国[21]。’夏后氏失之[22]，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夏后、殷、周之相受也，数百岁矣。使圣人聚其良臣与其桀相而谋[23]，岂能智数百岁之后哉！而鬼神智之。是故曰，鬼神之明智于圣人也，犹聪耳明目之与聋瞽也。”

【注释】

①耕柱子：墨子弟子。

②俞：通“逾”，超过，胜过。

③大行：即太行山。

④羊：王引之注云：“羊不可与马并驾，羊当为牛。”

⑤谁殴：殴谁。疑问代词作动词的宾语前置。殴，“驱”的异体字。

⑥责：担任，担当。

⑦巫马子：不详。疑为孔子弟子巫马期或其后代。

⑧孰与：表比较的固定结构。

⑨瞽：盲人。

⑩夏后开：即夏王启，禹之子。汉代人因避汉景帝刘启的名讳，而改作夏后开。开与启同义。

⑪蜚廉：夏启的臣子。 折金：指开发金属矿藏。金：此指铜。

⑫陶铸：陶，土陶。以土坯铸鼎，称为陶铸。 昆吾：古国名，故地在今河南濮阳县南。

⑬翁难雉乙：旧本无“雉”字。此疑为“难”字的重写而笔误。翁难乙：夏王的卜官，专门负责向神占卜之事。白若之龟：《周礼》：“北龟者曰若，”据此，“白”通“北”。白若，是龟的名字。

⑭方：方形。

⑮臧：通“藏”。

⑯虚:即“墟”,乡里、村落。

⑰上乡:毕沅注:“疑同尚飨。”尚飨:是祭祝之辞,意思是鼎铸成了请神来享用祭品。飨:享同。

⑱兆:古人用龟甲占卜,龟甲用火灼后出现的裂纹叫兆。由:孙云“由繇通”。繇:作为占卜的文辞读 zhuò。繇词就是解释卦兆以明吉凶的词语。

⑲逢逢:即“蓬蓬”。

⑳三国:指夏、商、周三朝。

㉑失之:指夏朝灭亡,鼎迁于商。

㉒桀:通“杰”。

㉓智:通“知”,下句同。

【译文】

墨子对耕柱子恼怒。耕柱子说:“难道我没有胜过别人的地方吗?”墨子说:“我将上太行山,用一匹良马和一头牛来驾车,您将驱赶哪一种?”耕柱子说:“我将驱良马。”墨子问:“为什么驱良马?”耕柱子说:“因为良马足以担当此任。”墨子说:“我也以为您能够担当重任。”

巫马子问墨子道:“鬼神与圣人相比,哪一个明智?”墨子说:“鬼神比圣人明智,就好比一个耳聪目明的人和耳聋目瞎的人相比一样。从前夏王启派蜚廉到山中采金,在昆吾地方用土陶做模型铸成九鼎,又叫卜官翁难乙向北龟若问卜,问卜之辞说:‘九鼎铸成,三足而方形,但愿不生火而能煮熟食物,不抬动而自己藏匿,不迁移而自己行走。用它祭祀于昆吾之乡,请神享食吧!’瓮难乙又念卦兆上的繇词说:‘神享用吧,那兴盛的白云,一南一北,一西一东,九鼎已成,将来三代相传!’后来夏朝灭亡失鼎,商人得到了它,商朝灭亡失鼎,周人得到了它,夏、商、周相传有好几百年。假使叫圣人集中良臣杰相等来谋画,又岂能知道数百年之后的事呢?然而鬼神都能知道。所以说,鬼神比圣人明智,好比耳聪目明的人与耳聋目瞎的人相比一样。”

【原文】

治徒娱、县子硕问于子墨子曰[①]:“为义孰为大务[②]?”子墨子曰:“譬若筑墙然[③],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④],然后墙成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

巫马子谓子墨子曰:“子兼爱天下,未云利也,我不爱天下,未云贼也[⑤],功皆未至,子何独自是而非我哉?”子墨子曰:“今有燎者于此[⑥],一人奉水将灌之,一人掺火将益之[⑦],功皆未至,子何贵于二人[⑧]?”巫马子曰:“我是彼奉水者之意[⑨],而非夫掺火者之意[⑩]。”子墨子曰:“吾亦是吾意,而非子之意也。”

【注释】

①治徒娱、县子硕:皆为墨子弟子。

②大务:最重要的方面。

③然:一样。

④欣:王引之云:“欣当读为晞。”《说文》:“晞,望也”。按王注,晞为操表测量观测之意。

⑤云:俞樾云:“《广雅释诂》:‘云,有也’。此两云字(包括‘未云利’句中的云),均当训‘有’。” 贼:害。

⑥燎:放火。

⑦掺:同“操”,拿的意思。

⑧贵:赞扬,赞赏。

⑨是:认为……对。下句“是”同此用法。

⑩非:认为……不对。下句“非”同此用法。

【译文】

治徒娱和县子硕二人问墨子:“如果要行义,什么是最重要的

方面？”墨子说：“譬如筑墙，能筑的筑，能挑土的挑土，能测量的测量，然后墙就筑成了。行义也是如此。能谈辩的谈辩，能说书的说书，能做事的就做事，然后义事就成了。”

巫马子对墨子说：“您兼爱天下，也没有什么利；我不爱天下，也没有什么害。都还没有结果，您为何偏偏自以为是而认为我不对呢？”墨子说：“现在假使有人在此放火，有一个人要拿水去灭火，另一个要拿火去加燃火，都还没有结果，对这两个人你赞成哪一个？”巫马子说：“我觉得那个拿水的人用心是对的，而拿火的人用心是不对的。”墨子说：“我也认为我的用心是对的，而认为你的用心是不对的。”

【原文】

子墨子游荆耕柱子于楚[①]，二三子过之[②]，食之三升，客之不厚[③]。二三子复于子墨子曰：“耕柱子处楚无益矣。二三子过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子墨子曰：“未可智也[④]。”毋几何而遗十金于子墨子[⑤]，曰：“后生不敢死[⑥]，有十金于此，愿夫子之用也。”子墨子曰：“果未可智也。”

巫马子谓子墨子曰：“子之为义也，人不见而耶[⑦]，鬼而不见而富[⑧]，而子为之，有狂疾！”子墨子曰：“今使子有二臣于此[⑨]，其一人者见子从事，不见子则不从事；其一人者见子亦从事，不见子亦从事，子谁贵于此二人？”巫马子曰：“我贵其见我亦从事，不见我亦从事者。”子墨子曰：“然则[⑩]，是子亦贵有狂疾也。”

子夏子徒问于子墨子曰[⑪]：“君子有斗乎[⑫]？”子墨子曰：“君子无斗。”子夏之徒曰：“狗豨犹有斗[⑬]，恶有士而无

斗矣⑭?"子墨子曰:"伤矣哉!"言则称于汤文⑮,行则譬于狗豨,伤矣哉!"

【注释】

①游:游说。毕沅注:"游,谓游扬其名而使之仕。" 荆:王引之云:"盖耕字之误而衍者。"

②二三子:指耕柱子的几位同门、同学。 过:过访。

③三升:古代的一升等于现在的半升。《说苑·尊贤篇》:"三升之稷,不足于士。" 客:此作动词,款待,招待。

④智:同"知",预料。下同。

⑤毋几何:没多久。 遗(wei 未):赠与。 金:古以一镒为一金。一镒就是二十两,十金就是二百两。

⑥后生:弟子、后辈。 不敢死:指不敢贪图财利去违章犯法以取死罪。言下之意,这十金并非不义之财,而是省用积蓄起来的。

⑦而:第二人称代词,你。 耶:王引之云:"盖'服'之坏字也。"人不见而服:未见人服你。

⑧富:通"福",保佑,赐福。

⑨二臣:指家臣。

⑩然则:如此,那么。

⑪子夏:孔子的学生。

⑫斗:打斗。

⑬豨(xi 西):古书上指猪。

⑭恶(wū 乌):疑问代词,相当于"何"。 恶有:哪有。

⑮汤文:商汤王、周文王,被称为圣人。

【译文】

墨子通过游说推荐耕柱子到楚国任职。几位同门前去拜访他,耕柱子只供给三升米做饭,款待不丰厚。这几个同门回来对墨子说:"耕柱子在楚国没有益处了。我们几个去拜访他,只供给三升米,款待不丰厚。"墨子说:"还不能预料呢。"没有多久耕柱子送来黄金二百两给墨子,说:"弟子不敢图财枉法以取死罪,这里积有二

百两黄金，愿夫子留用吧。”墨子说：“果然不可预料吧！”

巫马子对墨子说：“你行义，不见人们服你，也不见鬼神赐福给你，而你还要行义，你大概有狂病吧！”墨子说：“现在假使此地有你的两个家臣，其中一人看见你，他做事，不看见你他不做事；另一人看见你他做事，不看见你他也做事，那么对这两个人你赞赏哪一个？”巫马子说：“我赞赏那见我做事，不见我也做事的人。”墨子说：“这样看来，你也赞赏有狂病的了。”

子夏的门徒问墨子道：“君子有打斗吗？”墨子说：“君子没有打斗。”子夏的门徒说：“狗猪尚且有斗，哪有士没有斗呢？”墨子说：“伤心啊！你们儒家言必称商汤、文王，言行却以狗猪相比。伤心啊！”

【原文】

巫马子谓子墨子曰：“舍今之人而誉先王①，是誉槁骨也②。譬若匠人然，智槁木也，而不智生木。”子墨子曰：“天下之所以生者，以先王之道教也③。今誉先王，是誉天下之所以生也。可誉而不誉，非仁也。”子墨子曰：“和氏之璧④，隋侯之珠⑤，三棘六异⑥，此诸侯之所谓良宝也。可以富国家，众人民⑦，治刑政⑧，安社稷乎？曰不可。所谓贵良宝者，为其可以利也。而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异不可以利人，是非天下之良宝也。今用义为政于国家，人民必众，刑政必治，社稷必安。所为贵良宝者⑨，可以利民也，而义可以利人，故曰，义天下之良宝也。”

【注释】

①舍：舍弃。

②槁：枯木。

③以：因为。　道教：道德、教化。

④和氏之璧：《韩非子·和氏篇》云：春秋时楚人卞和在楚山中得一块璞（未雕琢的玉石），先献给楚厉王，后又献武王，两王均认为他拿石头欺君而砍断卞和的双脚。楚文王即位，和氏抱璧哭于楚山中，文王派人问他，他说："我不是因为双脚被砍掉而悲伤，而是为宝石被看作石头而难过。"文王使人理璞，果然得了宝玉，乃命之为"和氏之璧"。

⑤隋侯之珠：即明月珠。《淮南方·览冥训》记载：说春秋时代隋国国君曾救活一条受伤的大蛇，后来大蛇从江中衔来一颗明珠报答他，后人称作隋侯珠。

⑥三棘六异：代指传国之宝。孙诒让校注："棘同翮（hē 音核），异同翼，亦谓九鼎也。"鼎足中空谓翮。三翮：鼎的三足中空的足。六翼：就是鼎的六耳。

⑦众人民：使人民增多。

⑧刑政：政事。

⑨所为：即所谓。为，通"谓"。

【译文】

巫马子对墨子说："舍弃今人而去赞美先王，这是赞美枯骨呢。如同木匠一样，只知道枯木而不知道活生生的树木。"墨子说："天下能够生存的原因，是因为先王的道德教化，今天赞美先王，是赞美天下能够生存的原因。可以赞美而不加以赞美，那就不仁了。"墨子说："和氏璧、隋侯珠，这些就是诸侯所说的良宝了。三足六耳的鼎，这也是诸侯所说的良宝了。这些可以使国家富有，使人民众多，能管理政事，安定社稷吗？回答是：不可以。所谓贵为良宝的东西，是它有利于人。而和氏璧、隋侯珠、三足六耳的鼎都对人无利，所以它们不是天下的良宝。如用义来治理国家，人民一定增多，政事一定治理得好，社稷必定安稳。所谓贵为良宝的东西，要能够利人，而义可以利人，所以说，义就是天下的良宝。"

【原文】

叶公子高问政于仲尼[①]曰："善为政者若之何？"仲尼

对曰："善为政者，远者近之[②]，而旧者新之[③]。"子墨子闻之曰："叶公子高未得其问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对也[④]。叶公子高岂不知善为政者之远者近也[⑤]，而旧者新是哉[⑥]？问所以为之若之何也。不以人之所不智告人，以所智告之，故叶公子高未得其问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对也。"

子墨子谓鲁阳文君[⑦]曰："大国之攻小国，譬犹童子之为马也[⑧]。童子之为马，足用而劳[⑨]。今大国之攻小国也，攻者农夫不得耕[⑩]，妇人不得织，以守为事；攻人者，亦农夫不得耕，妇人不得织，以攻为事。故大国之攻小国也，譬犹童子之为马也。"

【注释】

①叶公子高：叶公名诸梁，字子高，楚国大夫。食邑于叶，僭称公。 仲尼：孔子，名丘，字仲尼。

②远者近之：对处在远方的要亲近他们。

③而旧者新之：孙诒让注："言待故旧如新，无厌怠也。"

④未得所以对：没有能答出所以然。对：答。

⑤也：毕沅云："当为'之'"。

⑥是：苏时学云："当为'之'。"

⑦鲁阳文君：苏时学云："鲁阳文君即鲁阳文子也。"《淮南子·览冥训》高诱注云："鲁阳，楚之县公，楚平王之孙，司马子期之子。"鲁阳：地名，今河南鲁山县。文子封于鲁阳，故称鲁阳文子。

⑧童子之为马：指小孩用手着地作马行走。

⑨足用而劳：自劳其足。

⑩攻者：指被攻的国家。

【译文】

叶公子高向孔子问为政之道，说："善为政应该怎样？"孔子回

答说："善于治政的人，要对远者亲近，对故旧要待之如新。"墨子听后说道："叶公子高没有得到他需要问的问题，孔子也没有答出个所以然来。叶公子高岂不知道善于为政的人要对远者亲近，对故旧待之如新呢？他是要问用来治政的办法究竟怎样。不拿人所不知的告诉人，而拿人所知道的去告诉人，所以叶公子高没有得到他需要问的问题，孔子也没有答出个所以然来。"

墨子对鲁阳文君说："大国攻打小国，就好比小孩用手着地作骑马行，自劳其足。现在大国攻打小国，被攻打的一方，农夫不能耕地，妇女不能织布，以防守为事；攻人的一方也是农夫不能耕地，妇女不能织布，以攻打为事。所以大国攻打小国，就好比小孩以手着地作骑马行一样，结果自劳其足。"

【原文】

子墨子曰："言足以复行者①，常之②；不足以举行者③，勿常。不足以举行而常之，是荡口也④。"

子墨子使管黔滶游高石子于卫⑤，卫君致禄甚厚，设之于卿⑥。高石子三朝必尽言⑦，而言无行者。去而之齐⑧，见子墨子曰："卫君以夫子之故，致禄甚厚，设我于卿。石三朝必尽言⑨，而言无行，是以去之也。卫君无乃以石为狂乎⑩？"子墨子曰："去之苟道⑪，受狂何伤！古者周公旦非关叔⑫，辞三公东处于商盖⑬，人皆谓之狂。后世称其德，扬其名，至今不息。且翟闻之为义非避毁就誉，去之苟道，受狂何伤！"高石子曰："石去之，焉敢不道也⑭。昔者夫子有言曰：'天下无道，仁士不处厚焉⑮'。今卫君无道，而贪其禄爵，则是我为苟陷人长也⑯。"子墨子说⑰，而召子禽子曰⑱：

"姑听此乎！夫倍义而乡禄者[19]，我常闻之矣。倍禄而乡义者，于高石子焉见之也[20]。"

【注释】

①复行：付之于行，履行。

②常之：常说。下同。

③举行：实行。

④荡口：空口、徒费口舌。

⑤潡：毕沅注："疑'敖'字。"管黔敖：墨子弟子。 游：指游说推荐。 高石子：墨子弟子。

⑥设：置。设之于卿：置之于卿大夫之位。

⑦三朝：三次入朝见卫君。 尽言：尽其言进谏。

⑧去：离开。 之：往。

⑨石：高石子自称其名。

⑩无乃……乎：表推测的语气词，也许、恐怕。

⑪苟道：假如符合道义。

⑫非：指讨伐。 关叔：即管叔，周文王子，周公旦的弟弟。周公旦：文王子，武王弟。武王死，成王年幼，周公旦辅佐成王代行摄政，管叔、蔡叔怀疑周公旦，勾结商纣之子武庚一起发动叛乱，周公旦亲自东征平叛。

⑬三公：先秦天子之下设三公总揽朝廷军政大权。此指天子的卿相。 商盖：毕沅注："商盖即商奄。"古地名，今山东曲阜。周公平定叛乱后扶成王亲政，周公辞相位，东居奄地。孙诒让注："此谓周公居东，盖东征灭奄，即居其地，亦即鲁也。"

⑭焉敢不道：何敢居卫而不要道义。

⑮不处厚：不处厚禄之位。

⑯苟陷人长：孙诒让云："疑当作'苟啗人食'。啗、陷声同。食、长形近，故讹。"啗(dàn 淡)：吃。苟啗人食：只图吃人之食。

⑰说：喜悦。

⑱子禽子：即禽滑釐，墨子弟子。

⑲倍：通"背"。 乡："向"的本字。

⑳焉："于是"的合音，"这里"之意。

【译文】

墨子说："说话能付之于行动，就不妨常说，不能够实行的就不要常说。不能够实行而又常说，这就是徒费口舌。"

墨子叫管黔敖游说卫国国君并推荐高石子到卫国。卫君给他的俸禄优厚，让他当了卿大夫。高石子三次入朝都进言劝谏，而他所说的话卫君不实行，高石子于是离开卫国往齐国去见墨子说："卫君因夫子的缘故，给我的俸禄优厚，任我为卿，我三次入朝尽力进言，而我的话卫君不实行，因此才离开他，卫君大概认为我疯了吧？"墨子说："离开他如果合乎道义，虽受狂名又何伤！古时候周公姬旦讨伐管叔，平定管叔的叛乱后，辞去了三公的职位而东居商奄之地，人们都说他疯了。后代却称颂他的功德，颂扬他的美名，至今不衰。况且我听说为了义不是要避开别人的毁谤而接受别人的赞美。离开卫君合乎道义，虽受狂名又何伤！"高石子说："我离开卫君，哪敢居官于卫而不要道义啊。从前夫子说过：'天下无道，仁人志士不处厚禄之位。'今卫君无道，而我还去贪他的爵位和俸禄，那我就是白吃人家的粮食了。"墨子很高兴，召禽滑釐说："姑且听听这些话吧，那些背义而心向禄位的人，我倒是常听说，背禄而向义的人，在高石子这里我才见到呢。"

【原文】

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贫而谓之富，则怒，无义而谓之有义，则喜，岂不悖哉！"

公孟子曰①："先人有则三而已矣②。"子墨子曰："孰先人而曰有则三而已矣？子未智人之先有③。"

后生有反子墨子而反者④："我岂有罪哉？吾反后。"子墨子曰："是犹三军北⑤，失后之人求赏也⑥。"

公孟子曰："君子不作⑦，术而已⑧。"子墨子曰："不然，

人之其不君子者[9]，古之善者不诛[10]，今也善者不作[11]。其次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遂[12]，己有善则作之，欲善之自己出也。今诛而不作，是无所异于不好遂而作者矣。吾以为古之善者则诛之，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

【注释】

①此段文字(从"公孟子"到"先有")苏时学云："此节文有错误"。今依张纯一校释试译。公孟子：孙诒让注："《说苑·修文篇》有公孟子高见颛孙子莫及曾子，此公孟子疑即子高，盖七十子之弟子也。"依孙说，公孟子是孔子七十贤弟子之弟子。

②则：法则，此作动词，效法。 三：张纯一《墨子集解》注："《说文》：三，天地人之道也"。

③子未智人之先有：你不知道人应该先有义。

④后生：弟子。 反：前一个"反"：背叛。后一个"反"：通"返"，下句同。

⑤北：败北，打败仗。

⑥失后：掉队。

⑦作：做。

⑧术：同"述"。

⑨其：苏时学注："当为'甚'字之误。下言'次于君子'可证。"

⑩诛：毕沅注："疑当为'述'。"下几句中的"诛"同此。

⑪也：孙诒让注："也，即'之'之讹。"

⑫遂：毕沅注："疑当为'述'。《月令》：'以遂为术'。"

【译文】

墨子说："世俗的君子，他们本来贫穷而你说他富有，他们会发怒。他们本来无义而你说他有义，他们就高兴，这岂不是违背常理吗？"

公孟子说："先人只效法天、地、人之道而已。"墨子反问："什么先人说只效法天、地、人之道而已？你不知人应该先有义。"

弟子中有人背叛墨子而后又回来，还说："我哪有罪呢？我不过

回头晚一点罢了。"墨子说："这好比军队打了败仗，掉队的人还要来求赏呢。"

公孟子说："君子自己不做，只述说而已。"墨子说："不对，人之中最不好的，一是对古代善的不述说，对现在善的不去做。其次是对古代善的不述说，自己有善就照做，他要的是善出自于己意。当今有人光述而不做，与不述而做的人反而没有什么区别了。我认为对古代善的应该述说，对现在善的就应该去做，要使善的更加增多。"

【原文】

巫马子谓子墨子曰："我与子异，我不能兼爱。我爱邹人于越人，爱鲁人于邹人，爱我乡人于鲁人，爱我家人于乡人，爱我亲于我家人，爱我身于吾亲，以为近我也。击我则疾[①]，击彼则不疾于我，我何故疾者之不拂[②]，而不疾者之拂？故有我有杀彼以我，无杀我以利[③]。"子墨子曰："子之义将匿邪，意将以告人乎？"巫马子曰："我何故匿我义？吾将以告人。"子墨子曰："然则，一人说子[④]，一人欲杀子以利己；十人说子，十人欲杀子以利己；天下说子，天下欲杀子以利己。一人不说子，一人欲杀子，以子为施不祥言者也；十人不说子，十人欲杀子，以子为施不祥言者也；天下不说子，天下欲杀子，以子为施不祥言者也。说子亦欲杀子，不说子亦欲杀子，是所谓经者口也，杀常之身者也[⑤]。"子墨子曰："子之言恶利也？若无所利而不言[⑥]，是荡口也。"

【注释】

①疾:痛。

②拂:《说文》:“拂,过击也。”句中为接近、承受之意。

③故有我有杀彼以我,无杀我以利:这两句俞樾校云:“此当作‘故我有杀彼以利我,无杀我以利彼’。”

④说:同‘悦’,以下同。

⑤常:孙云:“疑当作‘事’。”

⑥不言:孙云:“疑当作‘必言’。”

【译文】

巫马子对墨子说:“我与你不同,我不能兼爱。我爱邹人胜过爱越人,爱鲁人胜过爱邹人,爱我家乡人胜过爱鲁人,爱我家里人胜过爱家乡人,爱我父母胜过爱家里人,爱我自己的身体又胜过爱我父母,这是因为接近我的缘故。如果打击我我会痛,打击别人我不痛。我为什么对痛的不接受,对不痛的就接受呢?因为只有杀别人来使我得利,没有杀我来使别人得利的。”墨子问:“你的义将隐藏起来呢,还是想把它告诉别人呢?”巫马子说:“我为什么要隐藏我的义?我将把它告诉别人。”墨子说:“如此,那么若有一个人喜欢你,这一个人就要杀你以利己;十个人喜欢你,这十个人就要杀你以利己;天下人喜欢你,天下人就要杀你以利己。反过来,如果一个人不喜欢你,这一个人也要杀你,因为你是散布恶言的人;十个人不喜欢你,这十个人也要杀你,因为你是散布恶言的人;天下人不喜欢你,天下人也要杀你,因为你是散布恶言的人。喜欢你的要杀你,不喜欢你的也要杀你,这就叫作祸从口出而杀身啊。”墨子说:“你的话有什么利呢?如果没有利还一定要说,那就是白费口舌了。”

【原文】

子墨子谓鲁阳文君曰:“今有一人于此,羊牛牫犊①,

维人但割而和之[②]，食之不可胜食也。见人之作饼，则还然窃之[③]，曰：‘舍余食[④]。’不知日月安不足乎[⑤]，其有窃疾乎？”鲁阳文君曰：“有窃疾也。”子墨子曰：“楚四竟之田[⑥]，旷芜而不可胜辟[⑦]，评灵数千[⑧]，不可胜[⑨]，见宋、郑之闲邑[⑩]，则还然窃之，此与彼异乎[⑪]？”鲁阳文君曰：“是犹彼也，实有窃疾也。”

子墨子曰：“季孙绍与孟伯常治鲁国之政[⑫]，不能相信，而祝于社[⑬]，曰：‘苟使我和[⑭]’。是犹弇其目[⑮]，而祝于蘐社也[⑯]，‘苟使我皆视’。岂不缪哉[⑰]！”

子墨子谓骆滑氂[⑱]曰：“吾闻子好勇。”骆滑氂曰：“然，我闻其乡有勇士焉，吾必从而杀之。”子墨子曰：“天下莫不欲与其所好，度其所恶[⑲]。今子闻其乡有勇士焉，必从而杀之，是非好勇也，是恶勇也。”

【注释】

①犓豢：喂养之意。犓(chú 除)：以草喂牲口。豢：即“豢”字的俗写。

②维人但割：毕沅注：“‘维人’当为‘饔人’之误。‘但割’即‘袒割’。”饔人：指厨师。　和之：给他。

③还然：居然。

④舍余食：孙诒让云：“舍，‘予’之假字……舍余食，犹言‘予我食’。”

⑤日月：孙云：“疑‘耳目’之误，言其见物而贪也。”

⑥竟：同“境”。

⑦辟：开辟。

⑧评灵：孙诒让云：“此评灵当为呼虚，谓间隙虚旷之地。‘呼’即‘墟’之假字。虚、灵，俗书形近而误。”

⑨不可胜：毕沅校：“胜字下当脱‘用’字。”

⑩闲邑：空邑，空地。

⑪彼：指前面的饔人。

⑫季孙绍、孟伯常：鲁国大夫季康子、孟武伯之后代，与墨子同时代的人。

⑬蘩：古丛字。蘩社：指神祠，古代神祠周围有茂密的丛林。

⑭苟：王引之云："苟，犹尚也。"下句同。

⑮弇：《说文》："弇，蓋也。"

⑯也：俞樾注："'也'当作'曰'。"

⑰缪：同谬，荒唐。

⑱骆滑氂（lí 离）：墨子弟子。

⑲与其所好，度其所恶：王引之云："与，当为'兴'，度当为'废'，皆字之误也。"

【译文】

墨子对鲁阳文君说："现在这里有一个人，喂养大批牛羊，厨子袒着手臂整天给他杀牛宰羊，吃也吃不完，见别人在做饼，却居然去偷吃，还说：'给我吃吧'。不知他是见物而贪心呢，还是犯偷窃病？"鲁阳文君说："这是犯偷窃病。"墨子说："楚国境内的田土，空旷荒芜而开辟不完，数千虚旷之地使用不尽，看见宋国郑国有一点空地，居然去夺取它，这种行为与犯偷窃病的人有什么不同？"鲁阳文君说："这种行为和那人一样，的确犯有偷窃病。"

墨子说："季孙绍和孟伯常管理鲁国的政事，彼此不信任，却跑到神祠里去祈求说：'使我们和好吧。'这好比把眼睛蒙住，而到神祠中去祷告说：'使我们都能看见吧。'这岂不是很荒谬吗？"

墨子对骆滑氂说："我听说你好勇。"骆滑氂回答说："是的，我只要听说哪个乡有勇士，我必定立即把他杀了。"墨子说："天下没有谁不想发展他所爱好的，废除他所恶的，如今你听说哪个乡有勇士，就必定立即把他杀了，这证明你不好勇，而是讨厌勇呢。"

卷十二

贵义第四十七

【题解】

本篇以第一段首句之词作篇名，篇中言“义”之辞甚多，是墨子弟子对墨子言行的回忆和记录。

文章开宗明义，“万事莫贵于义”。一切言语行动都要“从事于义”。墨子在“天下莫为义”的情况下，“独自苦而为义”。他批评“世俗之君子”，口头上能说仁义，但一接触实际，就不能分辨哪是仁，哪是不仁，只知“坐而言义”，即使无任何艰难险阻，他也不去行义，并且“视义士不如负粟者。”

墨子用“以卵投石”作比喻，表明自己学说的正确及坚持学说主张的决心。然而由于他出身“贱人”，所以他的学说主张也被视为“贱人之所为”而不被统治阶级所采用。

【原文】

子墨子曰：“万事莫贵于义。今谓人曰：‘予子冠履[1]，而断子之手足，子为之乎？’必不为，何故？则冠履不若手足之贵也。又曰：‘予子天下而杀子之身，子为之乎？’必不为，何故？则天下不若身之贵也。争一言以相杀，是贵义于其身也[2]。故曰，万事莫贵于义。”

子墨子自鲁即齐[3]，过故人[4]，谓子墨子曰：“今天下莫为义，子独自苦而为义，子不若已[5]。”子墨子曰：“今有人于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处[6]，则耕者不可以不益急

矣。何故？则食者众，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为义，则子如劝我者也[7]，何故止我？”子墨子南游于楚，见楚献惠王[8]，献惠王以老辞，使穆贺见子墨子。子墨子说穆贺[9]，穆贺大说，谓子墨子曰：“子之言则成善矣[10]！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贱人之所为’[11]，而不用乎？”子墨子曰：“唯其可行。譬若药然，草之本[12]，天子食之以顺其疾，岂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今农夫入其税于大人，大人为酒醴粢盛，以祭上帝鬼神，岂曰‘贱人之所为’而不享哉？故虽贱人也，上比之农，下比之药，曾不若一草之本乎[13]？且主君亦尝闻汤之说乎[14]？昔者，汤将往见伊尹[15]，令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半道而问曰：‘君将何之[16]？’汤曰：‘将往见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贱人也。若君欲见之，亦令召问焉，彼受赐矣。’汤曰：‘非女所知也[17]。今有药此，食之则耳加聪，目加明，则吾必说而强食之[18]。今夫伊尹之于我国也，譬之良医善药也。而子不欲我见伊尹，是子不欲吾善也。’因下彭氏之子[19]，不使御。彼苟然，然后可也[20]。”

【注释】

①予：给予。　冠履：帽和鞋。

②贵义：孙云：“疑当作义贵。”

③即：至、往。

④过：过访、探望。

⑤已：停止。

⑥处：闲居。

⑦如：王引之云：“如，犹宜也……如字，古或训为‘宜’。”宜：应该。　劝：劝勉、鼓励。

⑧楚献惠王：毕沅注："检《史记》，楚无献惠王也，《艺文类聚》引作惠王。又案《文选》注引本书云：'墨子献书惠王，王受而读之，曰良书也'，恐是此间脱文。"据此当为"献书惠王。"

⑨说(shùi)：游说，用话劝说使人听从自己的意见。

⑩成：同"诚"，的确、诚然。

⑪毋乃……乎：也许……吧。表示猜度的语气词组。 贱人：普通平民百姓。

⑫草之本：苏时学云："草之本上脱'一'字"。本：根。

⑬曾不如：竟不如。

⑭主君：指穆贺。说：传说。

⑮伊尹：商汤王时的著名宰相，出身低贱，得汤重用后，协助商汤打败夏桀。

⑯何之：往哪里。之：动词。

⑰女：通"汝"。

⑱说：同"悦"。

⑲下彭氏之子：使彭氏之子下车。

⑳彼苟然，然后可也：孙诒让认为，此七字与上文不相应，似有脱佚。尹桐阳《墨子新释》注："苟，诚也。言楚王诚如汤，则可用贱人之言。"今依尹注译。

【译文】

墨子说："万事没有什么比义更可贵的了。假使现在对一个人说：'给你帽子和鞋子，而砍断你的手和脚，你肯做这样的事吗？'这人一定不肯，什么缘故呢？因为鞋帽不如手脚贵重。然后又对这人说：'给你天下而杀你的身子，你肯做这样的事吗？'这人一定不肯，什么缘故呢？因为天下不如自己的身子贵重。人们为争一言而相拼杀，这是因为道义比身体更为可贵。所以说，万事没有比义更可贵的了。"

墨子从鲁国到齐国去探望一位老友。这个老友对墨子说："现在天下没有谁行义，你却独自苦苦去行义，你不如停止吧。"墨子说："假使现在此地有一个人，他有十个儿子，其中只有一个儿子耕田，其余九个闲着，那么耕田的人不能不更加努力，什么缘故呢？因为吃的人多而耕田的人少。如今天下没有谁行义，你应该鼓励我去

行义，为什么还阻止我呢？”墨子南游到楚国见楚惠王，并献书惠王，惠王以老为借口不用墨子，派穆贺去见墨子。墨子游说穆贺，穆贺听了非常高兴，对墨子说：“你的话的确好，只是我们君王是天下的大王，他也许认为这是贱人出的主意，因此不采用吧？”墨子说：“只要可行就是好的。譬如药一样，一棵草根，天子吃了它能把病治好，怎样因它是草根而不吃呢？今农夫交税给大人们，大人们拿来做酒食祭品，祭祀上帝鬼神，怎能说那是贱人们生产出来的就不享用呢？所以即使是贱人之言，上可比农夫，下可比药，难道连草根都不如吗？况且你也曾听过商汤王的传说吧，从前商汤将去见伊尹，派彭氏之子驾车，彭氏之子路上问汤：‘君王将到哪里去？’汤说：‘去见伊尹。’彭氏之子说：‘伊尹是贱人，如果君王想见他，下令把他召来好了，这样做，对他已够恩赐的了。’汤说：‘这不是你能明白的。现在这里有一种药，吃了它能耳聪目明，那我必定高兴地把药吃下去。今天伊尹对我国之重要，就好比良医妙药，你不要我去见伊尹，这是你不希望我好。’于是令彭氏之子下车，不让他驾车了。如果楚王诚能像汤一样，他就会用贱人之言。”

【原文】

子墨子曰：“凡言凡动[①]，利于天鬼百姓者为之；凡言凡动，害于天鬼百姓者舍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

子墨子曰：“言足以迁行者，常之[②]；不足以迁行者，勿常。不足以迁行而常之，是荡口也。”

子墨子曰：“必去六辟[③]，嘿则思[④]，言则诲，动则事。使三者代御[⑤]，必为圣人。必去喜，去怒，去乐，去悲，去爱，而用仁义[⑥]。手足口鼻耳[⑦]，从事于义，必为圣人。”

子墨子谓二三子曰："为义而不能，必无排其道⑧。譬若匠人之斫而不能，无排其绳⑨。"

【注释】

①动：指行动。

②迁行：改变行为使之向善。

③六辟：六种僻好，辟，同"僻"。六僻，指喜、怒、乐、悲、爱、恶。

④嘿：同"默"。

⑤三者代御：三者，指"嘿、言、动"。代御：代用，相互交替。

⑥俞樾校注："去爱"后脱"去恶"二字。

⑦孙诒让注："耳"下疑脱一"目"字。

⑧排：排斥。毕沅注为"背"。

⑨绳：木匠用的墨线，用以取直。

【译文】

墨子说："凡言语、行动，有利于天神百姓的就去做；凡言语、行动，有害于天神百姓的要舍弃；凡言语、行动，与三代圣王尧、舜、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相合的就去做，凡言语、行动，与三代暴王夏桀、商纣、周幽王、周厉王相合的要舍弃。"

墨子说："说话能够改变人行为，那就常说，不能够改变行为，就不要常说。不能改变行为而常说，这是徒费口舌。"

墨子说："一定要去掉喜、怒、乐、悲、爱、恶六种僻好，沉默时可以深思，出言时能给人教诲，行动时能办成事，假使这三者能交互着使用，一定会成为圣人。一定要去掉喜，怒，乐，悲，爱，恶六种僻好而用仁义，手足口鼻耳目都从事于义，必定会成为圣人。"

墨子对弟子们说："行义的愿望不能实现，一定不要排斥道，就好比木匠自己斫木不能斫正，不能去责怪绳墨一样。"

【原文】

子墨子曰："世之君子，使之为一犬一彘之宰①，不能则辞之；使为一国之相，不能而为之。岂不悖哉！"

子墨子曰："今瞽曰：'钜者白也②，黔者黑也。'虽明目者无以易之。兼白黑，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瞽不知白黑者，非以其名也③，以其取也。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虽禹汤无以易之。兼仁与不仁，而使天下之君子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

子墨子曰："今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④。商人用一布布⑤，不敢继苟而雠焉⑥，必择良者。今士之用身则不然，意之所欲则为之，厚者入刑罚，薄者被毁丑⑧，则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子墨子曰："世之君子欲其义之成，而助之修其身则愠⑨，是犹欲其墙之成，而人助之筑则愠也，岂不悖哉！"

【注释】

①宰：屠夫。

②钜：俞樾云："钜无白义，字当作'岂'，岂者，皑之假字。"《广雅释器》："皑，白也。"

③名：叫出名称。作动词用。

④布：古代的钱币。

⑤布布：第二个"布"当为"市"（孙诒让说）。市：买物。

⑥继苟：继，疑为衍文。苟：随便。雠：售的本字。此为买的意思。

⑦厚：重。

⑧毁丑：蒙受非议羞辱。

⑨愠（yùn 音运）：怒。

【译文】

墨子说："当代的君子，如果让他们去杀狗杀猪，他不会做就会推辞；如果让他们去当一国的宰相，虽然他无能力却还要去当，这不是很荒谬吗？"

墨子说："现在有一个瞎子说：'皑是白的；黔是黑的。'即使眼睛好的人，也没法改变他的看法。如果把黑白混在一起，叫瞎子去分辨，他就不能知道哪是白哪是黑了。所以我说瞎子不知黑白，不是因为他不能叫出黑与白这些名称，而是因为他分辨不出来。现在天下的君子称仁，即使大禹商汤也不能改变他。如果把仁与不仁混在一起，叫天下的君子去辨别，他们就不知仁与不仁的界线，所以我说天下的君子不知道仁，并不是因为他们不能称呼仁，而是因为他们不能分辨仁与不仁。"

墨子说："现在士人以身处世，还不如商人用钱谨慎。商人用钱去买东西，不敢随便买，必定要选择好的才买。现在士人以身处世却不是这样，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严重的被刑罚，轻的遭非议羞辱，可见士人以身处世不如商人用钱那么谨慎。"墨子说："当代的君子，想实现他的义，而人家帮助他修养身心，他却不高兴，这好比想筑墙，人家帮助他筑反而不高兴一样，这不是很荒谬吗！"

【原文】

子墨子曰："古之圣王，欲传其道于后世，是故书之竹帛，镂之金石，传遗后世子孙，欲后世子孙法之也。今闻先王之遗而不为①，是废先王之传也。"子墨子南游使卫，关中载书甚多②，弦唐子见而怪之③，曰："吾夫子教公尚过曰④：'揣曲直而已⑤。'今夫子载书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夕见漆十士⑥。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脩至于今⑦。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

吾安敢废此？翟闻之：'同归之物，信有误者[8]。'然而民听不钧[9]，是以书多也。今若过之心者[10]，数逆于精微[11]，同归之物，既已知其要矣[12]，是以不教以书也。而子何怪焉？"

子墨子谓公良桓子曰[13]："卫，小国也，处于齐、晋之间，犹贫家之处于富家之间也。贫家而学富家之衣食多用，则速亡必矣。今简子之家[14]，饰车数百乘，马食菽粟者数百匹，妇人衣文绣者数百人，吾取饰车、食马之费，与绣衣之财以畜士[15]，必千人有余。若有患难，则使百人处于前[16]，数百于后，与妇人数百人处前后，孰安？吾以为不若畜士之安也。"

【注释】

①遗：王引之云："'遗'，当为'道'。"。

②关中：毕沅云："犹云扃（jiǒng 音窘）中，关、扃音相近。"扃，指车厢上的横拦，中间可以放书。

③弦唐子：人名，未详。

④公尚过：墨子弟子。

⑤揣：量，衡量。

⑥漆：毕沅云："漆、'七'字假音。"

⑦脩：同"修"，长久流转的意思。

⑧同归之物：指天下万物，殊途而同归。

⑨钧：同"均"。

⑩过：通过。

⑪数：理。　逆：同"溯"，达到。

⑫要：要领。

⑬公良桓子：卫国大夫。

⑭简：《广雅释言》："简，阅也"。

⑮畜：同"蓄"。

⑯百人：当为数百人之误。

【译文】

墨子说："古代圣王想将他们的道传给后代，因此才写在竹帛史书上，刻在金石上，留传给后代子孙，希望后代子孙效法他们。如今听了先王之道而不去做，这是废除先王传下来的道啊。"墨子南游出使卫国，车厢里载了许多书，弦唐子见了觉得奇怪，问道："夫子曾教导公尚过说：'能衡量曲直就行了。'如今夫子载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呢？"墨子说："从前周公旦早上读一百篇书，晚上接见七十个士。故周公旦辅佐天子的故事，能长久流传至今。我墨翟上无辅君之事，下无农耕的困难，我怎敢荒废读书呢？我听说：'万物殊途而同归，确有失误之处'，老百姓听到的东西往往不一致，因此书就多了。现在若通过内心思考，理解上已达到精微的程度，万物同归的道理已经知其要领，所以就不用拿书来教他了，你为什么感到奇怪呢？"

墨子对卫国大夫公良桓子说："卫国，是一个小国，处于齐国和晋国两大国之间，好比贫家处在富家之间一样。贫家去学富家那样的衣食花费，就必定垮得快。现在看看你的家，装饰华丽的车几百辆，吃豆和粮食的马有几百匹，穿绣花衣的妇女有几百人，我拿你饰车养马的费用，以及缝绣衣的钱财来养士，必定可养一千多人。如果患难发生，可叫数百人在前抵挡，数百人在后保护，这比叫数百个妇人站在身前身后，哪一种安全呢？我认为不如养士安全。"

【原文】

子墨子仕人于卫①，所仕者至而反。子墨子曰："何故反？"对曰："与我言而不当。曰：'待女以千盆②。'授我五百盆，故去之也。"子墨子曰："授子过千盆，则子去之乎？"对曰："不去。"子墨子曰："然则，非为其不审也，为其寡

也[③]。”

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视义士不若负粟者。今有人于此，负粟息于路侧，欲起而不能，君子见之，无长少贵贱，必起之，何故也？曰义也。今为义之君子，奉承先王之道以语之，纵不说而行[④]，又从而非毁之。则是世俗之君子之视义士也，不若视负粟者也。”

【注释】

①仕人：推荐人出仕。

②女：同“汝”。　盆：贮粮食的量具，古代俸禄以一定粮食发放。

③其寡：他给的俸禄少。

④纵：纵然。　行：跑开。

【译文】

墨子介绍一个人到卫国去做官，这个人到卫国后马上又回来了。墨子问：“为什么回来？”那人回答说：“卫君的话前后不合，他原说：‘给你俸禄一千盆。’可是只给了五百盆，所以我走了。”墨子说：“如果给你的俸禄超过一千盆，那你还走吗？”那人回答说：“当然不会走。”墨子说：“那么不是因为他不守信用，而是因为你嫌给你的少了。”

墨子说：“世俗的君子，看待义士还不如一个背米的人。现在这儿有一个人，背着米在路边休息，想要起身时起不来，君子看见，不论老少贵贱，一定会帮他站起来，什么原因呢？这就叫做义呀。现在行义的君子，奉行先王之道并把这道告诉人们，人们不但不高兴听还要跑开，而且还要加以毁谤，可见世俗的君子看待义士，还不如那背米的人。”

【原文】

子墨子曰："商人之四方[①]，市贾信徙[②]，虽有关梁之难[③]，盗贼之危，必为之。今士坐而言义，无关梁之难，盗贼之危，此为信徙，不可胜计，然而不为。则士之计利不若商人之察也。"子墨子北之齐，遇日者[④]。日者曰："帝以今日杀黑龙于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听，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焉。日者曰："我谓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杀青龙于东方[⑤]，以丙丁杀赤龙于南方，以庚辛杀白龙于西方，以壬癸杀黑龙于北方，若用子之言，则是禁天下之行者也。是围心而虚天下也[⑥]，子之言不可用也。"

子墨子曰："吾言足用矣，舍言革思者[⑦]，是犹舍获而攈粟也[⑧]，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犹以卵投石也，尽天下之卵，其石犹是也，不可毁也。"

【注释】

①之：往、到。

②市：买卖交易。 贾：同"价"。信徙：毕沅认为："当为'倍徙'"。孟子《许行》："或相倍徙。"倍：指一倍。徙：通"蓰"，蓰，指五倍。下同。

③关梁：关，关卡。梁，水上架木以便通行的桥。

④日者：古时占候卜筮预测吉凶的人。

⑤甲乙：古人用天干地支计时。此处的"甲乙"与后边的"丙丁庚辛壬癸"皆指时间。

⑥围：束缚。 虚：虚无人迹。

⑦革：更改。

⑧攈（jùn 俊）：拾。

【译文】

商人到四方去做买卖，只要交易中有一倍或五倍的利，即使有关卡桥梁的阻难，盗贼的危险，也一定要去做。现在士人坐着谈义，没有关卡桥梁的阻难，盗贼的危险，这种功利不是商人那一倍五倍的利可计算的，却没人去做，士人计利远不如商人那么精明。”墨子往北到齐国去，遇见一个占卜的人。占卜的人说：“今日天帝在北方杀黑龙，先生你的脸色黑，不能往北。”墨子不听，继续往北行，到达淄水，不能渡而返回。占卜的人说：“我说过先生不能往北的。”墨子说：“南方人不能到北，北方人不能往南，脸色有黑有白，为什么都不能渡呢？况且天帝甲乙日杀青龙于东方，丙丁日杀赤龙于南方，庚辛日杀白龙于西方，壬癸日杀黑龙于北方，如果按你的说法，那就要禁止天下人走路了。这是束缚人的思想而使天下虚无人迹，你的话不能听。”

墨子说：“我的话足够用的了，舍弃我的学说而改变我的思想，这好比放弃收割而去拾穗一样，拿他的言论来反对我的言论，这好比拿蛋来击石头，将天下所有的蛋都打破了，那石头还是原样，是不会被打坏的。”

公孟第四十八

【解题】

本篇以第一段首句二字命题，全篇以对话体的形式，记录了墨子与儒者的辩论及同弟子的谈话。

墨子在辩论及谈话中，反复申明他“非命”、“非乐”、“明鬼”、“节葬”、“非儒”的主张。

墨子反对儒者“扣则鸣，不扣则不鸣”的处世态度，要求为了国家、君主、百姓的安危，“不扣必鸣”。墨子反对儒者只注重表面上“穿古服说古言”，指出“行之不在服”，“仁或不仁”“不在古言与古服”，关键是有所作为。

墨子鼓励学生学义、行义、言行一致，为了“义”不辞劳苦，不畏责难。

墨子力斥儒者言，分析“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四种教义）”的危害。但墨子又称颂孔子的学说“亦有其当（正确）而不可易者”，可见墨子对孔子的评价有其客观的态度。

【原文】

公孟子谓子墨子曰[①]：“君子共己以待[②]，问焉则言，不问焉则止。譬若钟然，扣则鸣，不扣则不鸣。”子墨子曰：“是言有三物焉[③]，子乃今知其一身也[④]，又未知其所谓也[⑤]。若大人行淫暴于国家，进而谏，则谓之不逊，因左右而献谏[⑥]，则谓之言议[⑦]。此君子之所疑惑也。若大人为政，

将因于国家之难[8]，譬若机之将发也然，君子之必以谏，然而大人之利，若此者，虽不扣必鸣者也。若大人举不义之异行[9]，虽得大巧之经[10]，可行于军旅之事，欲攻伐无罪之国，有之也，君得之，则必用之矣。以广辟土地，著税伪材[11]，出必见辱[12]，所攻者不利，而攻者亦不利，是两不利也。若此者，虽不扣必鸣者也。且子曰：'君子共己待，问焉则言，不问焉则止，譬若钟然，扣则鸣，不扣则不鸣。'今未有扣，子而言，是子之谓不扣而鸣邪？是子之所谓非君子邪？"公孟子谓子墨子曰："实为善人，孰不知？譬若良玉[13]，处而不出有余糈[14]。譬若美女，处而不出，人争求之。行而自衒[15]，人莫之取也[16]。今子偏从人而说之[17]，何其劳也？"子墨子曰："今夫世乱，求美女者众，美女虽不出，人多求之；今求善者寡，不强说人，人莫之知也。且有二生[18]，于此善筮，一行为人筮者[19]，一处而不出者。行为人筮者与处而不出者，其糈孰多？"公孟子曰："行为人筮者其糈多。"子墨子曰："仁义钧[20]。行说人者，其功善亦多，何故不行说人也！"

【注释】

①公孟子：公明仪，曾子弟子。孟：通"明"。

②共己：孙诒让云："当读为'拱己'。"拱己以待：抱着手等待。

③三物：三种情况，即公孟子所说的"扣则鸣"，"不扣则不鸣"，以及下边墨子反驳的"虽不扣必鸣"。

④身："耳"字之误。

⑤所谓：指原因。

⑥因：依靠。 左右：指近臣。

⑦言议：评议是非。

⑧因于：由于。

⑨举：干。 异行：邪行。

⑩大巧之经：指兵法上的韬略及得到公输盘这样善制机巧的能工巧匠。

⑪著税伪材：孙诒让云："疑'著'当作'籍'。材，财字通。"毕沅云："'伪'，疑当为'货'。"《说文》云"此古货字，读若贵。"孙诒让云："'籍税货材'，犹云籍敛货财矣。"

⑫出：出兵。见：被。

⑬玉：孙诒让云："疑当为'巫'。"

⑭处：指藏在家中。 糈：祀神的米。巫替人占卜后，祀米即归巫所有。

⑮衒（xiàn 炫）：通"炫"。

⑯取：同"娶"。

⑰偏：同"遍"。遍从人：逢人便说。

⑱生：人。

⑲筮：占卜吉凶。古代以龟甲占卜曰卜，以筮草占卜曰筮。

⑳钧：同"均"。

【译文】

公孟子对墨子说："君子要拱手以待，问则说，不问则不说，像钟一样，敲则响，不敲则不响。"墨子说："此话有三种情况，你如今只知其一罢了，而且又不知道情况产生的原因。如果王公大人在国内荒淫暴虐，你进去劝谏，他说你不恭逊，依靠他身边的近臣去劝谏，又说你在评论是非。这真让君子困惑为难。但如果王公大人治国，出现了危机，好比弩机上的箭要射出去了，此时君子必定要进言劝谏，因为涉及到王公大人的利益，即使不敲也要响的了。如果王公大人干不义的事掌握了兵家的韬略或得到能工巧匠，可应用于军队中，想攻打无罪的国家，他有了这些东西，必定要试用一下，以便扩大土地，搜括钱财。可是这样出兵必然受辱，被攻的不利，攻人的也不利，这是双方都不利的事。当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即使不敲也要响的了。况且你说过：'君子要拱手以待，问则说，不问则不说，像钟一样，敲则响，不敲则不响。'现在并没有人敲你，而你却

发言，你不就成了不敲而响了吗？这样你不是成了你所说的非君子吗？”公孟子对墨子说：“真正行善的人，谁不知道？譬如一个良巫，在家里不外出，仍有人登门求卜而得很多粮食。譬如美女，躲在家里不出门，人们还是争着去求亲。如果她出门来自我炫耀，就没有谁敢娶她了。现在你到处游说，不是太劳苦了吗？”墨子说：“当今世道混乱，求美女的多，所以美女虽不出门，求的人却多；而今求善的人少，如果不努力去劝说，人们不会了解。假定有两个人，都善于卜筮，一个出外给人卜筮，一个在家不出门。出外给人卜筮的与住家中不出去的，谁得到的粮食多呢？”公孟子说：“出去卜筮的得粮食多。”墨子说：“仁义也和这个一样，出外劝说别人，其功善也多，为什么不能出去劝说别人呢？”

【原文】

公孟子戴章甫[①]，搢忽[②]，儒服，而以见子墨子曰：“君子服然后行乎[③]？其行然后服乎？”子墨子曰：“行不在服。”公孟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子墨子曰：“昔者，齐桓公高冠博带[④]，金剑木盾[⑤]，以治其国，其国治。昔者，晋文公大布之衣，牂羊之裘[⑥]，韦以带剑[⑦]，以治其国，其国治。昔者，楚庄王鲜冠组缨[⑧]，绛衣博袍[⑨]，以治其国，其国治。昔者，越王勾践剪发文身[⑩]，以治其国，其国治。此四君者，其服不同，其行犹一也。翟以是知行之不在服也。”公孟子曰：“善！吾闻之曰：‘宿善者不祥’[⑪]，请舍忽，易章甫，复见夫子可乎？”子墨子曰：“请因以相见也。若必将舍忽、易章甫，而后相见，然则行果在服也。”

【注释】

①章甫：古代男子戴的一种礼帽。

②搢忽：搢：插。忽，即笏(hù 户)，下同。古代臣属朝见君主时手中拿着的一块板子，上面记事以备忘。

③行：指有所作为。

④冠：帽子。　博带：系在外衣腰部的大带，又叫“绅”。

⑤木盾：孙诒让云：“此所言皆朝服，朝服未有用盾者，‘盾’疑亦‘曶（同笏）’之误，但木曶非贵服，所未详也。”

⑥牂(zāng 脏)羊：母羊。　裘：皮衣。

⑦韦：熟牛皮。韦以带剑：用皮袋子挂剑。

⑧组缨：古代系冠用的丝带。

⑨绛：同“缝”。王引之云：“绛与缝同。……缝衣，大衣也。”

⑩剪发：断发。　文身：在手上、身上刺花纹。文：同“纹”。

⑪宿善：停止做好事。

【译文】

公孟子头戴礼帽，插上笏板，穿上儒服，前来见墨子，问道：“君子要穿戴一定的服饰然后才能有所作为呢，还是先有所作为然后才穿戴一定的服饰呢？”墨子说：“有所作为不在乎服饰。”公孟子问：“凭什么这样说？”墨子说：“从前齐桓公戴着高帽子，腰上系着大带子，佩挂金剑，这样来治理他的国家，把国家治理好了。晋文公穿粗布衣服，羊皮裘装，牛皮袋子上插剑，这样来治理他的国家，同样把国家治理好了。楚庄王头戴鲜冠，冠上系着丝带，穿着大衣大袍，这样来治理他的国家，也把国家治理好了。越王勾践剪掉头发，身上刺字，就这样来治理他的国家，也把国家治理好了。这四位国君，他们的服饰不同，但他们都有所作为。我由此知道有所作为不在乎服饰。”公孟子说：“好吧！我听说：‘停止做善事的人不吉祥’，请让我放下笏板，换了帽子再来见您行吗？”墨子说：“就这样相见吧。如果一定要放下笏板、换了帽子然后才相见，就说明有所作为果然在乎服饰了。”

【原文】

公孟子曰："君子必古言服①，然后仁。"子墨子曰："昔者，商王纣、卿士费仲②，为天下之暴人，箕子、微子为天下之圣人③，此同言而或仁不仁也。周公旦为天下圣人④，关叔为天下之暴人⑤，此同服或仁或不仁。然则不在古服与古言矣。且子法周而未法夏也⑥，子之古非古也。"

公孟子谓子墨子曰："昔者圣王之列也，上圣立为天子，其次立为卿、大夫，今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⑦，若使孔子当圣王，则岂不以孔子为天子哉？"子墨子曰："夫知者，必尊天事鬼，爱人节用，合焉为知矣。今子曰：'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而曰可以为天子，是数人之齿⑧，而以为富。"

公孟子曰："贫富寿夭，齰然在天⑨，不可损益。"又曰："君子必学。"子墨子曰："教人学而执有命，是犹命人葆而去亓冠也⑩。"

【注释】

①古言服：说古言穿古服。

②卿士：君主之下执掌朝政的大夫。　费仲：商纣王重用的大臣，此人善于吹牛拍马，贪图私利。

③箕子：商纣王的叔父，多次劝谏纣王不听而被囚。　微子：纣王的同父异母的庶兄，名启，数谏纣王不听而出走。周武王灭商后将微子封于宋。

④周公旦：武王弟姬旦。武王死，辅佐成王，执掌朝政。

⑤关叔：即管叔，周公旦弟。周武王死后，成王年幼，由周公旦摄政，管叔、蔡叔等怀疑周公，于是勾结纣王子武庚，一道发动叛乱，被周公平定。。

⑥法：以……为榜样、效法。

⑦详：通晓。

⑧数人之齿：齿，指契齿。古人刻竹木记数，其刻处如齿。

⑨齰：毕沅云：齰“同错”。错然在天：指由天安排。错：同“措”，措置。
⑩葆：毕沅云：“葆，言包裹其发。”包裹头发，是为了戴帽。

【译文】

公孟子说：“君子一定要说古言、穿古服，然后才称得上仁。”墨子说：“从前，商纣王及其卿士费仲，被称为天下的暴人；箕子、微子被称为天下的圣人，这些人言语相同，但有的仁有的不仁。周公旦是天下的圣人，其弟管叔是天下的暴人，这两人服饰相同，但有的仁有的不仁。这样看来，仁与不仁并不在穿古服说古言。况且你是效法周代而不是效法夏代，你所说的古还不是最古的呢。”

公孟子对墨子说：“从前圣王安排位次，最圣明的立为天子，其次立为卿大夫。当今孔子博通《诗经》《尚书》等典籍，明察礼乐的建制，通晓万物的规律，假如孔子符合圣王的需要，岂不是应该立孔子为天子了吗？”墨子说：“所谓智者，必定尊敬上天事奉鬼神，爱利别人而节约用度，合乎这个标准就称为智者。现在你却说：‘孔子博通《诗》《书》，明察礼乐，通晓万物’，而且还说孔子可以当天子，这好比数着别人刻在竹契的齿刻，还在那里自以为富呢。”

公孟子说：“贫穷富有，长寿短寿，都是由上天安排的，不能减少也不能增多。”又说：“君子一定要学习。”墨子说：“教人家学习却又主张有命，这好比叫人家包头戴帽却又掀掉他的帽子一样，自相矛盾啊。”

【原文】

公孟子谓子墨子曰：“有义不义，无祥不祥[①]。”子墨子曰：“古圣王皆以鬼神为神明，而为祸福[②]，执有祥不祥，是以政治而国安也[③]，自桀纣以下，皆以鬼神为不神明，不能为祸福，执无祥不祥，是以政乱而国危也。故先王之书，《子亦》有之曰[④]：“‘亓傲也，出于子，不祥。’此言为不善之

有罚，为善之有赏。”

子墨子谓公孟子曰：“丧礼，君与父母、妻、后子死，三年丧服，伯父、叔父、兄弟期[5]，族人五月，姑、姊、舅、甥皆有数月之丧。或以不丧之间，诵诗三百[6]、弦诗三百[7]，歌诗三百，舞诗三百[8]。若用子之言，则君子何日以听治？庶人何日以从事？”公孟子曰：“国乱则治之，国治则为礼乐。国治则从事[9]，国富则为礼乐。”子墨子曰：“国之治。治之废，则国之治亦废[10]。国之富也，从事，故富也。从事废，则国之富亦废。故虽治国，劝之无餍[11]，然后可也。今子曰：‘国治，则为礼乐，乱则治之’，是譬犹噎而穿井也[12]，死而求医也。古者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薾为声乐[13]，不顾其民，是以身为刑僇[14]，国为戾虚者[15]，皆从此道也。”

【注释】

①有义不义，无祥不祥：公孟子认为，人有义与不义之分，但不存在因人的义与不义鬼神就会赐福或降祸，因为人的寿夭贫富都是命里注定的。墨子反对有命论，认为鬼神对人能施祸福，义则吉祥，不义则遭祸。

②而：能。

③政治：政，政务。治，治理。

④《子亦》：戴望注：“疑当作‘亓子’，‘亓’，古‘其’字，其子即箕子。《周书》有《箕子》篇，今亡。”箕子：商纣王的叔父。

⑤期：一年。

⑥诵诗三百：指朗诵诗经。《诗经》共三百零五篇，习惯上称“诗三百”。

⑦弦诗：诵诗时用琴瑟等弦乐器配乐。

⑧舞诗：歌诗时以舞相配。

⑨国治则从事：王念孙云：“‘国治’当为‘国贫’。”

⑩从“国之治”至“则国之治亦废”三句中有脱文和字误，王焕镳认为当改为：“国之治也，听治，故治也；听治废，则国之治亦废。”

⑪劝：勤勉。　餍：满足。

⑫噎：俞樾注："亦当作'渴'。"

⑬茶（ěi 耳）：花盛貌，此为繁盛之意。

⑭僇：通"戮"。

⑮国为戾虚：庄子《人间世》篇有"国为虚厉，身为刑僇"，《释文》："李云：'居宅无人曰虚，死而无后为厉。"戾，犹"厉"。

【译文】

公孟子对墨子说："人有义与不义之分，但不因为义而得福，不因为不义而得祸。"墨子说："古代的圣王都把鬼神看成神明，它能给人带来祸福。认为人有义与不义之分，也因此会得福或得祸，所以刑政治理得好，国家安定。自夏桀、商纣以来的暴王，都认为鬼神不能明察，不会给人带来祸福，主张无所谓祸无所谓福，所以刑政混乱，国家艰危。在先王的书中《箕子》篇有这样几句话：'言行傲慢，出自于你，是不吉祥。'这是说为恶的将受罚，为善的将有赏。"

墨子对公孟子说："丧礼规定：国君与父母、妻、嫡长子死，要服丧三年；伯父、叔父、兄弟死，服丧一年；族人死，服丧五个月；姑、姊、舅、甥死，也要服丧几个月。在不办丧事的时候，要朗诵诗经三百篇，用弦乐配乐歌唱，还要伴以舞蹈。如果按照你们的这一套去做，那么君子拿什么时间听政，老百姓用什么时间从事生产？"公孟子说："国家混乱就治理国家，国家太平就从事礼乐。国家贫穷就从事生产，国家富裕就从事礼乐。"墨子说："君子必须努力于政务，国家才治理得好，君子不努力治政，政事就会荒废。国家富，要做事才能富，不做事国家不会富。所以治理国家，必须勤勉不止。现在你却说：'国家太平，就从事礼乐，国家乱才去治'，这就好比口渴了才去打井，人死了才去求医。古代的暴王夏桀、商纣、周幽王、周厉王，他们大搞声乐，不顾百姓死活，最终身遭刑戮，国破家亡，就是这个道理。"

【原文】

公孟子曰："无鬼神。"又曰："君子必学祭祀[①]。"子墨子曰："执无鬼而学祭礼，是犹无客而学客礼也，是犹无鱼而为鱼罟也[②]。"

公孟子谓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丧为非，子之三日之丧亦非也[③]。"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丧非三日之丧，是犹倮谓撅者不恭也[④]。"

公孟子谓子墨子曰："知有贤于人[⑤]，则可谓知乎？"子墨子曰："愚之知有以贤于人，而愚岂可谓知矣哉？"

公孟子曰："三年之丧，学吾之慕父母[⑥]。"子墨子曰："夫婴儿子之知[⑦]，独慕父母而已。父母不可得也，然号而不止，此亓故何也？即愚之至也。然则儒者之知，岂有以贤于婴儿子哉？"

【注释】

①祀：毕沅云："当为'礼'。"此指五礼中的吉礼。

②罟(gǔ 古)：网。

③三日之丧：当为三月之丧。《韩非子·显学》云："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丧三月。"下同。

④倮：同"裸"，裸体。 撅(juē 嗟)：通"揭"，指揭开衣服露出身体。

⑤贤：超过、胜过。

⑥学吾之慕父母：使我的儿子学我怀念父母的情意。吾：俞樾云："'吾'下脱'子'字。"学吾子：使吾子学习。慕：怀念，依恋。

⑦婴儿子：婴儿。

【译文】

公孟子说："没有鬼神。"又说："君子必须学习祭礼。"墨子说："主张无鬼而学祭礼，这好比没有宾客而学宾礼，没有鱼而织鱼网

一样。”

公孟子对墨子说：“你认为服丧三年是不对的，那么你主张服丧三月也是不对的。”墨子说：“你拿服丧三年来非难服丧三月，这好比赤身裸体的人说掀开衣服露出身体的人不恭敬一样。”

公孟子对墨子说：“知道有胜过别人的地方，就可称得上是聪明人吗？”墨子说：“愚者也知道有胜过别人的地方，这愚者难道可称得上是聪明人吗？”

公孟子说：“主张服丧三年，是为了使我的儿子学我那样怀念父母。”墨子说：“婴儿的智力，只依恋父母而已，得不到父母就大哭不止，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还很愚笨。看来儒者的智力，岂有胜过婴儿的地方？”

【原文】

子墨子曰：“问于儒者[①]，‘何故为乐[②]？’曰：‘乐以为乐也[③]。’”子墨子曰：“子未我应也[④]。今我问曰：‘何故为室[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为男女之别也。’则子告我为室之故矣。今我问曰：‘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是犹曰‘何故为室？’曰‘室以为室也’。”

子墨子谓程子曰[⑥]：“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⑦]。儒以天为不明[⑧]，以鬼为不神，天鬼不说[⑨]，此足以丧天下。又厚葬久丧[⑩]，重为棺椁，多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后起，杖后行，耳无闻，目无见，此足以丧天下。又弦歌鼓舞，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又以命为有，贫富寿夭，治乱安危有极矣[⑪]，不可损益也，为上者行之，必不听治矣；为下者行之，必不从事矣，此足以丧天下。”程子曰：“甚矣！先生之毁儒也。”子墨子曰：“儒固无此若四政者，

而我言之，则是毁也。今儒固有此四政者，而我言之，则非毁也，告闻也。”程子无辞而出。子墨子曰：“迷之[12]！”反[13]，后坐[14]，进复曰：“乡者先生之言有可闻者焉[15]，若先生之言，则是不誉禹，不毁桀纣也。”子墨子曰：“不然，夫应孰辞[16]，称议而为之[17]，敏也。厚攻则厚吾[18]，薄攻则薄吾。应孰辞而称议，是犹荷辕而击蛾也。”

【注释】

①苏云：“‘曰’字误倒，当作‘问于儒者曰’。”

②为乐：从事于音乐。

③乐以为乐：为了音乐而从事音乐。

④未我应：即未应我，没有回答我。

⑤为：建造。

⑥程子：程繁，当时一位兼治儒墨的学者。

⑦四政：指儒家的四种教义。

⑧不明：指不明察事理。

⑨说：同“悦“。

⑩厚葬久丧：此句至“目不见”，内容见《节葬》篇。

⑪有极：有常。

⑫迷之：孙诒让曰：“‘迷之’义不可通，疑‘迷’当为‘还’之误。”

⑬反：通“返”。

⑭后坐：王念孙云：“‘后’当为‘复’。”

⑮乡：同“向”。 向者：刚才。 闻：毕沅云：“‘闻’当为‘间’。可间者：指有可指责之处。”

⑯应：酬答。 孰辞：即熟辞，常语、普通语言。孰：通“熟“。

⑰称议：孙诒让云：“‘称议’上当有‘不’字。”称议：指辩论。

⑱厚：大。攻：指辩难。厚攻：指严词诘问指责。吾：王引之云：“‘吾’读为‘御’，‘御’古通作‘吾’。”

【译文】

墨子问儒者："为什么从事音乐？"儒者回答说："为了音乐而从事音乐。"墨子说："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假如现在我问：'为什么修建房子？'回答说：'是为了冬避风寒，夏避暑热，是为了使男女居住分开。'那么你就把建房的原因告诉我了。现在我问：'为什么从事音乐？'你却回答：'为了音乐从事音乐。'这好比问'为什么建房'，回答说'为了建房而建房'。"

墨子对程繁说："儒家的学说，有四种教义足以亡天下。儒家认为上天不明察事理，认为鬼神没有灵验，惹得天鬼不高兴，此两项足以亡天下。儒家提倡厚葬久丧，几层棺木，多制衣被，送葬如同搬家，守孝哭泣三年，把人折磨得要人扶着才能站起，拄着手杖才能走路，耳听不清，眼看不明，此一项就足以亡天下。又认为有命运，贫富寿夭，治乱安危都由命中注定，不能减少也不能增加。在上位的王公大人照他们的话去做，必定不努力治政；在下位的百姓照他们的话去做，必定不努力生产，这一项也足以亡天下。"程繁说："太过分了！先生怎么这样诽谤儒者啊。"墨子说："儒家如果本无这四种教义，而我说它，那是诽谤。儒家本来有这四种教义，我这样说它，并非诽谤而是把我所知道的告诉你。"程繁不辞而出。墨子说："你回来！"程繁返回，再坐下，进而又说道："刚才先生的话有可指责之处，照先生这样说，那就不存在既不赞誉大禹、商汤，也不诋毁夏桀、商纣了。"墨子说："不对！以平常的言辞回答别人而又切合事理，见其敏捷。但如果对方严词相攻，那我也必严词相抵；如果对方缓言诘问，那我也必缓言相对，如果应付普通的言辞也要去辩论，那就好象背着车辕去敲击蛾子，不对劲了。"

【原文】

子墨子与程子辩，称于孔子[①]。程子曰："非儒，何故称于孔子也？"子墨子曰："是亦当而不可易者也[②]。今鸟闻热旱之忧则高，鱼闻热旱之忧则下，当此虽禹汤为之谋，必

不能易矣。鸟鱼可谓愚矣，禹汤犹云因焉[3]。今翟曾无称于孔子乎[4]？”

有游于子墨子之门者，身体强良，思虑徇通[5]，欲使随而学。子墨子曰：“姑学乎，吾将仕子[6]。”劝于善言而学[7]。其年[8]，而责仕于子墨子[9]。子墨子曰：“不仕子，子亦闻夫鲁语乎[10]？鲁有昆弟五人者，亓父死，亓长子嗜酒而不葬，亓四弟曰[11]：‘子与我葬，当为子沽酒[12]。’劝于善言而葬。已葬，而责酒于其四弟。四弟曰：‘吾末予子酒矣[13]，子葬子父，我葬吾父，岂独吾父哉？子不葬，则人将笑子，故劝子葬也。’今子为义，我亦为义，岂独我义也哉？子不学，则人将笑子，故劝子于学。”

【注释】

①称：称赞。

②亦：俞樾云：“‘亦’当为‘亓’，古文‘其’字也。”

③云：王念孙云：“云，犹或也。” 因：因循、顺着。

④曾：却、竟。

⑤徇：孙诒让云：“‘徇’即‘侚’之讹。”《说文》：“侚，疾也。”侚通：敏捷。

⑥仕子：使子出仕做官。

⑦劝：勉励。

⑧其：通“期”。期年：满一年。

⑨责：求。

⑩鲁语：指鲁国流传的故事。

⑪四弟：指四个弟弟。

⑫沽（gū 估）：买。

⑬末：“未”字之误。

【译文】

墨子与程繁辩论，称赞孔子。程繁问："你不是反对儒家吗，为什么又称赞孔子呢？"墨子说："是因为孔子有合理而不能改变的地方。鸟假如感觉有热旱之忧就会往高处飞，鱼感觉有热旱之忧就会往水下游，这个时候即使大禹、商汤这样的圣人来替它们谋划，也不能改变它们的本性。鸟鱼可算是最愚笨的了，大禹商汤也还得顺其自然，现在我为什么不能称赞孔子呢？"

有一个人来到墨子门下求学，这人身体强壮，思想敏捷，墨子想让他跟随自己学习。墨子说："暂且学吧，我将使你出仕。"学了一年以后，这人向墨子要求出仕，墨子说："不能让你出仕。你曾听说过鲁国的故事吗？鲁国有一家五兄弟，他们的父亲死了，长子只知嗜酒而不埋葬父亲，他的四个弟弟对他说：'你和我们一道把父亲埋了，我们将为你买酒喝。'用好话劝说终于把父亲埋了。安葬完毕，长子向四个弟弟要酒。四个弟弟说：'我们不给你买酒了，你埋你的父亲，我们埋我们的父亲，难道只是我们的父亲吗？你不葬父，别人将笑话你，所以劝你把父埋了。'现在你从事义，我也从事义，岂是我一个人的义呢？你不学习，别人将笑话你，所以鼓励你学习。"

【原文】

有游于子墨子之门者，子墨子曰："盍学乎[①]？"对曰："吾族人无学者。"子墨子曰："不然。夫好美者，岂曰吾族人莫之好，故不好哉？夫欲富贵者，岂曰我族人莫之欲，故不欲哉？好美、欲富贵者，不视人犹强为之[②]。夫义，天下之大器也，何以视人必强为之[③]？"

有游于子墨子之门者，谓子墨子曰："先生以鬼神为明知，能为祸人哉福[④]？为善之富之[⑤]，为暴者祸之。今吾事先生久矣，而福不至，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⑥]？鬼神不明

乎？我何故不得福也？”子墨子曰：“虽子不得福，吾言何遽不善⑦？而鬼神何遽不明？子亦闻乎匿徒之刑之有刑乎⑧？”对曰：“未之得闻也。”子墨子曰：“今人有于此，什子⑨，子能什誉之，而一自誉乎⑩？”对曰：“不能。”“有人于此，百子⑪，子能终身誉亓善，而子无一乎⑫？”对曰：“不能。”子墨子曰：“匿一人者犹有罪，今子所匿者若此亓多，将有厚罪者也，何福之求？”

【注释】

①盍(hé 合)：“何不”的合音词。

②不视人：不用看他人行事。

③孙诒让云：此句“‘必’字当在‘视人’上，仍为诘责之辞。”

④能为祸人哉福：应为“能为人祸福”，“哉”字为衍文。此句为复述墨子的话，没有反问的意思。

⑤富：通“福”。福之：使之得福。

⑥意者：或许，抑或。意：通“抑”。　不善：犹不精确。

⑦遽(jù 巨)：即“何”的意思。古人常用复语。下文同。

⑧匿徒之刑之有刑：此句当为“匿刑徒之有刑”。匿：隐藏。刑徒：犯人。有刑：有罪。

⑨什：十倍。什子：意思是他的贤能胜过你十倍。

⑩而一自誉：应为“而无一自誉”。

⑪百：百倍。意思是他的贤能胜过你百倍。

⑫而子无一乎：即“而子无一自誉乎”。

【译文】

有一个人来到墨子门下，墨子问他：“为什么不学习呢？”回答说：“我的族人都不学习。”墨子说：“不对。爱美的人，难道会说因为我的族人没有谁爱美，所以我也不爱美吗？想富贵的人，难道会说因为我的族人没有谁想富贵，所以我也不想富贵吗？爱美的人，想

富贵的人，用不着看别人行事，仍然追求自己所想要的。义，是天下最可宝贵的东西，为什么一定要看他人行事呢？”

有一个在墨子门下求学的人，对墨子说：“先生认为鬼神是明智的，能给人祸福，使为善者得福，使残暴者遭祸。如今我事奉先生很久了，却没有得福，也许先生的话不准确吧？也许鬼神不能明察吧？我为什么不得福呢？”墨子说：“虽然你没有得到福，我的话为什么就不准确，鬼神怎么不明察呢？你听说过隐藏犯人是有罪的吗？”那人回答说：“没有听说过。”墨子说：“现在这里有一个人，他的贤德胜过你十倍，你能十倍地赞誉他而一点也不赞誉自己吗？”回答说：“不能。”墨子又说：“现在这里有一个人，他的贤德胜过你百倍，你能百倍地赞誉他而一点也不赞誉自己吗？”回答说：“不能。”墨子说：“隐藏一个犯人尚且有罪，现在你隐藏别人的贤德如此之多，将有重罪呢，还求什么福？”

【原文】

子墨子有疾，跌鼻进而问曰[①]：“先生以鬼神为明，能为祸福，为善者赏之，为不善者罚之。今先生圣人也，何故有疾？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知乎？”子墨子曰：“虽使我有病，何遽不明[②]？人之所得于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劳苦，百门而闭一门焉，则盗何遽无从入？”

二三子有复于子墨子学射者[③]，子墨子曰：“不可，夫知者必量亓力所能至而从事焉，国士战且扶人[④]，犹不可及也[⑤]，今子非国士也，岂能成学又成射哉？”

二三子复于子墨子曰：“告子曰[⑥]：‘言义而行甚恶[⑦]。’请弃之。”子墨子曰：“不可，称我言以毁我行，愈于亡[⑧]。有

人于此，翟甚不仁，尊天、事鬼、爱人，甚不仁，犹愈于亡也。今告子言谈甚辩，言仁义而不吾毁，告子毁犹愈亡也。”

【注释】

①跌鼻：墨子弟子。

②何遽不明：此句前当有“鬼神”二字。

③复：告。

④国士：本为国内杰出人物。此当指武艺高强的武士。

⑤及：相兼，即两面相顾。

⑥告子：墨子弟子。此告子与《孟子·告子》篇中的告子是另一人。

⑦言义而行甚恶：此句前当有“墨子”二字。

⑧愈于亡：比没有说的好。愈：胜。亡：通“无”。

【译文】

墨子有病，跌鼻进来问道：“先生认为鬼神能明察，能给人祸福，为善的将得到奖赏，为恶的将遭到惩罚。先生现在是圣人，为什么会生病呢？或许先生的话有不对的地方吧？也许鬼神不能明察吧？”墨子回答说：“虽然我有病，为什么说鬼神就不明察呢？人得病有多方面的原因，有因为寒暑不适而得病的，有因为劳苦而得病的，好比一百道门你只关了一道，盗贼为何不可以从其它的门进来呢？”

有几个弟子告诉墨子他们想学习射箭，墨子说：“不能。智者必定根据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行事，国士尚且不能一面作战一面扶人，你不是国士，岂能从学又从射呢？”

有几个弟子向墨子报告说：“告子说您口言仁义而行为甚恶，请先生抛弃他吧。”墨子说：“不能。他称赞我的言论而诽谤我的行为，这比什么也没说的好。这里有一个人，说我不仁，又说我尊天、事鬼、爱人，十分不仁，这总比什么也没说的好。今告子说话十分善辩，说我言仁义这不是诽谤我，告子的诽谤就等于没有。”

【原文】

二三子复于子墨子曰:“告子胜为仁[①]。”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为仁,譬犹跂以为长[②],隐以为广[③],不可久也。”

告子谓子墨子曰:“我治国为政[④]。”子墨子曰:“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今子口言之,而身不行,是子之身乱也[⑤]。子不能治子之身,恶能治国政[⑥]?子姑亡[⑦],子之身乱之矣。”

【注释】

①胜:胜任。

②跂(qǐ 企):踮起脚尖。

③隐:毕沅云:“‘隐’‘偃’音相近,亦通。……偃,犹仰。”

④“我”字下当有“能”字。

⑤身乱:犹自相矛盾。

⑥恶(wū 屋):何。

⑦亡:不要说。

【译文】

有几个弟子告诉墨子说:“告子说他能胜任行仁义的事。”墨子说:“未必如此!告子说他能行仁义,就好比一个人踮起脚尖以为身子长高了,仰卧身子以为长宽了一样,这是不能长久的。”

告子对墨子说:“我能治理国家管理政务。”墨子说:“政务,口头上要说,行动上要去做,如今你口头上说,而身体不力行,这是自相矛盾。你不能管好你自身,怎么能管理国家的政事呢,你姑且不要说了吧,你这是自相矛盾呢。”

卷十三

鲁问第四十九

【解题】

本文记载墨子与诸侯(鲁君、齐太公、鲁阳文君等)、弟子等人的对话,内容以“义”为核心,宣传墨子的非攻、尚贤、尚同、交相爱、交相利的主张。

墨子重义,以为“教天下的义者,功亦多”,要“鼓而进于义”,反对“禄胜义”,要求言行一致,“言义而弗行,是犯明”。墨子认为“窃一犬一彘则谓之不仁,窃一国一都则以为义,譬犹小视白谓之白,大视白则谓之黑”,这是“知小物而不知大物”。

墨子反对攻伐,止齐攻鲁,止鲁阳文君攻郑,认为“大国攻小国”,“是交相贼也”,“过必反于国”,皆无好结果。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墨子提出游说诸侯,“必择务而从事”的原则,即:“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音憙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说明墨家重视实用的作风。

全文由许多小故事组成,各用不多的笔墨,通过人物对话,阐明各自的中心意思,情节生动有趣,人物声情状貌维妙维肖,论辩发人深思,各段均可独立成篇,有较强的文学性。

【原文】

鲁君谓子墨子曰[1]:“吾恐齐之攻我也,可救乎?”子墨子曰:“可。昔者,三代之圣王禹汤文武,百里之诸侯也,说忠行义[2],取天下。三代之暴王桀纣幽厉,仇怨行暴[3],失天

下。吾愿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爱利百姓，厚为皮币[④]，卑辞令，亟遍礼四邻诸侯[⑤]，敺国而以事齐[⑥]，患可救也，非此，顾无可为者[⑦]。”

齐将伐鲁，子墨子谓项子牛曰[⑧]：“伐鲁，齐之大过也。昔者，吴王东伐越，[⑨]，棲诸会稽[⑩]，西伐楚，葆昭王于随[⑪]。北伐齐，取国子以归于吴[⑫]。诸侯报其仇，百姓苦其劳，而弗为用，是以国为虚戾[⑬]，身为刑戮也。昔者，智伯伐范氏与中行氏[⑭]，兼三晋之地[㉕]，诸侯报其仇，百姓苦其劳，而弗为用，是以国为虚戾，身为刑戮用是也[⑯]。故大国之攻小国也，是交相贼也，过必反于国[⑰]。”子墨子见齐大王曰[⑱]：“今有刀于此，试之人头，倅然断之[⑲]，可谓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多试之人头，倅然断之，可谓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刀则利矣，孰将受其不祥？”大王曰：“刀受其利，试者受其不详。”子墨子曰：“并国覆军，贼敫百姓[⑳]，孰将受其不祥？”大王俯仰而思之曰：“我受其不祥。”

【注释】

①鲁君：此指鲁国国君。孙诒让注：“此鲁君疑即穆公。”

②说（yuè 悦）：同“悦”。

③仇怨：俞樾校注：“‘怨’乃‘忠’字之误。”

④皮币：指礼物。古代以皮革币帛作为礼物赠送。

⑤亟：速。。

⑥敺：同“驱”。驱国而以事齐：指率领全国人民对付齐国。

⑦顾：通“固”。

⑧项子牛：齐国的大将。

⑨吴王东伐越：公元前 494 年，吴王夫差为报父仇，率师伐越，越王勾践战败求和称臣。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于公元前 472 年，越国灭掉吴国，夫差自杀。

⑩棲诸会稽：困于会稽。指夫差围困勾践于会稽山上。诸："之于"的合音词。会稽：越国都城，今浙江绍兴。

⑪葆昭王于随：公元前 506 年，吴王阖闾（夫差的父亲）拜孙武为大将，伍子胥为副将，发兵六万进攻楚国，攻陷楚国都城郢，楚昭王在大夫斗辛等人的保护下，逃到随国躲藏起来。随国，系西周初分封的诸侯国，姬姓，在今湖北随县，春秋后成为楚国的附庸。

⑫取国子以归于吴：公元前 484 年，吴王夫差为争夺中原霸主之位，与齐国战于艾陵，打败齐军，俘获齐将国书（即国子）。

⑬国为虚戾：指越国灭掉吴国。虚戾：戾，也写作"厉"。居宅无人曰虚，死而无后为厉。此指国破家亡。

⑭智伯伐范氏与中行氏：智伯、范吉射、中行文子、韩康子、赵襄子、魏桓子皆为晋国握有实权的卿大夫，互相争权夺利。智伯在攻灭了范氏和中行氏两家之后，又想围攻赵氏，结果赵韩魏三家联合起来消灭了智伯，以后三家分晋为韩、赵、魏三国。

⑮三晋：指范氏、中行氏及智伯三家。

⑯用是：二字为衍文。

⑰过：过分。　反：同"返"。

⑱齐大王：公元前 404 年，齐国大夫田和篡夺齐国政权，称为齐太王。大：同"太"。

⑲倅：同"猝"，一下子。

⑳敹："杀"字的误写。

【译文】

鲁君问墨子："我担心齐国攻打我国，有什么办法可以解救吗？"墨子说："办法是有的。以前三代的圣王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都是土地方圆百里的诸侯，他们爱忠行义，所以得了天下。三代的暴王夏桀、商纣、周幽王、厉王，仇忠行暴，所以失了天下。我希望国君您，对上尊天事神，对下爱利百姓，拿出丰厚的礼物，使用谦卑的辞令，赶紧遍礼四邻诸侯，率领全国民众一致对付齐国，这样，忧

患才可解除。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齐国将要进攻鲁国，墨子对齐将项子牛说：“进攻鲁国，是齐国的大错。从前，吴王夫差东攻越国，曾困越王勾践于会稽；其父往西曾攻伐楚国，楚昭王在大夫的保护下逃到了随国。夫差向北扩张攻伐齐国，俘获齐将国书回吴。结果，诸侯起来报仇，百姓因过于劳苦而不肯听命，因而国破家亡，自己遭杀身之祸。从前，晋国的智伯进攻范氏、中行氏，兼并了两家的土地，结果，诸侯起来报仇，百姓因过于劳苦而不肯听命，因而国破家亡，自己也遭杀身之祸。所以大国攻小国，这是互相残害，过份了就会适得其反。”墨子见齐太王说：“假定这里有一把刀，拿人头来试，一下子就砍断了，刀可称得上锋利吧！”齐太王说：“锋利。”墨子说：“多拿几个人头来试，一下子都砍断了，可称得上锋利吧？”齐太王说：“锋利。”墨子说：“刀倒是锋利了，谁将遭到不幸呢？”齐太王说：“刀得锋利之名，而试刀的人将遭到不幸。”墨子说：“兼并别国土地、覆灭别国军队，残杀别国的百姓，那么，谁将遭到灾祸呢？”太王低头想了一下说：“我将遭到灾祸。”

【原文】

鲁阳文君将攻郑[①]，子墨子闻而止之，谓阳文君曰[②]：“今使鲁四境之内[③]，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杀其人民，取其牛马狗豕布帛米粟货财，则何若？”鲁阳文君曰：“鲁四境之内，皆寡人之臣也。今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夺之货财，则寡人必将厚罚之。”子墨子曰：“夫天之兼有天下也，亦犹君之有四境之内也。今举兵将以攻郑，天诛亓不至乎[④]？”鲁阳文君曰：“先生何止我攻郑也？我攻郑，顺于天之志。郑人三世杀其父[⑤]，天加诛焉，使三年不全[⑥]。我将助天诛也。”子墨子曰：“郑人三世杀其父而

天加诛焉，使三年不全。天诛足矣，今又举兵将以攻郑，曰'吾攻郑也，顺于天之志。'譬有人于此，其子强梁不材[7]，故其父笞之，其邻家之父举木而击之，曰'吾击之也，顺于其父之志'，则岂不悖哉？"

【注释】

①鲁阳文君：楚平王之孙，司马子期的儿子，即公孙宽，其封地在鲁山之阳，故称鲁阳文君。鲁阳，故地今河南南阳。

②谓阳文君：此句"谓"字下脱"鲁"字。

③今：假使现在。"今"含有假设的意思。

④亓："其"字的古写体，下同。

⑤父：当作"君"字。

⑥不全：指年成不顺，没有收成。

⑦强梁：横蛮。《诗经·荡》孔颖达疏："任威使气之貌。"

【译文】

鲁阳文君将攻打郑国，墨子听到后前去阻止，对鲁阳文君说："假使现在鲁阳四境之内，大都去攻小都，大家去伐小家，杀他们的人民，夺取他们的牛马猪狗、布帛、粮食和钱财，你将怎么办？"鲁阳文君说："鲁阳四境之内，都是我的臣民，现在假使大都去攻小都，大家去伐小家，夺取别人的钱财，那我必将重重惩罚他。"墨子说："上天兼有天下，就好比您兼有四境之内一样。现在你要发兵攻打郑国，上天就不会降下惩罚吗？"鲁阳文君说："先生为何阻止我攻郑呢？我攻郑顺从天意。郑人三代都杀国君，上天对他们加强惩罚，已使郑国三年没有收成。我将帮助上天惩罚他们。"墨子说："郑人三代杀其国君，而上天对他们已加以惩罚，使郑国三年没有收成。上天的惩罚已经够了，现在您又发兵攻打郑国，还说'我攻打郑国，是顺从天意。'这好比此有一个人，其子强横不成材，所以父亲鞭打他，邻家的家长也举起木棒来打，说：'我打他，是顺他父亲的心

意’，这岂不是违背事理吗？”

【原文】

子墨子谓鲁阳文君曰：“攻其邻国，杀其民人，取其牛马、粟米、货财，则书之于竹帛，镂之于金石①，以为铭于钟鼎②，传遗后世子孙曰：‘莫若我多③。’今贱人也④，亦攻其邻家，杀其人民，取其狗豕食粮衣裘，亦书之竹帛，以为铭于席豆⑤，以遗后世子孙曰：‘莫若我多’。亓可乎？”鲁阳文君曰：“然吾以子之言观之，则天下之所谓可者，未必然也⑥。”

子墨子为鲁阳文君曰⑦：“世俗之君子，皆知小物而不知大物。今有人于此，窃一犬一彘则谓之不仁，窃一国一都则以为义。譬犹小视白谓之白⑧，大视白则谓之黑⑨。是故世俗之君子，知小物而不知大物者，此若言之谓也⑩。”

鲁阳文君语子墨子曰：“楚之南有啖人之国者桥⑪，其国之长子生，则鲜而食之⑫，谓之宜弟⑬。美，则以遗其君，君喜则赏其父。岂不恶俗哉？”子墨子曰：“虽中国之俗，亦犹是也。杀其父而赏其子，何以异食其子而赏其父者哉？苟不用仁义，何以非夷人食其子也⑭？”

【注释】

①金石：指青铜器及石刻。

②铭：铭文，古代刻于器物之上用来祝颂或规戒的文字，属于韵文。

③我多：《周礼・司勋》云：“战功曰多。”

④贱人：平民。

⑤席豆：几席与食器。豆：古代食器。

⑥然：好的。

⑦为：通“谓”。

⑧小：少。

⑨大：多。

⑩此若：此与若同义，常连用。

⑪啖(dàn 淡)：吃。桥：国名，不详。

⑫鲜：顾千里注云：“作‘鲜’者误。”《节葬》下篇亦作“解”。作“鲜”亦可，即活生生的意思。

⑬宜：保护。

⑭非：非议、指责。　夷人：我国古代对东方各民族的泛称。

【译文】

墨子对鲁阳文君说：“攻打邻国，杀害该国的人民，夺取该国的牛马、粮食、钱财，还要记在竹简帛书中，刻在金石上面，写成铭文铸刻于钟鼎之上，传给后代子孙说：‘没有谁比我的战功多’。假使现在一个平民，也去攻打他的邻居，杀死邻人，夺取邻人的猪狗、粮食、衣物，也记在竹简帛书中，写成铭文刻在几席、食器之上，把它传给后代子孙，说：‘没有谁比我多’。这可以吗？”鲁阳文君说：“是的，照你的话看来，天下认为对的事，未必是对的啊。”

墨子说：“世俗的君子，都只知小事而不知大事。现在这里有一个人，偷了人家一条狗或一只猪，就说他不仁。但是有人窃取一国一都，反而认为他合乎义。这就好比少看到白叫做白，多看到白反而叫做黑。所以说世俗的君子，只知道小事而不知道大事，就是这个道理。”

鲁阳文君对墨子说：“楚国的南部有一个吃人国叫桥，长子生下来，就活生生地把他吃掉，称之为宜弟。如果肉的味道美，还要送去给国君吃，国君高兴就会赏赐孩子的父亲，这不是一种恶俗吗？”墨子说：“即使中国的风俗，也是如此啊。杀父亲而赏儿子，这与吃儿子赏父亲有什么区别呢？如果不用仁义，凭什么去指责那夷人吃他们的孩子呢？”

【原文】

鲁君之嬖人死[1]，鲁君为之诔[2]，鲁人因说而用之[3]。子墨子闻之曰："诔者，道死人之志也，今因说而用之，是犹以来首从服也[4]。"鲁阳文君谓子墨子曰："有语我以忠臣者，令之俯则俯，令之仰则仰，处则静，呼则应，可谓忠臣乎？"子墨子曰："令之俯则俯，令之仰则仰，是似景也[5]。处则静，呼则应，是似响也。君将何得于景与响哉？若以翟之所谓忠臣者，上有过则微之以谏[7]，己有善，则访之上[8]，而无敢以告。外匡其邪，而入其善，尚同而无下比[9]，是以美善在上[10]，而怨仇在下，安乐在上，而忧感在臣。此翟之所谓忠臣者也。"

【注释】

①嬖人：受宠的人，此指鲁君的爱妾。

②苏时学云："'君'字当作'人'。" 诔（lěi 垒）：古代用以表彰死者德行并致哀悼的文辞。

③苏时学云："'人'字当作'君'。"

④来首：孙诒让云："来首，疑即狸首，……盖狸与来古音相近，故狸首亦谓之来首。" 从服：服，指服马。古代一车驾四马，居中的两匹叫服马。

⑤似景：像影子。景：同"影"。

⑥响：回声。

⑦微之以谏：孙诒让云："亦言伺君之间而谏之也。"即有机会就进谏。

⑧访：《尔雅·释诂》："访，谋也。"访之上：向上进献谋略。

⑨尚：通"上"。 上同：统一于上。 下比：指在下面结党聚徒，另搞个人的一套。比：并列。

⑩美善在上：美的和善的德行都归之于君王。

【译文】

鲁君宠妾死了，有人为她写了一篇哀祭诔文，鲁君因此高兴而用此人。墨子听了说道："诔文是用来称颂死者的遗志的，如今因为高兴而用此人，这就好比用狸去驾车当服马使用，自然力不胜任了。"鲁阳文君对墨子说："有人把忠臣的样子告诉我，说是叫他俯身才俯身，叫他抬头才抬头，日常起居很安静，呼唤他时才应答，这可算是忠臣了吧？"墨子说："叫他俯身才俯身，叫他抬头才抬头，这好像影子。起居安静，呼唤应答，这好像回声，您从影子和回声那里能得到什么呢？如果按我的看法，所谓忠臣应该是，君主有过失，有机会就要劝谏；自己有好的主意要向上进献谋略，而不随便告诉他人；纠正君主的偏邪，使之言行纳入正道；一切统一于君主，不在下面结党营私；所有美的和善的德行都归之于君主，怨仇由下面承担，让君主安乐，臣子承担忧伤，这就是我所认为的忠臣。"

【原文】

鲁君谓子墨子曰："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学，一人者好分人财，孰以为太子而可？"子墨子曰："未可知也，或所为赏与为是也①。钓者之恭②，非为鱼赐也；饵鼠以虫③，非爱之也。吾愿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观焉。"

鲁人有因子墨子而学其子者④，其子战而死，其父让子墨子⑤。子墨子曰："子欲学子之子⑥，今学成矣，战而死，而子愠⑦，而犹欲粜⑧，粜雠⑨，则愠也。岂不费哉⑩？"

鲁之南鄙人⑪，有吴虑者，冬陶夏耕⑫，自比于舜。子墨子闻而见之。吴虑谓子墨子："义耳义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子之所谓义者，亦有力以劳人⑬，有财以分人乎？"吴虑曰："有。"子墨子曰："翟尝计之矣，翟虑耕而食

天下之人矣[14]，盛[15]，然后当一农之耕[16]，分诸天下[17]，不能人得一升粟。籍而以为得一升粟[18]，其不能饱天下之饥者，既可睹矣。翟虑织而衣天下之人矣，盛，然后当一妇人之织，分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籍而以为得尺布，其不能暖天下之寒者，既可睹矣。翟虑被坚执锐救诸侯之患[19]，盛，然后当一夫之战，一夫之战其不御三军，既可睹矣。翟以为不若诵先王之道，而求其说，通圣人之言，而察其辞，上说王公大人[20]，次匹夫徒步之士[21]。王公大人用吾言，国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修。故翟以为虽不耕而食饥，不织而衣寒，功贤于耕而食之[22]、织而衣之者也。故翟以为虽不耕织乎，而功贤于耕织也。"吴虑谓子墨子曰："义耳义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籍设而天下不知耕，教人耕，与不教人耕而独耕者，其功孰多？"吴虑曰："教人耕者其功多。"子墨子曰："籍设而攻不义之国，鼓而使众进战，与不鼓而使众进战，而独进战者，其功孰多？"吴虑曰："鼓而进众者其功多。"子墨子曰："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义而教天下以义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进于义，则吾义岂不益进哉？"

【注释】

①赏与：赏誉。与，通"誉"。

②航：古"钓"字。　恭：指钓鱼者躬身钓鱼。

③饵：诱。　虫：孙诒让云："疑当为'蛊'字之误。"蛊：有毒食物。

④学其子：使其子学。

⑤让：责怪。

⑥子欲学子之子：您要儿子跟我学。

⑦愠：怨恨。

⑧粜（tiào 跳）：卖出粮食。

⑨雠（chóu 仇）：同"售"，卖出。

⑩费：通"悖"。

⑪鄙人：山野之民。

⑫陶：制陶器。

⑬劳人：效劳于人，帮助人。

⑭虑：考虑。食（xì 四）：给人吃。

⑮盛：至多，顶多。

⑯当（dàng 荡）：抵得上，相当。下同。

⑰诸："之于"的合音词。

⑱籍：通"藉"，假使。

⑲被：同"披"。　坚：指铠甲。　锐：指锋锐的武器。

⑳说（shùi 税）：劝说、游说。

㉑次：其次。此字下脱"说"字。　徒步之士：指平民。古时平民无车坐。"徒步"为平民的代称。

㉒功：作用、功效。　贤：超过。

【译文】

鲁君问墨子说："我有两个儿子，一个好学，一个喜欢分财给人，谁可以当太子呢？"墨子答道："还不能定哪一个当太子。或者他们是为了赏赐和名誉才这样做的呢。钓鱼的人躬身钓鱼，并不是忘谢鱼的恩赐；用有毒食物诱惑老鼠，并不是爱老鼠。我希望国君您把他们的志向与所做的事合起来加以观察。"

鲁国有一个人让儿子向墨子学习，后来儿子战死了，他却来责怪墨子。墨子说："你让儿子跟我学，如今学成了，作战死了，而你怨恨我，这就好比卖粮食，按你的意思卖出去了，而你反而发怒，这不是违背常理吗？"

鲁国的南部有一个山民，名叫吴虑，冬天制陶夏天耕耘，将自己比作舜。墨子听说后来见他。吴虑对墨子说："义啊，义啊，何必用言语来说它呢？"墨子说："你所谓的义，是用力量帮助人，用钱财

分给人吗？"吴虑说："是的"。墨子说："我曾计算过，我如果耕田来供给天下人吃，顶多也不过相当于一个农夫的劳动，把收获的粮食分给天下人，每人还得不到一升粟。即使每人得到一升粟，也不能使天下的饥者得食，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我曾想到过织布给天下人穿，但顶多也不过相当于一个妇女的纺织，把织的布分给天下人，每人还得不到一尺布，即使每人分得一尺布，而不能使天下寒者得暖，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我曾想到披着坚固的铠甲拿着锐利的武器，去拯救诸侯的困难，但顶多也不过相当于一个士兵的作用，一个士兵作战哪能抵御三军，这也是显而易见的事。我以为不如诵习先王之道，探求其学说，通晓圣人的言语，考察圣人的文辞，对上游说王公大人，对下劝说士人百姓。王公大人采用我的意见，国家必定得治；士人百姓若用我言，品行必定有修养。所以，我认为虽不去耕田给饥者吃，不去织布给寒者穿，其功效超过耕田给饥者吃，织布给寒者穿。我认为虽然不去耕织，而功效已超过耕织了。"吴虑对墨子说："义啊义阿，何必用言语去说它呢。"墨子说："假使天下人不懂得耕作，教人耕作的人与不教人耕作自己单独耕作的人，哪一个的功效大？"吴虑回答说："教人耕作的功效大。"墨子说："假使去攻打不义的国家，击鼓令众人前进的，与不击鼓令众人前进而自己独自作战的，谁的功效大？"吴虑说："击鼓令众人前进的功效大。"墨子说："天下士人百姓，很少有人知道义，用义来教天下人，功效如此之大，为何不能说呢？如果像击鼓一样令众人学义，那么我的义岂不是更前进了吗？"

【原文】

子墨子游公尚过于越[①]。公尚过说越王，越王大说[②]，谓公尚过曰："先生苟能使子墨子于越而教寡人，请裂故吴之地[③]，方五百里，以封子墨子。"公尚过许诺。遂为公尚过束车五十乘，以迎子墨子于鲁，曰："吾以夫子之道说越

王，越王大说，谓过曰：'苟能使子墨子至于越而教寡人，请裂故吴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子墨子谓公尚过曰："子观越王之志何若？意越王将听吾言[4]，用我道，则翟将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于群臣[5]，奚能以封为哉？抑越不听吾言，不用吾道，而吾往焉，则是我以义粜也。钧之粜[6]，亦于中国耳，何必于越哉？"

【注释】

①游公尚过：推荐公尚过前往出仕。公尚过：墨子弟子。

②越王：此越王当为勾践灭吴以后即位的越王。

③裂：割。　故吴之地：原吴国的土地。

④意：通"抑"，或许。

⑤比：等同。

⑥钧：通"均"，同样。

【译文】

墨子推荐公尚过到越国做官。公尚过游说越王，越王大喜，对公尚过说："先生如果能使墨子到越国来教导寡人，愿割原吴国的土地五百里封他。"公尚过答应。于是越王为公尚过套车五十辆，到鲁国去迎接墨子。公尚过对墨子说："我用先生的道理去游说越王，越王大喜，对我说：'如果能使墨子到越来教导寡人，愿割原来吴国的土地五百里封他。'"墨子对公尚过说："你看越王的意思如何？或许越王听我的话，用我的道，那我就往越国去，量腹吃饭，量体穿衣，自己与群臣一样，又何必以封地为条件呢？也许越王不听我的话，不用我的道，而我往越国去，那是拿义来出卖啊。同样是出卖，在中原地区就行了，又何必到越国去呢？"

【原文】

子墨子游，魏越曰[①]："既得见四方之君子[②]，则将先语[③]？"子墨子曰："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④]。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憙音湛湎[⑤]，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故曰择务而从事焉。"

子墨子出曹公子而于宋[⑥]，三年而反[⑦]，睹子墨子曰："始吾游于子之门[⑧]，短褐之衣，藜藿之羹[⑨]，朝得之，则夕弗得，祭祀鬼神[⑩]。今而以夫子之教[⑪]，家厚于始也[⑫]。有家厚[⑬]，谨祭祀鬼神。然而人徒多死，六畜不蕃[⑭]，身湛于病，吾未知夫子之道之可用也。"子墨子曰："不然！夫鬼神之所欲于人者多，欲人之处高爵禄则以让贤也，多财则以分贫也。夫鬼神岂唯擢季拑肺之为欲哉[⑮]？今子处高爵禄而不以让贤，一不祥也；多则而不以分贫，二不祥也。今子事鬼神唯祭而已矣，而曰：'病何自至哉？'是犹百门而闭一门焉，曰'盗何从入？'若是而求福于有怪之鬼[⑯]，岂可哉？"

【注释】

①魏越：墨子弟子。

②此句"子"字当为下句首字。

③先语：先说什么。

④择务：选择最重要的事。务：要务。

⑤憙：同"喜"。喜音：爱好声乐。　湛湎（chén miǎn 沉免）：沉迷。湛：通"沉"。

⑥出：俞樾云："'出'当为'士'字之误。"　曹公子：墨子弟子。　而：衍文。

⑦反：通"返"。

⑧游于子之门：来到先生门下学习。游：游学、学习。

⑨藜藿之羹：野菜汤。藜：野菜。藿：豆叶。

⑩祭祀鬼神："祭"字前当有"弗得"二字。

⑪教：俞樾云："乃'故'字之误。"

⑫家厚于始：家比当初富了。

⑬有：王焕镳注："为'以'之音假字"以：因为。

⑭蕃：繁盛、兴旺。

⑮擢季拑肺：孙诒让云："'擢'当为'攫'之讹。"攫(juè 决)：用手取。季：王引之云："'季'盖'黍'字之讹。"黍，可作祭品。拑(qián 钳)：持。肺：周代作为祭品，仪礼有举肺祭肺。

⑯此句"鬼"字当接"于"字后。有：通"又"。

【译文】

墨子出游，弟子魏越问："见到四方的君主时，你先说什么呢？"墨子说："凡到一个国家，必择最重要的事去做。国家昏乱，就教他尚贤、尚同；国家贫穷，就教他节用、节葬；国家喜好声乐沉迷酒色，就教他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就教他尊天、事鬼；国家从事侵夺欺凌，就教他兼爱、非攻。所以要选择重要的事去做。"

墨子让曹公子到宋国去做官，三年后曹公子回来，见到墨子说："当初我到先生的门下求学，穿的是粗布短衣，吃的是野菜汤，早上吃了，晚上就没有了，故不能去祭祀鬼神。现在由于先生的帮助，家比当初富了，也能认真地去祭祀鬼神了。然而家人多有死亡的，六畜也不兴旺，自己又染上疾病，我不知道先生的道术有什么用处。"墨子说："不对！鬼神希望于人的很多，要人们处高位厚禄时要礼让贤才，钱财多时要分给穷人。鬼神岂是贪图那些黍和肺的祭品呢？现在你身处高位享受厚禄而不让贤才，这是一不祥；有很多钱财而不分给穷人，这是二不祥。如今你事奉鬼神只是祭祀而已罢了，还问：'病从哪里来的呢？'这好比一百道门只关一道，还问'盗贼从哪里进来的呢？'如此向神求福又怪神不保佑，怎么可以呢？"

【原文】

鲁祝以一豚祭①，而求百福于鬼神。子墨子闻之曰："是不可，今施人薄而望人厚，则人唯恐其有赐于己也。今以一豚祭，而求百福于鬼神，唯恐其以牛羊祀也②。古者圣王事鬼神，祭而已矣。今以豚祭而求百福，则其富不如其贫也。"

彭轻生子曰③："往者可知，来者不可知。"子墨子曰："籍设而亲在百里之外④，则遇难焉⑤，期以一日也⑥，及之则生，不及则死。今有固车良马于此，又有奴马四隅之轮于此⑦，使子择焉，子将何乘？"对曰："乘良马固车，可以速至。"子墨子曰："焉在矣来⑧！"

【注释】

①祝：负责祭祀的人。　豚(tún 屯)：猪。

②此句"唯"字前当有"鬼神"二字。

③彭轻生子：疑为墨子弟子(孙诒让云)。

④籍：通"藉"，假设。　而亲：你的父母。而，第二人称代词。

⑤则：将要。

⑥期：限期。

⑦奴马：劣马。奴，同"驽"。　四隅之轮：四角有轮的车子。

⑧焉在矣来：应为"焉在不知来"之误。

【译文】

鲁国主祭的祝吏用一只小猪来祭神，想求鬼神降百福。墨子听到后说："这样做不行。如果施给人的很薄而希望人报答丰厚，那么人家就害怕你再施给他了。现在用一只小猪来祭祀，向鬼神求百福，那鬼神也害怕你再拿牛马去祭祀他了。古代圣王事奉鬼神，只是祭祀而已。现在用一只小猪去祭祀而要求百福，那就是富的还不如穷的好。"

彭轻生子说："以往的事可以知道，将来的事不可知道。"墨子说："假设你的父母在百里之外将要遇难，只有一天的限期，赶得到就能活，赶不到就会死，现在这里有坚车和良马，又有劣马和四轮的破车，叫你来选择，你将乘哪一种车呢？"彭轻生子回答说："当然是乘良马坚车，可以快速到达。"墨子说："怎么不可以预知将来呢！"

【原文】

孟山誉王子闾曰[①]："昔白公之祸[②]，执王子闾斧钺钩要[③]，直兵当心[④]，谓之曰：'为王则生，不为王则死。'王子闾曰：'何其侮我也！杀我亲而喜我以楚国[⑤]，我得天下而不义，不为也，又况于楚国乎？'遂而不为[⑥]。王子闾岂不仁哉？"子墨子曰："难则难矣，然而未仁也。若以王为无道，则何故不受而治也？若以白公为不义，何故不受王，诛白公然而反王[⑦]？故曰难则难矣，然而未仁也。"

子墨子使胜绰事项子牛[⑧]。项子牛三侵鲁地，而胜绰三从。子墨子闻之，使高孙子请而退之[⑨]，曰："我使绰也，将以济骄而正嬖也[⑩]。今绰也禄厚而谲夫子[⑪]，夫子三侵鲁，而绰三从，是鼓鞭于马靳也[⑫]。翟闻之：'言义而弗行，是犯明也[⑬]。'绰非弗之知也，禄胜义也。"

【注释】

①孟山：墨子弟子。　王子闾：楚平王之子，名启。

②白公之祸：公元前479年白公在楚作乱，杀令尹子西，劫楚惠王，欲以子闾为王，子闾不从，白公以兵相逼，子闾誓死不从，遂杀之。

③要：古"腰"字。

④直兵：剑矛之类的兵器。

⑤杀我亲：白公作乱，杀子西、子期，二人是王子闾之兄。 喜：通“嬉”，作弄的意思。

⑥遂：终、竟。

⑦受王：接受王位。 然而反王：然后把王位归还楚惠王。 反：通“返”。

⑧胜绰：墨子弟子。 项子牛：齐将。

⑨高孙子：墨子弟子。 请而退之：请项子牛辞退胜绰。

⑩济：止。 正：纠正。 襞：同“僻”。

⑪谲：欺诈，不以正道相交。 夫子：指项子牛。

⑫马靳：马当胸的皮带。要马往前走，反而用鞭击其胸部，这是适得其反的举动。

⑬犯明：明知故犯。

【译文】

孟山赞扬楚国的王子闾，说：“从前楚国白公作乱，劫持王子闾，拿着斧钺钩住他的腰，剑矛顶住他的胸口，对他说：‘你做王就活，不做王就死。’王子闾说：‘怎么这样侮辱我！杀了我的亲人还拿楚国来作弄我，即使给我天下，如果是不义的，我也不会要，何况一个楚国呢？’结果还是不当楚王。王子闾难道不是一个仁人吗？”墨子说：“是很难为他了，但还不算是仁。如果认为楚王无道，又为什么不接受王位以治理楚国呢？如果认为白公不义，又为什么不接过王位诛杀白公，然后再把王位还给楚王呢？所以说难是很难的了，但还不算是仁。”

墨子派胜绰去辅佐齐将项子牛。项子牛多次侵夺鲁国的土地，而胜绰每次都跟随。墨子知道后，派高孙子前去请项子牛辞退胜绰，说：“我派胜绰去，是要他制止骄奢纠正邪僻，而今胜绰俸禄厚了欺蒙夫子，夫子多次侵鲁，胜绰多次跟随，我这好比要马前进，却用鞭子去抽马的前胸一样，结果适得其反。我听说这样的道理：‘嘴上说义而不实行，这是明知故犯。’胜绰不是不知道，只是禄位胜过义罢了。”

【原文】

昔者楚人与越人舟战于江，楚人顺流而进，迎流而退[①]，见利而进，见不利则其退难。越人迎流而进，顺流而退，见利而进，见不利则其退速，越人因此若埶[②]，亟败楚人。公输子自鲁南游楚[③]，焉始为舟战之器，作为钩强之备[④]，退者钩之，进者强之，量其钩强之长，而制为之兵，楚之兵节[⑤]，越之兵不节，楚人因此若埶，亟败越人。公输子善其巧，以语子墨子曰："我舟战有钩强，不知子之义亦有钩强乎？"子墨子曰："我义之钩强，贤于子舟战之钩强。我钩强，我钩之以爱，揣之以恭[⑥]。弗钩以爱，则不亲；弗揣以恭，则速狎[⑦]；狎而不亲则速离。故交相爱，交相恭，犹若相利也。今子钩而止人，人亦钩而止子；子强而距人，人亦强而距子，交相钩，交相强，犹若相害也。故我义之钩强，贤子舟战之钩强。"

【注释】

①迎流：逆流。

②若：此。此若连用。埶：今"势"字。下同。

③公输子：即公输盘，鲁国巧匠。

④钩强：即钩镶，下同。《说文解字》徐锴注："古兵有钩有镶，引来曰钩，推去曰镶。"强：通"镶"。下同。

⑤有节：适用。

⑥揣：疑"强"字之误（吴毓江语），即"镶"。下同。　恭：恭敬。

⑦狎（xiá 匣）：轻慢。

【译文】

从前楚人与越人在江上舟战，楚人顺流而进，逆流而退，见战事胜利就前进，见不利后退却很难。越人逆流而进，顺流而退，见战事胜利就前进，见不利后退速度快，越人依靠这个形势，很快打败楚人。公输盘从鲁国南游到楚国，开始制造舟战的器具，造出钩和镶这样的设备。敌船撤退时用钩把它钩住，敌船靠近时用镶把它推开，量好钩和镶的长度，定出船上用的兵器。楚人的兵器适用，越人的兵器不适用，楚人依靠这个形势，很快打败越人。公输盘夸耀自己的机巧，告诉墨子说："我的舟战有钩镶，不知你的义也有钩镶没有？"墨子回答说："我那义的钩镶，胜过你那舟战的钩镶。我的钩镶，我是用爱来作钩，用恭来作镶，不用爱作钩就不亲，不用恭作镶就轻慢，轻慢又不亲很快就会离心离德。所以要交相爱，交相恭，这样才能相利。如今你的钩用来止人，人也会用钩来止你；你的镶用来拒人，人也会用镶来拒你，交相钩，交相镶，这就会相互损害。所以我那义的钩镶，胜过你那舟战的钩镶。"

【原文】

公输子削竹木以为誰①，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公输子自以为至巧。子墨子谓公输子曰："子之为誰也，不如匠之为车辖②，须臾刘三寸之木③，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为功④，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

公输子谓子墨子曰："吾未得见之时⑤，我欲得宋，自我得见之后⑥，予我宋而不义，我不为。"子墨子曰："翟之未得见之时也⑦，子欲得宋，自翟得见子之后，予子宋而不义，子弗为，是我予子宋也。子务为义，翟又将予子天下。"

【注释】

①誰：同"鹊"。下同。

②匠：当从旧本作“翟”，墨子自称其名。车辖：车轴上的销子，可以管住轮子使不脱落。

③刘：王念孙云：“当为‘𠠋’。……俗书‘𠠋’字作‘斵(斫)’，故‘𠠋’字亦作‘𠠋’，形与‘刘’相似，因讹为‘刘’。”

④所为：同“所谓”。　功：“巧”字之误。

⑤之：当为‘子’字之误。

⑥之：“子”字之误。

⑦“之时”的“之”为“子”字之误。

【译文】

公输盘削竹制成鹊，造好后放到空中去飞，三天也掉不下来，公输盘自以为再巧不过了。墨子对公输盘说：“你造的鹊，不如我造的车辖精巧，只需片刻功夫就可以斫三寸的木头，用来载五十石重的东西。因此，所谓巧，利于人就叫做巧，不利于人就叫做拙。”

公输盘对墨子说：“我没有见到你的时候，我想得到宋国，自从我见到你以后，给我宋国如果不义，我是不要的。”墨子说：“我没有见到你的时候，你想得到宋国，自我见到你之后，给你宋国如果不义，你不要，这是我把宋国给你啊，你努力去行义，我还要把天下送给你呢。”

公输第五十

【题解】

本文叙述了墨子止楚攻宋的故事，表现他反对攻伐，扶助弱小的思想。墨子不畏艰辛行十日十夜到达楚国，先以理说服公输盘、楚王，从道义上指出他们的不义，迫使公输盘“服”，楚王称“善”，接着与公输盘较量实力，挫败公输盘阴谋，积极帮助宋国作好防御准备，从根本上打消他们攻宋的欲望，终于制止了楚王的侵略行径。

这篇文章情节曲折生动，语言质朴，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善于运用生动形象的比喻和对比说明事理，表现了墨子高度的辩论技巧，墨子采用令对方自陷罗网的辩论方法本身，就具有讽刺和鞭挞的力量。

【原文】

公输盘为楚造云梯之械[①]，成，将以攻宋。子墨子闻之，起于齐，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②]，见公输盘。公输盘曰：“夫子何命焉为[③]？”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④]，原藉子杀之[⑤]。”公输盘不说[⑥]。子墨子曰：“请献十金。”公输盘曰：“吾义固不杀人。”子墨子起，再拜曰：“请说之。吾从北方，闻子为梯，将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国有余于地[⑦]，而不足于民，杀所不足，而争所有余，不可谓智。宋无罪而攻之，不可谓仁。知而不争，不可谓忠。争而不得，不可谓强。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⑧]。”公输盘服。子墨子曰：

"然，乎不已乎[9]？"公输盘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子墨子曰："胡不见我于王[10]？"公输盘曰："诺。"

【注释】

①公输盘：人名，姓公输名盘，鲁国人，善制奇巧器械，即传说中的鲁班。"盘"也写作"般"，或"班"。　云梯：攻城时用作攀城的长梯。

②郢：楚国国都，在今湖北江陵。

③何命焉为：有什么见教。

④有侮臣："臣"下脱"者"字。

⑤藉：同"借"。

⑥说（yuè 月）：同"悦"。

⑦荆国：楚国。

⑧知类：懂得类推的道理。

⑨乎：通"胡"。　已：止。

⑩见我：使我见。

【译文】

公输盘为楚国制攻城的云梯，云梯造成，准备攻打宋国。墨子听到这个消息，立即从齐国动身，走了十天十夜到达楚都郢城，来见公输盘。公输盘问道："先生有何见教？"墨子说："北方有人欺侮我，想借你的力量杀他。"公输盘听了不高兴。墨子说："让我献十金作为报酬。"公输盘说："我依据道义从来不乱杀人。"墨子站起身，拜了两拜，说道："请让我谈谈不杀人这个问题。我从北方听说你制造云梯，准备用来攻打宋国。宋国有什么罪过？楚国土地有余而人民不足，杀不足的百姓而去争夺有余的土地，不能说是聪明。宋国没有罪过而要去攻打它，不能说是仁德。明知不智不仁而不去谏阻，不能说是忠君。谏阻而没有结果，不能说坚强。依据道义不杀少数而杀多数，不能说懂得类推的道理。"公输盘认为墨子说的对。墨子说："即然如此，为什么不停止攻宋呢？"公输盘说："不行，我已经答应楚王了。"墨子说："为什么不引荐我去见楚王呢？"公输盘

说："可以。"

【原文】

子墨子见王[①]，曰："今有人于此，舍其文轩[②]，邻有敝舆[③]，而欲窃之；舍其锦绣，邻有短褐[④]，而欲窃之；舍其梁肉[⑤]，邻有糠糟，而欲窃之。此为何若人？"王曰："必为窃疾矣。"子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犹文轩之与敝舆也；荆有云梦[⑥]，犀兕麋鹿满之[⑦]，江汉之鱼鳖鼋鼍为天下富[⑧]，宋所为无雉兔狐狸者也[⑨]，此犹梁肉之与糠糟也；荆有长松、文梓、楩枏[⑩]、豫章[⑪]，宋无长木，此犹锦绣之与短褐也。臣以三事之攻宋也[⑫]，为与此同类，臣见大王之必伤义而不得。"王曰："善哉！虽然，公输盘为我为云梯，必取宋。"

【注释】

①王：孙诒让注："墨子之止攻宋，约当在宋昭公、楚惠王时。"

②文轩：涂饰文采的有棚的车。

③舆：车。

④褐：粗麻布衣。

⑤梁肉：指精美食物。梁：好的粟。

⑥云梦：古代指洞庭湖、洪泽湖一大片沼泽地，今大都淤积为陆地。

⑦兕(sì 四)：雄性犀牛。

⑧鳖(biē 憋)：俗称甲鱼或团鱼。　鼋(yuán 元)：鳖类。　鼍(tuó 驮)：鳄鱼类，通称猪婆龙，穴居江河岸边，皮可制鼓。

⑨所为：所谓。为：通"谓"。　雉：野鸡。狐狸：王念孙云："作鲋鱼是也……若狐狸，则与鱼鳖鼋鼍不相应。"鲋鱼：鲫鱼。

⑩楩(pián 骈)：黄楩木。　枏(nán 楠)：同"楠"。

⑪豫章:樟树。

⑫臣以三事之攻宋也:顾千里注:"疑当云'臣以王之事攻宋也'。"三,为"王"字之误。

【译文】

墨子见楚王,说道:"现在有这样一个人,舍弃他饰有文采的车不坐,邻居有辆破车他却想把它偷来;舍弃他锦绣衣服不穿,邻居有件粗麻布短衣他却想把它偷来;舍弃他精美的饭菜不吃,邻居有糟糠他却想把它偷来,这是个怎样的人呢?"楚王说:"这人一定患有偷窃病。"墨子说:"楚国的土地,方圆五千里,宋国的土地,方圆五百里,这好比彩车与破车相比;楚国有云梦这样的大湖泽,犀牛、麋鹿布满其间,长江、汉水的鱼鳖鼋鼍,是天下闻名的财富,宋国,是所谓连野鸡、兔子、鲫鱼也没有的地方,这好比美食与糟糠相比;楚国有高大的松木、纹理细密的梓木,还有黄楩木、楠木、樟木,而宋国却没有大树,这又好比锦缎衣服与粗麻衣服相比。我认为楚王去攻打宋国,与这个人犯同样的毛病,我预料大王必定损害道义而不得好结果。"楚王说:"你讲得很好!虽然如此,公输盘已替我造好了云梯,我一定要攻打宋国。"

【原文】

于是见公输盘,子墨子解带为城①,以牒为械②,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③,子墨子九距之④,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⑤。公输盘诎⑥,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问其故,子墨子曰:"公输子之意,不过欲杀臣。杀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⑦。虽杀臣,不能绝也。"楚

王曰："善哉！吾请无攻宋矣。"

子墨子归，过宋，天雨，庇其闾中[8]，守闾者不内也[9]。故曰："治于神者，众人不知其功[10]，争于明者，众人知之。"

【注释】

①带：衣带。 城：城墙。

②牒(dié 迭)：木片。

③机变：机巧变化。

④距：通"拒"。

⑤圉(yù 玉)：通"御"，下同。

⑥诎(qū 屈)：同"屈"，无计可施。

⑦寇：入侵。

⑧庇：避雨。 闾：闾门，里门。

⑨内：同"纳"。守门人不让墨子进门，因此时楚将伐宋，宋已知道，墨子经过时，守门人不认识他，恐其是间谍，故不放他进去。

⑩治于神者：是说墨子救宋，不曾告人，只有神知道。

【译文】

于是楚王召公输盘。墨子解下衣带当作城墙，用木片当作守城的器械，公输盘多次设下攻城的机变，墨子多次阻挡了他的进攻。公输盘攻城的器械用尽，墨子的守御措施绰绰有余，公输盘无计可施，他说："我知道用什么办法对付你了，我不说。"墨子也说："我知道你用什么办法对付我了，我不说。"楚王问他们缘故。墨子说："公输先生的意思，不过想杀掉我。杀掉我，宋国没有人能够防守了，就可以攻打它了。然而我的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经拿着我的守城器械，在宋城上等待楚国的入侵。即使杀了我，也不能阻止他们的抵抗。"楚王说："好吧，我不再攻打宋国了。"

墨子回齐，经过宋国，天下雨，他到里门去避雨，守门人不放他进去。故墨子感叹地说道："我救了宋国，只有神知道，众人不知道我的功劳，争在明处的，众人都知道。"

卷十四

备城门第五十二

【题解】

与《孙子兵法》几乎同时的墨子军事思想，集中于墨子城守十一篇著作中，《备城门》是其中的首篇。本篇以墨子回答弟子提问的方式，阐明了墨子城门备战的各种方式与相应的人员组织和战具的配置，从城池的建制、战术的运用，到各种战具的规格尺寸等都作了详细的介绍。如为防敌人用火箭射烧城门，墨子提出在城门上凿孔置门丁（以防火箭附着），门上涂以厚泥，准备好盛水麻斗、革盆，泼水以灭火。守备人数“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城下楼卒一步一人，城大小以此率之”，人员的组织“城上十人一什长，属一吏士，一帛尉”。至于守城设施械具有楼、堞、暗沟、闺门、隧道及弩、椎、梃、藉车、沉机等等，而且每项战具都规定了尺码，甚至生活必需品如井、灶、米、薪等的供给全都作了考虑。总之，《备城门》既体现墨子“兼爱”、“非攻”的思想，同时又表现了墨子备战御敌、克敌制胜的胆略与才智。在两千多年前，在兼并战争十分激烈的战国时代，墨子既反对非正义的战争，同时又指出加强自身防御能力的重要性，这一光辉的军事思想，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

《备城门》等篇，“皆兵家之言，其文古奥”，错简、脱漏较多，版本及注家理解不尽相同，内容系墨家弟子及后学所记，文中多有重复，有些学术见解值得探讨。

【原文】

禽滑釐问于子墨子曰①：“由圣人之言，凤鸟之不出②，

诸侯畔殷周之国[3]，甲兵方起于天下，大攻小，强执弱，吾欲守小国，为之奈何？”子墨子曰：“何攻之守？”禽滑釐对曰：“今之世常所以攻者：临、钩、冲、梯、堙、水、穴、突、空洞、蚁傅、轒辒、轩车[4]，敢问守此十二者奈何[5]？”子墨子曰：“我城池修，守器具，推粟足[6]，上下相亲，又得四邻诸侯之救，此所以持也。且守者虽善[7]，则犹若不可以守也[8]。若君用之守者，又必能乎守者，不能而君用之，则犹若不可以守也。然则守者必善而君尊用之[9]，然后可以守也。

【注释】

①禽滑(gǔ 古)釐：墨子的弟子，魏国人。

②凤鸟之不出：《说文》：“凤，神鸟也，……见则天下安定……凤飞，群鸟从以万数。”人们以凤喻受命于天的圣王天子。传说周文王时，“凤鸣岐山”，象征西周一代事业的开端。不出：指瑞祥不显。

③殷周之国：孙诒让：“此盖通称王国为殷周之国。”岑仲勉注：“殷，王也，殷周犹云王周，正言之曰周王。”

④以上讲十二种攻城之法，分释如下：

临：孙诒让云：“临乃水陆攻守诸械，以高临下之通名。”《通典》一六〇攻城战具云：“于城外起土为山，乘城而上，古谓之土山……，土山即孙子所谓距闉（同“堙”）也。”筑土为山以窥望城内，谓之距堙。临的要点在筑土为山。

钩：指用钩钩着城壁，援引而上，其用与梯同，故又称“钩梯”。《六韬·军用篇》有飞钩长八寸，钩芒长四寸。

冲：《诗经·大雅·皇矣》：“与尔临冲，以伐崇墉”，毛传：“冲，冲车也。”孔颖达正义：“冲者，从旁冲突之称。”高诱《淮南子》注：“冲车，大铁著其辕端，马被甲，车被兵，所以冲于敌城也。”

梯：即云梯。《通典》一六〇攻城战具云：“以大木为床，下置六轮，上立双牙，牙有栝(guá 括)梯，长丈二尺，有四桄，相去三尺，势微曲递互相栝，飞于云间，以窥城中。有上城梯，首冠双辘轳，抗城而上，谓之飞云梯。”

堙(yīn 因)：堵塞。填塞池壕才可以靠近城根。

水：即决水淹敌。

穴：即隧攻之法，挖地洞。

突：即猝攻之法，出人不意突然冲到城下。

空洞：近似于穴城之法。

蚁傅：蚁，比喻众多。傅即"附"。以密集兵力冲城、爬城。

轒辒：《通典》："攻城战具，作四轮车，上以绳为脊，生牛皮蒙之，下可藏十人，填隍推之，直抵城下，可以攻掘，金、火、木、石所不能败，谓之轒辒车。"轒辒车有很大的破坏力，好似古代的坦克。

轩车：孙诒让注："《左传·宣公十五年》传云：'登诸楼车'……此轩车疑即楼车。"《通典》一六〇攻城战具云："以八轮车上树高竿，竿上安辘轳，以绳挽板屋此竿首，以窥城中。板屋方四尺，高五尺，有十二孔，四面别布车，可进退，圜（环）城而行，于营中远视，亦谓巢车。"马瑞辰云："《六韬·军用篇》飞楼，盖即墨子之轩车，《左传》之巢车。"

⑤守此十二者：对这十二种攻城法怎样来防守。

⑥推：孙诒让注："当为'樵'之误。"樵：指柴薪。

⑦此句卢文弨校注："下当有'而君不用之'五字。"

⑧犹若：仍然，还是。

⑨尊：通"遵"。

【译文】

禽滑釐请教墨子说："圣人说过，凤鸟出仪，鸣于岐山，是国家祥瑞之兆。如今凤鸟不出，各地诸侯反叛周王之国，战火正在天下兴起，大国攻小国，强国吞弱国，我要想守住小国，对此应当怎么办？"墨子反问道："当今用什么方法攻城？"禽滑釐答道："当今常用的攻城方法有：筑土为山，以高临下窥望城中；用飞钩钩着城壁援引而上；用冲车冲入敌城；架云梯攀上城楼；或填塞护城河、决水淹城；挖隧道、空洞攻城；或采取出其不意的突然进攻；或采用密集兵力强行攻打；或制作不怕金、木、火、石的轒辒车直抵城下；或架楼车环城而行临城观阵。请问，如果用这十二种方法攻城，又如何防守呢？"墨子说："我把城池修好，守具俱备，柴草粮食充足，上下亲密团结，又得到四邻诸侯的救援，就是守城的办法。可是守城者虽然能干，如果国君不用他，那么城仍然不能守住。只有国君所用的

人，确具防守的才干，城才能守住；不具防守才干国君却用他，那么，城仍然守不住。如此说来，守城者一定要能干而国君又能尊重、信任他，这样，城才能守住。

【原文】

凡守围城之法①，厚以高②，壕池深以广，楼撕揗③，守备缮利，薪食足以支三月以上，人众以选，吏民和，大臣有功劳于上者多，主信以义④，万民乐之无穷。不然，父母坟墓在焉；不然，山林草泽之饶足利；不然，地形之难攻而易守也；不然，则有深怨于适而有大功于上⑤；不然则赏明可信而罚严足畏也。此十四者具，则民亦不宜上矣⑥。然后城可守。十四者无一，则虽善者不能守矣。

【注释】

①围："圉（yǔ 雨）"字之误孙诒让注。圉，通"御"。

②以：义同"而"，下句同。

③撕：即后文的"磨𧜟"。孙诒让注："撕当为㮰。后文高磨𧜟，'𧜟'亦即㮰之误。"《广雅·释诂》："磨㮰，即栏槛也。"揗：洪颐煊云："揗当作楯。"孙诒让注："楯，揗并当为脩，古'脩''循'二字形近，多互讹，脩讹为循，又讹为揗。此即上文城池修之义。"

④信：诚信。

⑤适：通"敌"。墨子文中"适""敌"通用，以下各篇同。

⑥宜：岑仲勉注："余按'宜''疑'今音相同，古音亦甚相近，下不疑上即上下相得，故能守。"

【译文】

凡想守御城池，要遵循以下原则：城墙厚而且高；护城河深而且宽；城楼遮栏要修好；守备的战具修缮一新以利使用；柴草粮食

足以支撑三个月以上；有众多的人口才能选出精壮的守城之士；官民和睦；多数大臣对君主有功劳；君主诚信而重义，万民乐于为守城战斗到底。要不就是守城军民的祖坟在这里；要不就是山川富饶军民愿为之死战；要不就是地形难攻而易守；要不就是军民对敌人有深仇而对君主有大功；要不就是君主赏罚分明足以服众。这十四条具备，那么民众对君主就会深信不疑，然后城就可以守了。如果这十四条没有一条存在，那么即使是有才干的人也不能守住城。

【原文】

故凡守城之法，备城门为县门①，沈机②，长二丈，广八尺，为之两相如③；门扇数令相接三寸④，施土扇上，无过二寸。堑中深丈五⑤，广比扇，堑长以力为度⑥，堑之末为之县⑦，可容一人所。客至⑧，诸门户皆令凿而慕孔⑨。孔之⑩。各为二幕二⑪，一凿而系绳，长四尺，城四面四隅⑫，皆为高磨𢋈⑬，使重室子居亓上⑭，候适⑮，视亓能状⑯，与亓进左右所移处，失候斩。

【注释】

①县：同"悬"。《太白阴经》云："县门，悬木版以为重门。"《左传·襄公十年》"围偪阳，偪阳人启门，诸侯之士门焉，县门发。"孔颖达疏云："县门者，编版广长如门，施关机，以县门上，有寇则发机而下之。"

②沉：下。　机：机关。

③为之两相如：孙诒让注："谓门左右两扇同度。"

④数：毕沅注："数同促。"数令相接三寸：即促使两门编版相交接处重叠三寸，使之无缝。

⑤堑：壕沟。

⑥广比扇：即堑的宽度与门扇的宽度相等。按：每一扇门宽八尺，两扇当为十六尺，此即堑的宽度。　力：指人力。

⑦为之县：负责悬门的人所在的位置，故下文曰："可容一人所。"

⑧客至：谓敌人至城下。《礼记·月令》孔颖达疏云："起兵伐人者谓之客，敌来御捍者谓之主。"

⑨凿：指凿孔。慕：孙诒让云："'慕''幕'并当作'幂'(mí 密)"《广雅·释诂》："幂，覆也。"此句意思是门上凿数孔，用物将孔洞蒙盖，使外不得见，敌人到来可从孔洞中出强弩射之。

⑩孔之：苏时学云："孔字疑误重。""之"字当接前一句的"孔"字后。

⑪二幕二：后一个"二"字为衍文。幕：当作'幂'，覆盖。

⑫隅：两墙交接处称隅。四隅，即城的四角。

⑬高磨㯓：俞樾云："疑'高'下脱'楼'字，本云皆为高楼磨㯓。"磨㯓：见本文第二段注释③。

⑭重室子：王引之注："重室子，谓贵家子也。"亓：古"其"字，各篇亓皆同此。

⑮候适：等待敌人。

⑯能：即"态"字，《说文》："态，或从人。"能状：指动态。

【译文】

凡守城的方法，是把城门安装成悬门，并安上可控制其升降的机关，悬门高二丈，宽八尺，设两扇宽长相等的门；两扇之间使相交接处重合三寸，门上涂上泥巴以防火攻，泥厚二寸。挖壕沟深一丈五尺，宽与两扇悬门之宽相等，壕沟的长度依自己人力而定，壕沟的顶端为控制悬门升降之处，可容纳一人住守。敌人到来时，可通过门扇上所凿的孔观察敌人。门上各凿两孔并用物遮盖，一孔系上绳子，绳长四尺，以控制悬门。城上四面四角，皆置高楼栏槛，令贵家子弟居守，等候敌人，观察敌人的动态，随敌人进攻的方位而移动，失职者斩首。

【原文】

敌人为穴而来①，我亟使穴师选本②，迎而穴之，为之且内弩以应之③。

民室杵木瓦石[4]，可以盖城之备者[5]，尽上之。不从令者斩。

昔筑[6]，七尺一居属[7]，五步一垒[8]，五筑有锑[9]。长斧，柄长八尺。十步一长镰[10]，柄长八尺。十步一斗[11]，长椎，柄长六尺，头长尺[12]，斧亓两端[13]。三步一大铤[14]，前长尺，蚤长五寸[15]。两铤交之置如平，不如平不利[16]，兑亓两末[17]。穴队若冲队[18]，必审如攻队之广狭[19]，而令邪穿亓穴[20]，令亓广必夷客队[21]。

【注释】

①为穴：挖隧道。穴：即穴攻之法。

②亟(jí 急)：急。穴师：指精于挖隧道的工师。　选本：王念孙注："当为'选士'，隶书'士'或作'杢'，因讹而为'本'。"

③且：当为"具"。具：准备。内弩：短弩。

④杵："材"字之误。

⑤盖：王引之注："当为'益'……言民室之材木瓦石，可以益守城之备也。"益：增加。

⑥昔筑：毕沅注："当云'皆筑'。"筑：《左传・宣公十一年》孔颖达疏云："筑，是筑土之杵。"杵，是筑墙舂土的工具。

⑦居属：孙诒让云："当为锄。"筑城的锄一类的工具。

⑧步：古代一步约为六尺，相当于今二步。垒：岑仲勉注："垒亦作蔂，盛土之笼，与锄相依为用者。"

⑨锑：古代无金属锑这个词。孙诒让注："疑当作'夷'，锑即夷也。……《管子・小匡篇》云'恶金以铸斤斧夷锯欘'，尹知章注云"夷，锄类也'。"

⑩镰：《说文》金部云："镰，锲也。"为镰刀一类的工具。

⑪斗(dòu)：该字繁写体为鬭。毕沅云："当为斲。"《说文》斤部云："斲，斫也。"斫(zhuó 着)，此指似刀斧一类的武器。

⑫头长尺：指椎首长一尺。

⑬斧亓两端：孙诒让云："椎既有首，又斧其两端，义颇难通。……疑'斧'

当为'兑'。"兑,同"锐"。因椎为尖形,不可能"锐其两端",故疑"两"为衍文。

⑭铤:《杨子方言》云:"吴杨江淮南楚之间谓之鏣,或谓之铤,可谓之钑。"铤为古兵器中的一种。铤末似爪。

⑮蚤:通"爪"。

⑯不如平不利:"不如平"当作"如不平"。

⑰兑:同"锐"。

⑱队:通"隧",指隧道。

⑲如:孙诒让注:"当为'知'。"知:了解。

⑳邪:通"斜"。

㉑夷:削平,踏平。 客:敌人。

【译文】

敌人挖隧道来攻城,我急命工师精选士卒,也用挖隧道的方法来迎战敌人。为此准备了短弓以对付敌人。

老百姓房子的木材、瓦石,可用来增加城防的战备,需要时全都用上,不服从命令者斩首。

城上要准备筑土的杵,每隔七尺置一锄,每五步置一盛土的笼,五个杵还要备有铲、锄之类的工具。置长斧,柄长八尺。十步置一长镰,柄长八尺。十步置一砍刀,还置长椎,柄长六尺,椎头长一尺,尖端要锋锐。三步置一大铤,铤的前端长一尺,细爪似的顶端长五寸。两铤相交置平,如果不平不利于使用,两端都要锋利。如果用隧道之法抵御敌人的隧道进攻,必须要审察敌方隧道的宽窄,使所开的隧道斜穿敌人的隧道,这样,就一定能夷平敌人的隧道。

【原文】

疏束树木,令足以为柴抟①,毋前面树②,长丈七尺一以为外面,以柴抟从横施之③,外面以强涂④,毋令土漏。令亓广厚,以任三丈五尺之城以上。以柴木土稍杜之⑤,以急为故⑥。前面之长短,豫蚤接之⑦,令能任涂,足以为堞⑧,善

涂亓外，令毋可烧拔也。

【注释】

①柴抟（tuán 团）：《礼记·月令》郑注："大者可析谓之薪，小者令束谓之柴。"捆束起来的柴叫柴抟。

②毋：古"贯"字。 树：据文意，该字应放下句前。

③从：同"纵"。

④强涂：以坚韧之土涂抹于柴草的外面，以防火攻起火。

⑤杜：闭。即填塞之意。

⑥急：岑仲勉注："坚也。"

⑦豫：同"预"，预先。

⑧土堞（dié 蝶）：城上的女墙，如齿状。

【译文】

把柴木捆成柴抟堆放，把柴抟的两端理整齐，选择长一丈七尺的树放在外面，然后把捆好柴抟纵横堆放，外面涂上粘韧的泥土，要使其不落，柴抟的宽度和厚度，足可为三丈五尺高的城的屏障。再用柴、木、土逐渐填实，以坚为好。前面的长短，要预先理整齐，使其能够涂抹泥土，足以充城堞之用，把表面涂抹好，使敌人不能烧毁或拔掉。

【原文】

大城丈五为闺门①，广四尺。

为郭门②，郭门在外，为衡③，以两木当门，凿亓木维敷上堞④。

为斩县梁⑤，聆穿⑥，断城以挀桥，邪穿外，以板次之⑦，倚杀如城报⑧。城内有傅壤⑨，因以内壤为外。凿亓间，深丈五尺，室以樵⑩，可烧之以待适。

令耳属城[11]，为再重楼。下凿城外堞内深丈五，广丈二。楼若令耳，皆令有力者主敌，善射者主发，佐皆广矢[12]。

【注释】

①闺门：指城中小门。

②郭门：外城之门。

③衡：孙诒让云："盖横木以敷（音杜）门。"衡即今天所说的门杠，故下文说"以两木当（dǎng 挡）门。"

④维敷：维，指绳索之类。敷：同"傅"，下同，系住的意思。

⑤斩：同"堑"。 县梁：跨于沟堑两岸的板桥。县：同"悬"。

⑥軨：同"令"。令穿：使悬梁从城门洞向外斜出。

⑦以板次之：岑仲勉注："板桥长未达地，则再以板接之。"

⑧倚杀如城报：孙诒让注："倚杀，犹言邪（斜）杀。……'报'当为'埶'（势），言板桥邪杀为之。如城之形埶也。"

⑨壤：苏时学注："皆'堞'字之误。"下句同。

⑩室：通"窒"。《尔雅·释言》云："窒，塞也。"

⑪此节岑仲勉云："语多难解。"令耳：岑仲勉认为是楼的名称。 再：二层。 属城：指附城，城分内外两层，有内堞与外堞之分。

⑫佐皆广矢：孙诒让注："疑当作'佐以厉矢'。"

【译文】

在大城中应有一丈五尺高、宽四尺的闺门。

在大城外建郭门，郭门用两棵木头作门杠抵门，在门杠上凿孔用绳子系上并将绳子上接于城上的女墙上。

在堑壕上悬板桥，令其横跨堑壕，板桥从城门洞向外斜伸，如果板桥的长未能达堑壕的彼岸，可用木板接上，板桥的斜度依城墙的形势而定。城上设内外如齿状的女墙。必要时退守下来以内墙当外墙抵御敌人。两女墙之间凿通，深一丈五尺，木柴填塞，如敌人进攻可燃烧木柴御敌。

在附城上建令耳楼，为两层，下凿城外堞深一丈五，宽一丈二。令耳楼要派身强力壮的士兵负责对付敌人，善射箭的士兵负责射

箭，要供给厉矢。

【原文】

治裾诸[1]，延堞[2]，高六尺，部广四尺[3]，皆为兵弩简格[4]。

转射机[5]，机长六尺，狸一尺[6]。两材合而为之辒[7]，辒长二尺，中凿夫之为道臂[8]，臂长至桓[9]。二十步一，令善射之者佐[10]，一人皆勿离[11]。

城上百步一楼，楼四植[12]，植皆为通舄[13]，下高丈，上九尺，广、丧各丈六尺[14]，皆为宁[15]。三十步一突[16]，九尺，广十尺，高八尺，凿广三尺，表二尺[17]，为宁。

城上为攒火[18]，夫长以城高下为度[19]，置火亓末。

【注释】

①裾诸：孙诒让注："黄绍其云：'裾当为椐之讹'。……盖皆以柴木交互为藩杝也。'诸'当为'者'之假字。"

②延堞：与城堞相连。

③部：孙诒让注："谓城堞间守者所居立之分域。……盖亦一堞为一部也。"

④简格：毕沅注："简同阑。"岑仲勉注："阑、格之义同为'阻'。"此为把守之义。

⑤转射机：发射箭矢的机械装置。

⑥狸：通"薶"。薶，"埋"的古字。

⑦辒：孙诒让云："似皆以重材为镇压杜塞之用，故以车轮等为之，其字盖当作'輓'。"輓：大车的后压。

⑧夫：岑仲勉注："实'肤'之假借，肤、夫同音，暴露于外者为'肤'。"在露出地面的一半处凿孔，以便插入通臂。道臂：孙诒让疑此当作"通臂"。

⑨桓："垣"字之误。

⑩令善射之者佐：应为“令善射者佐之。”

⑪孙诒让云：“‘一人’下有脱字，下文说藉幕云‘令一人下士之勿离’。”

⑫四植：孙注：“四植犹言四楹也。”楹：堂前的柱子，此泛指柱子。

⑬舄（xì 系）：通“碣（xì），”柱石。

⑭丧：王念孙云：“当为‘袤’，《广雅》“袤，长也。”

⑮皆为宁：岑仲勉注：“古代‘文’、‘宁’两字写法相近，‘文’、‘门’古音甚相近，……我敢信‘皆为宁’实‘皆为文’之误，读法则应曰‘皆为门’。”

⑯突：岑仲勉认为：“本节之‘突’实‘穴’讹。”，据上下文意应指城中的洞道，可以相互连通。

⑰表：当为“袤”字之误。

⑱攒火：守城方法之一，用长柄系火把从城上投向敌人，故其持柄之长，须视城之高下。

⑲夫：指火把的柄。

【译文】

用竹柴编成藩篱，与城堞相接，城堞高六尺，宽四尺，皆用兵弩把守。

发箭用的转射机，机长六尺，埋一尺于地。用两根重木像大车后辕那样压住机身，长二尺，在转射机露出地面一半处凿孔，以木作通臂穿入孔中，通臂的长度直抵城墙，以稳固发射机。命令善于发射的士兵在旁协助，一个也不许擅离岗位。

城上每隔百步置一楼，楼四角用四根楹柱，楹柱下有柱石，楼下层高一丈，上层高九尺，宽和长各一丈六，均有门。城中三十步一个洞道，洞道长九尺，宽十尺，高八尺，凿宽三尺，长二尺的门。

城上积火把，系火把的柄长以城的高下为度，火把置于柄的顶端。

【原文】

城上九尺一弩、一戟、一椎、一斧、一艾①，皆积参石②，蒺藜③。

渠长丈六尺[④]，夫长丈二尺[⑤]，臂长六尺，亓狸者三尺[⑥]，树渠毋傅堞五寸。

藉莫长八尺[⑦]，广七尺，亓木也广五尺[⑧]，中藉苴为之桥[⑨]，索亓端。适攻，令一人下上之，勿离。

城上二十步一藉车[⑩]，当队者不用此数[⑪]。

城上三十步一沓灶[⑫]。

【注释】

①艾：通“刈”，割刀一类的兵器。

②参石：洪颐煊云：“当是‘絫石’之讹，絫石即礧（léi 雷）石。”礧石，又作礌石，古代作战时从高处往下推的石头。

③蒺藜：一种低矮而带刺的植物，刺能伤人。军事家们仿此用铁做成铁蒺藜（即铁丝网）以阻挡敌人进攻。墨子文中有时写作“疾犂”，有时写作“蒺蒺”。

④渠：孙诒让注：“此渠乃守械，以金木为之。”王引之根据墨子本篇及其它篇校注：“‘渠长丈六尺’当作‘渠长丈五尺，广丈六尺’。”

⑤夫：同“肤”。指渠露出地面的部分。

⑥狸：通“埋”。

⑦藉莫：莫，通“幕”。岑仲勉云：“藉幕即遮幕。”遮幕，就是帷幕。《说文》：“惟在上曰幕。”《通典·兵守拒法》云：“布幔（即帷幔）复布为之，以弱竿（小竹竿）县于女墙八尺，折抛瓦之势，则矢石不复及墙。”

⑧木：指张开遮幕的木架。

⑨藉苴：孙诒站注：“苴当为‘莫’。”籍苴，就是藉幕。中藉幕.在遮幕的木架的中部。桥：古人称牵扯上下的工具为桥。

⑩藉车：不详，似为守城的一种车。

⑪当队者：面对敌人进攻的地方。

⑫沓灶：即行灶，做饭用的灶。：毕沅注：“唐宋字书无‘沓’字，《备城门》作‘聋’，疑皆‘垄’字。”

【译文】

城上每隔九尺置一弩、一戟、一椎、一斧、一刀等兵器，聚集礌

石、蒺藜以击伤敌人。

渠这种器械长一丈五尺，宽一丈六尺，渠臂长六尺，埋入地下三尺，露出地面一丈二尺，立渠的时候，不要靠近城上女墙，渠与女墙之间要距离五寸。

城上设遮幕以挡矢石，遮幕长八尺，宽七尺，用木架支撑，木架宽五尺，在遮幕架子的中部用绳上下牵引，引绳连着两端。敌人进攻时，派一人上下牵动以防敌人矢石，这个人不能擅自离开岗位。

城上每二十步置一藉车，面对敌人进攻的地方，不受二十步的限制。

城上三十步设一行灶。

【原文】

持水者必以布麻斗①、革盆②、十步一。柄长八尺③，斗大容二斗以上到三斗。敝裕④、新布长六尺，中拙⑤柄，长丈，十步一，必以大绳为箭⑥。

城上十步一鈂⑦。

水瓶⑧，容三石以上，小大相杂。盆、蠡各二财⑨。

为卒干饭，人二斗，以备阴雨，面使积燥处⑩。令使守为城内堞外行乡⑪。

【注释】

①布麻斗：用来盛水的工具。孙诒让注："盖以布为器，加以油漆，可以挹水者。'斗'即'枓(dǒu 陡)'之借字，《说文》木部云'枓，勺也'。"

②革盆：一种用皮革做的盛水用具。

③柄长：指斗柄长。

④敝裕：敝，旧。裕，孙诒让云："裕，疑'绤'字之误。"绤(xì 细)：粗葛布。

⑤拙：通"诎(qu 曲)"，弯曲。

⑥为箭：不详。岑仲勉注："殆缝缀之义。"

⑦钪:《说文》:"钪,臿属。"臿(chā),锹,掘土的工具。

⑧甀:同"缶",《说文》:"缶,瓦器也。"

⑨蠡(lí 离):孙诒让注:"蠡,当即后文奚蠡。"奚蠡,岑仲勉注:"即瓠(hù)瓢,汲水供饮之具。" 财:苏时学云:"'财'当为'具'。"

⑩面:苏时学注:"当作'而'。"

⑪城内堞外:指内堞之外。上文说到城堞分内堞和外堞。

【译文】

盛水的用具,是用漆漆过的麻布做成的斗杓和用皮革做成的盆,一步一个。斗柄长八尺,斗杓的大小可容水二斗到三斗。用六尺旧麻布或六尺新布做斗杓,中部弯曲,柄长一丈,十步一个,一定要用大绳子把它缝连起来。

城上十步一把锹。

盛水的水缸,要能容三石以上的水,大小放置一起,革盆、瓠瓢各两具。

为士卒准备好干粮,每人二斗,防备阴雨天,当堆放于干燥之处。让守城士卒在城上外堞处就歺。

【原文】

置器备,杀沙砾铁[①],皆为坏斗[②]。令陶者为薄甀[③],大容一斗以上至二斗,即用取,三祕合束[④]。

坚为斗城上隔[⑤]。栈高丈二[⑥],剡亓一末[⑦]。

为闺门,闺门两扇,令可以各自闭也[⑧]。

救闉池者[⑨],以火与争,鼓橐[⑩],冯埴外内[⑪],以柴为燔[⑫]。

灵丁[⑬],三丈一,火耳施之[⑭]。十步一人,居柴内弩[⑮],弩半[⑯],为狗犀者环之[⑰],墙七步而一[⑱]。

【注释】

①杀：通"撒"。 砾(lì 厉)：小石块，碎石。 铁：指铁屑。

②坏斗：《说文》："坏，一曰土未烧。"岑仲勉认为是"粗烧的瓦斗。"

③瓴：指盛水用的陶器水缸之类。

④三祕：孙诒让注："'三秘'无义。"不详。 合束：用绳索捆束使之坚固。

⑤斗：孙诒让云："斗，疑'弋'之误。"弋(yì 义)：岑仲勉注："弋犹缴，绕也。"坚为弋，即缠紧固。 隔：放一定的位置。

⑥栈：孙诒让注："栈，交木为之，不当剡末，此疑当为'杙'，杙亦即弋也。"，小木桩。

⑦剡(yǎn 掩)：削尖。

⑧各自闭：指闭一开一。

⑨闉(yīn 因)：古代瓮城的门。 池：指护城河。

⑩橐(tuó 驮)：本指一种口袋，此为鼓风用的风箱。《文选》注："橐，冶铸者用以吹火使炎炽。"

⑪冯埴：冯(píng 凭)，通"陪"，冯陪古声相近。埴：孙诒让云："当为垣，形近而误。"陪垣，指女墙(城堞)之外矮墙。

⑫燔：通"藩"。

⑬灵丁：岑仲勉注："其实乃瓴甋之音转"。《广韻》："瓴甋似罂有耳。"罂(yīng 英)，一种小口大肚的瓶子。

⑭火耳：孙诒让注："疑当作'犬牙'。"

⑮居：通"积"。 内：同"纳"。 弩：岑仲勉注："应改作'帑'，公家贮物之所。"

⑯弩半：孙云："弩，疑当作'柴'。"。

⑰狗犀：墨文中"屍"一作"犀"，"屍""尸"相通。岑仲勉注："狗犀即狗屍。""今考狗屍实绳类，备束缚之用，以茅纽成。"

⑱此句有脱文，不可解。

【译文】

城上放置器具，撒沙石铁屑，全用粗制的瓦缸装，叫烧陶的人烧薄些，大的能容一斗至二斗，以利随时取用，用绳索合围捆束。

缠紧固，放在一定的位置上，置木桩，高一丈二，将其顶端削尖。

城中建小门，小门的两扇门，开一扇闭一扇。

解救城门及护城河的办法，是用火熏，拉起风箱使火势增大，在女墙内外，用柴草作藩篱，以阻挡敌人的进攻。

置放小口大肚的瓶子，三丈一个，犬牙交错放置。十步配一人，积柴薪纳于库中，用茅草纽成绳将柴捆束堆放。

【原文】

救车火①，为烟矢射火城门上②，凿扇上为栈③，涂之，持水麻斗、革盆救之。门扇薄植④，皆凿半尺，一寸一涿弋⑤，弋长二寸，见一寸⑥，相去七寸，厚涂之以备火。城门上所凿以救门火者，各一垂水⑦，火三石以上⑧，小大相杂。

门植关必环锢⑨，以锢金若铁鍱之⑩。门关再重⑪，鍱之以铁，必坚。梳关⑫，关二尺⑬，梳关一苋⑭，封以守印，时令人行貌封⑮，及视关入桓浅深⑯。门者皆无得挟斧、斤、凿、锯、椎。

【注释】

①车火：孙云："此'车火'疑当作'熏火'。"

②烟矢：带火的箭矢。这里指敌人射火攻城。《通典》一六〇攻城战具云："以小瓢盛油冠矢端，射城楼橹板木上，瓢败油散，因烧矢簇，纳簳中射油散处，火立燃，复以油瓠续之，则楼橹尽焚，谓之火箭。"

③栈：孙诒让云："疑当作'杙'与弋同，即下文之涿弋也。"涿，通"椓（zhuó着）"。岑仲勉注："椓弋系尖园状之木（近代宫门、庙门之'门丁'，当即弋之遗制），使敌矢易于滑下也。"

④薄：通"欂"，《说文》："欂，壁柱。"植：抵门的直木，俗称抵门杠。

⑤弋：即椓弋、门丁。

⑥见一寸：岑仲勉云："见一寸者指突出部分之长度，见，见于外也。"

⑦垂：通"甀"，即罂，小口大肚的瓶子。

⑧火：王念孙云："'火'字，义不可通，'火'当作'容'。"

⑨关：门闩。环锢：即稳固。

⑩锢金：岑仲勉云："锢金，余以为借作'固金'。"鍱：用金属包外壳。

⑪再重：双重。

⑫梳关：孙诒让注："疑'梳'并当为'桄'，《说文》木部云'桄，充也，楗距门也。'此桄关，即谓楗，今之木锁是也。"

⑬关：衍文。

⑭莞：毕沅云："'管'字假音。"管：锁。

⑮貌封：看封条的外貌。

⑯桓：两扇门边上的直木。关(即门闩)要横贯两扇门边上的直木而插入两边墙壁中，这样，城门才能关得紧固。

【译文】

解救敌人用火箭射火烧城门的办法，是在城门上凿孔置门丁，涂上厚泥，准备好盛水的斗麻、革盆以便灭火。门扇、壁柱、抵门杠皆凿半尺，每隔一寸置一门丁，丁长二寸，突出部分长一寸，上下两排相距七寸，也要涂上厚泥以防火攻。城门上凿防火用的空墙，各放容水器一具，能容三石以上的水，大小相间。

门闩与门杠必须牢固，用坚固的金属如铁皮等包外面。双重门闩，也用铁皮包住。城门的木锁长二尺，锁关要用一把锁，以守臣的印章封好，经常派人去巡视封条有否变动，并察看门闩插入墙壁的深浅。守门人不准挟带斧、斤、凿、锯、椎等工具，以防内变。

【原文】

城上二步一渠，渠立程①，丈三尺，冠长十丈②，辟长六尺③。二步一苔④，广九尺，袤十二尺⑤。

二步置连梃⑥，长斧、长椎各一物；枪二十枚⑦，周置二步中。

二步一木弩⑧，必射五十步以上。及多为矢，节毋以竹

箭[9],楉[10]、赵[11]、捜[12]、榆[13],可。盖求齐铁夫[14],播以射衙及栊枞[15]。

【注释】

①步:古人一步约等于六尺。立程:孙诒让注:"'程'当为'桯'……立桯,即渠之杠,直立者也。"

②冠:孙云:"冠,盖渠之首。"指渠顶。

③辟:通"臂"。臂:孙云:"其横出木也。"

④荅(dā 搭):岑仲勉注:"荅即笪(tā),系用竹草编织之物,可遮障敌矢。"

⑤袤:长。

⑥连梃:岑仲勉注:"《通典》云:连梃如打禾连枷状,打女墙外上城敌人。"今俗打禾杆,分两节,可以旋转,用力省而打击重,可于爬城敌人相距七、八尺时用之。

⑦枪:古人以两端尖者为枪。

⑧木弩:《通典・守拒法》云:"木弩,以黄连、桑、柘为之,弓长一丈二尺,径七寸,两弰(同梢)三寸。绞车张之,大矢自副,一发声如雷吼,败隧之卒。。"

⑨节:通"即",即使。 毋:通"无"。古以竹箭为佳。如没有竹,也可取他木代用。

⑩楉:木名。

⑪越:孙诒让云:"此'赵'或亦'桃'之讹。"

⑫捜:字书无此字。孙诒让注:"疑当为'樜',形近而误。樜,柘之借字。"柘:木名。

⑬榆:木名。

⑭盖求齐铁夫:孙诒让云:"'盖'当为'益'字,形近而误。'齐'疑当为'赍',同声假借字。铁夫,'夫'亦当为'矢'。"

⑮播:布。分布。衙:毕沅云:"'衙'疑'衝'字。"王念孙云:"'衝,《说文》本作'衝',今作'衙'者,即'衝'之讹。",现简写为"冲"。栊枞:岑仲勉注:"栊枞者用以窥伺之建筑物。"

【译文】

城上每隔二步设一渠,渠的立杠一丈三尺,渠顶长十丈,渠的横臂长六尺。每隔二步设一道挡矢石的遮答,宽九尺,长十二尺。

每隔二步置连梃、长斧、长椎各一物，两头削尖的枪二十枝，遍置于二步之中。

每隔二步设一木弩，射程一定要达到五十步以上。箭矢要多，即使没有竹子做箭矢，楛、桃、柘、榆等木料也行。多备铁矢，用来射敌及窥敌的建筑物四处分布。

【原文】

二步积石，石重千钧以上者①，五百枚。毋百②，以亢疾犁③、壁④，皆可善方⑤。

二步积苙⑥，大一围⑦，长丈，二十枚。

五步一罂⑧，盛水有奚⑨，奚蠡大容一斗。

五步积狗屍五百枚⑩，狗屍长三尺，丧以弟⑪，瓮亓端⑫，坚约弋⑬。

十步积抟。⑭，大二围以上，长八尺者二十枚。

二十五步 灶，灶有铁鐕⑮，容石以上者一⑯，戒以为汤⑰。及持沙，毋下千石。

【注释】

①钧：重量单位，三十斤为一钧。千钧：孙诒让注："此见《坚镡传》注，'千'并作'十'。"城上积石抗敌，应便于抬动，"千"应为"十"字之误。

②毋百：卢文弨云："疑云'毋下百'。"即不少于百块石头。

③亢：《周礼·马质》郑众注："亢，御也。" 疾犁：即蒺藜。

④壁：指壁砖。

⑤善方：好方法。

⑥苙：孙诒让云："'苙'当为'苣'之讹。……盖苣束苇为之，有大小长短之异……积之以备夜战之用。"苣(jì 巨)：通"炬"，火炬。

⑦围：《仪礼·丧服》郑众注云"中人之扼围九寸。"此指火把束围有九寸

粗。

⑧罂(yīng 英):小口大肚的瓶子。

⑨有奚:王念孙云:"'有奚'下当有'蠡'字。下句奚蠡,即承此而言。"奚蠡:瓠瓢。

⑩狗屍:岑仲勉注:"今考狗屍实绳类,备束缚之用,以茅纽成。"

⑪丧:为'袤'字之误。袤,长也。以:通"似"。弟:孙诒让注:"当为'茅','茅''弟'篆文形近,因而致误。"

⑫瓮:孙诒让案:"当为'兑'。"兑,同"锐"。锐其端:指绳的两端要尖细。

⑬坚约弋:指绳要纽缠紧固。约:束。弋:岑仲勉注:"犹缴,绕也。"

⑭抟(tuán 团):把物会合在一起,此为束木。

⑮鐕:孙诒让云:"鐕,鬵字假音。《说文》云'鬵,大釜也。一曰鼎,大上小下,若甑曰鬵,读若岑。"鬵(zèng 赠),古代蒸食物的器具。

⑯石(dàn 旦):容量单位,十斗等于一石。

⑰戒:备。汤:热水。

【译文】

城上每二步堆积石块,每块重三百斤以上的要五百块,最少也不能少于百块。用蒺藜、砖石抵御敌人,都是可行的好方法。

每二步积芦苇做火把,大的火把围粗九寸,长一丈,共二十把。

每五步置一储水缸,用瓠瓢盛水,大的可容纳一斗水。

每五步积绳索五百根,绳长三尺,长似茅草的长度,绳头要尖细,纽紧。

每十步积柴抟,大的束围粗一尺八寸以上,长八尺,一共二十捆。

每二十五步设一灶,每灶配一铁锅,能容一石水以上,以备烧热水用。并准备沙子,不少于千石。

【原文】

三十步置坐侯楼①,楼出于堞四尺,广三尺,广四尺②,

板周三面③，密傅之④，夏盖亓上。

五十步一藉车，藉车必为铁纂⑤。

五十步一井屏⑥，周垣之⑦，高八尺。

五十步一方⑧，方尚必为关籥守之⑨。

五十步积薪，毋下三百石⑩，善蒙涂，毋令外火能伤也。

【注释】

①坐候楼：毕沅云："《通典·守拒法》有云'却敌上建候楼，以版跳出为橧，与四外烽戍昼夜瞻视'。"

②广：俞樾云："下'广'字疑当作'长'。"

③板周：四周用板子。

④傅：附。此指用泥涂抹。

⑤铁纂：孙诒让认为，此即为后文的"铁什"。岑仲勉注："什，锞字通用……谓用铁包外。"

⑥井屏：孙诒让注："井屏，即屏厕……，厕圂不洁，故以屏垣障蔽之。"

⑦周垣之：四周用墙遮拦。

⑧方：孙诒让注："'方'疑'户'字之误，下同。"

⑨尚：通"上"。籥：同"钥"，钥匙。

⑩石(dàn 旦)：容量单位。十斗为一石，合一百二十斤。柴不能用石来计算，墨文大概是以重量来计之。

【译文】

每三十步建一观察敌人动态的坐候楼，楼伸出城上女墙四尺，楼宽三尺，长四尺，用木反围三面，涂以厚泥，以防火攻。夏天盖住顶蓬以避烈日。

每五十步置一埋地藉车，藉车必须以铁包外。

每五十步建一厕所，厕所四周用墙围起来，墙高八尺。

每五十步一门，门上一定要用门闩木锁守住。

每五十步积储柴薪，不能少于三百担，用泥将柴薪外面涂好，防止外火引起燃烧。

【原文】

百步一栊枞，起地高五丈，三层，下广前面八尺，后十三尺，亓上称议衰杀之①。

百步一木楼，楼广前面九尺，高七尺，楼物居坫②，出城十二尺。

百步一井③，井十瓮④，以木为系连，水器容四斗至六斗者百。

百步一积杂秆⑤，大二围以上者五十枚。

百步为橹⑥，橹广四尺，高八尺。为冲术⑦。

百步为幽朕⑧，广三尺高四尺者千⑨。

二百步一立楼，城中广二丈五尺二⑩，长二丈，出枢五尺⑪。

【注释】

①称议衰杀之：岑仲勉注："议，宜也。""衰杀，减小也。"此句意思是酌度其适宜而逐渐减小。

②楼物居坫：孙诒让云："'楼物'即'楼囱也'。"毕沅云："'坫'疑为'坫'字。《说文》云'坫，屏墙也'。"

③井：此指从城上直通地下的井。

④瓮：汲水器。

⑤杂秆：指禾秆。

⑥橹：《说文》："橹，大盾也。"

⑦冲术：孙诒让云："冲术，即上文之冲队（隧）。"冲隧：冲击隧道。

⑧幽朕（dú 读）孙诒让注："'朕'当作'陕'之误。《说文》阜部云"陕，通沟

以防水者也。”幽陵：暗沟。

⑨千：孙诒让案：“此为数太多，疑非也，或当为‘一’之误。”

⑩二丈五尺二：后一“二”字为衍文。

⑪枢：孙诒让云：“‘枢’疑当作‘拒’，谓立楼之横距，出堞外者五尺。”拒，通“距”。

【译文】

每百步建一窥视敌人的建筑物——栊枞，从地面起算，高五丈，三层，底部的前宽为八尺，后宽为十二尺，它的上部根据适度而酌情减小。

每百步建一木楼，木楼的宽前面为九尺，高七尺，楼囱及屏墙高出城面十二尺。

每百步于城下凿一井，每井配十个汲水的瓮，瓮系在木杆上，能容纳四斗到六斗的储水器要准备一百个。

每百步堆一堆捆好的杂秆，围粗一尺八寸大的，要五十捆。

每百步置一大盾，盾宽四尺，高八尺。

每百步开一条暗沟，宽三尺深四尺。

每二百步建一立楼，立楼在城上部分的宽为二丈五尺，长二丈，横伸出城堞外的部分为五尺。

【原文】

城上广三步到四步，乃可以为使斗①。俾倪广三尺②，高二尺五寸。陛高二尺五③，广长各三尺，远广各六尺④。城上四隅童异高五尺⑤，四尉舍焉⑥。

城上七尺一渠，长丈五尺，狸三尺⑦，去堞五寸，夫长丈二尺⑧，臂长六尺。半植一凿⑨，内后长五寸⑩。夫两凿，渠夫前端下堞四寸而适⑪。凿渠、凿坎⑫，覆以瓦，冬日以马夫寒⑬，皆待命，若以瓦为坎。

城上千步一表[14]，长丈，弃水者操表摇之[15]。五十步一厕，与下同圂[16]。之厕者[17]，不得操。

【注释】

①斗：作战。

②俾倪（pì ní 僻泥）：岑仲勉注："城上小墙也。《释名》'言于其孔中睥睨非常'，是疑有孔可窥见外面者为睥睨，无孔者为女墙。"

③陛：台阶。

④远广：孙诒让云："远广，义不可通，疑'远'当为'道'，谓城上下当陛之道也。"

⑤童异：孙诒让云："又疑当为'重娄'，娄与'楼'通。"

⑥四尉：古代负责社会治安及司察的官，都称为尉。此指负责守城司察的官长。

⑦狸：通"埋"。

⑧夫：通"肤"。指露出部分。

⑨半植：指木臂的中部。

⑩内后长五寸：孙诒让云："疑当作'内径寸'，此'径'误为'后'，又衍'长'字，遂不可通。"

⑪适：相当，合适。

⑫凿坎：挖坎。

⑬马夫：孙诒让云："'夫'当作'矢'……'寒'疑'塞'之讹。"矢：通"屎"。

⑭表：尹桐阳注："表，柱也。" 千：孙云："疑当作十。"

⑮弃水者：指泼水的人。

⑯圂（hùn 混）：积秽物之处。

⑰之：到。

【译文】

城上要有宽三步到四步的地面，供守卒作战行动。城上用来窥视外面的有孔小墙，宽三尺，高二尺五寸。台阶高二尺五、宽长各三尺，台阶上下道路长宽各六尺。城的四角要害处建重楼，由四尉驻守。

在城上每隔七尺立一渠，渠长一丈五尺，埋入地下三尺，距离城上女墙五寸，露出地面一丈二尺，横臂长六尺。在横臂的柱上凿一孔，孔的内径五寸，露出地面部分凿两个孔，其前端比女墙低四寸较为合适。凿渠，挖坎，用瓦盖上，冬日用马屎塞其中，令士卒待命而出，好像用瓦砌成坎。

城上每十步立一柱为表，如倒水则摇表以告卒。每五十步设一厕所，城上城下的厕所，都是积污秽的地方，进厕所的人，不得挟带物品。

【原文】

城上三十步一藉车，当队者不用①。

城上五十步一道陛，高二尺五寸，长十步。城上五十步一楼扟②，扟勇勇必重③。

土楼百步一④，外门发楼⑤，左右渠之⑥。为楼加藉幕⑦，栈上出之以救外⑧。

城上皆毋得有室，若也可依匿者⑨，尽除去之。

城下州道内⑩，百步一积薪，毋下三千石以上，善涂之。

城上十人一什长⑪，属一吏士⑫，一帛尉⑬。

百步一亭，高垣丈四尺⑭，厚四尺，为闺门两扇，令各可以自闭。尉必取有重厚忠信可任事者。

【注释】

①当队：队，通“隧”，隧道。

②楼扟：孙诒让云：“‘扟’疑当为‘撕’，草书相近而讹。上文云‘楼撕揗’即此。”楼撕：栏槛。

③扤勇勇必重：苏时学云："'勇'疑'楼'字之误。"孙诒让云："此当作'楼撕必再重'。"

④土楼：岑仲勉注："此土楼疑亦木娄之讹。"

⑤发楼：孙诒让云："疑亦为县门也。"

⑥渠：苏时学云："渠，堑也，所以防逾越者。"堑：壕沟。

⑦藉幕：遮幕。

⑧栈：岑仲勉注："栈，桥道也。"

⑨也：通"他"，其它。 依匿者：隐藏之所。

⑩州道：环城之道。

⑪什长：毕沅云："《通典·守拒法》云'城上五步有伍长，十步有什长，五十步百步，皆有将长。"

⑫一吏士：孙诒让注："疑'一'当为'十'。"

⑬帛尉：孙云："疑当云'百人一百尉'。"帛：通"百"。

⑭高垣：孙诒让案："疑当'亭垣'。'高'即'亭'之误。"

【译文】

城上每三十步置一藉车，面对隧道的地方，不受此数限制。

城上五十步修一道台阶，阶高二尺五寸，长十步。城上五十步一道栏槛，栏槛为双层。

每百步建一座木楼，在楼门外设悬门，楼的左右有堑以防逾越者，楼加遮幕以挡矢石，从楼上伸出桥道以援救外面。

城上不得有其它房间，凡其可隐藏之处统统拆除掉。

在城下环城的道路上，每隔百步堆积柴薪，不少于三千石以上，用泥土将柴薪涂盖以防火。

城上守卒十人中设一什长，下属十吏士，百人中设一百尉。

百步设一亭，亭墙高一丈四尺，墙厚四尺，开两扇门，使其各自关闭。负责守亭的亭尉必须选拔厚重忠诚能胜任的人来担任。

【原文】

二舍共一井爨①，灰、康②、粃、杯③马矢④，皆谨收藏

之。

城上之备：渠谵[5]、藉车、行栈[6]、行楼、到[7]，颉皋[8]、连梃、长斧、长椎、长兹[9]、距[10]、飞冲[11]、县□[12]、批屈[13]。楼五十步一[14]，堞下为爵穴[15]，三尺而一为薪皋[16]，二围长四尺半必有洁[17]。

瓦石：重二升以上[18]，城上沙，五十步一积。灶置铁鐕[19]焉，与沙同处。

木大二围，长丈二尺以上，善耿亓本[20]，名曰长从[21]，五十步三十[22]。木桥长三丈，毋下五十[23]。复使卒急为垒壁，以盖瓦复之[24]。

【注释】

①二舍：孙诒让云："此即什长百尉所居舍也。"爨(cuàn 窜)：《仪礼·士虞礼》郑注云："爨，灶也。"

②康：通"糠"，谷皮。

③杯：孙诒让云："'杯'当为'秠'之借字，'秠'即'稃'也，……《说文》禾部云'稃，稳也'，'稳，穅也'。"

④马矢：即马粪。矢，通"屎"。《通典》云："掷之以眯敌目也。"

⑤谵：王念孙云："'谵'盖'碣'字之误。……幨与碣字异而义同。"孙诒让云："碣疑即所谓藉幕。"碣(chān 搀)：同"幨"，帷幔，此指防箭矢的遮幕。

⑥行栈：从楼上伸出以援外的桥道，故称行栈。

⑦到：孙诒让注："到，非守械，疑当为'斵'。"斵(zhuó 斫)斵：砍具。

⑧颉皋(jiégāo 洁高)，即桔槔，汲水的一种工具，在固定好的杠杆一端系水桶，另一端悬大石块用以起重。

⑨长兹：孙诒让云："兹，即兹基，锄也。"

⑩距：孙云："疑备穴篇之铁钩钜。"

⑪飞冲：即冲车。

⑫县□：孙云："'悬'下疑缺'梁'字。"悬梁，即吊桥。

⑬批屈：不详。

⑭楼五十步一："十"为衍文。"一"字后边应接下句的"堞"字。

⑮爵穴：城堞间的孔洞。

⑯薪皋：即桔槔。

⑰洁：毕沅云："当为'挈'。"岑仲勉注："挈，即举重力之单位。"

⑱升：王念孙云："'升'字当为'斤'。"

⑲鐕：通"鬵"，古代蒸锅。

⑳耿：孙诒让云："疑'联'之误。"本：木的脚柱。

㉑长从：孙云："疑与上文梳枞义同。"梳枞：用以窥伺敌人的建筑物。

㉒五十步三十：据前文，应为"五十步一"。

㉓毋下五十：孙云："此有脱误，疑当作'毋下二十'。"

㉔复：同"覆"。

【译文】

什长亭尉住所一井一灶，灰糠、谷皮、马粪等都要细心地收藏好。

城上的守械，有：渠幕、藉车、栈桥，行楼、砍具、桔槔、连梃、长斧、长椎、锄头、钩钜、冲车、吊桥等。城楼上五步一堞，下为孔穴，每三尺置一桔槔，其围长四尺半，以一人之力能起动为度。

瓦石：重二斤以上，城上积沙砾，每五十步一堆。每灶配备铁锅，与沙砾同放一处。

大木二捆，长一丈二尺以上，用绳将木捆紧，用来窥伺敌人的梳枞，每五十步置一。木桥长三丈，最低不少于二十尺。又使士卒快修壁垒，用瓦覆盖。

【原文】

用瓦木罂①，容十升以上者②，五十步而十，盛水，且用之。五十二者十步而二③。

城下里中家人④，各葆亓左右前后⑤，如城上。城小人

众，葆离乡老弱国中及也大城[6]。

寇至，度必攻，主人先削城编[7]，唯勿烧。寇在城下，时换吏卒署[8]，而毋换亓养[9]，养毋得上城。寇在城下，收诸盆瓮，耕积之城下[10]，百步一积，积五百[11]。

城门内不得有室，为周官桓吏[12]，四尺为倪[13]。行栈内闬[14]，二关一堞。

除城场外[15]，去池百步，墙垣树木小大俱坏伐，除去之。寇所从来若昵道[16]、傒近[17]，若城场，皆为扈楼[18]，立竹箭天中[19]。

【注释】

①瓦木罂：瓦或木做的水缸。

②升：孙诒让云："诸篇说罂缶所容，并以斗计，此'升'疑亦'斗'之误。"

③五十二者十步而二：孙云："当作'五斗以上者，十步而二'。"

④里：古代城邑内居民基层单位，五家为邻，五邻为里。

⑤葆：同"保"。下同。

⑥离乡：别乡。　也：同"他"。

⑦先削城编：指先拆除附城的房屋。

⑧署：驻防之地。

⑨养：厮养。

⑩耕：毕沅云："'耕'疑'冓'字。"冓（guò 构）：同"构"，交结会合。

⑪积五百：积五百个。

⑫周官桓吏：孙诒让云："疑当作'周宫植吏'，言城门内不得有室，惟筑周宫，置吏守之。'植'即'置'之借字。"周宫：盖顶而无隔的房子。

⑬倪：孙云："此倪当谓小儿，……四尺之童，足以应宾客也。"

⑭闬：即"闭"字。

⑮场：孙诒让云："《尔雅·释诂》云'场，道也'，谓城下周道。"

⑯若：如果。　昵道：即间道，小路。见下注。

⑰傒近：孙诒让注："'傒'与'蹊'字通。……盖正道为道，间道为傒，昵近

义同。”

⑱扈：陆德明《音义》云“音户，广也，大也。”

⑲天中：“水中”之误（孙诒让云）。

【译文】

用瓦缸或木缸盛水，能容十斗以上的缸，每五十步放十个，盛水以备用。能容五斗以上的缸，每十步放二个。

城下乡里百姓，叫他们各自保护其左右前后邻里如城上一样。城小人多不可守时，要遣其老弱到国都及其它大城去。

敌人来了，估计要攻城，守城的主将要先下令拆除附于城墙的房屋，不要放火烧。敌人在城下，要随时更换吏卒的驻防点，而不更换其给养、使命，但给养不得上城。敌人在城下，要收集各种盆罐，堆到城下，每百步一堆，每堆五百个盆罐。

城门内不得有房室，只修盖顶无隔的通间，派吏卒守卫，由童子上下联系。楼中桥道关闭，把守好门关及女墙。

清除城外道路，在距护城河百步的地方，所有的城墙、大小树木都要推倒、砍伐。敌人如果从大路、小路或间道上来，路的要害处皆筑扈楼，并立竹箭于水中。

【原文】

守堂下为大楼①，高临城，堂下周散②，道中应客，客待见，时召三老在葆宫中者③，与计事得先④。行德计谋合⑤，乃入葆。葆入守，无行城⑥，无离舍。诸守者，审知卑城浅池⑦，而错守焉⑧。晨暮卒歌以为度⑨，用人少易守。

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⑩，丁女二十人⑪，老小十人，计之五十步四十人。城下楼卒，率一步一人⑫，二十步二十人。城小大以此率之⑬，乃足以守圉⑭。

客冯面而蛾傅之[15]，主人则先之知，主人利，客适[16]。客攻以遂[17]，十万物之众[18]，攻无过四队者[19]，上术广五百步[20]，中术三百步，下术五十步。诸不尽百五步者[21]，主人利而客病。广五百步之队，丈夫千人，丁女子二千人，老小千人，凡四千人，而足以应之，此守术之数也。使老小不事者，守于城上不当术者。

【注释】

①堂下：指宫堂下的中门。

②堂下周散：谓宫堂四周要便于疏散。

③三老：乡的基层官员。

④得先：应为“得失”。

⑤行德：德，通“得”。孙诒让云：“谓所行既得，计谋又相合，乃听其入葆城也。”

⑥行城：在城中走动。意思是三老等人是从外边进入到城防中来的，怕有诈，因此要限制其行动。

⑦卑城浅池：指城的高低，池的深浅。

⑧错：通“措”，置的意思。

⑨卒歌：孙诒让注：“歌疑鼓之误，兵法禁歌哭，不当使卒歌也。”

⑩丈夫：指壮年男子。

⑪丁女：壮年女子。

⑫率：一律。

⑬率(lù 律)之：以此为标准。

⑭圉：通“御”。

⑮冯面：依附城的四面。　蛾：蚂蚁。　傅：附。

⑯客适：孙诒让注：“以下文校之，疑当作‘客病’。”病：指不利。

⑰遂：岑仲勉注：“遂犹今言队伍展开线。”指分道进攻。

⑱物：衍文。

⑲无过：不超过。

⑳术：道路。此指攻城之道。

㉑百五步：孙诒让云："疑亦当作'百五十步'。"

【译文】

守卫宫堂下的中门，要建大楼以望敌情，楼高临城，宫堂四周要便于疏散。在堂道上接待客人，客人只能在此等待接见，守臣有时在保宫中召见乡绅三老，同他们计议事情的得失。他们的意见可行，计谋又相合，就可让他们入保城池，但入保城池者不得在城上随意走动，不得离开住地。守城的吏卒，审知城的高低，池的深浅，要派他们置守。早晚用击鼓来调度士卒，用人少反而易于防守。

分兵守城的方法：每五十步配壮年男子十人，壮年妇女二十人，老人小孩十人，总计五十步共配四十人。城下楼卒一律一步一人，二十步二十人。城小城大按此标准配备，才足以守御。

敌人依傍四面城墙像蚂蚁一样爬上城来，守城者能事先料知，那么守城者有利而敌人不利。敌人用分队的方法进攻，即使十万军队，也不过分四路，最宽的攻道是五百步，中等的三百步，小的五十步。那些不足一百五十步的攻道，对守城者有利对进攻者不利。对于宽五百步的攻道，用壮年男子一千人，壮年女子二千人，老人小孩一千人，共四千人，就足可对付，这是抵御攻道的一般规律。让老人小孩防守城上不当攻道的地方。

【原文】

城持出必为明填①，令吏民皆智知之②。从一人百人以上③，持出不操填章④，从人非亓故人⑤，乃亓稹章也⑥，千人之将以上止之⑦，勿令得行。行及吏卒从之，皆斩，具以闻于上⑧。此守城之重禁之。夫奸之所生也，不可不审也。

城上为爵穴⑨，下堞三尺，广亓外⑩，五步一。爵穴大容苴⑪，高者六尺，下者三尺，疏数自适为之⑫。塞外堑⑬，去格

七尺，为县梁。城筵陕不可堑者⑭，勿堑。城上三十步一聋灶⑮，人擅苣长五节⑯。寇在城下，闻鼓音，燔苣⑰，复鼓，内苣爵穴中⑱，照外。

【注释】

①持：孙诒让注："'持'，当作'将'，即千人之将也。"将(jiàng)：将领。填：孙云："疑当为'旗'，形近而误。"下同。

②智：通"知"。知之："知"为衍文。

③一人：孙诒让注："一人不当有将，盖十人之误。"

④持：当为"将"。　填章：旗章。

⑤故人：原所属部属。

⑥乃：毕沅云："'乃'疑'及'字。"稹："旗"字之讹。

⑦此句意思是，如果所带随从不是自己的部属，或没有旗章，那以，即使是率千人以上的将领，也要制止他出城。此言严格出城之禁，以防内奸。

⑧闻：报告。　上：上司。

⑨爵穴：孙诒让注："谓之城堞间为空穴，小仅容爵也。"爵：古代的酒杯。此指如酒杯大的孔。

⑩广其外：苏时学云："比言爵穴之法，广外则狭内，令下毋见上，上见下也。"

⑪苴：王引之云："'苴'当为'苣'字之误也，《说文》'苣，束苇烧也'。"苣：火炬。

⑫疏数：指爵穴的疏密度。　自：为"视"之误。

⑬塞：孙诒让注："当为'穿'。"　堑：坑。

⑭筵陕(zéxiá 则狭)：王引之云："《玉篇》'笮，狭也'，亦作'筵'。"陕：古"狭"字。

⑮聋：通"垄"。

⑯擅：通"掸"。《说文》"掸，提持也。"长五节：孙诒让云："疑当作'长五尺'。"

⑰燔(fán 凡)：焚烧。

⑱内：同"纳"。

【译文】

城上将领出城一定要显示旗号，使官民皆知。随从有十人百人以上的将领，出城可不持旗章。如果随从不是自己的部属，或者没有旗章，那么，即使是率千人以上的将，也要加以阻止，不让出城，不服从者统统斩首，然后如实报告上司，这是守城的重要禁规，因为有内奸产生，不能不审慎防范。

在城上女墙下挖孔穴如酒杯大，比女墙低三尺，孔穴要外大里小便于窥敌。五步一孔，孔径大到能插入火炬，高的孔在六尺高的地方凿，低的在三尺高的地方凿，疏密度视情况而定。从城中向外挖坑，距城门七尺，以便置放吊桥。如果城外地面狭窄不能挖坑，可不挖。城上每隔三十步置一垄灶。人们所持火炬长五尺。敌人到达城下，即击鼓报警，持火炬者将炬点燃，再闻鼓声，就将火炬插入孔穴中，以烛照城外，观察敌人动向。

【原文】

诸藉车皆铁什①，藉车之柱长丈七尺，亓狸者四尺。夫长三丈以上②，至三丈五尺，马颊长二尺八寸③，试藉车之力而为之困④，失四分之三在上⑤。藉车，夫长三尺⑥，四二三在上⑦，马颊在三分中⑧。马颊长二尺八寸，夫长二十四尺，以下不用。治困以大车轮。藉车桓长丈二尺半⑨，诸藉车皆铁什，复车者在之⑩。

寇闉池来⑪，为作水甬⑫，深四尺，坚慕狸之⑬，十尺一，覆以瓦而待令。以木大围长二尺四分而早凿之⑭，置炭火亓中而合慕之⑮，而以藉车投之。为疾犂投，长二尺五寸，大二围以上。涿弋⑯，弋长七寸，弋间六寸，剡亓末。狗走⑰，广七寸，长尺八寸，蚤长四寸，犬耳施之⑱。”

【注释】

①铁什:即上文的铁鍱,指用铁包于外。

②夫:同“肤”,露出地面部分。

③马颊:像马两颊骨突出的样子。岑仲勉注:“依下文则藉车系用投掷损害敌人之物,似借‘肤’之弹力,将损害品掷向城下来。”

④困:通“梱”。《说文》木部:“梱,门橛也。”《韻会》:“梱,犹款也,款扣也。”

⑤失:孙诒让云:“当为‘夫’。”夫,同“肤”。

⑥三尺:孙云:“依上文,当作‘丈’。”

⑦四二三:当作“四之三”,即四分之三。

⑧三分中:指在露出部分的中部安放。

⑨桓:孙诒让云:“桓,即桓楹之桓,与柱义同。”岑仲勉注:“依文,柱与夫有别,柱长丈七尺,夫长三丈至三丈五尺,不能短于二丈四尺,所同者两皆埋地四分之一,由此思之,‘柱’似作支‘夫’之用。”

⑩复车者在之:孙诒让:“‘復’,疑‘後’之误,‘在’,疑‘左’之误。”左,同佐。

⑪闉(yīn 因):通“堙”,堵塞。

⑫水甬:孙诒让注:“水甬,盖漏水器。”

⑬坚慕:慕,当作“幂”,覆盖。坚幂(mí 秘):牢固封盖。

⑭早:孙诒让云:“疑‘中’之误,言凿木中空之也。”

⑮慕:通“幂”。合幂:一起固封。

⑯涿弋:门丁。

⑰狗走:岑仲勉云:“似属钩曲之器,故有蚤(爪)长。”

⑱犬耳:孙诒让云:“‘耳’当为‘牙’。犬牙施之,谓错互设之。”

【译文】

所有藉车皆用铁包其外,藉车的柱长一丈七尺,埋于地下四尺。藉车露出地面部分长三丈以上,到三丈五尺为限。在藉车上部发射投向敌人的马颊器长二尺八寸,试试藉车的力量而用木橛把它扣住。藉车露出地面部分要占藉车高度的四分之三,藉车露出部分长三丈,四分之三在上,马颊器安放在四分之三的中部。马颊器长二尺八寸,藉车露出地面部分一定要在二十四尺以上,不到二十

四尺不中用。用大车轮当木橛来扣挟藉车。藉车的支柱长一丈二尺半，所有藉车都用铁包其外，后面有车辅佐。

敌人用填塞护城河来进攻时，就要制作像斛一样的漏水器，深四尺，封固好埋入地下，每十尺放一个，用瓦盖上以待令。用围粗二尺四的木头，挖空其中，放上炭火封固好，用藉车把它投出去烧伤敌人。也可用蒺藜投出去刺伤敌人，蒺藜长二尺五寸，大二围以上。城门上的门丁，丁长七寸，每丁间隔六寸，把它削尖。钩曲宽七寸，长一尺八寸，爪长四寸，交错放置。”

【原文】

子墨子曰：“守城之法，必数城中之木，十人之所举为十挈①，五人之所举为五挈，凡轻重以挈为人数。为薪蕉挈②，壮者有挈，弱者有挈，皆称亓任。凡挈轻重所为，吏人各得亓任③。城中无食则为大杀④。

去城门五步大堑之，高地三丈下地至⑤，施贼亓中⑥，上为发梁⑦，而机巧之⑧，比傅薪土⑨，使可道行，旁有沟垒，毋为逾越，而出佻且比⑩，适人遂入，引机发梁，适人可禽⑪。适人恐惧而有疑心，因而离。”

【注释】

①挈：岑仲勉注：“挈者，等于每个人力所能举之重量，故木重一挈需一人举之，重十挈需十人举之。”“惟是壮年与弱小，负重之力量不同，……故挈量分为两等或数等，总使负重之数，与各人能力相当，所谓称其任也。”

②蕉：同“樵”。

③吏人：苏时学注：“‘吏’当作‘使’。”

④杀：毕沅云：“杀言减”。减其负重。

⑤高地三丈下地至：王引之云：“此本作‘高地丈五尺，下地至泉，三尺而

止'。《备穴篇》曰'高地丈五尺，下地得泉三尺可止'，是其证。"

⑥贼：王引之云："'贼'字义不可通，'贼'当为'栈'。"栈：桥道，编板曰栈。

⑦发梁：即悬梁，吊桥。

⑧而机巧之：悬梁设有机关，《太白阴经》曰："转关桥一梁，为桥梁，端著横栝，拔去栝，桥转关，人马不得渡，皆倾水。"

⑨比傅薪土：苏时学云："傅义与敷同。"此指栈桥上敷以薪土，状若通道，栈道之上预先悬设机关。

⑩佻：通"挑"，挑战。　比："北"字之误。北，败逃。

⑪禽：通"擒"。

【译文】

墨子说："守城的方法，一定要数清城中的树木，十个人能举起的为十挈，五个人能举起的为五挈，凡轻重以需要多少人力来定，背薪樵也是如此。壮者有壮者的力量，弱者有弱者的力量，负重之数要与各人的能力相当。城中缺粮的时候，所承受的量要大减。

在距城门五步的地方开大沟，高地深挖一丈五尺，低地挖至泉水处三尺即可，把用板编成的吊桥放在沟上，桥道上事先设有机关，控制启动，在桥面上放上柴草，用土涂敷，使表面可通行，两边是沟垒，不可逾越。然后守方出城挑战诈败，引敌人进入桥道，开动机关抬动吊桥，把敌人倾翻入水，而被我擒获。敌人因害怕而有疑心，于是就会撤离。"

备高临第五十三

【题解】

本篇从一个方面讲城守御敌的战术。

如何对付敌人"积土为山，以临吾城"的攻城方式？墨子提出两种防御的方法，一是于城上修台城(即行城)，居高临下，压迫敌人；二是于城上装置用机械力量发射强矢的弩车，从弩车上用密集的箭矢射杀敌人。墨子并具体地介绍了弩车的装配及各部件的尺码、功用，十分详尽，体现了墨子备战御敌的军事思想。

【原文】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问适人积土为高①，以临吾城②，薪土俱上，以为羊黔③，蒙橹俱前④，遂属之城⑤，兵弩俱上⑥，为之奈何？"

子墨子曰："子问羊黔之守邪？羊黔者将之拙者也⑦，足以劳卒，不足以害城。守为台城⑧，以临羊黔，左右出巨⑨，各二十尺，行城三十尺，强弩之⑩，技机藉之⑪，奇器□□之⑫，然则羊黔之攻败矣。

【注释】

①适：通"敌"，下同此。

②临：注释见《备城门》第一段注释④十二攻城法。筑土为山，居高临下窥望城内。

③羊黔：岑仲勉注："羊黔犹云基址，言敌人已筑成土山基址，与城相连。"

④蒙橹：大楯，作遮障用。

⑤属：连。

⑥弩：古代一种利用机械力量射箭的弓。

⑦拙：笨拙。

⑧台城：即行城。临时在城上筑的城。《通典》一五二："凡敌攻城，多背旺相起土为台，我于城内薄筑，长高于敌台一丈以上，即自然制彼，无所施力。"

⑨出巨：孙诒让云："巨当为距之假字。……此行城编连大木，横出两旁，故亦谓之距。"

⑩强弩之：孙诒让注："当作'强弩射之'。"

⑪技：巧。 藉：孙诒让云："当读为笮(zuó 昨)，声近假借。《说文》竹部云'笮，迫也'。谓发机压笮杀敌也。"

⑫奇器：机巧的械器。□□：此为原文脱漏。

【译文】

禽滑釐拜两拜又问道："请问，如果敌人积土筑山，想居高临城，运来柴草泥土筑基址堆高山，渐与我城相接，兵弩一齐上，对此怎么办？"

墨子回答说："你问的是怎样防备敌人用积土造山的办法来进攻吧？积土造山是笨办法。它足以使士卒劳困，不足以危害城池。对付它的办法是在城上筑行城，行城高于敌人的土山，行城用大木编连，横伸出两旁各二十尺，行城高三十尺，用强弓射杀敌人，设置机巧，发动机械杀伤敌人，以奇器对付它，敌人筑土山来进攻就必然遭到失败。

【原文】

备临以连弩之车[①]，材大方一方一尺[②]，长称城之薄厚[③]。两轴三轮[④]，轮居筐中[⑤]，重下上筐[⑥]。左右旁二植[⑦]，左右有衡植[⑧]，衡植左右皆圜内[⑨]，内径四寸。左右缚弩皆

于植，以弦钩弦[10]，至于大弦。弩臂前后与筐齐[11]，筐高八尺[12]，弩轴去下筐三尺五寸。连弩机郭同铜[13]，一石三十钧[14]。引弦鹿长奴[15]。筐大三围半[16]，左右有钩距[17]，方三寸，轮厚尺二寸，钩距臂博尺四寸[18]，厚七寸，长六尺。横臂齐筐外，蚤尺五寸[19]，有距[20]，博六寸，厚三寸，长如筐，有仪[21]，有诎胜[22]，可上下。为武重一石以材大围五寸[23]。矢长十尺，以绳□□矢端[24]，如如戈射[25]，以磨鹿卷收[26]。矢高弩臂三尺，用弩无数[27]，出人六十枚[28]，用小矢无留[29]。十人主此车。遂具寇[30]，为高楼以射道[31]，城上以荅[32]罗矢。

【注释】

①临：即“积土为高，以临吾城。” 连弩之车：《淮南子·氾论训》：“连弩以射，销车以斗”，高诱注云：“连车弩通一弦，以牛挽之，以刀著左右，为机关发之，曰销车。”刘熙《释名》云：“弩柄曰臂，钩弦曰牙，牙外曰郭，下曰悬刀，合名之曰机。”连弩车，即古代用机械力量发射弩矢的车。

②方一方一：苏时学注：“‘方一’误重。”

③称：按照，根据。

④两轴三轮：俞樾注：“‘三’当为‘四’。”

⑤筐：孙诒让云：“疑谓车栏，亦即车箱。”

⑥下上筐：岑仲勉云：“似合底顶而言。”指车箱盖和底。

⑦左右旁二植：指左边和右边各二植。植：柱。

⑧衡植：即横柱。衡：通“横”。

⑨圜内：圜，通“圆”。内：同“枘(ruì 音锐)”，即榫(sǔn 音损)，木制器物构件上利用凹凸方式相接处凸出的部分。

⑩以弦钩弦：孙诒让云：“上‘弦’字疑当作‘距’，即下文之钩距。……距即弩牙。”

⑪弩臂：即弩柄。《释名·释兵》云：“弩，其柄曰臂，似人臂也。”

⑫筐高八尺：孙诒让云：“为上下筐之高度，上下分之，各四尺也。”

⑬机：枢机，发射弩矢的机关。 郭：钩弦的外面称郭。 同：“用”字之误。

⑭一石三十钧:"钧"为"斤"字之误。《说苑·辨物篇》云"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此指弩车枢机外部的钩手用铜铸,需用铜一百五十斤。

⑮引弦鹿长奴:孙诒让云:"鹿长奴"当为"鹿卢收"。鹿卢,即辘轳,利用轮轴原理制成的一种起重工具,即今滑车。

⑯筐大三围半:指车箱的周长。

⑰钩距:弩机上用来作钩连用的机件,称弩牙。

⑱博:宽。

⑲蚤:通"爪"。

⑳有距:指横伸出两旁。

㉑仪:表。即瞄准的仪器。

㉒诎胜:通"屈伸"。

㉓武:弩弓的主体部分。以材大围五寸:孙诒让云:"此疑亦当云'以材大五围','寸'字衍。"

㉔□□:原文脱漏。据上下文意,此句疑为"以绳系箭矢之端"之意。

㉕如如:重一"如"字。　戈射:孙诒让云:"戈当为弋,形近而误。"弋射:《汉书·司马相如传》颜注:"以缴(zhuó 着,系在箭上的丝绳)系矰(zēng 增,拴着丝绳的箭),仰射高鸟,谓之弋射。"

㉖磨鹿:王引之注:"当为'磿鹿'。……磿鹿犹鹿卢。"鹿卢:即辘轳,弩车上用以收箭绳的滑轮。弋射要将矢收回,故用滑轮急卷。

㉗用:衍文。

㉘人:"入"字之误。岑仲勉云:"发矢曰出,收回曰入,所谓出入六十枚也。"

㉙无留:小矢不必系绳收回,故无留。

㉚具:"见"字之误。

㉛道:"适"字之误。适:通"敌"。

㉜荅:岑仲勉注:"荅即'笪(tá)',系用草编织之物,可遮障敌矢。"

【译文】

防备敌人积土推山攻城的方法,是用安装强弓的连弩车,造连弩车的木材,两端须一尺见方,长度根据城墙的厚薄而定,两个车轴四个轮子,车轮居车箱中,车箱分顶底两层,左边和右边各两根柱,左右还有横柱,横柱的左右都凿成圆形的榫头,内径四寸。把弓

弩系在柱子上，用弩牙钩住弓弦，直至大弦。弩臂前后与车箱齐平，车箱高八尺，弩车的车轴离箱底三尺五寸，连弩车的枢机外部用铜一百五十斤铸成。用辘轳滑车拉开弓弦。车箱大三围半，左右有作钩连用的弩牙，三寸见方。车轮厚一尺二寸，弩牙臂宽一尺四寸、厚七寸，长六尺。横臂与车箱外齐平，臂端的尖爪长一尺五寸，横伸出两旁，宽六寸，厚三寸，臂与车箱一样长。弩车上安有瞄准仪，臂能屈伸，能上下活动。弩床重一百二十斤，用五围粗的大木材做成。箭矢长十尺，用丝绳系住矢端，像用丝绳系矢，弋射高鸟那样，用辘轳车收回箭矢。箭矢要高出弩臂三尺，准备无数的弩弓，射出六十枚大箭矢，要收回六十枚，小矢不用收回。一部弩车由十人负责，见敌人来攻，就从高楼上用箭射杀敌人，城上用竹草等编织成遮障物，网罗敌矢。

备梯第五十六

【题解】

本篇为墨子攻城守具之三，专门论述怎样对付敌人云梯之攻。墨子介绍了各种战具的具体使用，如建城、堞、施剑、凿，修藩蒿，运冲器、悬火把等等，特别强调既要沉着镇定，“以静为故”，又要“从之以急”，兵贵神速，悬火、箭矢、沙石，多管齐用，势如雨下，稳、准、狠打击来犯之敌。同时指出，对于敌人展开的攻势，要以对等的力量进行防卫，不给敌人以可乘之机。

【原文】

禽滑釐子事子墨子三年，手足胼胝[①]，面目黧黑[②]，役身给使[③]，不敢问欲。子墨子其哀之[④]，乃管酒块脯[⑤]，寄于大山[⑥]，昧葇坐之[⑦]，以樵禽子[⑧]。禽子再拜而叹。子墨子曰："亦何欲乎？"禽子再拜再拜曰："敢问守道？"子墨子曰："姑亡，姑亡[⑨]。古有亓术者[⑩]，内不亲民，外不约治[⑪]，以少间众，以弱轻强，身死国亡，为天下笑。子亓慎之，恐为身薑[⑫]。"禽子再拜顿首，愿遂问守道。曰："敢问客众而勇[⑬]，烟资吾池[⑭]，军卒并进，云梯既施[⑮]，攻备已具，武士又多，争上吾城，为之奈何？"子墨子曰："问云梯之守邪？云梯者重器也，亓动移甚难。守为行城，杂楼相见[⑯]，以环亓中[⑰]。以适广狭为度，环中藉幕[⑱]，毋广亓处。行城之法，高城二

十尺，上加堞，广十尺，左右出巨各二十尺[19]，高、广如行城之法[20]。为爵穴煇鼠[21]，施荅亓外[22]，机、冲、钱、城[23]，广与队等[24]，杂亓间以镌、剑[25]，持冲十人[26]，执剑五人，皆以有力者。令案目者视适[27]，以鼓发之，夹而射之，重而射，披机藉之[28]，城上繁下矢、石、沙、炭以雨之[29]，薪火、水汤以济之，审赏行罚，以静为故[30]，从之以急，毋使生虑[31]。若此，则云梯之攻败矣。

【注释】

①胼胝(pián zhī 音骈知)：手掌或足底等处因长期劳动、摩擦而变硬的皮肤，俗称老茧。

②黧：即"黎"，黑的意思。

③役身：劳身。

④其：毕沅云："甚字。"

⑤管酒：以竹管载酒。　块脯：块，道藏本、吴钞本并作"槐"，槐，通"怀"。脯(fǔ 音府)：干肉。

⑥寄：至。　大山：即泰山。

⑦昧菜：孙诒让云："当读为灭茅。……亦即搴(拔的意思)茅而坐之也。'昧'当作'眛'，与'灭'古音相近。菜：'茅'字之误写。"

⑧樵：王引之注："'樵'盖'醮'之借字也。《士冠礼》注曰'酌而无酬酢曰醮'。"酬酢，指客人用酒回敬主人。

⑨姑亡、姑亡：言姑且不要问守道之事。亡，通"毋"。

⑩亓：古"其"字，下同此。

⑪约治：孙诒让注："《吕氏春秋・本味篇》高注云'约，饰也'。"饰，管理的意思。

⑫薑：同"僵"，亡的意思。

⑬客：指敌方。

⑭煙资吾池：王念孙云："'煙'当为'堙'，堙，塞也。"俞樾云："'资'当读为'茨'……茨与堙同义。古'茨'字或作'薋'……墨子书作'资'者，即'薋'字而省艸耳。"

⑮云梯：爬城用的梯子。《通典·兵门》云："有上城梯，首冠双辘轳，枕城而上，谓之飞云梯。"

⑯杂楼相见：俞樾云："'相见'即'相间'也。"见，通"间"。

⑰环：环绕。

⑱藉幕：即遮拦矢石的遮幕。

⑲出巨：见《备高临》篇第一段注释⑨。

⑳高、广如行城：俞樾云："疑'高广'上脱'杂楼'二字。"

㉑爵穴：城堞中的孔穴。 烊：孙诒让云："烊，当读为'熏'。" 傀：鼠的异体字。熏鼠，意指小孔穴。

㉒荅：见《备高临》篇第二段注释㉜。

㉓机：技机，即巧机，见《备高临》第一段注释⑪。 冲：冲撞之器。 钱：王引之云："当是'栈'字之误。" 栈：即行栈，从楼上伸出来的活动桥。 城：指行城。

㉔广与队等：岑仲勉云："队者敌人进攻线展开之长度，故守者所用之兵器，亦应展开与相当。"

㉕镌(juān 音捐)：《广雅·释言》："镌，凿也。"《说文》金部："镌，破木镌也。"凿与剑是用来砍破敌人云梯的。

㉖冲：冲撞器。

㉗案目者：孙诒让云："案按同。《广雅·释诂》云'按，止也'。谓止目注视，欲其审也。"

㉘披机："披"当为"校"。见《备高临》篇第一段，注释⑪。

㉙雨：势如雨下。

㉚以静为故：务求镇定。

㉛虑：忧。

【译文】

禽滑釐侍奉墨子三年，手脚都磨起老茧，面目黧黑，劳身供其使唤，不敢问想问的事。墨子十分可怜他，就以竹管盛酒，怀中揣着干肉，到泰山上拔草席地而坐，以酒回敬禽滑釐。禽滑釐拜谢并叹气。墨子问道："你想说什么吧？"禽滑釐拜了几拜，说："我能不能请教防守的方法呢？"墨子说："姑且不要问防守之事。古代有懂得防守之术的人，但他对内不亲近百姓，对外不管理政事，以少敌众，以

弱轻强，结果身死国亡，被天下人耻笑。你要谨慎，恐为此而身亡啊。”禽滑釐再拜顿首，希望请教防守之道，说：“请问，如果敌人人多而勇猛，填塞了我们的护城河，军队向前推进，云梯已安放好，攻城的战具齐备，武士又多，争着上城，对此怎么办？”墨子说：“你问怎样防守云梯的进攻吧？云梯是重兵器，移动困难。对付它的办法是在城上修建行城，杂楼相间，环绕其中，相互间的距离适度，距离的中间置遮拦物，距离不可太宽。建行城的方法是：高出城墙二十尺，行城上加墙堞，堞宽十尺，左右各横伸出二十尺，杂楼的高与宽度与行城同，堞上凿如酒杯或鼠洞大的孔穴，穴口用物遮盖。城上所设置的机械、冲器、桥道、行城等，要针对 敌方的进攻线路来布置，备好砍梯子用的凿和剑，十人持冲撞器，五人持剑，都要选力士充当此任。令士卒目不转睛注视敌人，击鼓发令，左右开弓，不断射击，开动机关。从城上抛矢、石、沙、炭，势如雨下，继之以柴火、汤水攻击。既要赏罚严明，沉着镇静，又要行动迅速，不使战事延误以防生变。如果这样，敌人用云梯进攻就必然失败。

【原文】

守为行堞，堞高六尺而一等[①]，施剑亓面[②]，以机发之，冲至则去之[③]，不至则施之。爵穴三尺而一，蒺藜投必遂而立[④]，以车推引之。

裾城外[⑤]，去城十尺，裾厚十尺。伐裾[⑥]，小大尽本断之[⑦]，以十尺为传[⑧]，杂而深埋之，坚筑，毋使可拔。二十步一杀[⑨]，杀有一鬲[⑩]，鬲厚十尺，杀有两门，门广五尺。裾门一[⑪]，施浅埋，弗筑[⑫]，令易拔。城希裾门而直桀[⑬]。

县火[⑭]，四尺一钩樴[⑮]，五步一灶，灶门有炉炭。令适人尽入，烨火烧门，县火次之[⑯]。出载而立[⑰]，亓广终队[⑱]。两载

之间一火，皆立而待鼓而然火⑲，即具发之。适人除火而复攻，县火复下，适人甚病㉑，故引兵而去。则令我死士左右出穴门击遗师㉒，令贲士㉓、主将皆听城鼓之音而出，又听城鼓之音而入。因素出兵施伏㉔，夜半城上四面鼓噪，适人必或㉕，有此必破军杀将。以白衣为服，以号相得㉖，若此，则云梯之攻败矣。"

【注释】

①等：齐等。

②施：置。剑：通"箭"。

③冲：指冲撞之器。

④遂：毕沅云："同队"，指敌人队伍的进攻线。

⑤裾：孙诒让云："'裾'上当有'置'字。……'裾'当为'椐'之讹。……下并同，盖于城外别植木为薄，以为藩棰也。"椐：指藩篱。

⑥伐裾：岑仲勉云："伐裾，谓採木材为裾。"

⑦尽本断之：连根拔起。本：树根。

⑧传："断"字之讹。（毕沅云）。

⑨杀：岑仲勉注："预备投掷敌人之所。"

⑩鬲：通"隔"，此指用木材做隔墙。

⑪裾门一：藩篱中的一门。

⑫筑：指筑土，即用杵将土捶紧。

⑬希：望。 桀：岑仲勉注："桀有投掷之意，本文犹谓在城上对着裾门的所在，宜储置掷敌之品，以备敌人从此攻入。"

⑭县：悬。

⑮钩樴：《说文》木部："樴，弋也。"钩樴，指用绳系钩而悬置火炬。弋：带绳的箭矢。

⑯次之：接着。

⑰载：孙诒让云："似谓战车。"岑仲勉注："即迎战之具。"岑说与上下文意切近。

⑱亓广终队：同本文第一段注释㉔。此句意思是：迎战之具，须与敌展开

的攻队相当，不让敌人乘虚而入。

⑲然："燃"的本字。

⑳具：通"俱"。

㉑病：指害怕、畏惧。

㉒穴门：当为"突门"之误，突门，指城下的暗门。遗师：孙诒让云："'遗'疑当'遁'之误。"遗师：指逃跑的敌人。

㉓贲(bēn 音奔)士：勇士。

㉔因素出兵：王念孙云："犹言照旧出兵耳。"

㉕或：通"惑"。

㉖以号相得：指用口号相互联络。

【译文】

采用行城堞墙进行防守，城堞高六尺，各堞高度相等，箭矢置于堞上，用机发射。冲撞器到来，就将箭撤下，冲撞器没到，就要施之以箭。城堞上凿孔，三尺一个，蒺藜的投放须对着敌攻道线上，用车牵引移动。

在城外距城十尺的地方，筑一道木藩篱，厚十尺，采集木材，无论大小都要连根拔起，以十尺为一段，相互间隔深埋于地，将土捶紧，使敌人不易拔动。藩篱内二十步置一投掷之所，用木墙隔开，木墙厚十尺，每所有两道门，门宽五尺，藩篱中有一道门的木要浅埋，土不要捶紧，使之容易拔起，便于守城者出击。城上对着藩篱的地方要储备投掷物。

悬置火炬，用绳系于钩上，每四尺一个。每五步一灶，灶门放炉炭，当敌人全部进到城下，就烧火熏门，城上悬着的火炬接着往下投。各种战具的设施，须面对敌人展开的进攻线。两战具间置一悬火，士卒皆立待鼓声，听到鼓声即将火炬点燃，一齐投向爬城的敌人。如敌人避开火势再发起攻势，城上就再投火炬，敌人处境十分不利，就会退兵。此时，命敢死队从左右暗门冲出攻击逃跑的敌军，命令勇士、主将听城上鼓声出击，听城上鼓声收兵，照此不停出兵伏击，半夜又在城上四面鼓噪，敌军必生疑惑，我方破军斩将。穿白衣为标志，以口令为联络信号，如此，敌人的云梯攻势必定失败。"

备水第五十八

【题解】

本篇主要介绍如何对付敌人的水攻。

城内地势比城外低，容易积水，当敌人采用筑堤引水灌城的方式进攻时，墨子提出：一是在城内开渠泄水；二是"决外堤"，即利用晚上，在城上射机的协助下，令士卒衣甲戴盔出城，持锄挖堤，用船冲堤，以破敌水淹之围。

文中有些数字前后矛盾，也许是后人的注文与原文相混的缘故。

【原文】

城内堑外周道①，广八步，备水谨度四旁高下②。城地中偏下③，令耳亓内④，及下地⑤，地深穿之令漏泉⑥。置则瓦井中⑦，视外水深丈以上，凿城内水耳⑧。

并船以为十临⑨，临三十人⑩，人擅弩计四有方⑪，必善以船为轒辒⑫。二十船为一队，选材士有力者三十人共船，亓二十人人擅有方⑬，剑甲鞮瞀⑭，十人人擅苗⑮。先养材士为异舍⑯，食亓父母妻子以为质⑰，视水可决，以临轒辒，决外隄⑱，城上为射拟疾佐之⑲。

【注释】

①堑：濠沟。周道：《备城门》篇写作"州道"，皆谓环城之道、大道。

②谨度:详细了解。下:低。下同。

③偏:同“偏”。

④耳:孙诒让注:“‘耳’疑当为‘巨’,篆文相近,即‘渠’之省。”下同。渠:水渠。

⑤及下地:到最低处。

⑥漏泉:泄漏。

⑦则瓦:测水之瓦。则:通“测”。城外水高,城内的井水必随之而高,在井墙上置瓦为表记,可测知水的涨退。

⑧水耳:水渠。

⑨并船:合并两船为一临。

⑩临三十人:每临两船共三十人。

⑪擅:持。 计四:岑仲勉云:“‘计四’什四之讹。”什四,即十四。 方:岑仲勉注:“考粤俗常呼锄为‘镲’,邦、方古音甚相近,方即锄也。”

⑫轒辒:见《备城门》篇第一段注释④。冲裂城墙的车叫轒辒车,用来冲决堤防的船也可叫轒辒船。

⑬二十人:据孙诒让注,“二十人”为“十二人”之误。有方:“有”字衍文。方:见注释⑪。

⑭剑甲:指铠甲。 鞮瞀(dī móu 低谋):《说文》“鞮,革履也。”瞀:通“鍪”。鞮鍪,即兜(dōu)鍪,戴在头上的盔,也称胄。

⑮十人人:孙诒让认为:“疑当作十八人。” 擅苗:持矛。苗:通“矛”,古代一种武器。

⑯材士:能干之士。

⑰食:供给食物。质:人质,抵押。

⑱隄:同“堤”。

⑲射拟:孙诒让云:“穷当为‘射机’。” 疾:急。

【译文】

城内及濠沟外的环城道,为了防备水淹,要详细了解四周地势的高低。城内地势偏低,叫人开渠泄水,在最低处往深处打井,让水泄到地底下。在井墙上置测水用的瓦片,以观水的深度,当城外水深一丈以上时,城内就要开渠排水。

并两船为一船称为一临,总计用十临前去冲破敌人筑的堤防。

每临载人三十，人人带上弓弩，其中有十四人持锄具负责挖堤。把船当作辕辒车一样冲堤必定具有威力。二十船为一队，选派能干有力的士卒，三十人共一船，其中十二人持锄具；穿上铠甲戴上头盔，另十八人持矛。事先将这些士卒集中训练，供养他们的父母妻儿以作为人质，（防止有人出城后叛变），视水可决的时候，用船冲决敌人的外堤，城上守兵用射机发射矢石以助决堤。

备突第六十一

【题解】

本篇介绍突门御敌之法。

墨子提出，突门内置窑灶、柴草、鼓风箱，用木束两车轮系于突门内，如果敌人攻入突门，即放两轮阻塞通路，并燃灶火鼓风箱以烟熏敌。

【原文】

城百步一突门①，突门各为窯灶②，窦入门四五尺③，为亓门上瓦屋④，毋令水潦能入门中⑤。吏主塞突门⑥，用车两轮，以木束之，涂其上⑦，维置突门内⑧，使度门广狭，令之入门中四五尺。置窯灶，门旁为橐⑨，充灶伏柴艾⑩，寇即入，下轮而塞之，鼓橐而熏之。

【注释】

①突门：在城内凿的暗门。《通典》一五二突门云："城内对敌营，自凿城内为闇门……，或于中夜于敌新来营列未定，精骑从突门跃出，击其无备。"

②窯灶：即窑灶。毕沅注："《说文》：'窯，烧瓦灶也'。即今'窑'字正文。"

③窦："灶"字之误。

④门：指突门。　瓦屋：建瓦屋。

⑤潦：积水。

⑥主：负责。

⑦涂其上：在车轮上涂泥。因古代车轮为木轮，易被火烧，故要加涂。

⑧维置：系置，用绳系轮悬于门上。

⑨橐（tuó 驼）：指风箱，即令鼓风机。

⑩伏：孙诒让云："《袁谭传》李善注引：'伏'，亦作'状'。"状，充实之意。

【译文】

在城内每百步建一突门，突门内各修窑灶，灶建在门内四、五尺处，门上用瓦盖上，不要使雨水进入门中。派吏卒负责堵塞突门。将两个车轮捆在木上，外面涂上泥巴，用绳系轮置于门上，计算门的宽窄，将轮悬于门中四、五尺之处。安置窑灶，风箱放在门边，灶中充塞柴草。敌人攻进来的时候，放下车轮挡其去路，鼓动风箱燃起灶火，以烟熏敌。

备穴第六十二

【题解】

本篇专论如何防备敌人掘地道攻城的方法。

墨子提出，首先要查出敌人穴攻的方向。方法是：在城上建高楼以观之，在城下凿井置罂以听之。然后直对敌穴方向掘穴迎敌。墨子具体介绍了穴的掘法及其设置，所掘之穴隐伏曲折，穴中有穴，环索牵引，神出鬼没，使敌人摸不清方向，便于从不同角度打击敌人。

其次，用熏烟之法制敌。在穴中置备窑灶，风箱、瓦窦、燃烧物，发现敌人即施放浓烟熏敌。同时要预防与敌在穴中相遇，要准备好连板、大楯、轮辒、铁栏杆、桔槔等遮挡工具以阻敌前进，还要配备作战用的短戟、弓弩、斧锯等武器，随时准备与敌人短兵相接。

墨子还提出，在穴中与敌相遇，要采用“圉（御）而毋逐（追逐），且战北（败）”的方法，诱敌深入，以便更好地歼灭来犯的敌人。

这真是一篇生动形象的“地道战”的战术论文！二千多年前的墨子，不愧是我国最早的地道战专家！

【原文】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问古人有善攻者，穴土而入，缚柱施火[①]，以坏吾城[②]，城坏，或中人为之奈何[③]？”子墨子曰：“问穴土之守邪？备穴者城内为高楼，以谨候望适人[④]。适人为变[⑤]，筑垣聚土非常者[⑥]，若彭有水浊非常者[⑦]，此穴土也，急堑城内穴亓土直之[⑧]。穿井城内，五步一井，傅城

足[9]，高地，丈五尺，下地，得泉三尺而止。令陶者为罂[10]，容四十斗以上，固顺之以薄鞈革[11]，置井中，使聪耳者伏罂而听之，审之穴之所在，凿穴迎之。

【注释】

①缚柱施火：穴攻之法，目的在摧毁城池。《通典》兵门谓："凿地为道，行于城下，攻城建柱，积薪于其柱，圜而烧之，柱折城摧。"

②坏：倒塌。

③或中人：当为"城中人"之误。

④适：通"敌"，下同。

⑤为变：变化。

⑥非常者：与平常不同。

⑦若彭：王念孙云："若，犹与也，彭与旁通。"

⑧堑：同"堑"，掘地。 亓：古"其"字。 直之：孙诒让云："直，当也。"即《备城门》篇中的"敌人为穴而来，我亟使穴师迎而穴之。"即对着敌穴挖洞道。

⑨傅城足：贴近城墙根。傅：附。

⑩罂(yīng 英)：口小肚大的瓶子。

⑪固顺之：固、紧固。顺：孙诒让云："'顺'，当作'幎'……亦作幂，《广雅·释诂》云'幂，覆也'。"鞈(luò 音洛)革：生皮革。

【译文】

禽滑釐拜了两拜再拜两拜，说道："请问古代有善攻术的人，挖地道至城下，在地洞中架梁柱放火烧，以至使城倒塌，城内的人对此怎么办？"墨子说："你问的是对付穴攻的办法吧？对付敌人的穴攻，要在城内建高楼，随时随地观察敌人动向。看敌方有何变化。如果敌人筑墙聚土的方法与平常不一样，或其附近有浊水，与往常不一样，那就是敌人在挖土打洞了。我方马上从城内往外直对着敌穴挖地道以破之。如果未知敌穴所在，则在城内凿井，五步一井，贴近城脚，高的地方，井深一丈五尺，低的地方，挖到泉水以下三尺即止。令陶工烧制口小肚大的瓦罂，容积在四十斗以上，用薄的生革

皮蒙住瓶口，使之紧固，将瓦罂置放井中，派耳朵好的人伏在瓦罂口听有否声响，以此查知敌穴之所在，然后凿穴迎敌。

【原文】

令陶者为月明①，长二尺五寸六围②，中判之③，合而施之穴中，偃一，覆一④。（柱之外善周涂⑤，亓傅柱者勿烧。柱者勿烧柱）善涂亓窦际⑥，勿令泄。两旁皆如此，与穴俱前。下迫地，置康若灰亓中⑦，勿满。灰康长五窦⑧，左右俱杂相如也⑨。穴内口为灶，令如窯⑩，令容七八员艾⑪，左右窦皆如此⑫，灶用四橐⑬。穴且遇，以颉皋冲之⑭，疾鼓橐熏之，必令明习橐事者勿令离灶口。连版以穴高下⑮，广狭为度，令穴者与版俱前，凿亓版令容矛，参分亓疏数⑯，令可以救窦，穴则遇⑰，以版挡之，以矛救窦，勿令塞窦，窦则塞，引版而郄⑱，过一窦而塞之⑲，凿亓窦，通亓烟，烟通，疾鼓橐以熏之。从穴内听穴之左右，急绝亓前，勿令得行。若集客穴⑳，塞之以柴涂，令无可烧版也。然则穴土之攻败矣㉑。

【注释】

①月明：王引之云："当为'瓦罂'。""岑仲勉云："下文百余字都未说及'罂'，而'窦'字共九见，若上文未说'窦'，则'窦'突如其来。"据此他认为当作"瓦窦"。瓦窦，瓦制的管状物，用于烧烟熏敌。

②六围：王引之云："'六围'上当有'大'字。"

③判：剖。

④偃一覆一：瓦窦剖为两半，一半里朝上，一半里朝下，以便相覆盖。

⑤从这一句至"与穴俱前"句，孙诒让认为"与上下文不相冢，疑当在后文'无柱与柱交者'下，然首尾文义亦不甚相接，未敢辄移，附识于此。"岑仲勉认

为只须此句至“柱者勿烧柱(后边“者勿烧柱”为衍文)”移正于后。译注者采用岑说,不译注部分在原文上用(　)号标明。

⑥际:两半瓦窦相接处,指窦缝。

⑦康:即糠字。　若:与。　灰:应为“炭”,灰不能燃烧,炭才能燃烧。

⑧五窦:即瓦窦。“五”为“瓦”字之误。灰康长瓦窦:言置糠、炭虽不能塞满(塞满空气不流通,糠炭不燃),但在长的方面要与瓦窦相齐,才能多发烟。

⑨左右俱杂相如:指糠炭要配得均匀。

⑩窯:“窑”字。烧瓦的灶。

⑪员:孙诒让云:“员,即丸也。”将艾草扭结成球,谓之艾丸。

⑫左右窦皆如此:岑仲勉注:“此一句,按系后释‘左右俱杂相如也’两句之注文。”

⑬橐:指风箱。

⑭颉皋:即桔槔,起重省力之具。

⑮连版:编连木板。其高度宽窄与穴相应,掘穴至何处,即将连版同时推进,一方面挡敌,另方面用以置放瓦窦烧烟。

⑯参分亓疏数:苏时学云:“参与三同。”孙诒让云:“此言版上凿空之数。”

⑰则:通“即”。

⑱郄(xì 细):通“郤”,退。此字今写为“却”。

⑲过:“遇”的误字。

⑳集客穴:指我方集结冲入敌穴处。

㉑然则:如此,那么。

【译文】

令烧陶工人烧制瓦窦,每管长二尺五寸,粗六围,从中垂直剖开为两半,一半里朝上,一半里朝下(以便于放燃烧物质)。合盖后将接缝涂抹好,不使管内熏烟泄漏出来。穴的两边都放瓦窦,穴开至何处,瓦窦即随着一路安置。瓦窦下端接地,里边放上糠、炭,但不要压紧,以便于空气流通,糠炭均匀拌合。隧洞口建灶,形如烧瓦的窑,将扭结成球状的艾草七、八枚放在穴的两边作引火用,每灶用四台风箱。我方所掘之穴将与敌穴相遇时,用桔槔将相隔的土层凿破,急鼓起风箱用烟熏敌。一定要命令熟习风箱性能的人不要擅离灶口。把木板连起来可以阻挡敌人,连板的高度与宽度应与穴相

当，穴掘至何处，即将连版同时推进，在连板上或疏或密地凿几个孔，孔要能穿矛并能通烟管，当瓦窦烟管阻塞时用矛凿通。我方掘的穴如果与敌穴相遇，就用木板阻敌。用矛凿通瓦窦，不使它阻塞，如果瓦窦阻塞了，即引连板退却。碰上瓦窦阻塞，马上将它凿通，使之通烟，烟通后，急鼓风箱以烟熏敌。在穴中听周围的动静，如果得知敌方正往我方掘穴，马上阻绝，不能让它前进。如果我方已冲至敌穴处，须改用涂泥之柴阻敌，使敌人不能烧毁我方的连板。这样，敌人掘穴攻城就将遭到失败。

【原文】

寇至吾城，急非常也①，谨备穴②。穴疑有应寇，急穴。穴未得③，慎毋追。

凡杀以穴攻者④二十步一置穴，穴高十尺，凿十尺⑤，凿如前⑥，步下三尺⑦，十步拥穴⑧，左右横行，高广各十尺杀。

俚两罂⑨，深平城⑩，置板亓上，𰂖板以井听⑪。五步一密。用揄若松为穴户⑫，户穴有两蒺藜⑬，皆长极亓户⑭，户为环⑮，垒石外埻⑯，高七尺，加堞亓上。勿为陛与石⑰，以县陛上下出入⑱。县炉橐⑲，橐以牛皮，炉有两瓴⑳，以桥鼓之百十㉑，每亦熏四十什㉒，然炭杜之㉓，满炉而盖之，毋令气出。适人疾近五百穴㉔，穴高若下㉕，不至吾穴，即以伯凿而求通之㉖。穴中与适人遇，则皆圉而毋逐㉗，且战北㉘，以须炉火之然也，即去而入壅穴杀㉙。有㑩䆀㉚，为之户及关籥独顺㉛，得往来行亓中。穴垒之中各一狗，狗吠即有人也。

【注释】

①非常:非同寻常。

②从“谨备穴”至“急穴”一段,文字有错简,应为“谨备寇,疑有穴,应急穴”。

③穴未得:岑仲勉注:“‘追’字仍应就穴而言,谓未确知敌穴所在,我所试掘之穴不应再向前进,否则反以资敌也。”

④杀:此“杀”字当为“破灭”之意。

⑤凿十尺:当为“广十尺”。

⑥凿如前:即向前凿。如:通“而”。

⑦步下三尺:指每隔一步比地面再低三尺。使具有斜度。

⑧“十步拥穴”至“高广各十尺杀”句:孙诒让注:“‘杀’上疑当有‘为’字。此言凡穴直前十步,则左右横行,别为方十尺之穴,谓之杀,以备旁出也。”

⑨俚:通“埋”。

⑩平城:与城墙下地面相平。

⑪嬭板:岑仲勉注:“字典无嬭字。……余以为嬭读如册,覆盖之义。”从此句至下句“松为穴户”苏时学认为有错简,据上下文意当为:“嬭板以听,井五步一,密用梯若松为穴户。”密:王景羲读为“穴”。

⑫梯:字书无此字,大概是木名。苏时学云:“‘梯’或‘桐’字之讹。” 户:门。

⑬蒺藜:见《备城门》篇第八段注释③。

⑭极:至

⑮环:门环。

⑯堺:孙诒让云:“‘堺’疑‘埻’字之误。……盖即‘郭’之异文。”郭:周郭,指穴的周围。城墙,此言穴外垒石为郭以备拒守。

⑰陛:台阶。勿为陛与石:言穴有斜度,掘穴愈深,上下愈不便,如作台阶,万一敌人攻入,反被利用。

⑱县陛上下出入:岑仲勉认为,县(悬)陛即为环索,类似于近世之铁索缆车,可以上下牵挽。

⑲炉橐:炉灶及风箱。

⑳瓴:同“缶”,瓦器,肚大口小。

㉑桥:古人称牵扯上下的工具为“桥”。毕沅云:“桥,桔槔也。” 百十:孙诒让云:“百十,似言桥之重,‘百’上疑脱‘重’字,‘十’当为‘斤’。”

㉒每亦熏四十什:孙诒让注:“以文义审之,此当作‘毋下重四十斤’。”

㉓然：燃。杜：填充。

㉔五百："吾"字之讹。

㉕穴高若下：言敌穴或比我穴高，或比我穴低。

㉖伯：孙诒让云："疑当作'倚'，倚，邪也。"伯凿，即斜凿。

㉗圉：同"御"。

㉘且战北：一面战一面佯败，诱敌入我穴。北：败逃。

㉙雍穴杀：即注释⑧的"拥穴"，隧洞两边再掘的穴洞。

㉚佩䆀：据孙诒让、毕沅注，当为"鼠窜"，老鼠隐藏之处，䆀：孙云："疑'窜'之异文。"

㉛关簭：即"管钥"，门锁与钥匙。独顺：孙诒让认为是"绳幎"之误，即"系绳幂（覆盖）凿（门上所凿的孔）"，作观敌防敌之用。

【译文】

敌人至我城下，迅疾而非同寻常，需认真加以防备，应怀疑敌人采用穴攻之法，要加紧掘穴拒敌。在未摸清敌穴方位时，须谨慎从事。

打破敌人的穴攻，是二十步掘一穴，穴高十尺，宽十尺，每往前掘一步，穴道就要比地面低三尺，穴内每十步往左右两侧各凿一拥穴，以备从旁进出，拥穴高与宽均十尺。

城墙下埋两个瓦罂与城下地面相平，用木板覆盖瓶口，伏在罂上可查听敌穴的动静。五步打一井。穴内用桐木或松木做门，门内布放蒺藜，蒺藜的长与门齐等。门上安门环。穴周围堆石头，高七尺，石堆上砌女墙。穴内不要修台阶，用悬索牵引当阶梯以便上下出入。备好炉灶与风箱，风箱用牛皮制成袋状，用桔槔作牵引鼓动风箱，桔槔重百十斤，最少不能低于四十斤，将燃炭塞进炉灶，填满后盖好，不要让它漏气。快接近敌穴时，敌穴的位置可能或高于或低于我穴，此时要斜着掘穴速与敌穴相通。如果掘穴时与敌穴相遇，只防御不追逐，故意且战且败诱敌深入，待灶火点燃即转入两旁的拥穴中，如鼠隐藏，门拉上锁，门上凿孔系绳，从孔中可观敌人动静，穴中可往来行走。穴外石墙放一只狗，听到狗叫说明有人到来。

【原文】

斩艾与柴长尺，乃置窯灶中，先垒窯壁迎穴为连[①]。

凿井傅城足，三丈一[②]，视外之广狭而为凿井，慎勿失。城卑穴高从穴难[③]。凿井城上[④]，为三四井，内新甀井中[⑤]，伏而听之，审之知穴之所在[⑥]，穴而迎之。穴且遇，为颉皋[⑦]，必以坚材为夫[⑧]以利斧施之，命有力者三人用颉皋冲之，灌以不洁十余石[⑨]。

趣伏此井中[⑩]，置艾亓上，七分[⑪]，盆盖井口[⑫]，毋令烟上泄，旁亓橐口，疾鼓之。

以车轮辒[⑬]，一束樵，染麻索涂中以束之[⑭]。铁锁，县正当寇穴口。铁锁长三丈，端环[⑮]，一端钩。

【注释】

①连：王引之云："'连'下当有'版'字。"连版：编连木板。见本文第二段注释⑮。

②三丈一：三丈一井。上文说"五步一井"，古代六尺为一步，五步也即三丈。

③卑：低。从穴：岑仲勉注："从与踪通，谓如果城墙太矮，凿穴太高，则难以踪迹或探测敌穴之所在。"

④城上：当为"城内"之误。

⑤甀：孙诒让云："当为'瓴'之误。"瓴，亦罂一类的瓦器。

⑥审之："之"为衍文。

⑦颉皋：即"桔槔"，见本文第二段注释⑭。

⑧夫：同"趺"，此指桔槔杆。

⑨不洁：指不洁之物。　石(dàn 旦)：容量单位。

⑩趣伏此井中：据毕沅、孙诒让、岑仲勉注：趣：同"促"。伏，"状"之误，状，通"装"。此，为"柴"字之误。井，为'其'字之误，其，指灶。

⑪七分：孙诒让云："七分，义不可解，疑当作'七八员'三字。"见本文第二段注释⑪。

⑫井口：井，为"其"字之误（岑仲勉云）。

⑬以车轮辒：孙诒让云："辒辒同，上当有'为'字。辒：见《备城门》第七段注释⑦。

⑭染麻索涂中以束之：意思是用染过的麻索束轮于木，并用泥涂上以防火烧。

⑮端环：指一端为环，即用铁环相连扣。

【译文】

将艾草与柴斩断为一尺长一截，置放窑灶中，先垒灶，用连板拒敌

在城脚下凿井，三丈一井，视城外的宽窄来定井的位置，切不可有失误。如果城低穴高，就难以探测敌穴的踪迹。

在城内凿三、四个井，井内置放瓦瓿，可伏在瓿上听，以查知敌穴所在的方向，然后掘穴迎敌。如果发现敌穴，就使用桔槔，一定要用坚硬的木材做桔槔杆，将锋利的斧头系在杆上，命三个身强力壮的人用桔槔冲敌穴，并向敌穴倾倒十几石污秽物。

赶快将柴装入灶中，将纽结成球状的艾草七八枚点燃放进灶中，用盆盖好灶口，不让烟往上泄，立马拉开风箱鼓风以烟熏敌。

用车轮当作阻敌的武器，用染过的麻绳将车轮束于木上，外面涂上泥以防火烧。用铁锁悬在正对敌穴口之处，铁锁长三丈，一端为铁环相连扣，另一端有钩。

【原文】

㑩穴高七尺，五寸广①，柱间也尺②，二尺一柱③，柱下傅舃④，二柱共一员十一⑤。两柱同质⑥，横员士⑦，柱大二围半，必固亓员士，无柱与柱交者⑧。

穴二窯，皆为穴月屋⑨，为置吏、舍人，各一人，必置

水。塞穴门以车两走[10]，为薀[11]，涂亓上，以穴高下广狭为度，令入穴中四五尺，维置之[12]。当穴者客争伏门[13]，转而塞之为窯，容三员艾者[14]，令亓突入伏尺[15]。伏傅突一旁[16]，以二橐守之，勿离。穴矛以铁，长四尺半，大如铁服说[17]，即刃之二矛[18]，内去窦尺[19]，邪凿之，上穴当心[20]，亓矛长七尺。穴中为环利率[21]，穴二[22]。

【注释】

①偑穴：穴两旁的小穴。此句及下句孙校本原文断句为："偑穴高七尺，五寸广，柱间七尺。"如广只五寸，则穴中无法立"二围半"粗的柱，今据岑仲勉注本改。

②也尺："七尺"之误。

③二尺一柱：谓穴墙一边二尺一柱。

④傅舄（xì 系）：傅，附。舄，通"磶"，柱下基石。

⑤员十一：孙诒让认为，当为"负土"之误。负土，指支垫柱石的土石。

⑥质：通"碽"，碽，磶石。

⑦横员土：横，指两柱石下同横连一木板，木板下填土支垫。员土：亦即"负土"之误。

⑧无柱与柱交者：孙诒让云："似谓柱横直相交，然'无'字必误。"本文第一段中的"柱之外善周涂，亓傅柱者勿烧"句当接于此句后，故译出。

⑨皆为穴月屋：王引之云："当作'皆为穴门上瓦屋。"

⑩车两走：毕沅云："即车轮。"走：离开。

⑪薀：同"辒"，即本文第四段的"以车轮辒"，见《备城门》第七段注释⑦。

⑫维：绳系。

⑬客：敌人。门：孙诒让云："疑'斗'之误。"

⑭容三员艾者：塞入三枚纽结成球状的艾草团。员：通"丸"。

⑮伏尺：毕沅云："一本无'伏尺'二字。"

⑯伏傅：隐蔽起来。

⑰铁服说：岑仲勉注："余按'服说'与'铁钺'音甚相近。"铁钺：古代的战具。

⑱二矛：古代将矛分为酋矛、夷矛。

⑲内："穴"之误。　窦：穴口。

⑳上穴当心：据上下文意，"上"当为"下"。下穴，指往下掘穴。当心：谓穴开至地心。

㉑环利率：岑仲勉注："环利率即环利通索，简言之为环索，类似近世之铁索缆车。"

㉒穴二：为"穴上下"之误。指用环索牵引于穴中上下出入。

【译文】

鼠穴高七尺五寸，宽及两旁立柱的间隔均七尺，穴墙边二尺立一柱，柱下置基石，两柱石底部用横板连接，板下置土填垫。柱粗二围半，垫土一定要填紧，柱与柱不相交。

每穴置两灶，穴门上盖瓦，灶由吏卒、舍人负责，要储备水。敌人攻入穴中，即用轮辒阻敌通道，轮及木要涂泥以防火。轮的大小要根据穴的高低宽窄来定，将轮置于穴四、五尺之处，用绳系悬于穴上。当敌攻入我方穴洞之时，即燃灶火熏敌。灶中插入三枚艾草球，敌进来时，用两只风箱鼓风燃烟熏敌，鼓风人不要离开岗位。凿穴的矛用铁制成，长四尺半，大如斧钺，与酋矛、夷矛相同，穴掘到离穴口一尺处深时要往下斜掘，直掘至地心，此时掘穴的矛要有七尺长才够用。穴中用环索牵引以便上下出入。

【原文】

凿井城上[①]，俟亓身井且通[②]，居版上[③]，而凿亓一偏[④]，已而移版，凿一偏。颉皋为两夫[⑤]，而旁狸亓植[⑥]，而数钩亓两端[⑦]，诸作穴者五十人，男女相半。五十人[⑧]。攻内为传士之□[⑨]，受六参[⑩]，约枲绳以牛亓下[⑪]，可提而与投[⑫]，已则穴七人守退，垒之中为大庑一[⑬]，藏穴具亓中。难穴[⑭]，取城外池唇木月散之什[⑮]，斩亓穴[⑯]，深到泉。难近穴为铁

铁[17]。金与扶林长四尺[18]，财自足[19]。客即穴[20]，亦穴而应之。

【注释】

①上：当为“下”。

②身：王念孙云：“身者，穿之坏字也。”

③居版：站在木板上。

④偏：通“偏”，一偏，即一边。下同。

⑤颉皋：即桔槔。两夫：指桔槔的两端。

⑥狸：通“埋”，下同此。植：柱。

⑦数：吴钞本“数”作“敷”。敷：傅，附着。

⑧五十人：此句为衍文。

⑨攻内为传士之□：据孙诒让、苏时学校注：内，为“穴”字之误。攻穴犹凿穴。士，为“土”字之误。岑仲勉认为，“□”当为“具”字。传，移也，运土的意思。

⑩枲(xǐ 喜)：大麻。枲绳：麻绳。牛：苏时学云：“疑‘绊’字之误。”

⑪与：举。

⑫六参：孙诒让云：“‘参’疑当为‘絫’，形近而误。”絫，“虆(léi 擂)的借字。虆：盛土的笼。

⑬岑仲勉云，垒“疑是可供休息之垒”，庑，“门屋也。”

⑭难穴：岑仲勉云：“难穴即阻敌之穴攻。”

⑮池唇：护城河边。孙诒让认为，“月”为“瓦”之误，“什”为“外”之误。

⑯斩亓穴：孙诒让云：“当作‘堑亓内’。”即在城内掘穴迎敌。

⑰铁铁：铁斧。

⑱金与扶林：孙诒让云：“‘扶林’疑当作‘铁枋’，枋，柄通。”岑仲勉注：“‘金与扶林’……，余疑应作‘铁与柄’（铁字误分为‘金、扶’两字），谓铁与柄共长四尺。”

⑲财：通“才”。下同。

⑳客：敌方。　即：如果。

【译文】

在城下凿井，待井将凿通时，站在木板上，先从井的一边往里凿，这一边凿好后，再移动木板凿另一边。起重用的桔槔分为两端，旁边埋上木柱作支撑，两端著上钩。掘穴用五十人，男女各一半。掘

出的土用六只竹笼在穴中传送，竹笼盛土后用麻绳系绕，用环索牵上穴口将土倒掉。穴掘好后留七人守护，穴中置门屋，将掘穴的工具藏在里边。为阻止敌人掘穴进攻，可在护城河两边散放木头、瓦石。在城内掘穴迎敌，掘深至泉水处即止。阻击临近的敌穴，要用铁斧，铁斧及其柄长四尺，才足以御敌。敌方如果采用穴攻，我方就掘穴以拒之。

【原文】

为铁钩钜长四尺者①，财自足，穴彻②，以钩客穴者。为短矛、短戟、短弩、虻矢③，财自足，穴彻以斗。以金剑为难④，长五尺，为銎⑤、木杘⑥，杘有虑枚⑦，以左客穴⑧。

戒持罂，容三十斗以上，狸穴中，丈一⑨，以听穴者声。

为穴，高八尺，广⑩，善为傅置⑪。具全牛交稾⑫，皮及坫⑬，卫穴二⑭，盖陈靃及艾⑮，穴彻熏之以⑯。

【注释】

①钜：同“距”。铁钩距，是用来钩敌方掘穴士兵的一种武器。

②彻：通。

③虻（méng 萌）矢：短矢。

④以金剑为难：孙诒让云：“此义难通，疑当作‘斪以金为斳。……即谓以铜为斫也。”剑为“斪”之误。“斳”即“斫”字，指其刃之首，故以金为之。金：指铜一类金属。难：拒敌的意思。

⑤銎（qióng 穷）：斧子上安柄的孔。

⑥木杘：《广雅·释诂》：“杘，柄也”《玉篇》：杘，“丑利切”读“此”音。

⑦虑枚：孙诒让云：“‘虑’疑‘鑢’之省。《说文》金部云‘鑢，错铜铁也。’谓以木柄为齿，若鑢错。”鑢：打磨铜铁的工具。错：磨刀石。杘有虑枚：指木柄上有经过打磨而锋利的金属齿口。

⑧左：岑仲勉注：“左与挫音近。”挫：阻、御的意思。

⑨丈一：孙诒让云：“疑‘丈’上当有‘三’字。”

⑩孙诒让云："'广'下疑脱'尺'数。"前文言穴高十尺、广八尺，据此译。

⑪善为傅置：孙诒让云："疑当作'善为傅埴'即上文云'善周涂其傅柱者'之义。"

⑫具全牛交槖：孙诒让云："疑当作'具炉牛皮橐。"即准备炉灶和牛皮做的鼓风箱。槖，"橐"之误。

⑬皮及垯：孙诒让云："疑当作'及瓦缶'。"垯，为"埮"之误，"埮"同"缶"。瓦缶：即上文的"瓦窦"。

⑭卫：岑仲勉云："卫，旧无解，犹言'每'也。"

⑮盖：孙诒让云："'盖'当为'益'。"陈：填放。䨣：即"霍"字，一种香草。

⑯熏之以：当为"以熏之"。

【译文】

造四尺长的铁钩距才够用，打通敌穴之后，可用来钩敌。制造短矛、短戟、短弩、寅矢才够用，打通敌穴以后用来作战。砍杀敌人的武器用青铜作刃口，长五尺，穿孔，装上木柄，木柄上有经过打磨的齿口，用以阻拒敌人。

备置容积在三十斗以上的瓦罂，将瓦罂埋到穴中，三丈一个，以便查听敌人掘穴的声响。

掘穴，穴高八尺，宽十尺。穴墙两边的柱子，外面要用泥涂抹好以防火烧。准备好炉灶及牛皮做的风箱，以及熏烟用的瓦窦，每穴两管瓦窦，管中多陈放霍草、艾草，待打通敌穴后用来熏敌。

【原文】

斧金为斫①，屎长三尺，卫穴四②。为垒③，卫穴四十，属四④。为斤、斧、锯、凿、镢⑤，财自足。为铁校⑥，卫穴四。

为中橹⑦，高十丈半⑧，广四尺。为横穴八橹⑨，盖具槖枭⑩，财自足，以烛穴中。

盖持醞⑪，客即熏，以救目，救目分方鑿穴⑫，以益盛醞置穴中⑬，文盆毋少四斗⑭。即熏，以自临醞上⑮及以洇

目⑯。”

【注释】

①斧金为斫：用铜做斧的刃口。斫斧：斧刃。

②卫：按岑仲勉注，通“每”，下同。

③垒：孙诒让云：“疑当为‘蔂’。蔂，盛土的竹笼。

④属四：属，即《备城门》中的”居属“，锄一类的工具。

⑤钁：即“镤”，大锄。

⑥铁校：孙诒让云：“盖铸铁为阑校以御敌。”《说文》：“校，木囚也。”铁校，即铁栏杆。

⑦櫓：大楯，即以木做的遮障物。

⑧高十丈半：孙诒让云：“疑丈当作尺。”

⑨八櫓：孙云：“疑当作大櫓。”

⑩盖：孙诒让云：“当亦‘益’之误。”稾：即“稿”，谷类植物的茎。枲：麻。枲麻均可作燃火之具。

⑪盖持酝：孙诒让云：“此亦当作‘益持醯’。《广韵》十二齐云‘醯，俗作醓’，此‘酝’即‘醓’之误。”醯(xi 西)：醋。下句同。

⑫鑿：苏时学云：“疑‘凿’字之讹。”

⑬益：苏时学云：“‘益’，疑‘盆’字之讹。”

⑭文盆：大盆。“文”为“大”字之误(孙云)。

⑮自：当为“目”。

⑯洒：孙诒让案：“‘洒’当为‘洒’。《说文》水部云‘洒，涤也’。”

【译文】

砍斧用青铜作刃口，柄长三尺，每穴四把。准备盛土的竹笼，每穴四十具，锄头四把，还要准备斧斤、锯子、凿子、大锄等才够用。置铁栏杆，每穴四个。

准备遮障用的楯，楯高十尺半，宽四尺。横阻敌穴要用大楯，多备禾秆麻秆才够用，禾秆麻秆可用来照明。

多备些醋，敌人如果施用烟熏，用它保护眼睛，为了保护眼睛还可以分向凿穴。用盆盛醋放置穴中，大盆的醋不少于四斗。即使

烟熏，可把眼睛对着醋盆，或用醋洗目以防烟。

备蛾傅第六十三

【题解】

本篇言御蛾傅之法。蛾傅，指敌人如蚂蚁般涌来，密集冲锋，奋力爬城，拼死搏战。

墨子指出，守御的方法是居高临下，使用一切战具杀伤爬城之敌，特别强调采用火攻。文中具体介绍了“传汤”、“火捽”、“烧荅”等火具的制作及其功用。

本文后半部分与《备梯》篇后半部门完全雷同，可见墨文错简的程度，或许为墨家弟子记录时间的不同所致。

【原文】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问适人强弱①，遂以傅城②，后上先断③，以为淹程④，斩城为基⑤，掘下为室，前上不止，后射既疾⑥，为之奈何？”子墨子曰：“子问蛾傅之守邪⑦？蛾傅者，将之忿者也⑧。守为行临射之⑨，校机藉之⑩，擢之⑪，太氾迫之⑫，烧荅覆之⑬，沙石雨之，然则蛾傅之攻败矣。

【注释】

①适：通“敌”，下同。　强弱：此义难通，今依王闿运校本作“强梁”译。强梁：逞强之意。

②傅：附着，沿着。下同。

③断：斩。

④淹：王念孙云：“‘淹’者‘法’之误。”法程：法规。

⑤斩：通"堑"。

⑥疾：急速。

⑦蛾傅：指敌人缘墙而上，如蚂蚁之密集缘墙而上。蛾：蚁。

⑧将之忿者：指拼死决一死战。

⑨行临：即高临，居高临下。

⑩校机藉之：校机，即《备高临》篇的"枝机"。见《备高临》篇第一段注释⑪。

⑪擢：拔。

⑫太氾：孙诒让云："当为'火汤'。"

⑬荅：竹编的遮挡矢石之物。

【译文】

禽子再拜，说："请问，如果敌人逞强，缘城而上，后上者将被斩首，以军法督阵。凿城为基，掘地为室，前队奋力爬城不止，后队猛发弓矢支援，面对此种情况怎么办？"墨子答到："你问的是怎样对付敌人如蚂蚁般涌来缘城而上的进攻吧？敌人爬城，是准备拼死决战的。对付的办法是居高临下予以射击，发动枝机压迫敌人，拔除一切可供依托的物体，烧热水往敌人头上倒，燃烧遮荅覆盖敌人，从城上投沙石势如雨下，这样敌人以密集兵力爬城进攻就必然遭到失败。

【原文】

备蛾傅为县脾①，以木板厚二寸，前后三尺，旁广五尺，高五尺，而折为下磨车②，转径尺六寸③。令一人操二丈四方④，刃其两端，居县脾中，以铁璅敷县二脾上衡⑤，为之机⑥，令有力四人下上之，弗离。施县脾，大数二十步一⑦，攻队所在六步一⑧。

为纍⑨，荅广从丈各二尺⑩，以木为上衡，以麻索大徧

之[11]，染其索涂中，为铁鏁[12]，钩其两端之县。客则蛾傅城，烧荅以覆之，连筵[13]，抄大皆救之[14]。以车两走[15]，轴间广大以圉[16]，犯之[17]。融其两端[18]。以束轮[19]，徧徧涂其上[20]。室中以榆若蒸[21]，以棘为旁[22]，命曰火捽[23]，一曰传汤[24]，以当队[25]。客则乘队[26]，烧传汤，斩维而下之[27]，令勇士随而击之，以为勇士前行[28]，城上辄塞坏城。

【注释】

①县脾：县：同"悬"。岑仲勉注："县脾是方形无底之木箱，前后各阔三尺，两旁五尺，高五尺，其中恰可容一人。"

②下磨车：即辘轳车，今称滑车。

③转径：指滑车车轮的直径。

④方：毕沅云："疑'矛'字。"

⑤璅："琐"字之误，琐，通"锁"。 敷：附。二：衍文。 上衡：上端的横木。

⑥为之机：转动滑车。

⑦大数：大概。

⑧攻队：敌人进攻线。

⑨纍：通"礧"，石头。

⑩广从：即广纵，指宽和长。从：同"纵"。 丈各：当为"各丈"。

⑪以麻索大徧之：孙诒让云："疑当作'以大麻索编之'。"徧：同"编"。

⑫铁鏁：铁锁。

⑬连筵：吴毓江认为是"连梃"。用来打击女墙外爬城敌人的工具。

⑭抄大：孙诒让云："当作'沙火'。" 救：止。救之：阻止敌人。

⑮车两走：孙诒让云："车两走即两轮。"

⑯圉：孙诒让云："疑当作'围'。"

⑰犯之：文义不详。

⑱融其两端：孙诒让云："'融'疑当为'𧈲（tóng 彤）之变体。《玉篇·矛部》云：'融'，刺矛也'"。𧈲其两端：就是将束轮轴的大木两端削成刺矛状。

⑲以束轮：参照《备穴》篇，应为"以木束轮"。

⑳徧徧：遍涂的意思，加强语气。

㉑室：通“窒”。窒中：充塞其中。　若：或。蒸：《周礼·甸师》郑注：“大木曰薪，小曰蒸。”

㉒棘：荆棘。

㉓命曰：名曰。命，同“名”。捽(zuó着)：烧。

㉔传汤：孙诒让云：“传汤，即以车两走所作械名。”指在两轮间充塞柴薪和荆棘的机械，着火后坠下烧敌。

㉕当队：对着敌军展开的进攻线。

㉖客：敌方。　则：如果。　乘队：指缘城展开进攻。

㉗斩维：砍断绳子。因车轮是用绳子系着的，故用时须斩断而后可以坠下烧敌。

㉘以为勇士前行：指先以传汤替勇士开路。

【译文】

防御敌人以密集兵力爬城，要制作吊箱，吊箱木板厚二寸，前后宽三尺，两边宽五尺，箱高五尺。造滑车，滑车转轮的直径为六寸，命一人持二丈四尺长的长矛站在吊箱上，矛的两端要锋利，用铁锁勾系吊箱上端的横木，转动滑轮，命四个力士从吊箱上下刺杀爬城的敌人。吊箱二十步置一个，在敌人攻线之处要六步置一箱。

准备石块，制作遮障矢石的竹荅，竹荅长宽各一丈二尺，上边的横木用大麻索缠绕，用泥涂抹以防火烧，用铁锁勾系竹荅的两端。敌人如果爬城而上，就燃烧竹荅覆盖敌人。用连杆击敌，投沙石燃大火阻挡敌人爬城。将车的两个轮子束在大木上，车轴的距离要宽，大木两端要像刺矛那样尖利，木及车轮都抹上泥土，中间充塞榆柴蒸木等易燃物，旁置荆棘。这种机械名之曰火捽，又名叫传汤。把它放在面对敌人的攻线上，敌人如果爬城，就燃烧传汤，割断系绳，让车轮从城上坠下烧杀敌人。命令勇士随之出击，坠落的车轮可为勇士们开路。城上的人要立马抓紧修复被毁坏的墙。

【原文】

城下足为下说镵杙①，长五尺，大圉半以上②，皆剡其

末②，为五行，行间广三尺，狸三尺④，大耳树之⑤。为连殳⑥，长五尺，大十尺⑦。梃长二尺，大六寸，索长二尺⑧。椎，柄长六尺，首长尺五寸。斧，柄长六尺，刃必利，皆葬其一后⑨。苔广丈二尺，□□丈六尺⑩，垂前衡四寸⑪，两端接尺相覆⑫，勿令鱼鳞三⑬，著其后行⑭。中央木绳一⑮，长二丈六尺，苔楼不会者以牒塞⑯，数暴干⑰，苔为格，令风上下。牒恶疑坏者，先狸木十尺一枚一⑱，节坏⑲，邓植以押虑卢薄于木⑳，卢薄表八尺㉑，广七寸，经尺一㉒，数施一击而下之㉓，为上下钙而斲之㉔。

【注释】

①下说：下端尖锐，"说"当为"锐"之误。 镵杙：尖木桩。《说文》金部："镵，锐也。"墨子提出在城下插上削尖的木桩，一方面可阻拦敌人行动，另方面，爬城的敌人摔下来，也可杀伤敌人。

②圉半：围半。圉："围"之误。

③剡：削尖。

④狸：通"埋"。

⑤大耳：孙诒让云："疑'犬牙'之误。"

⑥连殳：一种军器。即《备城门》篇中的大梃。

⑦大十尺：孙诒让云："殳不得大至丈，必有误，疑'大十'当作'大寸'。"或当作"大十寸"。

⑧索长二丈：连梃这种军器，类似于农村的打禾杆，两节杆之间用索连系，杆可以旋转，用力省而打击重。

⑨皆葬其一后：此句有误。

⑩□□丈六尺：《备城门》篇言"苔广九尺，长十二尺"，本句空格当是"其长"二字。

⑪四寸：岑仲勉注："殆'四尺'之讹。"

⑫两端接尺相履：苔不止一片，一片接一片，平行展开两片苔相交接的两端要相扣覆，不留空隙，所以接头相覆一尺。

⑬勿令鱼鳞三：不要如鱼鳞般参差不齐。三：同“参”。

⑭著其后行：岑仲勉云：句前应有“皆”字，因为苔的构成不止一片。后行：后边的横木。行，“衡”之误。

⑮中央木绳一：中央，指后衡的中间。木：孙诒让云：“疑当作‘大’。”苔是以绳为牵扯的。

⑯苔楼：苔张开，形似城楼。　不会：指不密合。　牒：板木。

⑰暴干：晒干。

⑱一枚一：后“一”为衍文。

⑲节坏：当作“即坏”。

⑳邓植以押虑卢薄于木：邓：毕沅云“即斫字”。植：木。虑：衍文。卢薄：柱上的横木，俗称壁柱。

㉑表：“长”之误。

㉒经：通“径”，直径。

㉓数施一击：指多次槌击。

㉔钙：岑仲勉注：“余颇疑为‘钉’之讹。”斲：“斫”之误。

【译文】

城下多插削尖的木桩，每棵长五尺，大的围半以上，末端削尖，排五行，每行距离三尺，插入地下三尺，犬牙交错竖立。准备好打击敌人的连殳，连殳长五尺，粗一寸；连梃长二尺，大六寸，系梃的绳长二尺。椎，柄长六尺，柄首长一尺五寸。斧，柄长六尺，斧口必锋利。竹苔宽丈二尺，长丈六尺，前面的横木四尺，苔与苔的两端交接处要相扣覆一尺，不要像鱼鳞那样参差不齐。各片苔都附在后边的横木上，后边横木的中间系一大绳，长二丈六尺，备牵垂之用。苔楼不密合的地方用板片填塞，保持干燥。苔中要有空格，使空气流通。为了防止城堞可能被损坏，可予先埋一棵十尺长的木头，如果城堞坏了，就斫一棵木头把它横着钉在埋好的木桩上，横木长八尺，宽七寸，直径一尺，然后频频槌击使横木下移，上下钉牢。

【原文】

经一钧①、禾楼②、罗石③、县苔、植内毋植外④。

杜格[5]，狸四尺，高者十丈，木长短相杂，兑其上[6]，而外内厚涂之。

为前行行栈[7]、县荅。隅为楼[8]，楼必曲里[9]。土五步一，毋其二十畾[10]。爵穴十尺一[11]，下堞三尺，广其外。转牖城上[12]，楼及散与池革盆。若转，攻卒击其后，缓失治。车革火。

凡杀蛾傅而攻者之法[13]，置薄城外[14]，去城十尺，薄厚十尺。伐操之法[15]，大小尽木断之[16]，以十尺为断[17]，离而深狸坚筑之，毋使可拔。

【注释】

①经一钧：岑仲勉注："此节必有脱误，'经一'或上文'经尺一'之复出。"钧：孙诒让云："疑当作'钩'，上疑有脱字。"

②禾楼：孙诒让云："'禾'疑当作'木'，《备城门》篇有木楼。"

③罗石：即礧石、大石头。

④植内毋植外：植，柱也。谓荅要张挂在柱的内方，不要张挂在柱的外方。

⑤杜格：即柞格，用木头围成的阻碍军行的障碍物。孙诒让云："'柞''杜'形近而误。"

⑥兑：同"锐"。

⑦为前行行栈："为前行"三字与上下文义难通，似为错简。行栈：指行城上的桥道，可伸可收。

⑧隅为楼：谓城隅置楼。隅：城角。

⑨曲里：孙诒让云："'曲里'，即'再重'之讹。"

⑩毋其二十畾：孙诒让云："疑当作'毋下二十畾'，此书'其'字多作'亓'，与'下'形近，故互讹。"畾：通"虆"，盛土的笼。

⑪爵穴：城堞间的孔穴。

⑫转牖城上：从此句至"车革火"文义互不相属，有脱误，故难译出，仅保留原文备查。

⑬杀：破。

⑭薄：岑仲勉注："薄，柱也。亦得为障碍物。"

⑮伐操：毕沅云："'操'当为'薄'。"伐薄，指伐木为柱。

⑯尽木：应为"尽本"。本：根。

⑰断：截。

【译文】

城上置木楼，堆石块，张挂竹荅，竹荅要悬于柱子的里侧。

作障碍用的柞格，下部埋四尺。柞格高十尺，长短木头相间，上端削尖，外面涂抹厚泥。

城上放置可伸缩的桥道和悬张着的竹荅。城的四角建楼，楼必定是两层。五步一堆土，最少不能少于二十笼。在城堞下凿孔穴，每间隔十尺凿一孔，孔穴对着城外的部分要凿宽些。

挫败敌人如蚂蚁般蜂涌爬城的进攻，还可在城外安插木藩篱，离城墙十尺，木藩篱厚度为十尺，伐木时，大小树木连根砍断，十尺长一截，相互间杂深埋于地下，并捶紧固，使敌人不易拔动。

【原文】

二十步一杀[①]，有�[②]，厚十尺。杀有两门，门广五步，薄门板梯狸之[③]，勿筑，令易拔。城上希薄门而置捣[④]。

县火，四尺一椅[⑤]。五步一灶，灶门有炉炭。传令敌人尽入，车火烧门[⑥]，县火次之，出载而立[⑦]，其广终队[⑧]，两载之间一火，皆立而待鼓音而然，即俱发之。敌人辟火而复攻，县火复下，敌人甚病。

敌引哭而榆[⑨]，则令吾死士左右出穴门击遗师[⑩]，令贲士、主将皆听城鼓之音而出，又听城鼓之音而入。因素出兵将施伏[⑪]，夜半，而城上四面鼓噪，敌人必或[⑫]，破军杀将。以白衣为服，以号相得。

【注释】

此段与《备梯》篇后部分完全相同，疑错简。

①杀：岑仲勉注为“豫备投掷敌人之所，因名曰‘杀’。”

②填：孙诒让云：“当作‘鬲’。”鬲：通“隔”，指隔墙。

③薄：柱。

④希：望也。 捣：王引之云：“‘捣’字义不可通，‘捣’当为‘楬’字之误。楬，杙也。”楬，即《备梯》篇所言的“裾”，以木做的藩篱。参考《备梯》篇第二段注释⑤。

⑤椅：孙诒让云：“当作‘檝’。”即《备梯》篇中的“钩檝”，用绳系钩悬物的工具。

⑥车：孙诒让云：“《备梯》篇作‘烨’，此疑‘熏’之误。”

⑦出载而立：见《备梯》篇第二段注释⑰。

⑧其广终队：见《备梯》篇第二段注释⑱。

⑨哭：俞樾云：“当作‘师’。” 榆：毕沅注本为“去”。

⑩遗师：孙诒让云：“‘遗’疑当为‘遁’之误。”

⑪因素出兵：照旧出兵。

⑫或：通：“惑”。

【译文】

二十步置一投掷之所，所内有隔墙，隔墙厚十尺，建两道门，门宽五步，门柱及板梯要下埋一部分，不要埋紧固，使容易拔除，便于出击，对着柱门设置一道藩篱。

悬置火炬，用绳系子钩檝上。每五步置一灶，灶门放炉炭，待敌人进入，就熏火烧门，城上悬挂的火炬接着往下投，各种战具的设放，必须面对敌人所展开的攻线，两战具间置一火，士卒皆立待鼓声而点火，一齐投下，敌人避开火势再发起攻势，城上悬着的火炬再往下投，敌人处境十分不利。

敌人引兵撤退时，我方命令敢死队从左右出突门攻击溃逃的敌军，命令勇士，主将听城楼鼓音出城出击，又听城楼鼓音退入城中，白天照旧出兵伏击，到半夜城上四面鼓噪，敌人必生疑惑，我方

破军斩将，以白衣为标志，以口令为联络信号。

卷十五

迎敌祠第六十八

【题解】

本文记战前祭神之法、望气之法、誓师之法，从中可窥见古代军中的各种仪式。

敌人要攻城，我方即祷告神明，举行祈胜之礼，视敌人来向筑坛献牲，并令巫祝、卜者望气观象，预知成败吉凶，再召集各种专长之人于城中以备急用。

战前，国君率百官及军将到祖庙前誓师，誓师仪式隆重庄严，表达了同仇敌忾的决心。

本文有部分内容言守城之法，所叙与迎敌祠无关，系错简所致。

【原文】

敌以东方来，迎之东坛①，坛高八尺，堂密八②。年八十者八人，主祭青旗③。青神长八尺者八，弩八，八发而止。将服必青，其牲以鸡④。敌以南方来，迎之南坛，坛高七尺，堂密七。年七十者七人，主祭赤旗。赤神长七尺者七，弩七，七发而止。将服必赤，其牲以狗。敌以西方来，迎之西坛，坛高九尺，堂密九。年九十者九人，主祭白旗。素神长九尺者九，弩九，九发而止。将服必白，其牲以羊。敌以北方来，迎之北坛，坛高六尺，堂密六。年六十者六人，主祭黑旗。黑神长六尺者六，弩六，六发而止。将服必黑，其牲以彘。

从外宅诸名大祠[5]，灵巫或祷焉[6]，给祷牲[7]。

【注释】

①古人迷信，每当有军事行动，则筑坛设祭，祷告神明以求神的护佑。

②堂密八：俞樾注："'密'字无义，疑当作'突'，《说文》穴部'突，深也'。谓堂深八尺也。"

③主祭青旗：古代出军打仗前，必先祭旗，规定旗的颜色并立神像。

④牲：祭祀用的家畜。

⑤从外宅诸名大祠：从城外各大名祠。外宅，指外头，即城外。意思是各大名祠均要派巫前去致祭。

⑥灵巫：即巫祝，古代专掌祭祀的人，既代人向神祷告，又能转达神的意志。 祷：祈祷、致祭。

⑦给祷牲：给以祭神的牲品。

【译文】

敌人从东方来，我方就在东边筑坛设祭，求神护佑，坛高八尺，堂深八尺。请八位八十岁的老人，主祭青旗。塑八个高八尺的青神像，用八只弓弩，发八支箭矢。军将必穿青衣，以鸡作牲品。敌人从南方来，我方就在南边筑坛设祭，求神护佑，坛高七尺，堂深七尺。请七位七十岁的老人，主祭赤旗。塑七个高七尺的赤神像，用七只弓弩，发七支箭矢。军将必穿赤衣，以狗为牲品。敌人从西方来，我方就在西边筑坛设祭，求神护佑，坛高九尺，堂深九尺。请九位九十岁的老人，主祭白旗。塑九个高九尺的白神像，用九只弓弩，发九支箭矢。军将必穿白衣，以羊为牲品。敌人从北方来，我方就在北边筑坛设祭，求神护佑，坛高六尺，堂深六尺。请六位六十岁的老人，主祭黑旗。塑六人高六尺的黑神像，用六只弓弩，发六支箭矢。军将必穿黑衣，用猪作牲品。城外各大名祠，派巫祝前去祈祷，并给以祭神的牲品。

【原文】

凡望气[1]，有大将气，有小将气，有往气，有来气，有败气，能得明此者可知成败、吉凶。举巫、医、卜有所[2]，长具药[3]，宫之[4]，善为舍[5]。巫必近公社[6]，必敬神之。巫卜以请守[7]，守独智巫卜望气之请而已[8]。其出入为流言，惊骇恐吏民[9]，谨微察之[10]，断[11]，罪不赦。望气舍近守官。牧贤大夫及有方技者若工[12]，弟之[13]。举屠、酤者置厨给事[14]，弟之。

【注释】

①望气：古有望气之说，观方位风云气候以对人事，从而判断吉凶祸福，这是一种迷信。

②举：任用。　卜：占卜的人。　所：所长，特长。

③长具药：长于掌握药物。

④宫之：孙诒让云："疑当作'宫养之'。今本脱'养'字"。

⑤为舍：置舍。岑仲勉注："望气犹今之气象台，故须特为置舍。"

⑥公社：指公祭土神的地方，即神祠。

⑦巫卜以请守：请，通"情"。孙诒让云："'守'上，当依王(念孙)校增'报'字。"

⑧智：通"知"。　请：通"情"。

⑨惊骇恐吏民：使吏民惊骇恐惧。

⑩微察：密加察明。

⑪断：斩。

⑫牧：孙诒让云："'牧'，当为'收'。"　若：及。　工：谓百工。

⑬弟之：毕沅云："言次第居之，古次第字只作弟。"

⑭酤者：卖酒人。

【译文】

观风云气候，有大将之气、小将之气、有往气、有来气、有败气，能明白此种情况的人就能知事情的成败、吉凶。任用巫祝、医士、卜史等有特长的人，医士之特长，在于善掌药物。将他们养在宫中，建置馆舍。巫祝的馆舍必须与祠庙相近，必定要敬奉神明。巫祝卜史

把情况报告守臣，只有守臣独知望气的情况。巫卜出入如果散布流言，使吏民惊慌恐惧，经认真查明，将予以斩首，罪不容赦。望气台要与守臣官署相近。召集贤大夫及有特长的百工，根据其能力分别等级任用，召集屠宰者、卖酒者安置到厨房做事，根据他们的能力分别等级任用。

【原文】

凡守城之法①，县师受事②，出葆③，循沟防④，筑荐通涂⑤，修城。百官共财⑥，百工即事，司马视城脩卒伍⑦。设守门，二人掌右阉⑧，二人掌左阉，四人掌闭，百甲坐之⑨。城上步一甲、一戟，其赞三人⑩。五步有五长⑪，十步有什长，百步有百长，旁有大率⑫，中有大将⑬，皆有司吏卒长。城上当阶⑭，有司守之，移中中处⑮，泽急而奏之⑯。士皆有职。城之外，矢之所逻⑰，坏其墙，无以为客菌⑱。三十里之内，薪、蒸、水皆入内⑲，狗、彘、豚、鸡食其宍⑳，敛其骸以为醢㉑，腹病者以起㉒。城之内薪蒸庐室㉓，矢之所逻，皆为之涂菌㉔。令命昏纬狗纂马㉕，掔纬㉖，静夜闻鼓声而诱㉗，所以阉客之气也㉘，所以固民之意也，故时谚则民不疾矣㉙。

【注释】

①从此句至本段末，所余之事与迎敌祠无关，疑他篇之文错简于此。今按原文译出。

②县师：军中职官名，其职是担任军中动员、督查等事务，受司马管辖。

③出葆：视察堡垒。葆，通“堡”。

④循：通“巡”。　沟防：护城河的防务。

⑤筑荐通涂：谓阻塞通道。

⑥共：通“供”。

⑦视：视察。

⑧二人掌右阖：孙诒让云："阖，阖之借字，《说文》门部云'阖，门扇也'。左右阖，即谓门左右扉。"

⑨百甲坐之：指每门有百位甲士坐守。

⑩赞：佐。其赞三人：孙诒让云："三人为甲戟士之佐，合之五人而分守五步，非一步有五人也。"

⑪五长：即伍长，五人中的负责人。

⑫旁有大率：旁，指分守四旁者。大率，指将领。

⑬中有大将：中军有全军的主将。古时军分三军（左、中、右），中军之将即全军的统帅。

⑭当阶：对着上城的阶道。

⑮移中中处：岑仲勉注："古人称簿书曰'中'，见《周礼》。前一'中'字指簿书。'中处'言适中之处。"簿书，指公文、文书。

⑯泽：通"择"。

⑰逮(tà 沓)：及。

⑱无以为客菌：客，指敌方。菌：苏时学云："菌疑与梱义通，意言城外有墙，是令敌人障蔽以避矢，宜急坏之。"梱，同"捆(kǔn 捆)"，门两旁挟门的木橛。

⑲薪、蒸、水皆入内：薪、蒸，指细木。水，当为"木"字之误，指材木、大木。

⑳宍："肉"字的异体。

㉑醢(hǎi)：肉酱。

㉒腹：通"复"，恢复。起：好转。

㉓庐室：指房屋。

㉔涂菌：涂遮，即墨子城守各篇所说的"涂其上"，指以泥涂抹，勿令火烧。

㉕昏：指晚上。　纬狗纂马：束狗系马。纬：束。纂：系。

㉖掔纬：束紧固。掔(qiān 牵)：《说文》手部："掔，固也。"

㉗谚：毕沅云："'课'字异文。即'噪'，大声叫嚷。

㉘阉：遏制。

㉙疾：惧怕。

【译文】

凡守城的方法是：县师的职责，要检查堡垒，巡视沟河防务，堵塞城外通道，修筑城墙。百官提供财源，百工具体从事，司马视察修

城及部队情况。安排人守城门，二人掌左扇，另二人掌右扇，四人共同负责城门的开启与关闭，每道城门有百位甲士坐守。城上每五步一甲士、持一戟，另加助手三人。五步之内有伍长，十步之内有什长，百步之内有百长，四周有将领，中军有统帅，将吏卒长各司其职。面对上城的阶道，要有专人负责防守。将文书部门移到城防的适中之处，便于将紧急公文奏报上官，吏士皆有其职。城外箭矢所及之处，要毁坏所有的矮墙，不让敌人以之为掩体。三十里之内，柴薪、木材都要纳入城中，狗、大猪、小猪、鸡等吃了肉，将骨头剁碎做成肉酱，用它调养病者，使之恢复健康。城内的柴薪及房屋，凡矢之所及的地方，外部都要用泥涂抹，以防火烧着。晚上令将狗马系好，而且要系紧固，夜静听到鼓声就大声呼噪，用以遏制敌人的气焰，稳定百姓的情绪，所以不时的呼噪百姓就不会害怕了。

【原文】

祝、史告于四望①、山川、社稷②，先于戎③，乃退。公素服誓于太庙④，曰："其人为不道⑤，不修义详⑥，唯乃是王⑦，曰：予必怀亡尔社稷⑧，灭尔百姓。二参子尚夜自厦⑨，以勤寡人⑩，和心比力兼左右⑪，各死而守。"既誓，公乃退食，舍于中太庙之右⑫，祝、史舍于社⑬。百官具御⑭，乃斗鼓于门⑮，右置旂⑯，左置旌于隅练名⑰。射参发⑱，告胜，五兵咸备⑲，乃下，出挨⑳，升望我郊㉑。乃命鼓，俄升㉒，役司马射自门右㉓，蓬矢射之，茅参发㉔，弓弩继之，校自门左㉕，先以挥㉖，木石继之。祝、史、宗人告社㉗，覆之以甑㉘。

【注释】

①祝、史：指太祝、太史，专门负责祭祀的官。 告：祭告。 四望：四周。此言战事前祝、史祭告四周山川、社稷。

②社稷：社，指土神；稷，指谷神。古代君主都祭社稷，后来就用社稷代表国家。

③先于戎：指战前。戎：战事。

④公：指诸侯王、国君。 太庙：祖庙。

⑤其人：指敌人。

⑥详：通“祥”。

⑦唯乃是王：孙诒让云：“疑当作‘唯力是正’。”

⑧怀：思。

⑨二参子：称自已的部属。参：同“三”。 尚夜自厦：尚，苏时学云：“即‘夙’字之讹”。厦，毕沅云：“当为‘厉’。”厉：同“励”，努力。

⑩勤寡人：为寡人效劳。寡人：国君自称。

⑪兼左右：兼助。

⑫中太庙：侯国太祖之庙。

⑬社：祭土神的神祠。

⑭御：护驾。

⑮斗：孙诒让云：“‘斗’疑‘升’之误。”

⑯旂(qí 旗)：古代一种旗子。

⑰旌(jīng 京)：古代一种旗子，旗杆顶上用五色羽毛做装饰。 隅：孙诒让云：“谓门左右隅，一置旂，一置旌也。” 练：白色的缯丝。 名：同“铭”。孙诒让云：“谓以练为 旌之旒，而书名于上也。”旒(liú 流)，旗子上的飘带，上书主将的姓或名号。

⑱参：同“三”。

⑲五兵：指弓矢、殳、矛、戈、戟五种兵器。

⑳挨：“俟”字之误。

㉑升望我郊：侯国宫庙有门台，可站在上边望国都。

㉒俄升：一会儿升鼓。俄：须臾，一会儿。

㉓役司马：官名，负责徒役之官。

㉔茅：通“矛”。 参发：刺三下。参：同“三”。

㉕校：军吏。

㉖先以挥：孙诒让云：“不著其兵，疑有佚脱。”

㉗宗人：即宗伯，负责宗庙的礼官。

㉘甑(zèng 缯)：古代一种饮具。覆之以甑：大概是誓师之礼结束的一种仪式。

【译文】

太祝、太史战前祭告四周山川、社稷，祭告完毕退下，然后国君穿上素服到祖庙誓师，誓词上说："敌人无道，不修义德，只求诉诸武力，妄想消灭我们的国家和百姓。你们要日夜奋励，为寡人效劳，同心协力相互支持，拼死力守住城池！"宣誓完毕，君王退下进食，到太庙的右边休息，太祝、太史到社庙休息。然后百官护驾，至太庙升鼓，在庙门的右边挂旂，左边挂旌，在旌旗的飘带上写上将帅之名。发三箭祷告胜利，弓矢、殳、矛、戈、戟五兵齐备。下鼓待命，君王登庙台眺望国都，命出鼓，须臾升起鼓，司马从庙门右方发射蓬矢，用矛戳地三下，接着拉弓开弩。军校从庙门左方挥动手中兵器，接着投掷木石。太祝、太史、宗伯祷告土神，把甑覆盖于地上，誓师之礼完毕。

旗帜第六十九

【题解】

本篇集中介绍守城时如何以旗作标识，发出信号进行上下联络指挥。

各种事物用不同的旗标，级别不同的人所用旗帜的颜色、大小也不相同，各类人员均以旗徽为辨识。文中特别详细介绍了城楼上如何以举旗击鼓指挥作战。

墨子的军事思想是以防为主，他充分利用当时的物质条件，做到军纪严明、号令通达，故能克敌制胜。

【原文】

守城之法，木为苍旗①，火为赤旗，薪樵为黄旗，石为白旗，水为黑旗，食为菌旗②，死士为仓英之旗③，竟士为雩旗④，多卒为双兔之旗，五尺童子为童旗⑤，女子为梯末之旗⑥，弩为狗旗，戟为菷旗⑦，剑盾为羽旗，车为龙旗，骑为鸟旗。凡所求索旗名不在书者，皆以其形名为旗。城上举旗，备具之官致财物，之足而下旗。

【注释】

①木为苍旗：需材木时悬青旗。苍，青色。

②菌旗：岑仲勉注："菌是食品，故食为菌旗。"

③仓英：苏时学云："仓英，当即苍鹰。"

④竟士：苏时学云："犹言劲卒。" 雩：王念孙云："'雩'即'虎'之讹。"

⑤五尺童子：指十四岁以下儿童。

⑥梯末：岑仲勉校注为“姊妹”二字之讹。

⑦葰旗：孙诒让注：“‘葰’，疑即‘旌’字。”旌，用五色羽毛做装饰的旗。

【译文】

守城的方法，可以旗为信号，需材木举青旗，需用火举赤旗，需柴薪举黄旗，需石头举白旗，需用水举黑旗，需食物举菌旗，需勇士举苍鹰之旗，需劲卒举虎旗，需增加士卒举双兔旗，需儿童举童旗，需女子举姊妹旗，需弓弩举狗旗，需戈戟举旌旗，需剑盾举羽旗，需车辆举龙旗，需坐骑举鸟旗。凡所需旗名书上没有的，都以物的形状及名称为旗。城上举旗后，负责供应的官员送来城上够用的财物后，即偃旗。

【原文】

凡守城之法：石有积，樵薪有积，菅茅有积[①]，雚苇有积[②]，木有积，炭有积，沙有积，松柏有积，蓬艾有积，麻脂有积，金铁有积[③]，粟米有积；井灶有处，重质有居[④]。五兵各有旗，节各有辨[⑤]，法令各有贞[⑥]，轻重分数各有请[⑦]，主慎道路者有经[⑧]。

亭尉各为帜[⑨]，竿长二丈五，帛长丈五，广半幅者大[⑩]。寇傅攻前池外廉[⑪]，城上当队鼓三[⑫]，举一帜；到水中周[⑬]，鼓四，举二帜；到藩[⑭]，鼓五，举三帜；到冯垣[⑮]，鼓六，举四帜；到女垣[⑯]，鼓七，举五帜；到大城，鼓八，举六帜；乘大城半以上[⑰]，鼓无休[⑱]。夜以火，如此数[⑲]。寇却解[⑳]，辄部帜如进数[㉑]，而无鼓。

【注释】

①菅(jiān 间):《说文》"菅,茅也"。

②萑:即"萑(huán 还)"。萑苇:芦荻。

③金铁:王念孙云:"'金铁'当为'金钱',字之误也。"

④重质:重要的人质。两国交战,以人质作筹码,或防内部有叛,拘留有关人员亲属作人质。这些人质事关重大,故须有安全的居所。

⑤节:符节。古代的一种凭证。符是竹做的契约,分剖为二,双方各执一半,合之以为信验。

⑥贞:岑仲勉注:"贞,定也。"

⑦请:通"情"。

⑧主慎道路:孙诒让云:"慎,循之假字,谓循行道路"。经:岑仲勉注:"经,行也。……巡视道路者当各有所司,画分经行之线"。

⑨帜:旗帜,标志。

⑩者大:孙诒让云:"'大'当为'六'……六即亭尉帜之数,盖每亭为六帜,以备寇警缓急举踣之用"。

⑪傅:附沿。　池:护城河。　廉:边。

⑫当队:面对敌人的进攻线。

⑬周:通"洲",水中陆地。

⑭藩:孙诒让云:"藩,盖池内匡岸,编树竹木为墙落。"即护城河两岸的藩篱。

⑮冯垣:护城河与城墙之间,用土堆成的矮墙。

⑯女垣:女墙。

⑰乘:爬。

⑱无休:不要停止。

⑲夜以火,如此数:指晚上举旗人不能见,故按白天举旗数以火代旗。

⑳却解:退却。

㉑部:部署。

【译文】

凡守城的方法,要积石头,积柴薪,积茅草,积芦苇,积木材,积烧炭,积沙石,积松柏,积蓬艾,积麻油,积金钱,积粮食;打井置灶有地方,重要的人质须有安全的住处。弓矢、殳、矛、戈、戟各有旗

号，验信的符节能够辨识，法令各有规章，轻重等级视人情，巡察道路者各有经行的范围。

城上各亭尉负责举旗，旗竿长二丈五，做旗的帛长一丈五尺，宽半幅，共六面旗。当敌人进攻到护城河边，城上就对着敌人的攻线击鼓三下，举一面旗；当敌人进到河洲之上，城上击鼓四下，举两面旗；当敌人进到护城河的藩篱边，城上击鼓五下，举三面旗；当敌人进到城外冯墙处，城上击鼓六下，举四面旗；当敌人攻到外城的女墙处，城上击鼓七下，举五面旗；当敌人攻到城下，城上击鼓八下，举六面旗；当敌人爬到城墙中部，城上击鼓不停。晚上以举火代替举旗，按举旗数举火。敌人撤退时，按照敌进攻时举旗数举旗，但不击鼓。

【原文】

城为隆①，长五十尺。四面四门将长四十尺②，其次三十尺，其次二十五尺，其次二十尺，其次十五尺，高无下四十五尺③。

城上吏卒置之背④，卒于头上，城下吏卒置之肩，左军于左肩⑤，中军置之胸。各一鼓⑥，中军一三⑦。每鼓三、十击之⑧，诸有鼓之吏，谨以次应之⑨，当应鼓而不应，不当应而应鼓，主者斩⑩。

【注释】

①为隆：孙诒让注："疑当作'城将为绛帜'，'绛'、'降'、'隆'声类并同"。

②四门将：指把守四面城门的将领。

③高无下四十五尺：孙诒让校："此'四'字衍。高无下十五尺，即最上长五十尺，以次递减，至此为极短也。"

④吏卒：王引之云："'卒'字涉下文'吏卒'而衍。下文卒置于头上，则不得又置之背也。" 置之背：背上插旗。此旗为小的徽旗，与将旗不一样。

⑤左军于左肩：此句下当有"右军于右肩"。
⑥各一鼓：指左、右军各一鼓。
⑦中军一三：孙诒让云："疑当作'中军三'，言鼓多于左右军。'一'衍文。"
⑧每鼓三、十击之：每击一次鼓或三下，或十下。
⑨以次应之：按顺序击鼓回应。
⑩主者斩：斩负责击鼓者。

【译文】

守城的主将用绛色的旗帜，旗长五十尺。守四面城门的将领旗长四十尺，其它按等级递减：三十尺，二十五尺，二十尺，十五尺，最低不少于十五尺。

城上军吏将小旗徽插在背上，士卒插在头上，城下的吏卒旗徽插在肩上，左军插左肩，右军插右肩，中军插胸前。左右军各一个鼓，中军三个鼓。中军每次击鼓或三下，或十下，各处负责击鼓的军吏，认真按顺序击鼓回应，当回应而不回应，不当回应而回应的，将斩首。

【原文】

道广三十步，于城下夹阶者[①]，各二[②]，其井置铁瓮[③]。于道之外为屏[④]，三十步而为之圜[⑤]，高丈。为民圂[⑥]，垣高十二尺以上。巷术周道者[⑦]，必为之门，门二人守之，非有信符[⑧]，勿行，不从令者斩。

城中吏卒民男女，皆葕异衣章微[⑨]，令男女可知。

诸守牲格者[⑩]，三出却适[⑪]，守以令召赐食前[⑫]，予大旗[⑬]，署百户邑若他人财物[⑭]，建旗其署[⑮]，令皆明白知之，曰某子旗[⑯]。牲格内广二十五步，外广十步，表以地形为度[⑰]。

靳卒[18]，中教解前后左右[19]，卒劳者更休之。

【注释】

①夹阶：指从城下上城的道路两旁。本段所言道上的卫生设施。

②此句孙本标点有误。“各二”应接下句“其井”二字为句。“其”为衍文。

③铁瓘：岑仲勉注为“铁罐”，汲水器。

④屏：屏墙。围墙作厕。

⑤圜：指围墙。圜，围绕。

⑥図（hùn 混）：厕所。

⑦巷术：街巷。术：道。　周道：大道。巷术周道：孙诒让注：“言巷术通周道者。”

⑧信符：作通行验证的凭据，如符节一类。

⑨葕异：辨别。王引之云：“‘葕’当为‘辨’，辨异二字连文。”　章微：即章徽，旗徽。

⑩牲格：即《备蛾傅》篇的‘杜格’，亦即“柞格”，用上端削尖的木桩筑成的障碍物，亦即木藩篱，下同。

⑪却适：打退敌人进攻。

⑫守：负责守城的官员。

⑬予：授予。

⑭署百户邑：拥有管辖百户人家的城邑。署：营署。　若：或。

⑮建旗其所：在其署所竖旗。

⑯某子：即某人。

⑰表：“袤”字之误。袤：长。

⑱靳：孙诒让云：“疑当作‘勒’。”指练兵。

⑲中教解：居中教导。

【译文】

城中道宽三十尺，在上城的道路两侧各凿两井，井上放置汲水铁罐，在道之外筑屏墙，三十步围一屏墙，墙高一丈；供百姓使用的厕所，墙高一丈二以上。从街巷通向大路的地方，一定要设门卡，门卡派二人守卫，没有出入证的人，不准通行，不服从命令者斩首。

城中官兵，百姓，皆以旗徽作识别，让全城男女都知道。

守卫城外木藩篱的官兵，击退敌人三次进攻者，守官将传令召见当面赐食，授予大旗，赏给拥有百户人家的城邑或其他财物，在其署所竖立旗帜，使人民都清楚知道是某人的旗。木藩篱内侧宽二十五步，外侧宽十步，长度根据地形而定。

要练兵，将官居中教导士卒前后左右如何行动，士卒劳困则轮换休息。

号令第七十

【题解】

本篇论述如何因地制宜进行战备，说明严明军纪、执行命令是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文章一开头就强调克敌制胜首先要参照当地道路及人事情况，制定出应敌措施，然后分别介绍了如何实行战时紧急状态：

城上守备，分岗设防，军法从事；

城内划片管辖，实行连保，层层负责；

严格出入制度，提高警惕，加强保卫，制定防奸、除奸措施，对通敌投敌者严惩不殆；

重视情报信息，加强巡逻侦察，立标记、举烽火、击战鼓，常备不懈；

坚壁清野，防火防盗，征粮购物，战备充足；

密切军民关系，上下关系，安抚百姓，优待烈属，协调人心；

军规军令，张榜公布，立功受奖，违令严惩，赏惩分明，上下齐心。

墨子大到城守防务，小到行为规范，无不考虑周全，章法分明。由此看出，墨子不仅是军事理论家，而且是一位身体力行、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军事指挥家。

墨子军事理论来自其弟子、后学对其言论与实践的记录、总结、传授与发挥，故言中多有累述之处，显得不够简明、紧凑。

【原文】

安国之道，道任地始[1]，地得其任则功成，地不得其任

则劳而无功。人亦如此，备不先具者无以安主[2]，吏卒民多心不一者，皆在其将长[3]。诸行赏罚及有治者，必出于王公[4]。数使人行劳赐守边城关塞[5]、备蛮夷之劳苦者，举其守率之财用有余[6]、不足，地形之当守边者[7]，其器备常多者。边县邑视其树木恶则少用[8]，田不辟，少食[9]，无大屋草盖，少用桑。多财，民好食[10]。为内牒[11]，内行栈[12]，置器备其上，城上吏、卒、养[13]，皆为舍道内，各当其隔部[14]。养什二人[15]，为符者曰养吏一人[16]，辨护诸门[17]。门者及有守禁者皆无令无事者得稽留止其旁[18]，不从令者戮。敌人但至，千丈之城[19]，必郭迎之[20]，主人利。不尽千丈者勿迎也[21]，视敌之居曲[22]，众少而应之，此守城之大体也。其不在此中者，皆心术与人事参之[23]。凡守城者以亟伤敌为上[24]，其延日持久以待救之至，明于守者也，不能此[25]，乃能守城。

【注释】

①道任地始：犹言其道从任地开始，即道先要能够适应地利。

②安主：使守城人安心。

③将长：守将及其下的什长、百长等。

④王公：指国君。

⑤行劳赐：巡问并犒赏。

⑥守率：即守帅。

⑦边：前沿。

⑧恶：缺乏。

⑨辟：开辟。

⑩多财，民好食：此句与上下文意难合。孙诒让注："下有脱误。"岑仲勉云："余以为此句实'财用有余'之注，今混入正文，故似有脱漏。"

⑪内牒：即"内堞"，堞：城上女墙，分内外两道。牒，为"堞"字之误。

⑫行栈：指桥道。

⑬养：《公羊传·宣公七年》何休注："炊烹曰养"，军队中的炊事兵。

⑭隔部：所分守之地。

⑮养什二人：每十人设炊事兵二人。什：十人。

⑯为符者：掌符信的人。　养吏：掌符信者名曰养吏。

⑰辨护：辨识监护。

⑱稽留止其旁：滞留于守门者的周围。

⑲千丈之墙：此就城的周长而言，谓大城。

⑳郭：外城。

㉑不尽千丈：不到千丈，指小城。

㉒居曲：孙诒让云："曲，部曲。"居曲，谓敌人部署的兵力。

㉓心：孙诒让云："疑当作'以'。"　术：道路。

㉔亟：急。

㉕明于守者：明于防守之道。　不能此：苏明学云："'不'疑当作'必'。"

【译文】

安定国家的办法，先从道适应地利开始，适应地利则成功，不适应地利则劳而无功。人也是这样，不事先准备好作战的器物，就无法使守城人心安，吏、卒、百姓人心不齐，责任在将帅与各部长官身上。各种赏罚及治理措施，都出自于国君。国君应经常派人巡行犒赏驻守边关防备外族侵略的劳苦将士，了解守帅的财用是否充足，地形是否得当，其器备是否够用等等。位于前沿的县邑如果树木缺乏，就要节约用材；田土尚未开辟就要节约用粮；无大屋草盖之处则留桑树以遮荫。修筑城堞、桥道，置备器用，城上吏、卒及炊事兵，住地均在其所分守的道上。每十人配炊事兵二人，再配掌管信符的养吏一人，负责监护各门。守门者及负责监禁的人不得让无事者滞留附近，不服从命令者斩。一但敌人到来，如果守的城大，就须出兵拒敌于城郭之外，这对守城者有利。如果守的城小，就不要出城迎敌，视敌人部署的兵力多少决定应敌的措施。这些只是守城的大体情况，凡不在以上情况之内的，应参照当地道路与人事斟定。守城者，以迅速创敌为上策，拖延时间等待救兵到来的办法，也

是懂得防守之道的。这样做，城就能守住了。

【原文】

守城之法，敌去邑百里以上，城将如今[1]，尽召五官及百长[2]，以富人重室之亲[3]，舍之官府，谨令信人守卫之[4]，谨密为故。

及傅城[5]，守将营无下三百人[6]，四面四门之将，必选择之有功劳之臣及死事之后重者[7]，从卒各百人。门将并守他门，他门之上必夾为高楼[8]，使善射者居焉。女郭[9]、冯垣一人[10]，一人守之[11]，使重室子五十步一击[12]。因城中里为八部[13]，部一吏，吏各从四人，以行冲术及里中[14]。里中父老小不举守之事及会计者[15]，分里以为四部，部一长，以苛往来[16]，不以时行、行而有他异者，以得其奸[17]。吏从卒四人以上有分者[18]，大将必与为信符，大将使人行，守操信符[19]，信不合及号不相应者，伯长以上辄止之[20]，以闻大将。当止不止及从吏卒纵之，皆斩。诸有罪自死罪以上，皆逮父母、妻子、同产[21]。

【注释】

①城将：指守城的大将、主将。古代守城，军队方面的官吏有城将（即大将），有辅将（即四面四门之将）；地方上的官吏，有守、有令、五官等，凡守城之事，由城将及守领导。今：毕沅云："当为'令'"。

②五官及百长：地方上的五官及军队中的各级负责人。

③重室：有身份地位的人家。

④信人：可靠的人。

⑤傅城：俞樾云："'傅'即蛾傅之傅"。

⑥营：城将的营帐。无下：不少于。

⑦死事之后重者：指牺牲了的人的后代，即今烈士之后代，其可以信赖。

⑧夹：辅。

⑨女郭：外城的女墙。

⑩冯垣：城与池之间的土墙。冯：同“凭”。

⑪一人守之：“一人”承上而衍。

⑫击：苏时学云：“‘击’当作‘楼’。”《备城门》篇有“城四面四隅皆为高磨𢹂（楼），使重室子居其上候敌”。

⑬因：根据。　里：里居，居民区街巷。

⑭冲术：道路。

⑮里中父老小不举守之事及会计者：王引之云：“‘父老’下不当有‘小’字。……举，读为‘与’。”与，参与。会计：会集计议。

⑯苛：盘查。

⑰奸：奸人，图谋不轨的人。

⑱有分者：有分守职责。

⑲信符：一种作通行验证的凭据，如符节一类，详见《旗帜》篇第二段注释⑤。

⑳伯长：即《迎敌祠》篇的“五步有五长，十步有十长，百步有百长”。指军队基层编制单位的负责人，直接由守四门的将领统属。

㉑遝（tà 沓）：及。　同产：指兄弟。

【译文】

守城的方法，当敌人距离城邑百里以上时，守城的主将把地方上的五官及军队的各级将领召集起来发布命令，把富贵人家的亲属安置到官府居住，派可靠的人守卫他们以防内部有变，此事一定要谨慎保密。

等到敌人爬城而上展开攻击时，守卫主将营帐的士卒不能少于三百人，防守四面城门的将，一定要选择有功之臣及烈士的后代担任，随从的士卒各一百人。门将兼守其它的门，门上建高楼，派善射者住在上面，城上女墙及城外冯垣各派一人驻守。城上五十步置一楼，派贵家子弟守卫。根据城中街道及居民情况，将城区分为八部，每部设一吏，每吏各有随从四人，以便巡行街道，把居民中不参

与守城及计议事务的父老，按街道分为四部，每部置一里长，负责盘查往来行人。对不按规定时间出行或行迹可疑的人要严加追究，以防奸人乘虚而入。分守各地的将吏，由守城大将发给验信的符节，大将随时派人巡查，守门者要持信符验信，凡信符不对或口号不合者，百长以上的官吏有权予以扣留，将情况报告大将。应该扣留而不扣留或随从的卒吏随便把人放走的，处斩。犯有死罪以上罪行的，将罪及父母、妻儿、兄弟。

【原文】

诸男女有守于城上者①，什②，六弩、四兵。丁女子、老少③，人一矛。

卒有惊事④，中军疾击鼓者三，城上道路、里中巷街，皆无得行，行者斩。女子到大军，令行者男子行左，女子行右，无并行，皆就其守，不从令者斩。离守者三日而一徇⑤，而所以备奸也⑥。里亩与皆守宿里门⑦，吏行其部，至里门，亩与开门内吏⑧。与行父老之守及穷巷幽间无人之处⑨。奸民之所谋为外心，罪车裂⑩。亩与父老及吏主部者⑪，不得皆斩⑫，得之，除⑬，又赏之黄金⑭，人二镒⑮。大将使使人行守⑯，长夜五循行⑰，短夜三循行。四面之吏亦皆自行其守⑱，如大将之行，不从令者斩。

【注释】

①诸男女：据下文，当为“诸男子”。

②什：十人为什。　兵：兵器。

③丁女子：成年女子。

④卒：通“猝”，突然。　惊事：警事，警急情况。

⑤徇：对众宣示，示众。

⑥而所以备奸也：孙诒让云："'而'乃'此'字之误"。

⑦里舌：里正，即里长。舌，"正"字，下同。　与皆守：孙诒让云："疑当作'与有守者'。"

⑧与：为。　内：同"纳"，接纳。

⑨穷巷幽间：指偏僻深幽之处。

⑩车裂：上古酷刑之一，把人缚在车上，用车行进的力量使人的驱体分离。

⑪吏主部者：负责里部的部吏。

⑫不得皆斩：不能预先得知情况的要处斩。

⑬除：除罪。

⑭黄金：有人说先秦的黄金指的是铜，非后世所说的黄金。据史记载及考古发掘春秋后期已开始用黄金进行赏赐。

⑮镒：古代重量单位，一镒为二十两，一说为二十四两。

⑯使人：孙诒让云："'使人'当作'信人'"。信人，可靠的人。

⑰长夜：指夜长。　循：通"巡"，下同。

⑱四面之吏：指"四面四门之将"。

【译文】

在城上防守的男子，每十人中六人持弩，四人持其它兵器。成年女丁，老少，每人发给一矛。

突然出现警急事变，中军立即三击鼓，城上城下道路及大街小巷，不准通行，行者处斩。妇女召到军中，命令出行时男子走左边，女子走右边，不准男女并行，各就各位，不服从命令者处斩。擅离职守地三日者游街示众，这是为了防备奸人。里长与防守人员都要住在里巷的大门中，部吏巡行来到里门，由里长开门接待，与部吏一起巡行各父老所守岗位及偏僻幽静无人之处。如果有奸人图谋通敌，将处以车裂之刑。奸人通敌，里长与父老、部吏等人不能事先发觉报告，也将处以斩刑，如果事先发觉报告不仅免罪，还每人奖赏黄金二镒。大将派可靠的人巡查防守情况，夜长时每晚巡查五次，夜短时三次。四面四门之将吏也要各自巡其防地，如同大将一样，不服从命令者斩。

【原文】

诸灶必为屏[1]，火突高出屋四尺[2]。慎无敢失火，失火者斩，其端失火以为事者[3]，车裂。伍人不得[4]，斩；得之，除。救火者无敢讙哗[5]，及离守绝巷救火者斩[6]。其舌及父老有守此巷中部吏[7]，皆得救之，部吏亟令人谒之大将[8]，大将使信人将左右救之，部吏失不言者斩。诸女子有死罪及坐失火皆无有所失[9]，逮其以火为乱事者如法[10]。围城之重禁。

【注释】

①屏：防火的屏墙。

②火突：烟囱。

③端：始。以为事者：孙诒让云："据下文当作'以为乱事者'，此脱'乱'字"。

④伍人：同伍的人。守城士卒，五人为一伍，设伍长。不得：不举报，下同。

⑤讙(huān 欢)哗：喧哗。

⑥绝巷：穿越街巷。不准越巷救火，是为了防备发生变故。

⑦有：与。

⑧谒：报告。

⑨坐：由于。皆无有所失：指虽然失火但未对他人造成损失。

⑩逮：至。　如法：依法办理。

【译文】

所有炉灶要有防火的屏墙，烟囱须高出房顶四尺，严防失火，失火者处斩，以失火为发端故意谋乱的，要处以车裂之刑。同伍知情者不举报的处斩，举报了免罪。救火的人不准大声喧哗，离开所守防地越巷救火者处以斩刑。此巷失火，该巷里长、父老及负责此

地的部吏，都得去救火，部吏应火速报告守城的大将，大将派可靠的人率领人马前来救火，部吏失职不报，处以斩刑。女子犯死罪，或虽失火而未对他人造成重大损失、以及放火谋乱等，均根据罪行轻重，各依法办理。敌人围城时特别要严禁火灾。

【原文】

敌人卒而至①，严令吏民无敢讙嚣②、三最③、并行④、相视、坐泣流涕、若视⑤、举手相探⑥、相指、相呼、相麾⑦、相踵⑧、相投⑨、相击、相靡以身及衣⑩、讼驳言语及非令也而视敌动移者⑪，斩。伍人不得，斩；得之，除。伍人逾城归敌，伍人不得，斩；与伯归敌⑫，队吏斩；与吏归敌⑬，队将斩⑭。归敌者父母、妻子、同产皆车裂⑮。先觉之⑯，除。当术需敌离地⑰，斩。伍人不得，斩；得之，除。

【注释】

①卒：通“猝”，突然。

②讙嚣：喧嚣。

③三最：三人相聚。最：王引之云：“‘最’当为‘冣’，冣与聚通”。

④并行：两人同行。

⑤若视：或相视。

⑥相探：相互探问。

⑦相麾（huī 挥）：相互挥动旗帜。

⑧相踵：相跟。踵：足跟。

⑨相投：相互掷物。

⑩相靡：相摩擦、接触。靡：“摩”字之误。

⑪讼驳：相驳难。驳：“驳”字之误。

⑫与伯归敌：城上守卒百人为一百，设佰长。此指佰长投敌。

⑬与吏：即队吏。

⑭队将：指四面四门之将。

⑮同产：指同胞兄弟。

⑯觉之：发觉。

⑰当术：当道，指敌人的攻线。术：道。 需：孙诒让云："需读为懦"。懦敌：怯敌，害怕敌人。

【译文】

敌人突然到来，要严令吏民不准喧嚣、不准三人聚会、两人并行；不准相看、坐着哭泣流泪，或举手相互探问；不准互相打手势、呼叫、挥动旗帜；或相互跟随、抛掷物品、互相投击；不准用衣服或身体相互接触，不准用语言相互辩论，没有命令不准去窥探敌方动静。以上各令，违者处斩。同伍知情人不举报，有罪。举报的，免罪。有人越墙投敌，同伍的人不举报，有罪。佰长投敌，斩队吏；队吏投敌，斩队将。投敌者的父母、妻儿、兄弟都将受车裂之刑。事前发觉举报者免罪。面对敌人的进攻，因怯懦而离岗位者处斩。同伍的人知情不举报，处斩。举报的免罪。

【原文】

其疾斗却敌于术[①]，敌下终不能复上，疾斗者队二人[②]，赐上奉[③]。而胜围[④]，城周里以上，封城将三十里地为关内侯[⑤]，辅将如令赐上卿[⑥]，丞及吏比于丞者[⑦]，赐爵五大夫，官吏、豪杰与计坚守者，十人及城上吏比五官者[⑧]，皆赐公乘[⑨]。男子有守者，爵人二级[⑩]，女子赐钱五千，男女老小先分守者[⑪]，人赐钱千，复之三岁[⑫]，无有所与，不租税。此所以劝吏民坚守胜围也[⑬]。

【注释】

①疾斗：奋勇作战。 术：道。此指战场。

②队二人：指每队择优奖励两人。

③奉：俸禄。

④而：通“如”。

⑤关内侯：先秦赏赐功臣的一种爵位。

⑥辅将：主将的重要助手。　上卿：最高行政长官。

⑦丞：丞尉，县令的副手。《史记·商君传》：“集小都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吏比于丞者：言与丞级别相当的官吏。

⑧官吏：指县令及丞尉以下级别的官员，即“五官”。　十人：苏时学云：“疑‘士人’之讹。”据文义，“士人”二字应接上句末。　城上吏：孙诒让云：“盖即百尉之属。”百尉，即百长。

⑨公乘：先秦爵位之一，指享受乘公车的待遇。

⑩爵人二级：每人赐二级爵号。分级爵号是给普通平民的一种荣誉封赏，并无实际内容。

⑪先：孙诒让云：“当作‘无’。”

⑫复：免除。《汉书·高帝纪》云：“蜀汉民，给军事劳苦，复为租税二岁。”颜注云：“复者，除其赋役也。”

⑬劝：勉励。

【译文】

在战场上奋力作战打退敌人进攻，使敌人不敢爬上城来的斗士，每队择优重赏二人，赐给上等俸禄。如果战胜敌人的包围，封赏城将三十里地，并赐关内侯封号，赐辅将为上卿。守丞及与守丞级别相当的官吏赐为五大夫，其它的五官、豪杰和参与计谋守城大事的士人，以及城上与五官级别相当的百长等人，赐给乘公车的待遇。参与守城的男子，每人赐二级爵号，女子赐赏钱五千，城上无分守任务的男女老小，每人赏钱一千，免除三年赋役，三年内不服征役，不交租税。这样做能鼓励官民坚守城池战胜敌人。

【原文】

卒侍大门中者，曹无过二人①。勇敢为前行，伍坐②，令

各知其左右前后。擅离署，戮。门尉昼三阅之[3]，莫[4]，鼓击门闭一阅，守时令人参之[5]，上逋者名[6]。铺食皆于署[7]，不得外食。守必谨微察视谒者[8]、执盾[9]、中涓[10]及妇人侍前者，志意[11]、颜色[12]、使令、言语之请[13]。及上饮食，必令人尝，皆非请也[14]，击而请故[15]。守有所不说[16]，谒者、执盾、中涓及妇人侍前者，守曰断之[17]。冲之[18]、若缚之，不如令及后缚者，皆断[19]。必时素诫之。诸门下朝夕立若坐[20]，各令以年少长相次[21]，旦夕就位，先佑有功有能[22]，其余皆以次立。五日官各上喜戏[23]，居处不庄、好侵侮人者一。

【注释】

①曹：古时职官名称。岑仲勉云："'曹'犹今言'处'或'科'。"此指曹官。

②伍坐：五人并坐。

③阅：点名查对。

④莫：同"暮"。

⑤参：参验、检查。

⑥逋(bū)：逃离。

⑦铺：当为"餔"。餔食：即饮食。　署：住所。

⑧谒者：守臣身边的侍卫，负责接待、通报的人。

⑨执盾：指卫士。

⑩中涓：侍从名称，负责文书传达。

⑪志意：心意、思想。

⑫颜色：面部表情、神态。

⑬请：通"情"。

⑭皆：孙诒让云："疑'若'之误。"　非请：非情，情况异常。

⑮击而请故：孙诒让云："当作'系而诘故'谓囚系而诘问其事故也。"请："诘"之误。

⑯说：同"悦"。

⑰断：斩。

⑱冲之：孙诒让云："冲与撞通，《说文》手部云'撞，凡捣也'。"即用棍棒捶击。

⑲断：本文中多数地方用此字，如都当作"斩"，大错小错都斩，未免杀的人太多，根据情节轻重，有些地方译为"罚"、"定罪"较为合理。

⑳若：或。

㉑年少长相次：按年龄大小排列。

㉒佑：上坐。

㉓此句至末句，文义难通。孙诒让云："疑当作'日五阅之，各上喜戏、居处不庄、好侵侮人者名'。'阅'与'官'草书相近，'日五'误倒，下脱'之'字，'名'又讹作'一'。"

【译文】

守卫守臣官署大门的吏卒，每处曹官不超过二人。守卒中，勇敢者居前排，五人连坐，让他们知其前后左右人员。擅离队伍者斩。门尉白天点名三次，晚上击鼓关门再点名一次，守臣经常派人下来检查，要将离队者名单上报。吏卒饮食不离住所、不准到外就餐。守臣一定要留心观察谒者、侍卫、中涓及身边妇人等的思想、神情、任务、言谈情况。进食的时候，一定让别人先尝再吃，发现异常情况要将来人囚系查问事故原因。守臣对某侍从有所不满时，谒者、侍卫、中涓、及身边的妇人，听到守臣发出"斩杀"、"棒击"或"捆绑"的号令，应立即执行，不遵令或执缚迟缓者将受罚。平时要经常告诫部属。门下的侍从朝夕立坐，按年龄顺序，早晚各就各位，要让有功有能的人居上坐，其余按年龄顺序侍立。每日点阅五次，对那些嬉戏玩乐，仪态不庄，侵侮他人的人，要将名单上报。

【原文】

诸人士外使者来，必令有以执将①。出而还若行县②，必使信人先戒舍室③，乃出迎，门守乃入舍④。为人下者常司上之⑤，随而行，松上不随下⑥，必须□□随⑦。

客卒守主人⑧，及其为守卫，主人亦守客卒。城中戍卒，其邑或以下寇⑨，谨备之，数录其署⑩，同邑者，弗令共所守。与阶门吏为符⑪，符合入，劳⑫；符不合，牧⑬，守言⑭。若城上者⑮，衣服，他不如令者。

【注释】

①有以执将：执带旗章符节。

②出而还若行县：指将官外出回来，如巡视各县回来。

③戒舍室：告其家属。岑仲勉认为，"室"当属下句句首，指家属。让家属来迎，以辨来人真假。

④门：孙诒让云："'门'，当为'闻'。"闻守：报告守臣。

⑤为人下者：下级、下属。　司：同"伺"。上之：上官所往。

⑥松：通"从"。

⑦□□：脱文。

⑧客卒：指外卒来助守者。　主人：指本城的守卒。

⑨以下寇：已被敌攻陷。

⑩录：记录。　署：名册档案。

⑪阶门吏：防守上城之道大门的吏。

⑫劳：慰劳。

⑬牧："收"字之误。

⑭守言：应为"言守"，报告守臣。

⑮ 自此以下三句有脱文，文义不详。

【译文】

凡外来使者、人士，一定要让他们出示旗徽符节。城将外出巡行各县回来，定要先派亲信通知家中，让家属出门迎接，应先向守臣报告后再回家。下属须伺候上司前往，随同出行。

外地部队来城协助防守，可监察本地部队，本地部队亦可监察外来部队。戍卒中，其家所在的城邑已被敌人攻陷的，要谨防这些人叛逃，要时常查点他们的档案名册。同一城邑的人不能同守一

处。守卫城阶大门的门吏，要持符节验证，上城者符信合的予以慰问、放行，符信不相合者予以收捕，并报告守臣。

【原文】

宿鼓在守大门中[1]，莫[2]，令骑若使者操节闭城者，皆以执毚[3]。昏鼓鼓十[4]，诸门亭皆闭之。行者断[4]，必击问行故[5]，乃行其罪。晨见掌文[6]，鼓纵行者，诸城门吏各入请籥[7]，开门已，辄复上籥。有符节不用此令。寇至，楼鼓五，有周鼓[8]，杂小鼓乃应之。小鼓五后从军[9]，断。命必足畏，赏必足利，令必行，令出辄人随，省其可行、不行[10]。号，夕有号，失号，断。为守备程而署之曰某程[11]，置署街街衢阶若门[12]令往来者皆视而放[13]。诸吏卒民有谋杀伤其将长者，与谋 反同罪，有能捕告，赐黄金二十斤，谨罪[14]。非其分职而擅取之，若非其所当治而擅治为之，断。诸吏卒民非其部界而擅入他部界，辄收，以属都司空若候[15]，候以闻守，不收而擅纵之，断。能捕得谋反、卖城、逾城敌者一人[16]，以令为除死罪二人[17]，城旦四人[18]。反城事父母去者[19]，去者之父母妻子[20]。

【注释】

①宿鼓：晚上警戒用的鼓。　守：守臣。

②莫：同“暮”。

③毚：孙诒让云：“疑此亦当为‘龟’之讹。但‘执龟’义亦难通，疑当作‘执圭’。”圭，是一种玉石，用来赏赐或祭祀用的珍品，执圭者必为有爵位有职守的人。

④昏鼓:晚上击的鼓。

⑤击:“系”之误,系,执囚。

⑥晨见掌文:指天亮。掌文:即掌纹。言天亮能看清五指的时候乃放行。

⑦箭:同“钥”,钥匙。城门钥匙存放官署,所以门吏要“请钥”。

⑧有周鼓:又四周击鼓。有:通“又”。

⑨从军:随后集合。

⑩省其可行、不行:察视令的执行还是不执行。

⑪程:章程。

⑫置署:公布。 街衔衢:孙诒让云:“当作術街衢”。術街衢阶若门:指大街小巷各路口及各门。衢:大路。

⑬放:孙诒让云:“‘放’疑当为‘知’。”

⑭谨罪:对犯罪者从严定罪。

⑮属:交给。 都司空:官名。 候:孙诒让云:“此候为小吏,与后候敌之候异。都司空候,疑即五官之二。”

⑯逾城敌者:毕沅认为“敌”字前脱“归”字。

⑰以令为:用明令规定。

⑱城旦:古时刑罚之名。《汉书·惠帝纪注》应劭云:“城旦者,旦起治(修)城,四岁刑也”。

⑲反城:岑仲勉云:“犹今言‘翻城’。”事:孙诒让云:“疑当为‘弃’。”

⑳去者之父母妻子:此句下有脱文,不可考。岑仲勉云:“末句下有脱漏,疑应为‘同产皆断’。”

【译文】

晚上报警用的鼓要放在守臣的大门中,暮夜命车骑或使者执符信去关城门,这个车骑或使者必定是有爵位的人。晚上击鼓十下,各门亭均关闭,再出行者处斩,当然一定要先囚系问明行动的原因后,再定罪。天亮击鼓放行,各城门的门吏到官署领钥匙,开门后再将钥匙上交。持符节者出入不受此令限制。敌人到,城楼上五击鼓,四周跟着击鼓报警,杂以各种小鼓响应。鼓击五下之后才到位者处斩。号令必定使人畏惧,行赏必定使人得利,命令必须执行,号令一出即遣人察其执行情况。口号:晚上以口号作辨识,口号不对,处斩。制定守备的章程,在标题上就写明是某方面的章程,公布

于大街小巷、路口、各门上，使来往行人都看见并知晓。吏卒百姓中有谋杀或伤害其长官者，与谋反同罪，有能捕获罪犯或报告罪犯行踪者，赐给黄金二十斤，对罪犯要从严治罪。不该自己职分所得而擅自取用的，或不该自己所管而擅自去管的，罚罪。吏卒百姓擅自进入他人部界者，予以拘留，交送都司空或候吏处，由候吏把情况报告守臣。不拘留而擅自放走的，罚罪。能捕获一个企图谋反、出卖城池、翻城投敌的犯罪份子，将明令规定免除其家二人的死罪及四个人的劳役。翻城逃跑者，其父母、妻儿、兄弟同罪。

【原文】

悉举民室材木、瓦若蔺石数①，署长短小大，当举不举，吏有罪。诸卒民居城上者，各葆其左右②，左右有罪而不智也③，其次伍有罪④。若能身捕罪人若告之吏⑤，皆构之⑥。若非伍而先知他伍之罪，皆倍其构赏。

城外令任⑦，城内守任⑧，令、丞、尉亡得入当⑨，满十人以上，令、丞、尉夺爵各二级；百人以上，令、丞、尉免以卒戍⑩。诸取当者⑪，必取寇虏⑫，乃听之⑬。

【注释】

①蔺石：即前文的“礌石”，大石块。

②葆：通“保”，担保。

③智：通“知”。

④伍：伍长。

⑤若能：如果能。　若告：或报告。两“若”字意思不同。

⑥构：通“购”，赏求。

⑦令任：由令负责。

⑧守任：由守负责。

⑨亡：逃兵。此言令、丞、尉手下有逃亡者。入当：找人抵数。

⑩免以卒戍：免官去当戍卒。

⑪当：两两相当。

⑫寇虏：俘虏。

⑬乃听之：岑仲勉注："如亡去五人而俘虏得五人，则功罪可以抵销。"

【译文】

详尽查报民用房屋木材、瓦石的数量，登记其长短大小，当查报的不查报，吏有罪。士卒百姓在城上防守的，各人担保其左右的人，左右有罪而不知的，同伍的人也有罪。如果能亲手捕获罪人或报告给吏，将受赏。如果事先能知别伍的人犯罪并报告者，将加倍奖励。

城外的防务由令负责，城内的防务由守臣负责，令、丞、尉手下有逃跑者得找人抵数，逃跑十人以上的，令、丞、尉各降爵二级；逃跑百人以上的，令、丞、尉被免官去充戍卒。如果他们俘获的人数与逃跑的人数相当，那么功罪可以抵销，但必须要以俘虏相抵。

【原文】

募民欲财物粟米以贸易凡器者①，卒以贾予②。邑人知识③、昆弟有罪，虽不在县中而欲为赎，若以粟米、钱金、布帛、他财物免出者，令许之。传言者十步一人④，稽留言及乏传者⑤，断。诸可以便事者，亟以疏传言守⑥。吏卒民欲言事者，亟为传言请之吏，稽留不言诸者⑦，断。

县各上其县中豪杰若谋士、居大夫⑧、重厚口数多少⑨。

官府城下吏卒民家，前后左右相传保火⑩。火发自燔⑪，燔曼延燔人，断。诸以众强凌弱少及强奸人妇女，以讙哗者，皆断。

【注释】

①募:招募。 凡器:各种器物。

②卒以贾予:孙诒让云:"此当作'以平贾予'。""平"与"卒"相近而误。贾:同"价"。此句意思是官民双方须依平价计值,互不吃亏。

③知识:相识的人。

④传言者:传话的人。古代无通讯设备,需用传言人传话以求下情上达,上情下达。

⑤稽留:滞留。 乏传:不代传。

⑥诸可以便事者:凡可以便利的事。 疏:整理成条文。

⑦诸:毕沅云:"'诸'当为'请'。"请:通"情"。

⑧居:俞樾云:"'居'乃'若'字之误,若谋士、若大夫,犹言或谋士、或大夫也。"

⑨重厚:指富裕人家。 口数:人数。

⑩相传:相连保。

⑪燔(fán 凡):焚烧。

【译文】

号召百姓用财物粟米来换取各种器物,双方价格要公平合理。邑人中有相识或兄弟犯罪,即使不在本县,如果邑人想替他们赎罪,可拿粟米、金钱、布帛或其它财物来替求免罪,这也是法令许可的。负责传话的人十步设一人,阻延传话或不代传话者有罪。为了简便可理成条文急速传报守臣。吏卒百姓想向上进言,也应急速传报请示,阻延不代传者斩。

各县要向上报告其县中豪杰、谋士、大夫、富室的名册、人数。

城下吏、卒、百姓家,前后左右要相互联保防火,失火烧了自家,或火势曼延烧了别家,处斩。以多欺少,以强欺弱或强奸妇女及大声喧哗者,都将处斩。

【原文】

诸城门若亭，谨候视往来行者符[①]，符传疑[②]，若无符，皆诣县廷言[③]，请问其所使[④]；其有符传者，善舍官府[⑤]。其有知识[⑥]、兄弟欲见之，为召[⑦]，勿令里巷中。三老、守闾令厉缮夫为答[⑧]。若他以事者微者[⑨]，不得入里中。三老不得入家人[⑩]。传令里中有以羽[⑪]，羽在三所差[⑫]，家人各令其官中[⑬]，失令、若稽留令者[⑭]，断。家有守者治食[⑮]。吏卒民无符节，而擅入里巷官府，吏、三老、守闾者失苛止[⑯]，皆断。

诸盗守器械、财物及相盗者[⑰]，直一钱以上[⑱]，皆断。吏卒民各自大书于杰[⑲]，著之其署同[⑳]，守案其署[㉑]，擅入者，断。城上日壹发席蓐[㉒]，令相错发[㉓]，有匿不言人所挟藏在禁中者，断。

【注释】

①符：符节、信符。

②传：通行证。

③诣：告。　县廷：县令的官府。

④请：孙诒让云："亦当为'诘'。"

⑤善舍官府：到官府好好招待。

⑥知识：相识的人。

⑦为召：代召。

⑧三老：古代的乡官，掌管地方上的思想教育。　守闾：基层街道居民区的负责人。三老、守闾令厉缮夫为答：孙诒让注，此句当作"令缮厉矢为答（注：答指防守用的遮障物）。"但此注与上下文义不相连。岑仲勉认为："三老、守闾皆有职守，不宜召出，故欲见之者可由三老等属（"厉"为"属"字之讹）托膳（缮通"膳"）夫代答"。因为"膳夫是他们家中的守者""比较密切的一员，命为代答，直是情理中的事"。

⑨若他以事者微者：或其它有事的人及职位卑微的人。

⑩家人：应为"人家"，指平民家。

⑪有：苏时学云："'有'当作'者'。" 羽：鸟毛。军中紧急文书称"羽书"。
⑫羽在三所差：苏时学注，当作"羽在三老所"。
⑬官：苏时学云："'官'当作'宫'。"宫中，即家中。
⑭稽留：阻延，滞留。
⑮此句，岑仲勉认为，当是"三老、守闾令厉缮夫为答"句的注文。
⑯苛止：诘问制止。
⑰相盗：盗窃他人财物。
⑱直：通"值"。
⑲杰：通"揭"，揭帖。即后文的"大书于版"。
⑳同：孙诒让云："'同'，当从下文作'隔'。"署隔，即驻地营房。
㉑守：守臣。 案：巡按、巡视。
㉒席蓐：草席。
㉓错发：交换发放。每日收回换发，其目的是防止私藏禁物。

【译文】

城内各门亭，要严密注意来人的信符，发现信符可疑或无信符者，要向县府报告，并追查其往来的原因；持有信符者，官署应妥为接待安置。来人想见朋友、兄弟，可以替他召来相见，不能让其进入里巷之中。来人有事要问地方上的三老、守闾，可让三老家中的厨师代为传话，其它有事的人或职位卑微的人，不得进入里巷中，即使三老也不能随便到庶民家中走动。一旦有急事，用插着羽毛的文书向百姓传达军中急令，羽书保管在三老处，让庶民呆在家中。不按时传达命令或阻延传达命令，要予以处斩。吏卒百姓没有符节而擅入里巷官府，而部吏、三老及守闾没有诘问制止，三老、守闾处斩。

凡盗窃公家防守器械、物资及私人财物者，即使价值一钱也算犯罪。吏卒百姓各人将姓名大书于帖子上，张帖在署所中，守臣巡察各署发现有擅入别署者，处斩。城上每日收发一次草席，彼此用的交换发放，为的是稽查出私藏的禁物。凡隐瞒别人私藏的禁物而不报告者，处罪。

【原文】

吏卒民死者，辄召其人[1]，与次司空葬之[2]，勿令得坐泣。伤甚者令归治病家善养[3]，予医给药，赐酒日二升、肉二斤，令吏数行闾[4]，视病有瘳[5]，辄造事上[6]。诈为自贼伤以辟事者[7]，族之[8]。事已[9]，守使吏身行死伤家[10]，临户而悲哀之。

寇去事已，塞祷[11]。守以令益邑中豪杰力斗诸有功者[12]，必身行死伤者家以吊哀之，身见死事之后[13]。城围罢，主亟发使者往劳[14]，举有功及死伤者数使爵禄[15]，守身尊宠[16]，明白贵之[17]，令其怨结于敌。

【注释】

①其人：指死者家人。

②次司空：官名。

③归治病家：即归家治病。

④行闾：赴闾巷，指伤者家。闾：闾巷，古代称街巷为闾。

⑤瘳(chōu 抽)：病愈。

⑥造事上：指归队。造：到、往。

⑦贼伤：杀伤。　辟：通“避”。

⑧族之：谓夷三族。

⑨事已：指丧葬完毕。

⑩身行：亲自到。

⑪塞祷：祭祀以报答神的福佑。《史记·封神书》“冬塞祷祠”，《索隐》云：“塞与赛同。赛，今报神福也。”

⑫益：加赏。

⑬死事之后：死于守城的人的遗属。

⑭主：指守臣。

⑮使爵禄：授予爵位及俸禄。

⑯守身尊宠：言守臣要亲自去尊宠有功之人及其死伤者之家。

⑰明白贵之：明白表示尊宠他们。

【译文】

吏卒、百姓战死的，则通知其家人，与次司空一道把人埋了，不要让家属坐哭以动摇人心。伤势严重的叫他们回家治病养伤，给医给药，每日赐酒二升，肉二斤，经常派官员到闾巷探视，伤势痊愈后令其归队。谎称自已被杀伤而逃避战事的，将灭三族。战事完毕，守臣派吏亲自前往死伤者家中吊哀慰问。

敌人撤离后，要举行祭祀报答神的福佑。守臣下令嘉赏邑中豪杰、斗士及各有功人员，守臣要亲往死伤者家中吊丧慰问，亲自去见战死者的遗属。

城解围后，守臣速派使者慰劳将士，报有功人员及死伤人数，授予爵禄。守臣明白表示出对有功人员及死伤者家属的尊宠和看重，使他们与敌人结下深仇大恨。

【原文】

城上卒若吏各保其左右，若欲以城为外谋者，父母、妻子、同产皆断。左右知不捕告，皆与同罪。城下里中家人皆相葆，若城上之数。有能捕告之者，封之以千家之邑；若非其左右及他伍捕告者，封之二千家之邑。

城禁：使①、卒、民不欲寇微职和旌者②、断。不从令者，断。非擅出令者③，断。失令者，断。倚戟县下城④，上下不与众等者⑤，断。无应而妄讙呼者，断。总失者⑥，断。誉客内毁者，断。离署而聚语者，断。闻城鼓声而伍后上署者⑦，断。人自大书版，著之其署隔，守必自谋其先后⑧，非其署而妄入之者，断。离署左右⑨，共入他署，左右不捕，挟私

书，行请谒及为行书者[10]，释守事而治私家事，卒民相盗家室、婴儿，皆断无赦。人举而藉之[11]。无符节而横行军中者，断。客在城下，因数易其署而无易其养[12]。誉敌：少以为众，乱以为治，敌攻拙以为巧者，断。客、主人无得相与言及相藉[13]，客射以书，无得誉[14]，外示内以善[15]，无得应，不从令者，皆断。禁无得举矢书，若以书射寇，犯令者父母、妻子皆断。身枭城上[16]。有能捕告之者，赏之黄金二十斤。非时而行者[17]，唯守及掺太守之节而使者[18]。

【注释】

①使：当为"吏"之误。

②不：衍文。 欲：孙诒让云："疑'效'之误。" 微职：即"徽识"的借字。和旌：军门之旗。《周礼·大司马职》云："以旌为左右和之门。"郑众注："军门曰和，今谓之垒，门立两旌以为之。"

③非：衍文。

④倚戟县下城：言下城不走阶路，而是以戟为依托顺城墙悬身下城。戟：古代兵器，柄上装有枪尖，旁边附有月牙形锋刃。

⑤等：同，一起。

⑥总失者：孙诒让云："'总'，疑当为'纵'。纵失，谓私纵罪人也。"

⑦伍：指五击鼓。 上署：就位。

⑧谋：孙诒让云："疑皆为'课'之误。"课，查阅。

⑨署左右：同署左右的人。

⑩行请谒：去请求接见。 为行书：替人送信。

⑪人举而藉之：举，举报。藉：通"籍"，登记在册。

⑫署：位。 养：炊事兵。

⑬藉：借。

⑭誉：俞樾注："当作'举'"。举：拾。

⑮外示内以善：外部敌人故意对我表示友好。

⑯枭（xiāo 肖）：枭首，悬人头示众。

⑰非时而行者：在禁止通行时通过。

⑱掺：同“操”。

【译文】

城上吏卒各与左右连保，如果有谁里通外敌，父母、妻儿、兄弟同斩。左右知情不捕不告者，与之同罪。城下居民须相互连保，如同城上的做法。有能捕获同伍罪犯或报告情况者，赏给他千户人家的城邑；如果能捕获别伍的罪犯或报告别伍情况者赏给他两千户人家的城邑。

城禁如下：吏、卒、民如果仿效敌人军门旗标者，处斩。不服从命令者，处斩。擅自发令者，处斩。失令者，处斩。依托戟矛个人悬身下城，不与众人一起走者，处斩。不需要应答而妄自喧呼者，处斩。私纵罪犯者，处斩。赞誉敌人而毁谤守城者，处斩。擅离岗位而聚在一起议论者，处斩。听到城上五击鼓后才到位者，处斩。各人将名字大写在版上，挂在署所中，守臣一定要亲自查阅其到署所的先后，非本署人员而妄自进入者，处斩。擅自离开本署，而进入别署，同伍左右不予捕获的；挟带私人信件，前去要求某人接见或代别人送信的；放弃守城之事而去办私事的；卒民偷盗他人妻子、婴儿的，一律处斩不予赦免。一旦有人举报就登记在册。无符节而随便在军中走动者，处斩。敌人近在城下，城上守卒须随时换防，但炊事兵不换。凡赞誉敌人，把少说成多，把乱说成治，把敌人拙劣的攻术说成是巧妙的攻术的，处斩。守城者不得与敌人对话，不得以物借敌，敌人用矢射来书信，不准去拾阅，对敌人故意表示的亲善，不准回应，不服从命令者，一律处斩。城上禁止以矢向敌人投射书信，违反命令者父母、妻儿、兄弟同罪，本人身首悬于城门之上。有捕获罪犯或报告情况者，赏给他黄金二十斤。能在禁止通行时间内通行的，只有守臣及持有守臣符节的使者。

【原文】

守入临城[①]，必谨问父老、吏大夫，请有怨仇仇不相解者[②]，召其人，明白为之解之。守必自异其人而藉之[③]，孤之[④]，有以私怨害城若吏事者，父母、妻子皆断。其以城为外谋者，三族[⑤]。有能得若捕告者，以其所守邑，小大封之[⑥]，守还授其印，尊宠官之，令吏大夫及卒民皆明知之。豪杰之外多交诸侯者，常请之[⑦]，令上通知之[⑧]，善属之[⑨]，所居之吏上数选具之[⑩]，令无得擅出入，连质之[⑪]。术乡长者[⑫]、父老、豪杰之亲戚父母[⑬]、妻子，必尊宠之，若贫人食不能自给食者[⑭]，上食之。及勇士父母亲戚妻子皆时酒肉[⑮]，必敬之，舍之必近太守。守楼临质宫而善周，必密涂楼[⑯]，令下无见上，上见下，下无知上有人无人。

【注释】

①入临城：指担任守城之事。

②请：孙诒让云："当为'诸'。"

③异其人：辨认他们。　藉：通"籍"，登记姓名。

④孤之：隔离开来。这是防因彼此怨恨而有投敌者。

⑤三族：指灭三族。

⑥以其所守邑，小大封之：岑促勉注："犹言邑之大小，等于犯罪者所在之邑。"

⑦请：谒见，拜会。

⑧上：指其所在地的长官。

⑨善属：存恤、关照。

⑩所居之吏上：指所在地的长官。　选（繁体为選）：同"馔"。馔具：供给食物。此为馔食招待。

⑪连质：取其亲属为人质，为的是防豪杰有叛心。

⑫术乡：道里、乡里。

⑬亲戚父母：古代亲戚即指父母。王引之云："'父母'二字皆后人所加

也。”下同。

⑭若贫人食:“食”字为衍文。

⑮时酒肉:时时赐以酒肉。

⑯临质宫:靠近人质的住房。

【译文】

守臣负责城的防务后,要细心询访城中的父老、官员,对地方上互结仇怨而不和解的人,把他们召集起来,说清情况使之和解。对于结有仇怨者,守臣必须亲自辨认他们,并登记其姓名,不让他们同居一处。如果因个人私怨危害守城公事者,父母、妻儿同罪。里通外敌者,将灭三族。有人发现犯罪分子能抓获或报告者,将赏给与其所守城邑大小相等的城邑。守臣还将给他授印,给他官做,使他荣宠,让各级官员、士卒百姓都知道。地方上的豪杰在外面结识许多诸侯,守臣要常拜会他们,事先让当地官员通知和关照他们,豪杰所在地的长官要经常馔食宴请他们,叫他们不要擅自出入,要取其亲属作为人质以防变心。对乡里的长者、父老、豪杰的父母、妻儿,一定要尊重,如果他们缺乏食物,上官要予以供给。对勇士的父母、妻儿要时时赐给酒肉,敬重他们,他们的居室要靠近守臣的官署,守臣之楼要紧临人质的住地,涂泥防火,使下面看不见上面,上面能看见下面,下面不知道上面有人还是无人。

【原文】

守之所亲[①],举吏贞廉、忠信、无害[②]、可任事者,其饮食酒肉勿禁,钱金、布帛、财物各自守之,慎勿相盗。葆宫之墙必三重[③],墙之垣,守者皆累瓦釜墙上[④]。门有吏,主者门里[⑤],筦闭[⑥],必须太守之节[⑦]。葆卫必取戍卒有重厚者[⑧]。请择吏之忠信者[⑨],无害可任事者。

令将卫[⑩],自筑十尺之垣,周还墙[⑪],门、闺者[⑫],非令卫

司马门[13]。

望气者舍必近太守[14]，巫舍必近公社[15]，必敬神之。巫祝史与望气者，必以善言告民，以请上报守，守独知其请而已。无与望气妄为不善言惊恐民[16]，断弗赦。

【注释】

①所亲：身边的人。

②无害：孙诒让云："当以《汉书·音义》公平吏之义为是。"

③葆宫：即质宫，人质的住处。

④瓦釜：指瓦砾碎片。这是防范有人逾墙时能听到声音。

⑤主：负责。　者：通"诸"。

⑥筦：同"管"，管，通"关"。

⑦节：符节。

⑧葆卫：即葆宫的戍卫。

⑨请：孙诒让云："疑'谨'之误。"　者：衍文。

⑩令将卫：叫城将自卫。

⑪周还墙：四周筑墙。还：通"环"。

⑫闺：闺门，城中的小门。

⑬非令卫司马门：孙诒让云："'非'疑当为'并'。……此司马门，则似是守令官府之门。"

⑭望气者：负责观察云气的人，古代巫师之术。

⑮公社：即公祠，祭土神的神庙。

⑯无：王引之云："'无'，即上文'巫'字因声同而误。"苏时学云："'望气'下当有'者'字。"

【译文】

守臣身边所用的人，要举荐正直廉洁、忠心诚信、公正而能胜工作的。不必禁止他们的饮食酒肉，钱金、布帛、财物，让他们各自保管，慎勿被盗。人质住的房子须筑三道围墙，围墙上堆瓦砾以防有人逾墙。守卫大门的吏同时还负责守卫小门。门的关闭与开启，

必须凭守臣的符节为据。人质住处的守卫人员须从忠厚负责的戍卒中挑选。择吏一定要谨慎地选择忠诚、公正而能胜任工作的人。

城将也要设法自卫，住地四周筑十尺高的墙，负责守卫住处大小门的人，同时也负责官署的防务。

望气者要住在守臣住地的近旁，巫史的住地紧靠神庙，定要敬奉神明。巫史、祝史与望气者要对百姓发布一般消息，而对守臣讲真话，只让守臣了解真实情况。巫史与望气者如果妄自散布坏消息，使百姓惊恐不安，将被处斩不予赦免。

【原文】

度食不足[①]，食民各自占[②]，家五种石升数[③]，为期[④]，其在蓴害[⑤]，吏与杂訾[⑥]，期尽匿不占[⑦]，占不悉[⑧]，令吏卒微得[⑨]，皆断。有能捕告，赐什三[⑩]。收粟米、布帛、钱金，出内畜产[⑪]，皆为平直其贾[⑫]，与主券人书之[⑬]。事已[⑭]，皆各以其贾倍偿之。又用其贾贵贱、多少赐爵，欲为吏者许之，其不欲为吏，而欲以受赐赏爵禄，若赎出亲戚[⑮]、所知罪人者，以令许之。其受构赏者令葆宫见[⑯]，以与其亲[⑰]。欲以复佐上者[⑱]，皆倍其爵赏。某县某里某子家食口二人，积粟六百石，某里某子家食口十人，积粟百石。出粟米有期日[⑲]，过期不出者王公有之[⑳]，有能得若告之，赏之什三。慎无令民知吾粟米多少。

【注释】

①度：考虑、估计。

②食民：百姓。　自占：自己私下度量，该上交多少。

③五种：苏时学云："五种，谓五谷。"五谷，指黍、稷、菽、麦、稻。

④为期：规定期限。

⑤蓴害：孙诒让云："疑当作'薄者'。薄，古簿字。"其在簿者：指簿册上登记其认交之数。

⑥訾(zī 资)：通"赀"。赀，同"资"。吏以杂资：岑仲勉注："犹言吏偿以相当之值，但不限定一物。"

⑦不占：不认交。

⑧占不悉：不如数认交。

⑨散：王引之云："'散'与'覹'同。'覹'字亦作'微'。"微得：伺察而得、侦察而得。《史记·平淮书》曰："各以其物自占，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就是采用墨子提倡的办法。

⑩什三：指没收物资的十分之三。

⑪出内：出纳。内，同"纳"。

⑫贾：同"价"。

⑬与主券人书之：与，予。以物价券发给物主，写上数目。

⑭事已：指战事结束。

⑮亲戚：此当为泛指，不一定指父母。

⑯构：通"购"，赏的意思。

⑰以与其亲：以此表示与之亲密，使之荣宠。

⑱复佐上：再资助公家。上：指官府、公家。

⑲有期日：有限期。

⑳王公有之：岑仲勉注："王公有之，即没收为国王或国公所有之谓。"意即充公。

【译文】

估计粮食不足，让百姓各人自报认交粮食数，每家交谷几石几升，规定交纳的期限，将其认交数登记在册，吏将以与之相当的物资予以偿还。到期隐瞒不交的，或不按规定数额交齐的，一旦察觉，将处斩。谁揭发出来，将赏给所没收物资的十分之三。所有收进的粟米、布帛、钱金和畜产品，都要公平估定价格，予以登记，发给物价券。战争结束后，按物价券加倍偿还，还可根据价格的高低、物资的多少，赐给爵位，想为吏的，可以物价券折抵谋取职位。不想为吏的，可赏他爵禄。如果想以此替犯罪的亲戚朋友赎罪，按法令规定

也是允许的，受到赏赐的人，请到葆宫来见面，以表示上官与他们亲近。如果有人想将赔偿给他的东西再献给公家，那么对他就该加倍封赏赐爵，在簿册上记上某县某人有食口二人，积粟六百石，某里某家有食口十人，积粟百石。该上交的粟米要限期送出，过期不交的则没收所有粟米充公，谁揭发出来，将赏给没收粟米的十分之三。我方存米多少不能让百姓知道，以免动摇军心。

【原文】

守入城，先以候为始①，得辄宫养之，勿令知吾守卫之备。候者为异宫②，父母妻子皆同其宫，赐衣食酒肉，信吏善待之③。候来若复④，就间⑤，守宫三难⑥，外环隅为之楼⑦，内环为楼，楼入葆宫丈五尺为复道⑧。葆不得有室⑨，三日一发席蓐，略视之⑩，布茅宫中⑪，厚三尺以上。发候⑫，必使乡邑忠信、善重士⑬，有亲戚、妻子，厚奉资之。必重发候，为养其亲，若妻子⑭，为异舍，无与员同所⑮，给食之酒肉。遣他候，奉资之如前候。反⑯，相参审信⑰，厚赐之，候三发三信⑱，重赐之。不欲受赐而欲为吏者，许之二百石之吏⑲。守珮授之印⑳。其不欲为吏而欲受构赏禄，皆如前㉑。有能入深至主国者㉒，问之审信，赏之倍他候。其不欲受赏，而欲为吏者，许之三百石之吏。扜士受赏赐者㉓，守必身自致之其亲之其亲之所㉔，见其见守之任㉕。其欲复以佐上者㉖，其构赏、爵禄、罪人倍之㉗。

【注释】

①候：此候苏时学云："谓访知敌情者"。即今所说的侦探或间谍。

②异宫:另居。宫:房子。

③信吏:岑仲勉注:“余按当作‘使吏’。”

④复:指返回。

⑤就间:岑仲勉注:“余按‘间’实‘问’之讹”。

⑥守宫:指守臣的居室。 三难:孙诒让云:“‘难’,当为‘杂’”。三杂,犹言三匝也。“杂”通“匝”。三匝:指三道围墙。

⑦环隅:指围墙的墙角。

⑧葆宫:即质宫,此指候及其家属所住的地方。复道:上下有道。

⑨室:指分隔的房间。

⑩略:全面。

⑪布茅:铺茅草。

⑫发候:派遣侦探。

⑬善重士:厚重之士,指人品忠厚之士。

⑭若:或。

⑮员:《广雅·释诂》:“员,众也。”

⑯反:通“返”。

⑰参审:验审。 信:情报可靠。

⑱厚赐之:指经过验审情报真确给厚赏。

⑲二百石之吏:指年俸为二百石级别的官吏。古代以粮食的等差定官阶。

⑳珮:同“佩”。佩授:授与。

㉑皆如前:照前文办理。

㉒入深:即深入。 主国:指敌人的国都。

㉓扞士:捍卫城池之士。扞:同“捍”。

㉔此句“其亲之”三字误重。

㉕见其见守之任:苏时学云:“上‘见’字疑当作‘令’。”按岑仲勉注,此句意思是“以表示太守对彼之宠任”。

㉖其欲复以佐上:指想将其所得赏物再献给公家。佐:支助、贡献。

㉗罪人:当为“赎出罪人”。

【译文】

守臣进城负责防务后,要先物色作侦探的候卒,找到后将他们集中到葆宫,供给他们生活给养,不能让他们了解城防情况,另外安排其住处,其父母妻儿与其同住的,同样赐给衣食酒肉,派吏好

好款待。探候往返执行任务，守臣要予以过问。守臣居室周围修筑三层围墙，在每道墙的墙角处建楼，内墙处所建的楼，要修一条长一丈五尺的上下复道与葆宫相通，葆宫内不分隔房间，住在葆宫的人，每三天换发一次垫席，注意观察他们的动静，地上铺三尺厚的茅草作床垫。所遣探候必定是乡邑中忠诚可靠的人，有父母妻儿的要多给资助。需经常派出去的，要替他们奉养父母妻儿，另建房舍，不要与众人住在一起，照常供给酒肉食物。如果改派他人，所给资助当如前一位探候。探候得来的情报要认真加以验审，如果情报准确，应予以厚赏。多次派出，情报多次准确的，更要重赏。不愿得赏而愿为吏的，许给他年俸二百石粮的职位，守臣还要亲自为他授印。不愿为吏而受赏的，就照前面说的办理。有谁能深入到敌国的国都去收集情报的，经过审验真确，所得赏赐将是其它探候的两倍。不愿受赏而愿为吏的，许给他年俸三百石粮的职位。捍卫城池立功受赏的人，守臣一定要亲自送往其父母的家中，让人们看到守臣对他们的尊宠。如果他们将所得赏物再献给公家，那么他们将得到加倍赏赐和爵禄，也可赎出更多犯罪的亲朋好友。

【原文】

出候无过十里[①]，居高便所树表[②]，表三人守之，比至城者三表[③]，与城上熢燧相望[④]，昼则举烽，夜则举火。闻寇所从来，审知寇形必攻，论小城不自守通者[⑤]，尽葆其老弱粟米畜产。遣卒候者无过五十人，客至堞去之[⑥]。慎无厌建[⑦]。候者曹无过三百人[⑧]，日暮出之，为微职[⑨]。空队[⑩]、要塞之人所往来者[⑪]，令可□迹者[⑫]，无下里三人[⑬]，平而迹[⑭]。各立其表，城上应之。候出越陈表[⑮]，遮[⑯]坐郭门之外内[⑰]，立其表，令卒之半居门内，令其少多无可知也。即有惊[⑱]，见寇越陈去[⑲]，城上以麾指之[⑳]，迹坐击缶期[㉑]，以战

备从麾所指，望见寇，举一垂[22]；入竟[23]，举二垂；狎郭[24]，举三垂；入郭，举四垂；狎城，举五垂。夜以火，皆如此[25]。去郭百步，墙垣、树木小大尽伐除之。外空井[26]，尽窒之，无令可得汲也。外空窒尽发之[27]，木尽伐之。诸可以攻城者尽内城中[28]，令其人各有以记之。事以[29]，各以其记取之。事为之券[30]，书其枚数。当遂材木不能尽内[31]，即烧之，无令客得而用之。

【注释】

①候：指担负警戒任务的候，即今巡逻兵或警卫。

②便所：方便的处所。　表：标记。作识别用。

③比：及。

④熢燧：即烽燧，古代边防报警的两种信号。有敌人入侵，在高台上举火烧烟报警。晚上举火曰烽，白天烧柴薪或狼粪发烟曰燧，总称烽烟、烽火。

⑤论小城不自守通者：岑仲勉注："守通，守其交通道也。"

⑥葆：同"保"。　去之：将斥候召回。

⑦厌建：淹滞。孙诒让云："疑'建'即'逮'之形误。"岑仲勉注："余按古音厌，淹相同，逮、滞亦甚近，淹滞即淹留也。"

⑧候者曹：候者之属。

⑨微职：通"徽识"，为识别自己人而作的标记。

⑩空队：指空旷之处。队：通"隧"。

⑪要塞：险隘之处。

⑫令可□迹者：□，原文空缺。王引之云："此当作'人所往来者，令可以迹，迹者，无下里三人，平明而迹'。"可以迹者：善于查勘敌人踪迹的候者。

⑬里三人：一里之内须派三人。

⑭平而迹：每日清晨前往查勘。平：平明，指天亮。

⑮陈表：即田表，指城郭外田野上的表记。田、陈二字古音相近，可互通。

⑯遮：遮候（也叫斥候）。孙诒让云："此候与遮二者不同，候出郭外十里，迹之敌往来多少；遮则守郭门不远出。"

⑰外内：即内外。

⑱惊：通“警”，警事。

⑲越：逾越。　陈：田野，指城外。

⑳麾：军旗。

㉑迹坐击：苏时学云：“迹坐，当从上文作遮坐，击下脱鼓字，谓坐而击鼓也。”　缶：古“正”字。正期：通“整旗”。

㉒垂：岑仲勉注：“垂与‘燧’音甚相近，举一垂即举一燧也。”烽火台日间烧烟报警曰燧。

㉓竟：同“境”。

㉔狎郭：俞樾云：“狎郭、狎城，两狎字并当作甲……甲者会也。”

㉕皆如此：指如同白日举燧一样。

㉖外空井：王引之云：“当作‘外宅井’，谓城外人家之井也，恐寇取水，故塞之。”

㉗外空窒：王引之云：“当作‘外宅室’，谓城外人家之室也。”　发：毁坏。

㉘内：内“纳”，下同。

㉙事以：以，通“已”，指战事结束。

㉚事为之券：苏时学云：“当作‘吏为之券’。”

㉛当遂：王念孙云：“遂与隧同，道也。”

【译文】

出城担任巡逻警戒任务的候离城不超过十里，选择高地方便之处立表作记，每表派三人看守，从城外到城里约立三表，表与城上的烽火台遥相呼应，白日烧烟、晚上举火。探听到敌人来的方向，观察敌人的形迹知其要来攻城时，考虑到城小难以守住城外的要道，就要保护老弱、粮食、畜产安全移入城内。派出去巡逻的卒候不超过五十人，敌人到达城堞外就马上撤回，慎无滞留。候的总数不要超过三百人，晚上派出去活动，戴上标识便于联络。旷野及人来人往的要塞之地，要派出候者去查勘敌人的踪迹，一里地不少于三人，候者每日清晨前往查勘，并各立表以示其所在方位，城上好予以照应。出去巡逻的候可越过田野上的表记，而遮候坐郭门内外，也立表作记。命士卒一半隐藏在郭门内，使敌人无从知道我方虚实。如果发生警事，见敌人正越过田表而来，城上即挥旗指挥，遮候击鼓整旗，听从将旗的指挥作好战斗准备。望见敌人，点燃一处烽

烟；敌人入境，点燃两处烽烟，敌人集于城外，点三处烽烟；敌人进郭门，点四处烽烟；敌人接近大城，点五处烽烟。晚上以火报警，同白日烧烟一样。城外百步以内，拆除所有城墙，伐光大小树木。城外居民的水井全部填塞，不让敌人汲水。城外的民房一律推倒，树木砍光。凡可用来攻城的物品尽收城中，令物主各人记数，吏发给收据，写明件数，战事结束，物主各按其所记来取。当道的材木不能纳入城中的，就放火烧掉，不让敌人使用。

【原文】

人自大书版，著之其署忠①。有司出其所治②，则从淫之法③，其罪射④。务色谩忓⑤，淫嚣不静⑥，当路尼众⑦，舍事后就⑧，逾时不宁⑨，其罪射。讙嚣駴众⑩，其罪杀。非上不谏⑪，次主凶言⑫，其罪杀。无敢有乐器，弊骐军中⑬，有则其罪射。非有司之令，无敢有车驰、人趋，有则其罪射。无敢散牛马军中，有则其罪射。饮食不时，其罪射。无敢歌哭于军中，有则其罪射。令各执罚尽杀⑭，有司见有罪而不诛，同罚。若或逃之，亦杀。凡将率斗其众失法⑮，杀。凡有司不使去卒⑯、吏民闻誓令，代之服罪。凡戮人于市，死上目行⑰。

【注释】

①忠：同“中”。

②有司：有关部门。

③从淫：放纵淫乱。从：通“纵”。

④射：古代一种刑罚。《说文》耳部云：“聅军法以矢贯耳也”。聅（chě 音扯），与“射”的正字“躲”形近。

⑤务色：苏时学云：“疑当作‘矜色’。”矜色：指自尊自大，目中无人。 谩

舌:欺谩正人。舌:"正"字。

⑥淫嚣:指说话滔滔不绝。淫:过份、多。

⑦尼众:毕沅注:"尼,止。"尼众,指阻碍众人。

⑧后就:言事急而后到。

⑨宁:岑仲勉注:"即今之请假。"

⑩讙(huān欢):喧哗。骇:"骇"字的异体。

⑪非上:指私下讥讽评议上司。

⑫次主:岑仲勉注:"余谓'恣主'得为'恣出'之讹"。即任意口出恶言。

⑬奘骐军中:孙诒让云:"奘骐,疑'奕棋'之误。"

⑭令各执罚尽杀:言各人按刑罚执行,该杀者尽杀。

⑮斗其众失法:言不能使士卒按规定作战。

⑯去卒:为"士卒"之误。

⑰死上目行:指陈尸三日以示众。孙诒让云:"此句有误,疑当作'死三日徇',徇、循古今字,死与尸声近义通"。

【译文】

各人将姓名书于版上,写在署所中。有关部门制定出惩罚条例。放纵淫乱的,以矢穿耳惩处。自高自大欺侮好人;说话滔滔不绝;当路阻碍众人;事急而后到,不按时上岗又不请假的,以矢穿耳惩处。喧闹不止惊扰众人的,以矢穿耳惩处。当面不提意见,背后讥讽上司,任意口出恶言的,处死刑。军中不得奏乐、下棋,违者以矢穿耳惩处。没有有关部门的命令,不得随意开车、跑步,违者以矢穿耳惩处。不得在军营中散放牛马,违者以矢穿耳惩处。饮食不按时,以矢穿耳惩处。军中不得歌唱、哭闹,违者以矢穿耳惩处。令有关部门按条例执法,该杀的尽杀,有关负责人见罪而不罚者,将同罪。如果有人想逃跑,则处以死刑。凡将领不能约束士卒按规定作战的,处死刑。如果有关负责人不让士卒、吏民知晓禁令,那么,有关负责人将代士卒吏民服罪。凡犯死罪者当众行刑,陈尸三日以示众。

【原文】

谒者侍令门外[①]，为二曹[②]，夹门坐，铺食更[③]，无空。门下谒者一长[④]，守数令入中[⑤]，视其亡者[⑥]，以督门尉与其官长[⑦]，及亡者入中报。四人夹令门内坐，二人夹散门外坐[⑧]。客见，持兵立前，铺食更，上侍者名。守室下高楼[⑨]，候者望见乘车若骑卒道外来者[⑩]，及城中非常者[⑪]，辄言之守。守以须城上候城门及邑吏来告其事者以验之[⑫]，楼下人受候者言[⑬]，以报守。中涓二人[⑭]，夹散门内坐，门常闭，铺食更，中涓一长者。环守宫之术衢[⑮]，置屯道[⑯]，各垣其两旁，高丈，为埤院[⑰]，立初鸡足置[⑱]，夹挟视葆食[⑲]。而札书得必谨案视参食者[⑳]，节不法[㉑]，正请之[㉒]。屯陈垣外术衢街皆楼[㉓]，高临里中，楼一鼓聋灶[㉔]。即有物故[㉕]，鼓。吏至而止。夜以火指鼓所[㉖]。城下五十步一厕，厕与上同圂[㉗]。请有罪过而可无断者[㉘]，令杼厕利之[㉙]。

【注释】

①谒者：侍卫。　令门：指守臣官署之门，下同。

②为二曹：分为两队。

③铺食：铺，通"餔"，餔食，指吃饭。

④一长：王引之注："'长'下当有'者'字。"

⑤守：守臣。

⑥亡：逃离。

⑦督：督查。

⑧散门：其它的门。

⑨守室下高楼：孙诒让注："'室'当为'堂'之误。'高'上，疑当有'为'字。"

⑩乘车：即车乘。　若：或。　道外来：从外来。

⑪非常者：非同寻常的情况。

⑫须：等待。　城上候城门：即城门上的候。

⑬受：听取。　言：汇报。

⑭中涓：待从的名称。负责文书保管及传达。

⑮环：环绕。

⑯屯道：岑仲勉注："有'夹道'之义。"即下文的"屯陈"。

⑰埤院：同"俾倪"，墙堞上凿的孔，从内可观外。

⑱立初鸡足置：孙诒让云："'初'，疑'勿'之误……鸡足置，谓立物如鸡足形。"此句放此难通，今按岑仲勉注移于后，见注释㉖。

⑲夹挟视葆食：孙诒让注："此有脱误，疑当作'卒夹视葆舍'。葆舍，犹葆宫也。"

⑳参食：王念孙云："当为参验。"即验证。

㉑节：孙诒让云："节，当为'即'。"

㉒正请：孙诒让云："亦当为'止诘'。"止诘：留下查问。

㉓孙诒让云："'楼'上疑脱'为'字。"

㉔楼一鼓聋灶：谓楼上一击鼓即预备好垄灶。聋：通"垄"。垄灶：一种可以搬动的灶。

㉕物故：事故。

㉖夜以火指鼓所：岑仲勉云："旧本作'夜以火指鼓所'，语难通，余细审之，'鼓所'下之'立勿鸡足置'五字，原误错于'为埤说'之后，应行移正，凡置物须重心居中，以鼎足为稳，鸡足置则不稳也"。

㉗圂(hùn 混)：指污物。

㉘请：孙诒让云："当为'诸'之误。"

㉙杼：通"抒"，排除。

【译文】

侍卫的人在门外待命，分为两队，坐守门的两边，轮流进餐，不能缺人。门下侍卫推选一位长者，随时进去向守臣报告情况，守臣阅其逃离者名单，责成门尉及其官长查询上报。四个人为两边在令门内坐守，两个人分两边在散门外坐守。宾客来见守臣，侍卫持兵器站立于前，轮流就餐，向守臣报侍者名字。守臣官署堂上建楼，在楼上担负警戒任务的候卒望见有车乘或骑卒从外而来，或者城中发生异常情况，就立即报告守臣。守臣得候卒报告，又待城门候卒及邑吏等报告来，以此参验虚实。由楼下的人将候者的报告转报守

臣。负责传达的中涓二人，分坐散门内，散门要常关闭，轮流进餐，中涓也推一长者负责。守臣官署周围的通路要修成夹道，两旁筑墙，墙高一丈，墙上打孔，士卒可以从孔中窥视人质住的葆宫。如接得文书，需仔细审阅验证，如有不合之处，暂不转送，留待查处。夹道墙外道上建楼，楼比居民的房子高。楼上一击鼓，即预备好垄灶，一旦有事就击鼓报警，待邑吏到来才停止击鼓。晚上用火把指挥，置放鼓的鼓架，以四只足鼎为稳，不要用鸡足形。城下五十步修一厕所，城上城下厕所贮污的通道相通。凡犯了罪而不被处斩的人，令其打扫厕所卫生。

杂守第七十一

【题解】

本篇论及城防有关事项，内容多与前几篇重合，故名曰“杂守”。其中谈到如何节约和储备粮食以利坚守，如何在护城河中插埋竹箭以阻挡敌人等，是对前几篇的补充。

墨子认为，面对敌人的进攻，首先要树立信心（“民心百倍”），振奋精神（“养勇高奋”），义无反顾（“慎无使顾”）；同时要沉着镇静，兵贵神速（“以静为故，从之以急”）；要选厉锐卒，奖惩分明（“多执数赏，卒乃不怠”）。这些都闪烁着墨子军事思想的光辉，具有深刻现实意义。

【原文】

禽子问曰：“客众而勇，轻意见威[①]，以骇主人。薪土俱上，以为羊坽[②]，积土为高，以临民[③]，蒙橹俱前[④]，遂属之城[⑤]，兵弩俱上，为之奈何？”子墨子曰：“子问羊坽之守邪？羊坽者攻之拙者也[⑥]，足以劳卒，不足以害城。羊坽之政[⑦]，远攻则远害[⑧]，近城则近害[⑨]，不至城。矢石无休，左右趣射[⑩]，蘭为柱后[⑪]，望以固[⑫]。厉吾锐卒[⑬]，慎无使顾[⑭]，守者重下[⑮]，攻者轻去。养勇高奋，民心百倍，多执数少[⑯]，卒乃不怠。

【注释】

①轻意：骄满轻狂之态。

②羊玲：即《备高临》篇所说的“羊黔”，指土山基址。详见《备高临》篇第一段注释③。

③临民：居高临下窥望城内。

④蒙橹：作遮障用的大楯。

⑤属：连接。

⑥拙：笨办法。

⑦政：当为“攻”字。

⑧害：孙诒让云：“‘害’，并当为‘圄’，圄与圉御字同。”御：抵御。

⑨城：当为“攻”字。

⑩趣：通“促”，急促。

⑪蔺为柱后：岑仲勉注：“余以为蔺，蔺音形皆相近，即《号令》篇之蔺石及《备城门》篇之絫石，大石也；柱，即拄，撑持也，‘柱后’犹今说‘后盾’，谓碎石之后，继以大石也。”

⑫望以固：以，同“已”。

⑬厉：厉兵：即精兵。

⑭顾：后顾。指有所胆怯。

⑮重下：指狠狠从上往下打击敌人。

⑯多执：多擒敌。　数少：王念孙云：“‘少’当为‘赏’。”

【译文】

禽滑釐问：“敌人以众多兵力猛烈发起攻势，轻狂施威，借以吓人。他们运来薪土，筑基址堆高山，逐渐与我城相连，居高临下，以大楯作遮挡，兵弩一齐上，对此我们怎么办？”墨子回答说：“你是问怎样防备敌人用积土造山的办法来进攻吧？用积土造山来进攻是笨拙的办法，它足以使士卒劳困，却不足以危害城池。用积土造山来进攻，远处攻就远处防御，近处攻就近处防御，不让敌人到达城上。我方从城上不停发射矢石，左右开弓，碎沙、礌石往下掷，让敌人看到防守的坚固。派遣精兵锐卒，不要胆怯后退。守者狠狠还击，攻者自然逃溃。培养勇气振奋精神，百姓信心百倍，多杀敌者给重赏，士卒斗志不衰竭。

【原文】

作士不休[1]，不能禁御，遂属之城，以御云梯之法应之。凡待煙[2]、冲[3]、云梯、临之法[4]，必应城以御之曰不足[5]，则以木椁之[6]。左百步，右百步，繁下矢、石、沙、炭以雨之，薪火、水汤以济之。选厉锐卒，慎无使顾，审赏行罚，以静为故[7]，从之以急，无使生虑，恚㾮高愤[8]，民心百倍，多执数赏，卒乃不怠。冲、临、梯皆以冲冲之。

【注释】

①士：当为"土"。指积土成山。

②煙：同"堙"，填塞沟濠。

③冲：指冲车。见《备城门》篇第一段注释④。

④临：指筑土为山，以高临下。

⑤应城：即《备高临》篇的"守为台城"，见该篇第一段注释⑧。

⑥以木椁之：岑仲勉注："余按城郭、棺椁，皆有'包盖'之义，此处'椁'字义相近，因恐城墙过薄，不足抵御冲击，再加材木以求坚实，故下文接言木椁之广度，左右各六十丈(百步)。"

⑦以静为故：务求镇静沉着。

⑧恚㾮高愤：即前文的"养勇高奋"的异写。

【译文】

如果不能阻止敌人积土为山，其土山已与我城相连时，可采用抵挡云梯的办法对付他。对付敌人填沟池、用冲车、架云梯、积高山的办法，是在城上修建行城，如果行城还不足以御敌，为防止城被冲击，要在城墙外加固一层木椁，木椁左右各六十丈。从城上频繁发射箭矢，抛掷石、沙、炭，如雨而下，薪火、热水跟着倒。选择精兵锐卒，不要胆怯后退，赏罚分明，务求沉着镇静，动作迅速，勿使生变，培养勇气，振奋精神，百姓信心百倍，多擒敌者给予重赏，士卒斗志才不衰。抵御敌人冲、临、梯的办法亦可用冲器来冲撞它。

【原文】

渠长丈五尺[1]，其埋者三尺，矢长丈二尺[2]。渠广丈六尺[3]，其弟丈二尺[4]，渠之垂者四尺[5]。树渠无傅叶五寸[6]，梯渠十丈一梯[7]，渠纮大数，里二百五十八[8]，渠荅百二十九[9]。

诸外道可要塞以难寇[10]，其甚害者为筑三亭，亭三隅，织女之[11]，令能相救。诸距阜[12]、山林、沟渎、丘陵、阡陌[13]、郭门、若阎术[14]，可要塞及为微职[15]，可以迹知往来者少多及所伏藏之处。

葆民[16]，先举城中官府、民宅、室署，大小调处，葆者或欲从兄弟[17]、知识者许之[18]。外宅粟米、畜产、财物诸可以佐城者，送入城中，事即急，则使积门内。民献粟米、布帛、金钱、牛马、畜产，皆为置平贾[19]，与主券书之[20]。

【注释】

①渠：守城器械之一，见《备城门》篇。

②矢长：当为“夫长”。夫，通“肤”，指渠露出地面的部分。详见《备城门》。

③渠广丈六尺：岑仲勉认为，前文言渠“并无广度。此处所举‘广丈六尺’，恰与《备城门》中‘渠长丈六尺’之度相符。”后面言“梯渠”，此处当为梯渠长丈六尺。孙诒让云：“渠之有梯者谓之梯渠。”

④弟：同“梯”。岑仲勉注：“前文凡说渠之处，均无‘梯’之称谓。……而此处梯长丈二尺，恰与夫长相同。”

⑤垂：《备城门》等篇未言渠有“垂”，只《备蛾傅》篇有“荅长丈六尺，垂前衡四寸（岑仲勉注：“殆四尺之讹”）”。后文有“渠荅大数”，渠与荅长度相近，并相交互错置，此句当为“荅之垂者四尺”。荅：用竹草编织作遮障矢石用的器械。垂：指荅前作牵垂用的横木。

⑥叶(葉):通“堞”,城堞。

⑦梯渠十丈一:岑仲勉注:“必是‘梯渠七尺一’之误。”

⑧里二百五十八:孙诒让云:“此当作‘里二百五十八步’。”

⑨渠荅百二十九:共设渠荅一百二十九个。《备城门》言城上二步一渠,又言二步一荅。每二步设渠或荅一个,每里正好设一百二十九个。

⑩可要塞:可筑要塞。下同。

⑪织女之:指成三角形,如天上织女三星的位置一样。

⑫距阜:大土山。距:通“巨”。

⑬阡陌:田间纵横交错的小路。

⑭阎术:里门。《说文》门部:“阎,里中门也。”

⑮微职:同“徽识”,标识。

⑯葆:同“保”。

⑰葆者:指被保护的人。

⑱知识:相知,朋友。

⑲置:通“值”。 贾:同“价”。

⑳与主券:发给物主证券。

【译文】

防守用的渠械长一丈五尺,下部埋入三尺,露出地面部分一丈二尺。梯渠长一丈六尺,露出地面部分为一丈二尺。遮障矢石的竹荅,其前面作牵垂用的横木为四尺。立渠时渠与城堞的距离不超过五寸。梯渠十丈一个。渠与荅相互错置,两步一个,一里二百五十八步,约树渠荅一百二十九个。

城外要道之处可筑障碍阻挡敌寇,特别重要的地方要修筑三个防卫亭,亭呈三角形,如天上织女三星之状,使三亭之间能及时相互援救。各高地、山林、沟渎、丘陵、道路、郭门及里巷街道,都要设置障碍,并立标记,以便于探查敌人的多少及其躲藏的地方。

要保护百姓,将城中的官府、民宅、各办事处,按其面积大小分派给百姓暂时居住,被保护的人想与兄弟、朋友住在一起也可以。城外民宅的粟米、畜产、财物凡可以帮助守城的一切物品,统统运入城中,如果事态紧急来不及,可先堆积于城门内。老百姓献出的

粟米、布帛、金钱、牛马、畜产等，都应公平估定价值，发给物主证券，写明具体数字。

【原文】

使人各得其所长[1]，天下事当，钧其分职[2]，天下事得，皆其所喜，天下事备，强弱有数，天下事具矣。

筑邮亭者圜之[3]，高三丈以上，令侍杀[4]。为辟梯[5]，梯两臂长三尺[6]，连门三尺[7]，报以绳连之[8]。槧再杂为县梁[9]。聋灶[10]，亭一鼓。寇烽、惊烽、乱烽[11]，传火以次应之，至主国止[12]，其事急者引而上下之[13]。烽火以举[14]，辄五鼓传，又以火属之[15]，言寇所从来者少多，旦弇还[16]，去来属次烽勿罢[17]。望见寇，举一烽；入境，举二烽；射妻[18]，举三烽一蓝[19]；郭会[20]，举四烽二蓝；城会[21]，举五烽五蓝。夜以火，如此数。守烽者事急。

【注释】

①长：长处。此段八句与前后文意不接，恐为错简。

②钧其分职：分配均衡，各有职责。钧：通“均”。

③邮亭：岑仲勉注：“邮亭即亭燧守望之所。”亭：守护烽火台的亭子。邮：边邑传递文书的驿站。　圜：同“圆”。圆之：指亭的建筑为圆形。

④侍杀：孙诒让云：“‘侍’当为‘倚’，言邪（斜）杀为梯也”。邪，通“斜”。倚杀：指圆亭上狭下宽，有坡度。

⑤辟梯：两边有扶手的梯子。辟：通“臂”。

⑥梯两臂长三尺：三尺，当为“三丈”。因亭高三丈，梯亦高三丈，才能上顶点火。

⑦连门：孙诒让云：“疑当作‘连版’。”版，同“板”。连板：指梯板。　三尺：指每级梯板宽三尺。

⑧报:回绕。

⑨綦:当为"堑",沟堑。 再杂:杂,通"匝"。再匝:两圈。 县梁:吊桥。

⑩聋灶:即垄灶,活动灶。聋:通"垄"。

⑪寇烽、惊烽、乱烽:指举烽有三种情况。惊:同"警"。

⑫主国:国都。

⑬引而上下之:指用桔槔牵引使之可上可下。古代烽火台上立一桔槔(可牵引上下的木制机具),桔槔头挂一盛满柴草的笼子,有警事就烧笼中柴草发烟报警,桔槔一头抬起,使烟高举,令远处能望见。

⑭以:通"已"。

⑮属:继。

⑯旦弇还:孙诒让云:"疑当为'毋弇建',即《号令篇》之'无厌建'。"弇,同"淹",淹滞,停留。

⑰去来属次:岑仲勉注:"当谓寇或往或来行踪不定。"

⑱射妻:孙诒让云:"'妻'即'要'之讹……。射要,谓急趋要害"。

⑲蓝:王引之云:"'蓝'字义不可通,盖'鼓'字之误……。'三'字误作'一',下句'四'字误作'二'"。

⑳郭会:指敌人会合于外城。

㉑城会:指敌人进逼城下。

【译文】

用人能发挥其长处,才算用人得当;分配均衡,各司其职,事情才能办好;各人都得到了喜爱的东西,强与弱心中有定数,这样治理天下才算成功。

边塞烽火台要修成圆形,高三丈以上,令其有斜度。用梯子往上,梯的两臂长三丈,梯板宽三尺,用绳将梯板缠绕在梯臂上。城下的沟池上悬两座吊桥。准备好能搬动的垄灶,每亭置一鼓。敌人入侵时就用烽火报警,发生警事时用烽火报警,有动乱时也用烽火报警,按事情的缓急程度依次传应,直达国都为止。有紧急情况,就牵引桔槔,使之抬高散发浓烟报警。烽火已经举起,接着五鼓击传,再用火报告敌人的多寡,不能停留。敌人或来或往,行踪不定,举烽不能停止。望见敌寇,举一烽;敌寇入境,举二烽;敌寇急趋要害之地,举三烽三击鼓;敌兵进入城郭,举四烽四击鼓;敌兵进临城下,举五

烽五击鼓。晚上举火报警，按白日的办法如数执行。守卫烽火台的人发现紧急情况就用烽火告急。

【原文】

候无过五十①，寇至叶②，随去之，唯弇逮③。日暮出之，令皆为微职④。距阜、山林，皆令可以迹，平明而迹。无迹⑤，各立其表，下城之应⑥。候出置田表，斥坐郭内外立旗帜，卒半在内，令多少无可知。即有惊⑦，举孔表⑧，见寇，举牧表⑨。城上以麾指之，斥步鼓整旗⑩，旗以备战从麾所指⑪。田者男子以备备从斥⑫，女子亟走入。即见放⑬，到传到城止⑭。守表者三人，更立捶表而望⑮，守数令骑若吏行旁视⑯，有以知为所为⑰。其曹一鼓⑱。望见寇，鼓传到城止。

【注释】

①候：指担任警戒任务的巡逻兵。此段意思与《号令》篇第十九段上半部分基本相同。

②叶：通“堞”。

③弇逮：即“淹逮”，滞留。

④微职：同“徽识”，标识。

⑤无迹：王引之注：“《号令篇》云：‘迹者无下里三人，平明而迹，各立其表，城上应之’。今本‘迹者无下里三人’七字，袛存无迹二字。”

⑥下城之应：应为“城上应之”。

⑦惊：同“警”。

⑧孔表：孙诒让云：“‘孔’，疑当作‘外’”。

⑨牧表：孙诒让云：“‘牧’，疑当为‘次’”。《号令》篇说，候出城无过十里，十里之内沿途欲立三表，故有外表、次表之别。

⑩斥：斥候，即《号令》篇中坐守城门担负警戒任务的遮候。步，苏时学注：“‘步’当作‘坐’”。

⑪旗：衍文。备战：应为“战备”。

⑫田者男子：指在田里耕作的男子。备备：当为“战备”。

⑬见放：孙诒让云：“‘放’当为‘寇’。”

⑭到传到城止，王引之注：“上‘到’字当为‘鼓’。”

⑮揰表：俞樾注为邮表。 邮表：指邮亭上的标识，即烽火台。

⑯守：太守。 若：或。 旁视：遍视。

⑰知为：当为“知其”。

⑱其曹一鼓：每处一鼓。

【译文】

出城担任巡逻警戒任务的候不要超过五十人，敌人接近城堞外，就随即撤离，不要淹留。晚上出去活动，都戴上标识。高地、山林，派候者查勘敌人踪迹，每日清晨前往勘查，每里地不少于三人，并各立表记，城上好接应。候出外置田表，遮候坐守郭门内外竖起旗帜，士卒多半藏在门内，使敌人不知我方虚实。有警事，举城外第一个田表，看见敌人，举第二个田表。城上用旗帜指挥，遮候击鼓整旗，听从将旗的指挥作好战斗准备。在田里耕作的男子跟着遮候作好战斗准备，女子赶快跑入城中。见敌即击鼓，让鼓声传到城中。每表派三人守卫，还要在烽火亭上立邮表以观望敌人动静。守臣经常派骑卒或官吏巡视各处，了解情况，每处置一鼓，见到敌人就击鼓，直到鼓声传到城中为止。

【原文】

斗食①，终岁三十六石；参食②，终岁二十四石；四食③，终岁十八石；五食④，终岁十四石四斗；六食⑤，终岁十二石。斗食食五升⑥，参食食参升小半，四食食二升半，五食食二升，六食食一升大半，日再食⑦。救死之时，日二升者二十日，日三升者三十日，日四升者四十日，如是，而民免

于九十日之约矣[⑧]。

寇近，亟收诸杂乡金器[⑨]，若铜铁及他可以左守事者[⑩]。先举县官室居、官府不急者，材之大小长短及凡数[⑪]，即急先发[⑫]。寇薄[⑬]，发屋[⑭]，伐木，虽有请谒，勿听。入柴[⑮]，勿积鱼鳞簪[⑯]，当队[⑰]，令易取也。材木不能尽入者，燔之[⑱]，无令寇得用之。积木，各以长短大小恶美形相从[⑲]，城四面外各积其内[⑳]，诸木大者皆以为关鼻[㉑]，乃积聚之。

【注释】

①斗食：指每日吃一斗粮（按一日两顿计算），古代的升斗比现代小。

②参食：参：同"三"。俞樾注："参食者，参分斗而日食其二也。"意思是原每日一斗，现一顿只吃一斗的三分之一，按每日两顿计算，一天只吃一斗的三分之二，故一年只吃二十四石粮。当敌人围城时，如果节约粮食，利于坚守。

③四食：四分斗只吃其二。

④五食：五分斗只吃其二。

⑤六食：六分斗只吃其二。

⑥斗食食五升：每日吃一斗粮的人，每顿要吃五升。

⑦日再食：每日两顿。再：二。

⑧约：节约。

⑨杂乡：孙诒让云："当作'离乡'。言城外别乡器物皆收入城内也。"

⑩左：同"佐"。

⑪凡数：总数。

⑫发：征发。

⑬薄：迫近。

⑭发屋：毁屋。

⑮入柴：纳柴。

⑯勿积鱼鳞簪：不要像鱼身上的鳞片那样参差不齐。簪：通"参"。参，参差交错。

⑰当队：当路。

⑱燔（fán 凡）：焚烧。

⑲恶美：好坏。

⑳城四面外：指城四郊之物。　各积其内：向相近的城门输送。

㉑关鼻：孔洞。在大木的一端穿孔，以便套绳拖动。

【译文】

按每人每日吃两顿，每天吃一斗米计算，一年要吃三十六石粮；如果每天只吃一斗的三分之二，一年吃粮二十四石；如果每天只吃一斗的四分之二，一年吃粮十八石；如果每天只吃一斗的五分之二，一年吃粮十四石四斗；如果每天只吃一斗的六分之二，一年吃粮十二石。每天吃一斗的，每顿要吃五升；每天吃一斗的三分之二的，每顿只吃三升多一点；每天吃一斗的四分之二的，每顿只吃二升半；每天吃一斗的五分之二的，每顿只吃二升；每天吃一斗的六分之二的，每顿只吃一升多。粮食紧张危及生存时，每天节约二升可多坚持二十天，每天节约三升可多坚持三十天，每天节约四升可多坚持四十天，如此，百姓可坚持九十天而免于饿死了。

敌人临近，要急将城外别乡的金器或铜铁及其它可以辅助城防的器物收入城内。先调查登记官吏的居室与官府不急用的物品、材木大小的总数，急用时即可征用。敌人逼近之时，毁屋伐木，即便有人请求也不能听。将柴草捆好纳入城中，不要像鱼鳞般参差不齐，要放整齐，堆在当路的地方，便于提取。材木不能全部运到城中的，就地烧毁，不让敌人得用。堆积材木，要按长短、大小、好坏分类存放，城郊四面的物资，各向就近的城门输送，粗大的材木，先要在前端穿孔打眼后再堆放。

【原文】

城守司马以上，父母①、昆弟、妻子，有质在主所，乃可以坚守。署都司空②，大城四人，候二人③，县候面一④，亭尉、次司空、亭一人。吏侍守所者财足⑤，廉信，父母昆弟妻子有在葆宫中者，乃得为侍吏。诸吏必有质，乃得任事。守

大门者二人，夹门而立，令行者趣其外[6]。各四戟[7]，夹门立，而其人坐其下。吏日五阅之，上逋者名[8]。

池外廉[9]，有要有害[10]，必为疑人[11]，令往来行夜者射之，谋其疏者[12]。墙外水中[13]，为竹箭[14]，箭尺广二步[15]，箭下于水五寸，杂长短，前外廉三行[16]，外外乡[17]，内亦内乡[18]。三十步一弩庐[19]，庐广十尺，袤丈二尺[20]。

【注释】

①司马：官职名。

②署：置。都司空：即《号令》篇中的五官之一。

③候：此"候"孙诒让云："亦五官之一。"

④县候面一：指城的四面，每面各一候。

⑤财足：其才干足以任事。财：通"材"，才干。

⑥趣：同"促"，急行。

⑦各四戟：指夹门而立的另有持戟者四人。

⑧逋：逃。

⑨池外廉：池外边接近敌人之处。 廉：边。

⑩有要有害：指要害之地。

⑪必为疑人：确信其为可疑的人。

⑫谋：俞樾云："'谋'乃'诛'字之误。" 疏：疏忽、疏漏。

⑬水中：指护城河中。

⑭竹箭：削尖的竹签。

⑮箭尺广二步：指插竹签的地方宽二步（一丈二尺）。尺，衍文。

⑯前外廉三行：前：通"箭"。行，读为（háng 杭）。

⑰外外乡：言靠外边竹箭，其端外向。乡：同"向"。

⑱内亦内乡：言靠城这边其端内向。这样插竹箭，使敌来往均受阻。

⑲弩庐：孙诒让云："弩庐即置连弩车之庐也"。庐，指车台。

⑳袤："长"字之误。

【译文】

守城时，司马以上的官吏，其父母、兄弟、妻子儿女在葆宫做人质的，才能坚定其守城的意志。设都司空一职，大城四人，候二人。城的四面各置一候，再设亭尉、次司空、亭各一人。在守臣身边供职的吏，要具有才干，为人廉洁忠信，其父母、兄弟、妻儿有在葆宫作人质的，才能当侍吏，各吏必有保人，才能担任职务。守卫守臣官署大门二人，要分别站立在门的两边，不许行人在门外逗留。持戟的卫士四人，将戟放于门的两侧，人坐在戟下。吏每天点阅五次，要向上报离岗者名单。

护城河之外要害之地，如发现有可疑的人，即命往来巡查的人射击，疏忽大意酿成祸害者，将被诛。城外护城池中插上竹箭，宽一丈二尺，竹箭尖端比水面低五寸，竹箭长短间杂，在池的外沿插三行，外边一行竹箭，尖端向着外，里边一行、尖端向着内。三十步筑一连弩车台基，台基宽十尺，长一丈二尺。

【原文】

队有急[①]，极发其近者往佐[②]，其次袭其处[③]。

守节出入[④]，使主节必疏书[⑤]，署其情，令若其事[⑥]，而须其还报以剑验之[⑦]。节出，使所出门者[⑧]，辄言节出时掺者名[⑨]。

百步一队[⑩]。

阁通守舍[⑪]，相错穿室[⑫]。治复道，为筑墉[⑬]，墉善其上[⑭]。

取疏[⑮]，令民家有三年畜蔬食[⑯]，以备湛旱[⑰]、岁不为[⑱]。常令边县豫种畜芫[⑲]、芸[⑳]、乌喙[㉑]、祩叶[㉒]，外宅沟井窴可[㉓]，塞不可，置此其中。安则示以危，危示以安。

寇至，诸门户令皆凿而类窍之[㉔]，各为二类，一凿而属

绳[25]，绳长四尺，大如指[26]。寇至，先杀牛、羊、鸡、狗、乌[27]、雁[28]，收其皮革、筋、角、脂、葥[29]、羽。彘皆剥之[30]。吏橝桐卣[31]，为铁錍[32]，厚简为衡枉[33]。事急，卒不可远[34]，令掘外宅林。谋多少[35]，若治城口为击[36]，三隅之[37]。重五斤已上诸林木[38]，渥水中[39]，无过一茷[40]。涂茅屋若积薪者，厚五寸已上。吏各举其步界中财物可以左守备者上[41]。

【注释】

①队：指敌人攻线之处。

②极：通"亟"，急。佐：支援。

③其次袭其处：苏时学注："言军有危急，则发其近者往助之，近者既发，则移其次者居之，以为接应也。"

④守节：指守臣的符节。下句"使"字应接此句末。

⑤主节：掌管符节的吏。　疏书：书写。

⑥令若其事：使之与其事相符。若：相符。

⑦须：待。　剑：通"检"。

⑧所出门者：经过的城门。

⑨掺：同"操"。

⑩百步一队：孙诒让云："上疑有脱文。"此句文意不详。

⑪闳：闳门。即闺门、旁门。

⑫相错穿室：指旁门相互错置，生人不易辨认

⑬墉：墙。

⑭墉善其上：孙诒让云："此善下有脱字，……此疑亦当云'善盖其上'，或云'善涂其上'。"

⑮疏：同"蔬"。《论语》："饭疏食饮水。"

⑯畜同"蓄"。　蔬食：指可储存的干粮。

⑰湛：久雨。

⑱岁不为：年岁没有收成。

⑲芫：毒草。

⑳芸：孙诒让云："当为'芒'字之误。"毒草。

㉑乌喙(huì 音惠):毒草。

㉒椒:孙诒让曰:"与'椒'同。"叶:指以上各草之叶。《通典·兵守拒法》:"凡敌欲攻,即去城外五百步内,井树墙屋并填除之,井有填不尽者,投药毒之。"

㉓窴:同"填"。

㉔类窍:孙诒让云:"此'类'当作'幎'"。幎,即"幂",遮盖。

㉕属:连。

㉖指:手指。

㉗乌:王念孙云:"'乌'当为'凫',此凫谓鸭也。"

㉘雁:鹅。

㉙菡:孙诒让云:"本'脑'字之讹也"。

㉚彘:此字当放上文"牛、羊、鸡、狗"之间。

㉛吏樰桐卣:孙诒让云:"'吏'疑'使'之误,下有脱字。'樰'疑'櫕'之误"。櫕:楸树。岑仲勉说,"卣"是栗字的"坏体"。

㉜铁錍:铁斧。

㉝简:孙诒让云:"疑当为'兰'之误。"兰,通"阑",阻拦。枉:当为"柱"。

㉞卒:通"猝",一下子,突然。

㉟谋:孙诒让云:"疑当为'课'。" 课:征收。

㊱若治城□为击:孙诒让云:"即《号令篇》所云'五十步一击也','城'下疑缺'上'字。"击:苏时学云:"'击'当作'楼'。"

㊲三隅之:指楼的形状为三角形。

㊳已:通"以"。下同。

㊴渥:浸泡。

㊵茷:也写代"筏"。把木材编连成排平放水中,一个组合单位称为一筏或一排。一排多少木材无定。

㊶步界:即部界,辖区。 左:同"佐",支援。

【译文】

被敌人攻击的地点情况紧急,要立即调就近的部队增援,再调附近的部队接替增援部队的防务。

守臣以符节作使者出入的凭证,掌管符节的吏一定要予以记录,所记的情况一定要与所办的事相合,待使者回报时以便查验。

有人持节外出，所经过的城门，门官需登记持节者姓名上报。

各道旁门均可通向守臣的住处，旁门相互错置，令生人不易辨识。修上下通道，筑环墙，墙上置瓦片防有人翻越。

收获粮食菜蔬，让百姓储备三年以上的干粮，以防水旱之年没有收成。让边县事先种植并储备芫、芒、乌喙、椒等毒草，城外的民宅、沟井，能推倒的推倒，能填塞的填塞，不能填塞的沟井，投放毒草以毒敌人。安全的时候要想到有危险，危险的时候要考虑如何安全。

敌人到来，要在各城门上穿孔打眼，并将孔眼盖住。每门凿二孔，一孔用手指粗的绳索系绊。事先杀了牛、羊、猪、鸡、狗、鸭、鹅，将皮革、筋、角、脂、脑、羽收集起来。用楸木、桐木、栗木为横柱，安置铁斧，厚设防线阻拦敌人。如果形势紧急，远处材木一下子运不来，就采伐附近林木代替。征用多少材木，根据城上建楼的多少来定，楼建成三角形。重五斤以上的小材木编成筏子浸泡水中，不要叠放。茅屋或堆积的柴薪，外面要涂上五寸以上的厚泥以防着火。各吏须调查辖区内财物，凡能支助城防的即征拨上报。

【原文】

有谗人，有利人，有恶人，有善人，有长人①，有谋士，有勇士，有巧士，有使士②，有内人者，外人者，有善人者，有善门人者③。守必察其所以然者，应名乃内之④。民相恶，若议吏⑤，吏所解⑥，皆札书藏之⑦，以须告之至以参验之⑧。睨者小五尺⑨，不可卒者⑩，为署吏⑪，令给事官府若舍⑫。蔺石⑬、厉矢、诸材器用，皆谨部⑭，各有积分数⑮。为解车以枱⑯，城矣以轺车⑰，轮轱⑱，广十尺⑲，辕长丈⑳，为三辐㉑，广六尺。为板箱长与辕等高四尺，善盖上治中令可载矢㉒。”

【注释】

①长人：指智者。

②使士：当为“信士”之误。信士，可靠之士。

③善门人者：苏时学云：“‘善门’，疑‘善斗’之讹。”

④应名：指名实相符。　内：同“纳”。

⑤若议吏：或者对官吏有意见。议：意见、言论。

⑥吏所解：孙诒让云：“谓民相恶有仇怨，吏为解之者。”《号令篇》云：“守入临城，必谨问父老、吏大夫，诸有怨仇不相解者，召其人，明白为之解之。守必自异其人而藉之（登记其姓名），孤之，有以私怨害城若吏事者，父母、妻子皆断。”

⑦札书：指登记在册。

⑧须：等待。　告：揭发、控告。

⑨睨者小五尺：苏时学云：“‘睨者’二字，传写错误，或为‘儿童’之讹。”《孟子·许行》：“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

⑩不可卒：不能任士卒。

⑪为署吏：交给各处的吏。

⑫舍：指守臣的官舍。

⑬蔺石：礌石，大石头。

⑭谨部：仔细部署。

⑮积分数：所存若干。

⑯解车：苏时学云：“疑即‘轺车’，据下文，是言车之载矢者。”枱：木名。孙诒让云：“此‘枱’当为木材，疑即‘梓’之假借字。”

⑰城矣：苏时学云：“‘城矣’二字，或即‘载矢’之讹。”岑仲勉注：“城、盛同音，城必‘盛’之讹。”

⑱轮辀：辀，毕沅注：“此‘毂’字异文无疑。《广雅》云‘辀，车也’。”毂：车轮的中心部分，有园孔插轴。

⑲广十尺：此处有误。毂或轴都不可广十尺。

⑳辕：指直辕，车前驾牲畜的两根直木。

㉑三辐：孙诒让云：“‘三辐’，疑当作‘四轮’。”

㉒善盖上治中：指箱面加盖。

【译文】

有进谗言的人，有利人的人，有恶人，有善人，有智人，有谋士，有勇士，有巧士，有信士，有内人，有外人，有对人好的人，有善与人斗的人。守臣一定要注意观察他们，凡名声与实际相符者，就予以接纳。百姓相互有仇怨，或者对吏有意见，吏要帮助解除仇怨，并将仇怨者姓名、情况记录在案，有控告其因私仇害及公事时，即可查验核实。儿童不宜充当戍卒，由署吏安排，派他们到官府或守臣私舍去服役。礌石、厉矢，各种材木器用，都要仔细部署，掌握各处存放数共有多少。用梓木制轺车，用轺车运载箭矢，轺车有轮毂，车前的直辕长一丈，四个轮子，两轮的宽度为六尺。车上的板箱，长度与辕齐等，板箱高四尺，上边用板盖盖好放整齐，以便装载箭矢。

【原文】

子墨子曰："凡不守者有五：城大人少，一不守也；城小人众，二不守也；人众食寡，三不守也；市去城远①，四不守也；畜积在外②，富人在虚③，五不守也。率万家而城方三里④。"

【注释】

①市：集市。集市离城近，可以采购城防用品。

②畜积在外：指储备守城的器物还没运到城内。

③虚：同"墟"、村落。此指富人在外，不在城邑。

④率：大约。

【译文】

墨子说："不能守城有五种情况：一是城大人口少，二是城小人口多，三是人多缺食物，四是集市离城较远难以采购物品，五是城防器用还在城外，而富人不住城内。大约要有万户人家及方园三里地面才可守城。"

附录

墨子佚文

说明：以下佚文系毕沅、孙诒让采摭书传而得，孙诒让将其附于十五卷末备考，并对毕沅所述部分予以校补。本书只将佚文抄录于后，供读者参考。

乐者，圣王之所非也，而儒者为之，过也。

孔子见景公，公曰："先生素不见晏子乎？"对曰："晏子事三君而得顺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见也。"公告晏子，晏子曰："三君皆欲其国安，是以婴得顺也。闻君子独立不惭于影，今孔子伐树削迹，不自以为辱，身穷陈、蔡，不自以为约。始吾望儒贵之，今则疑之。"景公祭路寝，闻哭声，问梁丘据。对曰："鲁孔子之徒也。其母死，服丧三年，哭泣甚哀。"公曰："岂不可哉？"晏子曰："古者圣人非不能也，而不为者，知其无补于死者，而深害生事故也。"

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粝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

年逾十五，则聪明心虑无不徇通矣。

禽滑釐问于墨子曰："锦绣絺纻，将安用之？"墨子曰："恶，是非吾用务也。古有无文者得之矣，夏禹是也。卑小宫室，损薄饮食，土阶三等，衣裳细布。当此之时，黼黻无所用，而务在于完坚。殷之盘庚，大其先王之室，而改迁于殷，茅茨不翦，采椽不斫，以变天下之视，当此之时，文采之帛将安所施？夫品庶非有心也，以人主为心，苟上不为，下恶用之？二王者，以身先于天下，故化隆于其时，成名于今世也。且夫锦绣絺纻，乱君之所造也。其本皆兴于齐景公喜奢而忘俭。幸有晏子以俭镌之，然犹几不能胜。夫奢安可穷哉！纣为

鹿台糟邱、酒池肉林，宫墙文画，雕琢刻镂，锦绣被堂，金玉珍玮，妇女优倡，钟鼓管弦，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国亡，为天下戮。非惟锦绣绨纻之用邪？今当凶年，有欲予子随侯之珠者，不得卖也，珍宝而以为饰。又欲予子一钟粟者。得珠者不得粟，得粟者不得珠，子将何择？”禽滑釐曰：“吾取粟耳，可以救穷。”墨子曰：“诚然，则恶在事夫奢也。长无用好末淫，非圣人之所急也。故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为可长，行可久，先质而后文，此圣人之务。”禽滑釐曰：“善。”

吾见《百国春秋》。

禽子问：“天与地孰仁？”墨子曰：“翟以地为仁。太山之上则封禅焉。培𪣻之侧则生松柏，下生黍苗莞蒲，水生鼋鼍龟鱼，民衣焉，食焉，死焉，地终不责德焉。故翟以地为仁。”

申徒狄曰：“周之灵珪，出于土石；楚之明月，出于蚌蜃。”

画衣冠，异章服，而民不犯。

墨子献书惠王，王受而读之，曰：“良书也。”

时不可及，日不可留。

《备冲篇》。

备冲法，绞善麻长八丈，内有大树，则系之，用斧长六尺，令有力者斩之。

申徒狄谓周公曰：“贱人何可薄也！周之灵珪，出于土石；随之明月，出于蚌蜃；少豪大豪，出于污泽，天上诸侯皆以为宝。狄今请退也。”桀女乐三万人，晨譟闻于衢。服文绣衣裳。

秦穆王遗戎王以女乐二八，戎王沈于女乐，不顾国亡，政国之祸。

良剑期乎利，不期乎莫邪。

禹造粉。

子禽问曰：“多言有益乎？”墨子曰：“虾蟆蛙蝇日夜而鸣，舌干擗，然而不听。今鹤鸡时夜而鸣，天下振动。多言何益？唯其言之时也。”

昔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戏；殷之衰也，有费仲、恶来，足走千

里，手制兕虎。

神机阴开，剞劂无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为民业。工人下漆而上丹则可，下丹而上漆则不可。万事由此也。

神明钩绳者，乃巧之具也，而非所以为巧。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为也，不可以功力致也。天地所包，阴阳所呕，雨露所濡，以生万殊。翡翠瑇瑁碧玉珠，文采明朗，泽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放，鲁般弗能造，此之大巧。夫至巧不用剑。大匠大不斫。夫物有以自然，而后人事有治也。故大匠不能斫金，巧治不能铄木，金之势不可斫，而木之性不可铄也。埏埴以为器，刳木而为舟，烁铁而为刃，铸金而为钟，因其可也。

（以上系毕沅所摘自书传）

金城汤池。

釜丘。

使造三年而成一叶，天下之叶少哉。

舜葬于苍梧之野，象为之耕。

禹葬会稽，鸟为之耘。

五星光明，苣艳如旗。

（以上系孙诒让校增）

参考书目

孙诒让　《墨子间诂》
（文中所引毕沅、王念孙、王引之、俞樾、孙星衍、苏时学、戴望、王闿运等诸家之言，均转引于此书）
曹耀湘　《墨子笺》
谭戒甫　《墨辩发微》《墨经分类译注》
张纯一　《墨子集解》
李渔叔　《墨子今注今译》
王焕镳　《墨子校释》
岑仲勉　《墨子城守各篇简注》
杨葆彝　《经说校注》
伍非百　《墨辩解故》
梁启超　《墨经校释》
王树枏　《墨子三家校注补正》
尹桐阳　《墨子新释》
沈有鼎　《墨经的逻辑学》
方孝博　《墨经中的数学和物理》
詹剑峰　《墨家的形式逻辑》
杨向奎　《墨家的时空理论及其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墨经有关数学物理条文校注》
马宗霍　《墨子间诂参正》

（黔）新登字01号

丛书题签　启　功
责任编辑　李万寿　孟志钢
封面设计　石俊生
版式设计　王有明

本丛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承印厂质检科，保证调换。

邮政编码：550001
通信地址：贵州省贵阳市黔灵东路63#
电　　话：6828993

墨　子　全　译
周才珠　齐瑞端　译注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贵州省侗学会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4.75印张　612千字
1995年8月第1版　199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精）1—10500册

ISBN 7－221－03940－2/D·154　（精）定价：37.00元